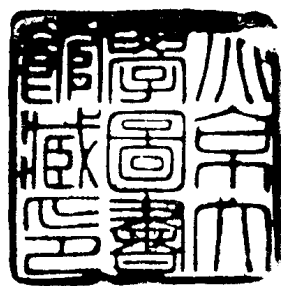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四二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四二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碧川文選四卷

〔明〕楊守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陸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川文選四卷》提要

碧川文選序

南京吏部右侍郎

恩陞尚書致仕碧川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于家歿且十餘載矣嘉靖乙酉安慶守陸君釴釐為四卷題曰碧川文選梓之郡遺梓本并書屬公之子鴻臚署丞茂清若寓琳曰釴選梓外王父集欲廣其傳得先生一言弁諸卷端得不益永耶琳竊念初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貝公時為侍講學士奉

命專領教事毎進諸生于館下語之曰近世之學多不于心于其口耳不于道于其詞章浮誇為工奇僻為異叛經去理亦甚矣有志之士尚當於口耳詞章之外求之否則藝焉已耳間得公筆削雖片楮隻字至今猶珍襲之何幸乃窺其全也閱終卷仰而嘆曰天地之道簡易而已矣時行物生無非至教公之文得無類之乎平

易明白典雅莊重縱橫反覆無非至理視浮誇奇僻之言何啻玉之於石也蓋公自第進士歷官翰苑得與宗工鉅儒上下議論既有以傳其見而家庭授受涵養陶成一皆根諸心而律諸道尤有以定其趨固宜其推之作人形諸著述不徒口耳詞章之末也信可傳也已抑觀公所自序與其序伯兄文懿公鏡川集始知公之學受於文懿文懿之學受於其祖栖芸先生栖芸之學私淑諸晦翁象山之徒之再傳者也遠有以紹儒先之緒近有以領家學之傳其所由來者漸矣然則公之文誠不可以藝目也將與栖芸鏡川集並傳於天下後世無疑矣昔蘇老泉以文名世與其子轍軾相繼述作謂之三蘇集今楊氏之文始於栖芸鏡川碧川從先駸美其所並傳者謂之三楊集亦可也然晦翁於蘇氏之文往往有所譏議說者謂與道背馳宜爲宗正學者之所不與公世其學有蘇氏述作之盛世其道無蘇氏背馳之譏則是集之傳必與天壤俱弊也琳之名不朽之以不朽我謹歛衽而終序之是年季秋廿二日也

賜進士通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前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後學莆田石峯陳琳書

碧川文集序

四明之山原泉出焉其流而為川有名千丈鏡者有名一碧萬頃者吾家世居鏡川之陽碧川之陰二川同原分流而復合於一以達于郡城瀦為日月二湖而委輸于江海亦四明之勝槩也吾兄文懿公既號鏡川而命守阯為碧川文懿所著有鏡川稾守阯學文于鏡川有碧川小稾蓋少作也自入翰林以文字為職業應世之作多不存稾其僅存者為編修時有玉署初稾為兩京侍讀時有薇省南北稾為諭德時有東寮拙稾為學士時有北門謾稾年六十餘遷職南京吏侍恐衰年怠於進修扁其齋居曰乾乾以自勵比兩考以足疾再疏乞骸蒙

恩陞尚書致仕歸老日湖作蹇蹇菴以自命取見險能止反身修德之義也故晚年二稾以齋菴之名名之乎老矣道德日負乎初心功業不見於當世雖文藝之末猶不能自力而救止于此良可愧也病間檢閱舊稾因叙其所以名集與諸稾之所以名書于首簡藏之家塾以示子孫庶幾手澤之存焉耳豈敢輕出之以見笑於大方之家哉

正德三年秋九月望蹇翁自序時年七十三矣

公原集諸稾總一千四百餘篇梓者一百五十三篇皆公晚年手選蓋十之一也故名曰碧川文選而以舊序冠于首俾讀者尚有望焉

嘉靖乙酉春正月外孫陸釴謹識

碧川文選目録

第一卷

序

第二卷

序

第三卷

記　傳　賛　書　奏

第四卷

碧川文選目錄終

碧川文選卷一

序

辟雍賞葵詩序

人之好尚各以其類非其類而好之君子不與也天下之物有類乎人者若蓮之中通外直則花之君子也菊之寒香晩節則花之隱者也周濂溪是君子故愛蓮陶靖節眞隱逸故愛菊非好其類耶竹之眞心直節亦君子之類也王子猷愛竹而識者乃曰吾恐竹不愛子猷也蓋子猷之行君子所譏竹豈其類而愛之耶夫物也乃有類乎君子者隱逸者而爲人所好尚人也反不如物而不爲物所愛亦獨何哉吾友包君元用以辟雍賞葵詩俾余識其末余觀葵之傾心向日類乎臣之盡忠事主蓋花之忠臣也杜少陵有言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豈少陵一飯不忘君故以葵自況亦所謂好其類者元用植葵於太學與同志者觴酒以賞之探韻以詠之且以一葵自號其好尚乎葵也亦至矣元用性剛而行方言論侃侃有古人風操異時進立於　朝行已重卜將必能以忠貞自勵吾不知元用之類乎葵邪葵之類乎元用邪元用與葵其必交相愛也夫君臣之義天下古今所同也覩是什者寧無有感而興乎

避塵集序

唐制宴進士於曲江杏園故唐人詩有曲江池畔避車塵之句余嘗覧而笑之夫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得之不得有命存焉安得因一失得輙自沮蔡以避人耶詩以道志則其志亦陋矣吾友陸君抑之輯諸同志唱和之詩名曰避塵什冊索予和且俾序之余曰唐人避塵之詩吾嘗笑其志之陋也今是什以避塵名廼猶襲其故武吾恐人之笑之猶吾之笑唐人也既而徐觀其詩見其深厚涵蓄優柔風諭怨而不傷怨而不怒遐觀而遠矚以汲汲於得戚戚於失者為可羞盖取避塵之意而反之余然後撫卷而嘆謂不可以其名之猥同於彼而不察其志之有在乎此也世固有名似而志非然者昔韓魏公治相作堂名曰晝錦不知者視其名豈不疑公亦若昔人之夸榮于鄉者哉然公之詩則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識者謂公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志未易量也今諸君避塵之什名雖襲之志實反之盖亦晝錦名堂之意歟則其志亦未可量而人又安得以吾之笑唐人者笑之哉故為和之且序之以復於抑之曰奇驥伏櫪志在千里吾儕之謂也異日伯樂顧之王良造父御之過都越國周流八極人之望之以為奔逸絕塵瞠若乎後矣避塵云乎哉避塵云乎哉

送雲南按察使劉公致仕序

自孔孟沒而出處之道不明於天下世之學者反假其說以文其私患得之者曰孔子席不暇煖孟子千里見王也患失之者曰孔子無君則皇皇孟子去齊而不豫也嗚呼有孔孟之道則可無孔孟之道則鄙夫之事耳孔孟固欲其道之行何嘗不審於進而決於退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士而學孔孟者其必難進而易退乎雲南按察使劉公安福世家也公以厚重之德淵博之學典贍之文自家食時已播聞於人人正統間其先忠愍公以言事忤權貴下請室以卒公奉太夫人家居杜門卻掃已絕意仕進既而朝廷白忠愍公之節賜之贈謚時刑部侍郎揚公巡撫江右雅聞公名詢諸學官知不仕狀召見與語慰藉再三強之入學公始幡然曰曩吾不仕不忍忘吾親也今終不仕其敢忘吾君乎廼起應鄉舉遂擢春秋魁登甲戌進士第自翰林庶吉士拜監察御史陞按察副使提學江浙尋遷按察使皆循資以進多歷年所計其同年友後舉者已為方伯為都憲為六卿之貳據要津猶有衡者比肩立而公自內艱服闋猶仍前職以鐵畏馬足馳滇南萬里外一時柄用力能

黜陟人者亦多公所雋識未嘗一通書問以求推挽其心泊如也用是觀之公可謂難進者非耶今年春以述職至京師時已感霜露之疾猶日詣臺省蹠其屬之當黜陟者侃侃與當路言之已而或不如其指公喟然曰吾病宜去吾廉一道不能進退屬吏惟人之為宜去吾為外臺而意齵與中臺不協又宜去迺以疾丐老持衡者勉留之公益力遂請於
上而允之年纔五十有七耳公其可謂易退者歟士自挾策讀書皆曰吾學孔子吾學孟子至於出處之際能不愧焉者寡矣若公之進退能以禮義自將而不失其道蓋善學孔孟者歟公之職風紀也著廉明之聲理刑獄也存欽恤之意提學政也作興材賢之功尤多故浙士出公之門而仕于　朝者各賦詩以餞其行楊君文卿與守阯又最辱公之愛者文卿悉取詩次第之而謂守阯宜序弗敢辭也遂摭公出處之大節可以厲世者書之首簡云

雙松圖序

雙松圖者吾友張君惟深壽其二親者也壽其親也而以圖者何居蓋以寓其壽之之意也凡圖之作皆意之所寓天地之意寓於龍馬之圖聖賢之意寓於先天太極之圖此其大者而近世之壽人者或為老子之圖或為汜叅之圖或為松鶴之圖亦各以寓其意焉耳惟深之為是圖也吾知其所寓之意也蓋其尊甫典史公與母孺人偕老于家今壽皆七十矣惟深應進士舉離膝下者三年迺今謁告歸省將升堂拜慶奉觴獻壽其何以寓祝頌之意乎惟植物之壽者莫如松柏詩曰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然傳記之言壽物者一則曰千歲之松一則曰大松千歲而栢不與焉則松其尤壽者乎以壽之尤者壽其親欲二親之壽如雙松之壽也惟深之意寓之於圖者其然乎然余亦因是以寓吾意焉吾聞千歲之松其流脂結而為茯苓茯苓又化而為琥珀其喬枝鉅幹從聳而昂霄者可以為梁楠舟航之具誠非凡木之可倫也典史公負傑持之材少試於時急流勇退而不究其用今惟深與其弟惟遠方積學勵行駸駸然向用有日矣其將結為茯苓以與紅膏鍾乳為世之藥石乎其將化為琥珀以與球琳琅玕為天下之寶乎其將用為梁楠為舟航以資大廈而濟巨川乎若然則足以貽親之令名而壽其親於千載之久矣此又吾意之所寓者也惟深以為何如也哉

送沈君文進僉憲江西序

成化十四年秋刑部員外郎沈君文進被

首推江西按察僉事其鄉友若主事陳君匯之者屬余贈
言且曰文進仁和人也自少穎敏好學于從令　南京太常
少卿鄭先生受易得其肯綮越數年遂以易學擢進士高
第尋拜秋官主事剛正寡怨讞議明允嘗按獄德州貧鄙
伏辜士論稱愜已而遷秩副郎聲望益著先是廣東河南
皆獄僉事天官輒以其名薦
上未即授迺今有江西之命蓋慎選也願一言以贈之余
謂作室問諸梓人操舟問諸津人專其業者迺能道其事
也司寇之屬按察之官皆職邦之刑憲者匯之於文進不
曰贈之言迺以屬余不亦左乎然余雖未嘗職刑顧嘗學
易易之道廣大悉備聖人致治之法若禮樂征伐食貨刑
獄之類無不具焉而刑獄者民命之攸繫王政之大端聖
人尤重之而語之特詳若訟與噬嗑諸卦不一而足也故
明乎易則明乎刑矣試舉其一二言之豐曰君子折獄致
刑旅曰君子明慎用刑中孚曰君子議獄緩死三者雖各
因卦而發亦未嘗不相為用故明以折獄必盡其情偽威
以致刑不奪於威富慎以用刑不輕出有罪而失入無辜
然尤議之緩之而忠誠惻怛之意常行於法律之中理刑
之道盡於是矣文進之居刑曹也既以剛明廉恕著聞於
人其有得於易之道者耶大江之西文獻甲天下然其民

浮之患訟與吏之漁𥌒其民者皆須刑以齊之也文進往
焉尚學此道而行之庶不愧以求稱
朝廷選任之意我雖然易之道不啻一刑獄事也文進得
於易者非獨堪一僉憲職也將有遠且大者而其進庸可
量乎余以文進匯之皆明易者今皆司刑者故不以他說
進而以易論刑云

送鈕宗源節推之吉郡序

大江之西吉為雄郡統邑推九環地幾二千里田賦浩穰
戶以番衍藝文儒術之盛甲諸郡然其民俗嚚訟號稱難
治故吏其土者望而畏之至則張聲威嚴禁防待之以待
嚚訟之意繩之以[illegible]訟之法[illegible]猶莫辯玉石俱焚民既
不堪而吏卒不免遂以為果難治也於戲民之嚚訟其性
然邪習使然也性善而習不善其不可移乎渤海得一龔
遂則劍戟之民可使之帶牛佩犢駱越得一任延則淫汙
之俗可使識父子夫婦之道以頑民待殷人何以責其不
頑以齊魯之人待蜀人則蜀人亦以齊魯之人自待其身
共效槩可見矣今之占古之齊魯也其民豈皆嚚於訟者
哉蓋有迫於不得已陷於不自知與不得其平而鳴者是
宜深察其情別白其事存哀矜勿喜之意可也若其舞文
衷姦詐誣坑害是真嚚於訟者始惟禁之禁之不止而後

刑以齊之則刑一人而萬人服矣胡可例以理筆之民待之而湼刑以逞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正本清源之道有出於法律聽斷之外者不是之務而諉曰民之嚚訟難治其亦可謂厚誣也哉會稽鈕君宗源以進士拜　命為吉之推官余與同年友白君瑩之輩餞之瑩之謂余宜贈言故述所聞以告宗源明達而謹厚其必知所以待吉民者尚於本源之地加之意焉則治化興行直毋然耳瑩諫之風著於推雅州之日宰相之才見於推頴州之時古人蓋有然者今將不在吾宗源乎

張氏哀集序

象山張君暉吉始以其父淳庵之命學於余兄余辱交㝡厚知暉吉之立心造行為君子又知淳庵之所為為善人也暉吉去成進士聞淳庵卒求余兄誌其墓已而服闋拜大行人將　命郡國清節揚甚余偕討至京暉吉嘗以淳庵之狀見屬諾而未為也未幾暉吉病其室繼之先卒再旬而暉吉又卒無子惟一女未數月亦卒暉吉之病也余與其長友寧海呂君彥成朝夕視比其卒也余兩人慟哭以其遺言從事縉紳哭吊奠賻為詩歌以輓之者甚夥給事中杜君宗岳合凡贈賻以佐喪具章君元益為狀其行余兄銘其墓余又為先所許淳庵之狀復取諸作聯為一冊首淳庵之狀與其銘次暉吉之狀與其銘文次輓歌而末以贈賻之氏名附焉名之曰張氏哀集嗚呼淳庵善人也有暉吉為其子而吾兄銘其墓亦足榭矣暉吉君子也不祿且無後豈不可哀耶然吾嘗見權貴之門趨者如市輸珍犨貨道右今而譽勳德者不可勝計宛其死矣人皆嗟而去之孰肯為之一涕雖有子若孫挾貲購文於著作之家人亦憫其行而羞為之言暉吉平生勢位不足以動人其死既無後矣而吊哭奠賻者至至行狀墓銘輓歌非有為求之也而作者若是乎夥者蓋暉吉之賢有以啓人之景慕而其不祿無後重有以增人之哀悼也夫為人而得人之哀慕至是亦可以表見於後其視前所云者不既多乎然則權貴不足羨而暉吉之不祿無後以從淳庵於地下亦可無憾也歐陽子有言為惡者有後而無益為善雖無後而不朽信矣暉吉之從子武謀扶櫬還鄉遍為序茲集以歸之

樂宜人輓詩序

宜人楊氏南寧樂公宗堯之配也公以進士拜禮部主客主事遷儀制員外郎復陞主客郎中宜人以公之
恩從
公之爵始封安人再加宜人　鳳勑鸞誥前輝後映既光顯矣今其殁也公謁余序其輓詩哀戚踰常若深悼其不

葬者余請之公曰是嘗與吾居隱約同甘苦古人所謂糟
糠之妻者也吾家屢燬而復植吾身阽危而復安吾親滫
瀡之不虧而喪祭之無違吾學而仕無内顧之憂者皆吾
妻有力焉今吾既被譴荷
聖恩寛大俾得以冠紱退處將買田横浦之濱與吾妻歸
老課農教子樹藝蠶桑以歌太平而樂餘年也然吾猶以
事牽適令吾子侍吾妻先還不幸道病舟次南畿上新河
以卒遺言以不及見吾為恨悲乎哀哉吾哀其以身託吾
吾不得相携以歸相扶其病相守其死也吾哀其疾卒之
時南憶家鄉北懷京邸縮地無術而委命江湖之上也吾
哀其兩月之暫違為終天之永訣也吾哀其勤瘁之日多
光榮之時少今吾又貽之憂而使鬱鬱以至於斯也吾悔曷
可追吾痛曷有極邪惟是縉紳士大夫與吾游者多為輓詩
以哀之願一言以志吾之感也余為之喟曰古之所謂哀
輓之詩若必有非常不幸之事若黄鳥之哀三良薤露蒿
里之輓田横者是已向使三良以壽終田横不道死則其
詩必不作矣故為輓詩者必其事之出於不幸而異於常
情然後作之迺為得其餘韻不然不作可也世固有夫妻
偕暨老死牖下人猶為之哀輓若是殆無病而呻吟茹辛
而強其涙也不已戲乎若宜人者信如公言非所謂出於

常情而出於不幸者乎是宜公之哀感踰常而諸公為
之輓詩也余亦安忍不為之序哉故為次其語以書諸
首簡

送陝西按察副使曹君序

成化十五年春山東缺按察副使冢宰以監察御史曹
君維稽堪其任薦聞于
上未及用也既而陝西缺副使復薦之亦未即用未幾
又缺又薦之一時三薦
上竟用之輿論皆以為大臣果於薦士
天子審於用人謂君必能不負所薦稱厥任用者噫君
何以致是哉非其素所樹立者有在也蓋君之尊甫列職
錦衣君弱齡而讓之弟迺衣逢掖遊膠庠搦觚翰以與
英俊角遂捷京闈第進士人固已奇其能及其為御史
也監倉通州則宿蠹以剔振饑畿内則流莩以蘇巡大
同則以計取貪殘之帥罝之法巡宣府則親督兵禦虜
俘其人而獲其輜重按河南則屏奸贓理冤抑嚴貢舉
而杜倖私在在聲績彰著人於是益器其才以故受知
當道一薦不已至再三必用之而後已也昔趙普於藝
祖時嘗欲除某人為某官不合帝意不用明日復奏之
又不用明日又奏之帝裂其奏普歸補綴而復進之帝

悟用之果稱呂蒙正在真宗時帝命選才可責以使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既而用之亦稱職古之大臣灼知其人可用故薦之必果用之必稱若君今日之舉殆亦此類也以君才已著者占之則將來之必稱職其可前知乎余聞陝西當師旅饑饉之餘兵民疲弊已甚然匙風之侵年不少犬羊之窺伺莫測蓋有深可慮者則夫振揚風紀糾察吏治綏內境以嚴外防使　朝廷無西顧之憂是固職按察者之責也君尚懋之以靈承
君相薦用之意大慰輿情之望哉君之行其僚友屠朝宗輩屬余贈之言遂書是以歸之

送劉仰止推府序

安仁劉君仰止以進士推官於婺郡婺之薦紳大夫士欲贈其行迺推黄門童君勉和請言於余余雅交勉和而於仰止為同年友義不可辭諾焉越三日勉和速余文使介旁午余迫私冗未及為翌日王君允達寔來允達婺人亦同年也又速之且曰今之求文於著作家者必越月踰時迺僅得之今固不宜促也然仰止詰旦戒行非子之文何以為贈子寧不能一操觚以為吾輩地乎余應之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吾懼學不如劉向強記不如李邕倚馬成文不如袁宏太白也何能操觚立就如子之言乎且疾行無善步文敏行累句雖枚臯所不能免況余之寡陋者乎速之不能成成之亦不美姑緩之然後可無已則有一焉試與允達談之文之欲速不能美其文猶政之欲速不能善其政也水急則無洋洋之魚政急則無皡皡之民政之於民猶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絕矣而刑又政之大者民命之所關猶不可以急也急之則以察為明以苛為能輕重失實高下任情刑罰不中而民安所措其手足耶詩曰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又曰議獄緩死是不可不深長思也余聞仰止承其尊甫教授公之家學於詩書孔子之言已飫聞之必知所以善其政刑矣余特因允達之速余文也故及之夫文之欲速第不美其文耳今余不得已猶得苟焉以應之若刑政之急則其敝有不可勝言者仰止當自審處不可如余文之苟焉也允達其以彼勉和而胥告之哉應曰諾遂書之

送汪敬夫知瀋縣序

成化十五年秋九月有司承　詔選進士之堪給事中者得二十余人姑孰汪君敬夫與同郡一人預焉既而

有以一郡取二人為嫌者敬夫不果授職越月以常銓
知大名之濬縣同年友相率餞之僉請余宜序其事惟
古者立賢無方取士必得士果賢也雖同出於一氏同產
於一母不嫌於並用況同郡乎八元並舉於虞廷八士
同升於周室蕭曹比肩事漢皆沛人也文富並命相宋
皆洛人也士之同出一郡而同居清列者代有之矣且
今科禮闈取士易書二魁皆出鄞邑春秋禮魁皆出閩
邑　廷試及第三人泰和有其二此皆同邑也不以
為嫌矣獨給事之選以同郡二人為嫌耶以敬夫之英
才敏識使之居侍從之列脩獻納之職必有可觀今逌
以嫌見舍得一縣令以去吾豈特為敬夫惜為世之登
明選公者惜之雖然君子之仕也非以徼勢位志乎致
君澤民而已近君者莫若給事中近民者莫若縣令也
近君者諫則必行言則必聽膏澤下於民斯得其志矣
不然則不若近民者朝發一令而民朝被其澤夕施一
政而民夕受其惠逌得行其志也矧今多方荐饑畿內
恒潦民之凋瘵甚矣涸轍有鮒焉將激西江以迎之孰
若得升斗之水以活之乎緊茲有餓夫焉將以太牢饗
之孰若得一簞之食以生之乎敬夫勉哉吾見濬之民
將沐浴其澤而詠歌其政登明選公者寧能終吝哉

高爵盛位可階而升奚啻一給事中耶庸書此以俟。

瓊林錫宴圖詩序

成化戊戌春三月朔當　廷試進士之期屬
皇太子出閤行冠禮逌移試於十五日越明日傳
制唱名又明日　賜宴于禮部是日也進士綴行而入
為國之賓徹侯將　命命來為宴之主凡在試日讀卷
大僚暨百執事至是畢集咸預獻酬之列鴻臚肅班望
闕而拜儀皆序賓列席而居光祿供具絡繹而迭進宮
花紛敷法醞醲郁樂舞具陳禮儀卒度觀者堵列迎者輻
輳旆旌旁午于交衢簫鼓喧闐于城郭此昭代之盛典
所謂禮部宴者也而談者以瓊林名之蓋沿宋時宴進
士于瓊林苑中至今馴習稱之耳吾同年友中書舍人
吳君載道問謂余曰文少游鄉校承先君松庵詩禮之
訓迨入國學蒙大司成周先生道藝之教皆期以進士
舉而出為世用也然不能自力六試鄉闈皆弗偶一試
南畿又弗偶比入選而試京闈乃僅一得逮試禮闈又
再弗偶迄今始得之遂幸綴名進士以預瓊林之宴可
謂艱矣然念
君上之厚恩父師之至教不敢忘也乃命善繪者為瓊
林錫宴圖以志之同年暨交游者多為賦詠以頌以規

子尤同年相學者盍為之序余惟命鄉論秀鄉飲禮之澤宮選士燕射行焉周制然也龍門燒尾杏林採花曲江聞喜而各以宴名唐制然也宴開賓宴迎春宴瓊林而隨地名之宋制然也選士而宴其來久矣然皆未有若我

朝之制公侯主席保傅卿士陪列禮隆樂備如今日之盛者是宜載道為之圖而縉紳為之歌詠也載道念之哉 君上之待我以此父師之期我至此者而豈徒哉詩曰無德不酬無言不報易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尚相與圖之

送安化鄭明府序

故家大族積之久而寖隆隆之極則稍替雖替也視他族猶為盛譬之大江洪河其發源深其流派遠其積之盛也聯絡百川會同四海其氣蒸而上者雲六合而雨九州至其支流之所縈餘波之所漫猶足以潤百里而澤萬物亦豈他水之可比哉吾友鄭君仕信婺之浦江人也自其先冲素處士以來世以孝義著閈聚族同爨者歷十世合數千指踰三百年其源流深遠豈一日之積哉由宋迄元賜之號復其家表厥宅里登庸其俊良亦既盛矣自入

國朝褒崇遊育益熾益昌弓旌之招絡繹於鄭溪之上當是時有為禮部尚書者有為春坊庶子者有為福建參議者有為監察御史者有為翰林檢討者有為蜀府長史者有為大理寺丞者其餘不可悉數皆能建立事功以俾 治化而其處者亦多以文學行義知名是非所謂雲六合而雨九州者邪逮宣德末年家漸多故繼之以寇攘重之以回祿前之休烈不能不稍替矣然孝義之相傳文獻之足徵俊造之出庸於時者尚彬彬然非他人可及仕信蓋其一也今仕信以上舍釋褐擢知安化邑事吾知必能以其得於家庭者達之於政教將見安化之民慕其家行不嚴而自治有如萬石君家子弟之治齊者乎所謂潤百里澤萬物者吾於仕信望焉他日治行彰聞超遷華要增光前烈沒引後人則鄭氏之稍替而復隆者又必自仕信始余獲交仕信雅矣固將贈之言況吾同年友王君允達之屬也遂書此以畀之

送祁宗規令唐山序

山陰祁君宗規重慶教授天錫先生子也質敏而學醇字文蔚而才美歲丁酉與余弟守隅從子茂亨同舉于鄉明年與余同登進士相好甚篤逝今拜

命出宰唐山余方欲贈之言適同年中舍陳君子章共
部戴君師文又見屬也遂弗辭按國志唐山隸幾之順
德邑以唐山得名其境内有堯山堯之祠在焉即唐
之堯山縣也然山西之平陽又有南北二堯山山亦有
祠蓋堯自唐侯起為天子其始封在唐山其所都則平
陽也故其遺蹟兩在焉至春秋時其地皆屬晉矣詩之
唐風序者以為此晉也其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
之遺風至唐人作晉問又以為其人至今善讓好謀和
而不怒安恬以愉堯之遺風猶有存者以是觀之唐山
風俗之美不言可知矣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

道而行也故雖一毀一譽不得容私於其間况唐山之
民帝堯之所以致理興化者今其遺風尚存顧食如在
臨其邑者其可以苟簡之治加其民乎余聞之存心於
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寒曰我寒之
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仁昭而義立百姓親之如父母者
此堯之治也豈特君天下者所當法哉相一國守一郡
令一邑者皆當法之得尺則民受其尺之利也得寸則
民受其寸之利也而况臨其舊邑仰其遺風者可以舍
此而苟然哉孟子嘗稱人皆可以為堯舜謂不以堯之
所以治民者治民賊其民者也然則余之所以贈宗規
者豈迂也哉

贈白秉德序

成化庚子秋八月京兆尹獻賢能之書於
上南宮白君鉞秉德袞然舉首公卿百僚相與言于
朝士相與言于學庶人相與言于塗咸曰此故大司馬
之仲子也以文學知名久矣人固以魁選期之今果然
邪有司良得士矣嗟乎君何以得是譽於人哉余自與
君交且十年知之雅矣歲在辛卯余與太學諸名士為
麗澤之會前進士簡齋道預焉君嘗從齋道授詩余
因得而交之當是時司馬公以文武之才平荆襄之功

陞太子少保掌邦政而握兵符聲烈揚甚諸子或以勲
膺武弁或以蔭齒胄子君讓弗取迺獨屈首受書潛心
力學不徒為應試之文而且攻聲律叙述之作操觚染
翰揮灑如流往往與寒俊士爭雄而角勝桐廬姚文敏
公嘗見其所為文謂司馬公曰此子才氣偉然而文采
英發他日必能取倫魁以紹公之世科乎時君年纔十
八其蚤有譽也如此然自辛卯至甲午丁酉三試京闈
皆弗見録故其學益博文益茂而譽望益章徵述者余
見侍講學士暨諭德陸先生被
命司文衡迺始得君以冠多士故上自公卿下逮士庶

罔不讙傳鼓譽以為得士者蓋其素望已孚於人也自茲以往登甲科而躋顯仕皆若諸囊中物探而取之殆無難者雖然君之未第也人惟以冠倫魁接武世科望之及其既第則人又將望其崇令德樹大勲以增前烈之光焉前之望者一時之譽耳君既有以遂之後之望者百世之名也君尚思所以自勵乎哉茲君將歸南宮展松楸而恭桑梓其所與交若鄉進士鄭廷器者需余文餞之故為道素所知者以致贈言之意云

送御史陳君序

監察御史陳君汝勵試政于南臺臺長以君堪其任也進於　朝而實授焉君既拜命將還吾同年大行人汪從仁謁余請曰陳君應城人也其高祖宇朝玉國初為蘭陵令以善政聞曾祖直方典教石首有學行楊文定公其門人也大父遵道歷秋官員外郎陞夔州郡守父文璧以進士拜御史仕至廣西按察僉事二公聲績尤著可謂世家者矣君生而聞乎詩禮童而習乎藝文長而克紹乎科第以壬辰進士為吾發源邑宰其從政之明若鑑臨而貌別也其撫民之仁若春噓而物茁也其鋤奸而剔弊若焱風馳而除霾撤也尤能作新校庠[illegible]學以興賢勵俗為已任其治行之可稱多類此

當其秩滿而去也邑之士民欲留之不可得又思之不能忘遂為立去思之碑以紀其績焉若舜民則又思之深者蓋嘗與宗兄景高俱以儒生應里選君校其文拔吾兄弟於衆中以為博士弟子獎勸誘掖諄切深至幸而聯捷秋闈而舜民又幸厠甲科竊禄于此者皆君之惠也居常念之不已今幸一會而又別去何以贈之子其為我為之言乎余惟所居見稱所去見思古之循吏然也君之為邑卓卓可稱如彼已去而人猶思之若此豈偶然哉蓋其家世之見聞詩禮之服習固有素焉而其施諸政治自有異於人者今之陞授也白筆霜簡君家舊物埋輪攬轡景行前賢自是臺憲生風巖廊接武揚休聲振洪烈以為天下之望矣豈徒繫一邑之思哉請以是為贈

送長史蘇君之任序

成化十六年冬　崇府缺右長史

朝廷以崇府最親且賢長史職輔導總庶務不宜輕授乃於進士中擇堪其任者得蘇君仲戡以授焉近制親王出閤則簡進士二員為翰林檢討以傅之其之國也遂以為左右長史若已之國而長史缺率以府僚陞之或以文學掾充之鮮有俊以進士補之者於今始有

之蓋愼選也周人茂建宗戚以番屏王室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而於兄弟之國毋加厚焉親親也兄弟之國十有五於魯衛晉獨有分物而魯有四代之官晉有五正之職尚賢也今

朝廷於　崇府一長史之選其慎重如此他可知矣是即有周親親尚賢之意也仲戩起諸生成進士今一蹴而躋五品階大夫爲　王國之相蓋其端重之資醇古之學通敏之才有以見知當道而

簡在宸衷也仲戩其可不知所重歟抑余聞周之有天下也延祚八百餘年雖曰天之所命然亦有賴乎兄弟

之國維持之久也當時仕於宗國而翊贊王室者亦與有功焉至今垂名竹帛而光耀無窮

今上方植億載太平之業而　親賢藩屏與之相爲悠久則仲戩輔導翊贊之功豈肯居晉魯諸臣之下乎不朽之名在是行也而一時之毅利何足道哉仲戩之行同年友自翰林脩撰曾士美以下咸祖餞之僉謂余宜贈言於是乎書

贈方必明序

必明廣州太守之子余兄惟新學士之故人而余之長友也始爲袁州訓導余兄嘗爲文餞之歲在戊戌以秩滿績最遷青城教諭時余欲贈之文以妨春科第入事倥偬未及操觚而必明之檄求矣今年春上元大雪異日初霽鄉士徐君士清披氅曳履造余言曰青城邑令王君述職將還予嘗欲贈必明以文今雪中無事盍爲一言因王君往遺之乎余應曰諾乃對雪抽思憶余兄之餞必明也適値雨故其文有時雨霖雨之說今徐君之速余文又適値乎雪余亦奚容以他說爲哉今夫氷花滿空玉塵委地因方而爲珪遇圓而成璧或爲縞帶銀盃或爲玉龍鹽虎一皆因乎物者是不類夫師道之因材成就者邪山焉則千巖俱素隰焉則萬頃同縞雖

有腐朽之木糞土之牆悉化而爲瑀林瑤域者是不類夫師道之有教無類者邪然六出固五穀之精三白爲豐年之兆而其凌毒害消疫癘則太平之嘉瑞也是又不特類乎師道而已雪之時義遠矣哉必明以明粹之學潔白之行而任師儒之職前之袁州今之青城雖有南北之殊而因材成就有教無類其道一也前旣有成績則可占知其將來吾見鱣魚之兆棟梁之詠復興於今而所以致豐年翊太平者將不在吾必明邪是亦余兄時雨霖雨之意也敢重以爲贈必明覽焉其以白雪之歌復我

送諸太守之任瑞郡序

餘姚諸君民瞻初以進士除兵部車駕主事既踰年以憂去復除工部之都水出理濟寧漕渠越三祀代還陞營繕員外郎監脩通州倉庾又三祀代還移任虞衡督造戎器又半載矣十餘年間更二部歷四司出入中外驅馳北南皆劇任也而君處之綽然其臨事裁決若庖丁解牛動中肯綮也其燭奸清弊若溫嶠然犀幽怪莫遁也其會計威務若梓人畫宮于堵計毫釐而成大廈無進退也其督工興作若淮陰將兵多多益辨也凡其所履雖錢穀不貲徒衆寔繁未嘗資一錢以自給役一

夫以自營人既多其才之敏而又嘉其行之潔故其廉能之譽著聞久矣至是瑞州缺郡守天官卿薦君於上遂擢用之瑞在大江之西居溪山之間雖與贛袁吉同蒙珥筆之號然其士秀而文民朴而野囂訟之風劣於他郡昔之吏茲土者嘗號為守江西道院則其簡而易治可知矣夫君之才行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如干將莫邪無適不利雖使之治劇郡尚優為之況簡而易治者乎然不可以易而忽之君必無怠於宦成無變其初節使廉能之譽有加於前則又將陟方岳登臺省居崇理劇以大展厥施茂著聲烈於天下矣一郡之寄豈能久淹乎君也哉若行其僚友若虞部郎中徐一卿者屬余言贈之余與君暨一卿皆鄉舉同捷者故不敢辭

送汪薊州序

新安汪君淵學牧薊州九年秩滿當代其倅邵時用吾鄉人也以書抵余曰汪君博學能文通達治體持己廉涖事勤凡所以興學造士課農足民祛姦蠹綏善良者罔不究心而致力久之士服其教民安其治雖鬼瑣警瘵始憎其為者終亦革面矣豈惟是哉州南有河曰龍池舊從西流時有壅塞泛溢之患君欲疏道之未能歲甲午河忽東注以入于沽河而患自息是歲秋有年醴

泉鄉中粟有一本雙穗者民歌詠之有兩岐粟穗連疇秀一點冰心徹底清之句迨丁酉歲有蝗集于薊境君遣亭長禱焉俄有黑虫羣飛齧蝗殲之禾亦大熟凡若此者人皆謂君德政之所致巡撫都憲前張公後汪公皆嘗薦聞于

朝以旌異之今考成之京將榮膺

誥命以封其親喬遷階秩以彰其績也蘄一言以贈之余與君有一日之雅嘗以薊州志遺余見君之詩文皆溫醇典雅輒詠嘆之因以得其所以為政蓋其記張郭祠也謂繭絲為末務撫字為遠圖而歸於使民相生相養相

親相睦其記崆峒遊則忘其登臨之樂而念部屬之下
有饑寒疾苦者慨然有先憂後樂之志至於山行諸詩
雖一時遣興之作而閔時悼俗之情溢於言外蓋無一
念不在乎民也匹夫一念之善尚足以感人而動天則
君之治化興行嘉祥應而災患弭如時用所言者豈偶
然哉其承
君之寵以貽覲之榮固其所也自是以往要路在前峻
陟未艾苟無怠於宦成無畫於自足文章事功益振益
厲炳然為　邦家之光蔚然為天下之望使後之傳循
吏傳文苑者有所取焉是則僚友贈言之意也君其有
諗於斯乎

送彭朝輝知仙遊縣序

朝輝余鄉舉同年也累試春闈不偶今年夏四月始釋
褐出宰閩之仙遊余既賀之朝輝過余道舊故談出處
因語余曰吾去冬北上道經于杭宿于逆旅俄夢至一
所介乎山水之間有石人坐像八九軀狀若道家者流
吾至則聳然起立儼然如生且能言焉其一人謂吾曰
君之名已登天府當至吾境視篆言已而覺初莫知為
何祥也今迺授職仙遊始信前夢之不妄余言何謂也
朝輝曰子不聞閩中有神祠可以祈夢者乎是在仙遊
也彼俗相傳謂有何氏兄弟九人皆仙去邑以是名在
境有山曰九仙有湖曰九鯉而祠據其間人往祈夢者
多有靈驗吾未嘗祈之而夢若此豈彼能前知吾將為
其邑乃預見諸夢以相告邪余曰神仙之說誕謾莫徵
今人競傳九鯉之仙致夢之驗者豈誠有仙邪抑其祠
據山川之靈秀而然邪抑人心嚮之者衆而靈邪亦偶
爾有驗而不皆然邪然於朝輝之夢亦可見事皆前定食
祿有地而不容以智力遷也且古之人固有夢三刀而
得益州夢六印而鎮朔外夢承邊女子而為汝南太守
夢西岳神人而領華州節鉞者亦皆素定而奇驗豈盡
出於神仙鬼物之見告邪其不然也已蓋人精神心術
之運與天地陰陽之氣潛通而默感故善惡休咎之徵
進退存亡之幾以至一事一物之得喪雖遠在千里之
外數十載之後者往往先形於夢兆此亦理之自然也
世之人不務盡道於已而乃祈夢於神其亦惑之甚歟
孔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朝輝其無
惑於彼哉惟思民義之所當務者而務之事上必敬撫
下必仁待人必恕去惡必嚴持身必廉以正涖事必勤
以敏推此以往無不致其力則人必助之天必祐之而
休徵自至祿位日躋矣豈待占之夢兆而後知哉朝輝

明達而謹厚必知所當務而不惑者故敢以是相之朝
廷曰敬聞命矣適其鄉人有祈余文以贈者遂書之

送馮潤卿知武寧序

士之見用於世者任必稱其才才必勝其任可也才可以治大而任小可以治煩而任簡是猶以牛刀而割雞也在我皆有餘裕矣才不可以治小而任之大未可以治簡而任之煩猶不能操刀而使之割也何能勝其任邪故問世之士與其任過乎才而有不勝之患孰若才浮於任而有餘力之為愈乎吾友馮君潤卿才俊之士也自為諸生時已翹然穎出乎衆學乎古而通乎今明於理而達於事人固奇其才矣既領乙酉鄉薦屢屈於儀曹出入兩京太學而交天下之士聞見益博涉歷益深上自
朝廷之政治下逮閭閻之利病罔不究其顛末而思所以處之之術人謂其才之明敏可以當大任而理煩劇也今年夏始拜　命出宰南昌之武寧南昌所隸八邑惟靖安武寧為小而武寧差大於靖安者其事之煩簡可知以潤卿之才為之吾知其有餘裕矣然世之仕者常患不明明者又或過於察察見淵魚者不祥也常患不敏敏者或過於急急衝繁者非千里御也明以燭

物而不過於察敏以處事而不過於急則政必和民必安而治效成矣潤卿之才固明且敏者余惟恐其自有其才而或至於過也故以是告之潤卿念哉豈惟百里之任優為之他日當大任理要劇卓然以才業著聞於世者其必潤卿也夫

送王原常同知廣平序

渥洼之驥必生千里之駒丹穴之鳳必生九苞之雛豪偉非常之人必生英俊不凡之子斯皆理之常者故高辛氏有才子曰八元高陽氏有才子曰八愷伊尹之子為伊陟周公之子為魯公皆以德業聞望著於當時自漢以下父子名世者亦多有之有稱之為千里駒者有目之為名家駒者有謂若非龍駒當是鳳雛者有謂騏之子鳳之雛者其人不可枚舉然世之談者輒以宋均仲弓黃憲之徒藉口謂皆不繫於世類蓋執其變而不道其常亦舉一而廢百也胡可哉吾友王君原常大司馬公度公之子也公之忠義在
朝廷事業在史館名聲滿天下雖兒童走卒亦皆知有公也豈非所謂豪傑非常之人哉原常胚胎前光薰炙庭訓其學問之宏深若深之瀦水其文詞之敷暢若山之出雲其才氣之超邁翩然若翔鳳之騫翥然若簷雲

之驗也其若是謂非英俊不凡者邪昔人謂非是父不生是子吾於是乎有徵矣原常既發解陜右來遊太學六館之士咸推讓之然其應試之文操筆立就不徇有司之尺度故春官每以不及收之爲恨今年夏天官合國子之在銓者試之原常褎然爲第一遂拜
命同知廣平府事廣平畿內大郡也同知五品大夫也原常一跳而階五品爲大夫以佐大郡非英俊不凡何以及此原常往哉凡持心操節涖官行法臨民馭吏皆必敬愼以務盡其道每事愈於常人而後可不然則人將曰迺父非常之人也而其子迺猶常人邪是可畏也

原常固不凡者而尤以是自勵焉則他日治行章聞超遷職位功名事業世濟其美人將目之曰是眞所謂驥之子鳳之雛者則於司馬公有光而余亦獲知言之名豈不休哉余交於君最深且久於其行也與縉紳之士偕餞之因以是言贈之

嗜古楊君輓詩序

士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者此古今之所悲也洙泗之間顏冉以德行稱而不幸短命伊洛之門劉質夫張思叔號稱高第而皆早世之數子者豈特一時師友悲之天下後世所同惜者也溫之平陽有號嗜古生者楊其氏諱其名克明其字以爲邑博士弟子嘗舉于鄉弗售遂絕舉業大肆力於希聖希賢之學其所居室左書周子易通志學章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蓋志學伊顏而以思叔之所以自警者始於是朝夕進脩久之若有得焉操觚屬文必關民彝物則無苟作者嘗謂正家必始於內乃作新婦戒命內正則家可齊乃作家常事宜由家而推之於宗族乃作楊氏族規由族而推之於鄉黨乃作蘆江鄉約至於啓迪後進必先養正於蒙乃作蒙家備用然其志猶欿然不自足也方益窮聖賢之緼以深究其明體適用者孶孶焉弗少懈且欲舉其

可以正君善俗而施之國與天下者條爲萬言書以獻之
闕廷爵尊未就賫志以歿年纔三十有七耳嗟乎洙泗源遠伊洛川湮士習卑近久矣君始學立志直以洙泗大賢伊洛高第爲準的進之有漸而施之有序若此充其所至豈可量哉以彼其志使得生與諸子同時相與暴秋陽立寒雪雖未必能仰攀顏冉庶幾馳騁乎質夫思叔之間則其所就又豈常情所能測哉今既不然而又不祿早世雖有遠志而不底于成不究其用以歿良可悲已然世復鮮有知君者不得與前數子爲天下後

世之所同惜獨其鄉先達門人故友為之深悼[illegible]
為哀辭輓歌以寓情焉耳其又可悲哉雖然厲湯之陰
梅溪之陽傅君之學者林立其翹翹之楚若陳君宣者
已擢魁南省登進士上第若君之兄子瑛者亦已發解
鄉闈皆駸駸嚮用其他含奇蓄珍者猶不乏焉則所以
繼君之志行君之學以發揚聲光於不朽者蓋有在矣
又何必深悲也哉瑛與宣以君之事狀示余屬序輓詩
也為書此以歸之

送廣東僉憲張君序

福清張君伯祿以大理左寺正被
旨擢廣東按察僉事將行僚友圖所以贈者迺推寺副
王文耀要余之言且曰伯祿閩之世家也其先祖有諱
應東者在勝國時嘗為省元至運使其曾叔祖諱必泰
在　國初登進士第官止推官伯祿既以進士授事
遷寺副寺正以至今職其從弟烜亦已第進士觀政司
徒蓋其家學世科有所自矣伯祿又以清介之操仁恕
之心自將審刑讞獄不奪於威富以輕重其手必得其
平而後已焉以是見知當道薦聞於
上而有是超擢也祈為一言以贈之余雅交伯祿而文
耀又吾鄉友不能辭昔人有言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之

大理即廷尉之職所以平天下之刑者也伯祿之為大
理不以威富為重輕而必得其平是能舉其職者惟廣
東在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民之不得其所懷不平之
憤於閭閻之下者豈少哉民有不平而能鳴之於邑者
鮮矣邑不能平而能鳴之於郡者又鮮矣郡不能平而
能鳴之於監司者又千百中之一二也幸而平之則已
不幸又不平焉則民有銜冤而顩天耳豈能越萬里之
遠以求廷尉之平哉然則為監司於此者不可不加之
意也伯祿既能舉大理之職以平天下之刑其不能舉
僉憲之職以平一道之刑乎輶車所至必無冤民矣雖
然為監司者必待民自鳴其不平然後平之以無冤則
所及不有限乎必也明其政刑布其威德使奸宄戢而
善良安嶺海之民舉無不平於下以自鳴於上者斯可
矣是亦古人使民無訟刑期無刑之意也伯祿其必有
取於斯

送信陽知州江君序

秋官主事馮君大京信陽人也間來謁余言曰吾州有
賢守江君公輔者世家撫之金谿以進士高第出知州
事其涖職也勤其處事也慎其持已也廉其施政也平
其守法也棘棘不阿而去民之害與民之利雖百廢具

緜而下不知勞其治行若此辛丑春上計京師課第一河南諸州最其還任也吾黨之士欲贈之以文敢以為請余於大京為同年友公輔又吾從子茂元主事同年也義不可辭余聞信陽在春秋時為邑子貢嘗為之宰孔子嘗贈之言矣其言有曰勤之慎之又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又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數言者誠萬世居官者之律令也今公輔所為之川即子貢所宰之邑其於孔子之言蓋已聞而知之推而行之矣不然何其勤慎廉平奉法利民治行之卓卓若此乎固無待余言之贈也雖然孔子之告子貢既云爾矣又必繼之曰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至於子路問政既告以先之勞之及請益則亦曰無倦焉蓋勤於始者或怠於終守於前者或變於後此人之恒情也二子聖門高第猶勤聖言之諄復然則公輔於此其可不加之意乎以公輔之治行而益之無倦不改其素守則治課益彰而
璽書之褒嘉班爵之超陟豈能舍之而他適哉

送按察副使張君之任序

成化壬寅秋七月監察御史張君廷芳被
旨超擢浙江按察副使將行其僚友屬余言贈之

今制官以察為名者內則監察御史外則按察司官是也按察之長曰使佐曰副使皆
天子所使以為耳目以觀察一方者於事無所不當察察官吏之賢否而舉錯之察軍民之利病而興革之察士風民俗之美惡而勸懲之察訟之曲直獄之輕重而出入生殺之其任重而要豈他職比哉非明且剛莫能勝之不明則視聽眩惑名實混淆其於賢否於利病於美惡於曲直輕重皆察之弗詳矣明而不剛則或奪於勢利或搖於毀譽其所舉錯所興革所勸懲所出入生殺皆斷之弗果矣惟明以察之剛以斷之則見賢必舉見不肖必去見利必興見害必除曲者入之直者出之輕者生之重者殺之憲紀畢張風聲四馳姦宄戢而百姓寧風俗淳而刑罰清使 朝廷無外顧之憂斯無負乎耳目之任而克稱乎按察之職也世之若此者蓋鮮余於君有望焉君儀觀甚偉志氣不羣學植而文茂以春秋魁鄉薦第進士出宰百里入官六察兩巡江淮之郡北按齊魯之邦輶軒所至霜耀而霆擊人固謂其有明敏果斷之才矣今自內臺超遷外臺皆以察為官事體無大相遠君必能稱其職如余前之所云者乎且今兩浙之間數年之內東潦則西旱北乾則倭溢飢饉

狩㺐災疫間作民救死扶傷不暇而封狐虺鼠饕餮之
徒又更相漁食之其何以堪是危行望於憲臣之剛明
者振其風烈使貪暴屏息而疲氓吐氣翛然以清帖然
以寧其可也此又今日之先務君尚念之

送南京稽勳主事杜君序

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仕者居閒散之地則逸處要劇之
任則勞宜乎樂閒散若要劇也然投閒置散或悒悒不
歡據要理劇則沾沾自喜何哉勢利移其情也不移於
勢利而樂就閒散者其賢矣乎然亦有未至也古之君
子雖處優游閒暇之時不忘憂勤惕厲之志凡所以經

綸天下奠安生民者皆究諸思惟規畫措置素定於胸
中未嘗以閒散自逸放一旦當大任居要地幾務沓來
從容裁決沛然行其所無事雖處要劇而不見其勞焉
古人之所以大過於人者如此豈移於勢利溺於常情者
哉吾友杜君思齊以充實之學宏遠之材與余同舉于
鄉同登進士余既官詞林而思齊以憂去今服闋赴銓
被
命為南京稽勳主事夫稽勳天官之屬亦為要任而在
南京曹事甚簡則亦閒散也思齊恬於勢利者其必樂
處之矣然思齊豈局於此者哉任大責重將必有日余

恐其居閒自逸而忘遠大之圖也因其鄉之縉紳屬余
贈言故以古之君子之道告之余之所以贈思齊者至
矣然余亦居閒散者并以自厲云

吳越兩山亭圖序

紹興之蕭山舊有吳越兩山亭在北幹山上元邑令呂
本中作之以為覽勝之所也今秋官員外郎邑人徐公
溥圖之以寓思親之意而屬余序之在昔吳越二國分
據而浙江介于中自江以西為吳今杭嚴諸郡是也自
江以東為越今紹寧諸郡是也吳越之山東西相望夾
江對峙千態萬狀爭雄競秀不可殫述而北幹在江東

羣峯間尤為聳拔亭臨絕頂左右顧盼兩山皆在目
中此亭之所以名也是亭所據山川之勝前有國子助
教貝廷臣杭郡教授徐大章記之已悉後學未易措手
若夫公溥思親之意今吾同寅劉景元發揮之諸縉紳
詠歌之亦不待余之贅獨念余自總角時即從先學士
宦遊至於應舉入官二三十年間雖屢經其地而未嘗
一至于亭恒以為慊今公溥方謁告歸省且有終養之
志余他日亦將陳乞展墓南還當過公溥以拜其老親
退與公溥提壺躡屐捫蘿一登遐覩縱覽劇飲大噱於
是縣酣染翰歷叙前古興亡之蹟鋪張我朝混一之功

以為公溥獻之前未晚也姑書此以俟

送趙廷獻知兗郡序

秋官員外郎趙君廷獻被
命超擢出守兗郡其僚友若郎中劉君廷珍者請余言
贈之廷獻余禮交也固宜贈之言況重有請乎兗為山
東大郡統四州二十三縣斷吏數百居民以千萬計地
廣物衆或以為難治廷獻以名進士授主事遷副郎廉
公勤恪當道賢之舉為按察僉事者再未克成迺今擢
守太郡衍未盡其用也其必優為之矣然余之望於廷
獻又有所謂難者非以其地大物衆催科聽訟之為難

也兗在春秋時為魯地魯迺周公所封之國孔子所產
之邦山川如故廟貌猶存臨其地而治其民者容可以
易為之乎昔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
親親伯禽受封之魯三年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
變其俗革其禮周公父子之所以治魯者蓋如此孔子
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路
不拾遺而器不彫偽中都即今之汶上也子賤治單父
為政清淨彈琴不下堂而民不忍欺單父即今之單縣
也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邑人有弦歌之聲武城
又今費縣之北境非東昌之武城也孔門師弟子之所

以治魯邑者又如此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行也雖毀譽亦不得容私其間況是郡之民固嘗親被
聖賢之治化者今雖世變俗移又豈得苟焉以治之乎
故臨聖賢之舊邦必法聖賢之治化而後可此余之所
謂難焉者然世之守宰多以法律為治民不被教化之
澤久矣飢渴易為飲食其在茲乎而一變至道又魯之
所易也豈果難哉抑聞兗郡新潦民未蘇息治之當有
漸焉一之歲撫而振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之歲富而
樂之然後教化行而風俗醇今之兗其如古之魯乎廷
獻懋哉無忘吾言

成齋詩後序

翰林侍講李君世賢手一卷示余曰家君封編修公以
成名齋薦紳先生為之詩文夥矣子盍一言以識之余
曰敬諾退而操觚思公之所以名齋者未釋然也遂偏
觀諸作凡其所謂成者言人人殊莫知適從因念往歲
世賢嘗迎養公于京邸余獲拜之惜未嘗質以名齋
之義然見公言不妄語事不妄為慥慥乎篤實君子也
以今度之則公之所謂成者其本諸誠乎天下之事未
有不可成者顧為之誠與不誠耳作室者築址必實甃
石必固構木必堅以朴然後室成而不壞若徒崇以冀

褒叏以朽木枵其中而黝堊其外不日隳矣何成之有世之人悅紛華喜夸詐終身役役而白首無成者皆是也公其興於是哉蓋公之爲篤實君子余既見而知之計公平生所爲必誠必信無不實者果何事之不可成乎諸縉紳之作語公之所成者既不一而足余則本公之所以成者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昔孔子嘗曰信以成之子思以信爲誠而推言之曰誠者自成也又曰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公嘗從事於斯者與雖然余之言贅說也諸縉紳之言亦或出於臆說未知孰爲得公之旨蓋若占隱語也若射覆物也若漢人之射策

未知孰爲甲孰爲乙也若唐人之獻字與同圍同監者非其人自言人固莫知爲何事也世賢其以諸說贈諸公而質之公其以爲何如惟公以爲可者斯於名齋之義其有合乎

朴菴詩後序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南昌萬公以朴名菴一時才士大夫爲之詩文則既充諸編簡矣公復俾余識其末古者長揚五柞以名宮皆以所有之木名之雍鄗三槐以名堂則又取義於木公之菴以朴名而因以自號蓋不惟取之以所有之木且有取於質朴之義故爲之言者皆美公能尚乎質朴而不事乎文華也以余觀之公之淳厚簡素固可謂之質朴矣然公亦非徒朴而不文者何以明之吾聞公之高王父嘗爲平章政事曾大父爲肇慶教授大父爲餘干訓導皆以文學用世厥考贈尚書公又以儒爲業公早承家學服習乎詩書涉獵乎百氏發身以文而揚聲邁迹增光乎前烈是豈朴而不文者能之乎司封文昌之蜀鴻臚典儀之官太常宗伯又皆禮樂之司公嘗更歷其任殆預其事今又以大司空而爲

儲君保傅之職又豈朴而不文者能之乎公言語有章

進退有度操觚染翰輒爲駢儷之體雖貴且耆而好賢下士撝謙盡禮其所居堂室凡有名額者必求詠歌紀述大篇短章諸作皆備珍藏寶玩千金不易若其繼善堂卷又此編是也非其篤好何以致之又豈朴而不文者能之乎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公蓋質而文者其君子哉君子之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公之以朴自命蓋廉於取名者然人逆謂公惟尚乎質朴是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歟抑聞太朴之世居室未有名人亦未有別號公尚惟朴之尚則菴且不宜有名而況以之自號乎名其菴以爲別號則亦彌

文矣又況華之以詩文乎余故曰公非徒朴而不文者
蓋廉於取名者也

送朱宗原赴惠州河泊序

宗原鄞故家子也世居鄞鼉脰湖之鷯纜橋其先伯祖用韶翁與其祖用圭翁友愛克篤以高貲聞第宅甚盛有堂曰務本余先大父栖芸先生為之記有軒曰花香竹影吾兄維新學士記之余自幼至長屢過其第尚及識用韶翁而翁之子姪皆得相接迨其諸孫又多有從余游者宗原其一也蓋余大父娶於朱而兩翁於余為祖舅宗原則余表弟婚姻之故斯文之好有自來矣今吾大父已在九原不可作用韶翁與其子姪亦多下世至於務本之堂花香竹影之軒又悉遭欝攸化為煨燼獨吾祖與吾兄之文載諸簡册者不隨軒堂而泯耳感今念昔可勝慨邪況余兄弟官于京師而朱之戚屬安于田里南北相望日益疎闊惟宗原往來仕途時過京邸相與道舊故敘情話觴酒而歡之慰悅無已今乃授職水衡之屬之任嶺海之間又相與為八千里之別余不能不愴然懷也臨別贈言自有不可已者況重以鄉宦之請乎君家紫陽夫子有言守官莫是律已公廉執事勤恪自無也患又曰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不用其敬焉則少過矣斯言也宗原請書諸紳若夫公暇之日登白鶴峯陟東坡亭而探墨池朱沼焉覽物懷賢之餘尚能憑海上之青鳥傳雲中之素書以慰吾遐思否邪

送王民望赴成都大守序

為治亦多術矣尚簡易者則誦周公之言曰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尚威嚴者則誦子產之言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斯二者各持一論而皆適於治然為之或過則簡者縱弛繩墨惠褻而威不立嚴者專厲法禁民惟覩刑而不覩德皆失其所以為治是豈周公子產之意哉孔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又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然則周公之簡敬而簡者子產之嚴亦以濟其寬耳豈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哉率是而行雖國與天下可得而治況一郡乎成都蜀之大郡也自漢以來治郡而有聲者先後相望至於聲績偉然傳播於人迄今不衰者有二人焉清獻趙公抃忠定張公詠是也二公何以得此於人論者皆謂清獻治之以簡易忠定治之以嚴明所為不同而同歸于治人無異辭獨蘇子瞻之論出於衆人之表方趙公則曰其在官守

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論張公則曰以寬得愛愛止一時嚴而見愛所及者遠以是觀之則二公之治亦非一於簡而專於嚴者其有得於聖賢敬簡寬猛之意歟宜其聲績久而益章也今年夏成都缺郡守廷議謂其郡去京師萬里外所統五州二十七縣民俗柔弱勇悍不可以一律齊而諸王之府三司之署又參錯其間未易為也必得才器老成剛柔兼濟者斯可為之乃惟曰王君民望其人遂自刑部郎中擢以為守。今將之任其僚友屬余贈之言余雅交民望不得辭也故為歷舉聖賢之言治道與

前哲之治是郡者古之民望必有取焉罔俾趙張二公專美於成都也然二公皆起自郡守以至大用吾知民望今日之舉亦他日大用之階乎

送通判武君之任台郡序

台與吾郡隣所統各五邑壤地相出入戶口土田不相上下民賦兵餉無大相遠而其利弊亦近似焉二郡之境內包山陵外際江海旱易乾水易溢地多瘠而少腴歲多歉而少穰穰歲民賦易供征歛失時民亦病矣歲歉法宜蠲稅或怠於履畝而緩於申災則當道者以歲計已定而不為蠲民幸不為斈者又困於此後再值歉則以前歉所雖已上灾而猶征之以待報比及蠲之則小民已征而不復給適足以肥里魁區長耳歲之登不登賦之免不免其皆有弊乎而海運之弊抑又甚焉海運者國初以二郡瀕海夷寇出沒多設衛所於水道之衝以控禦之在吾郡者十餘在台境者八九而各有倉儲民賦航海輸之以為兵餉或逆風濤或遇崖石則人粟皆飽魚腹旋復征補民之重困甚矣而諸倉各在險遠之地監司至守尉莫臨覆發之徒以賄求給役其間與官吏締搆為奸剝民脂膏不厭又有所謂攬戶者重取之民輕貨以往泰然不輸而直貨取硃鈔動計數十百

斛其官吏交代之際則又竄易文移追改歲月指前射後至於不可究詰而盜糶以數百千計者有之已嘗發覺逮繫窮竟矣會有將命行寬恤使者至輒輕縱之其何以文後民之困於賦役若彼而廼為此曹利其弊可勝言哉間有建白于

上者請於二郡各增置通判以專理之然後宿弊稍去而未盡革且專理者亦未盡得其人或貪黷以漁下或苛刻以厲民胥失之矣今年春郡國上計判吾郡者以貪去判台者以刻去乃擇賢而補之於是通州武君廷用以鄉進士釋褐通判台郡台之大夫士要余言以贈

之夫能察乎前事之弊而更之則利乎民矣能監乎前人之失而反之則得其職矣利弊得失亦在乎轉移之間耳余雅交乎君知其懷通敏之才明當世之務者其於余之所言必有以處之台郡之民庶其有瘳乎

晚香詩卷序

菊之見稱於世久矣楚三閭大夫被讒放逐動以芳香自潔於是飡落英之句見於離騷晉彭澤令棄官閒居玩物適情於是三徑猶存之句見於歸去來辭至宋丞相韓魏公常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秋容淡晚節香之句又見於重陽之詩菊之時義遠矣哉吾友兵科都

給事中章君元益既解官家居藝菊于圃作亭其間秋日淒淒百卉具腓而寒英佳色芬芳於風饕霜虐之時元益愛賞不已乃命善繪者圖之求善鳴者詠之萃而成卷問者避難于行郵以自隨時一展玩以紓故園之思余過而見之為名其卷曰晚香且俾他日歸以名其亭客或難余曰韓魏公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晚香之詩蓋其所自況者今元益擢總給事黃門而輙閑居如淵明且放逐如靈均和歸來之詞續離騷之經此其時也乃以韓公之自況者況之名果稱情否邪余應之曰吾第以菊名之耳實以況諸韓公為且人亦未可以成敗論也予謂韓公將相富貴皆然矣殊不知公為諫官以論執政不報而乞去為樞副以舉小不使跋言日聞而輙去為宰相以人疏其專丕劾其跋扈而又決去況於定策危疑之際自處以死且族者幾矣使當時一有蹉跌則今視晚香之詩亦必有訾焉者惟公險夷一節又幸明主保全故得以功名終耳始元益之為諫官也言論侃侃亦常以古人之名節自厲善善惡惡果於自信惟善是舉雖廢置者不以為嫌惟惡是攻雖權貴者不以為忌用是卒為媢嫉者所中蹉跌至此雖在顛沛閒而貌益豐量益洪才氣益充而詩文益工殆

非久困而終窮者仰惟

聖明在上將必有賜環之召柬揄之权其以功名自白於世尚未艾也何遽不若古人哉雖然所謂晚香者豈謂保其將相富貴邪謂能保其大節也大節一喪雖將相富貴亦遺臭耳大節無愧雖閒居放逐亦流芳也況不終窮而有後功乎屈之騷陶之詞與韓之詩具在誦之者齒頰皆生香焉豈非以其出處雖殊而能各行其志不失大節也歟然則元益進邪止邪以功名見世邪以文章傳後邪皆未易窺測要須久而後定耳烏可以一時成敗論之遽謂吾名之不稱情邪既已言於客遂序

其事千首簡並元盜去險即奏功成名遂而還余亦歸老過嶌相與坐晚香亭酌黃花酒以賀今日之言為何如

内鄉縣志序

吾郡沃君文淵自監察御史出知内鄉縣事六事克舉百廢具興顧惟邑志未修大懼前之典故日就湮沒今之事蹟後莫章聞乃令邑博諸生檢其舊編益以近事草創粗具屬其邑人戶部員外郎王公甫持以示余俾加刪定余受而閱之見其綱領條目殊無倫次輒不自揆為之更定綱目分為十有二略先後之倫各有意義蓋以因邑作志凡百皆統于邑創置始末開卷欲聞故首之以建置略方地為輿邑環百里四境所有皆所當知故次之以輿地略有地必有官司以涖之故次之以公署略涖官行政必先養民故次之以食貨略衣食足而後施教化教化行而後知禮義故學制略禮儀略次之禮莫重於祭崇正祀必黜淫祠故祀典略雜祀略次之宦于斯生于斯而有德有功有學有政有一善之可稱者皆後人所當效法惟異端之流宜在斥外故名宦略人物略異端略又次之若夫總一邑之文獻垂百代之緐光則又莫重於詩文故以文苑略終焉此一書之大略也至於條目之分屬亦煩有一髮之見各疏其所以于諸略之下庶乎綱舉目張井然不紊矣其間紀載事文莫能悉正姑損益其太甚者以歸之文淵又俾教諭胡君匡進士胡君瑞增修而參校之遂鋟諸木復屬余為序余惟古之著書者必出於一人之手而自成一家之言乃為精善否則未有無可議者宋子京歐陽永叔皆良史之才也而同修唐史則一書之中或相舛午至永叔自為五代史則義利精密軼遷史而追麟經不惟是耳夏之禹貢周之職方皆聖人之作後世山經地志所取法者然或謂禹貢簡而盡職方冗而疎是曷故哉

余以為禹貢有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之語蓋出於禹之所自作者周禮亦非周公不能作然謂盡出其手則不可豈周公創其大綱而一時之史官成之公未及刪定與此所以啟後世紛紛之論非特職方一篇可議而已以是觀之書出於衆手而成者雖聖經良史不能無間然況其他乎又況於是志乎是志固非出於一手者余又非良史之才也亦何能為乎雖然讀禹貢職方者無論其繁簡之文惟各取其經世大法讀唐書五代史者無論其異同之迹惟各取其褒貶大義然則覽是志者亦豈無所取哉文淵名類以進士為御史嘗按節江西甚

有聲以擊強反噬捕外其作縣事功志不絕書亦可見其治十也今超擢荊州太守云

送按察僉事林君序

三山林君廷玠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擢浙江按察僉事時浙之憲臣董學政理刑獄督坑冶者皆缺吾黨之士聞廷玠之擢輒相與議擬之曰此其董學政者與余曰何以知之應者曰廷玠初以易學魁閩登進士上第謁告家居越十數載學植益茂文行益醇諸弟門人傳其業者亦多取高第爲顯官而廷玠名聲益著朝廷起而用之自主事遷副郎涖職數年刑政清簡而

植學授徒如故當庶乎仕優則學誨人不倦者其於董學政也則宜故以是擬之余曰固也未敢必也已而得報廷玠當理刑獄而督坑冶出於諸君意逆之外殊缺望焉余解之曰宇宙間事皆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間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聖賢窮理盡性而盡人物之性視天下之事禮樂刑政錢穀甲兵之屬無一而非吾職之所當爲故講之有素處之有術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耳若夫高談性命而闊畧於世故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聖賢之學殆不若是廷玠之學亦已教於人者蓋必以聖賢爲準則則凡天下之事必皆視爲己分之當然而爲之於學政刑獄坑冶何擇焉而以爲宜不宜其亦淺乎知廷玠者其皆濂溪周子提刑於廣南不憚出入之勞雖荒崖絕島亦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紫陽朱子嘗言提刑本仁民之職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故初除江西提刑即奏請討論州縣經總制錢較其利病而罷行之二子之學聖賢之學也其於世故究心如此今兩浙之間窮閻之下豈無寃抑不伸顛連無告者乎坑冶之弊賦有常而産無恒時已竭而斂不休民之病之有甚於經總制錢也廷玠能以二子之心爲心則吾浙之民將蒙其利澤

矣必董學政之爲宜邪衆皆曰然盍書是言以贈之廷玠余兄維新之門生而余之執友也固宜贈之言不敢辭

送四川按察副使孫君序

始余官京師見南京臺省之動考績來銓司者以省郎兩考人目之曰此太守之坯也以侍御兩考人目之曰此僉憲之坯也當是時持銓衡者於南京之官必久次而後遷遷則省郎止於太守侍御止於僉憲坯者甄陶器物先具其質者也銓司爲甄陶人物之地故曰其必將爲是官者爲坯雖曰吾譜蓋亦實録街談巷議可以知政治

是類也邇者
朝廷更用宰臣改絃易轍首擢南京省郎一人侍御一人皆為憲副而江右孫君孚吉以四川道監察御史即拜四川按察司副使南都之士欣然喜而相慶曰十數年来無此起擢矣迺今始得見之後來繼今者其未艾乎茅拔則茹連王陽登則貢公喜以今觀之信不誣矣於是其同鄉寮友劉時議輩尤喜慶之深者謁余文贈之天下之事前軒則後輊始塞則終通而軒輊通塞若寒暑之相禪非人之智力所能久抑之也南臺侍御昔為僉憲之坯今為副憲之階矣孚吉當
朝廷更化之日首被薦拔豈倖致哉蓋其先祖起家進士仕至兵部尚書敭歷中外聲績偉然其尊父以鄉舉為揚州郡博亦有文行孚吉繼是象賢蚤登進士初為常州理官即以廉能聞用是
擢為御史出入京畿內外巡歷江湖上下所至輒有氷檗聲銓曹署其考曰才敏而有為行端而有守則其治行可知已書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汝則錫之福夫民之有為有守為君者尚念之而福錫之況
天子耳目之官有為有守者乎是宜孚吉之首膺[illegible]擢而士大夫至於相慶也孚吉懋哉尚思
天子擢用之意與士大夫喜慶之情而以繩厥祖武自勵使風紀憲綱振揚于西蜀令聞嘉譽傳播于
中朝則甄陶人物者以孚吉為公輔之器豈直曰憲副之階

贈江西參議朱君序

南京戶部郎中朱君文珮自進士歷官二十餘年老成謹厚嘗署部事厥寮服之令以薦擢參議江西省事既之任矣考功郎中管升衢偕江西士夫要余文追而贈之余惟古之贈言者若老子之送孔子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孔子之送子路曰贈汝以車乎以言乎皆以道而面命之今文珮已去贈言亦可已矣乃欲取余文往以遺之何哉蓋人固有耳提面命誨之諄諄聽之藐藐者亦有得一言於千里之外篤信而力行之者言其可已乎昔郢人有遺燕相書者夜命史為書而併執燭燭不明謂其僕曰舉燭史過聽而誤書舉燭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也行之而燕國以治夫受言而能行之雖郢書燕說亦可也不然雖耳提而命何益之有且燕相之所以致治者惟以舉燭一言耳今余欲資文珮之治得

原缺

二言焉曰明燭曰執符而已斯二者非余之言也吾家子雲之言也其言曰智燭也信符也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余聞世之談者率謂江西俗多健訟鄉多豪右吏其土者多眩於是非撓於勢力每以為難治余以為非難治也不知明燭執符耳明智如燭則吏之臧否民之情偽訟之曲直政事之得失不期辯也執信如符則令必行禁必止剛不吐柔不茹威富不詭孰敢有梗吾治者如是則於治也何有夫郢人之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行之尚足以致治今余所云明燭執符固先哲之法言而今日贈言之意也文珮果受而行之其必以江西為易治乎

送南京戶部尚書潘公致仕詩序

成化二十三年秋九月

皇上初登寶位萬幾獨斷百度惟新南京戶部尚書潘公以年滿七十援禮陳情懇乞致仕

優詔許之特給公驛以還有司月給廩粟歲供徒役有常數

恩至渥也公何以得是於

上哉公起家進士為給事中為太常少卿為戶部侍郎為都御史復為侍郎以至今職出入兩京歷事

碧川文選卷二

序

姜氏族譜序

姜姓出炎帝而太公封於齊本支百世蔓延於天下廣德姜氏豈非其苗裔耶姜之彥有為監察御史者曰洪字希範嘗為余言洪之先世有諱均佐者初居餘姚後遷于鄞之金墊均佐之孫諱茂阡又遷于西鄉之眺頭江鄉謂之眺頭姜氏歷三世至吾曾大父號符節翁洪武間始來廣德以通春秋用薦者為其州學訓導因家于州之天平鄉故今為廣德人翁之子曰清白處士亦以經學教授鄉里有子六人諸孫十有五人洪其介孫也忝第進士以至今職弟溥今亦卒成進士群從子姪游校庠志科第者尚有之是皆先世積德所致也惟是譜諜弗修大懼無以昭前而啓後間因公暇纂葺成編惟先生有同年同鄉之好敢以序請予家鄞之西鄉未嘗一至眺頭亦未聞姜氏今有顯者蓋苟有聞人於今為庶然廣德一支傳纔數世而一門榮盛駸駸未艾若是是曷故邪余嘗觀夫山木焉凡其枝葉之暢茂者必其本根之深固也然有老幹離披僅存條葉而旁枝秀發英華燦敷者蓋其本根雖同而枝分幹別一或有所推抑則

其膏液之流注生意之滋息不能不塞於彼而通於此此盛則彼替自然之理也天之生物因材而篤本同而末異者多矣姜氏之盛於廣德而替於鄞者其以是夫嗟乎天下著姓孰非古帝王之胄公侯之裔邪乃今盛衰榮悴之相禪萬有不齊其有以也寧獨姜氏哉希範既為此譜以聯其族屬其尚以禮義忠孝之道躬行而倡率之俾在廣德者有所視效愈久而愈昌其在鄞者亦必有所興起將不與之駢榮而競茂乎余因序其譜而併勗之

送應天府尹于公致仕序

古之君子處紛華聲勢之塗而不溺遭變故顛沛之境而不仆居優游閑散之地而不惰當叢脞要劇之任而不亂故履險若夷剸煩若簡而出處進退之間綽綽然有餘裕求之於今未見其人若京兆尹于公者其殆幾乎此哉公之尊父在景泰初有安社稷之大勳以少保行大司馬事任大責重聲望爽然公於其時亦以武功為千夫長未嘗怙勢凌人顧好文學攻詞翰以與寒畯士角非溺於紈綺之習者比天順改元少保公為權奸所陷公亦謫戍代北禍變之烈莫此為甚公晦處俟命不至隕穫可謂難已權奸既敗少保公之忠勳以白成化間始復公舊職符更文階以至南京太僕少卿職務甚簡而公執事有恪不以閑散而惰慢及遷京兆政事甚繁而公總綱提要分任僚佐以責其成不以繁劇而紛亂公之治行大率類此當道知之每薦為六卿之貳弗克成公自知止足方上章請老適僾詔特賜致仕公超然東歸迹未離乎南都城郭之中而趣已在於西湖山水之間矣嗟乎若公者豈非所謂履險若夷剸繁若簡而出處進退綽有餘裕者哉余嘗病世之士得勢則沾沾自喜失勢則奄奄喪氣居閑則縱弛不檢處劇則周章失措汲汲於進而戚戚於退者皆是也公豈特加

於人一等哉古君子之風殆於公見之是宜留都臺省諸公重之而屬余文以餞之也余凡維新嘗與少保公交而惟貞嘗與公為僚迫余南遷又辱公厚通家之契其來已久祖餞之文所不敢辭第余亦被嚴召迫冗操觚不能發揮公之盛美為可愧云

送楊貲夫山西僉憲序

弘治元年秋刑部主事楊君貲夫擢山西按察僉事被敕董學政將行告别於余余念與君生同歲居同鄉業同學同試鄉闈先後發解俱第一同魁禮闈君第二而余第四同登進士第余一甲而君二甲既為同年遂同

朝而仕余忝史職而君為法曹雖若不同然君嘗典會
試文衡令董大藩學政亦毎以文字為職業又與余同
也余自揆膚末不足以望君下風然出處大略頡頏下
上無不同者豈惟其外之同若儒行所云合志同方營
道同術者亦有之矣昔司馬君實嘗謂人曰吾與范景
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余與君則姓又同焉李摯之與
李敏同姓同歲同門而同年及第謂之四同然亦未若
吾二人者事事皆同也今君且將為千里之別余安得
無一言之贈乎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公卿大
夫無不志於道德者達則兼善窮則獨善無外慕焉世

變風移士無定志交騖於利進而為公卿大夫亦若人
耳其何補於天下之治雖或能隨世以就功名其視淳
古之風亦邈矣山西古帝王之都而平陽尭之所治也
昔人謂其俗儉而用禮憂深思遠善讓而恬以愉有尭
之遺風焉道德之餘澤也然未知今之平陽亦若昔時
之風乎而其他郡亦若平陽之風乎君其往觀之欲舉
尭之遺風以一山西之俗其必自學校之教始欲學校
之教興於道德而厚於風俗其必自士有定志始欲士
有定志而不騖於利其必自君之激勸始君其念哉他
日山西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大夫以資世治延

及齊民亦皆有所視效興於禮讓以美其俗斯其效也
若夫舉尭之遺風以一諸天下者君其責於
上而著施之以大同海内之俗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
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余之言君其以為何如

植栢翁孝行集後序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
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相習至今翁其一也翁姓陳氏
諱季倫溫之平陽人嘗以父疾危殆藥之弗效至刲股
以療之翁之子宣第進士為冬官郎於是翁之事遂聞
諸士大夫間多為詩文以張之宣以其集示余余覽之

大率舉韓文鄠人之對而論辯之亦幾若聚訟矣然鄠
人對以刲股者為非孝宋子京嘗以其論為善黃東發
則以其論為恐且薄不類昌黎之文所見亦已不同然
子京雖善其論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
誠心亦足稱者東發謂刲股以療親疾雖非聖賢之中
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則其為說亦歸於同以是觀
之則刲股之事謂之非孝可乎然在唐時或給之帛或
旌其門或免其賦人或有希覬而矯為之者謂之非孝
猶可今之刲股者不旌門不免賦不給帛蓋無所希覬
而出於誠切謂之非孝不可也故余嘉翁之行為識一

言於末簡奚暇責備以聖賢之中道哉翁之號為植柝諡又示敎本崇揰德善之意也今以宣貴贈工部主事云

送施應祥通判懷慶序

應祥初以鄉舉進士通判衛州今以外艱服闋更任懷慶鄉人以余通家之好請文以贈之蓋余先祖栖芸先生以明體適用之學造就後進及門之士往往去為顯官或為列卿或為方伯皆能闡揚師訓以利澤民物雖有仕不大顯者亦能隨其力之所及以濟乎人以有遺愛亦無負乎師門之教也若應祥之祖貳尹公者殆其一焉貳尹公嘗涖河南之孟津甚有惠政間以憂去民留之不可得思之不能舍乃伺公終喪即相率伏闕上書以復公于治一邑之民若赤子之失慈父母而復來哺之悲感歡慶溢于窮閻久之以老致事民復欲留之不可得又相率送之不忍別其後孟津之民見公鄉人必問曰吾施爹安乎其子孫何若召父杜母之思於公有之是真無負乎師門之教者惟先世師友淵源所自故應祥與余嘗同庠舍情若弟兄余兄少宰公亦視應祥若子弟然通家之好其來有自應祥之行告別余兄弟余兄既而語以律身居官之法應祥唯唯謹

余言固可已之而不得已於鄉人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貳尹公佐一邑之政應祥佐一郡之政事體無大相遠也孟津之邑與懷慶之郡相望河之南北風俗亦甚相邇也應祥其以貳尹公為則益修其德以達于政以澤其民召父杜母之思復在於今而名垂後世乎夫貳尹公之為政有得於吾祖之訓者應祥於余兄弟之言亦必能用之豈徒慭寘之耳以規為瑱哉

贈里士黃公受爵詩序

漢有高年賜爵之令唐有版授侍老之職

國初嘗命應天鳳陽富民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八十以上賜爵里士咸許冠帶復其家近時

覃恩被天下民年九十八十以上皆賜冠帶是即

國初社士里士之制與漢之賜爵唐之版授其揆一也吾鄉先達南山黃先生以道德文學名世嘗為御史為按察僉事聲績偉然有丈夫子五人公其第二子也其四人者一為訓導一為宣義郎一為按察副使一為知州惟公不求聞達今又以年登八十蒙

恩冠帶以受里士之爵同氣乃入無一韋布可謂盛矣況其出者若憲副公輩又各著聲績以增光前烈其慶

者若公等各有行義無以忝厥世抑又盛也且五人者之子姓凡數十人殆將世濟其美其盛又可量耶公之子溥為邑庠生勤學有文又將顯其親其季愽適來京師為具冠服將以奉其親又皆能子也鄉人仕于京者因博之歸咸賦詩以為公榮壽之慶乃以序見屬蓋嘗觀諸山木矣其南枝秀者北枝或朽焉華榮於前者其後或瘁焉若夫連枝挺秀奕葉數榮者必其根本之深培漑之厚也今黃氏一門之盛雖燕山之桂謝庭之樹無以尚之然則南山先生種德培善以迪其後者至矣不然何能若是其盛哉守阯大父栖芸先生與南山

先生為道義交吾兄少宰公與憲副公以德業相友守阯撰杖侍為通家子弟久矣今於公之受爵也故為歷叙家世之盛而本其所以盛者以為諸作之引云

張世英字序

自古有天下者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帝舅緣大雅申伯之封故皆疏封列爵其來尚矣然觀漢之外戚恩澤侯表往往不一二傳而失之其能久傳而不失者蓋必世有英偉之才能亢宗而濟美焉今惠安伯張公有嫡子曰偉既冠而賓字之曰世英未有為之說者介其館客應君進勤屬詠之惟我

英宗睿皇帝以九齡而承大統于時

仁廟昭皇后以王母而任保佑之勤制政不出房闥而

天下妥然誠可謂女中堯舜者

后之尊父伯兄先已相繼為彭城伯其季兄在宣德間以諸舅為都督至正統初進封惠安伯褒紀之義申伯之封列聖之恩無以尚矣而張氏一門兄弟並膺伯爵傳子及孫以至於今方盛未艾其視不一再傳者何如蓋繼世之得人也今公以貴戚者俊敬以事

上而恭以接下綽有令聞而公子讀書好禮能琴善射燕文武之藝俊爽不凡他日承圭襲爵所謂亢宗而濟

美者又在乎是然則名之曰偉而字之曰世英可不謂名稱其實耶雖然傳有之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外戚所以不能善其始終者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表之所列者是已故惟英特之士能自拔於流俗之中而勳德著當時鼓列垂後裔也在世英必能勉之

故兵部尚書王公輗詩序

予任史館拜觀

英宗皇帝實錄至於己巳之變未嘗不太息流涕也當

是時權奸誤

國喬夷猾夏事勢甚岌岌人無固志幸而一二偉人出

於其間奮不顧身以倡大義定大計故能易危為安天
下遂以無事蓋倡大義以清
君側一日尸三豎于朝者公也定大計以折南遷之謀
一麾而百萬之虜宵遁於徼外者于公也非公無以作
忠憤之氣非于公無以致敵愾之功忠憤之氣不振則
敵愾之功不成微二公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是豈特二
公之力哉天相
國家也子朱子有言天下不能常治常安而或至於亂
天必為之預出能弭是亂之人以擬其後使為之君者
有所恃賴以保其國若二公者豈非所謂其人乎公自

戶科給事中歷陞僉都副都御史督漕於外于公自兵
部侍郎陞尚書加少保本兵於內一時聲望震天下雖
鄙夫賤卒婦人孺子皆知二公之為烈也然以是見重
於世亦以是見忌於人故于公卒陷於非辜而公亦削
籍矣後公復起為都御史又進為兵部尚書雖多所建
明已不得盡行其志乃移疾力引去家居二十餘年言
者屢欲起公而輙報罷蓋重公者不勝乎忌公者也嗚
呼天之生偉人也不數豈惟以弭一時之亂哉人固望
其與一世之治也二公之究竟如此豈不重可慨邪然
公名成身退壽考令終視于公所得多矣在公固已無

憾天下之人則以公不得盡用以大庇斯民為恨於是
者又作為哀辭輓歌以泄其情公之子僉憲君萃以成
集俾予為之序噫予何人斯而敢為公序斯集哉惟以
公之事載在史官與得於見聞者論次之因併及于公
之事亦以志予之感耳然于公之沒予嘗欲為秦風哀
良之作未能也今於公之喪乃得序其輓歌以自附于
田横門人之後固所願也雖犯不韙不敢辭

蒙菴詩序

予同年友陳君文用為南京監察御史嘗以蒙菴自號
為之詩者甚富乃屬予為之序予謂文用以明敏之才

當 朝廷耳目之任宜乎遠視廣聽糾察美惡建白
是非得失以裨
聖天子明目達聰之治斯其職也顧以蒙昧自號雖曰
謙謙之辭豈其所哉若以為皓皓者易汙嶢嶢者難全
欲自晦其明姑為是退託邪若是則非所以為文用也
夫耳欲其聰聰而至於聽闘蟻則為病目欲其明明而
至於察淵魚則不祥故聰察之過而怡怡然自為之的使
人欲援弓以射之固不可也若以聽闘蟻為病遂欲廢
其聰以察淵魚為不祥遂欲晦其明尤不可也古之君
子非不用其聰明也不盡用也明於大而不察察於其

細明於遠而不屑屑於其近晦於外而明於內晦於初而明於終晦於暫而明於久其晦也乃所以為明在大易則為蒙亨之道蒙即晦也亨則明而通矣然則文用之蒙非晦其明也乃所以為明而致亨通者歟故文用之為御史見義必為而不露才揚已非不糾察也非不建白也不待厲聲色觸忌諱而志無不遂行無不達非有得於蒙亨之道耶若夫事關安危治亂之計者吾知文用必不以利害避就其肯以蒙自誘而求全哉雖然易卦之蒙治已治人之道無所不備非特效一官者以之果行育德君子之事也時中養正作聖之功也發蒙刑

人弼教明刑之職也包蒙克家大臣宰相之任也文用其進於是焉有非予之所能窺測者予特以其今日之為御史者為之說耳文用世家于閩以進士為御史按察官者先後相望皆炳炳琅琅有聞于世文用又將進而上之以益宏其聲烈雖欲自處於蒙得乎若予之寡昧則真蒙者今又以矇瞽之說序蒙菴之詩不自知其不可也文用以為何如尚有以發吾之覆哉

送安慶太守張侯序

天下不患無才能而患無氣節有氣節而濟以才能則足以成光明俊偉之業有才能而乏氣節則適足為狐媚鬼蜮之資故君子惟氣節之為尚而才能次之雖有託孤寄命之才至於臨大節可得而奪亦不得為君子觀人者雖其才業未甚著而其氣節有足取焉亦可以占知其將來矣此予之所以有取於張服周也服周早負才氣侃侃不忍於人以詩舉于京闈登進士甲科初出宰河南之商水已能卓然自立施政舉事不肯隨人上下以是政績章聞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正色立朝見者斂容聽斷刑獄不奪威富每引儕輩論列天下事明得失別邪正雖批逆鱗觸反噬不憚也初巡山西發奸摘伏風裁凜然繼按山東憲紀益振激揚汙清雖

有勢力者莫能撓之其與矣梆脂韋縮朒詘者大有逕庭殆可謂之有氣節者況其才足以濟之將來之事業其可量乎乃今超拜安慶太守盖未足以盡其用然安慶南畿之大郡也昔人所名大節之堂在焉予嘗讀其記有云後之人升其堂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有不協於其行不完於其民者獨不歆然乎今服周將升其堂而思其人矣然今之安慶非昔時之比也盍亦反而思之曰昔人當危急存亡之秋尚能厲其節行以完其民人今逢雍熙泰和之世有一夫不與被乎
上之澤者吾之恥也可不有以益厲其氣節以大庇乎

生民邪若然則安慶之民必蒙其休澤而那周之名位勲業猶階而升矣予於那周為同年義最厚固將賻之言而其僚友周文化輩又屬予言也為書此以遺之

送太守李君彥明之任泉郡序

古之君子仕也上焉欲正其君下焉欲濟其民非苟利祿而已上能正其君下能濟其民惟若伊尹周公者斯能焉之其他未易能也然濟民非難正君為難正君者非得卿相之位不可雖得卿相之位非正己物正者亦未能之濟民者雖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民必有所濟其得令一邑者又易能之得守一郡者尤易能也與其得

卿相之位不能正其君孰若得守令之職以濟其民之為愈乎吾鄉李君彥明以進士拜官刑部主事歷陞郎中先後十數年矣其才識之通明操行之清謹刑政之練達夫人能知之咸期其可以大受也今被
命擢為泉郡太守蓋亦重任矣知者猶為之慊然不足予以為不必然也世之仕者率慕卿相之位而小州縣之職使得卿相之位而不能正君亦苟利祿耳今得州縣之職有實惠以濟民亦何慊乎彼哉泉郡在八閩之中民淳訟簡素號易治其民可以誠感可以惠懷予嘗親歷而知之蓋景泰初先君贈學士府君蒞官于泉時

草竊餘黨未靖先君奉藩府之檄帥永春德化二邑之民兵討賊宣布威信恩撫定之不戮一人而四境帖然遂署德化縣事招徠流亡撫摩瘡痍民愛戴之真若赤子之於[illegible]父母及代之日邑人攀送涕泣不忍別去先君以一命之士值多事之秋其得民尚如此今彥明以二千石之尊當宣化承流之任歟此大惠施於一方則閩郡七邑之民其愛戴感懷又當何如他日頌聲載道而采詩必有為之推轂者矣自古及今郡守而為卿相者踵項相望彥明蓋有待為正君之道又當別論也予於彥明固舊交而泉郡又舊遊之地故為是說以

贈之且為泉人喜得良太守慶云

送尹慶成赴紹興推官序

成化庚子秋予兄文懿公時為翰林侍講學士被
命論秀于京闈得南宮白鉞秉德為解元其次則平谷譚昇時晉又次則泰和尹頎慶成皆知名士也文懿奇此三人謂必取甲科為世用非碌碌者比予竊識之越三年秉德擢甲辰進士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編修預史事時晉慶成皆屢不偶越十年為弘治庚戌予忝校文禮闈見二人聯登甲榜為之欣然以為不孤文懿之望也且時晉治易偶余所考慶成治書予雖無預然以

文懿故進見聞皆執門生禮昔人所謂楊氏上下門生者又於是見之述者時晉出宰彰德之安陽予既贈之以詩今慶成又去爲紹興郡推予方欲贈之言而郡人仕于京者又屬予一言也言其可已乎夫郡推刑官也理刑之道吾嘗聞之文懿矣文懿嘗作尚書私抄謂舜典象以典刑至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一節乃帝舜命官之語非史臣記事之辭當移屬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之下然後繼之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一節皆帝舜一時命官之語欽而恤明而允實萬世刑官之大訓闕一不可者第古書錯簡以欽恤之語混

爲記事之辭使當時命官之意有不完備故私抄悉移正之其說甚詳也慶成治書而爲文懿門生亦嘗談及此否邪夫欽恤明允理刑之道盡於是矣使上古聖君復生不過以是訓其臣使文懿九原可作亦必以是爲慶成贈予尚何說哉惟慶成其念之則所以副文懿之望者此亦一端也豈惟以副文懿之望所以慰會稽一郡之望者亦在乎此豈惟以慰一郡之望雖進而理天下之刑亦不出此道也慶成懋哉

故刑部尚書謚康僖陸公悅詩序

弘治二年九月己巳致仕刑部尚書陸公卒于家有司以聞

天子曰噫此予

英祖

憲者執法之臣也卹典宜從厚其令所司祭葬如儀併議所以表行易名者以昭示來世事下禮官禮官不敢擅擬咨於內相內相亦不敢自專乃按謚法疏其義與行合者各二字以請 宸衷簡閱親定其謚曰康僖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小心畏忌曰僖斯蓋謚也古之人臣有大勳勞於國家者亦必溫厚易良而爲人之所可好可樂然後功立而不仆有庇民之大德者亦必有事君

之小心而常存乎畏忌是以名成而不隳皐陶爲士師人不稱其嚴厲而稱其淑問蘇公爲司寇人不稱其威猛而稱其式敬至於周公之不驕吝畢公之克勤小物仲山甫之柔嘉維則小心翼翼皆是道也然則溫良好樂之康小心畏忌之僖古之大臣得以功名始終而匪休無窮者率由乎此公起家進士歷官刑曹出爲方伯入爲司寇先後四十餘年勤勞著於

國家德澤及乎生民雖秉法持憲而寬裕有容人所悅服可謂溫良好樂者 眷注雖隆而益恭謹寅畏動無過舉其小心畏忌者邪公蓋得乎古之大臣之道矣

此公之所以受知于
英祖
憲考為大司寇至十有五年之久功成身退壽考令終
而又被
今上之知得以康僖為謚以傳之後世可謂盡美矣吾
鄉自　國朝來大臣得
賜謚者纔三人兵部尚書金忠襄公予凡吏部侍郎文
懿公及公而已雖後來繼今者未必
朝廷迹行表功之盛典其不輕畀若此公之得此豈易
然哉予忝執筆從太史後既嘗書公之大節以列于
國史今公之從子司務君偕公之嗣孫仁會倅縉紳士
夫所為公之輓詩而先之以行狀墓銘神道碑總為一
冊屬予為之序予惟公之大節在史官世系行實在
碑誌交游哀悼在輓詩無容贅也故特舉公之所以被
列聖之知生榮死哀而得美謚者蓋有所自俾覽者先
得之

送羅憲副赴瀘叙兵備序

予嘗讀夏書西戎即叙之言及漢史五月渡瀘之語未
嘗不歎我　朝輿圖之廣而
皇化之遠也今之叙州古西戎之地州之名叙正取即
叙之義也瀘在今瀘州境內南夷之叛蓋嘗沒焉夫以
唐虞之治而西戎猶未即序至大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而後就次以漢魏之威而南夷猶有不服至武侯之渡
瀘七擒孟獲而南方始定然則戎夷之難化服也久矣
今叙距京師九千餘里而瀘川萬里之外聲教所及罔
不臣順蓋在唐虞所未即叙在漢魏所不能服者今皆
悉入版圖之中而囿於
德化之內何其盛也然聖人作易於既濟之時有思患
預防之戒而於人物萃聚之際除戎器以戒不虞今叙
瀘之地為控制西南諸夷之要會有州郡以治內有兵
衛以防外而又特設按察官以督兵備蓋思患預防以
戒不虞之意也夫不恃其治化之盛而忘戒備之深
聖皇疆理天下之道因如此孔子讀綢繆牖戶之詩而
歎之以為知道亦此意也吾同年友羅君時泰以進士
歷官山東按察僉事督理畿內屯田今陞四川按察副使
督理瀘叙兵備屯田兵備皆軍國重務也而時泰以按
察官督之重任也前任屯田既優為之今任兵備必克
勝之蓋兵備非難而足兵食為難足兵食非難而能惠
養兵民為難誠能惠養兵民使家給人足則倉廩以實
武備以修而信孚於蠻戎夷小醜皆但威慕義而撫

思不服矣此則久安長治之道也此則
帝心之所簡在也此則僚友贈言之意也而亦時泰職
分之所當為也尚念之哉

渭陽餘意詩序

弘治三年秋七月中順大夫同知常州府事吳君廷用
恭賀　萬壽聖節至京謁于中書舍人陳鳳儀郎鳳儀
之先夫人中順之女兄也爲舅甥之義焉未匝月而別
去鳳儀偕鄉友既餞之於潞河之陰不勝泰風渭陽之
思復求鄉友及朝士之能詩者以道其情以為舅氏贈
題曰渭陽餘意以予同鄉且有連請為之序予憶成化

初刑科都給事中毛士廣嘗為予言鳳儀之先大夫初
授欽州知州以還中順以鄉進士家居得報即命舟挾
鳳儀往迓之祗慈溪之車廐遇焉時鳳儀方九歲而吳
夫人已下世欽州顧中順口占一句以屬其子云舅見
外甥如見姊（鳳儀對云父憐幼子仰）憐孃欽州與中順為之對泣
不能已想其父子舅甥一時會晤之間有感於死生契
闊之際其情可勝道哉俯仰今昔幾三十年欽州亦已
下世久矣今中順之見甥鳳儀之見舅其感於死生契
闊之情視昔又何如邪然則潞河之別欲如慈溪之會
已不可得其於渭陽之思殆有甚焉夫渭陽之詩秦康
公為太子時送其舅晉文公而作康公念母之不見也
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其情哀矣其送之遠則至渭陽也
其思之長則悠悠我思也其贈之厚則路車乘黃瓊瑰
玉佩也當是時康公雖不見母其父固無恙焉今鳳儀
不惟母之不見併其父亦不見矣獨見舅氏而又別去
其情之哀其送之遠而思之長固有甚於康公者雖無
路車乘黃之贈而所贈之詩蓋有玉珮瓊琚之辭其亦
可謂贈之厚矣且中順為人有溫良之德其臨民有愷
悌之政其於倫理尤篤其於鳳儀雖為舅甥恩過子弟
而鳳儀亦謂舅之恩無自可忘然則是詩也豈惟以道

鳳儀之情是所以章中順之德也雖然渭陽之詩仲尼
錄之子夏序之故能傳之永久予何人也而能永是詩
之傳哉惟述所聞見以序所以作之意云

送戴師文發政廣東序

古之君子能有為於世者必有定見而又有定力故所
為無不成禹之抑洪水也周公之兼夷狄驅猛獸也蓋
亦有橫潰衝激之虞抵冐搏噬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
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卒至水土平而百姓寧孔子之
用於魯子產之相鄭其始政化未孚人猶慢之然能不
為之沮而政成化行頌聲作焉彼三聖一賢者其所為

若是蓋皆有一定之見而又持之以定力雖有利害毁譽不能潰其成也後世之士未嘗不欲有所為臨小利害輒為之前卻一九人之毁譽亦為之欣戚往往變易其所為蓋中無定見而持守之不力無怪乎事功之不古若也台郡戴君師文英敏夙成弱冠登第歷官職方郎中年僅三紀識見持守儼然老成人為下於君知其一二以為有定見定力者也往歲北虜入貢也萬騎於邊多所要索若有所怵脅主事者大臣以為憂基諫多所論列禮闈至舉以為策問時議洶洶君為職方適當其事顧獨以為是不足慮且謂中國不宜為外夷怵脅

所動從容裁處若不屑意者至為之著所謂君亦不恤然所以制馭防閑之具甚設既而虜卒無他衆迺帖服近時中外百司胥吏受代之際必求賂於代已者謂之關錢且視其關之乾沒以重輕其賂後先相襲若貿易然其弊已甚雖有名卿才大夫慮致怨誹弗能革雖有明法　著令視為泛常莫能禁君獨鋭意革之群怵衆詈訖不能撓卒遍械而盡革之迺已今職方司吏獨無關錢君之力也君於他事亦多類是則此其所為豈利害毁譽所能撓奪者哉非素有定見而持以定力者未易能也以是處天下之事亦何所為而不成哉今君既被　簡命超擢廣東右參政其與君同鄉舉先後登第以仕于　朝者若干人皆要予文贈之予固鄉人亦與君同登第者交誼最厚故舉古聖賢之事功告之蓋知君之有定見定力可與處天下之事庶幾乎古人之成功也參一藩之政其必優為之矣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況周公乎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況子産乎毋迂吾言而加勉哉

簡命育英唱和詩序

弘治七年春正月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講學士程公克勤被　命教庶吉士先是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講學士李公賓之獨任教事至是二公同任焉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程公同年也首唱一詩賀之而兼簡李公二公皆次韻荅之而又往復十餘首一時名卿才大夫士聞而屬和者雲集鱗累數十百篇未已守阯不敏獨未能和程公曰此詩倡於朝宗子其鄉同年也詩不和則已盍為之序乎乃不得辭惟庶吉士之名其來尚矣皐陶叙九德曰彰厥有常吉哉周公作立政曰庶常吉士然未聞所以教之者觀后夔之教胄子曰直而温寛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其與九德所稱寛而栗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者大同小異然則九德之吉

士其即變之所教而成材者歟詩之卷阿序者謂召康公所作言求賢用吉士也其言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毛氏以為王朝多吉士維君子大賢率化之使親順天子奉職盡力也夫當時王朝之士固多矣以今考之若王制所載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為進士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論以官之者其即所謂庶常吉士歟而所以化率之者猶不能無賴乎大賢君子教道其可已乎以是觀之則我朝之制拔貢士之尤者以為進士拔進士之尤者以為庶吉士　命官教之以需任用是即虞周之典也程公與李公俱以早慧知名今皆以文學名天下而並負公輔之望用是

帝心簡在先後受　命同領教事以當虞之后夔周之大賢君子之任亦一盛事也都憲諸公一唱百和以鳴國家之盛其亦可以匹休召公大雅之作者哉夫是詩也固為程公發而多兼及李公二公各以所得成卷故併序之第愧固陋甚不足以希卜氏之下風也汗顔而筆之

弘治七年冬十月

送侍讀江先生將　命荆藩詩序

皇上簡命使介持捧節冊乘傳四方封拜　親藩諸王及戚畹翰林侍讀江先生文瀾在行當詣　荆府先是翰林之臣未有預此者有之實自今始或謂荆郎先以奉法不謹失王今欲嗣王克庸祗德若蔡仲之命故特遣詞臣命之歟或謂文瀾有母夫人家居欲便道歸省如四牡之詩所謂將母來諗者故有是行歟予以為不盡然也

上之所以輟講讀之臣而使之驅馳數千里外者豈直為是哉蓋天下承平日久文恬武嬉殊無意外之慮一二年來災異屢臻四方多故

主上不得怡而大臣以為憂匪惟憂之且虞策免而務為容悅競取保傅之位以固寵無敢深言天下之事矣雖有一二疏遠之臣敢深言而直陳者大臣亦諱聞之以為不祥之言多所顧忌莫敢施行諉曰其事已遣某官其事已屬某人遂以為天下無復事矣惟

聖明宵旰祇畏　天命不敢以人言為不足恤然所言異辭所傳聞異辭不若身履而目擊之者為足信也於是　侍簡文學侍從之臣因封拜之命以行蘇撫吳歷青兖涉徐揚浮淮泝江以達荆楚旋歸吳越以復于京師則凡災異所臻地震河決山摧川涌雷風雪雹水潦

所傷之境皆所歷之而於吏治臧否民生休戚與夫四
境之利害安危所疑者皆必親聞目見而思有以處之
至於使歸之日一一顧問之間論思之頃則所以致災之
由與所以弭災之道將於此而得之
上之簡命詞臣以屬文潤者未必不出於此而或者之
論未之盡也皇華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烝民之
詩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敢以是為文潤贈君夫尊
對之才歸寧之樂衣錦晝行之榮諸同年之詩備之

送冬官副郎周君使　曾府詩序

昔孔子論士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而論誦詩者曰使
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古之為使者以能專
對不辱命為難也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放恣朝聘盟
會侵伐之事無時無之將命往來繫乎使介一辭令之
善有以尊主庇民一應對之失或至喪師辱國其能專
對以不辱命者為不易也今天下　一君四海一國使
命往來惟　親藩之諸王與服屬之裔夷耳非有兵車
之會凡以拜爵賞及文告之辭而已　命之所至於戴
順承尊之如天雍之如風使者雖有專對之才無所用
之其何辱命之有然則今之為使者不亦易乎詩曰載
馳載驅周爰咨諏又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盍咨訪亦

使臣之大務又不徒專對與不辱命而已然則今於使
事之外其惟是之當務乎予同年友周君希源以進士
歷官工部員外郎涖事中外綽有聲績今者被
命持節使　曾府行冊封之禮盍優為之非有古人專
對不辱命之難也惟於咨訪之大務所宜究心焉穆叔
有言咨事為諏咨難為謀今自畿內以至山東千有餘
里事之當咨訪者固多矣而畿內當水災之後山東值
河決之秋難之當咨又今日之急務也君往矣其以所
諏之事所謀之難孰得孰失孰利孰害與所以處之之
術可以裨　廟謨之萬一者疏而列之以為使歸之獻
雖古之膺使何以加諸同年僚友相與繪圖賦詩以贈
君乃虛首簡屬予識之

贈儲保都憲屠公序

昔我
太祖高皇帝肇登寶位即建
皇儲乃以左丞相李公善長兼　太子太師右丞相徐
公達兼少傅平章事常公遇春兼少保而御史中丞劉
公基章公溢兼贊善大夫其他不能悉數輔道之職無
不備焉間嘗拜觀
聖諭謂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取廷臣勳德老成者兼

其職蓋慮別設府僚或與廷臣不協則嫌隙由是而生故
寢衷定制以廷臣兼宮僚則父子君臣同心一德制治保
邦以垂萬世無疆之休嗚呼盛矣昔伊尹湯之相也而
為太甲之師保召公周公武王之臣也而為成王之保
傅秦漢以來建置不常廷臣宮僚各分畛域父子君臣
互生嫌隙甚至變起不測者亦有之矣然則
聖祖之貽謀深遠蓋與商周同一揆而非秦漢以下所
能及也
列聖相承聿遵成憲
今天子既定建儲之命即以勲德重臣兼師保之職廼

者弘治七年九月恭遇
皇太子千秋之節
皇上加恩保傅而都察院右都御史屠公朝宗被
勑陞左都御史加　太子少保
恩至渥也任至重也公何以致是哉蓋公以瓌偉奕閎
之資重以謙厚恢弘之德而又濟以明敏通變之才故
能奮自甲科擢任內臺不更外任而超遷都憲風采動
于　朝端勤勞著于邊境屢績達于宸衷故自
先帝簡拔以遺
今上而眷顧益加其受

渥恩重任固其所也而公名位又未可涯涘然自古及
今位登師保者亦衆矣泯然無聞者亦豈少哉獨伊尹
周召炳如日星萬世所仰至於
國初諸公以今視之煒如神人起人敬竦其若是者豈
獨名位赫奕所致蓋有道德功業文章節義以垂諸不
朽也公於是必加之意哉公為予鄉榜同年今同年為
都憲者五人公其一也公既柄用於臺端而張公天瑞
屠公元勲又分治畿內吾凡惟貞方涖南臺而朱公廷
壁又撫治南畿皆當時任事而公之任特重于參侍從
論思之職庸劣無補於

上然喜同年之彙進而尤喜公之重任也故與鄉人賀
之而重以不朽之計為公贈亦因以自勵且欲併以勵
諸同年相與翊贊
聖明以垂無疆之休與亦與有無窮之聞云

送陳時起赴福建按察副使序

吾鄞陳君時起以進士歷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奉公執
法廉隅自將嘗巡按江西山東二省俱有聲績今被
命超擢福建按察副使且奉
勑巡視海道福建士夫在京師者以予與時起嘗同學
且有連請言以贈予惟操斧斤以入山林者則當以樵

之事語之操網罟以入川澤者則當以漁之事語之是
入山林而語之以漁見入川澤而語之以樵是之謂不
知務時起之為憲副巡海道者也予安可以他道語之
而貽不知務之誚哉亦惟以海道之事語之耳夫
朝廷所以命按察之官以巡海道者蓋以海外諸夷或
有草竊徇偷窺伺邊境以戕吾民亦以吾民或有姦宄
携中國所有私入諸夷若所謂藉寇兵而賫盜糧者故
設武衛以徼防之復
勅憲臣以督視之其
著令所禁不以中國所有私入外夷者謂馬牛軍需銅

鐵織文絲綿之類也舍是則非所禁矣非所禁而夷商
越賈風飄浪舶往來互市象犀玳瑁珠璣玻璃異香椒
蘇之屬鱗崒中國固
太平盛世之事可盡禁乎甚至操舟入海樵於山漁於
水者亦以違禁下海而遏絕之果法意乎即有不遏則
於關隘之所私為厲禁縱漁樵之舟必納賂而後得以
出入又何法也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
以為暴孟子之說恐當時之為關者也今
清朝著令豈端使之然哉是非立法之意殆亦為法之
弊耳文中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

教至哉言也予之所以語時起者若此時起其以余言
為然乎若曰吾已操斧斤固知樵矣吾已操網罟固知
漁矣焉用是譊譊為哉則非所望已時起固遠器也一
憲副之職豈足以限之惟通變宜民之道請書諸紳

送潮陽太守駱蘊良序

蘊良以進士歷官左軍都督府經歷通敏有猷為贊畫
有勞效今被
簡命出為潮郡太守太保平江伯陳公涖府事久知蘊
良為深燕餞之不足復徵予文以為贈夫以一幕職之
遷一郡守之出至壓元帥重臣餞而贈之前此未有也

非蘊良不足以受平江之知非平江不能為蘊良之重予
雖不佞不可不有以成其美潮州固昌黎韓公作刺史
之地也今之太守即唐之刺史請以韓公之事為蘊良
道之始公既登進士即佐戎幕受知于隴西公董晉筮
仕之初已見重於人矣後為潮州刺史能驅鱷魚以祛
民害置鄉校以道民善在州不能朞年而今廟食百世
蓋其文章事業鏗鍧炳爍久而不磨者又非特作州一
事而已今蘊良起進士贊戎幕見知于平江為其所重
其與昌黎初仕畧同茲又出守於潮亦適相似第未知
後日之事功何如耳蘇長公作韓公廟碑謂匹夫而為

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天下百世且以為師法况
守於其所刺之州者乎蘊良其必有以取之矣或曰今
之潮州民無鱷魚之患士有庠序之教非唐時比也將
何師乎蓋予嘗因韓公為文之法而得夫為政之道矣
其答劉正夫之書有曰為文宜何師必曰宜師古聖賢
人古聖賢人辭皆不同宜何師必曰師其意不師其辭
予是以知為政之道亦惟師其意不師其迹也夫社民
害道民善者其意也驅鱷魚置鄉校者其迹也今雖
無鱷魚而所以為民害者不少今雖有庠序而所以道
民善者未至不能無望乎蘊良也宋元祐間朝散郎王

滌嘗守是州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韓公為師民大悅
服是可謂善師韓公者矣蘊良懋哉所以副
朝廷之簡命答師閣之知已與今日贈言之意者庶其
在此若夫後日之事功方張未艾又未暇深論云

送戚憲副致仕序

弘治九年秋七月貴州按察副使戚君時望入賀
萬壽聖節在京既成禮因上疏乞致仕
上未允事下吏部吏部以君治行素著且年未至力求
衰進用未艾勉之復任君求去益力吏部不得已為之
覆奏得
旨允之君遂南還其門人禮科給事中吳君仕偕暨諸
鄉人屬予言以贈昔孔子嘗謂患得患失者為鄙夫又
謂難進易退者為君子出處大節可以知人君舉于鄉
年踰四十而後登進士第擢官大理以久次而後出為
按察僉事為僉事又久而後轉為副使積勞而遷循資
而進未嘗登壟乞墦以徼幸於一得其可謂之難進者
非邪今位躋四品年登六袠雖秉法持憲洗冤澤物功
利已博然素所蘊蓄蓋不啻此而猶未大施也在常情
則惟恐失之雖驅之而不去杜之而復來甚至鐘鳴漏
盡夜行不止君乃汲汲求退甚於求進其視彼之賢不

肖何如君可謂古之君子矣孟子有言君子居是國也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君蓋
已用而未究其用者今之歸也其不為鄉人子弟之幸
哉異時吾浙文獻甲天下而婺郡文獻又甲吾浙蓋自
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淑其鄉人而何王金許諸
公又得考亭之學以相承授迨於
國初宋潛溪先生與王忠文公諸先達道德文章節義
猶為天下望自是以降則稍替矣吾友章君德懋潘君
粟夫蓋嘗發憤于斯欲興復故時文獻之墜粟夫既以
憲副卒官弗克其志德懋以僉憲勇退歸淑其鄉猶未

大振君之歸相與合志協力使婺郡文獻之傳復盛於今是所望也請以是贈君并以寄敎於德懋云

贈兩高司訓序

昔班孟堅作漢書有兩龔傳及兩王傳蓋以其宦業節行並稱當世故得同傳然其人雖出於一姓而非出於一家也至於儒林傳所稱大小夏侯大戴小戴徐生延襄則皆出於一家者兩夏侯二戴皆為從父從子徐生於延襄為祖孫而延襄二人又兄弟也漢之諸儒祖孫父子兄弟並以經學名家顯榮當世列諸史傳以垂不朽豈不為可嘉尚哉此予於高氏兩司訓之贈言有

不能自已也高氏閩之候官人其先世有為龍溪學諭者通易春秋二經傳其二子景材以易舉進士景陽以春秋領鄉薦而景陽之子時旭又以禮發解取進士擢給事黃門官至江西按察僉事按察之子惟本亦以禮學授徒學者稱為約齋先生兩司訓則約齋之子按察之孫也長曰鑑字孔明次曰鎡字孔重孔明治易今為易州訓導孔重治禮今為商水訓導蓋自學諭公以至兩司訓五世矣祖孫父子兄弟以經學相傳而致用于時其與漢之諸儒亦畧相似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抑聞漢常孟治詩禮傳五世而大顯玄成卒正郊廟之制盧植治書禮傳五世每有顯聞而諶撰祭法行世前史咸以為榮高氏之顯者其在斯乎兩司訓何為官之拓落也然其兄弟文學相炳蔚才望相頡頏將來以事功振前烈以著述傳後學蓋未艾也孰謂古人終不可及哉兩司訓嘗介吾友濮宗虞吉士來見欲予贈之言予嘉其世業學行之美不能已於言也故以古人不朽之事勉進之以要其成以俟後之傳儒林者庶有述焉

四明舅甥三學士録序

三學士皆四明人皆仕于宋皆有聲於當時有聞于後世雖同出於一鄉實皆天下之士也三學士者敷文閣

學士汪公大猷華文閣直學士陳公居仁資政殿大學士樓公鑰也陳樓二公皆汪之自出又皆生長外家既貴三人者嘗同時奉祠家居故鄉人有一舅二甥三學士之語至于今稱之不衰始予觀郡志閱宋史覽諸家文集有關于吾鄉之文獻者輒録而藏之在翰林時得

闕　中秘書所録鄉先達文集累數百卷於樓公攻媿集得汪陳二公行狀於袁絜齋集得樓公行狀視郡志宋史所載蓋詳備焉夷考其行而論其世則三學士之文章治行固有所謂賢甥類舅者而絜齋謂其不降志於權姦舅甥風操亦相類蓋汪公於曾覿用事時有簡

誹之燕以致屢貶又謫戍風公道書修好公以爲貽羞
千載卒不從陳公於秦檜其父執也檜喜公能取世科
武勸一見可得美官公曰有命終不自通褸公之奏留
朱子於講筵欲斥歸侂胄以外祠辯趙汝愚忠藎定冊
之誣卒爲韓所斥親故聞以利害怵公請斂持書之後
公指席間曰寧死於此此志不可移也以是觀之則三
學士者非惟一鄉之士實天下之士非惟天下之士實
百世之士也陳公之後今有爲吏官者曰齊聞嘗過予
于語及之齊輒請三學士之行狀録爲一編凡屬予
識之予惟尚友古人者始於一鄉一國而後及於天下

宅心知誨者必先紹聞祖考而後敷求先哲子之所録
與齊之此編豈徒玩心於文字之間而已哉詩曰維桑
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予之志也
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齊其勉之

先兄文懿公文集序

弘治二年十月壬寅吏部右侍郎詹事府府丞鏡川先
生卒有司以聞
天子嗟悼贈公禮部尚書諡文懿始公疾革命其弟守
阯等曰吾學至爲君子官至三品年逾六衮夫復何憾
惟受　朝廷厚恩無以報先祖栖芸先生未及封潞贈
勉圖報稱以繼吾志又曰吾文宜精選凡有關於道德
倫理者稍工則取之若止爲一人議論者非極工不取
其溢美過情者雖工亦去之嗚呼公之治命曷敢當哉
惟頓首涕泣而已公歿殆十年守阯幸遇　覃恩贈先
祖南京吏部右侍郎公若有知亦必含笑地下矣惟公
之學受之於先祖先祖之學私淑諸晦庵象山之徒之
再傳者也於孔門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有得焉公
始知學先祖示以聖賢入德之方即能領悟作致知力
行詩敬三銘以自勵於是學益博文益著道明而德尊
居家孝友立　朝忠正其奏議之所建明經訓之所折

衷詞章之所發越皆道德之英華倫理之攸繫也愚也
何能爲役輒敢有所選擇公命乃勿敢違顧其遺稿浩
穰未易悉傳昔在京邸嘗於諸稿中妄意掇取議論敘
事雜著之文數百篇爲三十卷付公之季子茂仁郎中
先爲刻本其文之未及取與夫五經四書私抄奏議詩
集今于南都與公之長子茂元同知編輯以圖續刻未
遂也而茂仁先所刻本既成以書來欲得序以傳之竊
惟公之德學著於文章者如山之廣大而草木蕃滋華
[illegible]蕃茂寶藏興焉如水之不測而蛟龍騰翔變化殊
[illegible]貨財殖焉以管蠡之見采擇其間則已目狀[illegible][illegible]

知措手惡能得其高深者哉今姑就吾目力所及者輙先取而傳焉其所未及者取之未已傳之無窮如求貨實於山海之間雖什伯往返猶未饜也公於守阯天倫爲凡恩義則師而亟沒以斯文見屬因不自揆僭序斯集首述公之治命以見其感
上恩念祖德圖聖賢不朽之盛業者雖一息尚存而猶不忘若此俾覽公之文者有以知公之志而守阯與茂元等尚圖所以繼述之者而勿替引之

送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張公致仕序二

宋時王在定公以進士歷官中外凡十數任遷吏兵二

部尚書至左丞致仕曾文昭公謂其平居恂恂不爲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又謂自束髮起家以至大耋歷事五世而所持一心屢更變故而所守一道以今觀之若大司馬華亭張公者殆似之矣公起家進士內歇外歷亦十數任爲南京吏部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務其宦迹畧與王左丞同其平居恂恂行無詭激而確有定守亦與之同自起家以至于今歷事　累朝熙洽之世雖無所謂變故者然事之危疑時亦有之而其持守一道亦無不同者然王左丞之致仕僅遷正議大夫當制當得東宮保傅以有指議之者故敘其恩典公年七十即以禮請老　優詔不允三四年間凡五六疏乞請益堅　朝廷屢勉留之卒不能奪迺　賜璽書加太子少保致仕乘傳以還有司月繼廩米二石歲給輿夫四人皆異數也其視王左丞當時之　恩典則不同矣夫以一時之議而恩有隆殺固不足爲左丞之輕重然亦可以表見公於今日始終其美人莫有所指議而尤足以見我
皇上體貌重臣於其功成身退之際　隆恩異典有非前代所能及也予兄文懿公爲吏部侍郎時重以
國史副總裁之命因連章乞解部事專職史舘三原王太宰則孰可代者即以公對既而奏上得　旨竟以公

代之蓋文懿嘗誦公之言曰古之聖賢過人遠甚凡有猷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徒濟之以私乎公之平生持守有道無愧於古人者其卓有定見如此文懿知公之深故舉以自代今公屏崇履要令名完御顯被　恩禮榮歸故鄉惜文懿不及見矣予也備官于茲尚及從公之後於公之行不能忘言而餘卿者若皆公爲太宰時舊屬也又不能已於去思乃請于予言餞之遂不辭而爲之序

送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倪公詩序

弘治十三年夏六月南京兵部尚書倪公被

旨召為吏部尚書南京六卿既僚欲餞其行或謂鄭六
卿餞韓宣子于郊各賦詩以見志今亦然乎予曰郊餞
禮也耻於鄭六卿非禮也惟天子六卿鄭之六卿已非
王制且其所賦不出鄭志何所耻哉若天子之卿出祖而
王國之卿士送之以詩者自有大雅存焉崧高烝民諸
篇是也盍亦取法乎僉曰然詩成而委予為序予嘗讀
烝民之詩尹吉甫餞仲山甫之作也說者謂仲山甫以
冢宰兼太保太保其世官也故其詩曰式是百辟纘戎
祖考王躬是保今公以少保為冢宰雖非世官然自公之
考文僖公以尚書封及祖父至公為四世尚書公之所受

誥詞有曰台斗望隆方作庶官之儀表詩書澤遠丕揚
奕代之聲華大共　王言雖詩所稱式是百辟纘戎祖
考何以加焉烝民之詩本為送仲山甫而作序詩者則
以為美宣王也夫任賢使能以成其功非人臣之自致
皆人主之盛美今
皇上內修政治外攘夷狄簡任賢能以隆萬世太平之
業度越周宣遠甚然自數千里　召公以為六卿百辟之
長夫豈徒哉命令出入惟其喉舌衮職有闕惟其補葺
爵祿予奪誅廢之柄詔王以馭羣臣者皆周太宰之職
於今猶然也公以世德之臣宏才偉望以膺

簡命豈非欲舉此職哉罔俾山甫專美有周是所望也
諸公之詩渢渢乎大雅之音予何足以序之以嘗執簡
太史從公後屬又備員少宰為公書紙尾今公之遷也
又承乏代攝大司馬事辱公之愛實深且厚不敢以
不文辭握管縷縷不能自已蓋亦愛莫助之之情云

送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詩序

南京刑部尚書戴公以考績至京謁告展墓既歸浮梁
數月將復官所遂次得報有
旨召為左都御史移舟北行宿于龍潭驛驛距金陵九
十里南京大夫士欲追餞之而不可得大司寇翟公以

為贈之以言猶可遠致於是諸公皆為之詩而俾予為
之序予觀近時兩京大臣以都御史而遷尚書者屢矣今
公乃以尚書而改都御史以位署言之似為左遷以南
省而入內臺亦為右職以予所見則又有一焉周官司
寇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蓋有分職也漢制御史大夫
掌副丞相助理萬機則無所不與焉我　朝因周漢之
制六卿分職而都御史之任則曰風紀曰憲綱謂如絲
之有紀如網之有綱蓋無所不統者公前為司寇猶有
分職今則無所不統亦無所不當言亦無所不當察要
在振舉紀綱而已厥今天下之紀綱何如哉政必出於

朝廷而事權不下移刑必麗于有罪而威富不能奪任官惟賢才而倖門不容不塞治其有紀律而僨事之將不容不誅工役有程度而作淫巧者不可不斥民脂民膏取之有限而横賜侈用不可不節蠻夷猾夏寇賊奸宄威以制之德以懷之不可以偏廢凡若此者公皆得以條舉一以杜後患文彈治之事有掣肘亦必異言之法語之期於說而繹從而改其若是天下之紀綱悪有不振舉者哉或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雖聖人末如之何誠何容易乎則以爲孔子之言爲當時闇諸侯之不能以者發也今

聖明在上可爲忠言近以災謫上見夷狄外侵方切求言圖治公以省臺宿望治行見知於

上擢在此職豈非欲公振舉天下之紀綱以永

國家萬年之統哉諸公贈言之意亦不出此公往矣其毋以或者之言自諉上有以答

聖天子特達之知下以慰士大夫翹跂之望

送南京光禄少卿汪君文淵致仕序

文淵吾老友也少予四歲而執弟子禮後予三載以登進士第歷官僅二十年而先予致仕感今念昔有懷欲[illegible]剖[illegible]言也而其僚友太僕諸公又屬予以言其可已

予始予舉進士京師日以學未聞道愧然孤陋欲友天下之士取諸人以爲善一時英俊鮮不交游文淵起自遠方偕計以來隱然知名于時予竊有傾交之心而文淵乃因吾鄉張致和爲其邑令持書來謁請爲弟子予固不敢抗顏爲師然麗澤講習辨疑答問所以起予者多矣予愛而重之又不特文藝之間而已蓋其德器之詮重知商彝周鼎古意獨存其才氣之洸雄如湛盧豪曹可以剸犀兕其志趣之宏遠若飛黄騄駬可以致千里也文淵既成進士出宰百里更陟二邑皆有卓異之政　璽書旌勞遷南京太僕寺丞考績書最且將復有顯擢南北驅馳已感霜露之疾矣至是上疏陳情乞歸田里

皇上重違其情嘉其勇退　特進光禄少卿致仕人皆榮其歸予獨惜其去而其僚友尤不能釋然也嗟乎商彝周鼎未爲清廟之用而遽至折足邪湛盧豪曹止於羞鷄豚而不及剸犀兕邪飛黄騄駬乃局於藩屏之間而不得騁千里之足邪吾意文淵殆未止於斯也今

皇上圖任老成旁招壽俊雖退休田間養痾林下者屢有明詔起而用之今文淵之歸錦衣行晝撫安之疾勿藥有喜他日清廟之用大庭之劑鳴和鑾鏘交衛而勝

跳千里也盖有待焉安知今日之别不為異日重會之
兆乎予為書是以道其行且以自釋亦以釋太僕諸公
不釋之意云

送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奉

救督漕運序

予聞之漢初轉漕委於丞相晋開較運任在尚書漕運
之任崇重久矣今之左右都御史即古之亞相階正二
品與尚書埒
朝廷不輕以授人今以南京兵部侍郎張公為右都御
史督理漕運其任為尤重非公之宏才偉器曷克勝之

然予聞之道路漕運之積弊已甚正有待於公之釐革
之也今粗舉其一二言之江南兌運衛所之官乾沒無
厭而供賦之民哱哱然於多取之罾也漕卒終歲勤動
公逋私負日困一日而部運指揮以上輒致高貲甚者
貨取權門以徼幸進何其羨也漕司舊帥貴戚要人子
錢取息而為之囊橐者寧尠公賦不負私門又何戾也
舊聞通州京倉總督監督皆不過一二人耳今則貂璫
滿座各至十二三人漕運至京正供之外無名之費用
銀一十四萬餘兩民脂民膏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其弊至此[illegible]民之哱哱然而漕卒之日困無[illegible]
其然也近時督漕多用副都御史無幾即圖遷去未久
久志能革宿弊者今公之被
命即拜右都御史崇階重任豈非欲公久於其職以盡
革其弊乎然閫外之事可以朝令而夕革憑依城社者
未可責效於旦夕惟久於其任而能信乎
上得乎下言聽計從宿弊可革無名之費可皆公無逋
征私無負責漕卒之困蘇而民賦多取之罾亦可以已
公仕宦三十餘年在吾浙最久歷官參議參政布政凡
十數年其利澤之及民者深有事於丁酉癸卯丙午三
科取士士尤懷其德今三科之士仕於南都者十有七

人於公有去思焉欲得予言贈之予亦自不能已於言
也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蓋久於吾浙德澤入人之深故
耳今公之理漕政也小者立變大者要其久而責其成
則公之德澤被於漕運之士與江南之民其久而不能
忘也亦如吾浙之士民哉

南京工部尚書董公介壽詩序

弘治十四年二月丙申南京部院寺府諸司僚友會于
大司空董公之第介眉壽也時公年七十有一先一日
維其初度之辰至是大宗伯謝公暨諸僚友以朋酒羔
羊躋公之堂一觴一詠以祝公壽於無疆詩先成者聯

而書之授予序之以賢其未成者詩曰為此春酒以介眉壽竊之者曰介助也夫壽出於天豈人所能助之公之龐眉鮐背方瞳烱然固壽徵也亦何待於人之助且天之壽公自有必然者雖不助之亦無不得何也蓋天之眷佑人國家必生盛德之臣以致公卿之位使之蕃祉老壽盡其猷爲以措斯世於富壽康寧之域若周之召公畢公之類是也二公皆文武時舊臣召公嘗聽政南國至成王時在王左右時已老矣欲求去位當時挽而留之至康王時猶爲太保畢公嘗保釐東周以懋德弼亮四世皆得盡其猷爲故成康之時天下大治而頌

聲作二公與有功焉是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公以厚德高文

憲廟親策擢進士及第爲侍從文學之臣幾三十年

今上超拜南京禮部侍郎居任六載其召公聽政南國畢公保釐東周之時乎去歲公以年至請老

上勉留之遂以考績至京還未半道而大司空之

命下矣召公欲去而留之今不惟留之而且進之

聖眷方隆必將召置左右俾與臺閣壽俊同寅協恭以盡其所猷爲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千年未可量也天意有在公壽無疆是何待於人之助哉然諸公介壽之舉愛助之情頌禱之詞自有不能已者耳予不佞特是爲諸作之引序成而詩不成者請罰依金谷酒數於是觥籌交錯賓主酣暢竟日盡歡而別

送學士馬先生良佐考績序

昔丘文莊公為國子祭酒以師道立則善人多論試諸生得一論理純而辭粹大以爲奇擢魁多士比拆糊名則蜀之鄉舉士馬良佐也文莊延見之問其學之所自則謹對曰廷用僻處西陲又居下邑學無碩師書亦不易致獨抱遺經及孔孟之書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誦習之今新試題偶值所記憶者耳他固不能知也文莊

以其學醇而語質甚加愛重乃授以諸經及日抄等書資其博識且語以作文之體要良佐學益進辭益宏文莊每課試之亦亟稱賞之且爲之延譽館閣諸公間名聲振一時良佐遂登進士入翰林編修　國史侍讀

經筵分考省試主司京闈文章議論表表偉偉特被

簡命超遷學士以來予茲金陵

帝都玉堂仙署清華之職良佐處之蔚有時望人皆謂丘文莊之能先識也良佐又善於教子長子金舉進士爲盧州太守次子龠亦舉進士試政銓曹文學政事粹映後先橋梓相承華萼競秀亦一門之盛也予嘗觀古

之賢達當其未遇時亦必有能先識之者然非其服末
易及之伊川程子初遊太學胡安定方主教導以顏子
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伊川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
職其後以道學名世老泉蘇先生與其二子偕至京師
歐陽公得其所著書獻諸朝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
子舉進士爲名卿以文章擅天下氣節稱後世所謂東
坡穎濱者是已蘇氏父子之致是亦以歐公先知之也
良佐受知于文莊令與二子皆顯聞於時亦大類是然
程子以道學名世蘇氏以文章氣節著名曠世而間見
者也良佐其將爲程爲蘇乎二子其將爲坡爲潁乎尚

其勉旃無以一時之顯聞而遺百世之事業是所望也
予年既耆矣猶不敢自棄竊以古之賢哲自勵良佐少
予十歲其勵志豈予所敢望然以同年契義之厚於其
考績而別也重以是勉之良佐至京見進士倫選過廬
見太守金趨庭詩禮之餘併以予言示之亦以少助義
方之訓乎

贈致仕少司空沈公詩序

天之生才固將以爲當世用用之而盡其才則功烈顯
著於當時用之而不盡其才則得以其餘力立言垂訓
以詔後世三代以上皐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顏曾思
孟天寔生之以爲當世用者也皐夔稷契伊傅周召用
之盡其才故其豐功偉烈炳燿于唐虞商周之世孔子
顏曾思孟或用或不用用之不能盡其才故退而著述
六經諸書以垂憲萬世天固不虛生聖賢也三代以下
天未嘗不生才用之而隨世以就功名者亦未嘗乏人
其不用於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者亦多矣若漢之賈
董劉向隋之王仲淹唐之韓李宋之歐曾蘇者是已至
於道學諸君子則尤所謂傑然者也故皆得以其餘力
沉潛乎經訓奮發乎文章以傳之來世炳然與三代同
風天之生才豈徒然哉南京工部侍郎沈公時暘以淵

懿之學博雅之文聰察精練之才見推於時天固生之
以爲世用者自起家進士歷職郎署叅外藩典方岳總
憲度進佐六卿允釐百工皆有聲績其才亦已見用於
世矣然未究其底蘊知者方期其大用以盡其猷爲公
則慕古人急流勇退之節年未至而上章致事
上初未允至再疏而允之朝省之間斷斷相語以爲不
當聽其去公輒夙駕東歸闢室湖上左圖右書仰披俯
覧叙正晦菴之詩刊定南軒之文訪求東坡卜居之地
而謌徃之考論古今馳騁上下數千載間得師尚友惟
恐不及蓋不以其才之用世者自足而欲以其未盡之

才致力於不朽之事業以詒之後世則其所至胡可量哉公之行南都卿士郊餞之咸賦詩以贈予亦有詩矣而大宗伯謝公大司空董公必欲予為之序久未克為今予蒙　恩賜告將歸展墓二公旁午督取宿責迫冗操觚不能文也惟二公筆削之以致之公且謂我謝曰陽羡之里一壑風煙菴畫溪月公雖樂之欲終老焉恐未遂也他日
天子下詔起遺才舊臣於陽羡山中以登於具瞻之地其亦乎其在公乎

桂巖書院題詠序

兵科給事中戴君銑實之予為學士時所教庶吉士也間以其家桂巖書院詩文一卷示予予既覽之作而言曰唐宋間書院名天下者四曰石鼓曰嶽麓曰睢陽曰白鹿洞也子朱子謂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石鼓之類是也其說然矣我
太祖定天下大脩庠序之教郡國州縣莫不有學士之講習有定所前代書院廢於無用而學田皆入于官百餘年來士之趨於學者日盛然士籍有定額庠舍不能容於是世家大族及良有司復作書院以祀先賢以教後學或請于　朝錫之名額以表之若河南李司徒家紫雲書院蓋其一也今吾郡大夫又為先文懿公作鏡川書院蓋與戴氏之桂巖並立而為三焉三書院之名浸亦有聞於世予以為昔之四書院與今之三書院名似而實殊何也庠序之教不修士病無所於學而為之所者四書院也庠序之教既修士以庠舍不能容而復為之所者三書院也故曰名似而實殊然則我
朝化民成俗之功度越前代矣然紫雲有司徒公以致褒表於上今桂巖有給事君以致歌頌於下予於鏡川無能為役於斯二者未有一得然有志焉因覽桂巖之集重有感于中故併言之若夫學者為學之序修身處事接物之要以為齊治平之本者則有朱子白鹿洞規在予復何言

送都御史劉公巡撫寧夏序

始予官翰林同年劉公廷式以御史一考書最其僚友請予文賀之予曰廷式儒器也重任遠到有可期者七品之官一考之最奚足賀哉久之廷式績望甚揚推掌三法司事進擢大理寺丞復有申前請者予曰可矣尚有遠且大者賀之未晚也茲予自南部考績來京廷式以大理左丞將　命延綏寧夏召募士兵既合格稱

旨遂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寧夏廵撫欽入言者謂
廷式最宜吏部亦以其名薦　制遂授之勅以行輿論
無不以爲宜者予亦深爲之喜然豈特爲廷式喜哉爲
朝廷得人慶爲邊陲得人幸也予雖欲無言亦自不能
已承平日久邊備闊踈醜虜陸梁輕犯亭障沿邊數千
里閭虔劉鹵掠之慘不可勝計
聖皇赫怒再命大將出師征之虜乃席捲遁去我師殊
無尺寸之功而靡費鉅萬將或得罪而麾下復有賞緣
冒濫陞賞者人皆以爲京軍故態然也於是議者乃欲
召募土兵以爲防邊之計廷式一時召募得二萬一千

三百七十餘人可謂衆矣夫征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古人有是言也不曰兵數既足加之訓練乎兵不素練
猝使應敵此無異於驅市人而戰者渙然潰矣則人又
將咎召募者之不足用也今廷式乃得巡撫其地訓練
其人則人皆勝兵也以素所拊循之士而應敵則以戰
則克以守則固以征則服寧夏延綏氣勢聯絡而三邊
相應如率然則不必京軍遠行而虜不足慮矣是則
朝廷得人之慶也邊鄙得人之幸也輿論咸以爲宜而
予爲之深喜者也廷式之遠到又可量乎臺省諸公咸
賦詩以餞之而授予序之遂以所欲言者書之

壽太宰林公七十序

南京吏部尚書林公年登七十先期上章陳乞致事
上曰卿學行老成才望素著正宜盡心職務以副委任
不允所辭時予考績京師留總史事適聞是
命爲之喜曰公之擬禮引年
上之貪賢敬老可謂兩盡其道矣比史成南還則見選
部僚屬爲公介壽之詩虛首簡以待予序也蓋公以二
月二十五日值誕節予迺愆期而還雖不及捧觴以從
賀賓之列猶得操觚以序介壽之章固所忻願也在禮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几所以安之

杖所以倚之也古禮不行於世久矣今公既不得謝乃
蒙　綸綍之命金玉之音所以倚任而慰安之者如此
其至不猶愈於几以安之杖以倚之者乎
上之賜公厚矣公何以致之蓋自公之先大夫起家進
士官至郡守以經學經世務而傳之家庭公及公之子
兵部主事庭棉皆以經學舉進士顯庸于時家學淵源
固有所自公歷官翰林春坊國子祭酒禮吏侍郎以至
今職其文醇以正其行端而謹其才猷德望今之老成
典刑後學山斗也
聖諭之所褒嘉者公祗承焉誠所謂知臣莫如

君也惟知之深故任之重公雖援禮乞休
上之委任益至若夫凡杖之賜徒爲具禮者又不足言
矣公於職務未嘗不盡心焉猶以爲未足報稱屢撰封
章忠言讜論炳炳如丹予每得與聞僉議聯名上進輿
以少裨廟謨之一二然
君門萬里睠睠之思何能自竭惟
朝廷圖任老成必將召公置之左右憲而乞言使公經
世之學得以輔世而大行將俾斯世斯民同躋仁壽之
域此予之所望也亦庶僚介壽之意也又天下蒼生之
望也公之嚮用其未艾乎

錫命受服詩序

弘治十四年五月初九日
上御乾清宮司禮監太監陳寛等侍
上若曰浙江市舶司印綬監太監張[illegible]效勞年久宜
特賜章服以庸之遂出内帑織金蟒龍紅羅一匹
命侍臣書帖即付乘傳之使齎以予之至則張公下拜
登受服其命服感
上之恩圖惟報稱且欲侈
上之賜以傳示久遠乃求士大夫爲之詩歌而屬予爲
之序惟古之帝王於人臣有功勞者則賜車服以庸之
而人臣之受賜者或爲之歌頌以侈君之賜蓋自虞周
之世已然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詩曰王賜韓侯玄
衮赤舄是也我　朝章服之制具有品式文武之臣服
飾至仙鶴麒麟斯極品也亦常典也若夫蟒龍非常之
飾非奉
特恩賜予不敢擅服公今得此豈易致哉公世家建寧
早歲登進内庭家
英宗皇帝簡拔讀書内館迨事
憲宗皇帝供職禁近多歷年所
今上皇帝臨御遂命提督浙江市舶司自少監而陞太

監海外日本諸夷貢獻于
朝道出浙東者公實司之其來送有道將迎勞來儀物
有度未嘗弊吾民以事外夷其自奉有節役人賦馬多
所裁省不欲勞民傷財其待士大夫交以道接以禮亦
未嘗矜已傲物忠勤勞望簡在
宸衷以被此殊錫雖詩書所稱車服之庸衮舄之賜亦
何加焉宜乎公之感激思報侈爲詩歌而欲傳之永遠
也昔韓文公送汴州監軍俱文珍詩序謂其功德皆可
歌也文珍之功德今不可知特以韓子之詩文傳焉若
公之錫命受服雖詩書所稱無以尚之而士大夫之詩

歌具在豈待予文而傳哉予亦自有不能已於言者盖
公始學內館時予凡文懿公實受
命為師教之公既涖浙陰師之禮始終不替而待文懿
公于郊猶異姓凡弟䕃之道也夫君臣五倫所先師友
六紀所重公知篤于倫紀者故為序此詩而併書之以
傳焉

恩榮文翰錄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天台范公起自諸生發解浙省第一
聯捷禮闈登名進士第任知縣知府布政使以至侍郎
卒于官公無恙時其仲子武選郎中絅方舉于鄉省侍
南京取平生所得　廷試策問登科錄題名碑記歷官
遷擢　封贈誥命與凡贈遺詩文總為一編題曰
恩榮文翰錄又公既沒公之季子廣德知州昌齡復益
以公賜葬之章　諭祭之文神道之碑與墓誌銘之類
重加編次分為若干卷其文增於前其名襲其舊因以
序引見屬憶在成化庚寅之歲公自南京奉
聖節賀表至京與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吾凡文懿公及
盧上舍楷暨守阯為六元之會皆浙省解元也距今二
十三年惟守阯在耳感念疇昔不能為懷何能為公序
斯錄哉昔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之歷事　四朝

位登三品德業聞望　國之老成人也今不可得而見
矣得見斯錄不惟有以知公之始終蒙
恩存沒光榮著于文翰者若是尤足以知公之德業聞
望上焉　王言之所獎諭下為士大夫之所稱述使後
生晚進有所矜式所謂尚有典刑者也公之二子武選
錄之於前廣德輯之於後可謂善於繼述者矣寧能不
為之贊一辭哉昔者六元之會既嘗賦詩以續貂公後
今於文翰之錄又得以文詞託名附驥於公亦預有榮
耀也然而
聖製奎章昭回雲漢洪筆麗藻粹映簡編猥以卑陋之
辭為之序引犯不韙矣然亦竊取夫擁彗前驅先秉焉
後吳鼎之義云

浙元三會錄序

唐虞之際舉用元愷其謂之元者稷契之倫也周之進
士論定然後官之其為元士者列于中下士之上漢策
賢良稱子大夫褒然為舉首唐宋以來重進士之科發
解南省廷試為舉首者稱解元省元狀元自古及今凡
稱謂曰元者固世之所重也　國朝設科取士百餘年
來吾浙之士爲舉首而稱元者先後相望未始有會也
自成化六年冬始爲六元之會至十五年春繼爲七元

文會至二十二年春又爲後七元會六元者商文毅公姚文敏公少宰范公予凡文懿公上舍盧中夫及守阯也七元者故叅政胡公憲副楊質夫主事沈述之今大學士謝公大司成黃公及予兄弟也後七元者即前會胡沈謝三公及予兄弟又益以今少宗伯王公太常少卿李公也六元之會陸康僖公上之子從凡今大理卿佐之七元之會七人自相賓主後七元會太宰屠公主之予從子今安慶知府茂元刑部郎中茂仁皆侍焉每會必分韻賦詩迭爲序引所以宣
上恩修臣職敦僚友之義序少長之禮洽賓主之情者

無不具焉至於交相期勉尚友古人許身稷契濟美元愷希蹤周漢唐宋之賢以立德立功立言垂之百世爲重不以一時幷名能蓋一鄉一國天下之士自足也以守阯之菲薄幸與斯會蓋倚麻之蓬附驥之蠅以一羽之輕藉千金以爲重者也嘗以三會詩文錄爲一編藏之二十年矣時一脊覽不勝離合存亡之感且愧德業文章視會中諸公已不敢望況於尚友古人然猶不敢自棄庶收桑榆之功也廣德知州范君昌齡以其先大夫少宰公嘗與會欲爲刻本以傳俾予序其顛末而編之首簡僭妄之尤吾知不能免矣

留餘存槀序

三山陳君文用歷官按察僉事年未五十輒引疾致仕自號留餘叟名其所著詩文曰留餘存槀其子逵爲吾郡理官屬爲之序世傳留餘之說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之祿之巧以還
朝廷以歸造化以遺子孫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豈留意於其間哉君於其說適有會意焉者是之取爾君之一門登進士者五人諸父叔剛官至翰林侍讀叔紹官至按察副使諸兄焯官至左布政使並著嘉聲君克振前烈顯庸未艾屬以微疾致爲臣而歸雖千駟萬鍾

有弗顧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祿以還
朝廷者矣居閒無事力教其子遂踵世科以爲理官冢冠象簡指取諸物垂休委祉佑啓後人皆君之餘也是可謂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者矣至若巧者君子所恥爲安得有餘不盡而留之陸機文賦有云其會意也尚巧韓退之亦云文字覷天巧惟於文字言巧耳孔子嘗曰辭達而已矣雖文字亦不必巧者今觀君之存稿詩皆溫厚和平不事搜奇抉怪文皆深醇典雅不屑雕蟲篆刻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君之立心制行不爲機巧即其詩文亦可見矣留有餘不盡之巧以歸造

化豈非然乎君之以留餘名竊殆不出此予因推其意而序之予憶戊戌禮闈順德梁叔厚袞然舉首吾邑楊質夫與君次之予與君之同邑鄧廷雅又次之五人者相得視諸同年尤厚也三十年來惟叔厚柄用於時質夫廷耀巳在九原不可作君與予俱在林下閩浙相望數千里外今得與君之子叙世好亦幸矣况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君之存稿其又非幸歟併書之以志予感

傃溪小槀序

周詩分大雅小雅楚辭稱大山小山奚爲其然邪說者謂大雅會朝之樂小雅燕享之樂詞氣不同音節亦異雅之大小所以分也淮南詞賦以類相從或稱大山或稱小山亦如詩之有大小雅焉古人稱名大小皆有意義不苟然也吾邑大尹方君讓名其所著詩曰傃溪小槀獨無意乎君之先世出嚴之桐廬初遷淳安繼遷徽之歙又遷祁門又再遷而後居祁門傃溪之上槀以溪名志其地也桐廬有玄英先生方干淳安有蛟峯先生方逢辰歙有虛谷先生方回皆君之宗人祁門之秋崖先生方岳又與君同祖者淵源所自皆詩文大家也君承其後殘膏賸馥沾溉多矣猶歉然不自足名其詩為小槀意若不敢亢宗自别爲小耳今觀其詩衆體皆六義似存言近而旨遠詞約而思深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時或逸思駿發即事詠物得其天機而忘其驪黄牝牡凡若此者又未可以筆墨蹊徑論其高下大小也今以小槀自名雖若不敢亢宗蓋其意亦有取於小雅小山名篇之類歟易曰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此之謂也君少覽勝江湖以詩自娛既成進士思得一閑曹以大放厥詞也甲令所拘三宰劇邑雖日不暇給猶不廢吟詠其志欲蟬蜕塵坌之中鳳翔寥廓之表而未遂也監司直指嘉奬旁午登庸臺省有可與者又將與文學侍從之臣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以備
朝廷會朝之樂熙熙乎大雅之音益有待焉豈直小槀而巳哉

壽丹山先生屠公七十序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丹山屠公朝宗初以名進士爲材御史一跳而至僉都御史屢遷以至今職前後歷官四十餘年勤勞著于
國家馳名溢于中國而達于四夷可謂人臣之極致古今之罕有也今年壽登七十鄉戚馮潤鄉大尹裘諸鄉友祝壽之詩裝潢成册將致之京邸以爲公壽請予宣

原缺

爲之序禮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適四方乘安車古之道也今公之引年得謝與否蒙賜几杖安車與否皆未及知公雖年至精力未衰優詔勉留必不得謝然古之大臣雖伊尹格天之勲阿衡之任亦終於告歸當時莫能留也唐之裴度歷事四朝功高位極請老不許俟加中書令然午橋別墅野服蕭散前史稱之宋之韓琦出入將相勤勞王家亦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其九日宴客之詩有要看黄花晚節香之句以是觀之古人出處之大節進退以禮義不敢苟焉公於此必知所以自處矣公之誕節在九

月廿五日秋容漸老東菊猶存吾儕相約候公安車之還相與採菊東籬下詠晚香之詩酌桑落之酒仰戴朝廷優待老臣之恩載歌大雅既醉太平之什亦天壤間一樂事也其視左綿右嵒憂讒畏譏者欣戚相去何如哉予於君爲金石之交重以葭莩之好欲如古人獻范蠡圖以爲壽而不可得於是贈之以言庸致忠告善道之義不知公以爲可不可邪

瘦齋詩藁序

詩瘦之說始自崔浩之友一言之戲遂爲後來詩家口實李白嘲杜甫爲問因何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杜

碧川文選卷三

記　傳　贊　書　奏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走書京師屬中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其先大名人自晉公顥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爲名臣其子文正公遂事真宗爲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宗以直諫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有諱軫者爲吏部尚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俣者爲工部尚書南渡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嵬者爲平江照磨其子舉之

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簪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韋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倜儻好義工詩而尚文嘗取自宋迄今名公鉅儒爲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爲世美録甦後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爲一言以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語者乃爲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事業無弗美者孟子以善信之充實爲美文言以德美之發於事業爲美之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尹伊陟之父子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德大業世濟其美非徒以駢珪纍組爲榮後世世祿之家鮮矣觀漢之諸

栲𢈔之諸讀史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
其有爵位狀於前德業辨於後如公慚卿卿慚長者可以
爲美乎若王氏者昔公作於前文正闡於後懿敏從而述
之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韋周俾
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十
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爲庶而致謙
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爲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世美庸
有既乎余不佞不能爲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無念爾祖
聿脩厥德之詩為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氏三槐之堂
子瞻銘之清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人口文之至美

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水草蛩吻澁齒咳
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尚求如二蘇者重發揮之
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龍巖縣修城記

洪武初　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者
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以
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圮正統末沙尤盜起蔓
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既平邑人誠
前慮後累疏于　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某年巡撫都御
史滕公某申請始得　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及經畫
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衆議未協惟都指揮
吳公泉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知縣常侯濟
為可任而從史之於是張公屬常侯任其事顧舊城區域
若千里公私之宇物其中欲置千戶所非廣其城不可然
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旁多丘塋乃命基有
後者改塋無後者裒瘞於僻處樹石碣曰叢丘又從二壇
而遠之併其地廣凡若干里遂興版築甃石爲址而累甓
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即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
左右為卒伍廬舍前立武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譙門有
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街城缺其中以屬于橋因即橋亭

以爲門殊非城制欲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屋居當毀
撤以百數民不便之令絫石于溪中廣數百步袤數十步
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
上是為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
麗寔與城稱其木石甓瓦匠傭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
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
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
垂成而常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愽又能成
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
邑致事教授將輔暨鄉耆蘇元革僉謀記其績而繇之子

鐭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也龍巖之邑始以寇警而城之城既立而寇以息城既圮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侯廣而修之足以防未然戢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既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常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人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蒞是邑守是城者勵焉

真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教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於古而生乎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即古之治教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于兵燹

國初

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即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搆之歲久且敝壞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邑詣學謁廟顧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飭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

之廬遂創殿外廡東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門靈星門學門總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於政治而篤於教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作新

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治教者乎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不可成而况射策決科何患乏人然侯且將遷推弗克久於是以及其成也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必乎余於侯為同年而其學之教諭楊欽訓導萬貫與蹤其事以求余記不容以蕪陋辭故為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為務云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徙居邑

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為同年友屬為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公所為記十數篇鏗鏘焜燿震駭心目恍然自失故於齊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促之不已廼始強為之言余聞婺之儒先有東萊呂成公者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作郎未盡其用壽以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婺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地也自是鄉人嚮風材賢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者比肩接踵二百年間婺之文獻為最盛迨自成公倡之遂至

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並以與學雄文任大制作然皆於成公拳拳焉欲紹承之觀諸續夫事記思媺人辭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婺學日微又百年于茲矣討其盛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深簷大厦岌業相望如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齋舍圮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為志旣成進士為

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

廼以疾辭歸人欽望焉豈天欲復興婺學故使允達不究其用歸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為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婺之墟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婺學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婺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拙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於允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月皆得以畧云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韜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公

有弟四人長彥瑞次即彥成又次彥玉彥潤公皆友之而弟亦無弗恭者公嘗於所居之第正寢之左作樓數楹面嵎苑凌霄望窓牖洞開景物咸萃公每暇輒引諸弟登之迎白嵓之朝暾候石臺之涼月眄雲霏于卧龍之岡挹嵐翠于杜鵑之嶼溪光野色緣白縈青一望無際而或鴻鵰和鳴于雲中脊令群飛于原上物與人契景與心融或歌詩章或命觴酌或對奕啞啞笑言無至秉燭未已一日公謂諸弟曰詩有之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吾與若等相好于斯也欲以和樂名樓何如僉曰然遂以名之然未有為之記者彥成今以屬余余憶彥成為諸生時公嘗携之走

數百里謁余兄維新于鏡川上俾彥成學焉公與處旬日而還維在旅邸怡怡如也越三月彥琸來視之又數月彥玉來省之未踰歲而彥潤又至源源而來怡怡若一余未嘗不嘉歎之也俯仰之間倏已三十餘年前之五人太半物故今惟公與彥成在耳彥成初仕滇南萬里外公念之每聞浙中士夫之雲貴者輒往候問寄聲踰山涉海不憚道遠如是者十年而兄弟再會喜極而泣比者彥成待選于京欲得江淮一州將迎公于廨以遂其私今乃得改之將為數千里之別念不忍舍公而去嗟乎亡者既不可追存者會不可常欲求源源往來於旅邸啞啞笑言於一樓如曩時之全美殆不可復余又為之慨惜也然公方其眉壽彥成他日引年而歸復相會聚於斯樓之上山川如故風景不殊雖棠棣之華不可多得而芝蘭玉樹森然在列戲五采之衣獻九霞之觴而二老者欣然酣暢於光風化日之中其樂又何如邪余為之記以俟

凝清堂記

韶郡太守松陽詹公天澤作新堂於廳事之後以為燕休之所經始於成化丙午之冬落成於明年之秋而命之曰凝清曲江學諭孔宗魯謂不可無記乃走書屬於余余與公同年友也烏乎辭韶在庾嶺之南其北則郴

州也韓退之謂中州清淑之氣自韶而始故嶺南溪山之勝韶稱最焉郡治負帽峯面蓮山層巒疊嶂效奇獻秀者環拱而內向湞武二水自遠而來合為曲江以繞郡城而清溪洪川澄碧漾綠者縈落於其外蓋其江山清勝又郡境之最也新堂高明爽塏窓牖洞達喬木嘉卉森然環列春華秋實暑月繁陰霜雪時降玉樹瑤林四時之景無弗清者至於朝曦夕陰與山水之清暉爽氣常聚於庭宇之間襲於几席之上使人神清氣爽若超乎埃壒之外者其景物之清麗又郡治之最也夫南州之清氣始於韶郡韶郡之清勝萃於郡治郡治之清景凝

於是堂堂之名爲凝清因其所也雖然未之盡焉乾坤清氣鍾而爲人人得之以有生氣清則神清神清則心清心清則無所不清其不清者物欲撓之也水之至清撓之則溷隆冬沍寒水凝而爲氷則其清不可得而撓矣人惟清明在躬志意堅定聲色貨利不能污也是非曲直不能眩也毀譽禍福不能搖也如是而推之政治雖澄清天下可也況一郡乎公以名進士歷尚書郎以至今職恒以廉貞自持不爲勢利所奪今其作堂以凝清豈徒在乎山川景物之間哉清其外所以資其內故澄心靜慮於一堂之上而施政行化於千里之外將使頑夫廉懦夫立而風清弊絕矣乎余爲記之以厲其成且使後之繼公而治者有考焉

萬玉帳記

萬玉帳者武德將軍[illegible]州前屯衛正千戶張侯震所藏梅畫也畫用綃[illegible]爲一張闊九尺餘高七尺餘吾郡王剛爲廣平令時[illegible]稱其[illegible]貫人劉黙爲廣平丞因得之爲之賦以贈其[illegible]令王公堂者王公歷官吾浙按察使致仕有子曰子玉爲山西樂平令張侯則樂平之舘甥也故得此畫因裝潢之而於五幅之上橫粘綃一幅虛其中屬予題識之予觀詩人題詠梅花者多比之以玉至鋪張其盛則曰萬玉馮海粟云萬玉成林瓊石枰陳簡齋云粲粲江南萬玉妃皆是物也爲將家題詠者多用抱朴子玉帳故事杜少陵云將軍玉帳軒勇氣羅昭諫云百萬貔貅整玉帳是也張侯將家子玉帳固其家舊物今又新得此帳瓊枝瑤英千態萬狀粲然在目真詩家所謂萬玉者不知其視舊玉帳何如今宜名之曰萬玉帳也抑予聞古之爲將相者元載有紫綃帳党進有銷金帳石崇王愷有錦步障與紫絲步障皆沉酣於富貴鮮克有終今張侯得是帳也張之座右而觀省之可以厲氷雪之操振清白之風進則建勳勞以超前烈退則守職業以垂後昆無不可者且古之君子書畫屏障以爲監戒張侯於是亦豈徒爲觀視之美哉其必有以取之矣侯之考武德公諱盛與予兄少宰文懿公雅善侯精武藝而尚文事少宰嘗欲以將才舉之其於當世功名進取未艾也故予爲名其帳而併記之

吉州重修城隍廟碑記

平陽府吉州城隍廟在州治之東南創於前代歲久而弊棟宇凜然將壓吏民有事于廟者顧瞻惕然莫能與也陝右王侯彝自鄉舉進士歷解州同知以課最遷秩来知是州下車謁廟即有興廢之心以政治未[illegible]

勞之則以爲厲也久之政舉令行乃營厥廟廟既弊甚
且規制隘陋不足以揭虔妥靈遂發公帑羨餘及勸分
秋藏市旁近地斥廣之廟舊爲三楹閒益其左右爲五
間拓其兩廡各五間廟後有棲神之寢前有張樂賽神
之樓又前有三門皆因其舊而葺之丹青黝堊煥然一
新又於廟西所市之餘地作公廨三間翼以兩廂庖湢
門屛皆具以爲新官未涖任者之所寓前此未嘗有也
經始於弘治三年春三月落成於是年冬十月其州同
知求年盧俊以州之士民請記其成績因致書于其鄉
達光祿少卿賀君思聰屬予爲之記予惟城隍之名肇

見於易城隍之祀不載於禮故先儒謂祭社之外如城
隍神之類皆不當祀也然禮有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
之高城深池之設所以爲民禦災捍患者而致祀其神
亦禮可以義起者城隍之神非人鬼也知祭社之立壇
墠可也而爲之廟貌不經甚矣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
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除事其言怪誕
不可致詰廟而祀之殆出於此後世城隍之祀徧天下
而或各指一人以爲其神如鎭江寧國等郡以爲紀信
江西諸郡以爲灌嬰其他不可枚舉歷世加封或爲侯
或爲公或爲王爵其不爲瀆神乎

國朝既正祀典止稱某府某州城隍之神一洗前古之
陋矣　著令凡有司涖任者必先謁廟以與神誓希神
默相使政興務舉以安黎庶倘怠政奸貪蔑害下民神
其降殃也嗚呼神之所司若是爲有司者其足以爲警
戒矣故予爲書王侯作新斯廟之事而原廟祀之攸始
以及　國朝之令典俾刻諸麗牲之石使治民事神者
有所勸懲神暨民者知所戒

彰德府重建安陽橋記

彰德府城北四里許有大川曰安陽河即古之洹水也
在禹貢屬冀州與衡漳之水俱出上黨合于衛河以入海

者也在商爲都邑紂爲天子帥天下將甲兵萬右飲于洹
水者此也在戰國時蘇秦言天下將相會于洹水之上
在楚漢間項羽與章邯盟于洹水之南皆爲此水也以
是觀之則洹水爲四方之要會南北之通津從古然矣
秦昭襄時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初作河橋則安陽
之有河橋蓋昉於此後世因之迨勝國時彰德路守臣
荀凱霖始作石橋名曰鯨背中書右丞許公有壬記之
甚悉所謂兩端礪岸三墪析水四環順列一脊穹起者
可以見其規制矣橋之成在後至元辛丑歷三十年而
入　國朝又若干年橋爲山水衝激圮壞且齧入礪岸

悉淪於水成化貳年彰德府同知河間陳某欲興役之相度水勢兩涘之間宜作六墪列七環以為橋已成三環適更他任而去弘治六年夏五月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恪按節於斯謂橋當津要不可久廢不治以病民遂檄彰德知府四明鮑君愷總其綱同知姚江陳君篚專其事計所需百物其費不貲議於所屬州縣因其土地所出而取之則民力易供凡用木四千餘株取之臨漳涉縣用麻三千餘斤取之林縣用灰四萬餘斤取之磁州用石四千餘車取之安陽湯陰山中距橋四十餘里即以貳縣上次編戶有力者挽運之用

鐵三萬餘斤以非土產則於僧發占地利厚者裴輸之以是民不勞費而事集立址於淵椿如星撒結務于空甃石偃月交互犬牙錮之以鐵既修補其三環復增建其四併為七環而橋始就其高三丈有奇下可以通巨艦其闊三丈三尺上可以容四車其長四十餘丈南北往來如履康衢而無病涉凡用石工一百三十餘人木工冶圬者共八十餘人役夫四百餘人計償功直酬物價共用銀六百餘兩給於公帑者半之餘皆出於區畫勸分者也經始於弘治柒年三月至明年三月而工畢完是徐公命鮑君致書於予俾記其事予未及為而鮑君以憂去未幾徐公又有南京戶部侍郎之命獨陳君在任茲以考績來京因速予文予惟成梁著於旻令造舟見於周詩而亘水之為津要安陽之有橋梁其來遠矣然人存政舉而興廢以利民非知為政者不能也徐公之命鮑陳二君實行之上下相成此大役而民不知勞費其善為政者歟即橋之一事而其他施於有政者從可知矣則其所以康濟斯民者豈獨此橋之利哉故為書之俾鑱諸石以示後之人俾勿壞

大興縣重修正陽關急遞總鋪記

都城之門南曰正陽前臨四達之衢衢之左舊有急遞

鋪其創始歲月無所於考正統已巳之變鞠為瓦礫之場迄今四十七年矣大興知縣始君紹賢始振起之作廳事三間左右廂房如其廳之間而殺其度前為郵亭又前為門為牌額四周以垣於凡鋪舍所需什物無弗具者經始於弘治九年季秋之朏至仲冬之晦而工畢蓋其用工不滿百日其役夫不過數十百人其給公帑不過數十百金而君經畫有方民不知勞財不甚費而事以集功以就人以告予予曰此不足異也予與君交久矣知君之才足以剸煩治劇其興廢舉墜固優為之一鋪舍之修立特其餘事耳何足異哉予獨惟夫自正

統已已以至于今非無賢京尹才亦令以爲政於斯也以一鋪舍之修立乃有待於君豈皆慮不及此與抑以爲細務忽之而不爲邪夫天下之事其艱大者人皆憚之而不敢爲其以爲細務者又忽之而不爲此政之所以多廢墜天下之所以無善治也誠於其艱大者力爲之而無憚於其細務亦爲之而不忽則政事悪有不修天下悪有不治哉人曰子之言良是也請書君之事以示爲政者可乎予曰此小事不足書俟其大者特書之人又曰大者既未有可書小者又以爲不足書則人又將忽之而不爲矣請卒書之予無以辭嗟乎趙充國爲將繕治郵亭薛惠爲令郵亭不修史亦書之以示勸戒也書君之事以爲世勸也亦宜

常州府新建滿湖惠政橋記

毗陵郡之西南有巨浸曰滿湖諺所謂西滿沙子湖者也東接太湖西通蕪浦延袤百里南屬宜興北屬武進二邑中分湖以爲界湖之東口有白魚灣爲南北津要先時架木爲梁以通行旅不久輒壞壞復葺之壞則民病於涉葺則民疲於役屢壞屢葺詎無寧歲廵撫南畿右副都御史朱公恭膺
上命勤恤民隱凡州郡無名之費不急之營一切革去而惟以節用愛民爲務顧於是橋獨隱於心以爲南北要津而梁之以木則勞費無已時欲圖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非易之以石不可於是檢覈所屬有頂役之羨錢有正賦之餘粟足以集事乃召郡守曾君望宏及其僚屬諭以作橋之意因斥其羨餘俾圖之郡守以下承命惟謹鳩工庀物百爾皆具程督有人出納有籍遂作石橋爲洞門一十有五上闊一丈二尺下闊一丈四尺其高一丈六尺其長三十六丈左右扶闌又若干丈尺凡用石以塊計五千九百六十以丈計一千七百七十用木爲橛以枚計五千五百用鐵錮石以斤計二千

七百二十用石灰計二十六萬餘斤計匠作之工凡一萬三千七百八十計夫役之工五萬五千七十創始於弘治九年七月初吉告成于是年十二月之望郡守曾君以書抵予俾紀其成績且曰舊時木橋名之以其地今易以石名不可不更也予既允之玆郡判吳君其以事至京來速予文且曰礱石以待也昔子産相鄭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所謂政者徒杠輿梁亦其一事也今朱公以惠民之心施於有政宏綱大體既無不舉而於橋梁一事亦復不遺郡守諸君捐與式承其意而協成其事皆可爲惠而知其政者也

予因名之曰惠政橋而為之記遂以授吳君以歸之曾君其刻以示後之人朱公名瑄字廷璧今以疾乞歸鄞起而大用尚有待云

祁門縣新脩學記

予讀周官六典至於教民之事參互考訂有以見聖人之篤於教也司徒率其屬掌邦教矣而掌成均之法以治學政則又繫於宗伯之屬師氏保氏以德行道藝教民矣而州長縣正又於其所教之事勸戒賞罰之御史掌國之治令固有事於教典矣而布憲之職執節以宣于四方者又所以弼教也六卿分職而教無不在蓋禮

樂刑政皆聖人脩道之教不獨司徒所掌者為教也教道之重夫豈一人一職所能舉而勝之哉我

國家稽古建官學校之教皆領於宗伯而州縣之學師儒分教之守令兼督之畿內有御史外臺有布憲又提其綱維而振肅之皆周官之法也法立而任得其人則教道舉賢能興化及齊民而美俗成矣記曰化民成俗莫先於學其不以此哉徽之祁門舊有學屢燬屢復弘治八年四月又燬惟文廟巋然如魯靈光之獨存知縣事韓君伯清顧瞻惕然欲圖興復咨於太守張君禎以達於監　史暨大夫皆允其請廼集群工飭五材心計指授罔不節適務美無幾區畫就緒學之舊址前逼廟垣衿佩不足以周旋因拓其址稍北虛其前為廣庭遂構堂五間中三為明倫堂旁二作軒東西向東曰毓秀西曰樂英堂下左右廊各七間俱以北上三間為齋左曰居仁右曰由義餘為諸生藏脩之所廟之東西兩廡及儀門皆圮剝將壓悉撤而新之各五間靈星門及師生廨舍周垣橋道皆葺其舊而加飭焉經始於九年六月落成於十年七月於是廟學煥然一新矣提學御史方君誌行部視學見而嘉之訓導張君聰俞君瑞請紀其成方君以予嘗執簡從太史宜書其事俾諸生某某

來謁不能辭予惟

國朝建學立師設官分職一惟成周之制今祁門之學典教有張俞二君知立師道者也提學有方君公而明者也張君作邵韓君為邑賢守令也祁門之士得諸君胥教誨胥勸厲其於所謂德行道藝者必有聞矣而韓君又能興復學宮以作新士氣將見賢能之書有加於前禮義之俗化成於下鄒魯之風成周之治其始自畿邑以普及於天下乎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請以胥入之頌泮水者為祁門願望之

祁門縣重建明遠樓記

祁門徽之壯縣也其山川形勝東北有祁山西南有閶門合而稱之以名其縣縣治之外門舊有譙樓榜曰明遠成化九年樓與榜皆燬焉久未克復弘治六年江夏歸侯伯清來知縣事越三年庶政惟和百廢具舉廼因故址復作樓五間規制高敞有加於昔樓上捿鼓以嚴更籌以時作息創於秋七月成於冬十月揭以新榜仍其舊名學官張司訓聰俞司訓瑞相與造侯以酒落之謂不可無紀載以垂諸後遂遣諸生某某來南都徵記於予予觀漢書郡守縣令之治有譙門焉說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記曰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祁之

譙門命為明遠樓者固其所也孔子以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然則斯樓之榜亦可以為盤銘歟登斯樓者高居遠望目之所見心有思乎必也見民之庶則思富之見民之逸居則思教之見民之飢寒疾苦顛連無告則思所以拯救之又思為民興百世之利祛一邑之害不但譖愬之不行而已則其為明且遠固無愧於斯樓也然亦豈無見貨而思困之見色而思漁之見勢利而思趍之者乎則其不明而鬧於近也辱斯樓矣豈惟是哉居考績幽明之任者且將榮辱其身可不慎乎夫魯人新作南門知者譏其過制泮鄉令更設分明閘者稱其善政今韓侯之為此乃復舊而不過制其所以為善政者又不啻此脩
先聖廟新學宮作平政橋寔祁民百世之利今復成此役公帑不甚費而民力不知勞蓋其才識明而知慮遠區畫有方也他日陞明遠到有可待者故予為之記俾後之人登斯樓而出入是門者其視之以知所勸戒云

都憲行臺重建記

松江府上海縣重建都憲行臺成巡撫左副都御史彭公彥恭行部至止落之題其廳事曰正大公平燕寢曰敬畏既而知府劉君琬知縣郭經請礱石勒文以紀其

事公曰然紀事之文必以屬之太史氏以予嘗為史官乃俾來請謹按行臺在縣治東北一里許有川曰方浜韻書溝之納舟者曰浜蓋方言也浜之陽厥地爽塏厥向離明達路橫亘乎前石梁翼左右其為巡撫重臣涖官行法之所久矣門通堂廡日就頹敝非所以嚴憲度肅具瞻知縣經欲圖興造以其事申之於府府以其事達之都憲既得請廼商工度材會計公帑之羨可以給費者皆必咨請以從事諏日興作悉撤其舊而新之前廳後寢各五間寢之後有亭假山花竹左右列置寢之前為穿堂二間以屬于廳廳之前為軒三間以臨于庭

庭外甬道南出為儀門三間儀門之內及寢之前左右廂廡凡十數間則吏牘之所捿徒隸之所慝庖湢之所在也儀門之南為外門五間設扃鑰以嚴出入門之左右翼以垣墻折而東西以周于北凡一百二十餘丈外門之前又作綽楔門三間榜曰都察行臺又作坊門於逵之東西東曰綱紀西曰旬宣所以嚴憲度肅具瞻者無不備矣作於弘治十三年正月成於其年之六月凡用公帑白金六百五十餘兩民知趨事赴工而不知費之所出也予嘗讀周官御史掌邦國都鄙之治法凡治者受令焉秦漢以來則有御史大夫及中丞總領州郡

奏事課第諸州刺史察舉非法今之巡撫都御史其職無以異也南畿列郡

聖祖創業所基　國家財賦所出巡撫之任每極一時之選若周文襄公三原王公者其政聲風采猶可想見等而上之若宋之司馬公任中丞于留臺言新法之尤病民者宜先罷其後為相卒罷之漢之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此皆可法者又進而上之周公畢公保釐東郊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斯其至矣彭公之為政知正大公平之體而又持之以敬畏大書而昭揭之既以勵

已亦以勵後來繼今者究其所至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故予為記其臺之成而以古今居是職者論次之使凡涖是臺者知所視效以古之聖賢自期待相與翊贊

皇明求建無窮之基則亦有無窮之聞哉

寧國府涇縣仰賢公館碑記

府治之南一百五里有縣治曰涇涇之南一百四十里為旌德縣治涇旌之間地名茹麻嶺有巡檢司焉距涇僅六十里抵旌則八十里而司固涇屬也先時涇之桑坑旌之三溪各有巡司桑坑者或徙之考坑商旅病焉當道者

奏請合二司而一之以徙置于此地當南北要衝行者至止饑欲食勞欲息往往舍于逆旅其達官貴人無所於舍則居停於巡司夫以譏察之吏徼巡之卒使之儐僕爾以勤館人之役非其職也其有持憲節擁郡符綰縣章贊賓幰以申

命行事者亦據館于此堂陛不嚴臺府胥徒與巡司屬人出入雜揉姦宄莫之禁尤非所宜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巡撫南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彭公行部至此顧眄之間以為非便欲改圖之乃諭寧國守劉君涇縣令李君撤巡司之舊而新之以為公館改作巡司於其右

於是公館有廳事有左右廂有門各若干楹巡司有寢有堂有門有鼓樓凡若干楹不三月而落成民不知勞費而公館巡司各得其所李君以書抵予請爲之記且曰公館尚未有名惟命之從予謂公館作於寧國之屬邑當以其國故名之今之寧國唐之宣州也唐相張曲江公寄裴宣州之詩有曰遠近聞嘉政平生仰大賢蓋裴公之爲宣州首務教化治尚寬厚故張公嘉其政而仰其賢也然寧國之故豈獨一裴宣州之賢爲可仰哉有持憲節於此者若顏魯公之風節可仰也有握郡符於此者若江文通謝玄暉之善政清才可仰也有綰縣章於此若李吾之爲涇令呂誨之爲旌德簿皆可仰也其賛賓幕於此則有李博崔群楊儀之者韓昌黎固謂藩鎮之賓客惟宣州爲多賢也今之持憲節握郡符綰縣章賛賓幕于是邦以臨是館者盍亦仰前賢而思齊乎予因名之曰仰賢公館而爲之記彭公名禮以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改今職賢敏政績人皆仰之劉君名廷瓚李君名鸞皆以進士歷官御史以遷今職劉爲賢守李爲賢令亦爲人所仰者庸詎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故皆得牽連書之併勒之貞珉以示來者

常熟縣學重建先聖廟記

蘇州府常熟縣學舊有
先聖孔子廟歲久頹圮將壓且舊規庳隘弗稱揭虔妥靈縣令楊君子器欲作新而克拓之言於郡守曹君鳳又言於巡撫巡按凡持憲節以涖茲土者皆可之而提學侍御方君誌且署其牘曰興學有司之首務況廟廡聖賢栖神之所尤不可怠遑其亟圖之乃俾會計帑羨市材庀工而委縣丞張翰董其役悉撤其舊而新之廟廡之側舊有倉徙而之他以其地充拓廟址東西增四丈六尺南北增一丈八尺築其址高一丈五尺重建禮

殿五間東西兩廡各七間戟門三間左鄉賢祠右名宦祠各一間靈星門如戟門之間門左有隙地爲杏壇其東子遊廟後觀德亭前爲齋舍左右各六間其西明倫堂右及儀門之右爲訓導宅前後各一所泮池之東爲禮器之庫其西爲廩食之倉即前所徙置者至於學之堂齋及諸廨宇皆葺其舊而煥然一新經始於弘治十三年春正月之望至秋七月之望而落成焉凡其五材之用百工之事其費帑羡白金九百六十餘兩而足學之師生咨於方君欲請文勒石以示永久遂以屬予未幾而子器去爲考功主事今方君又擢山東參議因述

予文猶予文通乂矣予非靳於言也盖難為言爾昔者子貢以夫子之道譬之宮墻謂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親游聖人之門墻而得見之故能為是言今去聖既遠學未見道望宮墻而不得入其門雖欲議擬稱述之固難為言矣第於作廟一事有可以為學道者勉焉不可不一言之常熟縣學建置始宋自宋元以至

國朝數百年間碑記林立其言廟學之重建屢矣今者作廟撤其舊梁得見其題識實端平三年二月壬子知常熟縣事王爚所建也以是觀之則後之碑記凡言重

建者其可信乎學未見道得人言語文字以為道盡在是者亦未然哉必若今之撤廟梁以得其始建之歲月然後為真知也大學明德新民始於格物致知中庸獲上治民悅親信友必先明善誠身蓋必真知之然後能篤信之允蹈之斯道在我而凡天下之事可一以貫之矣常熟之先賢有言游者聞夫子學道愛人之言而篤信之宰武城以禮樂為教而允蹈之其在聖門列於文學之科孟子稱其有聖人之一體朱子稱其為豪傑之才鄉邑之士必有聞其風而興起者今又得良有司作新廟學以振厲之則豈無豪傑之士學道之君子俾聖人之一體者出於其間以為天下

國家之用以彌成斯世禮樂教化之功哉是則予之所深望也若夫以文學射策決科隨世以就功名者是邑固未嘗乏人奚庸予諜諜哉

蕪湖縣學尊經閣記

予嘗讀帝典之書說者謂典字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故凡庋藏之所多謂之閣若漢之天祿石渠皆藏書之閣也宋張伯玉作六經閣記謂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今之學校有作重屋以藏書者謂之尊經閣其所由來遠矣蕪湖知縣張君伯祥勤於政教興學勸士

惟恐不及環視學宮有廢址在明倫堂後榛莽弗治進諸生問故則曰此中先有堂焉為師儒之燕寢旁有齋舍生徒之所藏修皆廢久矣君惕然于中有意興復以學校之教治經為先今州郡之學多有尊經閣以藏

朝廷頒降之經書以資師生之講習此學獨無之不可不作也然猶不敢自專以言於郡守項君經則從以言於提學御史方君誌則從以言於巡撫巡按則從無一違者乃商材度工諏日興作首建尊經閣五間東西八丈四尺南北五丈高四丈餘閣之前左右齋舍各若干間視昔倍之內自殿廡外至垣墻下及泮池木植之湞

撓者碑毀之破缺者黝堊之漫漶者兌石之未完者皆葺治而新之凡用木以株数幾及八百石以丈計二百五十有奇磚瓦皆以萬計他物稱是作於弘治十三年三月成於次年某月學之師生欲紀其歲月于石以請于知縣以咨于提學二君皆吾鄉友也因以屬予予惟聖人之道備于六經經者載道之書也治經者從事于學問思辨身體而力行之達之家國天下巍乎功業煥乎文章斯尊經之至也豈徒尊閣之謂哉隨其身之所至力之所及以經術經世務以有益于時其次也不及經世而以其學傳諸後又其次也若夫出入口耳四寸

之間以譁世取寵叛經離道無益于時無關于後斯爲下矣蕪湖之士治經學道者衆矣其必知所擇哉以無忘乎良有司建閣尊經之意哉是役也廟學皆修舊而已新創始者閣也閣之功爲大故爲之記其來請記者庠生某某董是役者鄉耆方椿也得牽連書之

濬縣重修廟學記

濬大名屬邑也大名與河間在宋時爲河北重鎮靖康之變皆沒于金以訖于元淪于左衽者二百餘年彝倫攸斁庠序之教可知已我

太祖受天明命用夏變夷復中國衣冠禮[illegible]興彝倫叙化成俗定又百四十餘年矣濬之有學肇自洪武癸丑知縣項如英作之祭酒宋公納記之載之碑刻可考也其後敝而復修壞而復治者屢矣弘治十五年知縣郭君東山俠加脩治於禮殿像設飾舊爲新於兩廡增守廨隘爲弘於戟門易卑小爲高大門之兩旁左神庫右器藏門之前鑿池爲泮架石爲梁泮之外左神廚右牲房靈星之門舊柱以木今易以石皆前所有而改爲之泮則前所無也廟之後爲明倫堂翼以兩齋師生廨舍各有攸處皆葺而新之堂之東舊爲射圃其南爲文昌祠齋舍之南舊爲饌堂至是皆易置之以射圃

之地作饌堂以文昌祠路作甬道移學門直甬道以達於堂齋又新構學舍於隙地倍徙於舊又新立二坊於通衢曰騰蛟起鳳又增置禮器什物範銅磁漆悉底法又改作文昌祠射圃亭于長春觀西而工始畢創於十五年之春正月畢於其冬十二月也董子有言古之王者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長久安寧數百年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宋自慶曆之初詔天下皆立學至元祐淳熙間道學諸儒繼作於是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粲然以

明者諸儒力也雖更變故卒有賴焉金能取宋于汴其
殄滅金于蔡者亦宋臣也元能取宋于杭其後舉兵伐
元者亦宋之故臣遺黎也哉
太祖之華元運亦先有假宋之名號者為之驅除也方
金元之有國自以為帝王萬世之業然皆不及百
年而卒歸于中國蓋夷狄亂華綱淪法斁固不能久而
中國名教所在雖厄於一時卒伸於後世也然則學校
之設禮樂教化之功所繫豈不重哉
太祖創業尚統既重其事
列聖崇儒右文益篤於斯俗化既成雖傳之千萬世未

已今之濬又屬畿內漸涵
聖化非偏州下邑可比茲又得賢令長作新之文風當
益振士氣當益厲其於聖經賢傳之旨君臣父子之大
倫禮樂刑政之大法華夷內外之大分師友之間講習
討論知之明行之篤而處之當者必有在焉窮所養達
所施也他日有能行義達道以翊贊
皇明無疆之業斯其至矣若徒呻佔畢繡鞶帨以媒利
祿而已豈所望哉郭君字曾瞻山東掖縣人以進士知
縣事政教兼舉此其一事贊成其事者縣丞陳豫韓永
壽主簿某典史某也請記其事者教諭某訓導某某也
為之請於予者其邑人吏科都給事中王君淯也併識
之

樂豐亭記

弘治十二年夏五月常州府重建都憲行臺成榜其廳
事曰顧治燕寢曰思稔皆以前巡撫三原王公舊所名
名之少司徒鄭先生記之備矣寢之後鑿池築亭雜實
花竹奇石以為公暇適情之所今巡撫安福彭公名之
曰樂豐武進知縣伍君泰請予記之且曰當王公巡撫
時境內適值歉因名其寢曰思稔今彭公撫治以來屢
致豐年因以樂豐名其亭予聞之曰善乎其名之也其

能心乎民心乎
國以天下為憂樂者乎今
國家財賦多資於東南州郡而尤以南畿為最南畿一
豐則國賦以充民力以贍豐年之樂無以尚之南畿一
歉則國賦不給民力就窮天下之事有大可憂者矣古
人謂豐年為樂歲又謂憂國願年豐亦此意也然則王
公之思稔彭公之樂豐非其心乎民心乎
國以天下為憂樂者乎然王公之值歲歉蓋適然耳今
彭公之屢豐年不可謂之適然矣適然然者暫焉耳屢豐
則非適然也傳曰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穀熟孰不

予亦有感召和氣以致豐穰之論未嘗盡諉諸天以爲
無預於人也彭公之撫南畿既久於其任凡京畿内外
之重務
國家財賦之大計列郡諸衛庶官之賢否吏治得失兵
民利病靡不知之周而處之當激揚有體寛猛適宜政
得其平民用和睦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以
致年穀屢豐此理之必然者也豈可謂之適然哉公之
樂乎豐而以之名亭亦非以是自夸也且因是以自警
而兦慮豐之不可常以爲憂閔閔焉甚於農夫之望歲
其於政治不懈益虔豈正取適于一亭之間以自樂者

哉范文正公有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此亦公之志也今公將膺
召命以當天下之重任矣後之臨此亭而顧斯名者其
亦以公之心爲心乎

鄞縣學遷明倫堂建尊經閣記

弘治十二年夏六月提學憲副趙公寛行部至鄞鄞學
師生言於憲副曰尊聖道斥異端吾儒事也今儒學之
東有佛寺焉聖師廟貌浮屠之居得以尚之絃誦之聲
梵唄之音有以雜之揚子雲有言在門墻則麾之今異
端之教偪邇先聖之門墻不可以不麾斥之也憲副曰
然遂撽文于郡太守伍侯符屬縣令趙君經徙學東之
佛寺所謂寶雲者置于戒香寺之址而以寶雲之址
歸之學學之師生復言於太守曰道莫重於五倫其文
載于六經學道必先明倫尊道必務尊經經明則人倫
之道明賢能興而治化成矣故學有明倫堂有尊經閣
今學偪側於文廟之西堂宇庳隘無地以建閣殊爲缺
典宜徙明倫堂于寶雲故址而其後尚有餘地可以建
尊經閣太守曰然遂移文縣令徙置其堂方議建閣以
述職之行未遂也貳守俞君綸攝府事通守茹君鑾攝
縣事相與經始而茹君營之甚力然皆遷免去任新令

曾君直克成厥終予以致事得請歸鄞學之師生具述
其事請爲之記予惟古今學記多矣四代之學三物之
教道統道學之傳
國朝建學立師之制前人屢言之今固不敢勦説也惟
以古人之事有類於今日者言之唐之王仲舒爲江南
道觀察使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韓文公書
其碑稱其志儒之本達士之經宋有李大夫堯俞於宋
城縣拆佛宇取其材作夫子廟石守道爲記而善之曰
撤佛宇弱夷法也尊聖師明大道也今提學監司有王
觀察之風郡守縣令有李大夫之善抑豈無若昌黎徂

修者為之記乎予非其人也尚何言哉竊嘗誦曾子之言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今師生言於監司守令者欲尊聖道斥異端明五倫尊六經其所聞所知備矣監司守令聽從其言堂宇之庳隘偏側者既擴之而高大光明矣若夫尊所聞行所知以造乎高明光大之域則在師友講習力行何如耳學至高明光大而賢能賓興俊造登庸以與聖君賢相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以收化民成俗之效斯無忝乎
朝廷建學立師之制與監司守令興學勸士之心也願與吾黨之士共勉之先是文廟聖像座隅復有石像一軀相傳以為甬東書院所遺史文靖公刻于序拜亭者韓從埋沒久矣因浚泮池得之以寘乎此予子茂深適見之以為塑像之隅復置石像不幾於侮聖瀆神乎因捐金以請于學官為之藻飾几座今奉安于尊經閣中併記之

安福伍氏兩祠堂記

伍氏兩祠堂一在安福縣東前街一在縣之荷溪皆宗人希淵方伯繼先志而成之者也方伯之子大參符叙其始末示予請為之記按伍氏出于五代時福州長史諱詩之後長史自汀之寧化徙居安福之東隅有二子長伯謹居後街次仲傑居前街前街之系有諱詰者登宋治平進士累官四王宮教授遭元季兵燹前街之居燼焉教授之孫性中克復之有子七人長伯宏登洪武初科進士其後徙居荷溪次伯澄伯讓伯謙伯川仲矩仲舒散居縣之北鄉性中所復之居遂墟廢僅存數楹七房子孫以事入縣城者寓宿而已方伯之父封員外公於天順癸未初建先祠于所居荷溪之上祀性中伯宏曁祖考而伯澄等六人亦祔焉至方伯以為祠為本支而設附諸旁親恐非揭虔之意乃於成化甲辰歲即前街之居葺之為祠凡若干楹間以與七房子孫共祀長史宮教性中及伯宏伯澄等七人性中所遺祭田七房子孫輪掌每歲清明一有事于此前街之祠自始祖以下祀之也又以荷溪之祠歲久支蕃不足以容衆展禮乃於弘治己酉歲徙置于舊祠之南增構若干楹間專祀性中伯宏以下本支其旁親不與焉伯宏所遺祭田其子孫二支輪掌每春秋二仲再有事此荷溪之祠自高祖以下祀之也古之聖人制為祀典天子七廟有禘有祫以德厚者流光也然祖功宗德之外餘亦親盡祧遷而已況下此者乎後世士大夫家多不立廟而立祠堂伊川程氏時祭上至高祖而又冬至祭始祖立春

祭先祖亦謂祖豈可厭多而其所知者無遠近多少須
當合祭之朱子疑其說之未及討論也乃曰始祖先祖
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
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今家禮猶存
始祖先祖之祭蓋未成之書與晩年定論不同也然則
士大夫家祭舍及四世不可過也然世家大族有祖遺祭
田廟世難遽不得廢祀若安福伍氏之兩祠堂是已員
外公始爲將溪之祠祀高祖性中以下四世既合禮矣
參偉爲前街之祠而上及于始祖長史則十八世祖也
亦已過矣予嘗以程子所言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而

不疑其說之未及討論者耶抑以朱子所言盡孝子慈
孫之心而不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耶伍氏自
國初以至于今登進士爲顯官者七八人世德厚矣祀
先之禮其亦過於厚耶然則如之何而可也祠堂之祀
止於四世四世之上瘞主墓所其有祭田不宜廢祀者
祭之墓所可也若曰喪祭從先祖有 舉之莫敢廢也
惟氏子孫惟守先世之成規而勿廢墜焉亦可也予言
恭必合禮請勒之麗牲之碑以俟後之知禮者考定云

陸氏南岡先塋祭田記

城南廿里許有阡曰南岡湖西陸氏祖塋也肇自宣德
間一府君始塟其中厥後族塟已數世矣顯者贈刑部
尚書二府君贈兵部員外郎五府君贈江西道監察御
史五府君
錫誥焚黃有光先隴非一日矣族姪瀚衍後死者又別
擇山地以塟春秋祭掃各豊于腆而簡于祖塋之禮成
化間監察之子儞爲郡庠弟子員慨念祖塋祀禮之缺
重悲父母早世未能供一日之養乃白於叔祖大司寇
康僖公欲勸族之有力者共置祭田以供祀事人各異
心不果成也與衆誓曰他日幸得科第當以有司坊牌
價銀買祭田也弘治壬子果膺鄉薦竟以有司所餽價

銀四十兩買田八畝專供祖塋之祀宿昔之願始遂然
念祖宗積累之德父母生育之恩未能酬其萬一又慮
田畝不多歲更世改或久而湮沒請予記其事將刻石
塋堂壁間使後之覽者知其所自儞吾子婿也以福建
按察副使致事其自述如此予因而系之以辭曰
西湖十洲間三島百年行樂仙夢杳喪車幾度出城闉
埋玉南岡多宿草顯揚潛德屢焚黃省郎御史尚書
誥御史初爲諸生時三復蓼莪思欲報鹿鳴宴罷一鎰
金買田八畝供祭掃尊尊親親恩罔極顧此幺麽奚足
道世俗計利忘其先報本追遠事亦少先世墓田鬻與

人誰肯悄金爲蘋藻君美此舉良可書以厲薄俗爲世表

寧波府重脩禮殿儒學記

宋乾道淳熙間吾郡有四先生以理學名天下慈湖楊文元公定川沈端憲公廣平舒文靖公絜齋袁正献公是也當是時朱子在閩張子在潭呂子在婺陸子在撫諸儒之學以孔門所傳尊德性道問學爲用力之地天下傾而仰之如水之江漢星之斗故四先生能自得師取友以成德業時則有若太守張侯尊賢育材賓興勸駕預有力焉張侯以乾道三年擢守四明修起郡學舉行稽古禮文之事士氣聿新名儒繼進乾道五年文元端憲同登進士八年文靖繼登正献登于淳熙八年而嘉定七年袁甫狀元及第寔正献公之子也是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張侯一守四明得百世之士數人於數科之間信乎豪傑由科目進也四明文献於斯爲盛

天運循環無往不復今太守張侯名與乾道太守適同其尊賢育才之心又同今修起廟學作新士氣又無不同經始于正德　年　月落成于　年　月棟梁桷榱厥材孔良黝堊丹漆厥繪孔揚殿廡堂齋煒然輝光博士諸生周旋其間嘉其成績不鄙謂余宜書其事昔

侯修頖宮詩有頌美而春秋以爲常事不書固也然吾郡廟學宋乾道間太守張侯修之屢廢屢復距今三百四十七年復得太守張侯修之似非偶然亦異事也四明文獻將復盛之兆乎四先生之理學將復見于今乎吾黨之士尚思景行先哲進修乎德業而奮發乎文章擢倫魁登樞要翊贊
天子植無窮之業不顧張侯亦有無窮之聞哉勒辭貞珉傳之來世尚有考焉張侯廣東人第進士擢御史以言事去職今復起爲太守守廣漢名津乾道間四明太守亦張姓而津名故予文及之

杭州府儒學重脩記

弘治甲子冬監察御史東君琛奉
命巡按兩浙風紀激昂政事脩舉尤以興學造士爲務月朔十五日例以香幣展拜　先聖于杭州府學登進諸生勉以進修德業志於無愧天下聞者仰瞻廟貌環視學宮其間有當修處增新者隨度于心久矣至乙丑之秋命三司諸大夫儒學官僉議興作於情惟允乃具五材役群工屬提學憲副陳君王總理之知府楊君孟瑛暨其僚佐更督之千戶卜吉孔仁教授陳婉貫並共役凡大成殿明倫堂尊經閣鄉賢祠以次修葺[illegible]

壞之傾壞者易之以壯固門庭藩廡之湫隘者更之以爽塏黝堊黑白之漫漶者飾之以鮮明於大成殿東西壖内鑿二井各覆以亭戟門前之泮池舊有三橋偪仄今去其二築石堰以跡淤塞靈星門外相距五丈建兩翼門各三間東曰義路西曰禮門又東隙地則建樓一所題曰應魁皆前此未有也經始於乙丑之秋九月其冬十月畢工費悉出於公帑一介不取諸民於是學一新人爲之拭目改觀矣布政使林君符戈君瑄屬參政伍君符致書而俾訓導陳奎寔來請記車君庚戌禮闈守阯所取士也綽有才望議論侃侃視天下之事無不

可爲者其修學一事豈足以盡其猷爲以未足書然天下之事興廢補弊易爲力人或忽之而不爲極弊大壞難爲功人則悔之而莫及爲難於其易圖大於其細始弊而修之日新又新則不至於極弊大壞矣商之中興也伊陟巫咸佐大戊振起之周之中興也方叔召虎佐宣王修復之故商祀六百周歷八百皆以興廢補弊有其人也今於車君修學一事而重有感焉不可以爲不足書也然世之爲監司有指者惟汲汲於簿書期會法令所及者爲急而於學校教化之務頓不遑焉車君此舉亦足書已杭爲文獻之邦士之游儒學而有志於天下事者其有味於斯言乎脩德講學日新又新無或廢墜以成可久可大之德業亦若是也故因記以勉之若夫學之建置沿革與國家興學造士之制則有前人之碑刻在茲不復贅

劉憲使傳

昔蘇子瞻舉申包胥之語謂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且謂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余以爲人之勝天暫焉耳天之勝人恒且久也善惡之報近及其身遠在子孫皆理之所必然者也故翰林侍講贈學士諡忠愍劉公在正統間以雷震

謹身殿鴟吻上言修省十事其間攬權綱以親政務等語忤奸奄王振下錦衣獄振嗾其黨指揮馬順害之其死甚烈已而振勢益張黨與益熾遂致

北狩之變振死于兵順及其黨皆誅於是忠愍之節暴白于天下其後二子皆至大官諸孫世濟其美于以見人爲之暫終不能勝天而振順之惡誅及其身忠愍之善慶延于孫未已也忠愍長子官至左參政仲子官至按察使二惠競爽而按察公余嘗受知焉故余傳其事而以忠愍先之亦竊取太史公列傳之義其傳曰按察公諱釪字伙和安福人也其世系具載祭酒李公時勉

等所為忠愍誌傳公自幼好學忠愍授以春秋經傳皆
通習之姚文敏公夔學于忠愍公與之上下議論文敏
甚奇之後從禮部侍郎李公紹卒業學成行立會忠愍
被難痛憤幾不能生遂絕意仕進追振順等死忠愍被
褒贈刑部侍郎楊公寧巡撫江西召公慰勉之曰先公
忠義顯白矣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始幡然起應景泰庚
午鄉舉薦名第一人甲戌登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
預修寰宇通志書成
賜文綺楮幣擢廣東道監察御史立　朝行部甚得憲
體嘗巡福建有都指揮僉事錢輅與其僚劉甲有隙劉

搆輅于鎮守中貴以兵夜圍其第輅逸出中貴遽以反
聞廷議遣官會公覈其事輅已詣公自首公奏辯實無
反狀輅猶械繫至京竟得釋每語人曰吾微劉御史族
者矣汀州豪民欲攘其隣之墓地弗遂乃誣言其地當
出帝王以獻于　朝致遣官會公驗之公曰遐荒之
地寧有是耶乃抵其豪以法且斷其山壠以杜後人之
覬覦者福州有何布政之父嘗賈于廣會
朝廷遣中貴及御史入廣取珠珠不足或言何之父私
取之歸者御史檄以
聞事下公捕繫追取之都御史寇公亦[illegible][illegible]必欲追償

庶免貽患公察其冤嘆曰吾豈能逢迎為悅而寘人死
地乎乃會官鞫問卒無左驗奏上何之父子皆免及巡
京畿真定有娶婦不安其室宗人醜之共毆之至死有
司以謀殺坐死者六七人公曰此羞惡之心所發也讞
從末減
廷議是之其平反刑獄多類此然處於正法者亦不苟
貸有都指揮仲榮提督海道受賂有都督桂福需索取
月錢皆劾治之時
英宗勵精為治繩下以法每遣人偵察奉使不職者罪
之獨於公得其善狀以

聞且曰此忠臣劉某之子也
上為之惻然因令錦衣檢簿書劉某得死之由吏以年
久無稽報然
上有意欲大用公而已不豫矣
憲宗即位陞浙江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政公至則明教
條嚴考校既程其文必兼其行文行俱優者異待之行
優於文次之文優於行者又次之文行俱劣者直黜之
而已故士皆奮勵以篤於文行擢倫魁為顯官名臣者
多出公之門及陞按察使明慎用刑不事苛刻民無冤
者未幾以母喪去服除改雲南按察使時鎮守中官錢

能怗勢覘貨遣其麾下指揮號郭京官者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安南皆道廣西未有自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乂之欲因間啓途縱之還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邉郭紿其酋請先入白守關者因脫歸邉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朝議以王公恕為副都御史撫治其地至即令按察官捕郭指揮欲窮竟之郭赴井死後逮治其黨輙命公處分公為中官開陳事理明示禍福俾勿梗吾治中官亦惟言是從自是雲南之兵民得安靖者公有力焉戊戌

之春以述職至京遂致其事而歸歸七年以疾卒年六十四子鎮以進士歷官南京禮部郎中絢鄉貢士俱嚮用未艾云

太史氏曰余觀漢王子侯表長沙定王子蒼分封為安成侯一作安城在豫章郡及長沙國長沙屬邑有安成即今安福也今安福劉氏相傳為安成侯之後其亦有所自邪然定王子元光六年侯者四人安成宜春句容容陵也元朔四年侯者六人路陵攸輿茶陵建成安衆葉平也五年侯者五人夫夷舂陵都梁洮陽衆陵也春陵之後雖中興漢室今求其苗裔已不可得況其他乎繼安成之劉有若忠愍憲使者文章節行政績表表偉偉光前裕後若是嗚呼其遺澤深遠矣哉

巢松子傳

巢松子者湖之呂山吳氏諱瓌字汝粹者也善治生得陶朱猗頓之術田連阡陌貲累鉅萬弟若子皆以科第顯而已亦以入粟為散官令不稱其官而稱其所自號曰巢松子蓋其趣有出乎富貴之外者故因而稱之云方其少時英邁不羈自奉甚侈聲技宴遊之樂惟意所適其父切責之至手碎其金寶之器遂能幡然改行折節讀書以禮自將無復故態家居事父能服其勞而承

其志毋病至刲股肉和糜以進疾遂瘳人以為孝感所致其友于弟睦于族以至恤孤惠貧往往見稱於鄉人四方遊士有道藝者過之輙館穀資贈常不惜貲宅邉有古松萬餘章作亭館其下旁植奇葩恠石中蔵法書名畫及奇玩之物日與群從賓友觴咏為樂醉輙寢息松陰木寮之間嘗曰上古未有宮室構木為巢以居今吾遊息萬松之間翛然有出塵之趣松其為吾之巢乎因號為巢松子其所為詩號巢松吟槁鄉人後進亦稱之為巢松先生年七十有八以卒子閈之少司空沈公云

南史氏曰吳氏之世澤豈不深遠矣哉家累高貲而以

賢能書者亦世及焉曰珵曰珍曰綜皆舉進士各以功名自奮其家食如瓊者亦以行義聞於鄉不啻善富數世而已其世澤之深遠何如哉予觀天順元年登科錄書珵之曾祖曰宗本祖曰惠孚父曰孝琰凡曰瓊則瓊固宗本之曾孫惠孚之孫孝琰之子而珵之凡也至成化十一年錄書珍之曾祖曰宗本祖曰遺夫父曰孝思至弘治六年之錄書綜之曾祖曰遺夫祖曰孝衍父曰瓊綜固瓊之子也其書曾祖不從珵之錄曰惠孚而從珍之錄曰遺夫其書祖亦不曰孝琰而曰孝衍何哉吾意遺夫即惠孚孝衍即孝琰殆若臯陶之為咎繇伯益

之為栢翳以其聲之近而互稱之亦互書之邪抑又有它説邪夫登科錄據家狀書之吳氏子孫書其父祖之名尚爾不一況於數千百年之事史官追書之如三代世表者其可盡信乎吾於是乎有感

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程公像贊

英標山立脩髯戟張津津眉宇楚楚冠裳其形於外者可即其有諸中者難量胸吞雲夢之富心羅列宿之章著書屬文力追往哲稽古訂今左其所長官序躋乎三品文名溢于四方惟其志於大行汲汲皇皇人得衆擧力扼其吭再起再蹶不勝憤懣以卒於娼帷

天子明褒贈有光嗚呼河東子厚雖以疎儁獲訕亦以材高見忌而終于投荒西崑大年史稱其剛介寡合則豈肯以丕休私其鄉士惟多口其亦何傷惟璚琚玉珮之辭抑而愈揚蓬山冠鰲之筆久而彌芳公殆類是可謂不亡

贈吏部左侍郎吳公孟融像贊　原博先生之父

儼然君子之容褎然古人之服服稱其容望之可以銷人之逸欲德稱其服儀之可以表正乎鄉俗斯人也是為延陵季子之後人是為姑蘇太守所禮之賓是宜篤生間氣之英以冠群倫以為

皇朝名世之臣者與

林都憲半身小像贊

都憲林公待用自為秋官時以崇正擊邪至下獄謫官未幾奉復遂屢遷至按察使又以持正不阿引疾致事久之召為布政使不起後以都御史起之不得已而就職忠讜氣節為當今第一流人物文章刑政又其餘事蓋孔子所謂大受者也公於予為同年友間出其畫像半身小影視予予為之贊曰

蟬其冠其容之端氷清玉爽（象）其服身不枉曲惟知邪

之髑雖未見其全體而僅出其半已使人至不敢仰[illegible]頫首而慚汗第不知其腰以下視古人之寸度何如若使盡其全體以悉其步趨則當見其奔軼絕塵之勢可以接武皐夔踵世唐虞與八元並驅而冥四凶於必誅者歟

翰林侍　讀白秉德發解像贊

成化庚子京闈取士鹓持其衡吾見文懿得一士焉文辭偉麗以冠賢書以語同事曰此奇才也士罕儷周郊之麟冀野之驥拆卷知名南宮白氏一日聲華朔南是暨旋登甲科　廷魁及第史館編摩　講筵登侍駸駸要

津日升川至惟文懿公先識惟爾目之爲麟今果出類目之爲驥今果騰巽尚慎其馳不踣不蹶其將爲亨衢之大行而終爲文明之上瑞也邪

上吏部請留成先生書

竊聞先生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故人之事師如子事父臣事君君父有急爲臣子者固捐生以赴之矣不幸師以無罪被黜爲弟子者能不爲之一赴愬乎此諸生所以不避斧鉞之誅而冒進芻茅之言也惟少寬假之使畢其說幸甚生等伏見受業師寧波府學教授成規發身賢科累　學其陞授本學也端規範以律已嚴條約以誨人賢者獎之以恩不肖者懲之以威諸生居齋舍者親至其所察其勤惰時給膏火之費茶菜之物貧者以粟周之病者躬視而藥之喪不能舉者出布帛以賻之迷行而無資者厚贐以遣之故諸生畏愛兼至恩義交孚爭自濯磨以底于成於是預名薦書者殆倍於前而竊鄉榜第一者連得二人出其門者往往知尚廉恥敦信義而士氣爲之一振斯成教授之力也今當考績幽明之時謂宜有以褒之而反以老疾黜之此諸生所以驚嘆而深惜之不得已而有言也昔楚丘先生有云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

而超距乎吾已死矣何暇老我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夫爲師者所以授業傳道解惑非有追車赴馬投石超距之事也成教授年雖六十而齒髮猶壯精神未衰學行益老成而化導益篤恐未可以爲老疾而去之也然以其爲老疾者豈以教授乎昔恬退而福建江右迭徵考校皆以老辭遂以爲老疾者殆未也況教授今已歷任八年其志亦欲俟九載考績乃致事耳獨不能待之朞月以全其晚節乎若今日遽以老疾黜之則與夫罷軟貪墨素行不謹者固一黜退併其平素之善一舉而喪之將

使人傲老而慢賢似非所以黜幽而陟明此諸生所為深惜者也語云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去之不為少今天下之大百司之衆留一成教授豈為妨賢路哉正恐繼之者未必如其賢也輒移之機惟在　廟堂一舉手之勞耳此諸生懇懇欵欵之情固所願而不敢請耳昔陽城謂國子司業以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等百數十人至伏闕請留蓋亦篤於師弟子之義然也生等今日之舉雖極知狂妄僭逾無所逃罪然亦豈為過舉也哉伏惟台慈洞察矜其情不錄其罪幸甚

與屠朝宗書

今月十三日早　朝鴻臚寺奏引傳奉官謝恩者至四十餘人及午刻錦衣衛逮捕科道官詔獄者至六十餘人一日之間有此二事非小變也士論咸謂三原公在必有論諫今四明公亦有意乎否邪天下之士所以責望閤下者重矣側聞閤下糾率大僚有所諫論久未見報豈將欲言之而又中止之邪古人謂明王可為忠言

聖明在上慶賞威罰出自宸斷萬有一言或拂一時之喜怒若程敏政之禍人皆以為必不能免也而卒免保全王越之舉人皆以為必不可回也而卒不起用雖古之明王從諫若轉丸者恐不足以希望聖德第為之忠言者有未至耳閤下固主上之所親擢而信任者也倘能為之忠言一不從而至再再不從而至三期必開悟宸衷俯從公議然後已焉可也今未進一言而逆料之以為必不見從而不言豈不厚誣聖主也哉且科道悉就逮而閤下即請委尚寶司中書舍人攝六科事閤下自以為善處尤非也謂當先進一疏大畧言六科王命出納之所十三道糾察朝省之職皆不可一日曠官今以言事忤旨既不見從豈宜加罪卒然之間旗校四出搜索公署叫囂閭里捕繫言官纍纍道路萬目驚視萬口駭嘆以為不知何事至此而獨傳奉之官彈冠相慶以為莫予毒也已此豈太平盛世之所宜有哉今六科之門皆閉出納之命方重御史之班一空糾察之職幾廢恐自有科道以來未有此事也且　先朝雖嘗罪言官而未嘗悉及雖或一時罪之亦不終日釋之况今明詔責科道官惟以為不諳事體耳豈復有度辭隱情

須下獄鞫問邪伏望
聖斷即將分處伴徒厥位庶無曠官也若能早以是啓
悟
上心未必不聽果不聽焉乃請委官攝事猶有辭於天
下也今未聞論救之章而遽進委攝之疏不幾於逢迎
上意而堅其挫辱言官之計乎衆口嗷嗷歸咎於委官
攝事之一疏則閤下自以爲善處者人皆以爲不善處
矣適聞獄中人各撻二十已有不能勝者若處分之日
復有重譴則人將何以堪將使言官痛懲而結舌奸宄
痛快而逞志是豈 國家之福哉閤下及今猶可一救

非惟救言官也救國體也亦閤下所以自救以塞天下
之責也若夫傳奉之事亦未有所論列豈遂已乎抑有
所待乎伏望閤下思
聖天子所以信任之篤士大夫所以責望之重無使忠
諫之路塞而僥倖之門開則天下幸甚

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等伏見本監爲事祭酒陳鑑司業張業先任祭酒禮
部侍郎邢讓俱以錢鈔事坐罪者臣等實爲陳鑑等門
生備知所坐罪由以法論之固有可罪以情言之則有
可矜故敢冒死而爲一言監中錢鈔本
祖宗養賢之惠也但每歲錢鈔到監多不及期有該支
監生先已撥歷出監其尚在監者不時唱名給散其已
出監者或未關領以此錢鈔留積在官遇有公用則取
之循習已久邢讓等繼爲祭酒司業習熟見聞以爲常
事因而修葺齋堂置造器物實有功於廟學祭死藥病
犒賓餽贐亦有篤於人倫以爲官物還爲官用已無所
私不復顧慮支費既廣案卷不明本監官屬自相擧發
於是刑部參之科道言之
聖明宸斷着令三法司錦衣衛究問各差御史等官親
到監中查考前項公用并令牙行估計數目皆已明白

其間尚有實曾支銷查無左驗者蓋所收錢鈔虛數雖
多堪用者少且器物有昔貴而今賤者其錢鈔則昔賤
而今貴也官府修造費倍民間今以民間時值以估齋
堂什物之類豈能盡合時宜其餘公用尤多日久不能
悉記法司無所憑據三人各坐侵欺實則但因不悟循
習之弊不明出納之數以至於斯此其情之可矜者也
今三人所坐侵欺錢鈔以銀記之各不過三四十兩之
數耳彼皆身居重任家有厚祿且久處詞林素厲名節
豈肯侵細微之利以受汚辱之名哉今以公用之費而
爲己私之罪此又情之可矜者也大抵此事初發人皆

以錢鈔數多動經數千百萬謂是三人侵欺入己物議紛紛今查盤鞫問乃知錢鈔數多以實價估之不過銀一千餘兩皆費於公用而三人所坐侵欺者各不過三四十兩是以前之議者今多轉而惜之臣等於陳鑑等雖有師生之恩豈敢曲為營救但念此舉有繫

國體

聖明之世而侍郎祭酒司業一旦並以可矜之罪而去書之史冊誠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況人才難得而此三人者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使罪實有之是以二雞子而棄千城之將也況情可矜如臣等前所言者哉昔堯為君皐陶為士人有陷於罪者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豈皐陶以堯之所可宥者而故欲殺之哉又豈堯以皐陶之所可殺者而故欲宥之哉蓋皐陶執其法而欲殺之堯則矜其情而欲宥之耳今科道之所言法司之所問者法也臣等之所言者情也有司知有皐陶之法而已伏惟

皇上聖德如堯特矜三人之情而宥之復其職位豈不兩全也哉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使臣等今日事師坐視其難而不言則他日事君又豈能捐軀徇節以盡其忠邪是以不避斧鉞之誅

而冒進草茅之言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再論救祭酒司業奏

臣聞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曰君曰父曰師事君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忠事父而不致其身謂之不孝事師而不致其身謂之不義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臣伏見授業師國子監祭酒某司業某前祭酒禮部左侍郎某因費用本監養賢錢鈔為官舉奏刑部參提科道彈劾三法司錦衣衛奏

聖旨究問擬以侵欺罪名罷官為民臣有以見

皇上聖明威斷法行自近雖侍從大臣不少假貸其大公至正之德誠足以服天下警方來也臣等竊惟某等擅用在官錢鈔案卷不明有司無憑左驗坐以侵欺之罪誠法律之所當然固無詞矣但念某等所用錢鈔大抵皆為臣等以臣等之故而使其皆受侵欺之名私竊痛心跼蹐不能自安輒昧萬死冒進一言仰賴

皇上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既不加罪臣等又令該衙門知道 大造洪恩雖殞身碎首不能圖報萬一也抑思某等實則不悟官物不宜擅用並無私將分毫入己神人共知天地可鑒使臣等昧師生之義避斧鉞之誅不行再為訴辯是上負

聖君下負於師矣且如某等任内所收錢鈔以銀計之不過一千餘兩蒙差御史等官帶領牙行照依時值估計所費　脩造房屋置買書籍器用可驗者已該六百餘兩所餘四百餘兩雖係公用但無文卷可查法司難以准信故以坐其侵欺之罪然逝年進士謁廟監生中舉俱有筵宴花紅每季考課賞賚臣等皆有書籍紙劄他如助喪醫藥賑濟貧乏所費不一通以銀計何下四百餘兩此等錢鈔本爲激勵周給臣等而用雖無文卷可驗實則人所通知今以侵欺罪名坐之其迹則是其實則有不然伏望

皇上察其實原其情宥其侵欺之罪名則非特某等之幸實天下師儒之幸臣等之幸也抑臣聞

太祖皇帝有曰君人之道惡之難容者乃不論其才才有可用者乃畧其小過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今某等文章政事時望所歸且其所犯有擅用之過無侵欺之實今

皇上體祖宗之心法堯舜之道矜其才略其過曲爲赦宥使天下後世皆知

皇上法必加於大臣如此義之盡也納芻蕘之言而優禮大臣又如此仁之至也伏惟

碧川文選卷四

墓誌　墓表　碑銘　祭文　詞　賦　題跋

松隱馮君墓誌銘

君諱常字守貞别號松隱四明鄞人也其家乘謂先世顯於唐宋間有諱叔和者嘗爲禮部尚書其子行宷爲殿前都指揮使出鎮明之定海子孫因居慈谿金川里自君之曾大父允明始家于鄞之千歲坊鄞地瀕江海夷商越賈珍舶如貝交允明當元季時擅其利以高貲聞累甓作庫以居賄同其時有庫者蓋三十六家荐遭變故人亡貲散而庫皆易主矣獨君之大父思德父宗儒

雖謫戍徙徭相屬貲日益落而庫猶巋然存不爲他姓有至今人呼曰馮家庫君生而遭家中衰甫十餘齡喪母哀毁幾不能生居喪不食葷肉既免喪猶不忍食至終身茹素父之徙金陵也君尚少不能代父而不勝孺慕徑往省之見父於㣲靡間抱持頓足哭觀者無不酸感會宥得免歸所以奉養之者甚至君有從弟少孤循同居君撫之有恩意人以爲世之處同産者殆不及治生儉勤居鄉輯睦嘗董里之賦徭以給郡縣守令皆材之晩有子曰充家以琦獨頴敏教以詩書俾游郡庠琦登成化乙酉鄉薦君甚悦既而琦屢辭乙榜必欲取甲

科以為親榮而君不能待矣惜𢦏君配穆孺人祇順慈惠尤能以勤約相君相守以老相繼以卒孺人卒於成化甲午十一月丁丑越月丁未君廼卒君壽七十有七孺人長二齡子男四長珍次瑾次即琦次瑛先卒女一適汪諤孫男四應箕應奎應壁應翼孫女三皆幼君卒之後五年琦始得吉兆于某山之原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合窆請銘於余余與琦嘗同庠舍同鄉舉因及識君而知其梗槩者乃叙而銘之銘曰

前緒將墜兮式文其傾後嗣方奮兮弗克享其成尚需榮贈兮燭于幽冥

贈工部主事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得榮字景春鄞人也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娶周氏生君君生二齡而失恃繼母湯氏鞠之少長從塾師授書能通知大義未卒業廼佐父治生理服勤就養昕夕弗懈其父安之父沒家無羨儲君盡瘁營貲以襄事上奉繼母下撫諸弟妹以長以婚以嫁又外輸筭賦給里社姻黨吉凶之費間以其餘周人之急持家三十餘年不私蓄一錢尺帛為妻子計人以為難已而食指益夥或有煩言君聞之嘆且泣曰先人棄諸孤家業幾墜吾忍死支持以有今日廼今有是耶吾不忍及吾之身見骨肉離析也家衆感悟故終君之世不析居君素材其長弟得華後竟仕官京邑典史君廼涉數千里携子瑄視之比還留瑄與居命從碩師習進士業越數年瑄歸省君已遘疾疾且亟謂瑄曰吾平生不為不善而命止於此不及見汝之成汝能力學取科第以光吾宗吾之願也死無憾焉言訖而瞑時天順丁丑九月十日也享年五十有五君先娶陳氏踰年卒繼娶林氏有賢行先君十有一年卒再娶張氏後君二十有二年卒君卒後十二年瑄登進士第拜工部主事又八年推恩贈君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林氏為安人君二子一女皆安人出瑄其長子次珏女適陸浩孫男六俊傑儁仁儀其孫女一幼祔君之喪與孺人權厝於其所今瑄奔後母喪卜吉兆於某山之原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徙而合窆禮也瑄與守阯居同鄉舉同年仕同朝相好故具述事狀泣拜請銘不容以斐陋辭為之銘曰

繫行善兮壽胡不長餘慶衍兮宜其後昌臨絕之願兮今茲既償

寵恩被兮幽潛光九泉無憾兮有同其藏

故毛大使墓誌銘

君諱俊字世英嘉興平湖人曾大父寅之大父日新父

仲實俱有隱行君少英爽讀書識禮道讀史識前古治亂讀律識當代法比慨然欲出爲世用郡守聞其才辟爲從事非其好也然以文無害見稱循資以進覲得一職民事以行其志久之授順天府草場大使所職厩牧芻菽出納猥瑣之務君弗樂爲未踰年致仕去家近五湖三泖每携客泛舟觴詠琴弈取適山水間宅前累石爲山有峰屹如端人竚立君曰此吾友也命其書屋曰友峯因以自號成化甲辰其子廣登進士第君喜曰吾薄仕不遂不得少行其志吾兒能繼吾志復何慊乎歲丙午七月二十三日君以疾卒享年五十歲明年某月

某日葬于其鄉先塋之次有子五人長即廣次遠次恢後若之弟賢次擴皆出正室沈氏次遼側室范出也君性至孝早喪母哀思罔極寤寐見之有夢萱詩卷事父甚謹承顏順意不欲遠離有類長相思詩冊皆文人墨客爲之紀述咏歌者也戊子歲父遘疾危殆君百方療之弗效窘迫甚乃焚香籲天刲股和藥以進疾遂瘳比君之卒父尚無恙君以弗克終養爲恨口占一詩而絕哀哉可謂終慕者已然刲股一事世皆議之蓋習聞昌黎外集對鄠人之說也其略謂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爲孝未聞毀支體者也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

有歸矣宋子京雖然其說又謂委巷之人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心亦足稱者至黃東發則直以其說爲忍且薄不類昌黎之文謂刲股以瘳父母疾雖非聖賢之中道實孝子一念之誠切也由是觀之則君豈不爲誠孝者邪是宜銘已况其他行亦可書而廣之哀懇不可拒乎銘曰夷其股惟以活所怙也其實惟其爲底察逆之速命之促寧身之不足而餘子之弗祿

刑部員外郎徐君墓誌銘

故奉訓大夫刑部河南司員外郎徐君諱洪字公溥其先有諱文通者仕宋從高宗南渡因家蕭山曾祖仁富

誠意伯劉公爲修家乘者祖原善考宗以君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妣贈安人君體貌魁碩性資明敏讀書類首注目一二過輒能記憶初爲邑庠生以詩應鄉舉一不中即更治書遂涉獵群經子史或聞其博學欲試之信手抽架上書得韻府群玉摘其故事叩之應荅如響其人大驚服曰是書且然况聖經賢傳乎天順六年領鄉薦明年禮闈災君趨避棘垣下火已迫有人從後舉之得上衆垣反顧其下已在煙焰中矣蓋有天幸焉再試不偶入太學祭酒邢公遜之課諸生誦小學五經或荅其難君乃素習背誦如流邢公深器之學士劉公叔

温間其名延賓家塾尤敬禮焉成化十一年既捷禮闈
入對
制策商文毅公當讀卷大奇之欲以為一甲第二或識
其指法曰第一人與此卷皆浙產也商公以為嫌乃寘
君二甲第二知者以君不得入翰林為慊尋拜刑部河
南司主事未及兩考陞員外郎君居刑曹以經術飾吏
事不為法家深刻嘗被
命録囚南畿多所平反有揚州衛劉愷者坐誤傷人抵
死罪屢稱寃君為詳讞活之情罪當者雖威富莫能奪
也嘗有陶錦衣者其婿任軍政坐罪下河南司君治之

閹為營救知君不可以貨取乃求權貴說之不聽復求
君親舊說之亦不聽竟徒戍邊君之公平不亂法類若
此君偶得腹疾療之稍愈以父年耄恐不得見因謁告
還道聞凶問奔號抵家忍死襄事僅免喪舊疾復作以
成化二十三年正月九日卒春秋四十有八以明年十
月六日葬于邑西先塋之左娶王氏訓導逢吉之女封
安人子男五曰寅曰官王所出曰寀曰宇曰守側室吳
出也女三人皆有歸君雅行修謹尤篤於孝義年十九
喪母孺慕哀毀若不能生見者悲之事父甚謹無所不
用其情居喪毀甚杖而後能起循匍匐走淳安乞商公

為墓表往松江乞尚書錢公原溥為墓銘以為親不朽
計他可知矣在太學時有学生者死無所歸君為殯殮
且書片紙標諸庠門壁間以求賻於衆友歸其喪於鄉
君同榜進士孔斌卒于邸君為經紀其喪事倡同年賻
之而得歸葬于遼東其他義舉若此者亦夥也君自為
應舉文字下筆輒為學者傳誦至為古詩文皆有作者
典則有積齋稿存焉詮次未就也余交於君二十餘年
麗澤之益甚厚聞君議論侃侃每欲上追古人有以自
見於世以傳諸後其志甚遠也然不意其止於是焉為
之痛哭深悼不已今其諸孫走介京師以事狀示余乞

銘其墓嗚呼余何忍為之銘哉雖然知君莫如余余不
銘君之美將泯而不傳又何忍不為之銘哉乃因其翁
狀叅以余所知者序而銘之曰重天之巽南寘是適去
以六月倏焉止息翦雲之足中道而踣駿骨千金埋于
空谷嗟嗟徐君不幸類之我銘昭之以示厥壵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徐君墓誌銘

成化十三年浙西海寧之南壖為海所齧每一裂輒崩
數十丈既盡吞鹵地遂覆放堤陷桑田及廬舍駸駸逼
城郭衆皆皇駭歲復大侵湯析阻飢之民叫號于道相
屬時有詔士徐君發廩作糜餔之以十數鍰列廡下災

糜以數大岳列昇外受糜以數人扼關之東西俾飢民
二十為群以次操瓢給糜東入西出無敢喧呶擾攘者
其初日食米六七斗其後就食者衆至一石五斗日給
數百人如是者八閱月按察僉事錢公山行部召君嘉
勞卿人歆動列狀欲肋君賑飢者凡九家又數月而海
患既息歲亦有秋廼已所活人不可勝計錢公大書其
事以鏤榜于旌善亭無遠不道之君諱義字彥宜其先
台之黃巖人祖善從戍海寧因家焉父聰早卒君為人
精敏仁厚自孤童輙能活生累至高貲交于其凡慈于
其子睦于姻黨無不周且至晚見子寬登進士第擢工

部主事得以其
恩被
敕命膺章服而寬又得歸拜慶榮耀加焉於是君年七
十有一矣未幾遘疾召寬囑以後事曰吾已瞑目無憾
遂卒弘治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也配王氏有賢行先君
卒贈安人子四人長即寬為繕部三年更祠部次敏惠
睦女五人王倹劉芳孫泰祝乾崔巽為其婿巽為海寧
衛指揮餘皆士人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寬將以其年某
月某日葬君于其山之原以其鄉交狀官主事祝君萃
所為狀請銘於余余憶往時君攜寬道數百里抵余家

俾拜焉出指二十餘年矣今方喜其父子之志有成
而遽聞哀訃何忍銘之然余雅知君之行誼有不可泯
而餔飢之事尤聞之詳蓋君每遇歲饑輙作糜餔民者
屢矣惟海患之歲其費尤大事尤偹故無遠不道之余
嘗病世之長民者當無事時不能為民思患預防及患
已至不能為之救恤其或救恤又區畫失宜民亦卒不
免焉君以一布衣而能救恤之凡區畫井井全活其鄉
人使君得長民之任其不賢於彼耶且長民者有可以
惠而不費者而不能為君乃以已費而為之抑又賢也
故余於君之事尤欲表之以厲世使世之若君者在在

有之斯民其有瘳乎乃為之銘曰兩暘之恒海桑之更
其濟乎民者人莫與京高貲遐齡子貴身榮其得乎天
者人莫能并
褒封有命旌淑有亭吾又為之銘豈獨求其穀亦以使
人聞其風而興

戚里黃公文暉夫人葉氏墓誌銘

休寧黃氏自
仁宗昭皇帝時有被選為
貴妃者
詔徙其家京師戚里官其父彥斌為神策衛指揮僉事

即文暉之祖也今文暉伯兄襲指揮者有二女一選為
秀王妃一選為
徽王妃仲兄爲錦衣百戶者有子曰鏞選尚
嘉祥長公主女弟適王氏者有子曰增選尚
嘉善長公主俱為駙馬都尉戚里之盛當世舉無與比
是固其家累世積慶所致然亦自其内德之茂有助焉
若文暉之夫人葢其一也夫人姓葉氏諱善寧其先泰
州人考士和以軍功歷官府軍前衛正千戶因居京師
妣周氏贈宜人夫人其季女也最鍾愛既長擇配以歸
黄氏祗尊章諧娣姒奉饋祀綜家政咸適其宜文暉既

貴戚之胄輸家貲助國賦以受命服門第奕然而能循
循雅飭靡有富貴態惟夫人能以恭儉相之夫人於
二王妃爲叔母素有撫教之勤每當嬪時送及門内
必以敬恭申命兩都尉一爲從子一爲外甥以時來見
閨門與言未嘗不以母怙侈致戒其於他子姓亦然至
於所生子女教戒尤爲諄切子二人長曰鉞次曰鉉皆
讀書尚禮無紈綺驕奢之習女二人長適伏羌伯毛銳
次適南寧伯毛文皆封伯夫人能執婦道有葛覃勤儉
之風故戚里中稱善教者必歸諸夫人云夫人以弘治
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春秋五十有七鉞等卜以明年
正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吾郡貳守畢宗賢其戚也爲
狀其行偕來乞銘嗚呼若夫人者其可謂内德之茂者
邪而黄氏一門之盛其若夫人者有所助哉其不可使
之無聞於後也已爲之銘曰於赫黄氏　寵冠戚里
三妃上嬪祖姑孫女
帝姬再降内外昆弟亦有二女夫爵埒只華轂盈門玉
帶金紫家道之隆率由内始懿懿夫人克相君子恭以
爲基儉以爲履以迪宗姻以昌徹嗣古有母師庶幾是
似我銘昭之尚紀彤史

故陳孺人成氏墓誌銘

予聞前代師儒通經學古以教人者得門人弟子以功
德言顯聞於世斯爲盛矣然其教未始不行於家其爲
父子兄弟足法者尤爲盛也至於婦人女子亦率其教
而有德有言有可稱述其不爲尤盛哉若秦博士伏生
之女能口傳尚書於缺學之後漢班彪女曹大家能踵
成漢書作女誡又有節行法度晉有宋氏能傳父業以
授後生使周官學復行於世至號爲宣文君何其盛也
予始游郡學時姑蘇坦庵成先生爲教授模範甚良出其
門者後多顯聞若今太宰屠公朝宗予兄惟貞都憲念
副楊君貿夫皆是也蓋坦庵之學得之於其父辰州教

授公與其九御史君聯踵世科父子兄弟文章節行亦
一時之盛至其女子若陳孺人者又有婦德婦言為可
稱述蓋其家教然也故予欲書孺人之事而以坦庵之
教先焉孺人諱妙寧姓成氏為辰州教授諱公錫之孫
監察御史諱規之姪坦庵先生諱矩之女嫁同邑陳氏
為少保右都御史僖敏公之曾孫婦按察僉事之從孫
婦今宜義即名朴字從文之配也兩家門戶相埒而孺
人承上接下處內外宗姻咸有禮度於凡冠婚喪祭之
儀或豐或儉皆有節適人稱其賢德者衆口一辭自其
幼時坦庵教之誦詩書習楷法亦能通曉久而不忘其

封宗姻教子姪亦時時稱說詩書人尤贊美之以為非
儒家女不能也有一子一女子夔九品散官女適趙思
孫男一照孫女二孺人卒于弘治乙卯七月二十三日
距其生正統戊辰五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八卜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適予將
命諭秀南纖還過蘇從文乃以憲副陳君琦所為狀屬
予銘予固親授坦庵之教者孺人為其女又有可稱述
如此銘可辭乎銘曰蓬生麻中能自直況於蕙蘭得培
植為女為婦遵內則一朝埋玉人嗟惜蕙枯蘭萎香不
息百世餘芬在銘石

明故封翰林院編修前戶部主事張公墓誌銘

天順間兩廣弗靖潯州守將范信得諜報自某所至某
所若干村落多附賊者宜翦屠之信具列村落名欲屠
者識以白圈否者黑蓋白者十之八九當死者無慮數
千人其實皆良民也時平南張公以進士家居有以其
事奔告公者曰明發進兵立見齏粉矣公即夜叩軍門
請見信出見公曰聞將軍欲翦屠某所至某所村落耶
曰然公曰不可信咈然曰聞君洞腸疾惡今乃欲為附
賊者地耶公曰不然吾不忍良民受屠戮也民實不附
賊公過聽欲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可不可也

天子命將於此欲弭寇以安民今乃誣民以為寇民不
死於寇即死於兵等死且將從賊以苟活是驅民以從
賊也亂且弗戢咎將誰執信曰汝敢保此輩果不從賊
乎公曰願以家族百口保之信大屈服立下令已其事
民拜公曰數千人死命賴公而生信有死罪賴公而免
斃不拜公之賜嗚呼若公之為雖古義烈之士何以加
哉公諱廷綸字允言其先汴人七世祖義尚宋宗室女
嘗為漕使於廣宋亡因家新會曾祖秀甯遷廣西之潯
州即今平南縣也祖惠領鄉薦為政和令已去而民思
之為之立碑考輝以鄉選第一人歷香山翁源二學諭

有文行妣黄氏御史賀相之女公少警敏趍庭學詩下筆輙有奇語正統丁卯發解廣東第四人尋遭父喪天順庚辰登進士第又丁母憂成化乙酉授南京户部主事清嚴不受私謁素與監倉御史不相能適有委吏笞其役人之盜廪者因致死御史聞公亦嘗笞之乃嗾吏必連引公併取其獄詞改抹傳致公罪公按滁省臺赴愬于京臺臣劾公擅離官守遂落職人皆寃之僑居南京日以詩書教子視世之勢利泊如也成化甲辰以子潔貴推

恩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弘治元年自南京挈家還廣

至全州愛其土淳俊購地築室居之潔聞母喪田公尚無恙服闋促令還

朝勉以進德學修職業潔謹受教别踰年公自覺非久於世者乃區處家事手書遺訓十餘條以寄潔潔方驚痛而凶問已至矣公以弘治乙卯十月七日卒距其生永樂甲辰十月廿五日春秋七十有二先娶郭氏繼崔氏梧州千户貴之女先公五年卒子男五長潡鄉貢士早卒次即潔今爲翰林侍講次澈次灤次瀟女二長適平南學生謝天錫次適全州學生蔣昇孫男三概檝楫孫女五皆幼公性孝友人無間言與人交壹然諾人有過或至面斥改而止人以是敬之以是疾之其尤發危亦爲睚眦者所中非其罪也居閑處約非義不取嶺南禁屠牛甚嚴非官司有驗不敢宰嚮有能為之取驗者多得利鄉人絶户之産力能規取之者亦爲已有公皆不屑爲也平生侃侃言論每以生靈為念其説滹將也以數語活數千人命聞者壯之公亦自負謂生無益於時惟此一事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也潔始發解公攜之濟揚子江疾風折檣敗舵舟幾覆公取辦香祝天水平以艕插舵竅中幹之而濟人以爲陰隲之報公既被

貤封享禄養壽考令終而有子鼎貴顯揚未艾天之報施尚未已也潔奔喪還將以弘治　年某月某日窆公於全州右山之麓以合於崔夫人之兆予與侍讀揚介夫皆其同年相厚者介夫既為之狀銘宜屬於予也不敢辭銘曰今之兩廣古百粤裔夷伏莽冒竊發虎臣鼎首莫敢遏屠戮齊民冒功伐片言出吻千命活壯哉張公亘義烈薄雲奇驥等閑蹶吐王神駒郤超絶施報秉除理不越修然順化歸其穴後欲知之視銘碣

贈翰林編修劉公夫人趙氏墓誌銘

予觀古之為人母而得顯名於世者未有不因其子者

爲姜嫄之名也以后稷簡狄之名以契孟母以軻范母以滂陶母以侃下至歐蘇二程之母亦莫不然雖其母之賢不可泯亦惟其子之故而益以顯也然歐蘇程氏之母皆其子能自書其事其他亦皆良史書之故其事迹顯而傳後世爲人母者豈盡不如古哉其子或不足以顯之又不能自書之而所書者又不得良史故其事迹泯泯無聞是可惜也吾於亡友劉景元之母夫人之喪而重有感焉景元嘗爲予言其母之賢行有可與古之賢母埒者不一而足景元有學識操行方以行道顯親自期弗究其志以歿予既哀之今於夫人之喪使景

元而在亦必能自書其事然既不可得而予昔所聞於景元者又多遺亡茲其弟甡所狀者又皆常事且予亦乏良史之才其何以顯白夫人之賢以慰吾亡友於地下哉雖然不可不爲之一書也夫人姓趙氏諱某父哲顯母雷氏世居安福之古源嫁同邑三舍劉氏爲贈編修某之配封太孺人事舅姑甚謹相夫治家甚勤聚族千指而處之甚睦嫁三從女不使失儷甚有恩其常行多類此及景元將

命安南所親謂夫人曰賢郎此行不患無槖中裝也夫人作色曰是何言哉吾兒素清介亦不待吾教戒吾顧不能爲崔玄暐之母乎景元至安南餽贐之物一介不取蕃王陪臣踧踖弗寧至戰色言曰一國生靈命懸天使及上謝表有廷臣清白之語予之所聞于景元者惟此不忘耳是亦足以表見非此母不生此子也夫人子四人長戩即景元以進士第二人及第歷官右春坊右諭德先卒次即戩駙馬都尉處訓導京次景恪景隆亦早卒孫八人棨棖梁俱庠士次梃析根森棋曾孫五人曉昹旦昉晶夫人以弘治八年十二月十二卒得壽七十有八以明年某月某日合葬盧陵梅花塢編修公之兆

銘曰

是惟劉景元之親之墓景元國士人所敬慕其親宜茲

景元旁祔嗟後之人尚無傷其封與樹

故費通判妻羅孺人墓誌銘

蘇州通判費君諱燦之妻封孺人羅氏洛川知縣諱端之女也羅與費之先皆浙東人羅山陰費慈谿永樂間徙高貲富人實京師羅與費皆貲中徙故今皆爲大興縣人孺人生而貞淑不妄言笑洛川公名之曰淑貞擇對以歸通判君君時初發解家尚窶相與處約無戚容僅三月喪舅至指囷具以佐費無難色君爲潛山知縣孺人奉姑以就祿滑耳滑隨之養無不如志及陞大同

通判姑不欲性則留京以事姑姑沒親為衣衾棺斂無
違禮君還喪大無餘憾焉君歷任潛山大同後更判蘇
州先後二十餘年所至民安所去民思已去而家無亭
畜蓋以孺人內助之良能安於儉素毋以守己保民之
道勸戒相成也其子鎧以進士出宰泰和亦以勸戒其
夫者誨勵之其婿王術以進士出宰嘉定又以誨勵其
子者訓飭之蓋孺人之言曰自吾為女從先君于洛川
暨為人婦事君子于潛山作縣之道聞之熟矣守己當
如女之守身保民當如母之保子我為女婦知所以守
身者清慎之外無餘事知所以保子者誠愛之外無餘

法守己保民之道亦猶是爾故孺人之相夫與教子婿
者皆此道也是可謂之賢矣孺人子女皆三人長子即
鎧今湖廣道監察御史次鎮又次欽長女婿王和試政
工部進士次即王術試四川道監察御史又次國子生
侯廙孫男四澄淵沐泗孫女二俱幼孺人以弘治九年
十月二十六日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明年正月某日合
葬于通判君之兆鎧以兵科給事中周君旋所為狀屬
予銘而術又為予語其詳也為之銘曰

洛川之女灊山之婦目染耳濡作縣之譜君子君婿共
聞訓語咸自縣升衣繡持斧賢哉若人孰與為伍嗚呼

怫陵崔玄怫之母

明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劉公墓誌銘

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七日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
致仕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永新劉公卒于家春秋
八十有二其子良為南京中軍都督府都事既奔喪將
以公之歷官行事丐言予
朝以乞祭葬也葬宜有銘乃取豐城李尚書所撰事狀
示予以請惟公與吾文懿公為同年因承愛厚公年八
十時予嘗以文為公壽今幾何時而又為公銘墓也嗚
呼傷哉按狀公諱敷字叔榮其先江西安福人宋水部

運使關國男德言之後運使十一世孫曰彥昇始遷永
新至公九世矣曾祖諱子桓有隱德祖諱晏成嘗為千
夫長有惠及人以子善貴贈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
後以公貴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祖母謝氏
累贈夫人父諱道麟初贈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
史加贈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母湯氏封太孺人
贈夫人公少孤從叔父工部府君受戴記力學有遠志
邑有忠義山唐相姚元之牛僧孺遺迹存焉宋相劉楚
公沆嘗有五百年來三出相不才何幸繼前賢之句公
此游詠其間輒有企慕之意景泰元年舉順天府鄉試

有司錄其文以傳明年第進士理刑都察院授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嘗於安慶等處巡江捕盜有錦衣官校同差者漁利虐民公即奏革之釆石龍江有劇盜殺掠人公設方畧捕斬之南京沐駙馬梅駙馬等府各以奸利奏訐久不決公片言折之皆伏天順元年陞湖廣按察僉事湖湘旱饑常澧尤甚巡撫都御史白公圭委公以救荒之策公悉心區畫活饑民數十萬遷貴州按察副使轉湖廣按察使以毋喪服闋改任福建有盜起海濱公與憲副何公喬新定計直指其巢穴而禽獮之成化六年遷福建左布政使明年述職于京值彗星見奏

疏十有二條皆切時事八年浙江海潮暴溢漂廬舍溺死人畜無筭

憲宗皇帝憂閔元元特陞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兩浙公舉周禮荒政宜于時者推行之昏墊之民數千家皆不至失所浙鎮巨璫席勢牟利公操切之使不得逞奏革其受民詞訟遂著為令十年移公巡撫湖廣兼理軍政以荊楚分封日滋營造民力日屈公奏請定制府第大小會計工價多少給令各府從宜繕修為便

朝議是之遂通行天下為定例有中貴至常德等府採辦金課公極言其弊

上為罷之靖州苗賊作亂勑公與總兵官李震等會兵進討攻破大小賊寨六百餘所生擒首從苗賊四百餘人斬首八千餘級俘獲賊屬男女一千六百有奇其報捷之奏云兩巢功進左副都御史先是荊襄流民為患既討平之

朝廷圖久安之策委公與右都御史原公傑議處奏設鄖陽府及行都司以統治之荊襄可久無患十五年公以疾致事歸二十二年起公陞右都御史涖院事公辭

上曰卿練達老成特茲起用宜勉就職不允所辭

今上皇帝即位復加優禮賜公白金文綺至再又

賜誥畧曰累長外臺書諤茂著進副都憲節操益堅屬老成名遷臺長其寵嘉之詞至此且贈公祖父二代俱至二品未幾公避煩言請老　上猶勉留予再疏乃允俾馳驛還鄉且賚楮幣三千貫弘治五年

詔進階散官一級至是以壽終公性度坦夷闊達不詭不激事有窒礙處之綽然雖居倉卒應之裕如故歷官中外焯有聲績至退處于家作祠堂置祭田合族義興禮讓其治行多類此豐城公與公同鄉同出處稱道之甚至其知公之深者莫予特掇其大者書之公配周氏有淑德封孺人贈夫人先卒子男六人長褒即延令既

爲錦衣鎭撫又以軍功陞百户後改求新所次即都事袞皆周出次衮以進士授行人先卒次褧邑庠生皆側室彭出次宸以例冠帶次表皆側室王出孫男十人慶錫慶隆皆邑庠生慶植慶樞慶恩慶律慶功慶勲慶賞慶鍾女五人長適驛丞戴弁次適某某餘在室女孫八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于邑之義山祖塋之次以合于周夫人之兆禮也爲之銘曰

求新義山有聰明泉三出相臣閱五百年宋劉楚公著爲詩篇公於楚公豈其苗裔游詠山泉夙懷遠志遂擢巍科遷躋顯仕内敭外歷文事文備歷事

四朝劬躬盡瘁御史大夫古之相臣公至大拜適除昌辰疇昔之志今果得伸楚公之詩又一驗云公今沒矣復窆義山丘首在玆百世無患

叔妣張孺人墓誌

叔妣張氏諱素紈　封孺人鄭處士諱子和之女吾仲父　封江西道監察御史諱自悆之配今應天府府丞名守隨之母也壽七十有六以成化庚子二月十四日卒于家時府丞將之任道聞訃問星行赴闕乞歸終制卜以是年某月某日祔于和嘉早御史府君之封浛謂守隨宜爲之誌守隨哀不能文嘗記徙時

先祖栖芸先生祖妣宋夫人以禮法齊家嚴肅甚我先宜人與孺人暨今李叔母服勤惟謹嬉笑戲噱無敢出敎佐餕助奠動必中節儼如也夙興操作金鑿井臼之勞二母恒先之以逸吾母吾母間或自逸趨而共之夜則張燈聚一室紡績相對溫言互荅雍雍如也而孺人事府君敬順弗懈嘗侍疾逾一二年躬親藥物百方調治焦思盡瘁有人所不能堪者疾旣瘳閱數歲輒復作雖屢殆而復安孺人力也其撫子姪慈而善教每退自家塾必令誦所業間嘗誦小學至崔玄暐母盧氏教戒之辭廼曰汝曹他日卑有官職願使我聞好消息也其

役府丞第進士官御史以覃推
恩府君與孺人偕老受　封先是吾母以伯兄學士爲編脩時
恩封太孺人矣歲時上壽簪纓冠佩森列輝映鄉人嘖嘖稱嘆以爲善慶之所致也今諸老皆逝惟兩叔母在而又喪其一感今念昔有不勝痛恨者何忍爲辭昔柳子厚於其叔父侍御史爲之墓版叔妣陸夫人爲之誌文至今柳氏世德與二人善行著人耳目蓋其文辭張震耀足傳不朽也吾家世德善行無愧於彼而守隨文不足以發何能爲乎兄命廼弗敢辭遂抆淚瀝悃有書

以誌而不爲之銘蓋至哀無文至敬不飾也孺人有二子一女六孫長子守防居士與嫡孫茂亨舉人皆先卒又可哀者故併書之其餘則少保商公所為府君之誌已悉故不贅云

封工部主事陶先生墓誌銘

縉雲之陽有文行之士曰介菴先生姓陶氏諱玻字士珩以子貴被
勅封承直郎工部營繕主事既有官稱矣人猶稱之曰先生者重其文行也先生生數齡而知書八歲而能詩比成童而攻舉子業間以毋喪致疾而廢遂更縱學無

所不閱初治毛氏詩曰興於詩固學者所當先也晚好左氏春秋曰有志於著作名家者不可外是而他求也於諸史尤熟於司馬氏通鑑與人言古今治亂得失之故如示諸掌鄉先輩若西溪李君行簡郡守趙君士英少司寇李公宗楷先生皆嘗師資之故學有源委文有典則而尤長於詩在里中有思鳴稿在邑中有綎尊稿來京師有觀光稿其治家教子則有訓誡諸錄其筆削義例則有郡志一書此先生之文學可重者也先生踐履淳實而尤篤於倫理以父少罹黨禍禁錮憂患之餘故晚年安養務致豫悅及病徒步百里以迎醫及卒[illegible]

過三年而猶哭人稱其孝以毋早世哀思罔極迎養外祖毋于家如毋存焉盜起隣邑爲作兜舁以避之暨其壽終爲治喪具以安厝之人尤以爲難其居鄉里以信義率物有爲不善者輒相戒曰陶先生聞之得無不可乎故梅公俊之力埜其父陶敬時之歸養其伯蓋有所感焉有陳烏者毋病癱二十年烏行傭以供之不懈毋卒貧不能喪先生至捐貲以周卹之且爲詩以奬勵之故鄉人益勉於爲善此先生之行義可重者也嗚呼世之人若先生者何可多得哉今已矣先生卒于弘治五年十二月九日得壽七十有三卜以明年某月某日葬

于其山先塋之次其子虞部員外郎嵩以其門人監察御史同君南所爲狀請予誌其墓予因摭其所可重者書之先生世居縉雲之筠溪大父諱原道醫學訓科父諱信民有隱行先生娶麻氏封安人子男三長即嵩次皋爲郡庠生次中授散官女一適李鵬孫男六堯佐堯仁堯章堯勳堯夔堯京孫女二皆幼銘曰

有文以潤身有行以表俗有子以顯名有壽以享其榮祿猗嗟先生全歸亦足

汪處士墓表

休寧之充山有汪處士者諱觀勝字用斌年九十以卒

卒于正統癸亥三月一日其年月某日葬于里之華市有子一人孫七人曾孫六人既有銘其瓶者後三十七年爲成化庚子其孫瑞州新昌知縣道以其銘與事狀介吾同年友王允達中書請余文以表其墓辭弗獲迺撥其可以厲世者論次之汪氏初居歙之黄墩繼遷休寧之安樂鄉載徒宛山本唐越國公世華之後處士其三十二代孫也（諱佀大夫諱曾）大父諱祿考金壽字奇英奇英與弟漢英素友愛元末盜起剽掠村落凡弟皆有膂力相爲屛蔽猝遇賊奇英墜于坑仰謂弟曰吾其已矣汝亟脫去猶得存宗祀也漢英感其言奮厲大呼向賊欲致死角之賊駭而去迺下縋撈兄遂相保全鄉人壯而稱之處士倜儻剛介有諸父風與兄觀奴觀童尤相愛敬兄家居治生處士遠服賈以給之貲用漸饒惟所居湫隘一日兄弟聚首言曰吾家衆日蕃居室已不能容前村有隙地安得屋之而析一房以居乎處士應曰兄弟同居不忍析耳無已弟當圖之二兄宜承先業也歷年而屋成盡以先廬十數楹推與二兄不有其一椽半甓人以爲難能平居重然諾臨事有果斷嘗爲鄉耆人就辨曲直得其片言而服至與人交坦易盡情或相過從觴酌酒奕戲終人不厭也銘狀所述其槩如此余嘗慨世之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雖錐刀之利至紾臂鬩墻爭之小有害焉輒相視如塗人不一引手救俗之敝也甚矣今汪氏兩世其於兄弟之間負異乎流俗蓋知天倫之重篤於愛敬者也愛則相恤見害必救之敬則相讓見利必遜之易地則皆然也故余述處士之事本其諸父之善併列而表之使夫交相爲瘉者過其墓殆必赧然而愧耻憯然而悔改乎其於世道不無補云故表

故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副使楊君墓表

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豈惟先王然哉今
朝廷以觀風之使董庠序之教者蓋取諸此吾友楊君質夫初以山西按察僉事奉
勑提調學政繼升副使提學山東其在山西嚴條約公勸懲課士以詩書執禮又省境内風俗凡巫覡之術皆屛之淫褻之祠皆撤之緇黄之居私創者更爲社學選民間之秀讀書習禮其中士風民俗爲之一變其在山東造就士類畧如山西屬憲長虛席代總臬事大家縉宗有奢而犯禮怙侈滅義者必寘之法而居官律己務爲清約門無私謁室無長物雖至死索無餘貲嗚呼皆夫真可謂觀民設教者哉於山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

儉也於山西所謂國儉則示之以禮也觀風之使質夫
僾為之矣惜天不假年而不至大任也噫君諱文卿質
夫其字也漢太尉之後有諱嚴者仕吳越子孫散居會
稽號浙左院至宋有諱適者以學行聞隱慈谿山中不
就徵辟人稱爲大隱先生十一傳至諱雲者贅居鄞葉
氏遂為鄞人雲之孫曰孟暉君之曾祖也祖諱灝以高
年例授仕者冠服其季曰頤求樂庚子舉人早世考諱
寔舉鄉選為安福訓導以君貴贈刑部主事母金氏少
師兵部尚書從孫女贈安人繼母陳氏封安人君少穎
敏不凡七歲入小學十三通舉子業弱冠入郡庠成化

四年發解浙省第一十四年會試第二
廷試第二甲前列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吏抱故牘白事
探刺可否乾沒售利君發其奸狀杖之遂皆畏服未幾
丁父憂起復改刑部主事時有尹清者夜飲殺人事覺
匿豪家令其妻賄同飲者張鐸　之公一訊知其誣根
捕尹清豪長者為清終無所聽竟坐尹清而釋鐸左驗
者皆曰天開眼矣逋寇席英王男白晝殺人遁者不能
捕追躡賊所過抵逆旅主人逮繫之有負廣才者坐窩
主死罪公爭之曰廣才迫於凶勢飲食之何物之窩竟
出之如廣才坐死者二十人皆得釋人以爲當開大獄

喪君以嫡孫承重弘治元年起復至京時山西缺提學
僉事三原王太宰議堪其任者時吾凡文懿公爲少宰
以君對太宰曰年未艾乎文懿曰年已五十矣遂舉用
之歷四載陞山東君兩總學政三晉齊魯之士顓庸者
多出其門亦可謂以人事君矣其爲人外圓而内方平
居雖若和易臨事確然不可奪臺省中有大吏或重獄
叢論紛紜君至一言中其肯綮罔不帖伏十年歲當大
比君出行部簡閱應試之士炎暑積勞力疾視事至九
月疾甚其子侍側君謂之曰吾平生所爲惟上合天心
内盡吾心外不咈人心而已又指橱前書篋曰吾無以

遺汝惟存此心與此書耳汝輩能繼述吾無憾焉遂瞑
時弘治丁巳九月二十九日也距其生正統丙辰得壽
六十有二君天資秀敏諸經子史百氏之書無不究覽
其發之文宏深博雅自成一家爲詩亦清麗可喜君自
號菘畦有筆談類稾若干卷藏于家配李氏安福尹蛟
川李公恭之女封安人子男二長叔達嘗入粟賑饑例
授承事郎次叔通鄉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女三長適
漳平知縣吳照次適士人金鏞次適庠生盧倖孫男二
女一皆幼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其子以邵僉
憲賢所爲狀示予圖惟不朽昔司馬公與范蜀公生同

志相約後死者誌其墓且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予與質夫同年同志姓又同也今卒後死誌已愆期故即外碑刻文而顯詩之以表君之墓詩曰

敬敷五教咨司徒明刑弼教屬士師有虞命官萬世法憲臣董教令良規三晋齊魯異風俗觀民設教隨地施楨楚不咸士心服延及齊民知禮儀喬遷伊邇遽徂落青衿黔叟徒傷悲知君厚積有餘慶鳳毛已上青雲梯平生忝結金蘭契表銘愧乏瓊琚辭安得溫公大手筆爲君一拂墳前碑

鏡川楊氏先塋神道碑銘

楊氏世居鄞之鏡川距所居西北三里許有阡曰和嘉阜即先塋也塋戌東向自曾大父熙正府君始葬其中禮東向以南爲上大父栖芸府君葬其南吾父梅讀府君葬其北仲父見素府君南之次季父常菴府君北之次吾弟守隅徵士以早世祔其北又其次也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有

詔兩京文臣悉予應得誥勑於是栖芸梅讀皆贈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見素贈通議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常菴贈奉直大夫兵部員外郎栖芸梅讀見素官至三品例得立神道碑守隅已撰梅讀碑文從兄司空謂曰塋域既同神道無二盍共爲一碑乎應曰諾謹按家乘熙正府君諱起汶字浩卿姓楊氏五世祖再十一府君以世爲宋臣義不仕元作詠史詩有恥爲膺斂士寧作般頑民之句熙正生元季亦不仕世以賢雄于鄉

國初治豪右方嚴熙正以族之豪也懼及乃捐家貲避居蔣里別業又爲重徭苛斂所困亡其室陸孺人弗克塟其季子昱以庠生充吏被誣徵吏贓至蔣別業亦蕩覆歸卒于先廬壽七十二子孫議葬地顧先業之未鬻者獨和嘉阜耳召堪輿家視之曰吉遂舉二喪葬之時永樂十一年正月十三日也今先塋之居中者是也栖

芸府君熙正長子也長自逸辭谷觀隽爽通易書詩三經力希濂洛關閩之學德性淵方竣竣誠確少生富家長罹患難老而望尊賢給子姓樂貰其服食言行如一人不見其少異一修郡志三修

實錄有司皆聘爲總裁晚年造詣彌篤更號思誠叟爲文操筆立就皆淳古爾雅其自爲葬誌有曰少而慕古壯而學古老而益好古者吾之行也所著有栖芸稾四書直說道統言行錄詠物詠萄等詩初學對聯數十卷藏于家壽七十八今所贈官以不肖孫守阯推

恩也夫人鵜橋朱氏淑慈儉勤治家有法壽八十八卒

令贈淑人生三子㮊讀見素常菴也㮊讀府君諱自懋
字俊之栖芸長子也天性孝友德量恢宏宣德中以易
膺鄉舉有聲有司強辟爲從事正統初上京師應順天
辛酉甲子兩科秋試皆不偶積功入官戊辰待選吏部
己巳之變目擊時事有集句詠史詩二十章知者以爲
長歌之哀過於慟哭者也景泰元年授福建泉州府倉
副使知者曰才高位卑柰何應曰位雖卑職易稱孔子
嘗爲委吏矣敢不盡心乎監司知其賢檄署德化縣縣
遭鄧寇兵燹之餘至縣勞心撫字民懷其德又委師來
春民兵捕逋寇招徠有方寇亦復業既還泉州監司直

指文章薦其堪爲牧民之職不幸以病卒官壽五十七
以長子守陳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今所贈官以不肖
子守阯推
恩也夫人溧陽張氏賢明孝慈以舅姑老侍養無違始
終未嘗從宦壽七十三卒初封孺人贈宜人今贈淑人
見素府君諱自愈字樂之栖芸仲子也性沈靜少嗜學
經書史畧李杜詩皆默誦如流居鄉平心率物雖斗斛
權衡之出納未嘗虧人以利己㮊讀與常菴宦學京師
見素獨持家　政奉二親撫諸幼御群僕一門四十人
怡然禮法中無一怨侮者鄉人以爲難以子守隨貴封
監察御史雖命服光耀其自處如常布時壽七十三卒
今所贈官以子守爲大理時推
恩也夫人封里張氏溫良慈惠見素嘗病躬侍湯藥累
年不懈初封孺人壽七十　卒今贈淑人常菴府君諱
自恣字勉之栖芸季子也性爽愷讀書識達古今議論
英發正統末從㮊讀在京師親見奸奄誤國事每言及
輒切齒怒罵天順初聞奪門有功事輒曰此輩貪天功
以爲己力其能免乎既而果敗居京時學徒雲集多所
造就及從宦泉州太守胡公聞其賢延教諸子欲以懷
才抱德薦之不就從子文懿懷其教育之德爲入貲授

宣義郎壽七十一卒今所贈官以子守隅爲兵部時推
恩也夫人殷浦陳氏敏慧端淑母儀足法初封太安人
壽八十二卒今贈宜人亡弟守隰徵士字惟升初攻舉
業善屬文尤工鍾王筆法成化初有
詔舉經明行修福建尤溪縣舉之移文至家起之以事
毋辭不就年三十六卒室王氏亦繼卒於祖墳西北買
田葬之栖芸三子九孫㮊讀子三人長守陳官至吏部
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次即守阯官至南京吏部
尚書次即守隰見素子二人長守防次守隨官至工部
尚書掌大理寺卿事常菴子四人長守隅江西豐城學

訓導次守陞守國次守隅今官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曾
孫茂元今官廣西布政司右參政茂仁今官四川按察
使皆文懿子也餘未仕尚幼初熙正之葬無墓誌文懿
公有識葬之文具載始末栖芸自撰墓銘文懿亦為作
小傳梅讀則太子少師大學士蕭公鎡銘之見素則太
子少保尚書大學士商公輅銘之帚菴則大理卿夏公
時正銘之春容大篇足垂不朽然皆藏之墓中今欲列
于神道小子狂簡不能具述掛一漏萬不能免乎不明
不仁之咎強顏當之而系以銘曰
靈宗枌諜自有周宣王支庶封楊侯 楊侯苗裔遍九州

鏡川一派儒家流相傳詩禮學魯鄒仕宦汴宋承箕裘
比肩左衽吾其羞遯世逃名夫何求經畬心地耕且耰
辛勤奕葉方有秋一門榮祿功名收來懷豈芭貽厥謀
貤封錫命渥且優燎
黃先壠昭潛幽父子弟兄胥
寵褒婦姑娣姒咸承休九原會聚含笑不我心感愴增
悲憂披淚書銘金石鏤上俟
君恩圖報酬下貽嗣亂也千秋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弘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
于杭州私第有司以
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窆于三峰山先
塋之側夫人沈氏祔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尚一字季爵
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晉才者始遷浙之慈
溪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
又占籍仁和遂為杭州人曾祖均甫祖牧茂考諱誠以
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
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為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
陞郎中奉
勑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刦外藩王府遯

者蹤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于獄考掠死者半之公
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為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
人破械出之上杭饑無賴民欲為變公亟發倉賑之先
事後
聞人以為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
南京大理少卿丁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少卿成
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商人于上新河屍浮
于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
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
而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婦強而未成

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
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而貸死
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
誅今律劫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
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
行已殺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
污倫理已為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
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而不忍加之於死此
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求樂宜德間其未成者猶
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聞其未成取自
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于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
侵
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濟饑
民二十三萬户裁省諸司冗濫力役數萬人罷黜不職
庶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
而興革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流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
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
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以出俾為學官弟子或補胥吏
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汛水挾風

濤為患嚙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壁公召監司會計帑
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
及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若千丈皆江西百世之利
也舊例上供之稅每石折銀貳錢伍分凡官田稅重及
民無厚產者折之有巡撫江西者盡以折銀之利歸于
仕宦之家公乃悉復舊例又
諸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勢家應供之稅多累民間代輸
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
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為
國為民耳不遑他恤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

仕得
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泊如
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
之書院火或謂公與杭守不相能所致然守竟以罪去
而公亦歸慈谿
今天子即位公進階一級弘治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
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于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
頭細字至臘八日忽覺音澁體疲亟呼諸子曰吾將永
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諱某同邑
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

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椶貢士出後伯父次明檜邑庠生先卒次明楨儒士女二適士人閈昂庠生姚璜孫男九慈薰慈燝慈瑩慈嵘慈熊慈烝慈嬿慈爖鳴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親甚嚴敬處同氣甚雍睦毋夫人耄年乞歸省得賜楮幣洗腆為樂官大理乞遷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恩以封毋毋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耄耋躬亦希年天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抗之先達如徐貞襄之忠于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璡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八

布衣劉元升俱以忠義死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而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禮為士儀禮畧十卷人或以為繁公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合古制公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公為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二卷公自號餘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樆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皋擬拾穗三詠則忌谿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簇蠶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鶴引吭閒有餘韻亦可見其槩矣守阯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公尤交之深者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致為位以哭適明楨來南京以公門人徐奇所為狀泣拜請為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守阯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弄以文字相周旋雅矣奉政公園趣存稿先兄文懿公序之先大夫梅讀存稿公序之畫像

碧川文選卷四　三十九

公贊之文懿卒公誄之今雖不足以辱公之命則亦安忍違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為叙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其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後辭守阯於此亦云銘曰

伯禹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國為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于明曰明而杭哲人延生博學洽聞名聲夙起高擢賢科荐歷郎署被服儒術緣飾法律錄囚于閩洗冤澤物丞弼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還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議著為甲令傳于來世

天子曰咨予憫歲饑術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
命荒政是職散利薄征省役保息廿蔚維生公手撫綏
緊起死人枯骨豐肌浴水嚙城民其魚矣公禦其患奠
厥宅里除其蟊賊擾甚龍蛇為
國活民遑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
厥辭禹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為詳節士儀儀
畧人猶憚煩刪為舉要可求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
春秋辯疑未成絕筆
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大明故驃騎將軍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朱
公神道碑銘

國朝設錦衣衛為親軍指揮使司職任雄要其掌御
乘輿則漢奉車都尉之職也其掌徒隸察舉官邪民慝
則司隸校尉之職也其掌儆循京師禦非常戢奸寇則
執金吾之職也其掌
制獄逮繫則又有廷尉之職也兼是數職雄要莫尚焉
任其職者往往怙
寵恃勢覩刑黷貨遠或數年近不二三年輒僨事以賈
禍其有歷任二三十年被渥洽超崇階以功名富貴始
終者殊鮮惟公有焉公諱驥字尚德世為順天大興人
曾祖諱大以子貴贈千户祖喜以儀衛司尉歷功至錦
衣衛右所正千戶考鏞襲祖職三世皆以公貴累贈驃
騎將軍都指揮使曾祖妣郭氏祖妣張氏妣丁氏皆夫
人公體貌魁碩性度寬厚少從括蒼潘流清先生學於
書多所涉獵既襲武弁尤樂與學士大夫游蔚有嘉聞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知其儒器以其子妻之天順改元
少保為權奸搆害公坐累謫戍威遠
憲宗即位顯白少保之忠而復其子婿官公得還任成
化二年用兵部薦陞指揮僉事四年畿內刼盜屢作
敕公督官校逐捕得其渠魁戮之遠近帖然先是公謫

威遠時值虜入寇公從總兵官高陽伯李文禦之斬獲
虜首把禿王等若干級至是兵部敘功奏陞公指揮同
知十四年錦衣掌印者以罪免陞公指揮使以代之未
幾陞都指揮僉事二十年
敕公兼理機密糾察之務其冬陞都指揮同知二十二
年
詔嘉公督察機務累著勤勞特陞都指揮使先後賞賚
繡春刀綵幣寶鏹等物
御製運環詩續通鑑綱目等書不一而足每遇
經筵廷試皆得供事預燕及

郊祀扈駕則賜蟒龍衣以爲常其
寵遇若此公爲政不苛刻雖擒奸討猾於詿誤者多所
縱舍嘗因歲饑民以攘奪被收捕自斗粟以上法皆當
死公曰饑民不得已以救死耳令皆寘之法可矜也奏
上多從末減時重妖言禁邏卒多鉤致以徼功有妖人
眞患者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發株連數千百人皆
當坐死公曰首事者獨患耳餘皆愚民何辜於是惠竟
抵死餘得遞減戍邊有衛卒偵其隣人傳視妖書者欲
發其事以覬賞亟以告公公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
械其逃擇歸諭其隣人皆驚悟散去凡

制獄下錦衣者所司輒以巨梃加之以厲威公獨否
憲宗嘗命捷忤　旨者或譖公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公具以實對卒不易
今上即位命兵部遴選軍政大司馬列疏獨稱公老成
得體敦厚不刻時以爲得其實云弘治四年十二月朔
上視牲南郊公扈從還得疾越十有五日辛春秋六十
有一訃聞
上嗟悼命禮部諭祭工部營葬事以明年二月某日葬
于下馬社之原公娶于氏即少保之女封夫人子四長
宸襲其官次宏中書舍人次完四夷館生次宥女一義

勇右衛指揮同知其婿也公起自邊諭荐陟崇要既嘗
親涉憂患又目擊前任衛事者相蹈覆轍故公務爲長
厚恪慎厥職司衛事二十有五年而掌衛印亦十有四
年身始令終近時所未有也予與公同朝往還甚久今
其子以侍御田景賢所爲狀及少宗伯倪舜咨所爲誌
詣予請文於神道碑義不得辭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
曰　於惟朱氏興自儀衛積伐累勳爲千夫帥公承武
階亦有文事受知孤卿以其子妻坐累戍邊誠非其罪
憲皇之初昭雪忠義公亦　賜環乃復厥位乃陟峻階
乃擬要地六遷其官二品之貴　寵隆不驕權盛不肆
保其初終哀榮兼至彼何人斯作威逞勢曾不旋踵或
顚以躓求如公者百無一二神道有碑我銘以識以示
公休亦以厲世

贈資政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謝公神道碑銘

昔蔡文忠公以狀元及第堂堂英偉真宗大悅以爲得
人其後歷官學士以至爲相天下推之爲正人以爲朝
廷重累贈其父爲中書令封其母楚國太夫人既光顯
矣范文正公書其事又稱述其父母賢而善教故益顯
于後世以今觀之若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上謝先生于喬者蓋令之蔡公也其親之賢則有遇於
蔡氏　朝廷封贈其父如其官毋為夫人亦既光顯
矣茲當立碑神道宜得當代名筆有若范公者書其事
以益顯其親也今乃辱命守阯辭不敢當則曰昔先祖
之墓子之兄文懿公實銘之今先人之碑子宜為之銘
且與先人同事場屋而相知者亦惟子在能不為之一
屬辭邪嗟乎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守阯何能為辭竊以
古人之事適相類者比而書之以彰其盛而後著其實
云公諱恩字公覲姓謝氏其先台之臨海人自長二府
君始遷餘姚之四門歷五世至公之曾祖曰見賢祖曰

原廣世有令德考諱瑩官至福建布政司都事贈資政
大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妣余氏贈夫
人其合葬銘即吾兄文懿公所撰者其事備矣公受義
方之訓少而強記長而博聞矢口成章輙為人所傳誦
以戴記應鄉舉名振一時稠人廣會有識者曰此餘姚
謝某則一坐盡傾或以歷選期之然累舉不偶會有
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嘉定尹蔣忠雅知公賢即以應
詔例當就御史覈實或謂須致私覿公哂然曰官以賄
成吾尚可以干祿乎我卒不就時都事府君已掛冠東
歸公盡心孝養絶意仕進然於當世之務無不識達蓋

司守令或咨以政事是非可否如視諸掌用其言民輙
稱便公為人樂易接物坦夷不事撞擊苛禮或謂其太
簡公曰煩固吾所厭也因以簡齋自號常居善藥救方
治疾多所全活或致餽謝則笑卻之且曰吾有方欲醫
國以療民瘼不得少試今致意于此亦以施吾及物之
仁耳豈望報乎君子於是知公之志夫人姓鄒氏宋侍
制忠公浩之後自無錫分居餘姚之梯山父本善母俞
孺人尚無恙年八十餘夫人護養周悉得其歡心常曰
孫婦孝順天必祐之福以生貴子是吾願也其後果然

鄉人以為美談其自處勤以約紡績女紅至老不廢儉
雍服飾雖貴不御其治家公而恕家衆數十百指撫御
咸宜或僕婢有過未嘗輙加笞詈其於子姓慈而善教
嫡庶均養有鳲鳩之仁督學勵業不為貪饕之愛其賢
行多類此子男四長遷字于喬發解　廷試皆第一歷
官翰林春坊詹事以至今職次選不祿早世次迪以進
士任兵部主事次遲亦早世女一適上虞韓錄孫男五
長正應鄉舉未遂次丕舉京闈第一父子解元亦一盛
事次匡次望次亘女三人曾孫男二用賓用賀女二人
皆幼公以于喬貴初封翰林修撰再封春坊諭德今鼎

前織夫人初封安人再封宜人今贈夫人弘治四年夏
六月夫人卒後二年秋七月公卒壽皆六十有三夫人
卒時 朝廷遣官祭葬及公卒又 賜之祭命有司啓
壙合葬皆出特恩汝湖之南牛屯里之麓其葬地也銘
曰灝瀁鉅川其發有源雨露滲漉自葉徂根㛍有相臣
天子譜學補袞代綸黃扉紫閣有關必先曰惟嚴君浮
英湛德服義履仁藝而不試發于後昆饒冀甲科捷武
魁元貤封錫誥偕老全歸 勅葬諭祭度越典彝
帝命相臣予嘉乃績贈爾所生其視爾職相臣稽首
天子萬年深恩漏澤下逮九泉爰作穹碑植之墓道以
侈上恩以顯厥考古有蔡齊大魁作相揚名顯親百世
之望今亦有子顯揚如齊銘以相之永矣其輝

祭毛都給事文

嗚呼士廣遽止於斯天道福善神扶正直始以為信而
今以為欺士廣之德仁厚豈弟士廣之行忠信孝慈其
律已也如秋霜之高潔其接物也如春陽之熙熙士廣
之善可稱如是宜乎獲天之祐而終享乎期頤給舍再
遷日侍 彤墀忠言讜論上徹 宸闈蹇蹇諤諤風彀
四馳善良賴其扶植而奸諛憎其所為士廣之正直如
此宜乎躋大位而獲神明之扶持夫何壽不逮乎四紀
位不登乎大夫岳牧之薦伊邇而山壑之舟已移老母
家居終養無期殊方萬里寡婦孤兒此士廣之遺恨而
可為大慟而深悲嗟世之人呐呐嵬嵬陰賊險狠鮐背
尨眉奸田貪墨腰金服緋而士廣遐至於此所謂天道
之不可測而神理之不可推朝野聞訃孰不歔欷皆曰
正人已矣吾道云衰 袞職有闕誰其補之
國有大疑孰為蓍龜臺諫生風孰為羽儀奸田以為莫
予毒也而善良以為失其所依興言及此直欲籲天詰
神而無梯嗚呼士廣已矣奏議數篇直氣正辭自今觀
之凜乎猶有生氣而異時汗青之紀金匱之藏夫孰能
遺則士廣之不朽庶其在此是以天道之報施士廣可
以無憾而安於天命矣何疑其等鄉曲之情微夫人之
慟而誰為浹旬之前式燕以嬉曾幾何時死生頓殊舉
觴永訣有淚連洏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祭武選主事楊景奇文

嗚呼往者麗澤之會有交二十五人曾未數年升沉之
跡若天飛而淵淪中間既喪中夫又喪齊道人皆惜之
而今於景奇之喪則又為之痛惜而深嘆蓋景奇以尚
寶之子太師之孫脫去紈綺之習而折旋禮義之門其
手儀之秀雅若瑶林玉樹負出乎風塵其文辭之蔚麗

若屬豐出疊嶂騰湧乎烟雲其才氣之卓犖若龍泉太阿可以剸犀兕而斷蛟螭於是捷刱闈魁省試　親策於天下而擢之上第拜爲司馬之臣人皆期其遠紹祖武而爲廊廟之珍也夫何宗支啓釁禍蔓相因萋菲成乎貝錦林木災於亡猿尚賴　重瞳之明爰開一面之仁徙之竪郡示不終捐詎意降年之不永竟從中道而亡身嗚呼公治之非罪賈生之謫遷仲宣之道死子淵之短命彼逝其一人猶哀之而景奇實兼有焉此吾徒所以痛惜深嘆而云云也豈特同盟相好同心相親而然哉寄一觴以求訣隔千里而馳神庶英靈之不昧或有鑑於斯文

館閣祭曾文甫文

嗚呼泰和之曾文獻相承子之先祖黄甲魁名官居翰長文學馳聲子之尊父復魁二甲官爲憲使才亦博洽子承家學又復及第三世傳臚衣冠盛事人皆謂子妙年英發問學日增如川之達庶幾遠大益振前烈云乎不然一疾弗起賈生早終顏夫之嗣人皆痛惜况在同署旅櫬南旋奠此豆籩文以告之涕淚潸然尚享

祭胡泰政廷愼文

嗚呼公之德淳而正可以承弼厥辟而止於參一藩之政公之才精以練可以圖惟國事而止於佐兩臬之憲公之文典以懈可以潤色大猷而止於敍律叙述應世之作使天假之以年猶有望焉乃遽止於斯而吾黨聞訃失皷不自知泣之漣也嗚呼吾浙之元最盛於前所謂承弼厥辟圖惟國事潤色大猷者接踵而駢肩有來其繼謂公其庶兹焉已矣吾道寡助而所以爲之泣者豈惟鄉曲之情交游之故嗚呼七元之會曾幾何時千秋之別再會無期令器進士奔喪而歸致薄奠以寄哀惟英靈其鑑之

祭黄氏女文

嗚呼汝爲吾女二十三年聰明孝順禮度恭虔宜室宜家内外稱賢非吾能教汝乃自吾先祖栖芸先生以來以禮義齊家而化洽閨門所致然也嗚呼以汝之賢宜享壽福夫何童年而患久瘍既笄而病帶衛不足使汝惕惕憂畏恒若臨于淵谷雖百方療之不瘥竟以是而至於此荼毒也嗚呼痛哉吾自汝伯父文懿公與丁夫人連喪血淚未乾今年汝陸氏姊丈登第爲之舒憂作歡曾未數月而遽遭汝喪此吾所以拊膺大慟而仰天求歎也嗚呼哀哉汝母所生男女維九而夭殤者六惟

三女存而汝又不祿一生所苦屢傷骨肉今吾猶能以義命自遣而汝毋哀痛迫切至欲與汝俱死而瞑目也於乎痛哉吾念汝生之初同産一男一女未幹出疹男獨夭死汝幸生全以至今日回視同産所得豈直倍蓰且詩歌碩人以族類之貴與衆歸禮儀之盛爲美今汝爲尚書之姪諭德之女侍講之婦而兩家門第屹峙于歸往來光榮煒煒而况生則内外稱賢沒則尊卑哀喟女子得此亦可謂不虛生一世矣且蕭艾人憎其久生芝蘭人惜其早萎汝寧爲此其不爲彼汝雖不祿無子而夫婿青年進學未已將來貽　一命之封而延數世之艷有可冀者汝其可以無憾而含笑入地也已嗚呼吾衰汝侮汝傷汝痛汝故爲是言以慰汝且以自慰也吾不能文老淚如雨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參政文

嗚呼鼎霄之餘風霜悴之圖南之翼中道墜之嗟嗟九成不幸類之英才敏識蚤有令譽年二十三而名成進士三十三而

命爲大夫四十三而位登三品參一藩之政於八閩之區眞若春木之上升雲翼之南圖也夫何霜露之疾感于中途雲翼方張而遽墜春木方盛而遽枯行道之人見之猶爲之出涕而嗟吁况於同鄉契衜闇之寧不爲之驚怛而號呼嗟嗟九成而已矣夫番白之昕望子侍闈不見萊衣乃見喪車中郎有女伯道無兒與言及此良可痛悲何斯人之不淑豈天道之無知嗟嗟九成命也柰何順受其正莫知其他致奠千里侑以斯文傷子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汪尚書先生文

嗚呼公之生也不偶公之成也孔艱公之尊父喪服鷁班乘軺閩浙動岳撼山夫何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公之痛悲蓼莪廢讀尚論前徽奮志科目一舉京闈已冠

國賓開封例籍不容虔人再舉浙闈復登桂籍乃擢甲科乃授史職乃陟

宮僚乃貳宗伯官衆學士侍

帝之側辛勤三十餘年以濟登茲誠不易得曾未幾時遘嬰末疾口不停藥手不絕筆足不踰庭詩文滿室病延十年壽亦七袠已見二子俱獲成名鳳池染翰虎榜蜚英人誰不死有此亦足况蒙

聖恩並祭優濡尚書追贈榮光下燭公在九泉諒亦瞑目吾儕僚知繫官南國遥望吴山逝將埋玉銜哀遣奠緘辭致告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祭酒先生文

嗚呼公之經學窮三古四聖之精微公之文章會諸子百家之指歸公之道德爲兩京六館之宗師世方仰其喬遷于鼎司以爲

當宁之倚毗爲縉紳之羽儀以大庇天下之烝黎夫何位不盈乎四品壽不逮乎古希歆其剛大之氣偉岸之資戕于一木而弗究厥施嗚呼哀哉公以萬言之策

御筆親批臚傳及第翰苑摛詞遷官胄監適

天子視學之初賜坐講經敷揚乾九五之辭

聖心嘉納賚以襲衣環橋門而觀聽者咸歆羨以爲命

世之儒暨陟大司成于斯也師道益尊有威有儀多士率服釐繩蹈規作新士氣葺其庠舍十八百區政教兼舉紀績于碑雖曰未究厥蘊亦已表見其猷爲況其文衡所狀有驚風杞梓門墻所出有棟梁楠榱皆足爲天下

國家百年之用豈徒有功於一時至其雅健之文俊逸之詩勒金石而編簡冊者皆足爲百世之番公於此蓋可以無憾而名位壽年之不至豈足追惟守阯無似誤辱公知權甡禮闈接武余閩出入兩京二紀于茲恩義兼至未報厥施自公之疾屢候軒墀公猶忼爽笑語怡怡旬日不面痛哭臨尸茲攝監事觸目增恩凡諸僚屬亦同愴悲山頹梁壞其將疇依今歸襄事大江之西臨發祖奠長號致辭蓋上以爲斯文慟下以哭吾私嗚呼哀哉尚享

東魯許先生哀頌辭

繄太岳之苗裔兮始建邦而爲許靈宗以國爲氏兮世蔓延于東魯惟哲人之挺生兮幼岐嶷而清揚好脩姱以自潔兮襲前烈之遺芳朝馳騖於義路兮夕翱翔乎書圃扈江蘺而紉蘭兮攬申椒與芳杜擢秋桂於蟾窟兮擷春華於璚林既離蹤而釋蹻兮冠岌岌其華簪朝

趨蹌于玉堂兮夕余退乎金馬扶雲漢而分天章兮光陸離其上下紬金匱之汗簡兮師筆削於麟經吾令班馬以執鞭兮與董狐而爭衡既明刑於棘寺兮體咎繇之欽恤生豊肌於枯骸兮燭幽室之白日還奉常于容臺兮典有虞之三禮惟夙夜其寅清兮昭伯夷之餘矩時國步之屯邅兮

皇輿狩于北極天悔禍而將迴鑾兮恐虜情之叵測眾發言以盈庭兮紛甲可而乙否余穎脫而出兮折片言於眾口返曜靈於虞淵兮吾與羲和而爲御既拜節於中天兮卒重光於海隅惟

帝心之簡在兮啓黃閣而召余陟宗伯而秩內相兮俾
參贊乎樞機許身自比於稷契兮欲致
君如唐虞朝余入而代言兮暮余出而陳謨念重華之
濬明兮固衆芳之齊茂吾滋蘭使充庭兮又樹蕙之盈
畝冀嘉禾之蕃廡兮逝將去其稂莠彼黨人之偷樂兮
貪天功以爲己力怙隆寵而恣睢兮偭規矩而頗僻既
植黨以充幃兮又緝艾而爲户不先時而棄穢兮恐其
遺臭於終古歷茲情以陳詞兮惟
明主消患於未形憂之適爲害兮孰若節其寵而全其
生解兵權於盃酒兮又何怨讟之能興謇余言之難入

兮孰能信而爲余聽衆嫉妬而謠諑兮阽余身之不寧
朝發軔於燕臺兮夕余駕乎南畿羗中道以改轍兮指
西陜以爲期狂捱捱而猶未息兮卒返轍于故廬吾固
知喑默以爲容兮恥而不能爲也將患得而患失兮乃
自棄於鄙夫也納方底於圓蓋兮吾亦疑其難合卒盍
言以流亡兮嘗被君之渥洽矧余情其亮直兮雖棄置
庸何傷進不得以行道兮孰若退而自藏吾結幽蘭以
爲室兮植杜蘅以延佇風飄飄而入户兮雲霏霏其承
宇朝懸長松之清蔭兮夕食秋菊之落蘂怡觴詠以陶
情兮日尚佯而容與及黨人之旣敗兮諒昀宓之初言

俄　君命之荐至兮返初服之繽紛狀余心之旣白兮
雖九死其無尤矧湮患之頻仍兮將圖報之何鄣白日
忽其西墜兮雲黯漠而曛黃悲風吹肸以嗚條兮羗哲
人之云亡軫九重之哀悼兮亟陟而招之窮下上而
求索兮魂迢迢而不歸羅蕙芬以致奠兮酌桂酒兮椒
漿惟生榮而死哀兮雖沒世而不忘辭曰已矣哉生何
自兮逝何爲兮吾將問乎大鈞典刑既不可得而見兮
聊舒哀於斯文

孤凰詞 有序

冬官主事胡君彥超將奔其母夫人之喪屬

余爲作哀辭時余新釋母喪至京邸創雖合
隱痛尤深如傷弓之鳥怖虛弦而倘驚苟凡
所屬哀挽之詞皆不忍爲彥超雅與余厚亟
欲得之黽勉爲賦孤凰詞一篇凡以况夫人
之蚤寡而子幼劬躬苦節以有今日彥超將
獲推　恩而夫人不待是可哀也詞雖鄙陋
庶幾古詩六義之比而彥超終天之悲余心
之獨苦亦於是乎見云辭曰

梧桐生兮高岡上有凰兮將其凰朝于飛兮翱翔夕和
鳴兮鶺鶺期偕老兮比翼羗中道兮離折凰何逝兮不

歸凰哀鳴兮長太息太息兮何爲閔衆雛兮無依宰翅
翅兮苦風雨心辯結兮當告誰予手兮拮据予口兮卒
瘏脩予尾兮鎩予羽葺其巢兮哺其雛有雛兮九苞一
舉兮沖霄登阿閣兮容與望白雲兮心煩勞煩勞兮曾
思曷將報兮恩私仰德輝兮紫庭冀榮光兮逮而孰滋
蘭兮不佩其華孰藝苗兮不取其禾孰謂三秋之別兮
爲終天之戚嗟木欲靜兮風蕭蕭鵷雛歸兮空故巢眞
瓊泉兮羞玉食音容杳兮誰爲昭昝慈烏兮反哺憐梟
雛兮傍毋感二鳥兮不如抱痛恨兮終古

碧川文選卷四終

碧川文選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楊守阯撰守阯字惟立號碧川鄞縣人成化戊戌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左侍郎加尚書銜致仕事迹附見明史楊守陳傳按明分省人物考云碧川文抄二十九卷雜文儲稿又若干卷此本爲其外孫陸錡所刻前有陳琳序曰楊公自摘手稿凡一百五十三篇藏於家陸君釐爲四卷云云則此爲守阯手定之本矣明人物考又云守阯嘗書數語於遺稿曰學文師韓吏部學道師程伊川然其文才力頗弱不能規撫韓筆也

半江趙先生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明〕趙寬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年趙掄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半江集十五卷》提要

半江先生文集敘

君子之學㴱靜而精專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以求夫自慊故能篤實輝光久而益宏愈挹而愈不可盡雖漢魏以降以文辭藝術名家者雖其用心之私小大不同蓋亦未有不由斯道而能蚤

有譽於天下也後世聖學益晦而文詞之習日盛然亦卒未有能超漢魏之轍者豈獨才力之有間要其精專之工深根固蔕以求所謂快然自得之妙者亦有所不逮矣半江趙先生蚤以文學顯名當時自成化以來士之知

工文藝者即知有先生其為詩
文宏贍清麗如長谷之雲幽溪
之瀨人望之漠然無窮悠然睨
而樂之而不忍去也自先生始入仕
即為刑曹劉司交四方之矣然
居常從容整暇其於詩文未
或見其有苦心極力之功遂皆以
為詩之天分則爾先生與家君
龍山先生為同年進士故穿仁
辱通家之愛亦以是為知先生
矣其後告病歸陽明先生言
董學以校士於越邀旨行臺間
得窺其詩稿皆重復刪改或通
篇無遺字取其傍校士卷續之

畫卷皆批竄點抹以為此偶其所
屬意則亂抽十數卷無不然又
見一小冊復歷所至山川風俗道途
之所聞經史之所疑無不備錄
聞其侍童云公暇即拂案展
帙焚香靜對或檢書已夜分
於整襟默坐良久始就卧於[illegible]
知先生平日之所養若是其深
雖於政務猥瑣之來亦皆用以精
密者如此也夫然後嘆先生之不
可盡知而世之以文詞知先生者
蓋猶未見其杜權也已先生既
沒同邑之士有王氏兄弟者欲
先生之遺文於子禧而刻之先

生之壻沈知柔氏與禧以叙請因
與論先生之素始知先生之全稿
既已散失此所刻者特禧之所援
緝而向所謂垂溪删改與小冊
之所屬者蓋已無存矣其平生
用心之密充養之深雖其子弟
壻亦皆未之能盡知也先生之

於斯學其亦可謂淵靜精專
用力於人所不知之地以求自慊
者矣使先生卒是而進焉其
假之以年雖於為聖矣也何有
然以先生之不可盡知者推之則
又安知其不嘗致力於斯也而今
不復可知矣因叙而論之使後之
求先生於是集者得有所考焉
正德乙亥冬至日餘姚王守仁叙

半江趙先生文集叙

宏之成進士也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先生與典試事受知頗深先生之捐館舍有年矣宏頃歸道吳江訪其廬而弔焉見其子邑庠生禧問其遺稿禧乃出示此編凡詩六卷文如之盖校於鄉彥文君辭而同

邑太學生王君明所為録梓者也禧謂先生稿甚富然多散逸不存此特十之一二耳因以編端之叙為請宏雖蕪陋詎有不可辭者盖嘗聞之昔人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又謂氣之於言猶水之於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焉先生之文閎侈鉅衍奔放橫逸若得之甚易者然而灋度從容意味雋永讀之累日而不能舍去譬則觴萬斛之舟載百車之貨鼓行於重湖鉅浸之中乘風破浪浩乎沛然而蜀錦越羅隋珠和璧與凡

可珍可愛之物莫不具在是其氣之盛也可知矣桓譚有言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能重其書若先生者白皙纖弱身不勝衣而其氣之形於文也乃若是其盛讀者安知其不謂先生為魁梧奇偉之人乎蓋世之秀慧能文者多矣然能而好者鮮

焉好而不怠以止者加鮮焉不怠已
止而能知充養之漸者又加鮮焉先生
生天資穎異夐出流輩早魁多士
名譽藉然而守之以晦官西曹有吏
責日親朱墨敲朴之務而復乗其
餘暇肆力於經史百氏之書恬於埶
利甘守常調拔乎流俗視求田問
舍之事若將浼焉而獨汲汲於問學
文章不啻嗜慾飲食茲非所謂行之
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
迷無絕者邪宏嘗惜先生得年不
永而致位未顯志業勳名有遺恨
焉然久可不腐且其子能傳之在先
生亦可以自慰矣先生諱寬字栗

夫半江其別號云正德十一年歲
在丙子春二月已未

賜進士及第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兼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鉛山費宏書

重刻半江趙先生集序

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弗遠是言貴文也文矣而有傳有弗傳者何哉夫傳以集集有全而逸者有選而畧者全其大也選其精也皆作述所不廢也惟逸與畧為文之遭此君子所以

興弗覩全文之嘆是故孔壁汲塚石皷不可謂無功於六經也已至漢史不足彪續之蔡書罔存琰筆之存十一於千百非藝苑之盛而迄今為光者哉余鄉半江趙先生秉靈抱韻德粹道冲吐辭揮翰風馳電掣自魁春

榜署比曹衡浙文廉廣按察所歷飛灑以文名於天下凡酬答糾紛不為屬草皆立就於尊俎笑談之間無怪乎家藏之稿無孑遺也人咸稱其有應制才茲讀其集不其信乎及觀鵝湖費公陽明王公二序費得其大而

王得其精矣奚得其精其詞曰親見先生所重復刪改者悉已無存蓋嘗詢之舊集所緝皆博搜雜拾於海內聞見所及其弗及者未知多寡於所及否也全且未必而矧盡夫精乎茲先生仲子韶郡別駕禴以舊板湮滅

將復梓之購求得先生手錄一冊於太史三江毛公之故第蓋先生自得自選托之讐較者四失其三是雖壁破塚穿鼓毀猶幸一者之存也即而讀之益肆而法愈藻而奇謂非陽明所親見其攷定者耶夫得其精斯可

選可選斯可傳可傳斯謂之全亦可也是梓也可少乎哉甞見世之爲子若孫以不墜前人之緒爲克肖至有家藏名物珍玩寶器世守勿失豈惟人從羨之而子若孫亦自以爲賢孰有寶前人散落之文求其精者於四

五十年之後以圖垂於永永哉龠作而言曰在毛三冊在廣四冊尤晚筆莫之求也奈何余謂昔朱壽昌失其毋不知所在求而得之堅是心也能以壽昌求毋之心求父之文則先生之壽昌矣後先光裕彪琰何足多時

嘉靖四十年歲在辛酉雞窠中七十一野人沈啓拜序

重刻半江趙先生集序

古人以文章名家者亦多矣考其所撰或得於天資或原於問學或專乎詞章或兼乎德業以謂人材之不齊如此孟子所云誦其詩讀其書尤必論其世者凡以此也由漢迄唐姑未暇論至宋吾得一人焉曰秦觀少游少游之文章清新豪逸不事繩削而繩削之工殆未有出其右者亦近世之名家也吾邑半江先生趙公生于

憲

孝文盛之時而禀清淑穎異之氣凡有著作率皆膾炙人口當其即席唱和對客應酬握管濡毫畧無凝滯大者千言小者數句恒視其楮之脩短而為之始不構思終不加點一時才名之士咸屈服焉識者謂少游復出於今不為過矣然余嘗謂先生之才與少游同而其文亦絕相類至論其世則少游官止正字遷徙以死其事不少概見而先生敭歷中外二十餘年明刑于郎署作士于浙臺功業顯著方之

少游實遠過之蓋二人之遇不同故其所就亦異未易以優劣論也而世或專以詞章稱先生豈不謬哉先生著作甚富以不屬草故多散逸陽明王公守仁嘗於越署窺見全稿類多删改甚者通篇無一遺字吾意先生晚年亦悔其平生所作之易而思以矯之使天假之年其精詣遠造未量也而僅及下壽以終全稿復失惜哉先生詩文號半江集太學生王君思誠旣刻以傳而仲子通判韶州綸又收其

遺文得百餘篇各以彙附而重刻之可謂能世其文者矣吾聞通判君在韶以不入英州戍卒罪忤當道劾歸至是英人樹碑頌功德又建生祠祀之然後知君不獨世其文又能世其業也集凡十五卷詩文總若干首云

嘉靖辛酉冬十有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刑科左給事中前翰林院庶吉士邑人徐師曾書

半江趙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三
七言古詩

卷之四

五言律詩

卷之六

七言律詩

卷之七

七言律詩

卷之十

序

卷十一

序

卷十一

引

跋

像贊

卷十四

誌銘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朱公墓
誌銘
處士龐君暨妻趙氏合葬墓誌銘
封安人許氏墓誌銘
盛處士墓志銘
承事郎丁君洎妻周氏合葬墓志銘
馮孺人墓誌銘
卷十五
墓表
裕庵處士楊公墓表
金華府推官慎菴徐君墓表
封宜人陸氏墓表
行狀
先祖梅溪府君行實
附録
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君
墓誌銘
明故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半江趙
公神道碑銘
明故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半江
趙公墓表
半江先生實録
恩師半江趙公遺像賛
半江先生像賛有序
半江趙先生文集目録終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十

賦

玉延亭賦 并序

春坊吳老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園一區名曰亦樂中有亭曰玉延玉延今山藥也寬辱從遊門下屢登斯亭見所謂玉延之美遂為先生賦之其詞曰

伊園居之蕭爽並東郭之青陽惟春坊之多暇爰日涉以儴徉有亭玲瓏立乎中央掖若

翬飛翕若雲翔罄若盂縣軒若蓋張通豁無外空同無旁遐瞻為圓近視成方粤斯亭其何有四環植兮芬薌有藥物兮一種獨策名而擅場蓋化工之佳蒔拔衆卉之尋常資喬佺之服餌經炎農之口嘗爾其茁發墳壚蔓延藩籬布濩苾茀葽蔚葳蕤承擔榮而蔭敷緑薄櫨而芳襲紫莖纏緑葉葺珊瑚掩映玫瓈潤浥赤瑾青琅水蒼碧琳交加睦離鬱鬱森森雨濯露浣風揚日暴炎景鑠兮花繁商飈飛兮實熟珙璃瑣屑以如綴玫瑰的皪而可掬扶疎惱纚旖旎背向峙垣垝開屏障秀色散餘馨皀蕩揺軒楹之間披拂几席之上旦暮殊態紛不可狀若乃深藏厚蘊靈根獨存惟土之膏惟坤之珍條達夭矯盤糾輪菌孕天地之和氣稟陰陽之清醇如璧如瑜如珙如璞朝采璘瑞玭琰卓犖不璺不瑕可治可琢剖之兮為璜束之兮成㲉既柔粹以靡曼亦郁淑而精確短鍤荷長鑱斸覓藍田之

舊種試昆吾之新握但哩然勿謣謣須臾盈筐磊砢錯落黃壤破浮喬剝金銚沸竹爐煿酥酪謝其英華霜雪避其鮮鑿不臕腯而肒不餈餌而膩不衡蔗而馥不果蓏而脆抱温平之至性全冲融之正味復含章而可貞美在中而緇表養精安神外衛內保輕體骨以飛步延壽齡於難老此其功用之絕倫又何美乎仙家之瑤草於是春坊公退禁直收金蓮高幘岸野服便登斯亭而大嚼貯腹笥之

克然恒饔晨兮飧夕引公年兮三千

瑞蓮亭賦并序

明府孫君植蓮盆池一莖雙花侍御王君題其亭曰瑞蓮余過而樂之卽席援筆爲賦其詞曰

笠澤水遠吳松景幽花封陋河陽之小邑盆沼隘若耶之清秋金塘分内園之太液玉井酌泰華之靈湫祥煙蘊結瑞日凝烈翠蓋兮高張紅粧兮成列大喬小喬兮天媚五郎六

郎兮奇絕十丈如船千疊如錢披錦繡兮可擷濯玻璃兮逾鮮魚戲兮欲動龜巢兮末顚試潘妃之微步載太乙之真仙東林社兮生白麻姑壇兮呈碧乃方外之殊風非人間之正色豈若張翰遺墟鴟夷故國本姿態之天然去塵凡之雕飾香紛披而四敷影亭亭而淨直周子没兮人文荒光風霽月空寒壚悲年歲之將暮思采擷而爲裳有美一人來自西土岢嵐萬尋汾沁千古豪傑將種風流藝圃淤泥不染蘅蘭爲伍飛青天之玉舃撫夜月之絲桐卓茂魯恭邈焉高風豈意于今我民親逢閭閻紛兮萬井淑氣煥兮嘉靖甘泉溶兮澄清沆瀣零兮凉冷桃李兮春華松菊兮秋姸誰似夏景江湖田田桑翳翳兮馴雉柳陰陰兮鳴蟬南薰動北陸轉麥兩岐野蠶蠒阜財解愠布濩流行令君循行兮阡陌脩汀洲容與兮駐蘭舟草木滋兮膏潤斑白娛兮歌謳靚菡萏之千頃超衆妙而獨整既不

蔓而不枝亦色莊而性靜堪君子兮比德謝游俠之浮騁爰命健步移之縣齋雙花駢蒂嫣然並開掩映簾箔飄揚庭臺仁化所鍾猗歟休哉君自公兮退食據胡牀兮偃息微凉隱隱神怡體適筒泛兮流芳藕雪兮含液瑩如玉兮潤如酥發精英兮蘊元和供儒林之勝賞痊蒼生之沈疴階前止水深盈　尺天光雲影浮動於檐阿銕冠柱史東吳彥登堂一笑風生亟開拈彤管試新題五色淋漓

綵雲絢綵雲兮綵雲結蟠虬兮盤綉紋榻間兮砌下照映兮氤氳日長避暑兮文字飲百里絃歌兮歳年稔報丹鳳兮飛來啣天章之片錦徵還君兮入紫清調玉燭兮登昇平分天潢之嘉植散九澤之根莖杵實兮爲糧削鑿兮爲餳順養萬姓延壽考何須昌陽輿青精浩蕩無懷氏逍遥太和羨君不見商家鹽梅和九鼎此物與之誰重輕

觀瀾生賦并序

僉憲徐君朝文自號曰觀瀾生謂余曰某生江湖之間長而置身宦海之上驚濤駭浪蓋飽閱而熟覩之第力有不逮時有不然思欲障頹波回狂瀾而未能也然嫠婦之憂有不能忘情者是以覩焉余深有感於其言永嘆不已遂爲賦之其詞曰

元化交流之馮翼兮孰翁而施春秋旦暮之荏苒兮彼逝者其如斯波濤横被乎宇内兮何一物而無之鉅者爲澎湃兮細者爲漣漪豈獨江與河兮日浩浩而東馳合群動而皆然兮試比類而旁推群鴻飛而蔽空兮萬馬逸而無羈雲霧滃而上蒸兮岡巒邐迤而靡屭長林撼風起伏而號呼兮禾黍秋熟極目之紛披蚊蚋蠓蟻隊分而陣合兮蟻垤集於階墀蠻觸氏之鏖戰兮螳臂奮以相持長楊羽獵車騎之彌山兮昆陽鉅鹿於萬壑之旌旗蓋無往而不寓夫懷襄之勢兮信物情之險巇渙崩奔而洶湧兮莽曠蕩而無涯詎天命之難諶兮亦人心之惟危彼六鑿之相攘兮判水火之坎離或深谷而爲陵兮或平陸而成池或行險而倖全兮或居安而傾欹或呂梁縣水之可蹈兮或濡裳於涔濆況乎世變愈降兮民僞日滋籧篨與戚施兮競風靡而相隨瞪雙目而無見兮悲衆人之蚩蚩何夫君之不凡兮獨幽覽而深窺洞玄機之靈扃兮徹秋毫而靡遺始者吾將要其終兮盈者吾將究其虧孰往矣而不復兮孰成焉而

不驟堅胡爲乎易觖兮芳胡爲乎易萎惟綱常之爲大兮寔吾職之攸司吾既有此夸節兮皦特立之權奇苟横逆之觸吾目兮吾安能忍而嚅呪固將挫其鋭而解其紛兮豈但恤緯而憂葵操巨舟以弘濟兮屹砥柱而不移投寸膠於溷濁兮揚醇酎於澆漓追邃古之往躅兮還炎農之希夷既彰善而癉惡兮亦起廢而興衰上以紓宵旰之憂勞兮下以洗赤子之瘡痍睨華勛之未遠兮奚凱元之

不可爲嗟此志之耿耿兮窮日夜以遐思患精誠之未白兮恐效妍而成媸世蓋有披肝膽而不信兮矢金石而猶疑使交淺而言深兮徒速累而招疵將鉗吾舌而括吾囊兮非吾心之所期欲超然高舉而莫之顧兮又酬恩之無時故吾將觀其會以制變兮庶順動之攸宜奮果毅而勇進兮夫皇恤乎吾私願悃欵以自效兮豈堅白而磷緇圖寤言之可復兮及吾髮之未絲亂曰八荒滔滔一瀰漫兮孰澄其源殺其湍兮惟彼達人得大觀兮旁燭無疆神之完兮仰輔　聖明瀝衷丹兮魑魅魍魎莫敢干兮海不揚波永清安兮

天柱峯三芝圖賦陶成爲陳明之作此圖明之招予飲出圖索題予卽席賦之

惟荆湘之磅礴兮衡嶽之崔嵬凌丹霞以突立劈蒼穹而中開祝融兮峩冠朱鳥兮聳咮卓如砥石吃江河之中流又若銅標揭扶桑

之遠岫蒼梧鬱鬱亘其陽巫峨岧岧經其右盖坤德之蘊積鍾脊極之英靈惟人亦然乘間氣而挺生美太丘之華冑偉昭代之名卿蒼顏頽然勁骨崒若抱冲襟之孤高出囂塵而脫畧風雲隨其斂舒品彙歸其橐籥兮內臺之重鎮沛中州之甘霖疑蛟龍爲之擁護下有幽澗之千尋矗巍巍奮翼翼高以平靜而直信五嶽之領袖夥衆山之培塿其器度也巖洞峆岈而宏達其節槩也泉石激洌而

清脩於是元化絪縕至和伊鬱天寶畢獻地靈層出娟娟三秀金輝玉質蕙蒸煙霞搖蕩風日貌鳳麟之嘉禎臨八荒而超逸元方突兀而崛起群季翩遷以翺翔高韻恊漢廷之律靈根呈藍田之祥蔭王槐之清樾接竇桂之幽芳九曜宣其精五行薦其祉耀光華於兩間播德馨於遐邇輪囷權奇蔓對郁鬱燁燁煌煌芬芬苾苾瓊液潤金英茁潦輞鐖起痼疾或得仙於服餌或化善於入室蓋惟有

體而有用故足以濟世而拯物嗚呼惟物之生亭毒胚胎人亦物也道參三才故人有特達物有奇傢惟茲一峯隱然其可尊惟茲三芝藹然其可悅衍姚嬀之流泒高穎川之閥閱信惟嶽之降神隆世濟之宏烈事業當柱石之資文章補袞職之闕蓋天將以克 聖明之瑞人望而知其為士林之傑者也雲湖狂夫筆走萬象胷蟠五湖一解衣而盤礴忽灑翰而成圖爰托物以鑄像慘意匠之縈紆有美有勸匪誇匪諛他日作之述之成鴻名於天壤而此狂者尚能含毫染素為公寫凌煙之範模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二

五言古詩

宜興李太守過蘇訪李太僕應禎先生沈石田作圖題詩送之余亦次韻

涉江買春船挂席三百里當年剡溪上夜泛亦如此二人正同心相對魚在水晤語殊未央醉倦各披靡棨進業已非歸來計良是巾車御犢特野服裁苧枲以兹送衰疾取足唯一巳古人稱大隱故不離城市方酣白社歡肯為蒲輪起嗟哉絕俗姿海內今能幾

送沈材美之晉州分韻得話字

吾鄉美人物君才復超邁壯年奮科甲清修有廉介茲行剖符竹早展大夫拜晉州雖畿內壤地僻且隘稌黍供饔飧茅茨覆官廨況聞今年夏雨潦頗澎湃之任先撫字民瘼待君瘥建事在憂患安樂多取敗天將玉成汝此意君勿訝携手當路岐何由盡情話

四月廿九日省中西軒對雨

一雨從晨來灑灑晝方永開軒獨坐對塵氣忽遠屏屬無簿書事稱此雨中景筋骸既疏暢几簟亦涼冷自覺有佳味殊勝食五鼎得風勢方振滴石聲自警急疑陣馬過緩愛天絲整旋添盆池水新綠泛萍荇墻頭槐葉深仰見雙鳥並淋漓未渠央沾足思畝頃四郊極焦枯得此蓋甦醒況當麥秋候一溉發秀穎我喜非吾私民望久延頸猶恐下不收積潦翻為梗竊懷螻蟻誠建疏欲上請五風十

一雨時至無蹶等惠此下土人天意或監省穹蒼邈難與此志長耿耿

七月望夜省中對月分韻

團團月輪高浩浩天宇闊萬里無片雲碧色淨如潑開樽臨前除庭院頗軒豁況復得佳友發興不可遏零露生微寒慘澹滿衣葛留連肴核盡盤礴巾帽脫庾樓足談賞謝賦深批抹清光世所共勝事吾人奪醉來吸沆瀣可潤吾吻渴夜久聞秋聲長風起天末

苦雨

霏微方舒晴霡霂俄復作高雲殷其雷清吹滿虛閣霪潦積日月羲御遂淪落盛夏暑不至重帛仍苦薄牟麥多荒蕪南畝浩漠漠因思去年事感嘆忽驚愕萬家竈生蛙市上舟可泊于今吾鄉民半巳填溝壑衆口齊嗷嗷懸望在秋穫天時乃復爾降沴一何虐西樓一凝睇轉覺懷抱惡茅茨數家村生意渺蕭索雞犬聲不聞煙火日寂寞平湖淨如鏡林

木紛沃若遊魚亦有歸飛鳥亦有托饑饉將安窮吁嗟民之瘼舉頭天濛濛四海共一幕安得千尺帚爲我一掃却手持北斗柄重鼓元氣龠時雨復時暘歲豐人皆樂彼蒼夫何如長空自寥廓欲扣閶闔門玄關祕靈鑰

與陳一夔王存敬夜坐限韻

客來掃空堂陰堦尚殘雪論文坐寒夜茗飲試一啜盤礡娛心神恢詼縱口舌須臾出杯酌頗復助談說僕夫儆中庭行馬齕當闥平生歡樂恕況值初春節古人秉燭遊意與時輩別同曹得同心金石願相結塵埃力袪除風月恣批切猶憐乘田吏役志牛羊茁

秋日書懷

高齋秋風起炎暑忽巳涼几席安且便坐臥送年光顧慚樗散姿竟日空徜徉讀書既慵惰況復多遺忘任事苦煩勞況復無機防進退兩無益浮生竟何當再歌伐檀詩遲暮增憂傷

次韻和姚景昭冬日苦雨

玄冥溺霖雨滕六捲時雪昨寒今復溫陰陽氣相迭濕蒸煙火微潦積行路絕多抽草木芽未蟄蛇虺蘁沈沈日輪藏黯黯雲幕設天漏不自補却怪天工拙豕蹢跋莫前蜌鼻仰難闊淅瀝連日夜頑陰何由輟方愁瘴沴生浪喜囂塵滅簷溜滴欲穿鈴語聲正咽弓弛知膠柔巾墊訝角折無乃龍失御戰野久不決得非銀漢翻傾注若無節鳥雀亦哀鳴竈

罷暫忻悅顓帝令司令胡爲少威烈我欲箋上蒼民瘼細分别凶荒三年來東吳及西浙此災豈宜再吾意良獨切和君正月歌歌長擊壺缺

春寒過淮作

二月春已分寒氣一何酷北風連日夜震努力騰觸殘雪積又消離披徧厓谷曜靈避頑陰閃睍若偷矚凌晨景暫凝入午霧已歛紅爐轉覺親敝裘美如王行道苦咨嗟胼胝凍

生瘃桃李杌枯撐有若經斫斸堤柳殭欲死何有黃與緑尸素慚羲仲專恣罪顓頊我觀元化運四序各分局寒暑凉與温來往迭相續所以成歲功是日調玉燭侵奪令乃爾吾將問亭毒誰哉秉鈞樞誰哉職檢督擅命必誅孥亂行宜戮僕不戢強者縱忍見弱者辱況當發生時品彙各有欲陽和德不布萬象皆倔促何當掃昏曀烜赫吐晴旭慰此下上心動植紛采縟螻蟻抱區區天其聽忠告

過張秋觀河決寄呈都憲劉公

此地昔河決隄防賴前人長岡鎮巨石舊績儼猶新如何四十年浩刼復相循狂瀾從西來萬馬悍不馴蛟龍失其馭横奔隤雲津平陸莽成川廬舍紛漂淪居者恒側足行旅皆含顰水勢盡東騖北渠遂生塵歛蕩易顛墊乾涸多邅迍况兹咽喉地帆檣劇魚鱗賓懞入邦賦璆琳克國珍貿遷有賈客冠蓋維王臣誰能不由此揷翅登高旻湯湯日以熾其

害難具陳明明中丞公銜　命出　紫宸祇事數月來亦旣艱且辛我觀肇功地嘆息久逡巡憶昨在郎署獲侍風範親才名與德操籍甚播朝紳職方繁劇司將材資選掄貴近莫儌倖疏遠無沈湮籌邊不能寐往往夜達晨鰌魚賴其尾罷勉寧爲身素履固若此端能濟今辰嗟我行長途孤陋寡咨詢所見止一隅未悉源委眞渴想一叅謁賡聞清誨諄因之出揣摩萬一裨經綸惜哉人事違微願

無由伸大賢建事業固宜殊等倫疏令文流衆障使故道遵創始良獨難力憊手足皴暫勞可久佚功積効乃臻行見滔天波安流歸海澨上以報 天子下以康斯民鴻勳詎不刋永永垂千春

書懷

人皆病寂寞我獨甚搶攘人皆樂榮進我獨思退藏豈曰慕高潔自審亦已詳才疏識不達氣弱貌不揚十年白雲司默默隨班行逢

迎旣非性裁決又非長昨者遭大故一臥經四霜禮制安敢過揣分甘荒凉春陽動海嶽萬國朝明堂感激攬衣起翩然駕征舫有懷叫閶闔無物充珪璋況當太平日巖廊會明良區區爝火微安裨白日光恒願得散地高坐食太倉沈潛禮樂府蒐弋文史場覲今驗臧否覽古酌興亡日力有餘暇和聲詠虞唐天地大如許豈不容吾狂但恐願難遂徽纏仍相將平生塵外姿顧視眇八荒誰能生束縛終日心遑遑五湖好煙景吾其返畊桑

五月十一日晚坐納凉漫書

小樓闤闠中炎日如火熾偶玆西窓雨開襟滌煩思晚色兼新凉隨風一時至須臾雨脚收眼界益清媚九陌塵盡消城闕鬱蒼翠王河蒲葦森瓊島煙霞邃坐久漸昏黑片月忽照地呼兒具杯酒涓滴輙巳醉幽景方自適外物皆可棄却笑南華仙猶爲漆園吏

登黃鶴樓呈藩臬諸君

冥冥積雨收脉脉斜日暮稜層攀井幹窈窕入雲霧江闊春水生天空歸鴻度門泊巴西船窓橫漢陽樹武昌古雄都登覽愜心素況値輪奐新馮虛免危懼明明藩臬英高會四美具旣罄文字歡餘論及民務暢情繁吹喧卜夜華燈灶玉白羞嘉魚鴨綠泛清酤式歌謫仙詩載誦禰衡賦塵襟一以洗悠然起遐慕鸚鵡空能言黃鶴不可呼川原宛如昔玆樓幾新故上風夫何如世事莽回互三戶人

烟稀百蠻溪山囙凋敝仍曠遠威德在兼布
鄙人行役間豈意此良晤愧無璚瑤詞投贈
答深顧長揖謝諸公乘風即前路

烹茶桐江舟中

寒碧淨澈底洒然怡我心乘船臨中流操瓢
汲其深野火爇筠桂芳茗烹璚琳俄頃發蟹
眼拍拍光耀金一酌洗煩慮。再酌開靈襟。但
覺俛仰間。羅列萬象森。舒嘯排寒飈。放歌激
商音。四山正寂寂明月生東岑。

嚴瀨

迢迢富春水矯矯如游龍飛流三百里。廻轉
千山峯。駛瀨激瀺灂。澄淵醞醇醲。層層碧玻
瓈。搖蕩青芙蓉。懷哉漢客星。此地巢雲松。垂
釣滄洲間。一絲輕萬鍾。清風洒寥廓。千古仰
遺蹤。但恐歲月久羊裘巳蒙茸公乎渺何許
誰與紉鍼縫徙倚日向夕嶺樹煙重重

馮公嶺

超然淩虛空獨立萬物表千山皆下風拱揖
百重遶殘雪積未消天寒更清曉危峯蒼顏
頹列嶂璚素緣毛落鶴翻松。玉碎風動篠。晴
暉蕩烟霏。明麗徹幽眇。衆妙俱在目一覽未
可了。翠屏切雲際。蛾眉抹天杪。躋攀勢逾高
惝怳魂獨悄仰捫閶闔近俯挹寰宇小南越
襟帶間東溟僅如沼蓬萊何處在翹首孤飛
鳥

送邵天衢之閩臺

宸居儼龍顏廷彥嶷燕頷貫索玄象稀金商
白雲淡訟甄涇渭嚴案積朱墨黜誰令山澤
臞叨陪德輝覽與君初莫逆慰我獨澈贅行
騎聯幾轠坐曹接茵毯氣凌千仞差與寄百
壺醪清冷分月團馥郁雜菖歜春林鳴鶬鶊
秋水出菡萏駑驂頼驅策頑石費剗劚託交
蓬倚麻悟道離濟坎笑言忽睽離岐路紛䡝
轇悠悠謝千歡促促集萬感誰謂殊乾坤終
然共肝膽才傑秉旌矛疎庸守鉛槧相逢凜
秋深話舊斜日晻東海生煙嵐西湖熟葭菼

停杯苦無悰抱袂還自憯既江碧油鮮閩嶺青黛黯地偏氣逾佳海晏波不撼重譯通梯航三韓入延攬高旗飛玄熊大纛路文虎仁風噓疲癃威令倡勇敢成功早賜環同味快嘗攬歸驂如過吾野蔌羹玉糝

送劉世熙四川提刑

同心既云尠同事良獨難同事非同心對面隔峯巒況乎遊宦途泛梗逐驚湍偶然相遭值誰能傾肺肝自吾入刑曹歲月燧屢鑽僚友紛總總交際亦多端終然桃李花穠豔易凋殘其間久要者闊若麟與鸞晚得劉氏子其言臭如蘭同舍更投分日夕頭團圞揮汗決吏事適與開吟壇臨危思共濟處暇無獨歡君懷如月皎君才若鵬摶方寸絕町畦坦然豁乎寬置我春風中百慮皆清安況復在鄉曲謂當終歲寒何言膠漆意忽作參商看天子顧西蜀治水任能官屬者仍大旱岷峨色枯乾清濁深激揚風俗徧覽觀授君使者節加以獬豸冠受詔即就道疾若秋風翰軺車戒前路分違在朝餐聚首幾何竦息憂思攢遠行合有贈愧乏青琅玕我聞秦李冰千載名不刊今君往繼之滲流揚其瀾功業幸相勉離別休重嘆青雲有後會遲子在金鑾

自青田至處州一百五十里溪行

萬山積翠中一道開漣漪稜層削琦玉委曲蟠蛟螭山勢折復旋水行亦隨之青銅淨無塵可以鑑鬚眉深處千百尋泓泓徹朝曦百怪悉在眼誰能遁毫釐然犀向牛渚都笑溫郎癡時復亂石攢濆薄陣馬馳崩雷殷坤軸斜漢翻天垂砉然石門開幽洞窅難窺仰視群峯頭一峯更瑰奇屛顏立霄漢狀若峩冠緌三峽西瞿塘九曲東武夷名勝人浪傳疇能過於斯扁舟三日行應接渾忘疲平生丘壑饞取給良不貲真境未可謝尚有重來期

錦溪小瀑布

未觀大龍湫先試小瀑布飛注三四尋濆薄數百步聲兼雷電馳勢挾風濤怒寒潭下深黑蛟龍想蟠互石壁虛翠重煙篁映霜樹急湍流其間雜綵縈練素悠哉方外遊迥絕塵鞅路移床近雪淙坐玩至日暮

訪魏孔淵方伯留飲山亭賦贈

文墨厭羇纒尋幽出江郭春事夫何如新緑暗林薄野曠天四垂突起訝岩𡹞團圞結丹幢鬱鬱圍翠幙滿耳翻波濤松檜風萬壑行

行蹟其巔睥睨但寥廓稽山一拳多滄海僅盈勺飛鳥去不還寒潮生復落參差町疃分寂歷閭閻託東越舊風煙于今頗蕭索主人華陽巾爲我開草閣長鬚霜華繁方瞳電光爍遠致遺形骸深情付杯酌憶公昔當路秋省厲鵰鶚高才衆所忌戢羽隨燕雀蹉跎歲云晚勳業夢已昨自從挂冠來園居有餘樂藏書一萬卷諸子得耕穫虛凉聽雨篷釁鑠穿雲屩眞酬佚老計猶耿匡時略接談無雜言國事及民瘼感慨氣填膺煙颸共揮霍嗚呼廟堂心江湖豈忘却乃知慷慨士舉世堪一噱我懷亦齷齪塵鞅無處著得公霏屑餘豁如啓扃鑰會心不能留正坐微名縛日脚隱平蕪暝色帶歸鵲擾擾驅巾車低頭愧猿鶴

書懷二首

中堂有珍饌氣味甘且清蒼蠅與蚊蚋駢集成忿爭穢雜不忍見避之去南榮解衣坐盤礴稍覺心和平煩炎何由洗會待秋風生

廿年京華塵奔走何草草訟庭厭敲朴官署嚴酉卯幽懷何由宣素節聊自保誰能問遷次漸覺成潦倒好文異顏駟祀竈同孫賓老看世態熟拙畏名途擾終然拂衣去高臥青霞島

中秋夜用張天方韻

小池暗深緑芳塘浮淺紅歌喉竹石外樽酒荷蕖中浮沉遂物性疏鑿由天工洞庭遠勢合笠澤清流通高懷縱野逸嘉運逢亨豐乾

坤自有始歲月成長終窮窕蘂珠 殿崔嵬廣
寒宮飛蚕夏夜短過眼春花空吾生若夢寐
大塊真穹窿蒐奇物有象妙晤天無功浮埃
淴擺脫古道深磨礱瀟灑考槃意淹留芳桂
叢把酒對遠岫彈鋏看歸鴻詩社得瘦沈省
曹憐老馮開徑得求仲投轄非孟公微風拂
細細疎雨飛濛濛寒露凋宿草凉飈起飄蓬
塵間輿未巳木末青無窮歌呼激水月調笑
喧兒童疎狂任起伏爛醉迷西東玄圃列海

錯扶桑挂天弓衆愚畧耿耿醇酎春融融松
篁素志潔葵藿丹心忠朝陽鳳兮鳳振羽翕
斯翕兮宵與何限長劍倚崆峒

送行分韻得左字

三年栢臺居清風滿江左名高超遷速又鼓
瀟湘柁此去甦民憂誰哉簪予惰北風西湖
波十里碧淡氾芳草復連天別意當耐可南
望祝融峯迢迢暮雲鎖

送行分韻得轄字

綱紀陳宏規米塩畧小察瑩然方寸間冰玉
紛相戛輿論共推崇 斧扆親簡拔荊湖古
雄藩煩公枉車轄卽看公孤三遠紹元凱八
鴻鴈方高飛何由附書札

代內江蕭雲漢送行得位字

千載一考亭世美未云墜先生泝其流直指
淵源地經綸應時須涵養超物累平生事業
遠豈曰名與位 聖明重儒術 帝賚得國
器調鼎方登庸咨岳聊小試盛名古難居遭

逢豈云易願保冰蘗心永贊 唐虞治

代新安洪僉憲送行分得字

霜臺嚴寒中光風動春色自公退食時群僚
侍公側高談如懸河析理入聖域湛然玉壺
清緪若朱絃直俄頃遷崇階欲附無羽翼使
我方寸間縱横長荊棘睽違心拳拳何以酬
厚德臨岐勸加餐愚者有一得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二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三

七言古詩

題蘆溝曉月圖

銀河半落長庚明。城南萬戶皆雞聲。長橋臥波鰲背聳。上有車馬蕭蕭行。蒼煙淡接平蕪迥。沙際朦朧見人影。舉頭一望天宇高。殘月蒼蒼在西嶺。

賦得漠漠停雲送王存敬勘事山東

重雲迷城濕不行城頭車馬蕭蕭鳴誰知席

上今晨事已動天涯明日情明日之情定何似。與君相望應千里。路阻幽燕岑寂時。山連齊魯蒼茫裏。我看雲在君行邊。君亦看雲在我前。洗寃願作隨車雨。擡首共歌懷友篇。此情無端不可數。人生豈異浮萍聚。臨分一斗強開顏。酒勝春醪愁獨撫

追和楊鐵崖先生花游曲

湖波漂渺湖煙濛。錦帆纜牽迴風。眼中天地玉壺裏。細雨遙添鴨頭水。石壁晴開小洞門草露欲濕瀟湘裙。故宮縹緲響微步。舉酒試酹青苔墓。行行采香何處來。碧桃花薦紅霞杯。渴思灌頂團龍碗。更向禪林叅玉板。高歌緩舞湖東西。意興所至皆新題。鐵笛道人花鳥使。群仙坐迷華筵肆。雲山潑墨江滸戲。道人賦就陽春篇

雙松圖爲洪宣之郎中賦

高堂素壁開秋風。四坐凉冷天濛濛。嵯然隱几忽驚覺。明月夜挂徂徠東。徂徠石上雙髯

龍。對立天矯爭長雄。尾撥河漢接寥廓。首觸巖岫摧崆峒。厓間隙地不可測。定有靈湫藏貝宮。波濤未起雨未作。浩浩雲氣橫胸中。只疑騰躍破梁柱。雲雷冥晦愁葉公

題畫竹寄張廷端

當時秣陵山水秋。此君與我同遨遊。奇芬逸韻發瀟洒。滌我塵滓袪煩憂。一別天涯日月永。十載夢魂勞耿耿。清風忽若來故人。夜月猶疑照疎影。君家舊住苕之川。我從薊關歸

吳田其間相去亦幾許乃復不得相周旋今
晨對此心悠然便擬命棹山陰船開呼犨部
叅玉板掃雪煮茗終殘年

遊陽羨善權山洞

羊腸十里行崔嵬雲梯插天飛鳥回稜層歷
盡得傾洞渠渠廈屋山之隈坤維地軸獻形
勝此境豈由人力開穹門千尋足煙霧繡壁
萬古蔚蒻苔栗生毛孔峭寒襲膏潤衣裳空
翠來其中深遠不可極人云有路通蓬萊一

柱高擎直如砥杞國不復憂天摧神扃鬼鑰
幽且暗欲入不得心徘徊翻身下瞰轉佳絕
變態異狀紛難栽何年公輸操斧鑿出巖
穴成樓臺攀枯拄滑仄雙足力倦未覺心神
灰屋漏如珠四時滴澗泉界道流縈廻堂坳
琮琤響浮磬石鏄潰激轟晴雷仙人古榻可
盤礴解襟顧景傾餘杯平生愛山眞骨髓頻
年世路嬰塵埃茲遊信矣愜所願況復良友
相追陪登臨未已日云暮百鳥歸樹玄猿哀
青鞋布襪難再得物役擾擾何爲哉

題洞庭與福寺圖

太湖波濤深浩浩吹空但見娥眉掃不有王
堂詩畫傳爭識洞庭泉石好老禪蘭若山之
中面勢直與湖爭雄秋高月浸廣寒殿海曙
日出蓬萊宮千林橘柚包筐入百落雞犬閭
閻通若耶雲門不足數鷲峯鹿苑將無同愧
我平生寡遊矚此境不到寧非俗會當破浪
乘長風一上層巔快雙目

李時顯家藏墨竹

雪灘先生食無肉如何更可居無竹隙地堂
前半畝餘白石青松結林屋胡牀坐我何洒
然只欠瀟瀟兩竿綠回頭舉目一撫掌此君
乃在高堂上檀欒節操冰玉姿固是君家丈
人行置之中坐無不宜相看如友復如師知
君進德殊未已他日鳳凰呈羽儀

送申明之

雪灘芹藻虹橋柳髫年舊遊君記否族黨相

親亦有自我曾老姑君祖毋京華塵土多流年故國雲山設回首何言此日見顏色驚定歡生欲狂走寒暄首訪尊翁嫗起居徧及餘姻友側聞吾祖逾徙強不覺喜抃額在手長安日晚炎埃消灑掃茅堂進杯酒夜宿不辭蕭葦敝早食轉覺瓜菜厚嗟哉此歡不可恃忽復征車鳴四牡白雲浩浩雨浪浪掩涕城郭立良久南雍清秋鳴鴈前東湖殘暑芰荷後高堂語次如道及薄宦僅免官司咎

夷然子贈盛用敬

夷然子心地平如五湖水波瀾不作風不生一望瀰瀰幾千里又如九逵康莊衢如砥如矢無崎嶇輕塵香逼軟紅土車騎交流閑且都豈若瞿唐峽亂石激流刀劍揷又豈若羊腸山磽确車輪日傾壓險於山川者人心此道在古猶在今先生方寸乃如此超出尋常吁可欽鄙我與君殊莫逆每一見君三嘆息胸中澒洞有含弘眼底均平無揀擇何曾月旦評臧否豈用藩籬限疆域門開小市倚吳淞參苓芝朮生香風活人一念不圖報蘇井董林吾道同閒時閉肆讀孔老從之游者多豪雄圖書在右琴在左花枝滿庭賓滿坐是非榮辱兩相忘謔浪詼諧無不可安能失脚落名場安能與物爭毫芒五欲銷鎔百骸順此身已入無何鄉先生此樂真誰匹我欲從君傳要術先生大笑了不聞雲影天光遶闌室

畫松

徂徠之陽有高樹鱗甲直上蒼龍怒排空撼日四望俱青蓋重重不知數當時尋丈起枝葉坐見江山滿煙霧桃李朱顏幾變更而此風神宛如故蟠根不動棲禽安洪濤騰聲樵子懼斡旋造化通神靈飽歷冰霜見貞固天生大材非偶然蹇蹇遲留豈云暮我欲從之成遠遊日短山深幾迷路如今恍惚君高堂收斂天涯在跬步四窗洞啓秋夜涼萬壑千

巖遠相赴側身睇睨不可極毛骨凄凉眼生怖徂徠舊跡杳難攀見此猶能愜情素他年雷雹應取將天上君看五雲裹

陸郎畫梅歌

陸郎標格何瀟然獨立冰雪之寒天前身恐是羅浮仙抽毫捲墨驅風煙倏忽玉樹生銀戕千花萬花簇如織十枝五枝斜復直絕俗高人鐵石腸傾城豔女瓊瑤色有時痛飲金屈巵林壑盡作紅霞姿嗟哉陸郎真怪奇游

戲丹青能爾為日日臨池不暇慚家家屏障揮應滿我今欲贈隴頭人煩君為折江南春鵝溪百幅光且新小窗閒寂無纖塵元章逝矣德元老非君誰與梅傳神

沈石田雜花圖為汝濟商作

廻欄窈窕風光暖深院逶迤貯春滿紅紅白白紫復黃四時奇花開不斷初見朱櫻綺纈團忽看芍藥臙脂浣石菊英輪屈子餐山茶味賽盧仝盌雨細丁香百結繁日遲楊柳三眠懶玲瓏翠鈿橫玉簪錯落銀臺對金琖醉後楊妃汗臉流舞回萼綠酥胸袒凌霄奇生芳意崇宜男含笑憂心緩荼蘼織成宮錦裙葡萄擎出珍珠傘棘叢木槿作藩籬燕麥兔葵分町疃太湖之石高若何露出梧梢三尺短最愛天桃倚脩竹姜女覓得幽人伴可無響屧步遲遲定有蜻蜓飛欸欸嬌姿絕豔一萬重搖蕩瑣窗醒睡眼嗟哉丹青真有神直與化工同運斡近來此道能者誰石田老翁

揮兔毫此翁風韻傾吳門不獨豪華亦蕭散作此持贈南安君重比隋侯兼屈產南安昨夜骨已仙此物人間誰主管郎君好事逾愛惜什襲寶藏加組纂知我寂寥相示觀欲便奪之顏更赧乘閒轉玩聊戲書莫怪語言多謾讕

王天祐家藏墨竹歌

書林鬱鬱清江濱坐收千畝真封君一從稚齒有成立頭角嶄嶄看超群滋培息養日既

久但覺滿地皆芳芬冰霜寒挺檀欒貞煙霧晴披紫翠文膝前有此篠龍子宜春錦襁栽五紋祥風甘露爭佳氣日日三沐兼三熏中間一枝最奇絕閶闔瑯玕新策勲其餘數竿並瀟洒斑衣舞綵開氤氳俯視諸孫復如玉淇澳道學深鉏耘翔鸞翥鳳衆目覩鏗金戞石千人聞此君巍然獨中處笑待奎璧頒皇墳靈根仙節老益壯百卉柴悴何紛紛平生操履高且潔睛天傲睨窮朝曛延光垂蔭

總賢能曾玄下逮昆仍雲礽孫一節世相保不以繁衍生離分庭連三槐有夙契座覆青氈無俗氛此君閥閱高如許寶桂田荆何足云

閘河行 魯橋道中題舟作

河濟交流徐兗間漕渠千里開潺湲地高淤急易枯涸所賴人力能防閑崔嵬石壩四十八分據要害何斑斑恍如龍宮出高關鍵鑰幽祕門重樓又如羅帶拖遠碧鎮以玉玦兼連環想當疏鑿傭工日駿奔六甲驅倕般春撞澎湃劇巫峽層疊險阨逾秦關蓄而不洩遂瀰滿一決劃然雷劈山晴空噴霧鬪虬怒峻坂脫銜驚馬頑萬方臣庶朝宗地檣烏舫鷁爭飛䠶 國家經畧固若此宏規遠勢維人寰豈獨中華獲康濟道通九夷并八蠻却憶前朝事海運生靈魚鼈堪恫瘝乃知神功美且大垂範百代誰能删我昔經行凡幾度目擊形勝歡心顔今來適值春二月雨澤未

霈源泉慳舟膠沮洳不可進平地有若昇天艱篙師水工奮死力力竭分寸難躋攀後前啓閉得要領始克沿泝凌滄漭明朝越此風水順天路直指城南灣

錢世恒僉憲將出巡有詩見寄次韻送之

少陽投我珠玉篇煒如雲錦張高筵午窓幽夢遶江煙驚回蝴蝶心蘧然睇眼拂拭花娟娟少陽才名漢鮑宣行將促駕巡三邊平生

不作榱與椽直立梁棟明堂前樊籠桎梏非
高賢君戴法冠仍散仙與我莫逆渾忘年逸
興磅礴霜臺顛朱幡繡轂錦連乾旌節紛紛
相後先觸邪神豸正當權扶植悍獨芟刀誐
廵行到處民安便早勸馬首歸朝天

送顧自脩歸吳

飛霜夜滿長安陌家在江南身薊北青燈讀
罷寒未眠坐感流光三嘆息千林木落正蕭
森四壁蟲聲轉凄惻少年立志輕遠遊幾歲

京華從旅食襆剗初成架壑材扶搖會展圖
南翼文史熏陶心骨醉才名卓犖公卿識晨
興東裝辭我行言逐征鴻下鄉國從師學道
真吾事奈此斑衣紛五色西臺有客苦思歸
羨君欲歸歸便得乃知蕭散即神仙翻笑樊
籠是官職瑟瑟蒹葭芝澤濱纍纍橘柚包山
側憐予過從意有餘晨昏甘旨情何極會合
懸知瘦骨肥睽離未敝貂裘黑爲報中閨莫
斷機天上風雲已相逼

觀蕭凌漢所藏東坡題識文湖州墨竹

霜縑閱世五百年鵝黃半落浮殘煙光搖翡
翠秋娟娟怒蛟騰張虬盤旋漠漠遠水連長
天錯刀剪玉聲戛然誰哉置我冰崖巔纖肌
發粟思重綿又如犀燭下深淵百恠魍魎紛
爐姸唇舌談舔流黃涎諦觀墨妙玄之玄坡
翁老耳骨已仙何事突兀參吾前高風逸韻
橫八埏欲攀其髯手攣拳昨夢明月生西川

畫獅子二首

天郊細草平如剪十二瑤堦春色淺稜層毛
骨何壯哉來自康居西極遠此物超然百獸
雄肉視羣象孩羆熊流睛星輝激白日噫氣
雷吼生長風圉人羈紲紫雲錦緩視安眠食
還飲雖然遊息霽威嚴萬壑千林皆凜凜
聖明當御玉燭新殊方異類歸陶鈞披圖再
拜仰淸化願同麟趾歌　皇仁
春風裊裊吹花柵西海番奴帛纏首手引狻
猊過上楊兩耳髮鬐尾如帚谽谺巨口石巖

開蹴踏飛毬玉珠走憶昔早朝　紫宸殿百
蠻重譯爭來獻絲絲纓絡玉丁東牽過亦墀
雲日絢侍臣曉辭　香案前海邦驚見新圖
懸山精膽落魍魎泣秋霜颯颯飛青天我看
人傑亦如此鳳驥由來比君子

海天秋月吟爲林舜舉作

夜騎黃鶴三山上邂逅仙君共幽賞何處飛
來大圓鏡照耀十洲皆晃朗貝宮蛟室沈杳
茫玉殿瑶樓萃森爽金波眩眼搖空明霓裳
度曲紫清響煙霏消盡天宇高。一碧了不藏
纖毫恍如然犀窮百恠便擬乘鯩起六鰲光
凝顧兎玄霜曰冷沁馮夷白錦袍凜然肌骨
不可奈。襲人風露銛如乃覺來身在霜臺頂
坐中惟有林和靖相看一笑據胡牀南北兩
峯秋萬頃

沈石田畫古樹爲陸全卿題

煑石詩翁極瀟洒瘦骨都來無一把豈如噉
肉富家兒腰大十圍腹垂髀如何感興託老

樹蠢爾麤頑自模寫得非與物爲玩戲似欲
令人泫真假此樹閱世三千年元化爐中久
陶冶昌黎石鼎脹膨脝彌勒布袋納土苴一
般槎牙忽旁出怒虬橫撑折其踝雖然恠狀
不可名別有風神秀而野扶疎萬葉競華腴
露浣雲蒸如渥赭亭亭物外立孤高世上紅
塵那得惹嗟翁自況或如此意略近之猶未
也荒楞擁腫天所全繫匏瓠落人應捨不死
不用長在世翁語豈是悠悠者甫里客有天
隨風家藏毫素多古雅對此更覺心神融亘
欲乘凉坐其下達人觀物不以形牝牡驪黃
非相馬南柯一夢古今迷此樹此翁知者寡

贈別周道立侍御

青驄玉鷹朝建章道經東剡如桐鄉鄉人驚
聞達官至群吏走迓兒童藏火輪三伏正煩
暑恠底滿地飛秋霜林間垂白二三老弛擔
屛息官道旁仰見鬚眉啞然笑乃我父毋何
搶攘傳報歡呼競趨拜但見冠佩殊尋常當

年三尺重欽恤此日九天司激揚郊原魚鳥亦喜躍郡治草木皆輝煌紛紛擁馬入城郭蓬萊新館薰風凉自公之去幾寒暑民懷惠愛江流長不圖復得望旌節願公少住無匆忙崇山峻嶺舊遊處茂林修竹延清光燕寢猶懷陪晝戟訟庭更覺多甘棠未了蘭亭文字飲驪駒前引何踉蹡明堂柱石須公往留公無計空彷徨

藍文繡侍御東厓書屋次韻

膠東風土雄且清俯瞰滄海涵空明甯戚田單有遺跡壯哉千古思豪英城東之厓最奇秀岡巒島嶼紛前後城隅蕭蕭數椽屋中有牙籤三萬軸倚厓面山觀大洋匝圍連林種群玉問渠瀟洒是誰家奕世相傳一耕讀時除日暖科斗蟠梧竹枝高鳳凰宿自擬璠璵蘊匱藏不取稊稗先秋熟青春學力在專工子夜書聲時斷續果然獨步天衢雲三策臨軒清問勤榜中淡墨灑 宸翰杜後高冠簪惠文趨朝劍佩承爐芬彈壓百司涇渭分黄鍾大鏞萬鈞重楩枏自致明堂用更有新雛覽德輝馳騄駬驪纖離煙樓一躍不可制嶄然頭角看權奇可是箕裘君獨異育俊儲賢須勝地大勞小勞高揷天崒嵂真爲岱宗貳回視諸山等丘垤俛首爭趨下風避虛危分野近中台浩浩鯨波天際來曉望扶桑迓羲馭紫雲深處是蓬萊

括蒼溪上

碧山故迹清溪斜數峯拔起何槎牙千尋夐出霄漢上林巒煙霧相交加矯如峩冠立魏闕媚若高髻簪春花照影青天開寶鏡揮戈落日停雲車乘風我欲撫其頂一笑翩然凌紫霞

沈石田百鴨圖

伊塘流水春沄沄誰放百頭花鴨群石田老翁真好戲點染霜毫成錦雲錦雲歷亂不可數飲啄浮沈散還聚白瑩𪈹令鷗鷺猜絲鮮

更被鴛鴦妬菰蒲劒芽一尺強水香煙暖任
回翔正憐身上無泥滓安用人間覓稻粱洞
庭之波連笠澤深淥晴搖漢江色甫里先生
得意時自挈雕闌引文翼我家恰與天隨隣
慣見毰毸弄碧鄰就中亦有能言者不取囊
金驚使人

水底石

水底石如蟠龍睛光下燭鬐鬣紅三十六鱗
王玲瓏頭角露矯以雄魚鰕遠迹蛟鱷從坐

疑玻璃萬頃碧下有馮夷窈窕之幽宮胡不
乘雲奮蒼穹散作霖雨蘇疲癃胡為蠖屈汙
泥中諦觀良久乃非是回橈鼓枻層瀾起尚
覺蜿蜒掉雙尾鳴呼世間形似多類此萬物
變幻邮可紀一笑回頭暮山紫

題蕭憲副公藏都憲史公墨竹

中臺大夫冰霜操坐擁高牙擎大纛外臺使
君鐵石腸直指憑陵勝之暴二公海内推同
心傾蓋握手千黃金忘年忘形更忘世盪胸
萬頃秋森森大夫平生直如矢曾伏青蒲諫
天子長鎗大劒驅胡塵兼用毛錐掃雲水乘
閒翹首立三台却憶望之懷抱開臨池揮翰
畫點綠颯颯上林春雨來耳邊靜聽聲翩翩
一幅湘練數竿玉須臾化作九苞鳳飛下西
湖栢臺曲使君得此心神融空堂素壁生長
風恍如嶰谷伶倫管吹傍秦樓明月中使君
彼君美無匹不獨擅藝亦清逸嚴凝寒氣挾
晨霜蕭洒綠陰籠旭日閶闔蕩蕩天宇澄九

奏萬舞簫韶鳴忽驚雷電破山起地下韡龍
新脫綳君家畫竹稱絕妙君雖不畫情所好
虛心勁節歲寒姿君耶竹耶本同調我為君
歌脩竹篇瓦缶擊碎琅玕前起來一笑出門
去但見滿地橫湘煙

題張憲副畫

留侯結廬在清溪山巒回復林麓迷岱宗梁
父蓬萊西下瞰碧海桑田低石磴窈窕雲爲
梯洞門曉日鳴天雞參同遺經手自批八卦

彔彖窮端倪杖頭熒熒照青藜鉛丹滴露研刀圭碧窓兀兀歲屢齋一朝乘雲登金閨風烟超忽騰霜蹄星槎渡漢貫宸奎回望舊宮隔青齊秋鶴夜唳春猿啼昔也躡屩今執圭赤松仙人相招携公胡不歸草萋萋公方濟時作雲霓頭顱未白面未黎蒼生未許公幽棲

鳳鳴朝陽篇爲劉希範賦

崑崙昔從女媧鍊赫赫炎飆掣飛電砂兼火

齊築霞城瀑作天紳垂絳練其間一竅似仇池萬里空同連楚甸南通衡嶽上祝融北引崧高分漢汴儲精藴秀何輪菌乾鑰坤扃人罕見一朝孕出神物來鮫若飛仙九苞絢虞陛會因韶舞儀岐山端爲文明現河東題品浪得名潁川治効徒虛衒善感葳蕤直孔翠超宗瑣尾猶鶯燕方今王燭調時雍瑞應禎符滿畿縣就中此物超四靈百鳥喧啾誰敢先問君何處托巢居高岡嵯峨碧梧蒨七襄雲錦裁裳衣五色璚瑛製冠弁竹實芬芳悶不啄甘露沖融纔小嚥大塊澄明渤澥平嘐拂搏桑赤烏昇晃朗八極窮崖垠飃騰六龍齊翽翽此鳥爲之心躍然直上穹窿立東面引吭矯首試一鳴似與羲和有深眷鵷雛三四膝下生羽褷霓綳映丹茜含宮嚼徵名郢中邃古雲門寧獨擅清都廣樂世不聞尨缶黃鐘久迷眩吾儕何幸聽希聲白頭稚齒皆忻忭頓令寒谷和氣蒸頓覺枯荄生意轉斡

旋元化在須臾始信天衢有郵傳惠風鼓舞時雨零卿雲昭回景星炫耀靈當馭倍光華蕩蕩春臺寰宇偏神物由來不易逢我欲縶維聊綣繾飄然振翮凌青冥瀟爽誰能受羇胃行驂暫駐羅浮墟弭節還陪瑶水宴德輝千仞如可攀去去同翔紫宸殿

贈李茂卿

君昔辭官返南國我有商歌助行色勸君永絕塵世緣欲君遂老煙霞域今朝楚水又逢

君愛君瀟爽超人群書屋遥臨洞庭野釣竿
欲拂湘山雲試將寸莛扣孤響經綸萬化如
指掌幽怪屏然牛渚中高明月照瓊臺上乃
知靜養非徒然所到殆欲無前賢方今 聖
明急良弼先生豈得長高眠君不見漢武侯
南陽龍臥日悠悠一朝倔起答三顧功名萬
古岷江流又不見傅巖翁白頭版築思長終
形容夜入諒闇夢鹽梅舟楫熙王風古來豪
傑皆如此索居寂寞非高士我本疎狂厭事

人當時贈言嘆過矣請君乘雲犯天門早出
所有酬 皇恩君民堯舜真事業北山移文
何足論

題墨竹贈洪克毅

西湖水碧無纖埃上有千仞凌雲臺瀟然獨
立者誰子但覺滿地清風來此子平生抱貞
幹與世邈篠若冰炭攪結煙霞氣鬱森動搖
星斗光零亂我從之遊如倚麻胸中空洞存
無涯淇澳切磋出道義伶倫律呂消淫哇我
欲貢之玉堂署直節虛心奉 明主燮理功
成七政齊萬歲鈞天樂韶舞

登西山霽雪次馮佩之韻

晴天積雪橫西山遠疑白髮生蒼顏峯巒引
興若嗜酒官府限人如閉關便欲乘風掉頭
去又作訪戴中途還良時易失不易得勝境
可望不可攀胡為辰入復酉出政坐甫畜兼
風慳人生自古行樂耳塵事擾擾何時閒

余別杭之廣林舜舉持其鄉人武昌陳
守所贈楚江圖為賦長句

秋江瀰瀰秋山曉林麓清虛水平遠林端孤
鶩下寒汀樹杪殘陽留疊巘撲地閭閻十萬
家家家籬落生煙花門泊商船不知數歷亂
危樯棲暮鴉初疑新林浦乃是瀟湘渚黃鶴
樓中鐵笛風危檣閣上疎鐘雨人煙盡處天
宇開登高極目令心哀悠悠遠海征帆去漠
漠長空飛鳥迴五湖波浪渺三楚星辰杳子
規夜啼斑竹林巴陵古道行人少希夷仙人

容武昌三年苦憶同袍郎揮觚乘興掃煙景
洞庭萬頃歸毫芒披圖凄然動離緒良工苦
心非浪許天涯聚散古今同停雲縹緲重延
佇

閶門葉氏來清樓

靈巖獅子雲屏翠天平遠卓丹青筆下瞰太
湖如玉盤倒景晴涵半樓日十里閶門錦繡
開雖然佳麗多塵埃誰知自有高閒處朝暮
八窗空翠來

贈殊勝菴問海上人

十里石湖披畫圖中有蘭若林巒殊上人奈
寒齗冰雪手種梅花千萬株開時春風滿山
閣老僧與花雙寂寞閑將禪意問花神何事
年年開復落

梅花莊

吳淞西郭幽深處中有梅花三萬樹放翁孫
子懷橘郎自結茅菴對花住餐霞齧雪肌骨
清含香弄影殊風情忽然花神入肺腑揮霍

欬唾皆瓊英有時臙脂點宮額有時水墨和
雲黑羅浮美人空悵然姑射仙姿奪顏色從
今不作東閣吟亦不願看西湖杯縱橫四壁
堆冰玉開軒一賞清須襟

題林舜舉群駿圖

真龍豈是人間物邈古奇蹤久衰歇八駿難
追瑤水駕千金空市燕臺骨林侯本是逋仙
倫嗜好偶同支上人每恨飛黃未可得故向
絹素求其真家藏大宛十二匹生意居然欲

奔逸閒圖初見松雪翁驥子繼之襟韻同月
山道人復瀟灑驪黃十足坰之野精神風生
蹄踣鐵駃騠超毋駒汗血曹霸韓幹皆妙絕
何用毫端較優劣林侯愛此非偶然馬中之
駿人之賢日行千里今儻有要試王良伯樂
前

題徐子仁花竹窠石圖

蕭齋五夏煩暑清有客盤礴臨南榮薰風吹
面醒宿酲丹青落手雲煙生倏然冰雪四坐

横倚倚靜聽疑有聲鉛刀剪水揺空明仙子羅襪凌波輕玉顔一笑傾人城此君對之如有情疎影零亂寒香紫湖石千仞開雲屏别有碧葉披紅英曉來鉛粉初粧成含雲浣露何盈盈恍如西子醉舞態瑤臺十二倚娉婷筆精墨妙吁可驚問渠爲誰吳徐卿

烏箋畫泥金蘭竹甚清麗走筆戲題一首

春光冥冥何處所不是青田是玄圃又疑西洛石家園異草名花紛可數就中芳友兼此君二妙並秀超凡群雲濡露浣風日曝有似三沐弁三薰肌骨清冷色相改滿地黃金耀朝彩幻身恐從禪悟來靈丹更有仙風在憶昨夢逸衡皋歷湘妃楚客行翩翩恍然一笑失形影但見片月流長川

葡萄圖

松滋融液流素縑兎頴着露寒芒銛道人盤礴倚虛幌四坐涼氣森秋巖玻瓈層層雲萬朶馬乳的皪珠千顆午陰漏日紛陸離玉餘盤空何磥砢黑甜醒來餘宿酲夏簟如火臨南榮徑思袒跣臥其下一嚼冰雪煩炎清奇芬秀色看不足更愛靈漿映杯綠移植曾隨大宛使釀成不博凉州牧對此令人憶故林高架側倒松筠深閉門避暑無塵事風月蕭蕭供醉吟

畫牡丹

閬風玄圃煙霞域十二闌干貯春色中有佳人絶代姿不獨傾城亦傾國淡白深黃間淺紅仙方頃刻天無工葡萄醉時吸甘露翠幕深處生香風曉來睡起嬌猶嫩玉肌凝脂雲不綰海棠已過紅藥遲欲關年華誰作伴我閬上界異人寰四時芳意無凋殘懸知不入牛酥炙長得高堂把酒看

僧房叢竹次韻

未識本來真面目滿前空色紛相逐閒花浪蕋皆幻相膩綠殷紅總麁俗脩然此君何自

來正與幽人共心曲凉陰聊憑夜月傳碧滋
爲借輕煙沐趨陪禪座衲爲衣汎掃衡門塵
滿掬聲戛璆琳寶殿隈翎分翡翠清江漁初
聞飛錫過雲門忽訝騰蛟破茅屋丹穴深藏
小鳳巢雕闌暖護童牛牿盈盈秋水浸長天
業業高牙横大纛軒墀浮動日離離金鐵鏘
鳴風摵摵一寸靈襟直更虛三冬勁節寒仍
緑方丈高閑閱世長人間名利熏人燠經翻
寶藏正開壇法演真乘初罫局定慧懸知萬

竅通操持不受群魔觸泉石山中心事幽松
梅雪後交期篤對此何須食肉肥飲水飡霞
吾亦足主人自是支遁流擬泚升沉與榮辱
從今休暇日相過趺坐蒲團看庭玉

題禾黍鶺鴒圖

江鄉九月秋始成西疇南畝黃雲横畦間小
鳥何爲者羽毛蘗黑蜀爪赬奔奔已入詩人
詠巧鬬還諧樂府聲此時棲息何得所俯啄
仰視無憂驚鷹隼不來羅網遠金風未寒天
宇清翼下雙雛日以長時復雄牝相和鳴嗚
呼微物有天性物各遂性吾心平披圖不語
三嘆息始悟山梁關聖情

新韭和吳汝礪韻

水曹散吏饒風神閉戶飽識京華春五陵年
少安足數姑射仙人差可倫未上瓊山拾瑶
草臚腥苦厭高筵陳食前無處下雙筯誰哉
柱擲金千斤長安老圃類天宅内園湯水先
分得十月冰霜鐵爲土辛芽已長琅玕色長

鑱斸玉謝園丁小鼎烹鮮慰仙客猶勝先生
苜蓿盤不上腐儒三九席承筐曉扣重門來
草堂雪後松風哀水曹一嚼毛骨爽忽若跨
鶴登蓬萊凡蔬野蔌總却去葱韮翠莖當坐
開俗塵浣盡動高興不覺舉白如淋灰酒酣
百感尊前發寸草雖微君不忽長歌逸唱聲
入雲流雲宛轉空中歇君不見郢中白雪昔
寡和爲君三嘆揮清淚

和劉真少黎春日書懷

西江父老歌且懽每
批逆鱗怒陽春
急卓举自右
少住願心
代
煙花滿
廿

株列
牧路轉
野鶴巢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三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四

五言律詩

欒山亭二首

梅林霽雪

雪色琦瑤白梅花剪鶴翎由來同氣味相襲倍芳馨月落林先曙天寒酒未醒誰家羌笛奏人在欒山亭

茗晩先春

小晩含生意蒙茸茁細芽一年初破臘百草未開花旋採携筐籠先嘗潤齒牙龍團何足羡真味在山家

送周原巳之南京太醫院判二首

十載京華客天涯屢顧頻狄雲空佇望李表未重陳升斗嗟何物晨昏負此身喜聞南院命情事一朝伸

疋馬之官去江南正小春班生乘傳日毛義捧書辰黃氣眉間動青雲足下新禁方能却老持獻白頭親

與王存敬省中晏坐次唐人韻

閒中日更永轉覺散衙遲墻避鳥鳴處起逢茶熟時相從無主客欲去有籓籬因作論詩會出門翻過期

過君謙夜坐分韻

避塵長獨臥臨夜一開窓城漏催鳴柝街燈聚吠尨僦居頹壁四供爨野奴雙相過緣奇字仍勞洗玉缸

題省中新軒次張司業過賈島幽居韻

渠眼穿堦石墻頭枕屋山方庭雖褊小寸地不荒閒日永垂簾裏心清燕寢閒坐看辭穴蟻得食竟忘還

送仰晉卿僉事

山水三巴外煙雲萬里餘先驅霜满路所至雨隨車旌節存風紀班行撤禁廬因君問蜀道難易近何如

散衙

黯然雲作雨俄頃已全收蟻陣當 幽砌蛄聲

出暗溝暑嫌官省隘晚覺市人稠束帶仍驅馬那能汗不流

夜飲楊質夫席上分韻得春字

清燕中庭晚涼飈雨後新露侵花肺膔林弄月精神久坐殘官燭酣歌墮角巾瓮頭家釀色猶是鑑湖春

新鴈

嘹唳徹清夜羈棲應未安江南秋瑟瑟塞上月漫漫敢望稻粱足誰嗟雲水寒人間羅網近更擬振翛翰

冬日對雨

北風送寒色瀟瑟满衣裳雲重窓先暝林深葉未黃城烏飛歷亂湖雨下微茫此際那無酒籬邊菊正芳

東昌道中阻水寄張時措

偪側行復止客程何阻脩狂飈收急雨淺瀨閣輕舟孤坐易成憂放歌聊破愁望君君不至斜日暮悠悠

王允達中書輓詞二首王忠文子克曾孫

重攬舊朝衣春風出翠微野情方自得　君命故難違久佇廷紳望俄將旅櫬歸德人嗟有此吾道是耶非

家學追關洛時名出廟堂食甘藜莧老衣製芰荷凉恬淡激貪鄙精修勵怠荒忠文有遺廟端合配蒸甞

南昌城下夜泊

片月流平瀨孤煙沒遠汀鳥棲城柝起人醉棹歌停山水滕王閣乾坤孺子亭登臨阻日暮幽興逩林坰

春雪大冶道中二首

百花猶未發滕六占春工細剪雲間雨輕隨野外風穿林如點綴到地忽消融幾度褰帷望茫茫萬里同

莫道肩輿穩幽懷正鬱陶征途泥瀾漫飛雪晝蕭騷裸跣寒仍濕坡𡒄下復高　王程吾敢懈念此僕夫勞

宿高良寺次壁間舊韻

偶兗山中宿因成方外遊細泉鳴亂石清梵出層樓竹月千巖暝松濤萬壑秋青鞋好乘興　王事敢遲留

剡溪

行役曾何補江山似有緣雨餘天姥展月下剡溪船遊興塵勞外歸期日至前乘流更風便飛鳥欲爭先

海寧道中

井疆歸浙壤風景入吳天樹樹煙藏柳村村水逩田五湖春正遠百丈暮還牽好在憑熊地不離家舍邊

自奉化至西店春意滿目驛亭桃李盛開獨坐成詠

四山圍野色百鳥弄春聲繡幕連天闊紅茵疊地平十分春巳半一雨曉初晴對此徘徊久東風惱客情

癸亥十月三日重過西店次舊韻

西風正摇落處處蟪蛄聲鳥逐巖花散雲連
海樹平山程淹薄暮譙鼓報新晴古壁留題
在重來無限情

杭臺四别

别僚友

晤語一堂上盍簪心不疑真成醇醪飲莫負
歲寒期懶性勞驅策高懷惜别離飛蓬道路
遠邂逅更何時

别書院

新營小書院輪奐樸無華已茂松篁蔭旋栽
桃李花牀堆千軸滿門對兩峯斜忽作天涯
别遲回如戀家

别寓舍小軒

斗大屋三間居諸多燕閒琴尊春拍拍竹石
錦斑斑六載寄幽興一朝悽别顔由來傳舍
爾吾意亦何慳

别西湖

補外得佳麗西湖天下聞官銜兼吏隱煙景
與朝曛行逺六橋水卧看三竺雲素心方自
得何事復離群

和鮑蒼先生園成

拓地開茅塞翛然五畝園旋栽新竹樹遠立
小亭軒沃壤含生意危墻見補痕尋詩雙屐
徧斜日下柴門

輓陸君

將仕更遲留端爲菽水謀琴聲清癖海棠愁
滿甕飯方展盤根刃難舒巨壑舟幽光憑太
史千古照松楸

排律

次韻答杜子開進士

慕藺平生久逢程片語深己成三獻售還悞
九淵沈價許連城璧聲傳擲地金雲霄方獨
立塵土孰相侵寂寞文園意春容正始音詩
腸搜武庫病骨聳秋岑屢漫藏胸刺空餘問
字心政緑遭束縛會是倦追尋吏牘紛填案
官程不解襟樗材徒自苦微祿故難任鸞翰
終非鳳珉姿強厠琛遐情違呂駕薄識愧牙

琴投訝珠乘暗鳴憐鶴在陰砭頑逢善藥甦
旱得甘霖未悟齊輪斲虛勞晉帖臨徙來思
逐電高處欲捫參尚忝同倫社猶容托鄧林
斯文希麗澤餘事付清吟扣脛緣親壤移書
敢恨歆疎狂吾甚悔直諒子堪諶時序隨流
水羇懷集暮砧底須悲泛梗聊共盍華簪道
合膠投漆神孚石受針煩言酬逸調可否幸
相斟

送金明府

東越山川秀英華萃在玆家聲高閥閱國器
偉手儀橋梓真同秀箕裘信有師韋經傳相
業董策射　皇墀鴈塔春光好瀛洲化日遲
長身松挺拔文采鳳葳蕤抱負深經濟風流
邁等夷渥洼收騄駬清廟立璃琪合作鹽梅
用堪居耳目司　宸衷圖化理天職廣疇咨
宰邑銜雖小親民任不卑鳴琴清吏治應宿
重官資暫撤金閨列遥持赤縣龜濟川凌浩
舟入境問瘡痍雞枉牛刀割繩將駿足羈花

栽春院雨霾運曉齋曦和氣彌村巷歡聲載
路岐方閒晝日臥安事夜星披赫赫旬宣使
堂堂柱石姿鵷鸞辭　上國節鉞鎮南陲袞
職歸匡畫奎章委便宜權衡定輕重水鑑別
妍媸長吏頻遭譴君侯獨受知薦書朝進
御荅詔夕頒詞任合因能授才須得地施遷
喬出鶯谷受代及瓜期廉叔歌來暮何公繫
去思烹鮮存要道製錦用成規新土人何幸
舊民家欲移福星臨耿耿時雨降瀰瀰雲水

松陵道菰蒲笠澤渭鄉都開萬落墳畝列十
陂虹影仙橋偃湖光碧落瑤漁船陳省冬晨
野播鎡錤地出諸州下城臨九逵途泥多
泥淖風俗寡澆漓國賦征輸重丁夫力役疲
民勞殊未已吏弊豈無之正爾人多瘼何堪
歲荐饑驕陽藏晃耀溪潦積涔濆巨浸吞平
陸狂颷決大堤竈沈虛蟻垤垣毀失雞塒到
處薪如桂誰家肉作糜無因救溝壑豈復憚
胼胝畚挶侵晨把桔槔終夜悲庶幾秋可望

竟致陸成泜餓莩紛狼籍生靈劇殿屎乾坤
同慘若聞見各凄其不有循良吏孰安顛沛
時省災深跋涉訪俗罄咨為阡陌驅車入溪
渠撥棹款丁寧詢父老簡便撤旌帷不受壺
漿獻奚煩僕馬隨問生心惻戚吊死涕漣洏
綱紀嚴三尺經營展四肢緩刑蠲力役告禮
索神祇勤恤曾無倦精明莫敢欺井泉惟守
俸毫髪不容私瑩潔冰霜膽稜層鐵石脾堅
乎磨不磷白也涅難緇徤令名何忝神君衆

所推發硎操匣劍脫穎試囊錐毛遂才無敵
庖丁藝絕奇剛腸羞骫骳直道厭嚅唲搏擊
鷹鸇迅懷柔雨露滋崇儒新學舍正俗毀淫
祠奸黠潛蹤去權豪側目窺倉儲消鼠盜城
社靜狐狸底用行鉤距那能治繭絲身膺百
里命手援萬人危圉圉魚歸水依依母哺兒
似寒叅承厚纊如病得良醫渴吻逢甘液枯荄
受暖吹閭閻恩入骨道路口成碑唐邑鍾離
意魯山元紫芝中牟寧擅美單父正如斯既

似西門猛還同子產慈承流宣　帝德保障
固邦基今歲陰陽順東吳民物孳方欣麥藹
藹再卜黍穲穲已拔塗泥出仍將袵席貽黎
元真有賴侯惠正無涯秩滿三年考囊無一
硯持雲端飛赤舄門外儼青輜秣馬循芳草
揚帆破碧漪柳邊風細細花際日熙熙原野
餞桑棗城闉靜鼓旗客程春浩蕩天路遠逶
迤快翮凌霄鶴丹心向日葵入關朝士賀登
覲　聖心怡善最書稠疊超遷綴陛離即看

紆繡鹰還見立盤螭月白承明殿風清太液
池衣裳瞻　舜禹步武接皐夔聲價騰朝野
輝光照鼎彝此行殊寵渥何日重來綏車轍
空攀輓驪駒難縶維金錢鄉老獻竹馬市童
騎鄙句成千字香醪泛一巵永言歌愷悌遠
繼有臺詩

上巳日即事書懷二十韻

間關數千里寂寞一年春巳過禁煙日又逢
脩禊辰誰開曲水宴空仰介山人行李經時

久韶華何處新歳侵村落靜河決道途屯破
屋懸寒甑連檣滯涸津飛廉雄勢力太昊損
精神掀簸千山撼馮陵萬虎猘長渠翻濁潦
平野暴黃塵茁草青猶淺稊楊綠未勻無蹊
種桃李有徑長荊榛物色嗟如此陽和故不
均因思九陌畔還憶五湖濱茂苑芳菲別上
林佳麗真煙花錦繡織山水畫圖陳樹樹提
壺鳥家家擊壤民傾瞻心怏悒聊復立逡巡
鄉國天難遠　皇州日可親儻然承寵眷端

合念鞏呻第愧迂疎者負暄徒自珍

壽徐少傅三十二韻

五緯光東壁三台拱北辰彌綸天德正弼亮
帝圖新文運開虞夏昌期誕甫申山川陽羡
郡時令蓐收神東海門閭舊南州譜諜真相
傳巢鸑鷟猶記紱麒麟胎教詩書重兒嬉俎
豆陳琢磨充國器騰踏闡坤珍玉署著清都上
鑾坡太液濱和鳴諧大濩古製逼先秦容物
陂千頃匡時鼎萬鈞謨謀殊密勿肝膽一忠

純允矣華夷望居然柱石身聲光雖掩遏勲
業轉嶙峋門下三千士　朝端四十春巍階
躋上宰榮祿冠群倫眉壽今伊始希年頃已
臻青蓮生陸地紫氣溢蒼旻舟楫推元佐蓍
龜用老臣引年心懇懇抗疏語諄諄闊達輕
蟬冕高閒慕角巾輿情同倚賴天眷益繁頻
几杖來黃閣軒車錫　紫宸九章周典禮百
揆舜咨詢道際明良盛功收治化淳陰陽歸
燮理民物荷陶甄　聖主勞前席群僚仰後

塵朝忝容自便藥物許相親王骨形如鶴童
顏髮未銀疍侯休辟穀班叟正栽椿蕭爽蓬
壺境冲融沉瀣津欲知松子算滄海浩無垠

九峯寺

寺爲楚昭王所建　王尊禮無念和尚建寺居之奏之朝　太祖皇帝召見亦甚重之御製詩文寵其行刻石具存且有金鉢金襴袈裟衲衣等賜初建寺擇地時有白衣道者指示云某山某處可用言訖轉首忽不見旣而得茲山下有龍王廟其神卽所見者始異之寺成遂成龍王廟于傍若伽藍然山故多蛇虺中峯最高處石岩有大穴爲巨蟒所居人不敢近無念日往趺坐穴傍蟒遂不知所之其山四面峯巒相聚有九因名九峯寺云

鬱鬱招提境登臨勝事繁鶴棲琪樹老龍擾
鏡潭渾上界天應近中峯勢獨尊崢嶸諸嶺
岫羅列似兒孫路入青莎徑林縈白石垣短
橋摧鴈足危磴露雲根日落飛蟲閙人來倦
鳥翻煙霞浮碧落鐘鼓報黃昏齋飯歸方丈
春燈過上元跏趺蒲榻軟榾柮地爐溫坐覺
心神逸了無塵俗喧高明殊氣象幽僻自乾
坤未悉經營舊聞從老宿論祖師脩止覺

帝子降名藩論道超三世忝禪契一言奉崇
深　睿眷　宣召沐殊　恩地得神龍啓威
驅毒蟒屯僝工千佛喜供事百祇奔奕奕宗
風振詵詵法嗣蕃開基弘象教護國演仙源
賜物珍藏久　奎章石刻存衲衣與金鉢千
載鎭山門

月下讀學諭劉敬所上排律率爾用韻

括蒼環翠裏芹泮集群英鉛槧勞批抹菑畬
謹課程要將身作範焉用朴爲刑帳暖書堂

靜氈寒客坐清煙霞眞自樂苜蓿舊同盟未
負雲津躍終期嶰谷鳴春風揚教鐸秋水照
文衡吾道乾坤正斯文日月行大烹非世味
疏越且希聲雲影方塘漾天樞一柱擎幾番
時雨化千載舞雩情浩蕩咸英樂冲融鼎鼐
羹無爲慕飽飯金紫但虛名

咏莪

青青江上草感此古人詩欲采生心痛將歌
得淚垂一言眞有契千載似相期惻惻劬勞

意哀哀怙恃慈江山秋盡處燈火夜深時聲
斷情方切唇乾口亦疲晨昏良自苦天地獨
何爲花落水常逝風號木不支咽啼金石碎
激烈肺肝披孰報三春惠難酬寸草私茅亭
結寒雨烏鳥助君悲

送行

聞君有歸信日日望江船泛梗憐離袂頹波
惜逝年朋簪渾散落人事故推遷落日頻延
佇青山生紫煙暫留野人屋重上使君船行
李方傾蓋歸期又隔年擬尋雞黍約恐作水
衡遷北望京華路茫茫海樹煙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四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詩

送駱蘊良知安陸州

棘寺清風憶舊遊浮萍蹤跡我何尤論文席
上無三益仗劍天涯有四愁人慕荆州求識
面誰逢東野不低頭憂懷未寫征車發草緑
長途江水流

次韻送談郎中綱之南京

複道薰風吹紫荆身隨　恩澤下承明故人
別後催行李候吏迎時問水程　花誥共看
開晝錦葉舟真擬泛寰瀛歸來一奏南陔曲
日射高門駟馬横

提刑日次劉職方時雍韻

優游郎署廿餘年供奉詞林舊謫仙自許璠
璵資世用肯隨桃李作春姸有懷政坐青蠅
集無事翻成白晝眠得就清談慚獄吏簿書
粗記唱酬篇

送張大理弟歸鄉

林寺看雲白晝眠喜聞靈鵲噪簷前夜窗風
雨逢坡老春草池塘得惠連良會未酬燕市
酒離愁先動渭城篇倚閭此日遥相望莫惜
天涯鴈影偏

蔣元用輓詞

樂亭遺愛比桐鄉見說居民守奉常不用招
魂歌下里還憑立傳托甘棠風寒驛路悲輿
櫬月落官衙照屋梁寡婦孤兒身後事天涯
形影倍蒼黃

次韻王存敬秋夜獨坐見寄

聯曹何幸托名流相共論心莫掉頭每見瑣
琚知有價自慚稊稗恐無秋樊籠正坐浮名
誤朱墨仍兼俗務稠一種好懷憑記取與君
同日賦登樓

送林恒肅寅長歸祭

九重優詔賜南歸正及秋風朔鴈飛昨夢
枌榆今歷歷少游城郭故依依青天闕下丹
甘露白日閭中照錦衣展墓禮成隨北上豈

容高臥托山扉

送湯乘之歸句容 用之鄉也

風雨中宵對子由不堪清興遠離憂江山獨
送天南鴈砧杵相望薊北秋棠棣有詩聊慰
藉池塘無夢可衷猶須君早試青雲步得共
難兄汗漫遊

次韻送邵文敬之思南二首

拄笏遥看石柱山驅車時出太平關人間歲
月須行樂身外功名亦等閑荒遠不煩王覊

治 聖明應召賈生還詩篇棋局尋常事携
向邊氓一解顏

朔漠秋深野不毛使君行色緼爲袍東曹吏
事馳驅倦南國才名屬望勞墨妙臨池真逼
晉。詩成立馬欲奴騷。茲遊雖遠非無助他日
心胸壯海濤

次韻送邊都憲巡撫山西便道歸省

清朝梁棟屬雄才節鉞晨辭郭隗臺玁狁朔
方應遠遁班超西域定重開枌榆入望星軺

駐歌舞沿途駟馬來惟有尊翁心事慷當時手植晉公槐

送王存敬宦上山陵

却憶中元共此行君今獨往不勝情一年時序更寒暑兩度雲山費送迎路入　西陵車轍改日當南至物華生舊題詩句勞相和馬上須裁百韻成

次韻陳一夔有懷西潭草堂

名利由來如一夢江山真不換三公偶看南

國孤雲白却厭東華香土紅疇昔草堂誰作主人間華髮豈還童移文不獨山靈怒逋客天涯也熱中

東皐勝井

祇園鑿地涌天光分得曹溪一脈香好禁怒蛙喧玉甃莫驚渴鳥下銀牀三更月照禪心淨六月風生佛骨涼中有濟人無盡意青絲百尺未爲長

院落晨輝

古殿懸燈怯曉光法鐘聲裏散爐香大千世上慈悲日不二門中自在牀貝葉斜穿金瑣碎蓮花初映玉蒼涼蒲團坐久齋魚起始信無如化國長

王延亭宴集限韻

夕陰初下短墻東亭上疎槐動遠風乘暇追歡聊謝事憑高發興欲淩空園如司馬名猶在人比香山數更同最愛流觴隨曲水引泉還藉轆轤功

又次陳玉汝韻

風満高亭拂面登試嘗靈藥擬飛升絕勝鍾乳三千兩何必瑤臺十二層石竹雨餘涼葉亂池橋虹偃夜波澄醉來賓客清歡久燒盡金蓮席上燈

送姚茂明儀曹之南京

建業江山餘壯麗儀曹風月擅清華寒穿謝屐千巖雪春引潘輿幾處花封印未開非曠職報衙初罷即還家錦衣白晝無窮樂莫把

前驅負弩誇

夜飲限韻

花下高歌引興長竹牀紈扇晚生凉流酥濕透冰壺影沈水清分石鼎香隣笛悠揚初度曲舞衣零亂復持觴醉歸不用金蓮送明月青天皎夜光

送馬醫官 都憲之子

翩然風采映珊瑚身領 新恩出 帝都汪水曾聞駒有種栢臺今見鳳生雛碧山吏隱

尋松子丹非仙方浸木奴歸到里門應下馬錦衣春色滿枌榆

玉延亭次韻

小搆中園準地形數年經畫此時成右軍記後蘭應謝東郭移來草未生遠砌栽培供服餌侵晨灌溉汲空明主人自有延齡術何必仙家紫石英

夏至前一日江西部燕坐限韻

誰遣守書苦野夫坐來高興未全無清風林

屋垂跡栖新水盆池長綠菰自覺身閑非俗吏却嫌詩瘦似窮儒山花山鳥相勾引應向吾儕作友于

臥病一首呈一夔司長

臥病齋居得暫休反關長日小門幽頻令城市如山裏無復文書積案頭賜告敢煩嚴默請問安那許萬年酉起來便赴官曹去王事驅人豈自由

省中夜直不寐

孤枕寒窓夢不成中宵鞞鼓入西清七哀欲賦緣何事五恨無端動我情野鼠牀頭人步驟庭何風外玉鏘鳴幽懷一種非塵想忽聽荒雞憶祖生

次韻送吳孟章大尹二首

自古青驪感恨多坐中長鋏動酣歌江淹別思悲春草明遠幽懷托野鷗易水北來秋慘澹岷山西去碧嵯峨不辭更勸清尊酒嬌嬌孤鴻奈爾何

短長亭上夕陽多白学亦生水調歌塞叟不須愁失馬野人真是愛烹鵝晨酢魏闕龍樓逈秋到蠶叢鳥道峨最愛官閑無一事琴堂佳句學陰何

油餅

火劑流黃照眼明宛然金鼎煉丹成厨人製自香杭粉生客飡同秋菊英外潤脂膏真醞藉中含酥酪倍風情上元時物佳如許應羡人間餅餌名

出郭

終朝城市困紅塵一雨郊原發興新便有青山迎馬首已無行潦阻車輪勝遊況復清商節薄宦那堪野逸身莫恠臨風盤礴久掃余煩燠在今晨

過蘆溝橋

千嶂如城一塹流帝鄉形勝古蘆溝車塵滚滚行人少天宇遼遼過鳥愁砂磧迸開銀漢落石梁横截巨鼇浮星軺王節經行地却憶當年躡屩遊

郊行雜詠四首

曠野平原似海寬四周山色遠圍盤行邊已覺長驅倦飛鳥猶嫌徑度難何處道途非險隘此中天地自高安一身俯仰蜉蝣爾欲御長風萬里摶

野色無邊眼界寬清江急水旋渦盤日當晴麗登臨快道遇坡陁上下難已覺征夫雙足困却憐棲鳥一枝安遊絲裊裊東風裏成陣飛蟲手自摶

碧山如列四圍寬曲磵長松互屈盤高興肯將清景負塵勞須識勝遊難微吟耳聽鶯聲緩穩坐心便馬背安回首終南應只尺青天一鳥自扶摶

翠屏山口豁然寬下馬臨流坐石盤始信尋春真是樂也知行路未爲難同來何幸陪秦覯高臥無因學謝安忽見樹巔鳴野雉便持丸彈欲生摶

夜至昌平東秦廷贄

馬上賡酬興未涯豈知岐路有三义與君分袂誰相引悔我寒盟欲自撾百里山城陵寢地一杯春茗野人家坐中幸有延平老暢飲清歌剪燭花

登山

羊腸遠盡復招摇緩轡還嫌路不遥沙磧隨風生水浪松篁成韻合蕭韶青山半吐黄金殿碧澗中横白玉橋不是書生愛行樂無邊光景是春朝

陪祀用前韻

松檜中分甬道寬仙壇甘露滴銅盤仰瞻紫氣氤氳盛伏付丹心對越難神馭高居天極遠寢宮中奠太山安蕭然忽聽靈飈度鈴索啓簷自擊搏

下山次韻答部中諸寅長兼謝送行之作

按轡松林緩緩行遠天清夜感幽情塵隨馬後相追送月在前山自出迎疲倦不知風物好昏黄却訝路途生美人遥隔西臺地應對青燈夢未成

哭王古直次韻

落魄風塵憶往年白頭何處挾飛仙誰能久客無家累應是前生有道緣氣壓王侯非任俠詩關風雅定流傳他時宿草還堪訪郭隗臺東半畝田

陳氏東牕軒燕集次韻

跨馬西臺下夕陽太丘門第探秋光暫辭公務從吟社休放閒愁入醉鄉倚席試邀明月飲巡簷還采落英嘗相看最愛東籬豔歲晚冰霜獨敢當

再次前韻

酒狂何必羨高陽自喜吴音共燭光花信驚逢霜露節鴈聲疑在水雲鄉已酬茱菊三秋賞只欠蓴鱸一味嘗西社近來誰作主煩公一力與承當

省中夜坐

松影玲瓏漏月光夜寒無奈客愁長荅池官迹魚千里爛熳歸期鴈幾行棄去還應憐敝屣破除聊復盡餘觴醉來欲借天風力飛上高城望故鄉

輓陳滙之母

碧天環珮去冥冥誰向閨門覔典刑舊對梁鴻親舉案晚將韋逞自傳經　恩榮早錫恭人號甘旨難延阿母齡憔悴乳烏啼血處夜

深風雨不堪聽

輓張廵撫

筮仕東曹推政績歷官南越著賢名松滋授鉞釐方靜淮鎮分符國賦成端右未聞　天語召路傍俄聽薤歌聲冥冥遼海三千里孤鶴飛時月正明

送吳原輝

東莊兩屐慣登臨不信人間有上林何事遠辭麋鹿侶此行真見鶺鴒心天涯又作中年別方外誰將舊約尋坐對逍遥堂下樹清宵風雨亦沾襟

送林待用次韻

欲從玄袞補遺餘冒死親陳闕下書陰藹不堪狐兎滿　聖朝終見綱羅除黃州眼望陽環日槐里心驚請劍初此去加飡須努力莫將功業付迂疎

次韻送吳禹疇二首

都亭酒盡未分襟萬戶西風急暮砧搖落關

山驚旅況崢嶸時序促歸心醉揮長劍星辰動吟坐高齋刻漏深久客京華貧到骨贈君難辦錯刀金

故鄉同是采芹人南北睽違幾度春長恨音書天際遠忽驚顏色眼中新短歌聊復成三疊離思還堪借一顰我欲辭官歸舊國結鄰鍾阜更相親

煙菊　分題

青燈無焰夜朦朧細認花枝小院東寒色微

含紅玉掌幽姿深隱碧紗籠美人身在塵埃外道士神遊縹緲中應是詩翁吟坐久醉來光景眩雙瞳

送張雅素謫官之師宗

士林清議重參軍勁草秋風故不群委命豈知刀鑽在謫居仍荷竹符分離憂獨遶關河樹忠憤應開嶺嶠雲莫道潮陽消息遠有人傳誦鱷魚文

送人之閩教

一官無事稱閒居鉛槧相從興有餘閉戸不鋤精舍草采芹還飼泮池魚心齋滋味盂中水吏隱光陰几上書閩水閩山多勝景登遊時復命巾車

人日雨雪限韻

人間金勝剪春黃天上璚花試曉粧灰管未吹新歲律江梅應發故園香門無小棹堪乘興盤有殘椒更舉觴欲寄草堂詩不就恐寒枯坐面危墻

郊祀宿大興隆寺次黃世賓韻

往來風月夜無邊應似西林結社年煙裊圜丘燔玉地雪飛方丈散花天茗團深供心齋裹鹽灶長參鼻觀前惟有半山風韻逸詩成多比彈丸圓

次送孫駕部志同

當時長願執鞭從今日天涯得再逢雞黍誰云元伯遠簡書應笑漫郎慵馬鳴斜日思千里鴈落清江點數峯居近鍾山堪吏隱莫交軒冕抗塵容

送浮梁戴先生貴州教授代作

京華舊雨夜婆娑華髮清尊奈爾何贊舍半生朱墨倦瘴江千里水雲多鰣魚未兆愁惕子璞璧深藏惜卞和離袂相看無限意東風一曲渭城歌

送高琳知太和縣

鹿鳴聲散各行騶幾度秋風憶舊遊萍水心情聊自喜雲泥蹤跡苦難儔洛中目送雙鳬

別江右身分百里憂鷹鸇班行虛左待種花
休愛縣門幽

送吳江令孫微之

東吳小邑煩君往要識 宵衣共理心政拙
催科非下考吏稱清白是佳音城闉日靜江
湖永縣治春閑桃李深莫遣檄書徵太蚤野
人長願聽鳴琴

送婺源令

雙鳧春色滿晴空南望重山複嶺中栽柳門
前環綠水鳴琴堂上挹清風郎官上與星辰
應黎庶相親父母同要遣鬬爭還揖讓鵷行
虛左待乘驄

昌平城晚眺

小邑蕭然數百家峯巒千疊抱村斜北連跽
虎園陵近南望飛龍象魏賒落日沙場收汗
馬清風榆塞起哀笳憑高却立城坳久數盡
前山樹樹鴉

遊仙人洞限韻

尋得仙人小洞幽便將巢隱向林丘當春風
日明如洗滿地煙花爛不收寒食傷心開野
哭鼎湖回首憶宸遊草青沙白溪雲淨塵土
何由到馬頭

輓邊都憲父

曾聞奉使出南交義折諸番重 聖朝壯節
冰霜凌檜栢清名廊廟立瓊瑤 封章晚受
中丞命郎署先從隱士招眼見兒孫擁鱗鳳
不妨遺世入逍遥

送王訓科還天台

數月征車別里人歸來非復布衣身懸知妙
手能醫國最愛閒官不治民清剡溪流蘭棹
晚赤城霞起杏林春自嫌冠帶相拘束別墅
長時白氎巾

三月八日省中偶成

省中事少稱閑情白日高眠飽飯行起得幽
亭尋竹種。汲來新水乞茶烹。墻隈風靜花仍
落樹下人來鳥不鳴忽憶四郊前夜雨欲從

田畯問春畊

送馬天祿僉憲雲南

新春一疏上金鑾傳寫人間墨未乾總愛超遷詩節重誰知忠讜立朝難十年風裁收青瑣千里霜威竦鐵冠司臬提刑非細事瘴煙蠻雨願加餐

送太學張信夫

秋臺高坐午風清戶外跫然曳履聲遠客天涯逢地主舊遊吳下識門生韋編親授書程

去璧水行看宦學成壯歲藏修須努力曲江仙籍待題名

題金臺話舊圖爲劉廷珍郎中作

東州麗澤聚賢英綰角從遊似弟兄人物未論唐四傑文章真見魯諸生盛時功業青雲路寒夜京華舊雨情休訝坐中韋帶客奇材多屬晚年成

壽譚翁九十

烏紗白髮照江村垂老風光感　國恩屈指流年登上壽幾人親眼見曾孫野情長占田園樂物論兼稱齒德尊庭下芝蘭森滿地鄉閭須早建高門

次賀朱都憲歸自廣南

嶺南銅柱見高標歸立青宵地望遥斑白年方登四輔牙緋身已歷　三朝共看臺府威稜聳猶憶戎行髀肉銷經濟規模應素定只今羹醴一時調

次匏菴遣悶韻奉慰

頗覺年來非壯顏眼中人事更間關摩挲青

鏡半華髮悵望故園多白菅掌上珠新聊自遣天涯鴈去幾時還浮生欣戚應難料莫廢著書湘管斑

送楊應寧

早自清湘入　紫宸摘星高詠已驚人鸞坡鳳掖知名久雪碗冰甌洗筆新萬里松楸滇海外一區水竹大江濱乞歸喜得　重瞳許何惜離筵進酒頻

次周原巳上巳登雨花臺韻

春日獨登江上臺茫茫塵世使人哀山川不改長流峙今古無端自往來上巳勝遊思曲水南朝遺跡付寒灰此情寥落誰相遣憑伏風前緑酒杯

過陳給事半舫次一夔韻

小圃秋光似水凉野花藂草弄餘芳便應開徑邀皮仲不擬衝塵走洛陽暇日琴尊渾漫興貧居藜莧可充腸從游我欲頻來此城郭東西道路長

送陳時習歸松江

名駒故產渥洼中標格居然似阿翁心地要須收汗馬詞場正自厭雕蟲回看時輩風斯下高步雲霄路已通三泖九峯書屋靜閉門鉛槧有餘功

西巖歸老送葛彥章

白頭清禁校方書忽憶西巖舊隱居三徑歸來風景暮一官羈絆物情疎肯因脩藥尋勾漏已得抽身賦遂初千里風霜更衰老此行端合　賜安車

送戚時望提刑湖南

暮雲三載望江東別後相逢更轉蓬祖德芬芳鄉校水　君恩披拂使軺風遠持邦憲湘川外猶憶朋簪棘寺中最愛殘春行色好落花晴綴豸衣紅

送吳汝器

舊遊曾記十年前此日風流各泫然覓句休

嗟　明主棄著鞭今讓伯兄先天涯雙鯉須珍重雲際孤帆漸渺綿欲慰離愁惟緑醑一盃既暌強相傳

次韻答存敬見憶之作時存敬將奉使山東

每覺清談左席虛憶君長在惜春餘楊花榆莢皆離思香灺燈光共索居風月正憐吟社冷園林應悵賞心疎河橋更有明朝事欲倩東風挽佩琚

得告後遊陳氏西溪竹屋次王世業韻二首

滿地清風洒面來藤梢橘刺隱層臺行邊袖拂餘花落醉裏觴隨曲水回遠渚荷香飛白鳥深林日影照青苔竹溪不獨前賢事今日詞林揔逸才

曾聞佳景未全真今日親看梓澤春萬竹清風三伏爽十年眵眼一時新方辭省署無官事爲倒壺觴有主人此際襟期如水淨不知城市正揚塵

六月廿三日東歸舟中

船窓面面受風凉箕踞科頭坐晝長眠草隨波應自適鳴蟬聒樹爲誰忙耕雲野叟憐青隴觸日行人望綠楊頗覺心清無俗事爐中一瓣水沈香

晩過梛林

官河千樹鬱葱葱坐對偏宜落照中隱隱層叢迷積翠離離高葉逗晴紅蟬鳴鳥語聲相雜水色煙光望不窮林下行人應少慰脩然兩腋快乘風

夜宿許子厚恬竹軒

滿湖煙雨夜堂虛高會厭厭過訪初四座賞心揮麈下十年離思剪燈餘風生竹樹孤螢墜雲破亭臺片月舒醉後北窓眠不得新凉應怯病相如

夜坐

忽聽林木風蕭瑟疑是前村急雨來起視星河方皎皎坐拋巾幘信悠哉水邊螢火寒還滅草際蟲聲急更哀正奈晝長憐短夜可堪譙漏復相催

癸丑元日

雲物暄和風日妍巳如二月賞花天試看樂事開新歲堪賀祥光兆有年梅梛江湖生意滿兒童村落笑聲傳人間擾擾酣酥會萬戶千門共謳然

正月四日過管先生新居

官舍新開八九間前臨文廟後文山從知儒術青氈白漸覺年華綠鬢斑六藝篇章酬鼎谷兩齋條約訂愚頑春來講幄應多暇容我看松日往還

又呈掌教屠先生

春風先到廣文居脈脈晴光動綺疏啼鳥一聲人醉後早梅千樹雪消初官中興味雲煙薄塵外襟期水月虛不盡尊前留客意須教餘酌薦寒蔬

送王成憲掌教秀水

銅駝陌上三年別笠澤湖南一夜遊萊綵平娛花下舞韋珠行見掌中收新分薄祿憐三釜曾曳長裾傲五侯風日暄妍江草碧可堪離思滿蘭舟

謁墓吳山歸舟阻風因過西資竹院偶成 清明後二日

強拋塵事作山行刺眼春光錦織成無奈歸心妨野興却因風色滯舟程松林得伴還呼酒竹院逢僧不問名遊遍雲霞泉石地坐來明月又東生

觀泮池牡丹次屠先生韻

夢回姑射渾身白醉後西施半臉丹燭下忽驚開口笑尊前偏愛倚闌看玉樓春永鉛華暖芹泮天高雨露寒獨立一枝何所似霓裳曲罷舞衣單

四月四日過華嚴寺時佛殿悉毀於火惟浮屠獨存偶成

蓁林爲別動經年偶一登臨更惘然臺殿草荒朝雨後江湖春盡夕陽前能詩天隱還持律看竹王猷不問禪獨有浮屠如舊殿寶幢依舊切雲煙

和吳汝礪垂虹舟中風雨之作

浮生何處好閒行小渚蘆花一鴈鳴添我餘杯明月上攪人幽夢晚風生煙霞雙眼青兼白天地五湖縱復橫頻喚小園消酒渴滄浪真得聖之清

題扇贈金明府

鵝溪一幅剪裁工玉雪娟娟在眼中爲我閭閻消溽暑自君懷袖發清風掄材定覺蒲葵陋入侍還看雉尾同怍底循良多善治長持明月照群蒙

譚元政西林隱居

紙帳方牀對石屏碧梧修竹傍高亭窓中爽氣來天目砌下寒流接洞庭桑苧老翁茶竈古滄浪漁父釣竿青從君試問遺安術庋閣牙籤貯六經

吳山寺

欲從方外遣塵緣擬挂朝冠及盛年老衲棲遲真得地俗車來往亦妨禪青松夾道林扉豁白石崩崖草閣懸好在北窓明月夜野猿山鳥伴高眠

王成憲得子有詩見寄次韻賀之

遥憐英物儼熊羆此日克閭慶可知維嶽降爲清世瑞長庚出應早秋時即看居易知書蚤未怍商瞿得子遲坐上青氈今有託三槐終不負心期

送吳禹疇憲副巡視海道之廣南

北風吹雨別江干想見羊城荔子丹節帶冰霜行五嶺帆開滇渤望三韓蕃中貢職球琳重帳下軍容劍戟寒試酌貪泉應更爽平生玉雪是心肝

夜讀張時措詩稿

讀盡君詩夜就淹悠然牙頰有餘甜九霞香醞初澄粕千里蓴羹未下鹽欹枕寒檠凝睒睒推篷殘月印纖纖聯舟正好相酬和一路風光信手拈

濮頭道中初見桃杏花寄毛貞甫張時措

三月天涯始見花得春雖晚未全賖溪邊漁父迷塵世路上行人問酒家好趁芳菲酬物候莫愁零落委泥沙良朋不至誰同賞空繫征帆坐日斜

過高良山

百盤千折勢縈紆險絶仍逢積雨餘又足巖崖行蕺業蒲身雲霧入空虚下輿自引條枚步結屋誰同木石君烏道羊腸寧過此深林虎穴更愁予

送朱鄞縣存仁

袞袞飛鳧入廟堂　清朝司牧重循良君才豈啻鳴琴手人望終歸選佛塲花縣仁風披百里瓊林春色付諸郎板輿更得慈顏喜餙看丹山碧水光

過楊信之花園用匏菴壁間舊韻

斜日來看雨後花主人高臥問誰耶盆池珠墮青荷小石洞綵垂碧栅斜迎客小童催解帶登堂啼鳥喚煎茶持觴更遣雙雛出珠玉如山未足誇

送姚應隆便道歸省其尊君坡隣先生

東坡亭下日徜徉喜見雲端小鳳翔象簡冰霜開嶺嶠葛巾風月臥滄浪黃鍾律應懸弧節白玉杯浮戲綵堂他日受封應未老豸冠烏帽更輝光

送李茂卿歸湖南

囊中昔乏買山資何事超然去不疑浮世功名兼寵辱野人腸胃耐寒饑簪書脫手紅塵息湖海藏身白日遲覓得魚竿堪送老市朝那更有還期

春莫遊西郊過釣魚臺遂至趙氏莊居酣飲

紫陌連鑣不動塵天將一雨助遊人西溪看竹門空掩北苑尋花酒更新案牘偷閒聊一日園林成趣已三春吾儕會合應非偶莫遣樊籠繫此身

挽張博士母

昨見崔邠守太常母輿親導出周行白頭共羡光陰好　紫詔仍頒雨露香一賦閒居真不忝三遷故事有遺芳萱花正是忘憂地愁絶青天五夜霜

過朱嶺

坱北盤廻深復深一重一掩費攀尋往時山水空經眼此地煙霞獨會心恐是蓬壺身誤入儼如圖畫筆難臨憑軒周覽褰帷久衣袂從教細雨侵

戲贈沈于海

都下遨遊歲月移客情無奈黑貂知倚門迢遞占烏鵲寒案凄凉詠褒夌天上風雲應有路江邊魚鳥候多時東裝歸趂清秋好綠酒新篘菊湑枝

送張元穆東歸

壯遊燕市飽塵緣屈指星霜二十年歌管六街明月夜蒹葭千里暮秋天淵材囊富廷珪墨笠澤江清范蠡船具慶人生歸去好斑衣日日錦堂前

送呂廷敏歸南雍

二十年來舊雨情頭顱如昨壯心驚珠藏被褐應難識技到屠龍合晚成賀次五車非浪許殿前三策是平生無端別意都門路滿目風雲一劍橫

次張時行給事韻

倒屣猶嫌出候遲洒然風骨照江湄青霄丹鳳翰初奮驚馬長途力已疲輿落煙霞渾曠遠吐成珠玉自清奇向來塵土盈胷臆聊對冰壺一解頤

霧中渡浙江

一白乾坤上下同恍然身在半空中天將開處冥冥雨潮正平時淡淡風擊楫放歌驚海若挂帆飛渡逐雲鴻乘流不向錢塘泊直到蓬萊弱水東

桐江

乍啓蓬窓豁曬眸桐江煙景正悠悠青山隔岸千螺疊白鷺衝波片玉流日弄行雲棲樹杪風將疎雨過船頭越中無限清華境欲恣幽探不可畱

七里壠

帆飽東風畫鷁飛江山紫帶碧成圍魚龍水底行清淺樓閣雲端鎖翠微野客慣緣懸磴險樵歌時度遠林稀釣臺千古高如許應為停橈上夕暉

釣臺

宿雨初收濕未乾捫天危磴倚層巒老夫自覺先登健從者皆言欲上難高節萬尋霄漢渺剛風雙鬢骨毛寒超然俯視人間世何物浮名入肺肝

除夕龍游舟中初度

天涯今夕是何年短髮孤燈共悄然爆竹數聲聞野外酴酥一琖到愁邊旅逢初度誰相慰老愧無聞每自憐遙憶高堂分口數團圞應話越江船

賓陽谷壽王樂善先生

層疊峯巒積翠微忽驚三島在階墀羲和已作嵎夷宅鄒子初成嶰谷吹杯面紅霞兼曉色鏡中華髮弄春姿欲知此老方來算正是陽烏出海時

送韓國器中書歸省

春風簪筆侍昭陽却望雲飛舊草堂戲綵庭闈真燕喜賜環閭里亦輝光擬傾葵藿酬明主肯為蓴鱸戀故鄉入夏歸途行色好綠波芳樹遶河梁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五

七言律

六月三日李惟正郎中邀飲與隆僧舍

席上詠雨限韻二首

黑雲初没遠山尖欹枕微凉睡正酣細草隨波眠短砌野禽沾濕下重簷千絲裊裊翻機亂萬馬闐闐列陣嚴況是禪林清切地六銖衣怯晚風銛

雲頭噴薄萬戈銛鏖戰群龍未解嚴沛若天瓢翻巨海泠然銀箔挂虛簷掃除煩暑隨煙滅醸出新凉似蜜甜欲倩玄冥供硯墨霜毫揮盡有餘尖

邵國賢即其先世之居容春軒爲精舍祀二程龜山於室甃菴諸公有詩余亦次韻

曾是東陵舊隱居森森梧竹蔭園廬名家未泯千年澤高棟新藏萬卷書丹鳳絲綸輝梓里青春縫掖駐巾車斯文伊洛光儀在興繞高山仰止餘

大方伯濟南畢君　封及三代而尊人太夫人在堂

奎壁凝輝海鶴翔門闌佳氣未渠央金緋三世恩波闊穹壤雙親壽域長翠竹停鸞開粉署紫微咨岳上巖廊問君圖報心何似葵藿遥傾日月光

題雲壽長洲郭封君

晻靄深山知幾重卷舒無意得從容高簷暮宿仙衣冷畫棟朝飛爽氣濃身隱傳巖休作雨子生洼水快從龍空中變態吾何有聊向蓬萊伴赤松

謁墓過太湖

湖天一棹拂清秋蒲葦蕭蕭宿雨收山色青連雲外寺日光紅映水邊樓采菱歌起鳧鷖亂垂釣磯深浦溆幽西望若堂何處所鬱葱煙霧逩松楸

竹宗詩

櫧藥節操凛冰霜一味虀鹽滿胃腸淇澳萬竿森月影瀟湘千頃動江光蕭郎墨妙風煙外與可詩情水石傍寄語上人深愛護本來面目自蒼蒼

壽竹宗上人

小春時序碧山中紫氣盈盈亘海東天竺煙霞新物色曹溪衣鉢舊宗風不知肉味真摩詰贍有詩情似遠公六十四廻花甲子月明長照梵王宮

贈熊先生

巴峽詞源萬斛流遥溪寒玉瀉清秋觚章夜月臨池静撻掖春風擁坐周笠澤湖連芹泮水洞庭雲入寳奎樓先生一寸閒田地耕鑿終身爲道謀

天方池

十丈清漣廣袤均野人方寸有天真煙霞自與市朝隔身世常同魚鳥親一鑑碧虛涵斗極四維蒼霅遠雲津雖然不作𥁞圓轉還我逍遥自在身

雨中望玉峯

昨日登高眺落暉西亭苔石坐忘歸晴天數點青霞障緑樹千家白板扉東渚群山濵渤小西成萬頃稻粱肥朝來拄笏蕭蕭雨爽氣還兼逸興飛

訪王成憲不遇

非厭先生苜蓿盤草堂無主玉峯寒一壷漫與花同醉三頃還應鶴共餐松菊徑深廻俗駕芰荷衣好謝塵冠包山采藥歸何日江上空餘鬬鴨闌

次韻匏翁中秋對月之作

玉延亭上昔追遊二畝園居萬頃秋幽趣每從諸老得微言還許後生酬望中山斗今逾遠坐上瓊琚豈易求湔祓塵泥謝嘉惠鳳箋飛下碧雲頭

答成齋先生疊前韻見寄

想見乘風昨夜遊絕塵肌骨最宜秋獨憐未

預南樓坐猶喜頻將下里酬　花底霓裳虛可
聽人間天柱遠難求故園自有超然處夢落
五湖煙水頭

送謝方石祭酒

十載滄洲臥月明方巖千仞與雲平草玄業
絕人間事束帛頻繁　主上情喬嶽差莪公
望屬春風披拂士心傾儒賢自古遭逢少吾
道光華在此行

送陳氏部嘉言

清江潮落露層灘梅雨千林濕未乾仙署香
分閶闔遠星槎影動斗牛寒懷哉更覺朋簪
重勞止方知　國計難莫向西江嘼滯久西
湖荷芰候歸鞍

送范明遠進賀　萬壽聖節便道歸省

天上嵩呼　萬壽餘函關紫氣繞山居庭幃
正及桑弧節鄉里驚看駟馬車古意衣冠同
石奮前驅弩矢陋相如欲知具慶長生樂南
極雙星湛碧虛

過栘溪余幼時嘗從先祖至此

細草侵沙水拍堤舊遊依約記孩提兩溪縈
遶孤村迴三紀荒涼古道迷持節重來人漸
老含飴何在鳥空啼欲尋遺蹟誰堪問時向
松林駐馬蹄

早春郊行

新柳鵝黃草碧滋梅花開盡有殘枝野田啼
鳥催春事桑樹鳴雞報午炊冪冪晴林深鎖
霧錚錚幽壑細流澌韶華勾引郊原興一任

東風攪鬢絲

初夏江行

繚繞山村飛午煙家家盆盎到耕邊陰連深
樹鳴禽鬧綠滿平疇野犢眠暑氣纔侵風爲
掃晴光欲動雨還牽江鷗似會幽人意遊戲
時來近畫船

陳用常同年席上作

歌殘舉白更浮君後閣涼生夜欲分簷下甆
盆榴急雨花前羯鼓遏行雲煙霞遠別長相

憶玉屑清談久不聞試問人間此何夕可堪傾蓋復離群

淳安山中二首

無邊幾竹競蕭森絕壁懸崖動萬尋頗覺遊觀窮嶮奥可堪登頓逐高深平生自愛煙霞屐他日難忘水石心每遇清幽仍得句爲停軒蓋一長吟

百里丹青護玉臺霞城面面似天台山當闕處雲還補泉欲枯時雨又來返照衝開林霧結老松撐住石巖頹悠然景與神俱往縱有詩情不易裁

望金華山寄洪克毅提刑

渺渺連山起暮雲蒼蒼平野暗斜曛初疑碧浪天邊湧漸覺疎林霧裏分神異古來占婺女仙遊何處覓羊群淸風八詠還堪賞先遣郵筒報使君

登清風樓用前韻贈洪克毅張廷賓戚時望

醲酒危闌酬海雲樓中風月幾朝曛黛凝嵐色螺鬟擁羅剪溪流燕尾分休暇登臨因弔古合弁惆悵復離群山行儻遇初平侶應有刀圭乞贈君

再用韻題戚時望芙蓉書屋

諸峯層疊鎖晴雲獨秀亭亭倚夕曛石磴斜緣仙洞遠草堂清與市塵分高風籍甚霜臺老瘦骨脩然野鶴群賸貯芸香三萬斛更栽槐棘待郎君

過永嘉吊黄蘊和直閣

前度城西小盞傾草堂風日映秋清孤雲没海知何處落月滿江空復情東閣圖書人共賞北山猿鶴夜還驚懷君欲向青丘問寒雨蕭蕭宿草生

蘭溪舟中

江天雨雪晝縱横一抹清暉透晚情宿霧深林猶杳靄映山紅樹獨分明閒眠鷗鷺雲羅遠飽飯漁樵箬帽輕此意渺然誰共賞自臨

深碧洗茶鐺

江塘晚行

石矼飛蓋拂沙鷗晚色澄鮮宿霧收月動江光金躍冶雲生海氣蜃成樓依依遠島初迷樹細細寒瀰不上洲忽轉崇岡天宇闊恍然疑在閬風遊

送楊志仁之安慶

當年峨豸立東垂直節孤忠海嶽知　丹陛一封驚石顯長沙千里市湘纍葵傾廊廟心逾赤蓬轉江湖鬢欲絲小向龍舒成臥治起調金鼎未應遲

保叔寺次顧天錫八音詩韻

金鐙鳴過白鳥間石橋橫跨碧溪灣絲垂萬柳斜臨水竹覆孤亭半倚山匏繫扁舟人渡少土香新壘燕飛閒革囊携酒尋幽去木杪巖扉晝不關

四明行臺夜坐納凉

炎暑塵勞併日程片時聊共晚風清披襟便有羲皇意作吏難堪叔夜情露墮飛螢明復暗城喧棲鳥定還驚鑑湖一曲應無恙爭似吳松好濯纓

定海舟中

乘潮東下更天風百里飛帆瞬息中蕭爽真成江海興頻炎初離簿書叢黑甜一味適仙醴碧落千尋入貝宮坐覺身輕肌骨快蓬萊應有路相通

送姜仁甫之淮陰

無因解組臥山雲千里長淮且慰君行矣世途方擾擾歸歟吾意亦云云官曹已縱籠中翼人物真空冀北群只恐周南留滯久草堂泉石有移文

松陽山溪

嶂裏清溪十里餘翠帷初卷看山輿劈開鼇背流瓊液環列雲屏切碧虛試問武夷曾有此不知巫峽定何如蓋幢搖曳斜陽影驚起波心雙鯉魚

奉次陳成齋都憲遊朝天宮韻

何處青山是勝遊栟陰輕蓋到林丘臺評正聳朝端望野與還尋方外儔魚鳥徜徉淹永日雲霞縹緲立飛樓憑闌一送東南目了了吳門綠樹洲

奉次成齋聞匏菴先生入閣

十年門下溉餘殘長得先秦古製看力重萬鈞真載道望尊一代不緣官常時走卒知司馬即日君王想謝安從此黃扉多勝事鼎

彝千古費雕刊

奉次匏翁憶鶴園韻

曾見階前鳴向人遠遊應卜令威隣花陰夢斷三更月海上雲迷幾度春遺鼈倦披空在笥舊軒誰取欲埋輪園亭有主今坡老尚憶六裳爲寫真

癸亥九日雨中登南鎮禹穴

偶逢佳節慰征途風雨無端滿鏡湖神禹遺踪千古在子長幽興片雲孤東濱煙霧連秦望南鎮山川壯越都飛步丹梯凌嶽頂絕勝尊酒對茱萸

登山遇括蒼李員外載酒同遊因寄伯安秋官

登高雨屐正匆匆有容仙舟逸興同細雨真酬莘老句峩冠不墮孟生風排雲西嶺披秋色把酒東籬採菊藂却笑蘭亭眠未穩閉門時復走詩筒

再寄伯安

聞君旌節駐前川衝濕頻催百丈牽擬剔青燈看玉樹。不妨疎雨滯江天。扁舟獨坐遥相望孤館此時應未眠久矣無人開笑口今宵幽興一超然

北渡夜泊

行盡嵇山鏡水間每逢清景動憂端東關聽雨江聲急北渡看雲海氣寒問俗無能空傳食感時將暮欲懸冠孰知田舍西成後黃口啼饑淚不乾

嵇山行臺試士遇雨

攙掖如雲藝苑開嵇山堂上近蓬萊閧然東海蛟龍奮驀地九天風雨來焦土頓回生物意名邦不乏濟時才今年大比非疇昔焰焰奎光照栢臺

次韻贈婁原善

無地依麻愧野蓬紅塵瞶瞶欲成聾尊前一笑風生席江上三更月滿篷雄辨入玄心爲醒清歌送酒興難窮夜深莫訝留連久更擬

誅茅傍此翁

戊午十一月遂安道中

山中無物不清妍况是蕭蕭雲後天危石墮厓銀柱折老松橫磵玉虬眠灞橋驢蹇寒無奈剡水舟回興杳然爭似茲遊奇絕甚孱歌千疊聳吟肩

和王伯安二首

性躭林壑眞成癖胸痼煙霞不作痾已覺沉酣皆道氣獨難驅逐是詩魔隹辰何事眠雲屋俗駕知君厭玉珂惠我清詞兼墨妙臨風吟玩幾廻過

洗出清秋片雨明千巖相競碧崢嶸青圍鳥道微通徑濕重林霏半壓城天際緒風吹鬢短山中新酒對花盈却嫌未免人間俗猶聽松陰唱道聲

次韻答邵國賢

吟社年來禁甚疎舊盟寒盡欲何如惠山水冽冰生齒滕閣江清竹遶廬尺素偶逢烹鯉

後百篇遥憶校文餘堯夫擊壤知難和少住詩筒且讀書

賓興勸駕詩

三物賓興大比年諸君文采動星躔蛟龍並起雲騰雨　鳳驥齊飛日麗天儒者立身先節義　聖明圖治急才賢春風晁董丹墀對定有嘉謨徹　御筵

西湖

十里湖光一鏡開玉壺天地小蓬萊丹青難

寫鶯花景山水直成錦繡堆遠客正逢高宴啓勝遊剛及暮春來蘇堤岳墓循行遍更醉馮園鴨綠杯

再次韻答邵國賢

別來雙鬢未全疎塵外風神我不如海內幾年還此會天涯何處是吾廬南征客棹雲俱遠北望騷壇興有餘庾嶺洪都封壤接途中莫斷往來書

今年夏旱東越尤甚過姚 有感

渺渺平疇半草萊歌殘雲漢有餘哀林空鳥集枯枝噪灘急潮隨暮雨回風物最憐秋漸老江山應笑我頻來傷哉民瘼何由慰欲寫為圖獻玉臺

與志道會後阻風雨江上相望有懷

星槎只尺杳難攀悵望前村綠樹灣積雨冥冥還入夜寒燈隱隱獨依山心傾尊俎留連後愁絕風波浩渺間一種好懷君會否枕樓高枕聽潺湲

伏羌伯忠義祠

飛將聲名動朔方當年談笑靜戎羌屬櫜障合風雲氣許國心懸玉雪光野外蜂屯秋掃蕩帳前星殞夜蒼涼丹青祠廟褒忠處西華蒼蒼渭水長

壽域春榮二首

漆園幽遁小神仙白髮蕭蕭雪滿顛薄宦未酬孫賓志義方今見竇郎賢 封章映日奎躔動舞袖回風彩錦鮮最是登高佳節近千

秋行樂駐華年

高士軒中舊隱淪白頭林下彩衣新遐齡天與蒙莊叟晚翠人同竇禹鈞笛裡鶴飛江月曉尊前花發洞天春鳳雛獨立陽岡上時有恩光到澗濱

次韻送大司寇戴公 賜告歸浮梁

中朝名德冠儒紳千載清風此碩人今日廟謨須稷契幾年歸計阻參辰天門雨露辭丹陛江國風煙夢白蘋要識 賜環恩數重

紫泥光照錦堂春

憶舊遊

憶從蕭寺醉春風掌上花枝映酒紅無限歡情酬此夜一時幽興托諸公探梅客會三星下帶索人行片月中別後相思隔千里楚雲煙樹雨空濛

行臺日暮

何處蕭蕭暝色侵海雲將雨過寒林間關旅鴈天涯路寂歷崢嶸歲暮心槁木嗒然聊隱几飛蓬搔盡不勝簪松垣深掩黄昏靜惟有爐熏對苦吟

東山尋謝安石故居山中有明月亭紫薇洞西眺巖

溪上青山一徑微煙霞無恙昔人非荒亭千古照明月幽洞幾番開紫薇籍甚風流超魏晉隱然勳業在淮淝蒼茫不盡懷賢意西眺巖前對落暉

次韻王庶子四首

和行省夜坐

庶子高風海內聞十年瞻望[illegible]江雲騷壇故事猶堪想丈席何時許見分入口未容妨此老天心應欲壯斯文紫薇垣裏詩筒送元白遺音屬二君

和答胡提學

名家遠繼蘇湖教垂老猶懷杞國憂學道還應尋白鹿著書何必跨青牛蕭蕭煙草無媒路泛泛春江不繫舟投贈獨誇莘老句玉衡冰鑑照清秋

和咏竹

一枝高拂碧雲端慣與冰霜共歲寒解籜春林憐玉立濯根秋澗耻泥蟠希聲古瑟風三弄倒影飛鸞月半竿退食薇垣多暇日綠陰瀟洒石牀安

和送臨江孫五美

江城送客傾雙蓋想見微風起碧瀾共賞煙霞還對酒只談文字不論官尊前別意雲千

里物外孤標竹数竿歸臥小齋情未巳更攸
餘景入騷壇

送友人三首

英年自負定如何千里雲津一躍過巳折秋
香探兎窟還魁綸對上鼇坡名家世擅青錢
選舊里今傳白雪歌忠孝策名儒者事立身
當不負賢科

碧梧翠竹楚江臯鸑鷟翩翩見羽毛自古籯
金何足貴從今門第更須高杏花如錦迎遊

騎栁汁接藍染賜袍不是龍駒寧有此蟄雷
聲裏破春濤

歷塊過都指顧中青年如許更誰同郄詵才
業超時輩濬仲風流勝阿翁道在經綸輕佔
筆文追騷雅厭雕蟲兹行直上金鑾殿始信
蓬萊有路通

三衢道中對雨

細雨斜風旋轉船垂楊飛絮欲漫天一年春
好等閒過今夜酒醒何處眠清獻古祠煙樹

合嚴陵仙瀨客星懸塵勞滌盡還幽興吾與
江山殆有緣

瑞昌道中二首

肩輿終日繞雲林登頓雖勞野興深臘色未
全欺宿莽春聲俄巳變鳴禽蒼松翠竹幾寒
暑白石清泉無古今猶恨此行牽世事未將
雙足遍嶔崟

極目脩篁一徑通忽驚身上楚湘中遠遊得
此殊堪慰清境橫前萬不同歷亂鳴璆泉漱
石鈎輈蠻舌鳥鳴風留情最是斜陽景疊畫

峯巒紫翠蘢

用韻送王世賞

雄辯懸河久不聞寸心晨夕九疑雲眼中星
嶽依稀近天際海蓬頃刻分曉昔鑑衡收鼠
朴明時鐘鼎用龍文頭顱未白襟期在高
步台階早致君

次韻贈夏德樹

赤城深處不逢君却在西湖弄水雲野興悠

悠千嶂遠塵心擾擾百憂薰尊前珠玉聊相徜物外煙霞幸見分若道山林非樂地考槃永矢復誰云

次文山宿江心寺詩韻

九鼎搖搖繫一絲孤臣夜泣鬼神悲乾坤俯仰今如此豺虎間關獨爲誰直擬揮戈回落日豈知塡海負深期舊踪幸有遺文在洒淚西風讀斷碑

剡溪遇吳大叅理之聯舟尋謝公東山理之出示馮佩之投贈之作因次其韻

隨車春色映霜明民隱無邊愷悌情禹穴飛雲旌節壯剡溪流水旆旂清方舟邂逅盟鷗樂櫂槳低昂落照晴共訪東山高臥客盡知軒冕是浮榮

走筆送何以仁

傾蓋湖邊懷抱開胸中一丁不挂纖埃乘涼武穆祠前樹遺典巢居閣上杯乍到山林如舊識端歸猿鶴定相猜知君未斷煙霞意暑退秋涼更一來

和內閣吳匏菴先生壽何愛山韻

別來寒暑互推遷一笑江干意惘然投紱煙霞無物累斲輪家世有心傳風前瘦骨孤雲鶴塵外閒身小洞仙況是人間婚嫁畢九峯三泖自年年

奉大劉大叅两別之作

使節東馳五嶺春滄浪奇觀眼中親便教旌旆延行遍不放蛟龍出沒頻銅柱伏波遺事遠樓船橫海壯圖新平生漫有登瀛想今日三山在水濱

八月廿二日雨中書懷

幽窗一雨晝眠初耳聽芭蕉葉漸舒秋事蕭條無可奈客懷惆悵欲何如北來關塞風塵遠南去江湖鴻鴈踈便擬登高窮望眼此時雲霧滿郊墟

挽童處士

塵外超然向子平千秋高誼在鄉評儒家能事兼書數隱士閑身遠利名青壁玄猿時獨嘯碧梧丹鳳巳和鳴仙遊却笑浮生錯八十餘年世網嬰

雨中宿安禪寺

紫翠連山卷畫濃鏗鳴巖谷亂泉春清溪流水孤村迮脩竹寒林幾處逢啼鳥尚愁泥滑滑肩輿時度嶺重重僕夫悵望停驂地忽聽祇園日暮鐘

送曹元孝

兩腋天風生羽翰泠然宵度碧雲端織湖回首蒹葭細水部懷秋冰玉寒巳上瓊臺邀顧兎絕勝蓬島駕飛鸞丹山更有新雛出突過煙樓不作難

次兩山韻送審刑孫大理

飛蓋翩然來向東清冰寒映玉壺中四敷海上甘霖遍一洗民間積弊空直筆平反無過舉斯文退食有餘功庭幃便道光榮甚況復清朝物望崇

次韻顧天錫湖上之作

仙舸翩翩畫裏行煙波如酒醉詩情。聲飄雲外林藏寺。山鈌湖東樹繞城。花下人閑鶯自語雨中春去草還生欲攜賀老蒼龍杖直到高峯頂上橫

送陳汝德進　聖節表

日照龍樓生紫煙清風袭豸遠朝天雲槎渡漢三千里寶曆延秋億萬年闕下諸公裁薦

剡江南野叟候歸船只應廉譽聞　丹扆留作鹽梅進　御筵

登江心塔寺二首

亭亭孤嶼立江皐千尺招提壓怒濤水國天空城雉小海門潮下石驄高山靈不厭幽人賞野興那堪俗務勞欲駕長風凌碧落十洲三島恣清遨

萬里滄溟只尺間登臨一眺豁心顏匭闉形勝應堪攬王謝風流尚可攀齋鉢午驚江鳥

散漁船寒趂海潮還驅馳甚愧幽棲客聊共
青天半日閒

江行廻文

塘南泛葉一舟輕路遶雲山碧處行香黍早
嘗欣歲稔待鷗閑對坐江清觴傳客店村醪
濁釣罷漁舡野笛横凉氣晚含風標岸光浮
遠水落霞明

晨登齋與嶺

上上輕輿徒步齊横空複道走晴霓下臨赤

岸疑無地仰看青冥信可梯蓬島飛雲迎海
鶴扶桑初日舞天雞欲從絶頂窮南粤一氣
茫茫老眼迷

望鴈蕩憶舊遊

層巒疊嶂皆瓊玉雜以丹砂與石英泉瀑晴
飛山雨濕松篁風撼海濤鳴都將世路遮闌
斷應是神工琢削成舊攬煙霞渾在眼欲磨
天柱重題名

初入鴈蕩

誤入清都衆妙門居然物外自乾坤移來西
極崑崙圃鑿出東維天地根迷路每從樵叟
問會心難與世人言夕陽疑有群仙過千隊
翔鸞萬寶幡

遊李氏山亭

掩映峯巒似幔亭尋幽思入暝煙青孤松席
畔傾飛盖怪石雲中辯落星夜靜天河光漸
轉人歸烏鵲夢初醒翛然萬籟虚空裏須向
高堂枕上聽

題陳都憲奏議

東吳惠愛久傳聞千載甘棠感使君鄉老常
時論故事塵編今日覺遺文經綸手澤人間
世想像仙遊海外雲佔是太丘餘慶遠諸孫
廊廟有陳群

登能仁後山

山路雨晴新緑肥蕭蕭藤橘刺牽衣風生脩
竹聞啼鳥葉脫深林漏落暉幽洞半開横石
筍危峯欲墮壓叢扉芒鞋步入雲深處先與

青童掃翠微

龍湫瀑布

鬱鬱千尋白玉成誰將匹練挂空明巖頭定有蛟龍隱天際只疑河漢傾五色晴虹搖日影半空飛雨噴風甕紛紛雪浪寒潭裏金石鏗然時一鳴

馬山西谷

萬尋崖壁翠幽洞仰視碧空如蓋圓木剪晴光金錯落溪穿石鋳玉潺湲龍湫西墮千林

杪天柱東臨兩觀前塵世幾人能到此巖扉長自鎖蒼煙

曉過宗陽宮

廣庭高樹鬱蕭森碧殿虛閒複道深落日停驂塵慮息遠風吹送入滌衣鳥頭如聞鸞鶴行出洞天滿城明夜沉沉

亥十月鈔庵止行

旅紛後何處息算篁久淹鉛

槩心應死每見煙霞眼獨青馳逐身勞悲宦轍品題才薄愧山靈阿誰得似天工巧削出連雲萬玉屏

暮春會墅嶺

登高直擬梯雲漢絕頂翻成掌面平巴訝雞豚如市鬧更聞鐘磬隔林鳴溝塍歷亂桑田列燈火相將父老迎舉手星辰疑可摘始知身倚碧天行

暮春山行

竟日巾車遶衆芳此行真不負春光園林密布千重錦風日晴熏百和香紅謝殘花成淡白綠舒新葉帶輕黃更憐萬木交陰處泉戛鳴球鳥弄簧

新昌山中晚行

寒山向晚無窮意衰草疎林落照間冰塞細泉流抑咽藤牽危石置孱顏衡茅靜對雲屏掩樵牧時從鳥道還欲便少留留不得此生丘壑殆天慳

閲温弥諸生試卷有感

藝苑青青集子衿東甌文獻舊儒林千篇競作風雲狀一鑑空懸水月心燕石幾人能辯石海砂何處可淘金却從先哲尋源委惟有梅溪一派深

客散後與葉良材夜坐次浦有禎韻呈諸公

逸韻清談迭唱酬夜深同醉瞰湖樓風竿北院鳴孤籟海月東窗挂一鈎陳老巳投車轄在山公還倒接離不妨頭可奈無佳醞且酌平原舊督郵

王汝承南樓

日長幃幕午風薰架插牙籤護綠芸高士偏宜徐孺臥清談還許庾公聞天連衡楚離明近手摘星辰軫翼分九萬鵬途應不遠碧闌干外是青雲

題長洲郭封君擇勝舟和韻

筆牀茶竈在扁舟興至題詩醉卽休釣雪灘前邀月飲垂虹亭下看花遊秋江處處滕王閣夜景家家庾亮樓淺水蘆花無處着玄真曾望我同儔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六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七

七言律詩

送秦國聲倉曹分司臨清

長河如帶不容舠應念丁夫轉運勞已傍通津開巨囷更分清旆出仙曹　紫宸北望雲千里白粲南來玉萬艘會計從今無宿弊氷壺懸照徹秋毫

送傅冠卿少宗伯月川之子也

暫徹晨昏千里行商飈寒促故園程學詩不墮趨庭訓肯搆今看作室成謝砌生芝真繼美胡縑畱篋有餘清西江水綠枌榆暖莫忘天涯屺岵情

送王上舍德輝之子

青年文藻逼風騷信是名家有鳳毛已用韋賢經術進還看梁固甲科高庭闈都下春暉燠桑梓江東客夢勞行色更逢秋興逸白雲紅樹滿林皋

壽徐翠菴其子鷴中書舍人

人日春生順德堂翩翩綵勝雜瓊觴白頭正耐煙花繞　紫誥仍須雨露香孺子清風傳遠近仲車高義出尋常眼中蘭桂森森長椿壽年年正未央

送僧惠瀛歸住姑蘇靈巖禪寺

名山鬱鬱郡城西遥望叢林積翠迷寶殿琳宮塵不到㕑廊香徑鳥空啼幽深自稱禪家住佳麗還憑墨客題早晚懸冠歸舊隱會將藜杖躡雲梯

贈善畫僧古蘭

禪林高臥太湖東幻出乾坤意不窮誰謂丹青非本色要知空有是家風王郎詩在無聲處顧老神傳阿堵中悟得毫端三昧法不須重問石田翁古蘭嘗謂人曰我師石田

送僧住吳江寶華寺

寶華禪院五湖東隱約層臺俯碧空一曲煙村孤嶼外數聲仙梵夕陽中天花已悟根塵絕水月真看色相同莫怪道人歸興早朝來

燕樹起秋風

送崑山許翀司訓新喻

郭外青山擁泮池兩齋岑寂聽唔咿身沾一命還兼隱道涉多方信可師點瑟襟期應自樂鄭氊風味許誰知品題月旦渾閑事且授家傳舊魯詩

送上海沈翁 其子恩丙辰進士

半世逍遥碧海潯偶看雛鳳上瓊林佳遊未遍長安陌清隱難忘故國心萬戸千門殊壯麗九峯三泖自高深青雲事業從兒輩領取松篁十畝陰

壽王玭同知毋 時同知新拜宫南歸

毿毿雙鬢未成絲閨閤春含愛日暉坐愛板輿金犢小醉看蓬島綵雲飛堂開燕喜人難老天與康寧願不違頻覺門闌增氣象斑衣初換錦衣歸

僧無瑕住鶯湖殊勝寺復移住圓明禪院領檄歸吳賦詩送之

占斷鶯湖萬頃秋渚雲汀月供心眸水晶宫與人間別蘭若天應物外求澤國煙霞稱絕妙錦帆簫鼓憶曾遊如何不向兹山住更覓圓明野寺幽

送僧住支硎山寺

回峯如戟倚江天支遁風流尚宛然馬跡千年留石上鶴飛何日返亭前林泉有意尋幽賞軒冕無因了俗緣寺主相逢聊借問幾時方丈許參禪

送馬善徵行人

新秋一雨滌炎光郊路微風送早凉使節關山行色遠祖筵賓客醉歌長東吳舊業迷煙樹南浦歸帆帶夕陽千里皇華思報 主豈緣鱸鱠滯江鄉

送友人

自古箴規屬友生獨慚迂拙語言輕英賢莫枉青春過逸駕還求實地行夜月關山孤客夢秋風荷芰故園情向來珪玷堪深省此事

天應王汝成

壽湯宗大

婚嫁初酬萬事成白頭安坐閱昇平更憐德耀能偕老不羨陶朱善治生綺席圖書閑寓目碧山猿鳥共忘情一年一度長生酒付與花前十萬觥

送楊元範宰平陽

領得天恩出瑣闈雙鳧寒度海雲飛已聞地勝登臨快更愛民淳獄訟稀遠郭峯巒排

戶闥開簾煙月淨琴徽春風阡陌循行處想見桑陰雉子肥

送林舜舉僉憲

千里驊騮道路開青年頻試出群才崢嶸神豸當朝聳蔽芾甘棠滿郡栽江左又承 恩命去嶺南新奏凱歌回一方未罄澄清志早駕星軺入內臺

次李若虛韻贈林舜舉侍御二首 舜舉巡按廣東有平賊之功故若虛賦詩美之

滿山貔虎壓林臯驄馬身兼汗馬勞鼠穴擣空秋捲甲羽書飛捷夜揮毫功歸 廟算千官賀瘴歛炎荒五嶺高白面書生非易與共誇臺省得蕭曹

右平蠻奏凱

莪冠突兀上雲衢風裁居然王不如吳郡人思龐統駕海邦春迓范滂車狐狸遠遁飛鷹外霖雨深沾攬轡餘自許乾坤經濟手乘時休遣盛名虛

右衣繡行春

送王器之侍御廵東吳

千里飛帆下五湖四州民瘼待君蘇才同鷹擊還兼鳳志息狼貪不問狐來往曾無家室累笑談應喜故人供松陵古驛茅茨近肯枉星軺一過無

周文濟御史之尊甫生朝在四月之初毋夫人在八月之望同登六旬矣作詩壽之

四時花竹繞庭闈鸞鶴雲端比翼飛纔見薰風迎暑候即看華月弄清輝仙齡共祝千秋歲兒戲新裁五色衣獨有賢勞驄馬客望瞻南極思依依

陸地蓮壽羅翁

陸地生蓮古有之傳聞關尹降生時兩間靈秀山川孕一氣冲融草木知不遣淤泥妨妙麗真從土壤出神奇高堂持作延年供甘露祥雲滿壽巵

恩慶圖為白輔之員外賦

君家科甲擅清芳試看毘陵進士坊誰羡鳴珂張相里未慚通德鄭公鄉上卿紛履依龍袞群季衣冠接鴈行都下錦袍春戲綵國恩家慶兩無央

張貢士貧樂窩

詩書道重萬金輕莫恠先生嬾治生日飲一瓢應自足家徒四壁有餘清淤泥未許龍蟠久雲霧終看豹變成畱欠灑然真樂在人間貧富已忘情

送駱蘊良知潮州

領得魚符向海隈凱風江上錦帆開名邦出牧推賢守宥府參謀識俊才已覺藍關無雪擁應從合浦得珠回專城事業基台鼎未許霜華兩鬢催

贈僧無涯

滿座煙霞淨道場僧所居號煙霞室法輪旋轉未渠央懸知瀚海蠡難測謾說洹沙斗可量三界

空中天不住萬緣消盡日偏長世人若問無生話一葦吳松望大洋

送任思順考績歸郡思順引疾棄官歸郡人上章畱之因復起視事

向來何事早投簪鍾鼎情疎野興深謝去已成丘壑計挽畱真得吏民心潁川治行應無愧盤谷風流未可尋正是青雲揚厲日頭顱不受二毛侵

方壽卿主事之弟信卿官南京戶部號

雪筠賦詩喻之

塵外娟娟見此君眼中千仞拂寒雲幽姿已拔閩南苹直節遥空冀北腁更有六花相嫵媚居然雙玉並清芬養成嶰谷伶倫管吹入釣天萬國聞

宜興張氏雙桂堂 張之先有爲金紫光祿大夫者因以名其里邦祥邦[illegible]兄弟登科云

金紫清光照晉陵家聲千載見雲仍鄰林標格寧專美竇氏芬芳尚可徵秋老淮南非舊隱月明天上喜同登願將金粟連枝樹栽向瑤臺第九層

弔文山遺墨 幷序

僉憲錢世恒家藏文山臨難時與弟妹書一紙燬于火吳太史匏菴嘗抄得其藁因録一通歸世恒予爲賦此弔之

不獨仙遊不可攀手書應亦歷塵寰數行價重隋和璧千載名高太華山煨燼已歸雷電裏光芒猶射斗牛間典刑雖遠斯文在開卷令人涕淚潸

匏菴先生園居有玉延亭海月菴先生居之之以内艱去也吳南夫内翰借居之余嘗戲謂亭曰借玉菴曰借月内翰作詩見寄輒用韻奉答或可備園中一故事也

主人三載别亭菴乞與先生寓讌談翰苑餘芳誰可繼延陵華胄子何慚長容野客來花下清挹天風起牖南不用樽前分主客宦途同是暫停驂

水雲亭送顧惟庸司務之南都

建鄴分司幕府清薊門携手送君行亭前山鳥留人醉江上春潮帶雨生北闕煙霞千里夢南雍樽俎十年情宦居佳麗鄉園近不愧清時吏隱名

輓載恒菴司訓

獨踞寒氊歲月淹挺然松檜逼秋嚴寸心自

許宣尼見一德真符大易占昔道在人甚久
遠物情何事屢凉炎典刑逝已芬芳在悵望
山廬月滿簷

送毛世章僉憲進 表還西川便道歸
省甬東

星軺春動錦官城臣子心期在此行 聖壽
萬年紅日永庭闈千里白雲生趨朝已效華
封祝歸路還酬戲綵情莫向竹榆淹馹騎三
川秋暑望澄清

送照上人歸吳

千頃平湖入渺茫叢林深在水雲鄉寶幢影
落澄波動仙梵聲驚白鳥翔境勝禪心應自
在地偏塵慮易消忘袈裟莫遣歸來晚好趂
新秋一味凉

輓程翁 廷臣主事父也

隱君風采似前賢中饋芬芳更儼然施與不
妨家業裕操持真見閫儀傳丹霄雛鳳翔千
仞白日奎章照九泉身後榮名今若此義方
應不負生前

儲靜夫爭拭軒

碧漣斜抱野亭隈菱葉荷花歷亂開事少官
曹偏散逸心清天宇自昭回軒墀不遣塵泥
涸樽俎還容水月陪千古靜觀方得意門前
車馬莫頻來

題烏箋圓圖泥金梅月贈馬汝礪廬州

不似山林雪後看一枝高艷破清寒初驚寶
樹繁星爛忽見丹霄片月團東閣詩情超景
外西湖幻相入毫端郡城靜夜懸金斗廬州有金斗城偏稱黃堂坐倚欄

送何子元主事使甘凉

西北河山壯地圖此行車轍半寰區渥洼有
種殊堪慰江夏無雙信不誣粉署離情煙月
迥玉關歸路楚雲孤青年況是松筠質不畏
冰霜萬里途

送陸全卿

激揚雙翮正横秋便自抽身向急流塵鞅十

年宜少息山貲千畝復何求功名夢破盧生枕湖海風清魯望船榮擢高開君兩得 主恩無量若爲訓

應詔揮毫爲僧錄鎧東白作

白馬西來億萬言親承 綸命闡玄門綵毫揮雨天花落金簡臨風貝葉翻三藏淵源歸妙墨 九重敷奏沐 殊恩上人自是禪林秀文事旁通道益尊

次韻送伍朝信周伯震二郡守七首

雉尾輕風不滿旗螭頭晴旭轉瑤墀承宣正美分符重傴僂翻嫌拜 命遲已見聲華歸物論好輸肝膽答 恩私明明 宵旰求賢意傳與東南父老知

專城白皙正青春紫綬光搖皂蓋新驛路溪山看啚畫帝鄉車馬憶揚塵要從瘠壤施甘雨莫遣通衢生野蓁一郡蒼生誰倚賴恫瘝都屬宰官身

兩賢心跡久相符粉署常聯玉佩趨與至壺觴酬謔浪詩成風雨助歌呼雲龍追逐從天壤騏驥聯翩出冀都應是當年元與白心交渾已忘形軀

案牘如山不着忙庖丁解刃屬仙郎每聞佳句頭風愈自阻清談舌本強花鳥難留燕郭騎佩環猶帶漢廷香與君他夜相望處應共青天片月光

郵亭供帳倚層城把袂殷勤不盡情西署幾年同結綬寸心千里獨懸旌春光如海煙花

迥野色連天草樹平最愛畫船江上路東風晴颺棹歌聲

江鄉問俗駕輕舠頗覺心緣 撫字勞河內一年聊借寇廣州百甓正煩陶閭閻到處車隨雨齋閣開時坐擁旄共理功成 優詔奬襄衣應賜鬱金袍

越山蜿蜒似盤龍神秀還應造化鍾萬壑紫廻羅作帶千巖留疊劍攢鋒旌幢沾潤雲霞襲肌骨生寒水石春露晃行春思濟物不知

清景與詩逢

正月廿三日酌别伍朝信於典隆僧舍酒中子賦詠甚多率皆草草歸而悔之呈朝信一首

在霤三星照别筵不知今夕是何年浮生漸老紅塵裏野興相忘緑酒前輕率語言吾甚悔清狂文藻世誰憐天涯去住須臾耳人事參商一愴然

送秦信卿歸華亭（信卿以輸粟授官未汝承之内弟也）

太虛高韻久沉冥偶問諸孫識典刑散吏印章聊爾耳舊家人物故寧馨燕南雲樹三秋迥海上峯巒數點青歸到鄉園多勝事錦堂重慶日趨庭

送白輔之

九重天上罷嵩呼歸試斑衣視膳初西省孤標峩柱石南臺清望儼璠璵庭闈樂事春風裏江國歸心暮雨餘奕葉詩書兼孝友三吳門閥冠鄉閭

次韻送張羽進士宰淳安

南去江山滿路詩寧煩下俚贈將離登臨不為賢勞廢文雅偏於宰牧宜闕下天高人别遠柳邊風細馬行遲平生好古多幽興何處郊原有斷碑

雙瑞堂　為謝侍郎先生賦謝與兄太守公同游鄉校同登科時有雙蓮駢桂之瑞故以名堂

二難鄉校昔同遊大比賢書復並收雙蔕紅蓮芹泮雨駢枝丹桂月宮秋禎祥疊見應非偶棠棣聯芳豈易求伯也專城仲台鼎一門清望滿南州

贈陳克明庫官（陳善寫墨竹能彈琴頗文雅可愛）

官舍還同隱者廬了無公事惱居諸廣陵幽韻風塵表與可閑情翰墨餘白眼誰應憐傲吏朱門吾不曳長裾悠然獨拄西山笏大纛高牙恐未如

送僧歸住吳江華嚴寺（時寺燬于火已久冀師往脩之）

土焦蘭若巳多年尚有浮屠出紫煙靈勝常畱因地在住持今得上人賢遠携錫杖來經始行見琳宮起鬱然佛事聿興檀施集大開方丈與安禪

送楊來虞 楊在京師寓吳少宰先生館少宰號鹿場

鳳城東巷鹿場前斗樣書樓坐草玄久客初酬彈鋏詠故鄉仍欠買山錢耕耘筆硯身將老來往江河路正便歸扣竹扉驚稚子奚囊詩卷勝腰纏

送吳郡道紀王逸人

頭上高冠切紫雲羽衣玉節謝塵氛新隨笙鶴朝真宰曾撤籠鵝賸右軍廳事松筠開蕙帳印章霜月護龍文夜深一闋遊仙曲清徹蓬壺處處聞

壽蘇廷美

長春曲度紫鸞笙三伏高堂暑氣清吳苑煙霞真隱地葑門風月壯遊情 君恩巳授閑官秩鄉曲何慚義士名甲子人間周復始黑頭猶未着霜莖

赤壁圖

白露横江水接天馮虛應似挾飛仙何人釃酒興横槊有客吹簫歌扣舷遺響悲風秋瑟瑟流光明月夜娟娟興來痛飲杯盤盡一鶴掠舟驚醉眠

歸去來圖

田舍將蕪胡不歸迷途今悟向來非門前稚子開松徑天際輕風吹客衣秋晚南窓堪寄傲晨光前路正熹微人間富貴徒為耳雲自無心鳥倦飛

代丁松為其翁壽

陟岵天涯且未還遥瞻南極照江關人間軒冕紅塵擾物外林泉白日閑壽域全清三伏暑舞衣惟見一人斑分甘頼有雙孫子玉立娟娟慰老顏

送汝濟商

青春鄉校舊遊同野鶴雞群有父風文字

殿前應小試雲龍天上已潛通南薰出祖車
難軏東畧迺狀語未終見說穿楊歸老手廣
寒仙桂發秋蕤

送徐一齋主簿綱運還閩中

君去閩南歲再闌無邊山水畫中看休嗟匹
馬辭家遠幸免重裘冒雪寒孫實官卑聊祀
竈仇香名重暫棲鸞都門把袂情何已惟願
深加别後餐

金梅次䌹菴韻

流碧粼粼帶淺灘躍波明月試遥看誰教夢
作金光爛似厭平生玉骨寒和靖清風横雪
嶺羅浮幽夢落仙壇花神應得靈丹秘來向
烏臺點鐵冠

謁孟子廟 廟重建始落成

輪奐巍巍逼紫清入門瞻禮愜平生連山雲
霧凝寒碧古木冰霜帶晚晴道統真傳開後
學儒風丕振仰 皇明潔齋欲釋新成奠無
奈星軺促遠行

過杭州

風雨黃昏過武林長衢燈火萬家深雲端不
辨吳山色途次時聞越客吟逝水流光驚卒
歲故園魂夢攪離心寒梅獨照郵亭夜逋老
高風何處尋

題畫

目極江湖不可攀偶披圖畫一開顏春深草
閣林偎暖日落扁舟渡口閑山色正濃雲隔
斷海天無盡鳥知還耳邊彷彿疎鍾度疑在

蒼茫杳靄間

答婁忱縣博

衡門却掃任蒿蓬斷盡知聞非病聾習靜久
穿居士榻尋幽空泛剡溪篷樓頭望斗低堪
摘胷次乾坤妙不窮瞑目十年功百倍奇方
試問紫陽翁

代東魯張寬送行得頻字

聖涯何處問迷津濂洛清光起後塵已用綱
常司 國憲要將風義動儒紳巖廊道在斯

文重玉燭春調大雅淳自是薇垣通鳳閣紫
泥天上拜嘉頻

代長洲陸全卿送行得虛字

濟時勲業五車書雲夢胷吞更有餘一曲驪
駒斜日外滿城桃李暮春初朱輪問俗南藩
遠黃閣求賢左席虛舟楫鹽梅深倚仗未應
留戀武昌魚

代關中范鏞送行得今字

初望閩山碧萬尋斯文眞印重南金諸生儼

立伊川雪四海思沾傳說霖清廟朱絃風淡
淡方塘明月夜沉沉平生培養收功處要遣
聲光動古今

代西蜀陳輔送行得年字

海潮初上放樓船水色山光動別筵宇內群
生深望雨臺端有客誤忘年詩書直繼關閩
學勲業行看琬琰鐫欲挽佩裾留不住洞庭
春色遠連天

送行得儒字

烏府清風散畢逋薇垣小隊舞來蘇夢迷天
竺孤山雨春滿洞庭青草湖今日鹽梅湏此
老古來經濟在吾儒白麻喚取歸　朝去獨
立巖廊贊　廟謨

次韻陸全卿哭王敬山侍御

當年風采動朝班直擬身將殿檻扳玉碎炎
岡天爲慘雲迷弔鶴夜空還龍逢如在堪方
駕梁父當歌忽破顏不獨父　非嘆久夕陽
煙霧滿西山

山行

千嶂縈藍萬木青風霜凝不到林扃九天晴
旭開雲錦一雨新涼洗玉屏塵外茲遊聊伴
興人間何處不凋零會心眞境那能舍少憇
松陰舊草亭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七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八

五言絕句

題畫

細雨入林青孤雲映山薄何處是歸舟臨江

倚江閣

山行三首

萬卉忽如掃孤松誰與儔山空歲云暮獨玩

意悠悠

冰霜石巖下蘂菊發寒枝寂寂深山裏幽芳

空自知

水灎葡萄釀潭開碧玉鐥青山不解飲落日

醉顏頹

宿剡溪

片月流清淺千巖鎖翠微子猷如對此乘興

定忘歸

芙蓉峯

的的分金瓣亭亭凝碧香浮雲似流水天際

泛晴光

龜步

折玄[illegible]古紋主綠毛自從羲畫後重獻

圖高

丁巳正月七日郊祀齋宿五首

入壇

華森萬騎　圜丘曠千頃仰瞻日月光轉

天地迴

迎駕

仙班合九重叢雲貔貅十萬隊　宸

自天來

賜食

飯皆　恭踐況豢　恩詔親素餐何以報

尺激愧微臣

歸幕

去護晴日春音　雨雲　重心思對越穆

齋明

偶居

壹蕭洒斗室　清　居百慮寂皎皎

靈臺光

夜行

缺月隱雲端清江匹練寒夜深魂寂寂天淨露溥溥

六言

食蛙炙四首

味道方同雞肋校文深厭蛙鳴青草池塘處處都來金鼎調羹

學宇曾尋科斗聞聲莫問公私能踏有此風味堪笑癡人朶頤

公子綠衣朧肘美人玉臂橫秋應念客窓岑寂故將瓊碗相投

暫徹林亭皷吹追陪文苑壷觴要賞江南佳味肯教井底深藏

七言絶句

西軒偶成

朝來清景滿西堂一雨平添十倍涼翠帶相牽盆荇亂玉簪如簇砌花香

省中西軒與存敬分題賦得水萍

水面浮萍夏雨前碧雲重疊覆青蓮只因菰荇茸茸發穿破參差萬玉鈿

春江圖

朝雨霏微濕短篷江頭昨夜是東風試看新水添多少沒盡青青蒲葉蓑江南東風漲水又能作雨

次王濟之先生賞桃花四絶句韻

七字能爲花寫真百壺堪浣簿書塵如何虛作楊雄客不見草玄亭上春

嫋嫋風前舞夕曛吟箋亦解醉紅裙我來欲和陽春曲似爲東家減一分

年年春信逐詩魂先到東園小洞門應是玉堂人寂寞故教傾國慰晨昏

今歲花應悠獨開主人何處未歸來棘闈深鎖南宮雨也遣殘紅點綠苔

陳汝時舟中次楊君謙韻

山頭日腳半湖明草樹煙波動晚晴正是江南好光景畫船長在畫中行

一雨家家歸落紅江頭新水漾東風不須多載宜春釀千頃葡萄在眼中

水痕清淺照梨花待月尊前興未賒欲向虹橋洗餘盞青帘樓上是誰家

送錢仲美司訓高唐州

高城十里古魚丘聞説蕭森草樹幽二十年前登第路青袍今日送君遊

書林嘉譽自青年老得微官似鄭虔莫向坐氊論不遇泮池風月正無邊

元城歸去近如何想見蕭蕭兩鬢皤此老胸中有丘壑須君休暇日相過元城劉士元侍御也

寄儲靜夫

孤山湖上倚斜曛極目淮南碧海雲霖雨春來懸望久可能留滯付玄纁靜夫調丞成聲趨[illegible]朝期幾旋

瀏之此

諸暨道中

山色朝來得雨新。船頭爭獻玉嶙峋。人間圖畫應無數。誰信丹青自有神。

登韜光菴遇雨

層層林樾繞羊腸。千仞回盤入上方。城市紅塵應洗盡。更教疎雨助清涼。

雨中山行

偶辭塵鞅入煙蘿。頗覺青山意緒多。已喷飛泉醫俗病。更將疎雨喚詩魔。

過鏡湖

欲覓知章問舊遊。快風吹過鏡湖頭。煙霞路與紅塵別。萬壑連天空自流。

過天台山

白日巖扉故不開。重重煙霧鎖天台。山靈應是孤高甚。怕有世間塵鞅來。

江行

萋萋煙樹雨中青。隔雨春山半杳冥。沙上閒鷗眠正穩。舟行莫傍釣魚汀。

自處州至金華山行五日

前度登臨詠曉晴。幽潛無處可逃形。重來料得山靈懼。故遣林巒晝杳冥。

層崖細路石差峩。況是天寒雨雪多。行不得來泥滑滑。數聲啼鳥奈君何。

六鰲飛駕海潮來。龍鬭天門萬壑雷。驚破黑甜無一物。石泉澎湃落巖隈。

茅茨煙火兩三家。路轉清溪石磴斜。最愛脩

脩殘雪裏。幾竿修竹映梅花。

野老衝寒晨出門。緣崖匍匐上山樊。蕨薇蕃蕷年來盡。空把長鑱斸雪根。

送范以貞四首

薰風湖上芰荷新。梅雨蕭蕭墊角巾。借問先生去還住。九衢車馬正揚塵。

當年鈴閣臥淮陽。滿郡花陰鶴唳長。林下歸來更多事。無邊風月要平章。

寂寂煙霞遠索居。阿誰携贈一編書。陰符參

遊無人會三沐三熏獻　玉[illegible]
覔得江湖一葉舟山中魚鳥只深愁先生不
爲功名出要作人間汗漫遊

王伯安秋官約稽山登高及期以病不
果

湖上知章竟不來稽山無主欲空回東籬況
值風兼雨誰共花前倒一杯

登玉峯東亭

平疇五色錦斑斕萬屋參差落照間東海盈
盈杯杓小翠眉一抹是虞山

暮春行剡溪偶得四絕句

舟行竟日風兼雨却憶當年雪滿溪見說謝
公遺廟在泥深無屐躡丹梯
懷人中夜據胡牀便喚青意泛野航可惜清
溪氷雪阻無邊幽興付滄浪
開道清溪古廟深提雷飛楫一登臨雨深石
滑無雙屐空詠池塘春草吟
一道清溪碧玉斜萬山重疊鎖煙霞樵人漁
子珎茨少何處可尋安道家

六月十一日雨中小齋偶書

數點蕭蕭葉上聲午窓殘夢幾回驚起來獨
凭闌干立凉思還兼野興清

瑞昌道中

噴玉飛泉瀉碧流山泥滑滑滯行舫丹園林處
處鬧啼鳥正是朝來宿雨收
泥滑山高路險巇毎逢佳景亦心怡陰陰碧
樹深崖底掩映梅花三兩枝

觀風謠十一首贈侍御邢公

湖州

七十二峯攢玉簪苕溪流水碧千尋駱駝橋
上駐霜節山益高寒水益深

杭州

霜落烏啼秋凛然栢臺高處近青天使君胸
次一輪月長與西湖相對懸

嘉興

檇李城高江月明中宵猶聽榜歌聲自從露

晃廵行後無復豺狼當道横

紹興

越王城上曉烟開横稍先驅爽氣來柱後鐵冠峩獬廌山陰畫閣近蓬萊

寧波

魚鳥晏然狐兎愁清風吹滿鏡湖頭田間父老驚相問知是朝來驄馬遊

台州

飛蓋翛翛拂紫煙晚風行過赤城前荆榛掃盡龍蛇遠雞犬萬家皆洞天

温州

天上風雲隨使星前驅屏翳後玄冥東甌久旱逢甘雨一夜凉生孤嶼亭

處州

翊　運元勳舊墓田　明時曠典獨蕭然邦人感嘆諸孫泣創見飛欃凌紫煙

嚴州

滄江月照嚴陵瀨白簡霜飛御史驄未向人間論出處但看清白古今同

金華

千古江山八詠樓公來明月正高秋澄清不減范孟博瀟洒還同沈隱侯

衢州

人人頭上惠文冠誰復稜稜鐵面寒千載吾鄉趙閱道于今重向使君看

王思善月湖乘棹圖

萬頃無聲夜寂然扁舟移過柳陰邊水沉天影相連碧月與湖光一樣圓

浙臺送麗宗源還吴江

西湖六月芰荷天滿地清風拂畫船載得新凉三萬斛高堂歸獻白頭前

題畫四絶爲日輔之作

棹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

水氣微茫夜色深碧天高下月升沉此時真景應難寫且聽船頭欸乃吟

霏霏向人薄脉脉去人遲

灞陵驢背坐題詩正是千山雪霽時時復殘

花三四點隨風吹墮碧松枝

數株風靜樹一派雨來泉

澗底涓涓泉始流山中喬木蔭清秋杖藜一

上溪橋望正是朝來風雨收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 時輔之將南歸故詩

云云

祖道臨流送遠行官河春漲兩涯平乘風直

下三千里朝發金臺暮石城

題扇贈昱上人

吳山西麓洞庭前萬頃湖光一鏡懸居士草

亭無長物楞嚴一卷送流年

過太湖

苦水粼粼瀉碧油雨餘寒送麥畦秋船窗試

捲青簾看七十二峯虛翠流

三衢道中

青山雲霧暗江郭浩浩黃流奪練光路上行

人相指點騰蛟昨夜起前岡

言志

苦憶東南山水隈已無情緒走塵埃何人先

自清游去我有青鞋亦共來

答陳一夔

風流故與時情別標散偏於酒趣深未老便

懷投紱計知公天性在山林

贈侯公繩

頑洞胸中一事無世情官況兩蕭疎野人久

坐春風裏已覺年來鄙吝除

賦得慈竹慶壽

靈根新長箨龍兒日試斑衣壽毋慈一段瀟

湘好風景絕勝仙侶燕瑤池

示六弟宇

鳳雛風采自超群獨立陽岡戲紫雲天上姮

娥相待久秋高丹桂吐奇芬

次陸全卿韻哭王敬山侍御二首

初聞嚴譴下昭陽准擬清江一葦航桂折蘭

摧嗟已矣羈魂空逐白雲鄉

壯心騰踏更逢時猶恨驊騮歷塊遲膂力方
剛經畧遠可憐賁志北山詩

聯句

乙巳除夕前二日寬與同官沂水楊老溥文卿黃巖王弼存敬華亭侯直公繩齋宿省中會于河南司之西軒啜茶論詩久之文卿去公繩謂寬曰今聯句雖盛行然皆近體之作何不效韓孟體爲之寬與存敬欣然從之得數語文卿復至又得數語復去寬與存敬卒成之公繩在旁監韻至終篇

燭盡漏仍永弼坐深歡有加僕夫候家閨寬邏卒警虛衙地迥衆喧寂弼天空孤處遐三星入户隙寬獨樹撑簷牙霜靚古垣瓦弼風搏荒甃砂寥寥立壁影寬晃晃欹眸花止酒蕭齋禁弼抽思炫詞葩逢除感時邁文卿計閏知歲差烏兎水流急寬雲龍天路睽閒情戲文苑弼薄技慚名家簿領亦勞止文卿形骸非幻耶爐灰撥往事寬秉栗縣生涯未作飽方朔弼尚憐貧仲車寒聲厭宵柝文卿渴

吻思春茶顧景惜不寐寛勢年吁可嗟饑喧
櫪下馬弼凍啼林間鴉瞰穴鼠乘暗寛辭巢
蟲啟窪颼枝激虛聽弼塵蒙承深遮辟冷蹲
荻獸寛颺熏鼻煙蛇輕明洩窓飆弼盤磚褰
推紗冰缶腹剖拆寛雲蒸勢撐乂枯莖爍堪
蔬弼遠籟鏗㗊邈淚落膏怨火寛絲縈疏簇
才楞中想熱數弼逸氣淩浮槎深牖納微潺
寛高城嘶清茄豫辨式還烱弼雅調聽無譁
盈耳切商羽寛傾心比蓬麻交盟絕瑕類弼

道昧貧英華三益兮猶古寛茲言大非誇跡
親禮不飾弼要久意何奢南郭幸隣並寛西
曹同拜嘉談筵接光箸弼文社託萍葭吟竟
雞戒曉寛起看漸明霞牽棠一長嘯弼響出
秋雲斜寛

丙午中秋後一夕王南郭陳西潭過訪
萊市新居聯句二十韻

僦居多隙地陳章宛然三徑風門宇稍幽邃
玉弼墻蘿[illegible]平通鹿場尾礫淨寛蟻垤[illegible]

家瓜抓絡秋蔓章豆薄牽疎籬廠樹納遥翠
弼畦芝委殷紅勢吞雲天闊寛興寄山林同
佳趣愜清賞章旅棲成固窮渾疑浣花宅弼
偶學灌園翁枉駕辱公等寛供門析僕童展
席出菓茗章揮毫吐霓虹談諧間時事弼盤
礴開情衷時維中秋節寛戒葵西秩功停盃
待明月章隱几聞寘鴻陰氛倏聚散弼皓魄
長朦朧坐久夜寒慄寛歌殘人忍融櫪馬趨
歸抹章城笳悲戍戍寒忘燭屢跋弼主欣尊

不空心期未云負寛交誼忍有終灌遊亮可
續章直諒期相攻吾廬雖敝甚爲君掃蒿蓬
寛

楓江敘別與王存敬聯句二首

一春長望使君船寛相見松陵又別筵世事
感懷惟醉可弼詩篇消日似籣然涓涓野水
新蒲淨寛渺渺晴川碧樹連故國清明應念
我弼赤城迢遞白雲邊寛
急景凋年感別情寛白頭青鬢摠堪驚催船

遊恨長橋水璐對榻雖深永夜縈京國舊遊
飛夢遠寬江湖餘興短詩成都亭過盡幾分
秋璐腸斷寒天旅鴈聲寬

語水逢馮雪湖聯句二首

樹影波光入畫船馮午陰清合酒杯前西臺
舊雨驚華髮趙南國停雲感別筵開處有詩
吾事足馮醉來忘世野情偏留君欲挽飛烏
住趙青眼高歌益惘然馮
蠶時桑柘滿江鄉趙尊酒相看野興長韋布

分甘林下老馮水雲清慰客中忙青簾落日
揮談塵趙撻掖春風侍講堂扶醉不辭歸路
晚馮月明飛蓋下迴塘趙

巳酉正月十七日翰林王鏊濟之給事
陳璚玉汝兵部徐源仲山刑部秦瓛
廷贊陳章一夔沈庠尚倫趙寬栗夫
會于鹿場先生海月菴觀燈聯句二
首

此約留於菊節前瓛華燈風景入新年章信
知己會真難得庠暫沐休辰未偶然源滿座
清談飛玉屑寬中庭寒月度花甎璚莫教時
馬醒醒去鏊須復方橋一醉眠吳寬
蓮炬光搖海月菴寬春宵吟賞似江南鏊九
衢簫鼓人皆樂璚四座觥籌客半酣吳寬夜
禁未能拘逸興瓛秋曹常恨阻清談章令嚴
況復催詩急庠謾爲當時說遺柑源

會婁元善聯句三首

夜窗深話引長杯婁坐覺塵襟瘩滯開海內

交游詐古道寬社中文字獨奇才數篇定入
皇明選婁三體皆從大雅來今日立言公細
事寬看君功業動星台婁
燈花照酒駐春容婁曛思昏瞶欲語慵忽聽
隣雞還起舞寬深知文虎特過從疑儺禮訟
馮君解婁契結詩盟賴子逢清賞未終天欲
曙寬坐聽長樂報朝鐘婁
草閣蕭蕭榻滿塵寬燈前話舊語皆新十年
心到今宵盡婁三益交從早歲親醇酹味長

君不厭寬末流風靡子方翬起衰拯溺昌黎
在夔山斗雲端屬望頻寬
白菊聯句陳一夔秦廷贊同作
玲瓏小朵正宜霜章涼夜軒前混月光瓛未
論風神同越女寬且將湯餅試何郎章花殘
更覺餘香遠瓛人老那知故態狂章地主愛
清仍愛客瓛玉枝長願倚餘芳寬
太僕呂先生赴京道出吳江因得追陪
一日之遊聯句識別二首

松陵江漲雨晴時憲蒲路荷風弄碧漪玉麈
清談消溽暑寬金尊痛飲慰睽離十年霄漢
追遊遠憲一日旃帷駐泊遲雲物暄妍煙草
細寬酒醒人散不勝思憲
欲附仙舟愧李膺寬相將詩思後川增成愁
已異祥琴日憲浮白還同玉碗冰故舊十年
青眼在寬恩私雙闕寸心曾期君再見秋風
裏憲望望闕河碧樹層寬
賞菊聯句王仁甫屠元勳馮佩之陳一

夔秦廷贊王存敬同作二首
尋得東籬菊主人寬主人愛客見情真仁
清風可少陶元亮勳芳意休誇竇禹鈞蘭
地月中還可種章無錢眼底未爲貧瓛登高
琬興隨秋盡弼莫厭清尊到口頻寬
幾回來作賞花人寬我輩風流意獨真仁
自覺酒腸無一斗勳敢教詩力有千鈞蘭
冠潦倒籬邊醉章茅屋蕭條洛下貧瓛清夜
爲歡能幾度弼惱人何處漏聲頻寬

夜飲王古直陳明之聯句
清夜燈前飲蘇酒古直滿座春風自南牖明
之不須邀月成三人栗夫且聽擊節歌一首
古直城頭譙鼓聲沉沉明之席上篆香煙泗
劉商颸入樹鬧烏驚栗夫銀漢當簷看雲去
野情蕭散聊盍簪古直世事蒼茫且揮手雲
寒馬嘶吾欲歸明之更攬衣裳詩兒斗栗夫
會馮佩之聯句
疎雨江鄉此再逢蘭草堂依舊聽秋鴻馮居

漸老風流在寬趙䍜初酣意氣雄兼味出筵
羨紫蟹蘭貧家留客饌青菘高情自不煩投
轄寬浪跡何須嘆轉蓬湖上晚容雲壓樹蘭
尊前寒飲燭當風蕭騷短鬢驚遲暮寬寥亮
清歌動遠空真率未妨高岸幘蘭淹留無惜
暫停驂向來吳越山川阻寬終古陳雷契誼
同對菊重懷西首會蘭論詩偏喜後山工奚
奴舊篋應千首寬鄭吏新題定幾篇老興直
臨三竺外蘭壯心都付一杯中浮雲得喪吾

何有寬閱世行藏道未窮白石臨流盤可釣
蘭蒼松飛鶴觚難籠舞揮長劍星辰動寬吟
倚孤舟渤澥通葭菼接天橫露氣蘭菰蒲欹
渚折霜蕤分明更鼓譙樓近寬縹緲煙燈寶
塔崇水落虹橋明發遠蘭香凝燕寢夜談終
送君更有宜城釀寬醉拂珊瑚到海東蘭

齋宿聯句除夕前二夕楊文卿任思順
王存敬侯公繩同作三首

捲簾清夜對燈吟楊爆竹無聲刻漏深王門
外風光春透盡趙歲交人事日侵尋任相從
不飲孤佳晤侯一笑忘眠愜素襟王徂歲所
餘能幾許好懷當共惜分陰趙
夜半來敲月下門弼青燈相對欲消魂雲山
悵望三千別寬尊酒忘懷一笑溫星散交游
憐此會弼蓬飛蹤跡悟前言綢繆此夕知何
夕寬但醉休嗟鬢雪繁弼
西軒齋集夜寒輕存敬頗覺詩壇樂事成思
順茗碗清浮殘燭影公繩竹風晴遞遠鐘聲

文卿興來却訝尊無酒栗夫坐起還驚月在
城存敬同省幾人同意味思順相看萍水重
含情栗夫

上巳日過信州謁野亭先生留飲張樂
演琵琶傳奇款曲盡歡既酣得聯句
二首

樺燭高堂夜色深寬一瓢山酌漫傾心詩聯
郢曲承春麗野亭伎演吳歈促漏沈悲歡滿
眼迷真幻寬聚散關情亘古今短鬢相看頻

握手（野亭）楚雲煙樹思難禁（寬）

金函玉節照春暉（野亭）處處風光柳絮飛路人野亭深駐馬（寬）情投僧寺漫畱衣鶯緣遷樹辭幽谷（野亭）人已逃名入紫薇秉燭通宵意何限（寬）交心無奈久睽違（野亭）

詠雨聯句王古直徐栗夫陳一夔王存敬侯公繩楊君謙同作此諸公携酒詣君謙寓送行也

高筵啓秋雨（王古直）頓爾淨餘熇得非洗我塵（徐栗夫）似欲添君酌堦前渠溜走（趙栗夫）燈下簷花落來遲路遂阻（陳一夔）一坐久衣轉薄暫停得耳靜（王存敬）忽至令心愕蕭蕭佐歸懷（楊君謙）潺潺亂歡謔翻盆入杜詠（侯公繩）名亭見蘇作浸深墻叫危（王古直）泛濫庭堪濯從穴蟻何智（徐栗夫）歸林禽亦樂來如嘶枚陣（趙栗夫）響失巡更柝諸公競解帶（陳一夔）一群僕皆赤脚積陰已連朝（王存敬）浮潤先徵昨良賓坐自困（楊君謙）好主投不錯決明色猶鮮（侯公繩）梧桐意方索滴成

老況愁（王古直）激起思鄉惡吾方利河漲（徐栗夫）我亦思展着試將聽官舍（趙栗夫）何如枕山閣朝街泥想尺（陳一夔）一漏地衣驚勺忙身夜窺暇（王存敬）病體涼得藥對酒今則同（楊君謙）逐事明又各搜吟思已倦（侯公繩）願且更束約（王古直）

詞

蝶戀花（題花鳥圖）

香雨新施膏沐了睡思曹瞢不管雕闌曉宿酒漸消紅暈小夢魂何處巫山杳　無數閒關枝上鳥報與花神昨夜春多少驚起無言情悄悄腰肢又被東風惱

滿庭芳（早起納涼）

梅雨初收荷風微扇早涼庭院無塵林扉開處紅日上城闉任我科頭箕踞悠然坐細草如茵誰相伴此時瀟洒玉塵白綸巾　高齋新卜築遶門流水魚鳥親人愛江湖浪跡軒冕閒身但若青雲丹詔相催促未許沉淪休孤負吳松好景少住待鱸蓴

沁園春 秋山訪隱

藜杖敲雲荷花浥露斜抱絲桐問釣臺何處鹿門無恙心隨流水目送飛鴻宇徹微霄林含餘靄野外秋光自不同行還憩過三叉路口萬里橋東 幽人茆屋山中白首淹留任樹蔽望丹崖青壁萬壽千疊石頭有路一徑纔通軒冕虛花身心實用何事驅馳任轉蓬如相見願執鞭爲役沒齒從公

減字木蘭花 桃江阻雨

黑風吹水水拍船頭行復止白雨橫秋秋色蕭森動客愁 疎鐘何處知在前村黃葉樹茅屋誰家荒徑無人菊自花

西江月 懷仙 仙君山中

洞口胡麻顆顆山中松子離離玉驄嘶倦日斜時坐倚翠屏丹几 芳樹錦縈玄圃寒泉碧湛瑤池塵勞未赴羽人期咫尺絲雲千里

西江月 稽山望雨有懷王伯安

惟底滿城風雨人間明日重陽千巖萬壑競秋光翠擁稽山堂上 獨倚胡牀坐久爽然塵慮都忘阿誰呼取賀知章共賞鏡湖新釀

水調歌頭 夜宿縉雲玉虛宮

夜賦懷仙詠曉入洞天遊人間有許奇絕真是到丹丘行盡青山落日又上碧天明月依約見瓊樓玉柱九千仞空翠壓雙眸 軒轅氏六龍馭此淹留靈光萬古長在塵世自悠悠望入紫雲深處環列霓旌羽蓋泱漭異香浮乞我飛霞佩流彩照瀛洲

予既次壁間舊韻因過樹下感嘆間忽枝頭數花映射日睫欣然命酒遂成小詞癸亥十月二日西店驛書

樹下婆娑入尊前感慨頻好花應識去年人故向西風特借一枝春 絕艶輝寒日餘香拂暮雲盈盈綠酒暫相親猶勝荒蹊岑寂委黃塵

畫堂春 病中偶書

小齋幽僻似林坰春來朱戶長扃簿書叢裏

過浮生塵土沈㝠　架上殘編零亂庭前雙
桂青青偶因微病得閒情淨掃風檑

錦堂春 王月湖夔壽并長生謡

玉樹斑斕戲綵瓊林流瀣凝春壽鄉深處蓬
萊島高坐兩仙人　明月天邊青鳥清風竹
下綸巾長生樂事三千歲歲歲菊花新

長生謡

江湖之臯兮雲林峯微秋冬之交兮天宇澄
輝錦堂開兮愛日歛三島兮煙霏壽之鄉兮

春四闥媚光風兮舞斑衣落英兮可餐流霞
兮緅緋魚軒高兮青鳥集綸巾岸兮看雙鶴
之南飛永錫兮難老逍遥兮忘機願庭闈兮
此樂極千齡兮無違

臨江仙 題畫牡丹

憶昔沉香亭上飲東風何限年華清平新調
拂金花玻璃七寶盞合嚼泛流霞　傳到洛
陽春更好園林勝事家家向來姚魏委泥沙
畫圖風韻在千古意無涯

喜遷鶯 有序

郡侯袁君虎榜名流龍舒閒氣早司
金部於建業遂剖　王符於漢川愷
悌慈祥民之父母左右輔翼　國有
股肱二千石之良規河潤九里五六
年之仁澤麥秀兩岐竭來報政於銓
曹已書最上之考他日論功於　丹
陛當褒長者之言遄反星軺車隨甘
雨歡迎竹馬路滿清風佇來黃霸之
徵暫作淮陽之臥欲伸情悃勉致歌
謡

棠陰千畝正晝戟棲雲清香凝畫桑柘陰陰
閭閻藹藹人醉使君醇酎心地冰壺高照姓
字金甌深覆超遷近看循良嘉舉最書新奏
進酒祖席上殘雪初消原野春先透五馬
朝天一麾歸郡人羨文章太守金石平生勳
業風月四時僚友誰可擬似龔黃召杜近來
希有

佳城詞　題錢世恒虞山先隴圖

佳城若堂兮虞山之隈峯巒四面兮拱揖而盤廻昔人兮經始萃生氣兮九垓壇墠兮木石歷四世兮封培山益高兮不可以尋丈水益深以淵洄佳城之佳兮有徵昔韋布兮今憲臺惟憲臺之孝思兮身京國而心丘隴時披圖而睨玩兮恍攀栢以徘徊眆陳情兮得請皪鸞誥兮新裁輝光被于宰木兮亦足以洩罔極之深哀美哉兮佳城鬱葱兮崔嵬極

千載兮無崩隤流澤布護兮紛昆仍與雲來蘊隆兮何極自今兮始開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八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記

璞庵記

吾蘇有吏而隱者曰趙君自題其所居之室曰璞庵懷寶不售陸沈當世以自樂其樂者四十有餘年矣少嘗讀書學問爲郡學弟子員既累試於有司不得意遂謝去爲鎮江衛掾史非其志也君名瓔字良玉人呼之必曰良玉因自笑曰吾誠良玉也吾其用於世久

矣雖然亦安知其非玉耶謂璞者玉之在石者也遂以題其庵頃以役滿來　京師得冠帶將歸過余請爲之記余謂曰璞天下之至寶也今子僅如是而已不亦小售之乎曰子以吾之有事於官也以謂吾璞之售耶吾姑於是藏吾身吾之璞固未嘗售也余曰子盍售之曰是安能有所售哉子獨不覩諸卞和氏乎抱璞自眩三獻而三刖其足天下至今思之夫盲俗之不足與言而知巳者之難遇

也尚矣吾恐人之見吾之石而不見吾之玉也而安能售哉吾又奚以刖足悲於天下爲余曰然是誠難售也抑子何不取而剖之乎其中瑩然明粹然潤栗然堅以確者可以自見也又何不雕琢之乎爲珪璋爲珩璜爲瑚璉可以自用也于以求善價於天下豈不甚易哉而何默以閔其難售耶於是君喟然歎曰嗟乎吾寧不知剖之之可以自見雕而琢之之可以自用也哉顧以爲精華之既露欲

反其蘊藏之固不可得也斧鑿之既加欲反其行質之全不可得也故寧混混以自隱毋皎皎以速獘寧自置其身於無用之地毋自飾以損其真寧世之不我知毋急於求知而自喪其守也且吾之璞豈以求售爲善價之娸哉人之知而求之吾售之人之不知吾將珍而藏之以潤吾身以潤吾庵吾心廣而體胖吾之居堂堂夫獲天下之至寶以自玩悅足矣而遑恤其他雖沒齒而無聞吾不悔焉

余聞之竦然因起而謝君并次第其語書以貽之使歸揭諸楣間庶君之志有以自見也

慎菴記

田園之美倉廩帑藏之饒居室服用飲食侍從之無不備心志之欲耳目之娛之無不得富厚矣安且樂矣則必欲享而有之以終其身及其子孫是心也人皆有之然每患於易失而難久有能終其身及其子孫者蓋寡矣何也富而驕樂而淫安而惰也是三者人之

常情也驕者失其富淫者敗其樂惰者危其安物之常理也常情有所同溺而常理有所必至是故易失而難久世之所同患而富厚安樂之地乃天下之所難處也非高世之士見出乎常情之外者孰能得處之之道以免於世之所患者哉吳中故多富人然以余所見或數十年之間而田園廬宅幾易主矣究其所以則皆未有能得處之之道者或暴橫以覆宗或縱恣而傾業非君世英松人也善

治生以謹厚無競稱鄉閭間土田邑市歲入累數百千生二子鉞欽皆克家善述有志於道而欽爲國子生君今年五十有六矣遂以家事委鉞別治一室於所居之傍而老焉題曰慎菴且以自號也其於所謂富厚安樂蓋皆有之自少以至於今益盛而勿替可謂享而能久而其子皆賢非但保有其業而已將必有所益昌大其門閭人皆謂張君獨何以得此嗚呼觀張君之所以題其菴者則知君之得此信有道而非偶然者矣君之見豈不超然出乎常情也哉天下之事未有慎而失之者富而能慎則不驕矣樂而能慎則不淫矣安而能慎則不惰矣不驕所以居其富也不淫所以居其樂也不惰所以居其安也是故慎者君子制欲之法檢心之道也而張君能之矣勉而行之可以應物可以處世可以脩身而入德抑豈但以處富厚安樂之間哉世之人縱欲任性險不知戒患不知備滔滔

者皆是也若張君者可不謂賢乎作慎菴記

樂善堂記

漢東平憲王之論處家有曰爲善最樂天下後世遂相傳誦之至今以爲恒言由今觀之爲善之人安土敦仁心恬體寧無天菑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天下之樂誠孰有過之者哉雖然爲善而至於樂也則其入於善也亦深矣蓋凡有所勉強矯制而爲之者皆非樂也必優柔涵泳與之俱化而後謂之樂必無所待乎物而自足乎其中而後謂之樂必求之專爲之久功深力到而豁然貫通焉則吾之一心與天者游休休焉由由焉舉天下不足以加之而後謂之樂爲善而至於樂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是故享爲善之樂非難爲善而致於能樂爲難耳吾鄉王公天祐以樂善自號且以名其堂吾嘗過而見之嘆曰賢哉公也昔也躬爲善之難而今也享爲善之樂矣蓋公之平生吾嘗知之矣數歲而孤門

閒蕭然先世之業屋廬數楹田數畝書數十卷而已公嗣而有之伶仃孤苦以自卓立經傳諸史多所涉獵春秋耕稼之暇未嘗廢書也尤善治生動不失時薄種厚穫力多食寡居積貯儲日以益贏田且數十頃僮僕千指蓋既富矣同時富人大率皆奔走權貴出入州縣以有所憑藉以肆其所欲爲於鄉聚斂侵奪無所不至然其子弟習於富驕往往失教競以美飾滛僭相高坐是雖富而其貧亦

易也獨公閉門自守不近末利不逐時好不通功而易事足跡未嘗至公府之門教訓諸子惟勤惟儉方公之壯時而諸鄉人皆已賢之矣今年且七十好德康寧優游無爲四子長曰思善孝友篤誠以承宗事次曰思德舉進士爲監察御史又次思誠大學生將授官矣最幼思學亦克其家冢孫思受業邑庠曾孫亦數歲而公夫婦齊壽以綏榮養一家四世譪如也茲非善之福耶然則公之樂豈有既哉余既以是稱諸鄉人思善聞之請記送書之以勵爲善者

重建綺川亭記

有能生乎百世之下追仰乎百世之上脩其遺蹟導其流風使之旣廢者復起無聞者有聞茲豈非尊德樂善忠厚之至而有益於鄉邦有補於名教者哉吾鄉莫舍村爲吳中勝處石湖湯湯匯乎其左橫山蜿蜒環乎其右故其間人物之美亦有非他處所能及者宋

參知政事范文穆公成大之別墅在焉知某軍事莫公子文世居之元則有兵部員外郎竹堂先生薛公杲　國朝則有蘇學訓導寄菊先生朱公應辰知軍七世孫戶部侍郎禮荊州知府張公瑾瑾弟南村處士璹禮部主事李公鼎侍郎從孫延平府同知由菴先生震仕者聞於　朝隱者聞于鄉信所謂地靈而人傑者哉村有綺川亭文穆所建也文穆號石湖孝宗嘗御書二大字以寵之於是號

湖俱築亭館名重于時綺川其一也廢已久矣今國子學正鱸鄉先生旦由菴之子侍郎之四世孫也父喪既除以年之將至也遂有終焉之志俛仰桑梓出入丘麓訪逸而搜奇撫今而懷古慨然嘆曰山川如故也四時日月如故也而昔人安在哉其負大名者固不朽然其間赫然于一時泯然於後世者比比也百年之餘簡册不紀鄉里不知不幾於草木同腐者乎而其所居之地雖人所共知指

爲勝蹟者亦且鞠爲黍田蔬圃荆榛瓦礫之場可不大哀耶於是卽亭之故址剏而新之鄉之好事者多樂助焉既落成遂以次序列文移而下諸賢設位奉之蓋畧取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之義且圖所以可久者謂寬庠在門下宜有記嗚呼若吾鱸鄉豈非所謂尊德樂善而忠厚之至者哉蓋不獨前人賴以自見而後之學者亦有所感發而興起焉表章乎既往所以激勵乎將來先生之用心不既深矣乎遂礱石而書之用以昭示乎後之人

弘治六年四月二日記

盛用敬醫效記

舍弟受夫嘗爲余言盛君用敬之醫之良也曰吾妻之母病鬲氣積數年矣既又病傷寒羸瘠甚遂至不復能飲食臥則着席處輒麻痺而冷用敬治之而愈後又病虛嘔血幾殆矣用敬治之又愈吾兒患瘧久不發用敬投之藥一夕而發瘧愈而目翳人皆謂不可治

矣用敬藥之翳遂去余聞之曰用敬之爲醫若是哉曰是特其常事爾又有奇者其衆西門金棠之妻小產病數月日厥去者數四見鬼自頂而出自口而入用敬胗其脉曰濇而弦血少有痰鬼自頂門出此元神也出而不進者死出而復進可活也藥之去痰枕許以愈有陳傑者妻患痢數月昏厥六日矣所下若屋漏水棺斂具用敬胗之曰無慮且有胎藥之痢止而胎動越數月生子矣有婦病

卒厥昏若醉麥手足筋攣用敬胗之六脈俱脫病不可測忽有麻服者在側問其人則病者之壻也問其服妻之服也問其妻之死僅半月問其死之故產後症也用敬遂悟曰此病必憂鬱所致以木香流氣飲畀之一服而愈儒學姚汝明內傷漸愈又病食傷他醫皆用下藥病益甚小便閉中滿腹堅如石用敬胗其脈曰此不可用分理藥也宜有參蓍以運其氣升麻以提其氣氣升則水自下矣

加以益腎之劑如是數服腹和氣平而愈道士顧本初病失音他醫皆以厥陰傷寒治之用敬切其脈曰內傷外感疾已亟無可爲者某日當汗某日死既而果然人問其故答曰肺金而主聲肺敗則失音且面黧黑腎氣竭矣某日屬火火乘金位真陽既奪不死何待又嘗遇一僧無病時方春初胗其脈曰至秋八月不起矣僧愕然怍之八月僧果病膈氣而死其他治效率類此不可殫述也余聞之益驚嗟夫用敬之醫之妙乃至是哉既而嘆曰是誠宜然也吾嘗聞其大父起東有名

宣宗朝其尊錘菴以術聞吳中可謂世醫矣用敬又少業儒且明悟過人以儒者之學致力於累世之習而加之以明悟之資其所得豈易量哉循是而往仲景思邈之秘將必有默契焉者遂書以記之

吳江縣重修廟學記

國朝之制縣必有學學必有廟天下皆然然

有脩飭者有荒陋者各視其地之文獻及作興之人何如爾學所以明人倫育英才欲其寬閒靜深以爲士君子進德脩業存心養性之地廟所以尊祀聖賢報本追遠欲其高明嚴肅然後人望而敬有以興起大景仰企慕之心吳江廟學自宋元有之正統中巡撫少司空吉水周文襄公始拓其基宇而改刱之規模宏敞他邑莫及也歷歲既久日以頹廢弘治戊午春寬來使湖南便道鄉閭祗謁先

聖廟廷頎聽宮墻周覽屋宇輪焉奐焉鳥翼翬飛丹雘焜煌照映雲日殿曰大成門曰列戟曰靈星祠曰鄉賢曰去思堂曰明倫齋曰日新曰時習以及神厨神庫膳堂射圃學官之居諸生肄業之舍倉庾庖湢之屬昔之卑庳者今則增以崇昔之毀敗者今則完而新昔之汚漫者今則潔而明衿佩之士絃於斯誦於斯藏修游息焉於斯皆得以安其居靜其慮大肆其力於詩書禮樂之場而無喧囂

之雜湫隘墊濕之憂余喜而問曰孰爲之哉何若斯之盛也衆咸曰此吾邑侯之嘉惠也吾侯下車首務斯文近日司宰牧者所未見也余因問繕工之始末曰侯以丙辰之冬來至任經始於明年暮春之初訖工於孟夏之終問經費之所出曰取財於官而役力於民氏忻然趨之命陰陽訓術吳鍫敦匠事鍫公勤有幹畧長於料理學諭高君督視之尤加意焉故其成速而精余聞而嘉之侯之政豈不共哉侯以名進士釋褐來宰邑視事之初錢穀獄訟案牘山積宜若不遑他務者乃能從容有餘以從事於教化之地其才力優於人遠矣世之好興事者厲民惡勞民者廢事今也有子來之樂而無疾首蹙頞之怨此何以致之哉秉彝好德人之同心矧吾邑故文獻地侯因民所欲而使之宜奔命之易也教化行而風俗美思樂之風作而棫樸之士興焉必自今日矣高君與司訓林君陳君聞余

言請書之將刻貞石詔來者余辭不獲遂書以歸之侯姓郭氏名郛字于蕃廣平肥鄉世家也嚴明廉恕達於政體治邑一年良法善事具可稱述不獨興學之美云

浙江提學書院記

憲臺東南隅有三學射圃爲諸生較藝觀德之所前提學寓以施教聽治者也歲久革易予承乏來則屯田憲僚居之而其間隙地東西各數弓同官諸公咸謂東宜建提學廳事

其西則射圃不可廢也屯田當償之白諸鎮守太監麥公巡按御史張公鄧公任公皆曰可遂計材用擇任使召工徒即所謂東隙地者剪其荊榛平其坎穴為堂五間內外門皆三間堂之後為齋三間左右廂各一間東西側舍五區區三間繚垣四周甃道砥平靜深虛明不華不庳興於弘治己未五月訖于明年四月其費數百金皆公帑也初則憲副今廣東按察使劉公希範署臺事寔刱始之繼

則今憲長孫公孚吉綜理而成立之憲副呂公廷珪張公應祥朱公懋恭林公舜舉僉憲郴公性之蕭公凌渼范公鳴遠陳公汝德皆勸相之而佐其役焉既落成諸公曰盍命之名寬伏讀制勑有端軌範嚴條約公勸懲之諭三者學政之要也而端者嚴公之本軌範者條約勸懲之本範之不端則操持未至私焉或行外雖嚴人不畏之賞不足以為勸罰不足以示懲條約繁多抑末矣故題其堂曰端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題其齋曰知困而總名之曰書院昔宋之盛時有嵩陽嶽麓睢陽白鹿洞四書院天下之士鼓篋而至者不遠數千里聚徒恒數千人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皆尚質實遠浮偽先德行後文辭蓋雖或未能深造乎道德性命之奧而亦不踰於禮義廉恥之大閑矣故儒先豪傑出於其間知名當世者甚衆至于今天下尊四書院之名不衰而其所

謂山長典教事者大率山林隱逸或一命之士耳寬不肖寔受簡任且居文獻首藩顧乃因陋承敝無所建立心竊愧之夫昔之人所以渠模陶鑄之美作興鼓舞之盛非苟然也其必有術焉端範以立其本知困而強於有為豈非術之善者乎今吾觀於十一郡之士遜志時敏斐然成章者固多而枝葉剽襲之陋功利徼倖之私蓋亦不能必其無也是以日乾夕惕圖所以陳列典常闡弘名教黜繆

崇正濬源導流者將以移易其耳目洗滌其心志於變儒習使之粹然一出於正由宋人之學以進于聖賢之學以進於三代化民成俗之效以少裨 聖明治教之盛之萬一然薄劣未能也所以盡心而欲其必至焉者亦惟端範立本知困自強而已矣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易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敢以自勵且以告諸後之人

△資仕堂記

孺子而慕聖賢之道匹夫而懷天下之計不致力於學莫之能有為也居職臨政考故實酌時宜辯幾微於兩可之間決狐疑於造次之際不資於學未有能濟者也學亦多術矣有全體之學有一事一物之學有終身之學有隨遇而為之之學綱常性命之理體而行之矣詩書六藝之術習而通其故矣然後達諸家邦施諸政事無不各得其當此全體之學也五方之俗四民之務不可不知也鳥獸草木之名不可不多識也物理之糾紛人情之反覆閱歷之多聞見之博也思慮之熟區畫之周也此一事一物之學也仁為己任斃而後已終身之學酬酢運用日有新功隨遇而為之之學道無窮學豈有窮哉浙江按察司治所故宋太學也在元為肅政廉訪司其西南隅曰西湖書院則廉訪使徐琰所建也入 國朝每憲臣巡歷還臺則寓以聽政有木榻二及諸碑刻皆先朝故物云歲久而敝

殆不可支今憲副三山林君舜舉居之哀庤積歲始克撤而新之門廡棟宇煥焉改觀顧而嘆曰吾其可懈吾學以虛吾書院哉君始者由學以得仕今也由仕而得學又由學而有以資吾仕也題其堂曰資仕君警敏好古通而能介器局宏博可任大事始舉進士治獄吾蘇已有能名以御史巡按廣西克平蠻寇其才力過人遠矣浙藩人民之衆財賦之雄獄訟之繁聞天下且當南北要衝往來逢

迎蟬聯日夜君處之裕如毋少息未常廢書也毋丙夜而寐雞鳴而起未常不凝神澄慮於檢身之法應世酬物之務也君可謂有志於道而達於爲政者矣夫績藝纂文童而習之非不專且精也一旦得志於時力能有爲則盡棄其舊而新是圖戰鬬於智巧之場傾奪於名勢之途橫奔疾馳不偵不已昔之所學安在哉簿書盈前却去不視斷編殘楮剔奇剽姸曰將以求道也廢務而妨要養高而

盜名以言則迂而誕以行則儒而緩學果何益哉是二者皆非吾所謂學也吾所謂學者全體之學終其身爲之道之所以立也一事一物之學隨遇而爲之政之所由通也君惟有志於道故仕而能學君惟達於爲政故學而有資於仕後之繼君而寓斯堂者其將有感於予言

重修杭州府儒學廟祀記

魯僖公能修泮宮詩人美之齊晏子之祀豚肩不掩豆君子鄙之況乎名藩巨鎮文獻之囿民物財賦既庶且富則學校之興廟祀之崇所以扶植綱常式弘名教一方治化所係甚重也而可後乎杭郡廟學之建舊矣像設弗虔棟宇庳毀俎豆苦窳樂舞無節因仍數十年吏於土者孰不欲作而新之然有志未就者衆矣寬承乏學事恒久于懷廵按監察御史范陽鄧公之奉 命按浙也憲紀誕張昭德塞違姦宄弊藪剪剔殆盡而尤以篤棐

斯文爲務乃弘治巳未仲秋上丁祀禮旣成寬以爲言公曰然是誠無以副 聖明崇儒重道之意而稱大邦之規模且無以慰士大夫報本之願而勵來學之士不可以不圖遂命有司考制度申典章計資用度功役會萃察院斷獄贓罰總若干萬緡充其費郡守梁萬鍾董其役下及百執事莫不效力遴工之良掄材之精去其宗廟桴榱之蠹朽者而易之撤其瓦苫杇鏝瓴甓而新之自殿廡至師

生講肄之宮庖湢庫庾之所經之營之靡有闕遺改塑聖賢像崇其壇壝既嚴既莊大羹之登和羹之鉶黍稷之簠簋果核脯醢之籩豆爵及匏斗雲雷象犧兕豕之尊盥洗之具悉範金爲之蠲潔而渾堅製大成樂器合於古之律呂選郡中道流充樂舞生爲之冠服如制延雅樂師教之於是造其庭堂陛峻以高門闕廓而宏黝堊煥彰彩炫朱明入其室於穆昭回泮洋在上几筵肅雍品物靖嘉觀

其樂五聲和八風平周旋有序容止有度蓋廟學之儀至是而燦然矣明年夏鄧公將受代歸　朝工亦就緒僉謂斯惟一方曠世之盛典不書之後之人孰知事之所始寬伏思之物者道之形迹道者政之根柢欲求夫政先乎道欲求夫道先乎物物不植則僵不修則壞道不興則廢不行則止倍之泮宮因物而興道也是故順長道屈群醜淮夷獻琛政斯行矣晏之豚不掩豆物不備而道廢也是故雖節儉力行而不能已崔杼之亂善齊國之政焉制作品式聲明度數之間其可少哉世之腐儒騖於虚遠而略於事爲之實俗吏區區於刀筆筐篋而昧於化民成俗之義由是物日以隳道日以蕪無怪乎政之不舉也今茲諸公同道協德探究治本翊聖猷敦天彝廣士於焉陶鑄斯民有所模矩人材將益以盛風俗將益以厚教化將益以洽自一方而倡於群牧則漸故諸藩之首而杭又浙郡

之首也由近及遠更相取法禮樂文章休明亨大之治彌滿於天下矣是用勒石識之繼自今邦之人士暨吏於土者尚世克欽承之無斁

重修靈衞廟記

亡身禦難志士所以成仁酬功顯忠　國家所以立政至於位卑力微欲障横潰用一命之殞全萬民之生事之難爲者也興廢起墜鼓舞作興彰往烈於寖微激清風於末俗知

政之先務者也維昔宋室不競金胡㑭擾完顏之寇直闖臨安事出倉卒人無顧計守臣棄城而鼠竄敵兵乘勢而獸突林林赤子阽危塗炭錢塘令朱公躍慷慨士也愍元元之無辜憤封豕之肆毒志激氣揚奮焉揮戈鳩疲蕭之鄉丁衝兇威以赴鬬肉投餓虎蓋所不惜於是公之屬尉曹將金公勝祝公威咸負勇烈寔同心膂編竹葛嶺則群虜大蹄當闢西隅則萬夫莫踰雖以衆寡不敵相繼傾

殞然閭閻遁逃咸得自脫蒼生獲全奚啻萬計三君子者誠所謂以一身而易一邦之人者也夫狼瞫之馳秦義則義矣而無益於民諸葛瞻之陷陣忠則忠矣而無濟於事視三君子者優劣何如也且人孰不愛其身特赤手而拒猛獸孰不知必害於其身然則爲之不顧其精神之所運用肝膽之所蘊畜殆將徹星辰而轢金石夷泰華而隘滄溟者也況乎爵祿不登於廟堂聲譽不留於縉紳平時泯泯無異庸俗一旦遭遇變故磊磊落落傑出一世之上挺立千仞之表豈非天地至大至剛之氣而孔子所謂志士仁人者哉故在當時陳安之歌興哀於隴上巡遠之廟食報於睢陽歲時伏臘牲幣交集非過也宜也廟在錢塘門外淳祐十年賜額靈衛元及 國朝祀事不絕蓋酬功顯忠政之大者歷歲既久祠廢弗治鎮守太監麥公巡按監察御史鄧公任公咸奏 帝命康濟一方感陳迹於

延覽欽仰止於流風懼無以妥神靈徼民福崇名教而勸來者思欲撤而新之於是錢塘令胡道出自甲科勤慎明達有志治本毅然以營辦爲己任遂建白以從事焉聚材用儲餼糧度地勢計工役仍廟舊墟基益厚以崇宇益廣以高有臺有廊高門翼然齋宿庖宰之所畢具經始於弘治己未九月畢工於明年二月費不出官辦事不傷民力可謂能且勞矣落成之日士民父老奔走萃集瞻望咨

嗟咸曰三君子勳德在吾鄉炳炳如此其忠謀壯節瑰偉雄邁足以激懦礪鈍如此　國家載在祀典所以旌而報之者如此我鎮巡藩臬郡縣爲我父母導我禮義立則制範不言之教又如此吾民其可忘吾民其可不知勸因踊躍再拜而退鎮守公聞而嘉之恐湮没弗傳命寛述其事刻諸石用昭示於無窮

聚遠樓記

浙江僉憲陳君文用居於閩之桐洋有樓數

楹東望雙髻西眺常思五洲拱其南三瑯環其北溪流砰湃林樾蔽虧倚檻四望萬景畢集因名之曰聚遠或者疑之曰君之樓則高矣美矣夫出連甍接棟之上立浮雲太虛之表平挹巖岫俯瞰水木可以爲居息可以供眺望惟樓爲然然則萃群方之秀極千里之目凡謂之樓者皆有之獨茲樓哉衆之所同君欲専之耶君曰不然自吾忝甲科節推于潮陽栽鷹于南臺提刑于西廣至於家食朝

宗之念一飯不忘而瞻望帝京迴隔霄漢一遠也先君子　封侍御抑齋先生隱居行義而禄養弗竟永慕于茲時祀于茲蓼莪之哀曷其有極二遠也吾先自古靈以來世濟名德入　國朝則絅齋毅齋耻菴蒙菴皆登進士位通顯文行政事爲海内重吾自雲仍之下追仰而繼述之三遠也吾族甚衆五服之餘祖免之親無慮千指四時伏臘少長咸會于茲樓四遠也庋閣之間六籍子史上至羲

黄之書八索九丘平居暇日披尋玩繹如淵如海渾無涯涘五遠也居雖在山澤之中寔當水陸之交四方賓客日集談舊故道契闊詢時事不出戶知天下六遠也兼斯六者非聚而何若夫山水景物近在目睫非吾所謂遠也余聞之嘆曰遠哉君之見也有六善焉不忘君也不忘親也不忘先世也睦族也好古道也廣交游也兼斯六者信乎茲樓也茲遠也君獨専之他人無得而與焉於是客逡

廵避席謝不敏而退余爲書其言俾藏諸樓中

重脩浙江察院記

兩浙鹽課甲天下其利既博則弊有不可勝言者於是特 命臺使奉璽書監臨之而後駔儈侵漁私販盜煮之姦息杭當藩臬之下轉運之治在焉四方之商賈聚焉故臺使寓杭爲多然所居察院歲久敝甚歲辛酉監察御史栁城方公來按視既數月蒐羅滌除亭

塲肅清國計益溢顧斯宇之不可復支也曰是而弗圖坐而待其頹且壓也則所損者多矣遂括轉運之羨檄有司治之廳事中外門則因其舊而脩之中堂寢室後齋左右廂則皆徹而鼎新之基增築而崇宇增擴而宏地增闢而廣周垣四圍亦增繚而重之公雖廵歷外郡而方位之奠經畫之宜皆出自指授洎還則堂室庭宇巍然高煥然明矣於是題其公會之所曰冰玉燕息之所曰清暇方正

平直罔有迂阻工落成百司庶職來會寬言於衆曰是舉也非公得已適其時因其會不容以已也夫有所建立有所脩舉梓匠輪輿之工徒傭之役材用之需餼糧之餽未有不資於民者然皆所以爲民也自器用堂室之間以至於舟輿城池杠梁市井溝洫之屬何者非官政何者非民事顧處之有得不得爲之有時不時而利害係焉吾嘗覵諸爲政有廢事者有生事者樂因循憚興作聊以度目

前簿書之僅完期會之不失獄訟之差理錢穀之差足可以塞責矣其他百物之興廢一皆置之度外若飄風浮雲然視公宇則曰此傳舍爾視城池則曰治平之世安用是至於大敗極壞猶將委諸後之人爲之則功愈倍財愈費而民愈勞此廢事者之害也喜新好奇矜能樹功作聰明而亂舊章務小巧而妨大體宮室修矣曰未壯麗也何以示威城池完矣曰未高深也何以保障或以資遊宴之

娛或以充耳目之欲或以誇土木之富而適以耗斂或以效濟利之績而竟無益於事實紛更投擾逞巳之私而民命弗之恤也況其財乎此生事者之害也公之按鹺事於浙也守之以公廉行之以嚴正興其所當興革其所不可不革不畏難不近名察於幾之未萌而療於病之將至是以激揚之政不怒而威姦僞之徒望風而息斯宇之新特一事耳然亦可以見公之存心不苟而動惟厥時也衆

皆曰斯言也可以戒可以勸可以示遠請書諸廟政堂壁遂述以付鹽運副使羅某使刻之弘治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重建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堂記

立天下之大節明天下之大義屹然以身任千萬世綱常之責萬挫而不折百鍊而彌精堂堂乎昭昭乎掀揭宇宙而爭光日月嗚呼豈非聖賢之儔曠古豪傑之士哉帝衷民彝在天地間千萬人而一心千萬世而一日者也是以當時從者如登龍門後學仰之如瞻斗極宋丞相信國文公當國事無復可爲之日以守臣應詔則勤王之師行以奉使陳大義折虜酋則彊胡之氣奪以宰相出督名士景從威武震耀則興復之勢奮天寔厭宋屢起輒踣雖有經濟之大畧翊戴之忠謀而無所施殫智慮畢精力繼之以死其間拘囚之困迫奔亡之顛沛出萬死而一生而志不少衰愈益昌亢可喪膝不可屈卒之從容燕市

談笑而蹈白刃非學問之大成操履之素定優入孔孟成仁取義之域其孰能之故嘗謂公當中國禮義垂絕之餘夷狄禽獸方張之日天寔生之以主張乎吾道扶植乎人紀振中華之風弭亂賊之萌百行賴以不墜九疇賴以立萬化賴以行者也不然腥膻汚濁四海一流斯民其不被髮左衽矣乎所謂聖賢之儔曠古之人豪非耶公自使虜被留脫身京口間關豺虎中遠涉鯨波至於永嘉宿江

心寺有詩焉公留一月溫及台處諸郡豪傑皆來會欲從海道爲戰守計爲當國者所沮而止　國朝成化中縣令文林劉遜相繼訪公遺跡刻公詩於石立祠祀公弘治十三年庚申寬與同官林君偕來溫祗謁公祠視祠宇庳隘弗稱林君曰是余責也郡守鄧侯進曰某當擇諸僧寮得其地矣往觀之在寺之北亞倚巖臨流崇深虛明衆皆喜材用旣備工役聿興林君爲之區畫而鄧守躬經營之

祠遂以成因考諸從公之士之宜祀者得二人焉曰司農卿杜滸者公脫鎮江滸之力至永嘉滸定從又嘗以佐府招集兵財來台溫焉曰正將徐榛溫人也以筆札典督府機密小心精練從北行備殫忠款旣又得公之孫一人焉曰富在前元時嘗守溫有惠政遂以三賢配享于公今年壬戌余復來鄧守率僚屬請記且述所以叙秩三賢之意余聞而嘉之所謂當時從者如登龍門後學仰之如瞻斗極非耶三君子者獲附驥尾名寔益彰而林君與守陳列道教表章前修以風勵乎邦之人可謂知治本哉林君名廷選字舜舉以按察副使整飭兵備兼分巡閩人也守名淮字安濟吉水人皆予進士同年云

海會寺重建觀音殿記

杭城吳山之東岡有梵林焉曰海會初名石佛更號智果又易今名初燬於宋之嘉泰又燬於元之至正每燬輒建而大之旣又燬於

國朝成化甲午居人行旅瞻仰失雲霞之觀晨昏絕鐘梵之聲遊衍無投至之地住僧法忠與其徒曰宗仁敝衲破盂饑癠胝趼皇皇焉於錢塘之衢秀水桐鄉諸縣之村落者二十年矣堅忍精進不少休息鳩聚衆力銖積黍累經始尋尺至於仞山於是大雄殿成次而天王殿成又次而山門廊廡暨諸佛菩薩尊者像俱成弘治辛酉歲也翰林李子陽記之越八年巳未而觀音殿又成殿故有大士

金像重且三萬斤殿之燬也像亦汚敝至是百寶莊嚴復舊觀焉余嘗過而視之壯麗雄傑費盖不貲問之則皆宗仁率其徒恵明正方正元二三比丘爲之斯亦艱矣斯亦可謂勤且能矣因呼使前嘉其志嘆息而慰勞之或謂余曰茲守之民何益於生人哉吾儒闢佛子乃助之乎余曰不然夫岡巒之崇高巖磴之險絶大之不可以爲官署小之不可以爲民居而浮屠據而有之宮殿嵬峩林木蔽

虧亦可以爲一方形勝之助不然則荒榛野蔓之丘牛羊之牧耳是以爲政者存之而不廢而其徒苟有能興之者亦不之禁也彼之道固非吾之所謂道也然其人有一長片善吾亦安能棄之哉宗仁聞余言五體投地合掌作禮請書而刻之觀音殿之壁遂爲究其本末而書之

△孫節婦祠堂記

節婦鍾氏故知江西王山縣上虞孫景雲之妻也夫亡盡節以死部使者上其事于 朝未有 命也喪歸上虞廵按浙江監察御史西秦夏公高節婦之義急旌淑之典倡諸内外奉使暨於藩臬爲文祭之又檄有司建祠擇族人之宜而賢者爲之後又列其事徧告境内使凡士庶閭閻咸得聞之而知所矜式嗚呼斯激揚之盛事政教之大端也哉節婦上虞舊族父欽禮以善畫名江湖間節婦聰哲嗜書操持不群年十六歸孫氏事舅姑敬

以順相夫子录而則景雲登進士第出補縣奉母就養節婦承顔色候寒燠脩甘脆朝夕惟謹得姑歡心夫婦如賓毎稱古循良以爲勸景雲遘疾卒節婦號哭死而復蘇謂同僚之婦曰吾嘗以死從夫耳自刎則血汙自沈則濡濕必將易衣以斂是死而父母遺體不免辱也惟餓死爲善遂絶粒不食姑力慰勉之不得已彊食專心治喪及將啓行悉録衙舍器物巻籍納之官告其姑曰妾夫無子而

有兄舅翁姑有養妾無復顧慮矣夜二鼓奉姑寢畢還入房沐浴盛飾衣服襪履皆縫之使不可解設靈位陳服用燃香燭秩有次序雖棺槨之資亦預爲之備遂自經於夫柩之前　大明弘治十五年壬戌九月二日也享年二十有五見者聞者莫不嘆息爲之流涕嗚呼壯矣哉節婦之志也鑠金石而讋鬼神高矣哉節婦之行也徹霄漢而撼星辰其生也鍾川獄之英其死也繫綱常之重夫豈偶然之故哉　國家仁義禮樂之化漸被乎四表陶鑄乎群生隆平熈皥之治百數十年夷夏晏然朝野無事士君子雖欲出一奇立一名以自見於世而無由而卓偉奇絶之事顧乃出於閨閫之間　聖化之暢達無間一至是哉而於名教風俗大有裨焉夫以一女子知有其夫遂不知有其身況乎爲人臣者其可忘君以私其身乎爲人子者其可忘親以私其身乎天下後世聞節婦之風者其孰不

奮然感發而興起乎或者乃曰夫死不嫁從一而終婦之道也非有寇難窘急不得已而殺其身過矣且舅姑在而忍棄之也噫此庸人自恕之見何足與論天下之大義哉夫死曰未亡人示宜死也其或不死者夫之遺孤不可不育也舅姑之養不可無託也而節婦不然臨終之言蓋其籌之熟矣是故節婦析理明信道篤洞徹乎天叙民彝之奥而從容自得以處乎死生存亡之間脩然不染濁世之一塵而全歸乎清冰白璧之遺體迹其所爲蓋有出于烈丈夫奇男子之上而同乎志士仁人之儔豈可以常情議之哉祠成僉謂宜書夏公剏建之意以彰節婦之節謭陋之言何足爲節婦重哉　褒典當有崇封顯謚之加　國史當有宗工鉅儒之筆高文大册輝映千古與天地相爲無窮矣

△月湖記

吳江縣治東南二十里有水曰月湖週數十

百頃澄澈而圓其形如月因以爲名或曰爲其宜於月也友人王君思善之莊居在焉湖湖多王之世業然廢且盡矣思善之尊君樂善翁復其故而益大之良疇沃壤綿亘阡陌大率皆其有也于是謀以杭湖上流築室數十楹爲息耕之所思善從而相成焉翁既老思善厭家居近市囂在莊居爲多因以月湖自號來請記夫思善其有得於治生養心之道乎治生之道儉而巳矣養心之道靜而巳

矣儉之與靜觀諸月湖可知巳月也人見其一虛而一盈也莫不病其虛而幸其盈殊不知惟其虛也而後能盈然則虛也者非盈之本歟湖也人見其增然而下又慨然而有容也莫不惡其下而樂其容殊不知惟其下也然後衆流歸之然則下也者非容之地歟吾嘗夜而遊於陂值夫望舒東生廣寒清虛天水澄霽上下一色吾神爲之凝心爲之靈頃之靐霚勃興風濤簸揚月耶水耶頓失故態

而吾亦憮然以悲吾於是知儉之爲德靜之爲功天地之道造化之理皆然也蓋月之虛也湖之下也儉也夜之澄霽也靜也而況於人乎且君之世業昔嘗廢之而今興焉其廢也不以縱歟其興也不以儉歟君之居城市也憧憧徃來應接不暇方寸之間爲之不寧及返而莊居百物無營志和氣平則擾之與靜其相去也遠矣君耕讀之暇逍遙月湖之上試以吾言觀之

月樓記

幽人逸士在一丘一壑之間於凡世之得喪通塞寵辱憂樂一無所入於其心與市朝塵土之跡相忘於無何有之鄉則其靜觀遠攬必有得於物外之物與之周旋以自適視在彼者雖千駟萬鍾不能奸吾志而易吾樂也列子御風之泠然也陶弘景白雲之怡悅也商山之芝濠梁之魚紫桑之菊　皆是也槎溪在嘉定之南近海不百里封刑部主事錫公

之居在焉公少有隱操方介孤潔不苟同於俗畦鋤畝耕以自衣食晩年以家事付諸子爲逸老計所居有園池花竹之勝建樓數楹幽爽高曠迥出塵表會義取旣西群動俱息公登樓以四眺焉望舒懸空纖翳不生六合下上萬里一碧照耀朗徹殆非人寰於是恍然悟悠然樂曰是足以成吾樓之勝矣吾平生獨得之妙正在於此因大書楣間曰月樓以志之蓋與陶列商山諸公同一超世之趣也其子尚絅予同官副郎也請予記於戲此公之所獨得也愚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竊以是窺公之心矣盈虛消息之理在天地間相爲倚伏蓋終始乎物而物莫能逃焉者也豈惟月哉水之往而來溢而涸也草木之瘁而榮開而落也城之復於隍也谷之爲陵岸之爲谷也四時寒暑陰陽晝夜之旋轉代謝也皆此道也衆人者囿於物之中與之相馳相逐至於死而弗悟公蓋玩之熟矣若夫月人皆共

之然不能得而有之則所謂囿於物者害之也彼方營營於聲利情欲之間惟日不足而何暇於此公之心超乎物者也玩乎物者物莫能逃其識察之下超乎物者物莫不在其運用之中是故因天之道制人之事謙而光損而受益所以脩身也忌滿知足侈而不過匱而不竭所以治生也守真抱一內照玄覽所以延年也天有雲曀吾道無雲曀天有晦朔吾道無晦朔天有薄蝕吾道無薄蝕公之有取於月也其義不旣博矣哉公與月相從於玆樓其樂可勝計哉然則月之光徧天下而謂玆樓獨專之者非妄也宜也

應齋記

進士皇甫君世庸旣釋褐登朝自以年方少氣方銳恒自懼曰吾旣身在形勢之途將日接夫天下之人以酬酢乎萬變之事短者長者可者否者傾覆者橫逆者燥者濕者洶然其來雜然其不齊吾任吾情直而不能曲也

方而不能圓也此將何以應之哉因讀莊子呼牛而應之以牛呼馬而應之以馬喟然嘆曰嗚呼善哉其應之也一聽乎物而不累乎我吾乃今得所以處世之法矣夫愛憎毀譽之在人一是一非相尋於無窮而不可致詰者也容者與物無競而物恒聽命焉禍者與物相持而未嘗不受制於物雋不疑之償金也婁師德之唾面也衛瑜之不見喜愠也其知此道矣於是書其所居曰應齋乞余爲之

記予嘗觀諸天地之間矣太空日月之昭回也風雲晦之薄蝕害之山嶽之峙也瓦礫糞壤積之江河之流也溲溺汙濁歸之太虛日月山嶽江河從之而不辭受之而不拒然其昭回流峙固自若耳水鏡之清也因物而爲妍爲媸水鏡亦不辭其妍媸權衡之平也因物而爲輕爲重權衡亦不辭其輕重所謂聽乎物而不累乎我者也應之道其如是哉世庸可謂知變通之會達事物之情者矣持此

道也行於天下夷險順逆安往而不利哉雖然此君子守身待人之常耳若將行義達道匡世正俗而曰吾一聽乎物不幾於和其光同其塵矣乎曰是不然平居而愛憎毀譽之私吾固聽乎物臨事而善惡勸懲之公物亦將聽乎我故曰柔能勝剛弱能勝強遂書以爲應齋記

平江趙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

北山志序

山經地志古今作者甚衆蓋以山川之勝而其文可藉以傳也然而荒陬僻壤之中一山之奇一水之秀世未之知一旦騷人墨客好之士得之爲之記述爲之題詠而名遂聞於天下是故文章因山川而傳山川亦以文章而顯彼文之[illegible]固有不待山川而傳者

矣山川之勝則未有不於文而著者也五嶽四瀆山水之大莫加焉其奇觀勝槩天下莫不備之然豈人人身至而目擊之乎得之於詠章記述之間者多矣論載之文其可少哉余嘗聞金華山之勝豪傑名世之士往往出於其間意其風氣之所萃神秀之所鍾天地造化之所陳列必有負異而非常者思欲一登覽之未得也求其記載之全書不可得考之羣集或得其一二未詳也甲辰春友人錢君伯榮以鄉進士會試京師持其父星齋處士所撰北山志徵余爲之序北山金華之別名也展而讀之不待登覽之勞而山川風土人物之美舉在于目睫之間矣嗚呼茲山之爲勝非一日也文章之士輩出其間者又非一人而已也而記載之書前此無聞焉至于今乃始出于處士之手是豈偶然者哉蓋必將有所待焉處士之文足以發茲山之祕而茲山之勝足以大傳乎斯文此所謂有待焉

者也處士生於茲山少小之所游嬉日夜之所止息耳目之所聞見山之名物知之悉矣隱居問學涉獵子史其意蓋求與鄉里諸前輩馳騁而爭先者也則其序述論載豈不足以發茲山之祕哉然處士隱者也其迹微其名晦而其文章固未有以傳也傳之者得不在於茲山乎遂因伯榮之請書以貽之若作志之本意及其篇目次第則處士之所自序詳矣處士名某字某星齋其別號云

送張仲明歸侍序

張君仲明奉其父大司寇之命歸侍其祖母太夫人於吳於是太夫人年蓋九十餘矣而公居上卿之位掌邦國之禁明弼教之任聖天子深注意而倚重焉是故雖公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太夫人然任大責重不可遽釋而蹇蹇匪躬之義亦不可以爲辭太夫人春秋之高不能跋涉數千里之遠以就養也於是乎有仲明之行仲明以事公之節事太夫

人則仲明之歸即公之歸也公於是可謂善處於君親之間也哉夫一人之身內則欲侍其親外則欲侍其君義重於公則情奪於私王事之勞則孝養之闕茲二者義有不可偏廢而事恒不能兩全是故狄梁公有太行之思而溫嶠有終身之恨此二子者皆一世名臣其爵位非不隆功業非不盛也然皆外致身於君而內不能顧其親夫白雲孤飛之下徘徊反顧而吾親之舍不可即也身居廟堂

親在鄉閭而疇昔絕裾之行非吾親之意也則雖位台鼎當宰執而其心有不能以自遂者矣吾嘗惟夫二子者之不能有善處之術以全其君親之義也是故於仲明之行而深爲公喜之蓋仲明之行而公事君之忠事親之孝兼得焉真可謂於難處之事而有善處之術矣公以事君之道任於身而以事親之責付其子則仲明茲行其負荷亦重矣哉上則欲以承事乎太夫人如公之身親在慈侍

之側者以不壓其倚廬之望以和其心樂其志養其氣血以益永其天年次則欲以修其家事完室堂力田畝儲備百物以爲太夫人供養之具睦宗族親里閈賙其匱乏而卹其艱虞以副太夫人之心使太夫人壽益高身益健強而康寧公亦得從容廟堂盡力經世之務以答　聖明之眷而無內顧之憂此皆仲明之責也仲明勉乎哉夙夜孜孜惟勤惟慎以無墜乎尊公之命可也仲明好學飭行

雖公卿子被服如儒生嘗以蔭入太學待選於銓曹家庭之教蓋有素矣西曹之士爲公之屬者喜仲明之行相率爲詩歌以贈之而屬寬序其端云

送周原巳序

歲辛丑余始來京師獲從御醫同郡周君原巳遊及今年而君遂拜南京太醫院判之命以行蓋凡從游者四年而相與之義相悉之情雖同氣骨肉殆無以過也則茲行也能恝然乎哉然君茲行寔君之幸而亦余同志者之願也君之尊翁暨母夫人在堂皆七十餘矣而君無他兄弟以備養也身在數千里外晨昏温凊之禮闕而不舉也起居飲食寒煥之節疾痛痾癢之變藐然不可得而知也初君來京師非君之意也君家世業醫君少而精其術然猶自致力於六籍諸史百氏之學今 天子徵天下名醫有司以君應 詔促迫上道欲避去而不可得也既至京師選

入內局日夕侍 上起居論方製劑動獲奇效遂拜官焉而君未嘗以爲榮也君雖以醫進然文學之名推重縉紳大夫間乞篇章翰墨者與乞藥物者相等候謁之刺日盈其門而君不屑也蓋其心思念慮日夜惟在親所求爲歸養之計既不可得欲棄官而去又不可也悖悖南望若拘囚然其迫切之情困厄之狀人莫不知之而余爲尤深常自思欲一出奇計以遂君之私也今而得此行也豈非余之願哉雖然於君之行其亦安能恝然於心耶自余來京師而得君道有所輔益身有所依歸學問有所講明行事有所咨訪疾病之不常則藥物以扶持之愁苦而無聊則談笑而慰遣之蓋無往而不相偕亦無往而不相益也温恭諒直有古三益之風焉非但爲杯酒殷勤之歡而已也今也道何所輔益身何所依歸學問何所講明行事何所咨訪疾病何所藥石愁苦而無聊何所遣慰也是能

惄然於心否也蓋嘗自謂平生知己者之難遇也既相遇而復相失焉況乎人事之不常而後會之未可知也是又能惄然于心否也於乎君行不可留矣而君之行爲親故也南都距君之家庭不數百里可以便道而歸省也既之任可以迎而養也則所以慰十年行役之思而盡高堂垂白之歡者在是承顔養志之義不可不勉也所以制其頽齡而延其壽考者在是甘旨藥石之奉不可不慎也且

將有貤封之命可以榮其身含飴弄孫可以樂其心則官職之事不可不修也繼嗣之義不可不務也之數者皆君之所急而余之所深願焉者也蓋相語至此而離合聚散之情有不足道者矣余既徵諸士林之知君者爲詩以贈君而區區微意有所欲言遂僭而爲之序

聯句集録序

刑部郎中馮佩之之擢江西提學按察副使而行也至於今踰年矣友人王君存敬慨契闊之久思會合之歡檢故篋中得舊與佩之及諸士大夫燕集聯句之作凡六會三十有九首録爲一卷題曰聯句集且自述其意志於卷末將以致之佩之而屬寛爲之引方佩之在部時同官之士能賦詠者甚衆讌集甚數文字友誼之相從甚歡若郎中胥元勲勲員外郎秦廷贄獄主事楊質夫文卿陳一夔章以及佩之存敬蓋不下數十人佩之寛爲

之宗主而寛亦得以不才厠其間至其他同朝之相知者亦多與焉若春坊諭德謝于喬邃翰林脩撰王德輝華兵部武庫主事戴師文豪進士華廷稽福布衣王古直仁甫亦不下數十人然今未暇悉記記其與於茲六會者耳六會皆在癸卯之冬其在一夔廷贄宅者各一而存敬之宅凡三焉蓋此稿獨存敬所藏其會他所者猶多不止此也更唱疊和連篇累牘可謂盛矣然詩則未必盡工蓋一

時寄興率爾之作而或竄於彼此近續意義相入之難矣既會之明年春而佩之遂行佩之行而會亦少衰矣其後廷贄丁外艱元勳擢南京大理寺丞皆次第別去而向時之盛今遂不可復得矣抑不知佩之之在江西而賓僚倡和之樂亦復有如向時之盛者乎言念去住俛仰今昔臨卷憮然不能爲懷者久之

送龐元白詩序

龐君元白來視余於京師將歸鄉之縉紳及凡交游諸大夫相與爲詩贈之而謂寬宜爲之叙寬之伯姊適君君天性孝友好學多能自予童髫時君日提携之相與周旋善則引之過則規之勉其能輔其不及同其憂樂而通其有無内有兄弟之親而外兼朋友之誼如此者十有餘年矣歲庚子余始別君來京師既而繫官于朝歸計遂淹言念疇昔未嘗不慨然興懷也今年夏君乃不遠千里而來倏爾相顧驚定而喜慰解愁於羈旅復疇昔之歡娛情之所極胡可云喻京師之寓長安塵土之衢求如故鄉之樂不可得也然環堵之居庭有杞菊座有圖書亦聊足爲君玩而都會之地城郭宮殿之壯麗衣冠禮樂之清華國體之尊人文之美則君之所景仰而快覩者也於是相游處相談叙相勸勵而慰恤者兩閱月矣金商氣至炎火暫息而君撫時念鄉歸思勃然卬首側足不可挽止夫以契

闊之久望思之深幸相聚而復相違有情者之所不能堪也而況肺腑之親哉然始者之合初不虞中間爲別之久也中間之別亦未知有今日之會也故別不能不悲而會爲可喜若今之爲別則初至之日而慮已及之矣蓋事勢之必然而志念之所素定者又何必戚戚於其間哉而況會而別別而會乃人事之常乎吾所喜者君之歸也有庭闈棠棣之歡有林泉耕讀之適而所悲者身繫一職碌

祿壓上當官蒙素餐之羞懷歸存簡書之畏耳遂承諸公之意聊僭序之以道余情焉

送溫廷實使陝西詩序

地官主事溫君廷實奉使關陝將行縉紳諸公相與爲詩章贈之且繪而爲之圖又皆謂不可無所以序其意者遂以屬余余聞溫君家蜀蜀在陜爲便道而君二親俱存君自登進士第居京師不得奉朝夕者五六年然則行定省之禮致甘旨之奉謀高堂垂白之歡

其在茲行乎夫人臣致身於君則無以盡情於其親外務於國則不能内顧於其家蓋千里從宦身在羇旅或山川之阻絶或王事之鞅掌於是有累數十年不歸侍者矣此陟岵北山之詩所爲作也則君茲行也豈非所深願哉然君茲行　朝廷之命也奉　朝廷之命則當致力於　國家之事今也關陝之地赤土千里戶無炊煙野無青草蓋自癸卯之冬以至於今二三年間而民物幾於盡矣

聖天子日夜憂勞思所以拯救而生全之命遣臣工冠蓋相望君之往也下則欲以甦生民之命上則欲以紓　主上之憂其責可謂重其事可謂難矣吾知君於此方且夙夜蹇蹇之不暇而何暇顧其私哉然則向所云高堂定省之願果何由而遂耶其必先致力王事之務而後自盡於家庭之情乎夫君子一身有君焉有民焉有親焉致君澤民而悅親三者君子之大節也君一行而三者之義兼

之茲行也夫豈徒哉諸君歌詠而圖繪之有以也夫

送趙縣丞序

古今稱民生之艱難者莫甚於稼穡之事然特謂其身胼胝之勞冒水火之毒以竭力於鎡基耒耜之間而又有旱澇之不常蟲蝗稂稗之爲害耳嗚呼亦孰知稼穡之後而有賦稅之艱賦稅之後而有轉輸之艱哉禾黍未登場圃方築而催科之吏已在門矣撻笞誅

求雜沓交至鞭撻以威之拘囚以要之不剥其肌膚而竭其膏髓不已也是故終歲力作而不免於饑寒此賦役之艱也舟楫之運載牛馬之驅馳費亦甚矣水陸之播遷鼠雀漁獵之侵竊耗亦多矣輸之廩藏則必取盈焉取盈可矣又將倍而征之也是故必稱貸而足之稱貸矣又必倍而償之至於破田宅傾產業鬻子女者衆矣此轉輸之艱也是二者天下之通患也而東南爲甚東南之郡吾蘇

爲甚蘇之屬邑吳江又其甚者蓋吾蘇田賦甲於天下雖有大藩省轄數十州郡者不能及也而吳江一邑秋糧粟米凡六十餘萬其他枲麻金帛庶物之征猶未可勝計也况其地卑濕瀕下水潦之患莫先焉而租稅之科特重於他縣其轉運也每歲蓋船數千百艘役徒數萬户夫掊克誅求之弊不免也而稅且獨重費耗稱貸之患不免也而役且獨繁民將何以堪之哉將盡轉而之溝壑散而爲逋逃爲餓殍而已矣然則爲有司者其可不加之意耶寬吳江人也居京師五六年矣見鄉人之轉運至者皆顰蹙憂悴若不能自生問之則虧損之數什輒五六既而逋負動萬計留滯連歲月尠未有能免於稱貸之累者及今年鄉人之來者皆歡忻相慶無有怨嗟未幾事竣而歸過余告別皆欣欣然喜也問之則曰此吾侯之惠也吾侯勤恤吾人處之當其宜督之有其法能足其用而省其費也

蓋邑貳尹趙侯某寔典運事來京師嗚呼若侯者其可謂能矣哉其可謂賢矣哉推此道也治邑事理賦稅吳民蒙福多矣侯將行余以其事稱諸鄉人之在朝者皆曰願書以贈侯也遂書之

送劉用齊推官序

成化丙午秋九月試尚書刑部政進士劉君將行同曹士大夫相與治具于部之西署餞之屬余言以爲贈余從劉君游々矣其爲人

及其學術余固知之然不敢頌也雖然可無贈乎劉君自登第後試政于此至于今三年矣此肅殺之政法度之地蓋周禮司寇之職掌邦國之禁謂之秋官所以詰奸慝刑暴亂而輔教化之所不及有訊鞫之勞有誅戮之威有囹圄桎梏之具其法五其屬三千天下之所至畏以爲患害凶禍者莫甚于此在劉君視之亦嘗有所不忍於心乎然古人謂之典刑又謂之祥刑夫典者常也祥者吉善之

謂也人所畏忌而曰常凶器而曰祥是蓋必有深意者天下之惡者不能一日無則天下之刑可一日而弛乎先王之創制此者輕重條貫粲然具備夫豈以殘民哉蓋所以爲之防範爲之禁戒使之知避而不敢犯則庶乎其入於善而遠於罪也固忠厚之至也劉君亦嘗於此焉求之否乎夫今日之所試他日之所行也而劉君今也任府推之職則刑獄正君所職之事也況一郡之地連數十州縣之大其民有士農工賈有父子兄弟朋友宗族姻親其事有賦稅徭役有耕桑飲食婚喪之禮其地有里社有田宅有市井關梁塲圃安得其不爭且訟也而況乎吏有狡猾者民有強梗者有寇賊者鄉曲有武斷者此未遽可以道德化之也夫苟未可以道德化也舍刑罰其何以哉吾故就吾儕之所職與君平昔之所嘗試者以爲君贈君尚無易於余言

贈御醫陳先生序

始余居鄉時即聞公尚先生名既來京師友人周御醫原巳嘗爲余論吳中名醫於小兒科推公尚爲之最衆醫所不能治者公尚輒治之其姻家湯文煥幼子之疾服藥數月不效瀕死矣賴公尚而得生余於是深歆慕之恨未之識也後數年公尚以良醫受徵而來余聞之喜甚始一相見即與定交未幾入御藥局尋陞御醫奏功取效名滿都下今年春余幼子女皆患痘疹子生之三歲痘之始發

已細而色雜數日不能滿迨瘠發痂脫矣餘熱連旬日不能解衆以爲難治公尚日臨視之隨時調護始者危甚旣而稍安後卒以全愈女生甫三月初發時大者僅數十而周身紅痦稠細如簇公尚曰此餘毒也藥之明日視之大者益發其細者掃地盡矣故余子女之獲保皆公尚之惠也同時痘發者余所知有馬直閣宗勉楊儀部君謙之子凡視痘之法七日後不發或發未盡而泄痢及頂陷者

皆不治楊馬之子皆犯之公尚皆療而活之又余同官魏廷佩子方歲餘痘發而斑黑法在不治衆醫見者皆謝去魏亦自分必死矣公尚察之獨以爲可生藥之果愈嗚呼可謂妙於醫者矣余嘗暇日扣之公尚曰彼病在某吾以某藥投之此病在某吾以某藥投之皆有證據鑿鑿可聽惜余不能記也余旣辱公尚之惠因思原巳前日之所稱許信不爲誣且愧無以爲謝遂併述所見治療一二以爲贈若先生醫效之奇著在東吳及京師者比比而是蓋難以悉記矣

送吳汝礪序

予自年十二三時與君之弟汝器同硯席相善也因得從君游當是時余始知學而君兄弟皆已有成君思致淵澈詞藻遒麗時發奇論出人意表汝器則高步遠覽超然塵埃之外而雄逸橫放不可羈縛予以無似朝夕周旋其間所得於麗澤者甚厚嘗竊論之以爲

伯之業精而仲之才大皆非人之所能及也歲丁酉辱與君同鄉薦余旣得仕而君兄弟久未第今年春汝器始以丙午鄉薦與君偕至京師蓋余別汝器將十年君亦中間一再會而已一朝復合恍若疇昔敘論往復達旦不寐則汝器之大就繩墨之準而精君之精加積累之力而大予固謂其並駕而進頡頏清朝之上可必也旣而君果得之汝器乃復不偶予固深惜之然猶喜君之得以爲他日

將繼進也及汝器別去則又惜之然猶幸君之留也君既登第試政冬官有　詔賜諸進士歸鄉里聽取者若干人而君與焉余始聞而爲君喜之既又不忍君之行蓋方幸其留以相慰也而又去之固人情之所不能恝然者也雖然君之尊翁暨毋夫人在堂年老矣而君適成名則竝行也寔人情之所榮而君之所謂莫大之願也而余又奚以不能恝然爲君之歸日偕其弟登堂以稱壽也暇時相

與尋理舊業必有念我者幸毋日塵泥之人不可復教矣

送葉台州詩序

聞其名而遽信其爲人近於愚未嘗識其人考其行事而遽稱之近於諛蓋天下之士固多有名浮其實者而許可尤君子之所愼也余自入刑部卽聞公名然未嘗識也遽信之不疑遽稱譽之無所吝於辭然自以爲非愚且諛也公自部郎中出知嘉興府改台州在部中爲前輩部之士大夫論文學者論政事者論立身行已之善者未嘗不首以歸公自公之出至於今數十年前後猶一日也夫去後之思不相識無所求者之譽固人之所難得而事之所可信者也既又聞公有寫騷之亭夫騷人之辭尚矣有以寫其意於數千載之下非深於文者能之乎又余同官之相善者如潘應昇王存敬皆台人故公之政績不絕于余耳所聞日新而月異余又以益信前

之言者之非妄也今年公以三載考績來京師余嘗聲問相及然未有以見也未幾書最而還交游諸公餞于東門之外各爲詩歌以道其行得若干首既行之後其鄉人尹廷用輩相與集爲一帙將以歸公而請余書其端余雖未識公然言之豈爲愚且諛哉

送太學生莫君還南京序

懷干將莫邪之器者必待夫虎豹蛟龍犀象而剸之遇一蛇一虺之類輒輕試之非知用

器者也況肴肴於小則器亦從而敝他日縱有大者無能為矣嗚呼是器之在天地間人固望之以為非常之用而遽止於是哉是故有識之士堅其所守愛其所得宜其利而藏其鋒時至而動使不獲乎虎豹蛟龍之屬以展其一割之快雖終身無所用之可也松江莫君其以有司之貢來京師始吾聞其將有所受職也而懼既又聞其南入太學將行為之大喜吾固謂莫君非小用其器者也莫君以磊砢不羈之才落落特出於吳松之間游庠校者幾三十年入棘闈而試藝者凡八舉于茲矣而卒未之能成是蓋三十年八舉之間曾不得一遇虎豹犀象蛟龍之屬有以當其鋒者焉然則君之干將莫邪雖日挾持以出入游行其發硎之初質固未嘗一試也豈可以今日偶遇一蛇虺遂欲盡變其平昔之操而鈍其所養之大器使之終不得有所展布以一洩其忿怒不平之氣也哉君其決於

南行以完守此器無致也況大學者陶冶之地雖不階寸鐵者固將於此焉鑄而有之況君操其素有以往益淬厲其鋒乘時而奮焉孰有能先君者於以馳騁磅礴豈不快哉余方喜君之行而友人張廷肅適來請言遂書之以贈

送江西憲副吳君懷德序

聖天子即位改元之二年天下方岳郡邑之臣述職考績之餘黜幽陟明慎簡庶官於是吏部推堪任按察副使者凡若干員以　聞而余同官吳君懷德宜為舉首　詔遂有江西之擢江西天下之名省也地廣民衆錢穀獄訟之繁甲天下臬司之職寔難其人苟非練達剛明之才鮮克勝其任者故執政首以推君君之將就道也西省之士相率往餞而屬余言以為贈余於君鄉里也吳松者溪之間相去不百里君之伯氏安溪君以鄉貢士出宰名邑余少而獲交焉君之尊甫西疇先

生樂義好事名重州閭余雖未及見之然歆
行休光熟于耳者久矣初西疇之生君及安
溪也少而訓以經術嘗手植雙桂于庭以自
期待旣而二子皆顯受　貤封焉君自登進
士以來至於今二十有二年矣始則兵部武
選繼則刑部廣東雲南諸司皆號劇地在他
人居之難有美名而君守法持已毅然一出
於正威不可奪利不可誘行乎其所當行而
止乎其所當止優游從容處之裕如以故履

歷積年名譽益彰朝野士庶翕然稱之是
命之下可謂優且重矣然在衆望猶或有所
未滿也謂君入仕最久居職最勞且茂實嘉
譽卓卓如此誠宜陟在近要以任大事不宜
復以外臺劇地煩之余謂不然君子之仕也
非以自適將以有爲於天下也惟其志之得
行固不計其地之崇汙惟其力之能爲固不
計其身之勞逸尊爵厚祿散地素餐吾謂不
如抱關乘田之有事也臺省廊廟安坐高視

民生疾痛漠然無關吾謂不如一州一邑之
足以行道也江西劇省也臬司要地也而君
往臨之志得行矣力能爲矣下足以及民上
足以裨國矣他復何求哉且君之志豈好爲
自適而偷安憚煩者哉況内外敭歷實益孚
名益振異日陟近要任大事天下聞之者素
信之者深有所建置將不言而孚矣則君今
日之行蓋他日柄用之地也余與君同官久
相知爲深旣慕君家學之有素且樂君之有

此行也於是乎書

送司訓管先生致仕序

僕旣釋服過謁司訓管先生於學宮敘論之
間未嘗不以歸田爲言僕止之曰學校優職
也受一命食三釜諸生從游者數十人無簿
書期會之鞅掌無錢穀獄訟之搶攘坐氈雖
凉無寒也首蓿雖儉無饑也可謂逸且樂矣
吾謂子將終其身居之奚庸歸先生曰不然
吾幼而學道長而入官去鄉里捐墳墓以徇

升斗於千里之外歷三十年更數郡邑一命不改其初三釜尚從其舊上無補於 聖明下無益於諸生吾居之也厭而食之也慚昔子雲三世不徙蓋在黃門馮唐不遇終身猶為署長而吾今將白首於茲矣吾何為而不歸僕曰噫子過矣遇不遇命也用不用時也樂吾道適吾志而已矣曾點居沂水間當莫春之日日與其徒沐浴詠歌以終其身聖人與之今吾邑雖小吳淞湯湯洞庭洋洋庠序

之彥亦楚楚而蹌蹌相與扣舷而遊濯纓而歌優游而倘徉可以養生可以盡年奚庸歸先生曰豈惟子之邑也吾家安成故文獻之邦也有蒙岡牛嶺之山可以樵有蜜湖蘆江之水可以漁有新茨武功之田可以耕而鄉之藝文儒術特盛吾將課吾兒以耕教吾孫以讀而吾且浩然自放於漁樵之間今子之邑非吾土也吾何為而不歸僕又曰鉛槧之勞廩食之養較之漁樵耕稼不猶愈乎淑乎一家孰若教行於一邑絕世獨往孰若與斯人而同群乎先生曰是則然也雖然耕與仕各有道出與處各有宜吾聞之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今子觀吾之於時何如也猶且依依焉栖栖焉恐而不能去也吾將何求哉僕於是不能復有言也相揖而出未幾庠友李時顯輩來言曰先生致仕得請將行矣余聞之驚遂述疇昔往復之語以贈之以見先生茲行其志素定而非苟然

也

送施君彥器出守河間序

余同官正郎施君彥器之奉 命出守河間也或謂余曰君將不樂其職哉郡守官雖貴祿雖厚責雖重然在有司之列監司使者得以臨之不能無上下俯仰之勞在朝士大夫往往不樂為之君歷職郎署且十年矣今望素著少假以日上可至廊廟下亦不失藩臬之重一郡何足以辱君又曰君才高而行脩

好學不倦有志於道術文藝之事宜署置朝廷之上以珪璋至治而潤色鴻業彼有司之務何足以煩君既而惱然曰君必將樂爲之彼重內輕外者流俗之見也擇官而爲之行險儌倖之人也以事上爲恥不知分者也君賢者也豈以內外崇卑易其心哉余曰若子之言謂之愛施君也則可謂之知施君之志則不可　聖天子旁招天下賢士大夫而尊顯之豈曰私之哉將以天下之煩且勞者加之也君子出而用世服其爵食其祿豈以自便其身哉將以自任夫天下之煩且勞也顧人之才各有能有不能是故用人者不能不因其材而篤焉彼誠不堪事也置之散地也則宜以足以有爲之資而曰吾惡其煩且勞也必求散地而居之以自適而豈君相用人之意哉君子不素餐者其忍安之乎夫在外民牧之職跡則受制於人道寔不屈於已出一令行一事朝發閭閻而夕周於四境雖有

貴勢吾貌敬之足矣猝不能掣吾之肘而制吾之命也是故可以行志可以澤物可以立不朽之業若夫在內者操柄用事惟臺省當道諸公可以有爲於天下其他則散地居多焉雖各守所司之職而終無可紀之勳況地益近則志益不可行官愈貴則顧惜忌諱之心愈重是故長厚之俗隆而蹇諤之氣沮譬之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置之閟宮清廟之上望而知其爲國之至寶然於世用何有哉立仗之馬芻豢非不豐也被服非不鮮明也徒以充觀視之美而已矣入籠之鵰伏櫪之驥終日飽食而安居雖有霄漢之志一日千里之能欲一騁其足一縱其翼不可得也使稍有志於斯世者吾知其必不以彼易此況才而賢者乎施君久任法吏明習政體固將以有爲也又安能依隱玩世於市朝之間旅進旅退而已乎余既以是答言者同僚諸公咸請書以贈君遂次第其說而書之

送新城令胡君還任序

新城令胡君公器余鄉貢同年友也少勤學問力追古人既入官盡心民事有循良之風焉三載考績來京師寓於其從子秋官副郎企慕官舍余徃候之寒溫之餘語及政事君曰吏之職守令爲難守令二者令尤難令之治大邑難小邑爲尤難余曰地方數百里戸口十萬錢穀獄訟諸事紛錯填委爲之寔難邑小則事省奚其難君曰不然邑大則物富

凶年荒歲苟處之有道民不告病矣邑小則地狹而產寡民無素蓄旱澇相仍之餘饑饉流離無所賑也賦役之供不可已也雖有巧匠不能無材而製雖有良農不能無種而植故曰難東南之邑大者六七百里北方小者或至數里其令丞以下諸吏胥史輿臺諸役井閭舖舍廟學驛遞關津諸卒徒譏察巡警漕運解遞諸差遣其用民力不能減大邑之半而戸口財賦不及十之一二是故舉一邑之人不能供一邑之役而民力竭矣苦不待凶年饑歲而流亡餓莩無日無之此無他置縣多之害也縣之初置遠自前代非一日矣然世變不同民物之消長隨之有昔瘠而今腴有前盛而後衰故三代之時吳越皆荒服而今爲財賦之區冀州堯舜所都而今地薄民貧特甚此其明驗也大抵政之弊有人爲之有法爲之人爲之者人去則改法爲之者人不得而改也董仲舒曰琴瑟不調必解而

更張之真至言哉余曰君既悉其弊矣胡不言諸　朝而置廢之曰吾職微言將孰從余曰然則君之邑何如曰吾新城地方四十里亦小邑也吾治之三年民獲少安亦惟盡吾心而已矣既而君考課吏部奏最入優等余聞之歎曰公器之行可謂不愧其言哉君將之任企慕請余言爲行李贈余不能復有言也然觀君之序論考其政事可以知君之賢矣

送伍君朝信守寧波序

以韋布之士躡蹻擔簦而取進士無沓歲之席無譽望之素驟而登近要列通顯不數年而致卿丞之位此可以爲賢乎曰此遭遇之偶然耳未必其皆賢也巧宦之士或乾沒以徇時或矯飾以釣名籧篨戚施色厲內荏公狎昵之近倖賢之以徼倖金紫之貴比迹廟堂之列此可以爲能乎曰此君子之所羞也奚其能然則所謂賢且能者何如哉曰吾貧

吾貧而人不吾知也吾不徇焉是故居下位而不恥吾所縕者大而用我者小也吾從而小試之是故處之綽然而有餘積累既久而輝光之日新實德既茂而聲聞之四達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用而人用之是故得之而無愧居之而無忝斯之謂能斯之謂賢吾同官伍君朝信之始舉進士也年甚少志甚遠學甚富被選爲庶吉士游翰林三年養益充聞見益廣然不求知於人也出爲刑部主事

舍承明金馬之清華就朱墨敲朴之冗雜人或爲君不滿而君處之裕如也日惟勤簿書慎聽覽之爲事吏而文廉而平寛和而定嚴密捷速而極精詳居職五六年群僚稱之大司寇器之俾掌諸司章奏尋轉員外郎去年嘉平月遂以銓曹薦出守浙之寧波寧波冡宰之鄉郡也推擇蓋極一時之選　命既下縉紳諸公奔走相告語有爲朝信賀者有爲朝廷得人賀者有爲寧波之民賀者於戲君

何以得此於公卿間哉夫其所以孚於人者素矣此固吾所謂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用而人用之者也得之而無愧居之而無忝者也所謂賢且能者君真其人哉彼巧宦者無足言矣無基而驟進亦非君子之所安也彼若春花然非不榮且豔也不踰時而委於荒榛野卉之間若潢潦然非不瀰然沉溢也朝滿而夕涸矣君子之道則後凋之木也有源之水也朝信之進也既以踐履之素得之自

是而往踐履將日以至名位將日以隆若松栢之拱把而梁棟也若江河之濫觴而放乎四海也端在於今日矣君將行寧波士大夫之在朝者謀以言贈侍御金君惟深暨余同官楊君志道寔來徵余言此固鄙意之所欲言者也

方伯李公輓詩序

浙江左方伯李公文明視事甫三日即遇疾不起藩臬諸僚友及凡士林諸公皆哀悼之

發諸詩歌者若干篇於是參政韓公輩相與彙萃成秩使來告曰李公江西弋陽人也登成化乙丑進士第由刑部郎知岳州參陝藩總憲汴臺遂遷今官其在岳也建學興士修舉廢墜築長堤以捍水患郡人賴之名之曰李公隄其去任也作去思亭立生祠祀之其在河南尤以澄清激揚爲己任去貪墨雪冤抑畧細故而循大體憲度清貞官邪讋惕上下稱之今也吳越之人方將待公以哺倚公以安也而奄忽如此豈天之無意於東南之民歟抑彼元元者之無禄而不獲蒙康濟之澤也諸公之作固不但雍門之感華屋丘山之悲而已吾子與公舊同官相知宜深幸有以題其端焉余初入秋曹公爲主事已五六年矣時三山林公爲司寇負海內重名甚器重公每天下有大獄即奏遣公往治之蓋凡三奉使還奏皆稱上意尋轉員外郎未數月有岳州之命公爲人剛方而通明遇事敢爲

持法無所囘曲至與人交底裏洞澈不藏秋毫而休休有容僚友莫不愛敬公謂他日遠到未可量也既出西曹數年至左方伯人皆謂公不日入廟堂握政柄可立而待也公之來浙也余亦承乏與公遇諸塗握手道契闊相得甚歡遂同日視事公之遇疾余數往問誠不意公之遂不起也故舊之懷豈勝感哉又況爲　國家惜爲斯民惜之心乎是用叙公履歷之畧書之卷端聊以致余情焉

壽陳翁七十序

絶物類離人群入山惟恐其不深入林惟恐其不密避世者之爲也熊經鳥伸吐故納新以火候爲功以刀圭爲神養形者之爲也是二者將以爲高也將以爲壽也殊不知高與壽之道不在是也古之人蓋有隱於吏者矣隱於市門者矣何以秘匿爲哉方術者德之賊也金丹者毒之腊也天地之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何以服食爲哉夫形

勢之途險而難行富貴紛華之地穢而不可居是故守道者欲得坦途而之閑適之地而居之耳身體髮膚不可毀傷也七情足以散精一德足以喪真也是故君子跬步必謹垂堂必戒少思寡欲無營無爲此則避世所以爲高養形者之所以爲壽也非抱冲融之德兼通介之操者何足以語此金華有隱君子陳翁其殆斯人歟翁儒家也學道自適不求聞達居闤闠之中車馬之往來出於其途食

貨之貿易集於其門終日讙呶雜然不寧而翁居其間休休焉浩浩焉其門則市其心則水寓意於天官卜筮醫藥種藝之書寄傲於花鳥竹石之間視紅塵之擾擾咫尺千里也因題其廬曰城市山林可謂得避世之宜不絶類不離群而其高自有不可及者恬淡寂寞玄同希夷不知軒冕珠玉爲何物薄滋味時起居愛憎不生是非兩忘真葛天無懷之民也平生足跡未嘗入公府晚年郡邑以鄉

飲酒禮招之亦一往焉日集鄉老之賢者相遊讌爲歡娛今年壽七十矣而聰明健強若少壯然目瞳漸方色若孺子可謂得養形之道無火候無刀圭而其壽自有不可量者若翁者蓋大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詩人考槃所謂獨寐寤歌永式弗諼者歟且陰有合於黃老專氣致柔長生久視之法也耄耋期頤永錫難老不亦宜乎翁之子順登丙辰進士第試秋官介於正郎朱君汝承請余

言爲翁壽余既從進士君得翁之爲人而慕樂之因爲伸其說以復翁字德奇四月十有八日其初度云

黄氏族譜序

刑部員外郎黄君德温擢江西按察僉事將行携其所脩家譜過余言曰吾之先蓋出自顓頊封於黄因氏焉六世祖某始自長沙遷於郴長沙以上譜牒淪落不可復考高曾以來相繼皆一子至吾父兄弟三人某兄弟若

于人子姪及孫又若干人始漸蕃矣吾大父之爲譜也曰吾不敢妄引荒邈以襲杜正倫郭崇韜之餘繆姑識吾所知者示之子若孫焉耳故所載自郴始不遠及也吾父既緝之矣其今復增脩之願吾子一言以序其意予取而閱之知君奕世之所脩積蓋非一朝一夕也君之身貴且賢信乎爲善之效有所從來也君之後昆自是蔓衍而昌大當有加而無巳也君六世祖之爲總管也當元之季勞徠安輯甚有德於郴之人高祖諱華甫孝友力學誼行於鄉曾大父節判君大父杭郡檢校潛室先生父上高令毅齋先生皆廉慎守法惠愛之政先後著聞於時又加以文藝道術世其家至於德温益光大之登進士歷官郎署明愼通敏譽望籍甚遂有江西之擢其進未可量也可謂世濟其美矣若作室然剪蓬藋創基宇規模既宏且固而肯堂肯搆潤色而繕完者又詳且密矣若治田然草萊既

闢溝洫既濬鎡錤既具而嗣其業者又能深耕而耨糞多而力勤矣夫如是而曰有傾圮之患穡穫之不豐吾不信也吾嘗觀古今士大夫之家凡貴者孰不欲以其禄遺子孫富者孰不欲以其貲遺子孫才且賢者孰不欲以其文藝道術遺子孫哉然有止於其身或一二世而廢者有綿歷數十世愈盛而不絕者此其故何哉或由乎其先或由乎其身其典也必其先之善啓之其廢也必其身之不

善價之其悠久弗替者必其先有以成立之後有以維持之黄之先積之累葉至於今始發於吾德溫且發於諸季蔪蔪然輩出矣德溫固能亢其宗者後德溫而興者其可不思所以繼哉繼之之道何如鑒於先世之懿範謹師之而已矣予與德溫爲同年友且同官署相善也有通家之義故不辭而書之以示其後之人

菊石圖序

僚友李君敬敷得菊石圖於畫史携以示予曰將以爲大夫人壽也予見其嶄巖崔嵬端確峭拔潤而厲廉貞而安隱然有千仞之勢特立不倚之節又見其幽閒葳蕤靜麗芬馥渥雨露含冰霜不妖不媚亦不零落因問太夫人之壽則八十有二矣問其平生則自澹菴府君捐館舍矣死靡他四十有餘年矣諸子皆有成立克昌其家而敬敷實抗其宗慈訓之力也家規整然生事益厚内則之修也行年雖甚高齒未落髮不白上壽之徵也予聞之嘆曰敬敷其善喻哉夫物堅而後能久堅而靜而後能保其久石則堅而靜者也故水有時而涸土有時而崩石獨巋然而長存百卉之華先發必先殞晚榮必後凋故桃李之類驟而開倏而落者比比也而菊獨芳於凉秋之日歷歲寒而不改其華茲有幽人貞士之風焉今夫太夫人以名門之産而爲鼎族之配終始一節不磨不渝靜堅自持德馨

四聞其礪志猶石也其英華之發猶菊也然則眉壽之届豈不猶石之常存菊之後凋也哉古之人有以金玉比德者有以岡陵松栢比壽者斯石也斯菊也信乎可以獻諸太夫人爲千百禩無疆之祝矣敬敷曰然願書之將併以爲壽也遂書以歸之

○具慶圖詩序

父母之於子鞠之育之愛之勞之欲其才欲其賢欲其立身而成名其心無窮也子之於

父母順其志承其顏候其燠寒時其起居欲其健強欲其壽考其心亦無窮也二者之心皆原於天理民彝之固然而發於至情之所不容已夫豈有所勉強矯偽於其間哉然其所欲則有得不得者矣蓋造物之故茫無端倪或無意而儻來或固求而愈遠非人力之所能與也鄒平孫翁魯之奇士也少慕王彥方之節晚成向子平之高孝弟力田以豐其家嘗輸粟縣官以濟其鄉閭者屢矣生三子

長以醫學專門為邑訓科次以義民得散官蓋皆有及人之澤不徒章服之美其季則由邑庠生卒業太學選入四夷館讀書力學將受職就列為國家用有日矣諸孫滿前如芝如蘭翁今年壽八十有三其配韓碩人七十有二偕老無恙自是至於百歲至於上壽可必也太學之游京師久喜有家庭天倫之樂而恨不獲致晨昏定省之禮請於　朝得歸養焉於是縉紳諸公知太學者繪為具慶之

圖相與賦詩為翁壽而太學遂來請予言弁其端予既獲聞翁之德又知其諸子之美喟然嘆曰父母之心人孰無之子之心亦人孰無之然欲如翁之能成就其子醫學太學諸君之能壽康其親隨所願欲無不滿意是蓋人之所難能也在彼甚難在我獨易夫豈無其故哉造化固非人力之所能與而福善亦天道之所可必若曰彼蒼蒼者一無所為而人事之幸否皆出於適然也則世之為善者

怠矣翁為善者也具慶之福善之徵也翁及太學諸君為善無已他日之具慶亦無已也遂書以歸太學君為翁壽

姚母榮壽詩序

教子者惟欲其立身而揚名事親者惟欲其康寧而壽考是心也人之所同有也而非人之所可必得也才有高下德有厚薄時有利鈍幼而不能學學而不能行行而不能善者多矣是故立身揚名所以為難人之生也如

隙駒然有少而不能壯者有壯而不能老者年至六十已云壽矣七十古所希也八十九十蓋千百而一二耳是故壽考康寧所以爲難二者無一焉天下皆是也幸而得之亦往往得此失彼能兼之者蓋寡矣雖然二者之數固懸乎天矣然所以致之者則未必不由乎人蓋訓教者成德之基也頤養者延年之術也潮陽君某以鄉進士通判撫州臺臣監司累薦其賢 天子賜璽書旌之且封其母

爲太安人於是太安人之年八十有六矣氣克而力強華顛未白朱顏若童其鄉人之在京師者既知君庭闈愛日之長又覩夫 綠綸渙汗之布莫不嘆息而羨異之因相與題榮壽二字爲賀又告諸搢紳大夫爲之歌詠以揄揚之珠玉琳琅既聯篇而累牘矣少司寇謝公撫人也知君之賢而樂太安人之榮且壽謂諸作不可無序其意者命寬書其首簡寬既承命退而詢諸潮之人然後知君之成其名太安人之享其祿皆非幸而致也宜也君之幼也太安人教之專於詩書禮義之學及官撫州又懇懇於勤慎清白循良惠愛之訓又慮夫日俸之不足以養廉也歲時分其田園之入徃資給之故君政績卓然賢聲四馳皆太安人之力也然子而不肖雖善教何益今也以太安人之賢而有姚君爲之子肯堂肯搆德成而身顯道行而名揚親於是乎有光家於是乎益昌太安人心無不足而

頤無不酬優游儻徉以養天和夫烏得而不壽哉毋能教其子子能壽其親豈非天下之盛事而可傳者哉遂書以復公命而致之姚君用爲太安人無疆之祝云

送方壽卿序

才智者多急於進取恬退者或劣於猷爲騏驥恃其力日馳騖於康莊而不知止駑馬甘老櫪下而不辭大鵬奮其垂天之翼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以圖南而斥鷃飛不逾枌榆

之間亦足以自適蓋才不才之間而躁靜異焉才者狃於才不得而不躁也不才者窘於不才不得而不靜也是故躁靜非獨天性亦勢使然也今之君子役於勢者衆矣有能制於理而不役於勢焉嗚呼豈非天下之達人也哉莆田方君壽卿當富盛之年負英銳之資值可以有爲之日舉進士官秋臺處繁劇之司剸決裁制盤根錯節若破竹然吾固謂壽卿將一鼓而進樞要之地無疑也俄有告

予者曰壽卿以疾得請將南歸予聞之驚復問之則曰壽卿欲歸省其親也拘於例未可得因托疾以行固其孝思之心厚抑亦功利之志薄也予聞之愈益驚因嘆曰善哉壽卿乃若是賢乎如吾壽卿所謂才智者非耶世方汲汲於進取之門君獨翛然思息肩之地世方繫情於好爵君獨致力於色養何其與世異歟且知所先後也揚帆大江之上迎疾風而順流飛輪長驅而下峻坂之途沛然之

勢一息千里孰能禦之乃將停棹稅駕而小憩焉曰吾懼其驟也可謂知倚伏之理識消長之機而不隳於世俗之見者矣且勢之方張吾固弛之則其張也必久勢之方進吾固退之則其進也必安君其善處勢哉雖然恬退固士行之美而行道亦君子之志居之歸也定省雖樂桑梓雖安其無久畱也哉君將行同僚諸公餞諸郊相與賦詩贈之予方倦於物役欲退未能嘉壽卿之志遂爲之序弘

治九年七月二日序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一

序

送吳江令孫侯被　命趨朝序

漢卓茂以密令拜太傅封侯晉夏侯湛以野王令除中書侍郎吾嘗疑之夫令卑官也太傅三公中書相臣二代之任官不亦夌躐無叙矣乎既而考之愛民如子吏不忍欺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卓之善也急於隱恤緩於公調政務清閒優游多暇湛之賢也於是嘆曰

嗟乎名之盛者實之隆也賞之厚者功之優也是故仕學之士無患乎聲聞之不彰惟患治道之不脩無患乎超遷之不崇惟患治效之弗臻余來浙上去鄉邑不數百里日聞明府孫侯循良之風即卓之愛民如子吏不忍欺也即湛之急於隱恤緩於公調也松陵無夜戶之警縣齋有雙蓮之瑞教化大行政務多暇可知也又嘗一接見侯而察知其爲人忠信敏達休休閒雅光風霽月之睟然面盎於背也醇酎之醉人良玉之潤而確也蓋來治吳江再期年矣問其履歷則以進士宰陝之咸寧者三年余於是竊惟夫封侯之命侍郎之拜之不至也未閱月有自京師來者報曰　朝廷嘉侯異政　詔銓曹移檄徵之且將有臺憲之　命矣余聞之不自覺其齒之粲然手足之翩然也誠喜其億而中也喜吾君吾相之明於知人果於用賢也喜吾侯之志遂將大行於天下不但一邑之蒙其福也

蓋　國家之制凡大邑用進士爲宰政有異績則徵入爲監察御史暨六曹之屬今廟堂之上巨公良輔出其選者爲多侯之還　朝也司風紀陟端揆登台衡駸駸然進未可量也雖然卓及夏侯盛德雅望垂於竹帛至於今不朽也豈直當時三公之尊相臣之榮而已吾侯其懋明之哉侯駕車將行貳尹孔君尚君千君縣簿王君呂君幕僚王君相與繪圖賦詩爲贈命之曰乘虹別意而求書來杭

屬余書其事於篇端

送周方伯擢任廣東序

甚哉才之難全也有政事者有文藝者有行實者長於此或短於彼得其一或遺其二何也資性之蔽也學術之偏也蓋自夫世道既降光嶽氣漓聖賢之道不明於天下士各以其所長自名立身之體用制事之本末孰能一以貫之會而通之哉故才之難全也尚矣惟我 國家百數十年盛明廣大之化磅礴

甄陶漸摩涵養之久人才之生稟於天者純脩于已者備所以輔贊亨嘉之運藻飾太平之美者一本於躬行心得仁義禮樂之奧卓卓乎無遺憾矣寬寡陋不足以盡知天下之士若大方伯廬陵周公時可豈非其人哉公早從事於濂洛關閩之學以文學行誼知名登進士第歷官選曹分司南都居職無事益得大肆其力於道德性命操存踐履之地業既成被薦擢按察僉事副使按察使以言者舉擢浙江右布政使提學則士有楷範提刑則獄無冤民司牧則惠浹黎庶化宣百蠻而吾嘗望見公於人人之中而出乎尋常以爲不可易而親也及承其顏色而接其言論春陽和風其可悅而不厭也珪璋琬琰其儼然可敬而重也蒼松勁柏其有恒守而不變也有德者固如是哉徐而觀其馭吏民應事幾畫經定制運用剸裁無巨無細有倫有理適方合變目無全牛暇而發爲詞章形諸撰述

以鳴 國家之盛渢渢乎洋洋乎黃鐘大呂之音也簡嚴體要西京先秦之遺則也每竊歎曰聖代之生賢其類如是乎其亦間見而不偶矣乎如以爲間見也請薦而登之廟堂之上鼎鼐之間輔一人以康九有經緯乎元化而模矩乎士民不宜獨使一方專之也未幾有 詔擢公廣東左布政使於是大方伯進賢湯公與藩臬諸僚樂公道術之大行而惜德音之夐遠賦詩餞之寬聞嶺海之間夷

獠雜處弄兵潢池所在有之吏不能舉其職民無以安其生將使威以鎮之仁以綏之革拄牛佩犢之俗與作息耕鑿之利非公其孰任之是　命也固公大拜之權輿抑亦　聖天子階前萬里知人善任之大畧哉

送廣東憲長劉公之任詩序

弘治己未秋浙江按察副使古郢劉公擢廣東按察使將行同寅諸公素敬愛公榮其行而惜其不可留相與賦詩贈公倡和之餘言

及公之爲人或曰吾見其心之存於愛人而人不敢玩且欺也見群下之戢戢畏威循履約束常若公親監視之而趨命承令惟恐後也獄訟滿前出片語折之物無遁情未嘗不爲死求生而有罪無幸免者公豈非所謂仁而嚴者乎或應曰然公嘗爲陽穀令立制範明條約吏民畏服謠語以都察院提之邑廟學久廢公刱之工大而成速宏麗而精堅人皆稱其才嘗承省郡檄勸民出粟公慮胥吏爲姦不以告一日召里正赴縣計事至則扃其門使各疏民戶殷厚及貧乏者具其事產定爲上中下三等既畢一一親覈實之均徭亦用此法民樂其平胥吏之弊息矣在浙土毀僧尼菴院之淫媟害風俗者毀華城隍鬼神之褻雜瀆亂邪妄不經者嘗署臺事正三司與諸奉使相見行坐之不合禮制者桐江七里瀧介于兩山之間懸崖峭壁舟行其中役夫牽挽每風雨石滑一夫失脚連數夫皆

淪於水公督有司集工煆石開道平坡埵作橋梁而百數十里之險絕遂成坦途每歲所活不知幾何人公信所謂嚴且仁者而智識之敏幹畧之長心術操存之正出於尋常萬萬矣或曰是特其小小者耳未足以盡公子獨未見其爲御史時耶視鹺淮陽而貂璫闒戚歛跡不敢干法巡按雲南孟密夷背其酋主久矣三司議召孟良夷伐之公以孟密素附孟良悍難制不許後數年有用前議者果

僨事兵備憲臣守備武臣有不嚴邊禁者奉
使大臣有不法者皆劾奏之寘于理逮　朝
奉　命監修祧廟中貴李廣董其役方幸用
事既告成謂公等曰二君勤勞久矣將言於
上加省寺之擢二人力拒之而止當是時有
一人遜言承之顯要可立得公在內臺大節
蓋如此於是在坐有聞所未聞者擊節而嘆
曰公之賢其若是哉夫行已也不詭不阿遇
事也所居而理嚴足以立法仁足以附民固

士君子之能事至於名位之烜赫利祿之寵
榮苟踐履未至涵養未熟鮮不為所動者故
權倖之地世之所趨蓋有素不相聞而夤緣
請託以求一造其門墻一承其車塵以徼倖
於萬一者矣況乎彼固與之此固拒之豈非
甚難者哉公之賢豈非古所謂丈夫者哉海
內承平于今百數十年紀綱如故也久而不
能無弛風俗如故也久而不能無偷禮樂法
度如故也久而不能無所廢墜思欲振起而

作新之必屬之大節不可奪之士公其勉之
哉嶺海澄清一方之任曷足以辱公　聖天
子且將進公端揆之地矣寬曰諸公之言可
書也遂序而寘之群玉之首

送河南憲使文公之任詩序

聖天子御極撫世萬機所先惟籲俊立賢以
綏萬邦股肱心膂之重寄自朝廷公卿而下
蓋莫有踰於藩臬之臣者其長則九卿之亞
也而兩浙中州天下諸藩之首　天子尤注

意焉我寅長文公天爵以才望久任執政以
名薦屢矣輒報罷人或疑之識者曰此非靳
公也蓋吾　君吾相知公之深待公之厚將
以近地劇務委之也至是果有河南憲使之
擢公器識宏達文武具備初以乙未進士知
蘇州吳縣廉正明恕政教大行清聲令譽著
滿三吳間寬在隣邑蓋稔聞之入為監察御
史嘗巡按河南摧奸凶遂善良蘇癃滌除惠
利並興汴洛之民至于今稱之還臺掌三法

司十三道會議奏虜事立　朝寮謂不畏彊禦風裁凜然邦憲益張輿論方以廟堂屬公既而有浙江按察副使廵視海道之　命蓋雖小詘公寔擇而任之公既至簡將校練兵戎繕城堡稽儲積號令嚴而明聽斷公而允風行雷厲威讋遠夷鋒燧偃熄海邦人寧在海道凡七年廵按御史干公時俊以才優行端薦馮公良玉以才兼文武薦吳公道夫以才能超卓堪任西北廵撫薦南京大理寺卿

呂公柬之又以文武全材堪以統御一方薦然公自處惟盡其在我無所求於人故陟明之典久而未行而聲光日積自有不可抑遏者河南　命下識者有以知公之遂將柄用而此行爲之階也中州之思公非一日矣今之往蓋不言而喻不怒而威者也綱紀之布信義之孚威德之流行夫豈待歲月哉郭伋先在并州素結恩信及再至也老幼扶携竹馬迎拜陶侃再爲荊州刺史楚郢士女莫不相慶蓋赤子之所慕者慈母也魚之所歸者淵也鳥獸之所趨附者林藪也遺愛舊德既浹洽於既往仁聲義聞自流動於方來民之忻戴豈有既哉則其順令從化將爭先疾趨之惟恐後孰得而禦之哉且今之制藩臬之長治效既成入而爲九卿者比比也公之治效不日而成則超遷將不日而至況公生長遼戍少習邊事文武之任已畧見於兩浙海道之間而數受廷臣部使者之薦矣進位內

臺摠握兵符爲北門之鎖鑰掃胡虜之氛祲其在茲行哉祭戟戒途熊車北轅憲長德輿孫公重合簪之情展彈冠之慶倡於僚寀諸公抽思騁辭歌頌盛美爲公贈而命寬書其首簡

遊西湖詩序

東南山水之勝惟杭州西湖爲稱首凡居於錢塘武林之間者宜若朝夕與湖接也而士大夫宦其地或終歲不能一至焉蓋政務之

拘纆官職之界限出入有度期會有程固不得以盡如其意之所欲爲矣況　聖天子勵精於上百官奉職於下罔不夙夜匪懈以承休德則遊宴之樂無益之事不惟不暇抑亦不屑爲也吾嘗觀唐宋諸人若白樂天蘇子瞻輩賦詠文字之間初疑其近於盤遊無度廢時玩日者由今觀之蓋非事實特寓言耳意者當時國憲之不嚴士範之不立而縉紳大夫競相流連光景陶寫性靈於煙霞詩酒

之間以爲高乎則非盛世事矣是以治日恒少亂日恒多我　朝教化行風俗厚紀綱正禮樂明豈有是哉民部田君景瞻來視商稅于杭清通簡要精慎勤恪四民便之士林重之既期年受代將還曰吾常聞西湖之勝茲少間可以造乎其鄉友憲副林君舜舉門生水曹鄭君志尹聞之告諸部使者洎藩臬諸君設祖道供帳於孤山六橋之間餞焉群英咸會冠蓋四集魚駭而淵藏鳥驚而林投田坻野叟黃童稚齒或僵而呼或恐而啼以爲希世曠見之盛事諸君周覽林壑載登丘隅盪胷兩峯之雲滌耳三竺之梵謁鄂王之舊隴弔逋仙之遺墟感離合之不常嗟浮生之若夢引物連類叙別言懷斐然成章爛其盈帙天機浮動妙不容聲得七言四韻凡若干首而推余書其篇端余謂茲遊也有名茲詠也有爲非荒于嬉娛廢務妨要之比可書也田君文足華國道足濟時不可不書也遂即

席援筆不敢以不文爲辭

送畢公進陝西左方伯之任序

清廟之器擊搏之才牧愛之良統御之畧事不同而用各有宜焉瑚璉珪璋足以華國矣而或鷹鸇之非性愷悌君子足以長民矣而或軍旅之未閑長於彈壓者或短於撫字優於武事者或劣於文雅能兼之者或寡矣然而士君子立朝非兼乎此不足以爲名臣當大任行大政於天下非兼乎此不足以盡彌

綸輔相之職大方伯新城畢公嘉會之在浙上也體之以嚴重而用之以明斷容之以博大而檢之以密察爲之踰年廢者興蠹者除矯僞知畏而惸獨知懷人皆多公臨民之長句宣之績而不知公素養之備也蓋公嘗司銓衡矣清通簡亮瑚璉珪璋之懿也嘗丞京兆矣廉隅剛毅鷹鸇之俊也或不能容而出之治鹺於兩淮數年矣身詘而道益信地汙而操愈礪遂叅湖藩來牧兩浙內外之歷試

既久而聲聞之克積日隆固已巨細畢舉而左右具宜矣所未試者軍旅之事統御之畧耳然數萬甲兵藏之胸中久矣俄有　詔擢陜西左布政使陜西接壤羌胡有邊圉之務焉有軍興儲峙之備焉而兵荒相仍郡邑蕭然天下諸藩其山川人物財賦之盛美莫如浙而公私百務之弊亦莫如浙形勝事權之重大莫如陜而生民積歲之困亦莫如陜
聖天子用公於浙既獲其效矣故又試公於陜以觀其成方岳之長往往入都內臺臣
奉　命出而廵撫在諸藩則隱然古使相之體在邊疆寔秉元戎之權陜之方岳任重封守職兼兵民且三邊廵撫之備也所謂軍旅之事統御之畧公具於是乎試之哉原泉混混既湧而盈科矣決之有不沛然者乎弓既持滿而審固矣發之有不破的者乎廣安集懷保之仁奮折衝薄伐之威下以甦生民積歲之困上以紓　重瞻西顧之憂胡虜既攘

閭閻既豐歸而立朝當大任行大政由是而爲名臣由是以居彌綸輔相之道公分內事也天下之公望也非愚一人之私願也公將行憲長李公宗仁公姻家也倡於藩臬諸公賦詩爲公贈謂寬宜叙之寬辱公之知舊矣能無言乎

南京吏部侍郎王公輓詩序

佻巧便捷聰察機警遇事風生無所依違可以謂之能矣謂之曰真才則未也恬淡自處

不逐時利雅正自將不阿俗好可以謂之守矣謂之曰至剛則未也簡重淵默其心休休而酬酢世務迎刃理解莫不曲當至於當大事決大疑定大謀處之裕如無異尋常斯眞才乎身在仕進之途而能不以得失累其心惟求盡吾職而已榮利在前舉手可拾而不顧禍患在後若泰山之將壓焉而不動斯至剛乎士君子生乎治平出而致用所以自立者如是而已矣當代名公賢達輩出器能節

操往往超出前古寛寡陋不能盡知也嘗竊覩諸近世若故南京吏部侍郎福清王公師仁豈非其人歟公諱克復字其初以進士官刑部也事至立斷號爲能吏而尤以仁恕聞諸司有疑事難決者衆皆顧視愕眙公片言裁之於笑談之間出乎常情揣摩之外而㝎切中於事幾之會四方有大獄則奉　命往勘之操縱取舍未嘗不愜於輿論其掌憲湖臺也總兵部下怙勢毆死商人者則置之法中官有挾武當用私醮擾民者則拒之挾宮媼之勢市鈔于官者則拒之其以江西左布政使入覲也太監尚銘在東廠威焰赫赫怵取賄賂莫敢違者公獨不爲動布政將九年不徙官或勸以速化之術不荅其以右副都御史廵撫南畿也脩水利之政立逕夫之法嚴官軍交兌之例吳民至今賴之自以年踰六十力求致仕及轉少宰章凡四上乃得請故議者謂公有剸煩治劇之能有精白奉

公之志有溫良長厚之風有恬於進取之潔有不畏彊禦之勇蓋篤論也然則吾所謂眞才而至剛者公其可無愧哉余在刑部郎聞公名及公來南畿余嘗獲一接見於吳之行臺而上下其議論藹乎其謙光確乎其取介浩乎其博而沛乎其通心誠向慕之恨相從之不能久也既而聞公乞骸以歸又未嘗不高公之義而惜其未大行也使公據津要秉鈞軸將必有光明正大之事業聳天下之視

聽者矣公既歸十年而捐館計聞縉紳諸公爲之哀輓者若干人其子國子生時英裒輯成帙介其鄉友余同官林君舜舉來乞言公之履歷諸公墓誌表狀論之詳矣余素重公不可無言聊述平生之槩弁於篇端弘治十四年十一月二日

送冬官副郎張君良貴詩序

今日征商之制自鹽課外惟竹木之稅爲重荆襄蕪湖杭州諸處皆冬官卿遣其屬開分

司理之蓋利之所聚啓貪召姦亂之所生也苟委非其人鮮有不損國蠹民者先是嘗付之郡邑矣侵漁掊剋狼藉汙穢前覆後踵弊端日滋於是乎有分司之制歲庚申副郎華亭張君良貴定來浙上君博雅清令富於詞藻對客賦詠援筆立就而贍麗警拔出人意表士林共所推重至於操檢之嚴醞藉之厚顒顒焉侃侃焉清廟之器鵷鸞之姿也是行也人或謂小務不足以煩名士而君領檄欣然不以爲嫌既至視事日夕勤瘁罔敢怠遑抑末游息壟斷抽歛惟平寧縮不嬴凡物之入操其數之多寡而已有司者受之已無所與焉由是鼠盗不生駔驓無所施商益進物益聚千章萬木所以供將作之用者鱗擁翼附彌滿江之皐海之澨矣使事告成期當及瓜釋米鹽之瑣屑復羔羊之委蛇縉紳大夫賦詩爲贈而謂余宜書其端余知君之文素矣至是而後知君之器度政事出於尋常遠

甚漢兩府高士不爲主簿而孫實爲之徒舍甚悅曰士安得獨自高道不可詘身詘何傷時人稱其賢宋韓魏公琦之筮仕也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館職公獨滯筦庫不以爲卑宂盡心職務無所苟卒爲一代名臣君奉使分司固非府簿筦庫之匹然所涖龐雜則無大相遠者夫致身於　君隨所用之不自揀擇而惟求其職之能盡此古達士之節而君能之其所蘊豈易量哉而況通方具宜游刃

盤錯尤士之達材者也孫賓之刑經脩行固君之能事而魏公之勲名吾方有望於他日矣

送民部田君景瞻序

均之爲進士也均之列於　朝也均之爲任職居官也而所司不同有兵戎有禮樂有銓選有錢穀刑獄有典文翰者有司諫諍者有司風紀者固不能無緊慢清冗之不同矣夫烏一也或集於芳園或集於荒林花一也或

墜於几席或墮於庭砌雖所遇小有不同而其爲類則未嘗不同也亦安知在几席者不拂而委之塗泥在荒林者不遷而歸于喬木哉而世之士往往視之以爲輕重或沾沾焉以自喜悻悻焉以驕人或委靡而不振悒鬱而不樂雖旁之人亦從而輕重之豈不惑甚矣哉夫士在自立何如耳豈官職之足道哉制行之高存心之正則在下位而名益彰道之弗脩身之弗檢則據高位而穢益聞晉江

田君景瞻閩南偉人也有俊逸之氣有堅定之守有宏遠之量有敏達之才以進士官民部來征商於杭舟車緡錢之算米鹽之政甚不足以煩君也余謂君將不樂于此而君安焉居之不以爲鄙僕僕焉爲之不以爲勞余因戲謂之曰高才卓犖之士亦肎從事於斗筲尺寸之間乎將促辦以取最捂克以求贏乎君怫然不悅曰何吾子之陋也吾謂子差強人意乃未脫乎流俗也夫官無崇卑盡職

爲賢政無大小利物爲貴吾在此日以便商旅通懋遷爲務易以盡職易以利物昔吾初登第也惟欲爲縣令冀其可以親民也惟懼入臺諫懼不能盡職也子何見之陋也余愧謝曰世方慕臺諫君顧不願爲之世所重君所輕君之所自立豈可以常情窺哉旣數月君受代還朝余同官林君舜舉君鄉人抽分鄭冬官從君學者也來謁余言爲行李贈余嘗記與君往復之言不忘于懷因感世之妄

有輕重者之爲惑也遂述而書之

東嵐謝氏族譜序

余嘗聞同年友林君舜舉言其鄉故都憲謝公德政之美自守郡治藩至於巡撫上有裨於
國家下有益於生民亦其諸弟之賢能服田力耕敦本崇禮以佐之故公得盡瘁於官而無所顧於其私又言其先仁厚之澤數世矣至公始發而一時父子昆弟脩益至行益篤積益厚家庭雍睦百口同爨禮義之習

與性相成科甲青紫連茹而進古所謂貽謀燕翼信不誣云余聞之以爲難能然未有以知其詳會都憲之子進士邦用行經錢塘以族譜謁余序蓋其先由越之上虞徙閩玉融之東嵐者始祖齡壽甫也由玉融徙長樂者都憲之曾大父宗英甫也中間曰孟嘗曰伯卒曰德圭皆以德稱而部尉觀仁之捍禦倭寇保障閭里教諭德玉之履德蹈道啓迪後進則其尤著者也都憲之尊封君孟安弟仲平仲遠仲理皆隱居行義其群從宦郡邑職師儒者數人邦用諸弟邦實邦應皆鄉進士也其群從游庠序明經績文有聲者亦數人南山江田沙坑長坂之間若鄧林然所產必嘉木若渥洼之水然所產皆龍駒舜舉之言至是有徵然以吾觀於謝氏今日之盛蓋勢之必然者吾獨喜邦用昆季能保其盛於無窮也夫物之在天下養之久則大蓄之盛則充梗柟其高參天其大百圍厥初毫末耳源

泉之涓涓甚微也流而不已遂成川澤謝氏自玉融而來至於今培植滋息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和氣之充塞懿德之薰蒸其發育條達流衍布濩蓋勢之必然者勢之所至能導而宣之則愈大愈遠邦用昆季所以繼述乎先志賁飾乎先業方自茲始進而弗怠者也聯武接踵以羽儀於　天朝者也其胤嗣自其始生而見聞染習皆孝友恭儉之德詩書禮樂之懿雖欲爲不善而不可得者也

謝之盛夫豈有窮乎吾見斯譜之紀圭璋琬琰輝光照映於簡册之上千百世猶一日矣庸書諸篇端以俟弘治十四年春三月望日序

送鄭冬官良佐序

耳目聰明而心辯智多材多藝士孰不願之而不可得焉况早慧乎登高科躋美仕士亦孰不願之而不可得焉况早達乎雖然得無氣盈而驕志滿而惰乎得無不更事而喜妄作自視大而恥下人乎得無恃才而放誕挾貴而陵物乎有一於此雖顏氏之資賈生之遇不足尚也晉江鄭君良佐以冬官主事奉使來浙上吾始見而奇之再見也則敬而慕之又再見而樂親就焉君之來年方二十餘耳既以舉進士位郎署矣天下之書無所不讀天下之事無所不通矣此吾之所奇也夫英敏夙成如君拾芥進取如君在人之情不飛揚跋扈而敗度敗禮則懈怠荒寧而玩歲愒日求其能自檢自勵者或寡矣君持身之嚴則一毫不苟待物之周則穆如清風韜明於晦藏辯於訥淵沈扃密有不可得而測識者此吾之所以敬而慕也既而接君之熟窺君之久則見其所志者聖賢之事業所養者道德之英華立乎正大光明之域履乎規矩準繩之途者也此吾之所爲樂親就焉者也嗚呼如君者世豈多得哉君居浙上既期年受代還 朝憲長朱君懋恭憲副林君舜舉皆君鄉人也以故事來徵言余謝不能也然以樂於親就之賢一朝舍之其能已於言乎松栢所貴歲寒而後凋騏驥所貴任重而道遠君之進自是而往豈有量哉然愚願有復也曰自愛

藍氏東庄書屋序

青齊之域東海之濱有形勝焉是惟古萊子之國田單之遺墟山高而水深地偏而氣清其最勝者曰卽墨卽墨之郊負郭郛控林丘

又其勝者也監察御史藍公文績之別墅在焉以在邑之東名之曰東厓書屋藍之先隱君子世榮創之其子義齋處士廣而成之至監察君以儒顯于田繼利名而東厓之勝遂盛傳於天下搢紳先生爭歌詠之於是環厓左右前後山川之奇物色之秘蹤括搜剔悉露悉呈殆無留藏然則茲厓也豈直游觀之區偃息笑傲之資而已哉隱居行義則所謂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世榮翁義齋處士以之

幼學壯行則所謂君子豹變其文炳也監察君父子以之且丘隴岡巒蜿蜒盤薄氣之所鍾必將有英偉奇傑之才生焉以任斯道之責以爲斯世之佐若傅巖之說崧高之申甫皆是也以厓之勝而有監察君父子豈非其人乎厓之在天地間無窮靈秀之所鍾無窮才之生亦無窮藍之昌其有既哉監察御史鄒城任君國光冬官主事曹君元孝與君同奉使浙上樂東厓之勝而慕君家世之美繪而爲圖率諸公賦之而屬寬爲之叙

送徐德瀾冬官詩序

事有細而關於　國計者茶鹽竹木車船諸稅課特命監察御史或部僚監臨之　君相不以爲細而畀之士大夫受其任者不以爲細而不屑何也天下之事爲之在人不得其人則事僨而弊生天下之民受其害矣得其人則弊革而政舉天下之民蒙其惠矣蓋不獨軍國之輸賴之農工商賈皆賴之是故雖

細務而所關者重也冬官主事徐君德瀾以部檄來涖錢塘抽分政平而禁嚴往時巨筏聯纜泝江而下怒濤崩之散而不收瀕江豪右及市井無賴紛然攘之莫敢誰何君下車廉得一二尤者治之自是浮江之木雖竟日漂蕩波濤間無敢拾片椽寸篠者於是人知君之嚴今年春初不雨水澤涸嚴徽諸郡商人皆重貲以濟曰不及我公稅之恐後無如公者故雖江流如帶而行桴不絕於是人知

君之平嗚呼爲政之要平與嚴而已非至公不能平非無私不能嚴然則君之所學所緼豈易量哉他日立廟堂宰天下亦惟嚴與平而已君受代還　朝藩臬諸君繪圖賦詩贈之寬君邑人也爲之序

張氏世譜後序

盖所基於前則無以裕乎後無所發於後則無以光乎前基之有道則溥厚而可久孫謀於是乎貽矣發之有道則敷布而益盛祖德

於是乎彰矣同年友張君應祥請於余曰家世居咸寧以耕讀傳業先侍御義齋先生作張氏世譜太宰三原王公序其首矣吾子知我者願得一言爲子孫百世規余自發進士第獲交於張君見其氣之和志之剛也見其敏博以有文勇決以有爲堅定以有守也及君出宰大名以才任繁劇被薦改南樂又以政績卓異徵拜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吐不茹吏事精明風裁凜然爲十三道稱首益足以符君平素之緼余承乏副憲兩浙君來爲同官晨夕與居則君之履歷益以熟而造詣益以深昔之嶄然者坦然矣昔之現然者充然矣於是嘆曰德之進其若是乎既又聞先義齋侍御本之以孝弟文之以詩禮以正其家車牛服賈以厚其生輕財務施以善其鄉作世譜序昭穆以聚其族大父竹齋府君偉貌淳質緯有古風遵道行法崗德兼邵會大父維賢翁識量宏達好學多聞閭里貧乏待

以舉火於是又竊嘆曰君之基於前者如是哉此余所聞也其所未聞者又不知幾世幾人其來不亦遠哉其爲孫謀之貽不亦裕哉今日發之於君光明俊偉如此固不可謂無所自矣不但是而已方將立廟堂佐　天子身都將相　寵贈之典榮及三代祿養之渥沾於九族先世之德不益彰顯矣乎又將建崇勳邁令德思積累之難躬負荷之重行道濟時足以垂鴻休立則作範足以示永久先

世之澤不益綿遠矣乎。雖然，作室者既肯堂肯構矣，然綢繆補葺之功不可無也；治田者既時其播種矣，然耘耔灌溉之功不可缺也。君先世之基，今日之發，固若是矣，所以培植而延長之，又在於後之人。弘治十五年歲次壬戌夏五月既望

賀大光祿楊公壽七十序

弘治壬戌之歲季夏之月，大光祿進賢楊公壽七十，浙之三司佩曩昔寅恭之義，繫歲時

契闊之思，而樂公名德之備、壽考之臻、貽謀燕翼之美，圖所以頌甫申而祝喬松者，不鄙𢦏陋，託秉筆焉。竊嘗聞之，養形必本於德，養德必資於年。忠信而愷悌，廣大而寬平，大和元氣之沖融，重山磐石之靜安也，有生之形於是乎全矣，惡得而不壽？操存踐履久則益熟，行誼功業積則益隆，金百煉而精，蓍千歲而靈也，有生之理於是乎全矣，惡得而不德？雖然，斯二者不偶然也，謂其出於天而未嘗不存乎人，謂其修於人而未嘗不懸乎天。世之人孰不願之，而卒無所用其力焉。惟天以碩大敦厖之氣、精醇深固之德畀於公，惟公脩而盡之，養而克之，充念克存，不鑿不雕，以答於天。少而體之於身心，壯而履之于家庭，剛柔有常，動靜惟時，其直則矢，其方則矩也；懸鏡其澄，止水其平也。仕而施之於事業，被之於民物，秋霜烈日之威而和風甘雨之仁也，鳳凰騶虞之嘉祥而鷹鸇熊虎之迅厲也。

蓋公自居鄉校，舉鄉闈，卒業國子，奮庸甲科，而名日以彰；自宰劇縣，歷內外臺，總大藩，而道日以行。余鄉葉尚寶廷縉洎其弟　壽府審理文粹，皆嘗受業於公之門，余少從之游，而聞公經學行誼之懿久矣。及仕于　朝，往來鎮江丹徒之邑，聞其民之慕公若慈父母，飲食必祝。在刑部時，公之子士和來爲同官，覩其人，察其行事，益重公家訓之善。當是時，仰公如山斗，欲親就而不可得。間者承乏來

杭適公以左方伯銜　命再至始獲接儀範而承誨言翕乎其溫而毅乎其嚴也儼乎其可象可法而淵乎其不可測也既又聞公僉憲閩廣貳長浙臬澄清激濁之政甘棠之澤浹洽於閭閻流布於道路甚盛且遠也而刑部君進秩副郎賢譽益聞由是觀之公之德之年之名位寔隆寔昌垂裕之休廣厚而長必將自列卿而進上公自七袠而登上壽聿爲我　聖明三老五更元臣舊德而碧梧翠

竹鸞停鵠峙於鍾陵龍山之間者世有餘蔭也漢之桓榮萬石君唐之九老宋之耆英風斯下矣愚囧謂天之獨畀乎公而公之克答乎天者也遂因諸公之請而書之

送蕭凌漢憲副序

余同年三百人内外異地升沈異路自登第迄于今二十餘年若星之及晨萍蓬之漂風也暫合暫離此去彼留人生有情能無感乎惟內江蕭君凌漢與余在京師同官刑部數年在浙上同官臬司又數年可謂至久日夕相與肝膽無隔可謂至深而其間道術政事輔翊薰陶之益得於君者亦豈少哉君才敏而識優泛應而有執遇事俊爽若發硎刃所至理解目無全牛居浙五六年冰蘖之操激揚之風民情士論無不允愜譽流于　宸聰會西粵闕兵備憲臣遂擢君陝西按察副使以往蓋簡任也西粵古北蕃之地萬山環列三峽圍抱俗兼羌戎土富物產風

氣壯猛便習兵事非有嚴明宏達之才廉潔忠厚之德不足以柔懷而控馭之君真其人哉著威德於西域爲　國家之干城登廟堂進台輔其在茲行夫君年方壯志方銳正立功立事之日也而余之疎庸有從容丘壑之情無籌策廟堂之具而今而後會合知何如哉臨別興嘆誠不能喻之于懷遂用杜句分韻請於同官賦詩爲贈而書其意如此情之不得不發於言者也

送水部徐君中行詩序

政務之繁劇困心而衡慮應酬之紛擾汨神而涸真縉紳之士多病之不屑也夫盈宇宙間孰非事也遠近巨細精粗難易孰不賴之人以爲之也　天子建公卿之臣百司庶府之吏不以使之分而理之也而可病乎可不屑乎士之爲賢政以介而通政而能變誠之而效扣之而鳴豈必脫畧世故瓠落骫骳而後爲高哉浙居東南之衝百工聚焉百物萃

焉五方行旅出於其塗焉故政事視十二藩最爲繁劇而商政爲尤甚且冠蓋之往來肩相摩踵相接晨夕將迎不少休息暫而居焉則戶屨滿矣職於其地者顧不勞而況出納會計簿書盈前米鹽錙銖皆躬自較之者乎水部徐君中行來視商稅期年矣君高雅士也喜學問工文詞爽朗奇傑志在遠大者始至也或謂君必將病之不屑也居無何商旅欣欣胥徒欽欽料量平禁戒嚴賓容應酬無虛日稍暇輒吟咏自娛而事皆辦余每造其舘聽事之堂肅若無人然余於是知君不獨志識文藝之美政事之長有不可幾及者矣百鈞之重談笑而舉之孱夫能之乎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敝斧鈍斤能之乎士蓋有宏度自許而不給於實用坐談嘐嘐臨事憒憒者矣亦有刀筆以爲能鉤距以爲智而長厚之風喪險詖之心滋流於市廛駔儈之爲而不耻焉者矣高而不激卑而不汙豈非天下之

達材者哉雖商稅一事耳然近者小者卽遠者大者廟堂之上訏謨彌綸之地執是以往而已君受代將行諸公賦詩以贈陸君全卿繪而爲圖俾寬書其篇端

封都轉運使敬齋畢公壽八十序

稟敦龎碩大之氣具剛方正直之德則必有宏遠充周之用黃耇無疆之壽明哲好修之猷余獲從大方伯新城畢君遊久矣卓乎其才之雄也淵乎其器之洪也毅乎其操之嚴

而沛乎其運用之不可禦也私竊嘆曰東齊海嶽之英其在茲乎既而闕君之尊公封大中大夫都轉運使敬齋先生濟南鉅儒也早習三禮默契閫奧博涉史傳明其英華鄉之後進登先生之門者皆知名之士先生羞苟合而喜節槩賤誇毗而重退靜懷遠東鹿西華安陽四邑之士灌溉仁義衣被禮樂隨材大小咸底于成藝五試而名始成鐸四振而教益敷今其門人布列中外者詵詵也士林

賢之比之胡安定方伯君甦鄉闈奉大廷之對職銓衡荷推恩之典先生年僅五十釋泮水之徂就省郎之封負于丘園棄絕世事日以經史自娛至老不倦士林高之謂唐之楊巨源不足多也余於是又竊嘆曰人徒知方伯君之賢抑豈無所自哉弘治甲子之歲先生壽八十配高淑人亦七十有九偕老林下三受　封命同德次齒既樂且耽而方伯君諸弟諸子鸞鵠齊奮蘭芽方茁長子曰昭則既登進士官郎署矣四月四日寔維先生初度之辰淑人則二月七日也方伯君遠在浙藩望瞻岱宗樂怙恃之壽昌撫晨昏之睽違飛雲馳思愛日凝光寤寐永言莫能踰之於懷爰繪椿萱榮壽之圖遙致高堂千百歲之祝適有　詔擢陝西左布政使　君恩親壽交會一時便道鄉閭承歡膝下人子之至願人生之至樂也藩臬諸公欣抃走賀善頌善禱形之咏歌大篇短章金石並奏而推余序

其端焉以余所聞於先生者所謂敦龐碩大之氣剛方正直之德非先生其孰能當之雖官師儒未獲一試臣濟之術然樂育英才克國楨榦其爲用也大矣天年之悠遠子孫之皆賢豈不宜哉而方伯君且益培其根益廣其流用是占之先生淑人之壽如岡如陵未可量也而曾玄昆仍世濟其美寖明寖昌亦豈有涯涘哉

送董茂克同守述職歸郡序

文武一道也其跡則有精粗之異故從武者多累於文武而不文一夫敵耳世祿之家其子弟往往恃其資而不知自力於道是故成立者少既無所成立而廢敗隨之士之負材業者莫不以決科及第爲能事失此雖有膴仕不樂也坐是鬱鬱至於不復自振者多矣斯三者事雖不同同歸於自棄其二皆不學之過其一則學而不知道之失也非有志之士挺然自拔於流俗者孰能免於此予幼時

嘗聞都督董公之威名然未獲識其人也其後識其子茂充於京師器度偉然心竊敬慕獨未見其父耳既而絕不相聞十餘年矣太僕劉少卿與清屯田錢僉憲世恒過予言曰河南同守董君某吾鄉人也子識之乎曰頗識之未知其仕也其父都督公子聞之乎曰聞之未詳也曰都督吾南畿之和州人武而好文天順間擁兵海道令行禁止寇盜歛息有功吳下同守君之少也隨任居蘇俊爽開

拓眞將種也而恂恂雅飭有儒素之風以都督之命遊郡庠脫去紈綺以從事於經術折節厲志精敏過人業既成下筆爲文詞燁燁動人耳目三學之士咸推重焉尋領南畿鄉舉衆謂君取進士登近要猶建瓴耳既而屢試春官動徹齟齬卒業太學文益進名益馳而一第竟不能得也久之謁選銓曹同試數百人無有能先君者遂有同守之擢同守佐一郡臨數州縣官五品秩下大夫筮仕得之

亦難矣他人志望遐者或以爲有司之務不屑爲蓋繆妄之甚君既領職欣然曰吾於是可以自試也夙夜砥礪以求盡其職業在洛五六年裁決敏操持愼國務既舉民生亦安遠近稱之以爲能監司部使者上及巡撫大臣咸移檄奬厲之玆以再考趨朝吏部課其績以最　聞　詔遣復職蓋超擢有日矣吾蘇諸公多君舊識思有以道其行吾子能一言乎予曰若董君者非吾所謂有志之士挺

然自拔於流俗者耶而吾言奚足為君重哉其家以武興者也都督公能以文訓君能以文承文武兼資所以世濟其美於隆平之日者盛矣且生於富驕之中而能攻寒素之習其志操可知也視彼怙侈滅義者相去豈不萬萬哉既負其材又能安於命屢挫而志一不少衰益以銳非重內輕外者能之乎其試於佐郡者固已若此他日居專城寄方面立廟堂其所自見又未可量也而吾言奚足為

君重哉雖然吾將覩其成也遂書以復二公為董君贈弘治九年十月望日序

榮慶圖詩序

生全盛之時際明良之會身既達矣名既揚矣金紫煕耀 綸綍光華夫是之謂榮菽水之禮既修屺岵之嘆不作椿萱芬芳芝蘭滿庭室家其宜兄弟既翕夫是之謂慶斯二者人所至願而事有甚難何則天下之人以億兆計其間仕有官祿者幾人有官祿矣其間地位之通顯者幾人有官祿矣通顯矣其間父母俱存者又幾人予同官副郎陳君希冉以甲科之英歷郎署之任正直靖恭夙夜匪懈旌能酬勞 恩及其親榮孰加焉其尊公頤菴先生封秋官主事年八十矣母封安人亦七十有二子二人孫九人曾孫四人既壽而康蕃衍隆昌慶孰加焉於是君之立 朝八年矣樂遭逢之盛念晨昏之遠莞然喜憮然懼浩然懷歸謀於僚友友從臾之告諸達

官長者達官長者獎而成之疏而請于 朝聖天子優詔許之又錫之以內藏之鏹而遣之於是縉紳大夫樂君之行也筆而為丹青歌而為風雅以發揚而光顯之連篇累牘燦然燁然可謂盛矣乃不以予無似俾書首柬予辱君同官頌禱愛慕之意宜有先於諸公者遂不辭而書之且告之曰 聖天子之恩命光耀如此可謂榮矣非茲行何以成其榮尊君太安人之福履如此可謂慶矣非茲行

何以成其慶蓋事有出乎天者亦有存乎人出乎天者不可必得存乎人者不可不勉世之人固有有其美而不能用遇可樂而不知所以樂之君一行而天與人皆得之矣豈不可尚矣哉雖然家庭之禮不可廢也固我聖天子賜歸之意大造之恩不可不酬也亦君父子之間一念不敢忘之心尚無躭於愛日之懽而忽乎匪躬之義也哉

送南臺大司寇戴公詩序

國家用周官之典建六部為執政之地今之尚書即古之相也而南京為基本重地留臺之選尤難且慎非老成碩德名重天下者不與焉歲丙辰夏刑部左侍郎浮梁戴公拜南京刑部尚書蓋 簡命也將行門人之在朝者若干人樂公名位之益尊而惜顏範之遠違相率賦詩奉餞而謂寬宜書其首 簡寬自綰角從公迨今垂三十年學為諸生 仕為屬吏承德受教之日久矣獲聞公之履 歷詳矣雖欲無言不可得也今夫世之名公鉅儒爵祿極於人臣勳業著於天下風采表儀乎後進道德追配乎往哲此豈倖而致哉其生也有自其發也有源其積累有次第其施為有本末不可誣也惟公始祖錢塘令仁覆百里曾祖東山先生義行一鄉大父琴趣公尊君西澗公或遯丘園或官師儒皆隆積善之澤不墜義方之訓公承世濟之美早從事於聖賢之學出而為 明時之瑞舉進士拜監

察御史以學行政事被薦提學南畿者六七年設教以明倫厚俗為先校文以斂華就實為工勸學以通經博古為能謹課程嚴條約公勸懲審黜陟法度之中恩義行焉繼以憲副提學關陝教率之方樂育之道視南圻有加無不及焉以故兩地士大夫出門下者至于今思慕公之德而稱述之不衰閩浙皆東南大藩公按察于浙而承宣于閩決獄必欲情法之兩盡理財必欲公私之皆足平反冤

滯教養士民部內翕然上下安之其始至浙
也會杭城有黑眚之妖市井喧譁妄驚狂奔
鉦金考鼓震動城邑部使者不能禁至禳諸
鬼神公下車聞之曰是不能驅妖且助妖也
即出令曰民訛言妖至者令捕之得則已否
則罪之且召諸父老諭以妖不足病之意越
三日妖息矣其以都憲撫治郧陽也川賊野
王剛聚衆據險爲亂前守臣選懦久矣公至
則建請于　朝合湖藩川陝之兵勦平之殲

其元凶而宥其脅從者是役也使畏縮者處
之必不能決策以取捷使喜功生事者爲之
又將虐及於無辜惟公材畧優用心仁一震
鼓旗而三方以寧萬姓賴之長江深谷地廣
而腴川陝之民流聚者衆人非土著莫有保
伍負固憑陵易於扇動豪右之家或倚以爲
爪牙以故攻刼震驚時時有之公設法散遣
流民懾於威德莫敢不從外患既除居民得
曠地以耕日以富饒先是官軍操練之法拘

而無變公斟酌古今以捌置之於是營陣分
合條理燦然荆南戎府咸莫能及召入秋臺
職在典獄贊佐大司寇務存體要不畏疆禦
兢兢焉惟恐法之廢於我以害及於人其於
充軍死刑尤加之意　朝廷每決大事斷大
獄必以　命公事竣　奏之未嘗不稱　上
意焉由是觀之公之世澤何如也積累之次
第何如也施爲之本末何如也蓋其學一本
於家傳之舊故涵養久而德器宏道出於躬

行之實故表率正而人心服惟其素履之正
足以感通乎神明也故令出而妖息惟其仁
而有勇足以戡定乎禍亂也故師出而人安
惟至誠故足以折天下之群僞惟至直故足
以申天下之群枉然則位爲上卿　恩及三
代　國家倚之如柱石士類仰之如山斗夫
豈倖而致哉自是登台階據鼎鉉論道經邦
以輔一人紀功大常垂名信史又事之必然
者也寬不敏欲終聽教于左右而未能得公

行事之蹟而師之是亦學矣用是忘其謭陋敘而書之群玉之首以獻且以自範云

送張騰甫序

予同官傅君大寧之倩張騰甫以其尊公尚節君之命行親迎禮于京師旣畢姻君甥館再閱月思晨昏之久曠懼廟見之不時悵然懷歸寢食弗寧促裝駕車將以其室南而傅君不能留也則諗諸縉紳繪圖賦詩以道其行謂予辱知最厚宜書其首簡且謂予曰尚

節海上巨族也產素豐猶未忘治生僕嘗諭以止足之義欣然諾之遂謝絕世務坐而食其田園之入歛侈從約恬靜自將足跡不復踐州邑之門嘗遇荒歲輸粟賑鄉至於再無吝色有司義之援例授之散官且并騰甫冠帶之傅張世交游又尚節與僕契誼深故有姻婭之締予曰然則二家之好當世世弗絕也尚節君之業自是當益昌以大且遠也騰甫之爲子必肯搆肯堂能世其業無忝也夫孰無交也求其能過失相規道義相成者幾人哉市道勢利便辟善柔不足論已就有直諒者我能言之如彼弗聽何令傅君一進止足之言而尚節卽勇於聞善之徙如響應聲如水就下遂成終身之善長免恥辱之累蓋非大寧不能告非尚節不能聽也用是觀之爲之女者必知敬戒無違之道爲之子者必知守身治生之術以是結交親議婚媾其爲好合豈易替哉吾嘗見鄉之富人恃其貲之

厚也益縱其貪得無已之心出入公府結附權貴以肆暴於鄉之微民侵奪漁獵無所不至然不數十年已喪其業此無他悖入者必悖出也尚節之守如此其輕財好義又如此視向之貪得無已者相去豈啻萬萬哉若夫子弟之美以謙厚儉朴爲先而吾今見騰甫矣恂恂如也不鄙不華所謂保家之主也予固謂尚節之業當益大且遠而騰甫之能世其業無忝也遂因傅君之言推之以爲騰甫

贈使因是而益知勗焉余言爲不誣矣

送曾御史序

侍御曾君汝學姚君應隆皆予同年友也曾君兩奉使於外皆得歸省其親今年夏奉命按蜀復有問安之便將戒行應隆言於余曰曾君之行道旣遠矣情旣遂矣名旣榮矣鄉邦艷之士林重之歌詩之形容篇翰之模寫以侈君之賢而致其尊甫省菴先生之壽塡箱委軸矣吾子君所厚也獨無一言乎予

曰此何待於余言哉曾君以鸞鳳之姿圭璋瑚璉之器兼之以驊騮鵰鶚之才於以揚厲乎文明之時騰踏乎青天白日之下天下之人莫不聳目而視傾耳而聽交口而傳誦之爲美談予雖贅言之寧能有所加於君哉應隆曰不然古之人有一言之善賢於萬金之璧者矣故曰君子贈人以言夫言豈厭其多哉予曰然吾嘗聞省菴先生潛德之美矣先生博羅之布衣也隱君行誼衣食於耒耜之中作息於孝弟忠信之塲恬淡而克實韜晦而光明蓋年八十有餘歲而受憲臺之　封焉又嘗聞曾君武義之政績入閩之憲度矣武義難治之邑也其地瘠而險其民善鬬而健訟君之爲宰撫善以德而御暴以刑愛而能教威而不猛法度立而仁恩孚百姓慕之若父毋隣封之民咸來質成時處郡多寇盜竊掠四出獨不敢入武義境及廵閩中發姦摘伏勤恤民隱迅疾如風霆和煦如春暘民

有栢臺明月之謡監乙卯鄉試所取多知名之士凡閩之人於君所施行歷歷能道之夫父之脩於家也如彼子之效於時也如此榮膺上壽克成顯名同爲　聖朝之瑞美非幸也宜也抑吾又聞之臣能竭節以事君則君尊子能承志以事親則親安蜀之去京師也遠君之往也　聖天子恭已於穆淸之上而無西顧之憂高堂垂白無身外之累得以優游桑榆之景迓天休於無疆其在茲行矣夫

應隆曰子之言是也遂書以爲曾君贈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二

引

送四川按察僉事仰君詩引

兵科給事中仰君晉卿之在禁掖九年矣以謇諤之資深博之識守諫諍之司管樞機宥密之柄忠言至論於時政多所補益清風雅望卓然於縉紳大夫間今年春吏部以秩滿聞陞四川按察司僉事初時論皆謂君當有在廷之擢及　命下人莫不疑之寬獨以爲

聖天子之所以厚待君而崇重其委任者正在於此蓋君秩滿當遷而朝廷要地無虛位若閒散之列則又非所以處君者外藩制一方之重連數十郡之廣而按察之司又一方風紀所係之地覽觀風俗廉訪吏弊以行激揚之政鉏剗姦權掃剔汙穢使一方之仕者皆循良獄訟皆平理而數十郡之民皆得以安其生殊非細故若夫自澄清一方以澄清天下固事之有漸而可以坐致者也是豈非

聖天子之所以厚待君之意而況内則諫諍之名顯外則澄清之志行二者君子立身之要事而豪傑有志之所願望而不可得者君兼而有之矣可不謂之幸哉而人又何疑焉寛嘗辱君之知而竊有所欣慕於君也思欲爲君一言之適同部郎中趙君永年楊君志仁以君同年之故倡於士大夫爲圖及詩賻君而虛其首簡以授寛寛不敢辭也遂述所欲言而爲之引

遊鶩湖詩引

弘治初元孟春廿有二日從鱸鄉先生南遊平望道遇楓江曹君顒若泽溪崔上舍淵甫遂與共載泛鶩湖楓江誦李職方禎伯送行之作其韻爲彩帆銜緘凡五字余因用韻爲汎湖一首楓江從而和之既渡鶩湖遂如泽溪崔氏之尊曰環翠翁年七十餘矣鶴髮鳩杖出候于門其冢子友文季友于寔從延入環翠堂至蕭閒齋觀古圖籍法書名畫登堂張宴鱸鄉即席有作余與楓江繼之明日友文之中表澹居錢某邀至其家遂至友于溪西別業之真野堂觴酌既酣楓江得銜字一句余爲屬對因相與足成之又明日余辭歸友文昆季洎淵甫復具舟餞于溪上淵甫席上見贈余亦有留別之作既而放舟金魚漾余與楓江又各成一章遂至南潯而別前後凡得近體十首皆用禎伯韻也淵甫有請遂書而歸之以紀歳月第以余之瓦礫厠於群玉爲可愧耳淵甫巨目也自當辯之楓江名孚以能詩名邑中環翠翁字望宗重厚君子也好賢樂善老而彌篤友文名文號水南友于名于號真野淵甫名澂水南之冢子也爲太學生端謹好學工篆隷能詩文而楓江寔典崔氏塾事云是集也鱸鄉有重過泽溪叙舊二十韻余亦有環翠堂近體五十六字真野堂集句四十六字及題畫三絶句皆別用韻故不録

贈別聯句引

松江張君汝敬以郡學生援例貢于禮部進爲國子生方來京師館于其姻家陳君一夔之第余與黄巖王君存敬聞而往賀之云將有南監之行且歸省也因相與爲韻語二章賦之既而竟覀北監不果行久之乃以例謁太司成而歸余二人往餞之復得贈別之作凡四章遂出前稿并録之後數日余與諸公會於部之貴州署談詠之餘偶及前作適天

台王古直福縣任思順在坐皆又知汝敬者古直曰吾輩亦不可無作卽首出一語諸公從而繼之余二人復與焉遂得五言二章明日會江西署餘興未巳又得七言二章録附前什合爲一卷授寛爲之引夫贈餞之言君子難之有請謁徵求累旬月而不能得至其得之亦片言數語而巳而吾輩之於汝敬疊見複出不自吝惜如此雖寛鄙穢之詞無足采取而諸公珠玉雜然羅列其間夫豈易得哉吾於是知汝敬之賢有足欵動於人者矣雖然汝敬得此亦毋以其易而忽之一夔名某存敬名某文遂名某皆余同官古直名某則布衣之士也

送周伯震詩引

嘉興爲吾蘇隣郡地壤相連接凡其民之習俗好尚生業苦樂無不同者大抵江湖之間風氣清英而秀發土物豐饒而妍華爲東南望然民之勞止則有不可勝言者矣蓋觀其

山川城邑則水木掩映而雲霞吐呑萬戸森羅而百貨駢集如圖畫如錦繡察其村野閭閻則衡茅廢頽而風雨莫庇藜藿不給而煙火蕭條終歲沾體塗足而未嘗獲一飽之樂者十室而九也究其所以良由夫税太重役太繁旱潦之相仍公私之逋負誅求漁獵靡有孑遺嗚呼何以使吾民遂其生哉余友周君伯震之被　命出守嘉興也余聞之喜而不寐伯震賢士也其識遠其度弘吏而文和

而剛不畏彊禦不虐無告其將有以甦吾民哉甦民亦有術矣天時旱澇之能御也徵科之能節也胥徒輿隸之能約束也權要豪右兼并武斷之能斂其跡也如是而民有饑色野有餓莩吾不信也雖然是數者言之易爲之難伯震其致思焉伯震之之任也與寧波守伍朝信偕行冏别諸同官有聯句之作余與諸公既相與次韻餞之副郎彭君濟物復請余引其篇端

壽徐栗夫詩引

同年友徐君栗夫以禮部主事移疾歸田至于今二十年矣索居離群上不問朝廷之政事下不蹴州邑之門閾而高風雅望隱隱動縉紳間莫不聳丹崖青壁之仰至於其鄉之人貧乏待以舉火患難待以解紛學道者執範其行質疑者蓍龜其言後生小子激厲而思齊邪慝姦宄恥愧而知所懲艾蓋雖丘壑之深林莽之幽而山輝淵媚煥不容揜同年之士三百人登廟堂位通顯者多矣究其無愧於俯仰有益於名教殆未有過於君者也君生正統孟秋之閏蓋生二十年而遇生朝又若干年至於今弘治辛酉爲再遇生朝也而君壽五十八矣鄉閭族黨咸爲君賀同邑工部副郎致仕祝君惟貞君姻友也謂大凡人生之歲大率七八十其生朝歲歲有之君既艾者始再逢耳天於德人固將壽之豈以生朝吝於君哉亦必將數十遇而後止則君

之壽豈有涯哉喜不自任操舟來杭語余以故且乞言余之知君不減惟貞欣抃又當何如也而同年友之在臬者憲副張君應祥林君舜舉憲僉蕭君凌漢聞之莫不騰躍倡于同官諸公爲詩壽之余遂爲之引其篇端惟貞篤學至行博雅孝義年來四十抗疏乞身以養其親與君定同志操時人多之謂海寧二高士云

送同守馬汝礪詩引

處泰易處否難得志而不驕易不得志而無慍難吾友馬君汝礪初以英妙之年登甲科官郎署且與尊公今侍讀君同在朝出則揖紳僚友有麗澤之益入則家庭定省有具慶之美人皆羨之而汝礪方且坎然惟恐職業之未脩道術之未至日夜淬礪以慎刑獄勤學問之爲務故其居官仁恕而明允居家孝友而婣睦吾固謂汝礪之進方來未可量也歷官五六年轉副郎秩大夫矣乃以曹司災坐累左遷通守盧州山郡荒落有司之務卑以冗有逢迎俯仰之勞失父子朋友之樂吾意汝礪進道之志能不少挫矣乎既之郡期年以　聖壽之節奉表來京師余遇諸塗風宇氣度猶昔也與之語往復移日其勵志猶昔也其所養則益加厚焉又期年復來曰予雖遠違君與親一年一度公覲而私省亦足少慰矣君佐郡甚有聲前後部使者累章薦其才今年春吏部以聞進貳守本郡蓋雖未

足甚慰君然亦登用之漸也未幾又復來予視其所養愈充而氣體愈豐蓋三年之間三獲見君不獨其志不減於疇昔且進而又進焉可謂否泰一致志得而不驕不得而無慍者矣真達士哉用是而占其所成就豈遽止於是而已者乎嵩呼之餘象服屢賡顧纍於職而不可久留也交游諸公皆賦詩以餞金薤琳琅聯篇累牘矣予與汝礪舊同舍非一日之好也聊疏短引用效前驅云耳

○白駒聯句引

白駒聯句者春坊諭德王君德輝餞其友婁君原善於私第席上諸公話別往復之作也詩凡十七首題之曰白駒者取詩人縶之維之以永今夕之義惜君之遂去而幸君之少留也蓋婁君以進士歷官南京兵部郎中直道自將勇於有爲權臣疾之竟坐落職久之公論漸回遂得冠帶歸田而德輝君之同年友且同甲子相善也故有是會在坐者春坊

中允張天瑞贊善費子充翰林編脩徐某檢討毛維之刑部副郎傳日彰吏部主事杭世卿暨德輝之冢器鄉進士守仁也而予亦以年家之末預焉詩既成德輝謂予宜書其簡首遂述聯詠之由爲之引弘治丙辰六月廿日

跋

書東村卷後

凡有家者孰不欲傳之子孫爲千百世之計哉然有傳不傳其傳也有永不永不可預料也蓋懸乎天焉若夫子孫能保其家之與否則在乎其身之所自爲而不當歸之于天吾嘗見吳中大家第宅田園不一再傳已爲他人之有未嘗不爲之太息也而吾綺川莫氏昔者剏立之人或既其於身失之矣而後之

人乃能盡復其故而有之至吾外舅鱸鄉先生有能以道德之實文章之美增飾而光顯之而數百年世家之風不墜而益著故寬登東村之墅以撫先侍郎之遺蹟縱觀綺川之上以吊　國初所謂張氏李氏者之故墟而重有感焉莫之世業暫廢而尋復之而益昌豈非其先積德累仁根深源遠有以致之哉彼其故墟寂然跡滅響絕者獨何歟然則傳諸後者其數雖懸于天而寔本乎人承其先

者其責雖存乎人而寔懸于天嗚呼可以鑒矣於是書之東村卷後以示鱸鄉之後人使益勉脩焉

書莫氏先德卷後

外舅鱸鄉先生以篤行碩學名重士大夫間平生著述惟日不足而尤致意於家乘之事廢者興之失者復之敝者新之凡其先人一言語一行事一冊置之有可稱述者以至一瓦一石一草一木出於其家之舊莫不蒐輯

而洗刷之以使之煥然於耳目之間若東村若綺川亭若壽樸堂詩文卷若重脩莫氏族譜若貞孝録皆是也而其間紀載之備而可該乎數十世之蹟者則有莫氏先德之編焉蓋莫之先自宋歷元以至于今名德之士前後相望可謂盛矣然上世鼻祖相去既遠而聲光寖微及是編出而遂以大彰莫氏吳中世家之望也而吾鱸鄉真孝子慈孫也哉

書紫陽遺蹟後

右紫陽遺蹟之在長沙者凡八事事有圖圖有贊四明楊君志仁所撰述以刻于重建岳麓書院之尊經閣者也書院爲朱子所更建已數百年適守陳剛一旦興復之有功於斯文大矣志仁以山東按察副使坐言事左遷同守是邦書院甫落成會陳倅以憂去君與郡守王宗玉輩增廣而附益之此閣則君所搆以藏書者也既成迺輯文公遺事爲之圖贊論序刻諸四壁以風勵學者垂範來葉寬

奉使來郡遇君湘潭爲余言書院興之詳且出此作示余余曰天之所興必將輻輳交會以成之有宋四大書院賢俊之藪岳麓其一也在當時學徒千人文獻最盛及其既廢也潭之士日以益荒天之數往則有復而　皇明教養已百數十年文之興其在斯時乎書院之復文之所由興也然非賢而才不能刱始之非深於道博於文不能潤色表章以成之刱其始弗成其終則興且隨廢而陳倅與

吾志仁宗王諸君子寔相繼以來前後協心用濟厥功而志仁又能以文字闡揚先正之烈於無窮如此吾固謂天者將輻輳交會以成之者也不然潭之守倅多矣何無一人能爲之而獨至於今哉天之抑吾志仁也將有意於斯乎身雖詘道則光矣君故文懿公鏡川先生之子行誼風節文學政事卓然爲世所重云

書壽石卷後

右壽石歌行詩詞一卷凡若干首縉紳諸公爲刑部副郎陳明之壽其尊公貞白先生之作也公以碩德重望保釐中州甲子一週週而復始壽考之來遼遼未央而名位亦與之俱進者也明之限於官守不獲稱觴膝下遂用家藏壽石之圖奉致生朝之祝告諸同朝咸喜而賦之美盛德之形容寓善禱之深意渢渢乎洋洋乎若擊石拊石然雖體裁不同音節各異而義一也西涯閣老公同年也爲之序高圖巨障光彩溢目矣此卷則明之手録以出將以便披閱時諷詠以無忘尊公之壽者也録成示寛試展讀之殊愧黃鐘大鏞之間而厠寻瓦缶蛙蟬之音也明之又謂寛盍有以識之庸書此于卷後

像贊

司訓管先生毋李夫人像贊

覲默菴之潛德知夫人之內則覲縣博之爲師知夫人之毋儀內則何如克相其夫振宗事於艱虞既孝友而惇睦作鄉邦之範模蓋伉儷之如賓與德耀而同符毋儀曷似克教其子佩儒服而奮起既經明而行脩立教條於泮水蓋周官之庭訓與宋毋而同軌嗚呼玆豈非夫人之賢若夫壽之脩短祿之厚薄

則吾以歸之于天

周廷佩毋像贊

外淑而柔內貞而懿夙展如賓之恭晚惇從子之義克勤克儉爲軌範於閨門無非無儀議酒食於中饋七誠既脩四行咸備眉壽登於期頤流慶鍾於續嗣雖雲天逝矣不能測其仙馭之遥而丹青宛然尚可想其德容之粹也

封主事陸君像贊

術業之精才識之優此餘事耳孝友之篤信義之重大節可記累試於鄉不售有司既非恒理甫展牛刀忽焉長逝玆亦甚矣天不可詰數不可推公乎何昔鳳雛九苞翩翩競起奎章五色光賁閭里餘慶流風世世無已玆惟上天之庇玆惟善人之祉

封晉州守沈公像贊

肅肅金紫之服矯矯煙霞之姿脫塵鞅於盛年保天真于清時義方之教既脩考槃之名

斯顯身膺五鼎之封德爲一鄉之善竹梧鬱然蘭玉滿前玆惟列星之箕翼行地之神仙服食刀圭豈藉參同之訣冲和淨一自延龜鶴之年

封宜人張氏像贊

井井家規奕奕毋儀古有胎教于今見之偕老之歡白首齊眉伯鸞德耀殆其庶幾四世一堂滫瀡具宜頤千百齡以難老撫玄雲而含飴

字說

吳京希周字說

秋官員外郎吳君懐德有子曰京浙江提學憲副李君若虛嘗爲之字曰希周及將冠也請其說於余余聞京之爲言大也天子都會之地謂之京師周武王遷鎬當時謂之鎬京又謂之周京而員外君以是名其子憲副君又以是字之其義果安在哉夫下之習俗足以移人故孔子曰里仁爲美生於荒陬僻壤

之中所識在不出乎市井屠鬻農稼之間盱盱然睢睢然言不能中節動不能中禮其聞見博而薰陶熟者必名都大邑之子也以員外君之愛其子其所以處之者蓋必有所擇矣然天下之名都大邑孰有如京師者哉京師者朝廷居其上百司庶府列其下英才賢傑之士雜出乎其間衣冠文物之域詩書禮樂之淵藪員外君由進士歷職郎署居於此者殆將十年親見其盛而心樂之且其子亦自孩提時遊處于此而遂以命之名其意豈淺淺哉所以使之身乎此心乎此習與性成乎此見朝廷則知尊見百司庶府則知重見英才賢傑之士則知所以思齊見衣冠文物詩書禮樂之盛則知所以飾吾之威儀而博吾之知識也此員外君之意也然吾嘗聞之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君子進德之心夫豈有終窮哉自有天下以來都會之盛莫盛於鎬京蓋文武之所

奠居其人材則太公望散宜生之屬其禮樂則周公之所制作其制度文章則周官之書其治化則關雎麟趾之詩也以員外君之厚待其子名之曰京夫豈不欲其尚友千百世之上仰望有周之盛親質太公望散宜生之屬講求周公之所制作讀周官之書誦關雎麟趾之詩以大成就其所學也哉他日出而仕也又豈不欲其法周之禮樂行周之治化致吾君於文武之上如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者哉此則李君之所以字京者可謂深得其外君之意而發其所未發者矣京其勉之哉遂書以貽之使歸吳與質之憲副君其以爲何如也

林玉汝于成字說

好逸而惡勞豈非人之情乎然天下之事以勞而成以佚而廢士君子之德以勞而脩以逸而喪今夫日而乾乾夕而惕若苦其心志疲其筋力胼胝其手足耗敝其精神視彼高

居而簡出飽食而安寢逍遥優游無思無爲者何如也塞而涌之瀾而澄之下愚而高明之憤悱於迷暗之地屈蠖於閉蟄之鄉勇邁奮發於木鑽石盤之日視彼得於天性之自然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何如也負百鈞之器以行乎千里之途軏臨車而登羊腸之坂力則不任行則不速偃蹇危殆雖重而不辭雖難而必欲進焉視彼駕輕車而驟康莊揚巨帆乘長風而放乎大江之中流者何如也其勞逸之相去較然也世之人溺於情而不能節於義故往往廢而喪君子則能以義而制乎情故往往脩而成宋儒張子有言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也所謂勞者非貧賤憂戚之謂乎余同年友林君舜舉名其家器曰玉汝將冠字之曰于成君蓋有得于張子之旨而深於義方之訓者矣君世其家學起自儒素致位通顯平生勞逸備嘗之矣于成今日之居之養非若翁比

也處逸思勞之道可不勉乎必日乾夕惕勿高居勿安寢而後德可成也必涌之澄之高明之至於不煩繩削而自合而後器可成也雖重不辭雖難必進至於康莊輕車長風巨帆之地而後名可成也三者成而士君子之學無餘事矣于成勉之哉余於林君有同年同寅之契其子則通家也故爲釋名字之義以相其成

王說商臣字說

聖天子夢想賢豪于九重之上爲天下得人之盛心也士君子彊勉問學于蔀屋之下輔世長民之大業也傅巖之野版築之間沾體塗足木石與居衣食自力終歲勤動自常情覩之豈有用世之具哉帝賚良弼審象旁求王人下臨璧帛陸離獸群潛伏人迹罕至自常情觀之豈有將引之媒哉然而雲龍風虎水濕火燥默契冥會自有不謀而合不約而同者雖要荒之外葑菲之賤固將網羅之必

將採擷之靡遺是故不患其不爲吾用也患求之不得其道耳不患其不吾用也吾所以適用之術有未至耳余姻家月湖處士王君隱居行義不求聞達其仲氏侍御君既以效用爲廟堂之望其主器茂才績學尚志將克鳳麟之選而其冢孫名說者年且弱冠矣深潛純粹嶷如老成人以世業之饒思賑貧乏輸粟縣官授以章服非其志也恒靜處一室藏焉脩焉耕道獵德日乾夕惕所就未可量也今年冠且昏月湖言於余曰吾孫有成人之義師友命之字曰商臣願一言助之余辭不獲進商臣而告之曰若知而祖父師友所以命名若字之意乎今　天子勵精圖治籲俊立賢商之高宗也今天下之士沐浴清化其惟帝臣人人有傅巖之想然而所得有淺深所蘊有厚薄而　聖明之甄拔隨之棟梁榱桷克滿朝著將必有真傅說者出以對揚休命矣傳之言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

惟學遜志務時敏然則學也者傳所以爲良弼之道也遜志時敏傳所以爲學之術也由傳之言進傳之道舟楫霖雨豈獨專美於有商也哉余與而祖有通家之義知商臣之可與人道也故敢進其狂言

雜著

啓　綵帳文　倡　頌

辭免物禮儀啓

伏蒙

吉王殿下賜臣銀一百五十兩紵絲八表裏羅四表裏臣不敢受領除令長沙府首領官吏收領送赴長史司具啓回納外臣竊以震器承宗既分封於大郡潤蘋主饋復擇配於名門封册煇煌寵章崇重是皆出於
皇上親親之義有以體 殿下慈父之心者也臣猥以下僚欽承 明命持龍節而夕惕駕星軺而宵征勉效馳驅何行役之敢憚少酬任使乃職分之當爲 殿下憫臣微勞加

臣 寵貺兼金重雙南之價文幣美冰蘭之珍蒙 恩當刻骨而鏤心揣分則赧顏而汗背不敢祗受謹用納還非小臣之拒違實
睿眷之過厚蓋臣奉 命而出使事有程一身之間百度具足行則驛站之給食則日廩之供秋毫皆出 上恩纖芥豈敢妄取若欲受賜於 殿下必當具 奏於
天廷事既難以 上聞義當戒夫苟得伏望量撫海涵仁垂春煦恕臣狂愚之罪察臣狷介之私特 賜矜憐收還禮幣臣不勝感激之至

賀徐少師致事啓

伏審懸車得請調鼎收功名位已極於人臣巍然風采德澤弘敷於海宇遽爾歸休凡在陶鑄共增[illegible]
柱國少師
清朝梁棟多士著龜事業著于
四朝文章光乎一代扶日月于霄漢社稷之

勳作霖雨於旱乾黔黎是賴方安危之注意俄止足之興懷人仰超世之風天隆優老之眷祿榮桑梓蔭及孫曾大開綠野之堂高結香山之社弛彼重任樂此餘年見幾事物之先脫屣塵埃之外累朝僅有曠古罕聞某等荷德良多登門最舊雖惜壽耉之去國竊喜明哲之保身在天一涯馳心萬里謹具不腆之物用伸無量之私尚冀海涵寔慚塵瀆伏願籌添滄海遠同箕翼之齡道重泰山長慰

縉紳之望謹具啓事專人奉詣台階申獻伏惟鑒念不宣謹啓

送孫都憲綵帳文

伏審王璽金符帝授保釐之重輿熊服豸人瞻風紀之尊僚寀騰歡山川增勝廿霖慰洛中之望赤子懸江左之思節鉞干雲謳歌載道恭惟巡撫河南大都憲孫公道具通方才優經國文章藻繪淵乎孔思而周情襟抱冲融藹若風温而月霽惟先尚書仁厚之澤川

嶽崇深肆賢孫子步武之繩鳳麟軒翥鄭履寔傳家之物淅藩爲生甫之宮慶之所鍾公侯必復其始仁者有後方岳克紹其先鄉闈第二人名高江右制策三千字光動斗南司法晉陵乘驄建業慈毋悅不疑之平恕貴游憚桓典之威嚴巫峽峩眉激清霜於萬里吳山越水溥化雨于群生官益高而望益隆德愈盛而心愈下町畦不立溟渤無涯廉操若吳隱之貪泉覺爽汪量若黃叔度俗士懷慚牧伯之化既隆康侯之錫斯至聲華風動綸綍天開授之端右之權俾作中州之鎮郊野培邵伯之樹縉紳慕班生之仙自此而鼎彝鈞衡一轉移之間耳從前之勲庸勞勩豈超遷之驟乎輿論歸崇　宸衷注倚儼騑騑于周道集冠蓋于通津白叟黃童徒攀轅而臥轍青簾畫舫竟解纜而揚舲杭州作汴州無因縮地西湖比西子可以佑觴聊陳樂府之短章少備祖筵之故事

化發紫薇高閣靜陰轉廿棠清晝永隨車霖雨滿江南　鳳書飛下蓬萊頂切雲峩鷹鷙中臺令肅冰霜冷九河澄嵩高氣爽狐鼠一時屏　名家舊領尚書省映雪餘輝猶耿耿西湖八月芰荷天兩峯橫槊秋千頃夜來銀漢逈法星光與台星並看功成　重瞳簡在黃閣坐調鼎　右調歸朝歡詞

吳山盛長老號竹宗爲作偈曰

渭川之濱脩竹靡靡上有老宿下有稚齒森

寒淨淥種種相似傳相孕育祖宗孫子煙雲滿山斐然盛矣我觀脩竹悟彼禪理鬱鬱萬葉惟一本耳縱橫千畝自一竿始於嗟我師皎皎素履居深山中遠絕城市攻苦食淡不識滫瀡麻衣卉裳不識紈綺如竹虛直不作骫骳如竹娟娟不受泥滓師誠賢哉爲世大士我聞内教𦘕有歸旨萬法輻輳不出一軌衆生同心莫有汝爾伊昔達磨道蓋若此至今衣鉢承襲未巳犇龍森森滿眼皆是師其勉旃栽培剪薙滋其碧鮮去其荆杞以固其根俾之無毀以暢𠦜𠦜枝俾之無委輝光發榮敷于千祺振爾宗風覺我蒙鄙

觀世音感應頌 有序

弘治癸亥之歲自夏入秋旱不雨鎮守太監麥公憂勞萬民如惔如焚徧雩上下莫有應者爰用周禮索鬼神之義及於釋氏念觀音大士以慈悲爲道乃七月二十四日戊子發信向心稽首瓣香恭迎金相自天竺寺以來至於吳山海會寺道經鎮府維時赤日停午炎光赫曦忽有片雲如蓋隨仗而至環府數百步驟雨傾注若翻盆然人沐清凉交口讚嘆明日巳丑陰雲竟日庚寅辛卯皆微壬辰奉以歸方至則又雨雖不能溥且足亦可謂奇矣豈非大士者小出示現以警動於群衹也乎豈非公一念之誠通於神明乎然而不能溥且足何也使大士之靈果有之也則恩不勝大願願溥也願足也遂作頌曰惟聖惻惻濟則爲德惟神不測或出戲劇戲劇感則斯應施則未溥豈戲劇耶幻眩下土胡不大之徧灌十方俾出火坑咸就清凉忍視衆生受諸苦阨大慈大悲無量願力

紀行錄

丁巳歲十二月二十二日自吳江啓行是夜宿王江涇廿三日過嘉興桐鄉宿崇德廿四日宿武林驛廿五日渡錢塘泝流而上宿富陽會江驛驛傍有嚴先生祠堂在富春山上

廿六日宿桐廬縣桐江驛廿七日過七里壠
登嚴先生祠堂緣磴上東西臺四山圍合碧
江橫前亦絕景也趂此行數里有望夫石在
絕頂上是夜宿嚴州富春驛建德縣令薛悅
鄉舉同年也廿八日宿蘭溪縣瀔水驛廿九
日歲除宿龍游亭步驛戊午元日早發龍游
宿衢州次日由衢陸行至常山縣主簿王信
松陵人也三日發常山過玉山宿沙溪四日
過廣信府登舟過弋陽五日過貴溪六日至

安仁陸行至進賢知縣馮經松江人也七日
發進賢八日宿南昌府南浦驛巡按御史陳
秉衡及三司皆來會十日早發南昌陸行宿
建昌縣十一日過德安遇雨宿高良寺十二
日雨止過高良山甚險峻是日宿瑞昌知縣
朱廷琮崇明人也十三日發瑞昌宿劉進士
宅十四日宿興國州十五日宿大冶縣十六
日宿武昌縣十七日宿九峰寺寺為　國朝
楚昭王所建以居無念和尚者也甚宏麗十

八日至武昌府會同差正使懷柔伯及地方
總鎮以下諸公巡撫都堂沈時暘先生巡按
御史王克承清軍御史牟某及鎮守太監劉
雅總兵鎮遠侯顧溥皆置酒大會三司亦大
會沈都堂王劉二繡衣又各邀飲于公署兩
司諸公會餞于黃鶴樓二十二日早發武昌
江行宿金口驛廿四日宿嘉魚縣魚山驛廿
八日至岳州府城陵驛自二十日病目至是
始愈連日舟中甚為所苦次日阻風不行欲

登陸懷柔不可坐守四日至二月三日早北
風微動登岳陽渡洞庭湖風大作陰雨晦暝
客船頗有覆溺者湖中得沙洲艤船焉四日
早風止過鹿角驛宿磊石驛初五日浮湘過
黃陵廟三閭大夫祠宿營田驛初六日早至
湘陰縣畱止待懷柔初十日始至　吉府遣
內臣設宴于驛亭十一日早發至彤關驛十
二日至長沙府臨湘驛十三日入城長沙至
醴陵一百八十里醴陵至萍鄉縣九十里萍

鄉至袁州一百二十里以上俱陸路袁州至
分宜九十里分宜至新喻一百里新喻至臨
江一百里臨江至豐城一百里以上俱水路
豐城至進賢一百二十里進賢至安仁一百
里安仁至貴溪一百里貴溪至弋陽一百里
弋陽至廣信一百四十里廣信至玉山玉山
至常山以上俱陸路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二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三

祭文

祭俞侍郎文

惟公之德甘雨春暘惟公之操烈日秋霜才
長經濟器重珪璋早奮甲科名擅詞場歷職
郎署清譽芬芳驊騮馳騁鸞鳳翱翔政歷中
外遂登巖廊三禮聿脩六師既張股肱之任
寔際明良　九重攸倚萬夫之望未竟其施
倐爾云亡寛等晚生小子得仰餘光承顔接

辭蕩然馨香今其逝矣豈不悲傷焚蘭殯玉
折棟摧梁典刑儼儼風采堂堂具瞻何在杳
然穹蒼椒漿桂酒用滌清觴陳詞致哀再拜
靈牀

祭屠先生文

天地之間日有六氣一或滯淫爲毒爲沴沴
之中人疾疢夭傷自兩年來東南一方烈風
霪雨既陰既晦積而爲菑蒸鬱四起雖有違
士亦或惟此嗚呼先生朝而出遊暮歸染疾

忽焉不瘳嗚呼先生通曠閒雅方寸悠然不著土苴才寔出衆隱此下僚與世無營日以逍遙青衿環侍粲粲笑語沈酣六經助以杯酹有時興至爾汝忘形擊節高歌游心青冥嗚呼先生鄭虔之徒飯雖不足道則有餘嗚呼先生今亦已矣人事不常天道難擬可勝悲哉孤婺弱子靈旐揚揚明發吳水故山在何西湖之涘我有潔觴敬酹先生先生歸哉游於化城

祭陳匯之母文

閨閫之良性質之懿端靜明淑閨門儀軌食祀女紅克舉家事及笄而歸整整簪珥長幼僮僕罔不忻喜稱之曰賢百口無異遂相其夫登于膴仕　花誥煌煌鳳冠委委　恩封再加盛美誰比茲亦奇矣復有令子家教惟何六籍子史賢科薦揚刑曹歷履迎養京師晨夕甘旨諄諄誨言有條有理曰汝之職剸刖宮刖人命至重爾弗敬忌豈惟爾躬祖父之累惟此戒勅懇懇靡已子遵奉之無怠無弛用能其官政譽盈耳嗚呼恭人瑕疵曷指婦道毋德可效可視宜有遐壽永享福祉胡為年命僅止于此子之泣血骨立形毀寬等寮寀孰不涕泗共陳薄奠酌此明水嚌哀致詞再拜靈几

祭王宜人文

惟昔梁鴻隱居樂道誰其相之曰有德耀惟昔榮公德器殊倫誰其訓之申國夫人豈獨古昔于今亦然於穆宜人族黨稱賢醫國活人字恤孤婺助喪給婚罄其家貲此君子之義舉宜人寔贊而成之視姪如子惠愛均一以教以育咸得成立或業太學或官郎署菁莪滿庭芝蘭玉樹此內則之難能惟宜人為無愧年邁期頤康寧考終吾固疑其不死將馭氣而乘風何群雛之惻惻抱悲痛於無窮寬等辱知令子仰德彌深載羞于俎置酒盈尊再拜陳詞有淚沾巾

祭陳安人文

吁嗟安人内則惟貞蘭猗蕙馥月霽霜清林下之風脩然絕俗閨門之秀溫其如王克相夫子鳳立梧岡翩翩羽儀輝映巖廊相之伊何紡績誦讀冀缺有恭伯鸞匪瀆冠翹綵翟帔纈明霞簾幃肅穆蘋藻清華既孝既慈絕去驕妒人謂夫子内有賢助宜爾偕老白首相將瞥然飄風竄突塵揚滄海雲迷瑤池月缺逝水不還朱絃頓絕嗟爾夫子抱恨悠悠何以慰之清酮庶羞以奠輀車以餞仙遊湖山之墟慘焉素秋

祭項司馬文

通于世務之變者往往隨俗而推移習于文吏之事者每不足于長策遠略之施孰智義之兩得孰小大之具宜惟公之生宏達魁奇既蘊抱之不凡亦遭際之惟時始立　朝而簪筆儼丹鳳之葳蕤冰霜三尺挺然獨持西署流平反之譽外臺凛澄清之姿節鉞霈霖雨之澤貔貅宣折衝之威殲犬羊於襄漢掃狐鼠于洴岐方二盜之陸梁慘晝黑而飈馳衆恇怯以進退公談笑而麾之遂超遷于喉舌震　皇靈於六師忤權倖以獲累竟解組而旋歸彼權倖之恣肆勢熏天其赫曦衆望塵而雅拜公睨之如狂見屹底柱於橫流頹鐘鼎之如遺臥丘林以自適永壽考于期頤忽雲逝而天游孰不嘆息而歔欷嗟勳望之若此惟士林之表儀潔一觴以致奠悵遼鶴之遐飛

祭貞烈鍾氏文代鎮巡三司作

夫婦大倫綱紀生民君臣父子厥道惟均内則既脩國俗咸正烈烈夫人大節至性平居孝敬柔德含章一旦事變百煉其剛日未亡人斯古遺式良人逝矣吾將安適處心積慮之死靡慝内見既定卓爾不惑舅姑有託嗣息無累脫然一身可以行志溺水則濕伏刃則汚不濕不汚全歸厥軀輀車駕期儀物具

飭服飾器用左右秩秩天清夜寂從容自經飄然從夫歸于杳冥嗚呼夫人死生大矣孰能視之如棄敝屣孤標萬尋凌空獨峙至堅不磷至潔誰滓豈惟家範可勵庶士賊子亂臣其顏有泚沈江孝女曹娥有碑投崖烈婦清風有祠宇宙鴻名千古于越夫人配之前後燁燁山川之靈閨閫之英鄉邦之光 聖化之微敬潔一觴用勸貞烈金石永垂乾坤高揭忠孝節義天經地紀萬方萬民斯效斯

視

祭封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屠公文

德之美者忠信孝友福之盛者名位壽耇猗歟我公何獲之厚既昌其身復大其後篤生哲人爲國棟梁執法憲府調鼎巖廊一代之英萬夫之望揆厥本源寔有義方公之素履雍雍穆穆仁洽家庭譽流鄉曲人亦有言藍田生玉宜荷 寵封宜享榮祿 天恩浩蕩雲翰昭回駢臻屢錫異數崇階壽近百齡位列三台金紫絢爛林壑徘徊忽焉永終天乎不憖 綸音遣奠王人視殯哀榮備矣亦復何恨寬等奉使是邦慕公遐軌豆薦江蘋觴陳絜醴甬東白雲鏡湖秋水南望迢迢微誠曷已

祭程參議節之文

惟公操履之堅德器之厚如松如檜如岡如阜厚則不薄堅則能久宜當大任宜有眉壽公非不壽歷艾逾耆所不足者不至期頤公

非不達粉闈薇省所不足者不至台鼎數不可知理不可推公之家庭蘭玉紛披嗣公典者自茲寖昌公雖逝矣不沒益光寬忝年末深情曷既始悼而哀復遣以慰一觴酹公公聞不聞寂寥萬山悠悠暮雲

祈雨告城隍文

三伏溽暑大雨時行云何恒陽赫然鑠金田野焦枯赤土誰沃苗則槁矣民用顰蹙老稚嗷嗷佇想滂沱雲霓不興吁嗟奈何誰爲厲

階致此旱魃延及蒼生横罹凶虐刑政失宜奸僞得志吏之不臧民寃何罪厥今閭閻敝奄奄凶荒繼之其何以堪伏惟明神臨下有赫胡坐視之不一致力此亂政者神其殛之彼民無辜顧持其危興雲如馳下雨如注田疇鬱然流衍布濩秋成可卜神惠曷量報賽有常民其敢忘

祈雨祝文

歷夏經秋時雨不零萬畝焦枯四野鬱蒸無

望豐穰兼憂疾疫民之瘼矣如焚如炙有司失政延禍蒼生徧告群神旣殫厥誠日夜嗷嗷企待甘澍日火益熾雲水不布薦收失權炎官專政致此亢旱爲疢爲病伏惟神明赫赫在上或司天時或宰土壤禦災捍患功德斯隆春秋奉嘗祀典攸崇虔禱再三邈然不應神豈不鄙神豈不聽厥咎安在在我有司宜殃其身小民何爲鞭叱潛龍奮騰百川三日爲霖沾漑滿田焦槁皆甦煩酷頓釋民獲安恬神惠何極懇懇下情伏惟昭格

告山川風雲雷雨文

山川通氣雲雨乃興澤潤萬物濟惠群生惟茲炎月亢陽不雨山泉涸渴溪澤沮洳田野禾苗如焚如炙焦槁瀕死急在旦夕吏民惶惶顧天無從何以療之一漑之功山澤雲雨有神掌握胡秘其靈不需其渥奔走群望非神孰扣亢功不宰非神孰有願賜甘霖旣沾旣足四野歡呼萬頃敷綠神功旣廣民報敢

違毋作神羞不拯民危

告社稷文

土寔生穀穀以養民孰主宰之賴爾有神三伏酷日金流石爍土焦禾稿望雨如渴犧牲不成有司之愆旱乾作祟哀此黎元歲且不登祀用不時豈非民憂神將疇依輔國濟民惟神之惠尚炳其靈甦此憔悴霖雨其零苗蔚以青歲則大熟惟神休徵

謝雨文

炎威肆虐方勤群望之誠神力感通果霈如膏之渥吏民胥慶老稚交歡惟神司雨暘之權奠山川之位五穀賴以播種四境賴其護持含德體仁愛民濟物運威靈於昭昭之表普惠利於元元之生茲者歷夏入秋亢陽不雨田疇乾涸禾稼焦枯守臣皇皇思拯焚而無計田畯惻惻空釋耒而長嗟將謂冥理遠而難通豈意神聰求而必得隱隱雷出霮䨴雲蒸傾河漢而注天瓢騰蛟龍而翻海水滂

沱徹夕霡霂連朝人盈其望物遂其生草木娟娟而擢秀禾黍甤甤而敷榮沴氣頓消秋成可卜謹竭薄奠用答鴻休伏願罄此精誠永終嘉惠時暘時雨收大有之全功無靑無灾躋蒼生於弘福

祈雨告城隍文

三代暑雨乃時令之有常萬頃畬田寔民生之攸賴嗟膏澤之不降恐黍稷之將枯赤子嗷嗷蒼穹杳杳惟神與司境土濟利黎元有感必通無求不獲顧茲旱魃之肆虐伏望靈威之震揚驅風伯而擻雨師大霈滂沱之沾足鼓雷霆而爲江海一洗炎燠之薰蒸惠我閭閻茂茲稼穡民之瘼矣神其聽之

祈雨告山川風雲雷雨文

天秋徂暑正稻粱欲秀之時負山帶江寔水澤不苗之地三旬不雨萬姓咸嗟惟神操風雲雷雨之權奠流峙高深之位民之不卹俾亢陽以爲灾歲且不登恐時祀之有闕潔齋

奉禱庶精誠之感通稽首告哀幸尊慈之垂貺大沛甘霖之澤用熄虐焰之焚寔慰群情敢忘神惠

祈雨告社稷文

雨澤不降民食斯艱况當西成之有期恐視南畝之將槁政事闕失罪在有司蒼生何辜罹此苦厄惟神職惟奠土業在司農旣血食于一方宜保護於四境今者時失雨暘之節民懷溝壑之憂豈天之降災將吏之不職奔

走群望思咎省愆伏望明神大施威力挽回造化召呼風雲俾百穀之豐登慰萬民之仰望幸垂昭鑒毋作神羞

祭胡廷器同年文

憶昔與君同宴瓊林二十年來凡幾升沈惟君落落夐出流輩質厚才優爲世偉器一麾出守五馬驂車岱宗鄂渚仁化虛徐朝議超遷士嗟留滯未展壯猷忽賫素志崇卑脩短厥數無恒可以不朽惟有令名桂瘁蘭枯孰不嘆息況我同年深情何極敬奠一觴有淚沾臆

重脩岳武穆廟落成祝文

惟王文武全才乾坤間氣丹衷貫日月而爭光壯節凌風雷而横厲忠孝出于天性聲名震乎華夷超孫吳之神算邁巡遠之英姿悲中原之陸沉憤國恥之未雪髮上指而衝冠怒塡膺而肯裂談笑而匈奴膽破叱咤而賀蘭山缺奚啻萬里之長城允矣曠世之人傑功業垂成于板蕩之社稷矯誣卒陷于鬼魅之姦回蓋其身之存亡關一代之興廢而事之拂逆增千載之餘哀鬱棲霞之盤廻枕西湖之清淺宰木森森而南枝廟貌巍巍其袞冕王之逝餘三百齡王之靈儼然如生惟皇明之大政在褒忠而旌能旣蘋藻之歲脩復宮墻之時葺美守臣之仁賢體 聖心之汲汲將廉頑而激懦亦徼福以安民極經營於意匠奐雲構之嶙峋寬等平生仰止于高標今日獲瞻于遺像恍薰蒿之可卽凛星岳之在上有觴斯清有豆斯馨敬拜謁而奠享穆天風之泠泠

祭王蘊和寺副文

抱煙霞之懿質含山水之清光富六藝以績學披五綵以成章真名家之鳳雛亦治世之珪璋美世閥之昭融隆 累朝之舊德黃扉鼎鼐之重容臺禮樂之職補袞而功格皇天稽古而名高上國君嗣續其芳蔭早奮翼而

高翔擷蘭蕙於青瑣濯珊瑚于巖廊弄鳳池之綠波綰棘寺之紫綬身依　日月之旁心戀江湖之舊挂神武之峩冠作滄浪之釣叟幽懷雅志邁迹於名途妙墨妍詞騰輝於文囿既離群而獨處復乘雲而上征豈厭俗之混濁欲脫屣于清泠何頳顏之未改忽白露之先零林壑凄其慘傷猿鶴悲而躑躅覺短世之堪驚嗟逝波之不復潔椒漿以致奠望白鹿之層城渺海天兮萬里疑羽化于蓬瀛

祭張伯章同年文

惟靈通敏之才謹慤之行科甲榮名憲臺肅政進未可量忽焉中止長衢駿蹶芳林蘭萎官舍京華孑然幽獨既遠骨肉亦寡僮僕賴友之誼畀柩南歸靈輀飄飄北風凄其迢遞閩海旅魂何之寬等年家鄉舊傷悼何極再拜陳觴有淚沾臆

祭丘恒吉母孺人文

吁太孺人毋德惟貞篤生鳳雛揚于　帝廷其冠伊何峩豸奕奕其服伊何繡纈五色風裁凛然　恩典有赫惟孺人之教惟孺人之德天眷方殷頹齡不駐臺烏夜啼滿地霜露寬等同年或忝鄉邦致奠清酌既予且傷

祭何老夫人廣昌司寇之配

顯允司寇朝野儀刑柔嘉夫人閨門準繩昨公立朝清忠粹德疾邪如讐薦賢爲國相業韓范儒術關閩夫人配之內則彬彬今公歸田體道養性角巾風高綠野春靜逍遙自適

恬淡無爲夫人共之樂而忘饑白頭高堂偕老眉壽宜爾百福如岡如阜何哉夫人奄棄我公翩焉獨往白雲長終天使下臨卜其宅兆　天子有詔闡發潛耀且以慰公永延椿年海內士心亦莫不然況公所知諸生故吏南望迢迢微誠曷既潔觴陳詞敬奠夫人清風千古盱江粼粼

祭黃文選母文

惟淑人之貞粹作閨闈之儀刑佩瓊琳之璀

琛襲蘭芷之芬馨謹三從以終始兼七誡而服膺方于歸而敬戒鏗琴瑟之和平輓鹿車而提甕同桓氏之休聲相夫君以登仕爰騰茂而蜚英屢選曹之華要挈冰鑑之清明躋列卿于周典儼風采于虞廷肆　天恩之汪濊被　封誥忞相仍既內助之盡美復胎教之可稱孕渥洼之駿足發丹穴之脩翎紹箕裘之懿業信善繼而善承襲銓衡之舊職擅橋梓之佳名玆淑人之內則爲當世之法程

紛百祿之駢集壽耋耄而康寧謂天齡其未艾何人世之無恒忽奄棄以歸盡嗟玉頸而珠傾寬等獲納交于令子結久要之高情重賢母之遺行感風木而心驚潔一觴而致奠藹蘭桂之肴蒸悵雲駢其何在渺天台之霞城

祭封少詹事王公文

懷祖之賢聿有坦之宋室名相三槐之遺惟公厚德粹然無疵晉公直道王掾不癡一官花封忽復解綬位不滿德以昌厥後明明少宰爲國柱石惟公之教惟公之積　封誥有加祿養無數天胡不憖遺此德人少微無輝隣枿不聞王人遣奠將作治葬哀榮備矣食報豈爽窀穸有期敬潔一觴清風送歆海內同仰況忝隣邑能不傾嚮

祭于肅愍少保文

聖明撫運光嶽氣淳篤生偉人爲國藎臣明明肅愍一世才傑大旱霖雨巨川舟楫靖難

康時厥功洋洋權姦群搆竟罹其殃身雖凶危道則永昌唐張東之齊斛律光一日之短萬世之長寬等祗奉　明命持節玆土再拜公墓懷賢弔古敬潔一觴靈其來歆空山寂寥孤猿夜吟

祈雨祝文

季夏之月大雨時行土潤溽暑惟氣之平今獨何爲旱魃肆虐滌滌山川如焚如灼赤土千里薀隆鬱蒸道暍載塗疫癘以興焦爍不

巳厥氣熇熇祝融因之咸逞其毒況彼西疇萬頃敷榮嗷嗷蒸夫仱倚秋成溝澮將竭膏澤不施苗則槁矣曷以救之國賦是資民食是賴吁嗟蒼天厥咎安在某等不德莅此一方災沴相仍中懷悚惶罪在守臣民則何辜敢不同心是究是圖仰惟尊神食于浙右城池靖安民物蕃阜神之祐之既厚而深顧茲亢旱神獨何心齋戒沐浴竭誠上請願施神力慰此引領油然作雲沛然雨零既沾既足萬彙咸亨疹疾蕩除黍稌大熟惟神之德惟神之福民雖至愚敢忘神休尚其聽之毋作神羞

祭封太淑人呂毋徐氏文 閣老文懿公之配太常卿秉之母

惟昔文懿熙載登庸石渠清祕玉署從容淳德重望冠絕群公寔太淑人內助之功維今太常丹穴五色芳蔭承華賢科奮迹鳳沼容臺才名籍籍寔太淑人慈訓之力厥初于歸時方食貧提甕出汲如桓少君及既尊顯不易素守豐潔家祀若元氏婦所天不祿子則有成若文伯毋於邪僕刑霜清冰寒歷四十稔族黨敬慕閫範凜凜錫典頻繁祿養優崇期永享之忽焉長終九重遣奠兼治窀穸長水之原夜合雙壁文懿之休益用輝赫寔等備員臬司素欽賢行陳觴薦羞微誠曷罄靈風儼然雪月交映

祭朱都憲文

惟公之材瓌奇卓傑惟公之行孤直峻潔如彼松檜棟梁之姿歲寒不凋挺然獨持晁董登庸張于執法博識該通淑問流洽三尺畫一仁恕藹然甘棠有陰民自不冤西臬澄清冰霜千里中臺總憲綱維百揆群盜跳梁螳螂當車電掣風掃鼠穴爲墟皇皇六師在公掌握正色立朝冠劍嶽嶽群小睥睨貝錦斯成公歸乎來丘壑放情平生勳業歷歷可紀晚節卓然星懸嶽峙不竟其施乃遺厥後鳳

雛驥子亨衢遠驟公雖逝矣　恩典不忘葬祭哀榮燦然　奎章敬奠一觴再拜靈几公在帝鄉白雲旋旋

祭劉夫人文

惟鼎族之淑德配間世之名賢紹鵲巢之遺則詠螽斯之佳篇既抱信以含貞復懷慈而守素潔蘋藻于有齋佩蘭蓝以朝暮嗟卓然其可述曰婦敬而毋慈儼冀缺之如賓紹絳帳之遐規明明太傅一代模矩文章韓孟勳

庸伊呂初揚歷于詞林荐超遷於政府彌綸萬化弼亮　兩朝霖雨蒼生著龜百僚廟堂倚以柱石陰陽賴其和調體仁義而道詩書時曆象而協簫韶確始終之一節凌歲寒而不凋如玉斯潤如冰斯瑩鏡清而明弦直而勁挺孤鳳之獨立超班行而莫並夫人相之無非無儀桃夭之化家人是宜英英省郎鳳雛驥子鳴丹穴之朝陽飲渥洼之秋水雲衢耀采而九苞康莊歷塊而千里承韋氏之舊經服申國之內則肆德器之大成藹聲華之籍籍照文釆之珊瑚策制科而奮迹夫人之訓如圭如璧萊綵戲青春之服魚軒開大國之封紫泥渙汗褕翟雍容方偕鶴髮之願忽驚鸞鏡之空歌飛雉以悽愴夢炊臼而怔忡嗟板輿之何在疑乘雲而上征瑶水杳兮天遠璚閨扃兮苔青歸羽翣于梓里埋蘭蕙于佳城寬等仰瞻黃閣之光俯挹省郎之美羨少君之懿範慕孟母之遺軌胡不百年倏焉

已矣海內輿嗟士林殞涕諒五福之在天惟七誡之無愧況哀榮之兼極庶平生之足慰潔一觴而致奠望月明而延企

祭王存敬文

騏驥騄駬蹶于中逵蘭芷蘅荃風霜悴之麟麓于郊鳳殞于岐孰不嗟咨爲吾道悲況我交游肝膽相知平生之言白首爲期詎意若人而止于斯昔在西署傾蓋無違隣曹接廬蚤暮追隨同入而出聯鑣並馳相謔嘻嘻相

規師師登高臨流月夕花時緩帶揮塵談玄賦詩興至放歌雲凝颷飛脫去塵土歸于希夷豈獨忘形神情俱遺君才通方左右具宜禮法之塲仁轥義羈冰玉皎然涅而不緇余獨落魄爲俗所嗤乾坤二人識者伊誰君今已矣嗟吾何爲承乏憲節今辰來兹哭君几筵痛絕心胛丹山峩峩碧水瀰瀰委羽仙去何時還歸

黃巖縣祭杜清獻公文

惟公鍾丹崖之間氣傳紫陽之正學風節挺出乎台衡望瞻峻極乎星嶽爲一鄉之先達開百代之後覺雖書院久矣其臻蕪而祠堂奐焉其樸斵涓時序之昭融薦豆觴于帷幄青天白日揭吾道之光華尊德尚賢濊 皇明之恩渥

祭黃祭酒毋太宜人文

嗚呼宜人蘭馨蕙馥柔德宜家清儀絕俗提甕食貧舉案如賓若孟德耀若桓少君膝下生雛燁燁五色及第成名鸞披鳳披成均超拜 恩典優崇未辭禄養忽焉長終 九重遣奠兼治窀穸宜人之慶宜人之績敬潔一觴陳詞薦誠仙遊渺然姚江月明

祭朱憲副文

輕車颷馳孰思其危勁弩疾發孰審其幾賢哉二疏不殆不辱千載我公寔繼其躅才本經濟時方治平衆人爭趨我止不行嗚呼公乎激貪勵廉東海之濱清風凛然公在內臺

白簡飛霜公在外臺汾沁片月年逾知命遽邇懸冠急流勇退自古爲難養高田園治三十載綠野徜徉石淙瀟洒韋賢經訓聿有玄成太丘之德元方是承不大其施爾有餘禄年登耄期身離塵俗忽焉乘雲帝鄉遠遊弭節崑崙揚於不周凌虛御風其樂何極靈兮來歸九峯一碧觴則有醴豆則有羞再拜致奠白雲悠悠

祭岳武穆王文 代三司作

天之生才寔惠人國彼昏不知棄天自賊柱倚姦回讐視忠良千載揮涕棲霞之岡綱常大義天規地準蚑𧍒一時於道何損堂堂威靈焜煌若斯彼檜臭塚樵牧溺之賢哉守臣敦崇名教封植經營輪奐有耀墓門峩峩巍宫搆雲海内欣慰近覩遠聞某等備員藩臬坐觀成績望瞻深嚴如歷斗極敬潔一觴以奠神居萬古忠義翊我　皇輿

祭饒正繹文

憶曲江之勝會聯紫陌之春鑣惟歲月之荏苒悵晨星之寥寥撫飛蓬兮興嘆感逝水兮心驚方翹首以延頸忽蕙謝而蘭凋惟夫君之好脩既潔清以温粹坐春風以怡然飲醇醪而自醉始分署以為郎遂剖符而出刺臨三衢之名都布千里之和氣期尺書之下徵何二豎之奄至望雲樹之悽其挹商飈而灑涕諒世講之未已美丹穴之飛英哀時命之有盡胡大塊之可憑潔清觴以遙奠遡桐江

而馳情

祭宋都御史文

鬱富春之巖岫帶桐江之清漪萃磅礴之間氣出髦儁之瑰奇惟公之先望重薇省公繼厥休青雲獨騁早策名于龍虎遂入造于鵷鸞操平反之健筆義惠文之高冠英風振于棘垣直道聞于丹扆如玉斯瑩如冰不滓一生之式敬甫侯之明徐有功之仁恕張釋之之允平公寔兼之洋洋厥聲既承恩於璽遷荐致位于九列縉紳仰其清醇朝野服其明決立巖廊逾三十年壽生雲以億萬計帝眷南服眇茲荒裔蠻夷紛其莫居文教綏而或豕欲振懷柔之紀必資端右之臣爰命我公于宣于旬秋霜肅而瘴煙消春陽舒而海波晏甘棠連桂嶺之陰銅柱壯南交之觀方遠氓之倚賴忽故山之興懷辭節鉞而解組望田園而歸來開綠野之新堂撫嚴瀨之遺跡等榮名于蜉蝣傲羲皇而偃息曾此

槃之幾何遽乘雲而上征豈厭世之渾濁獨超然于泰清群士嗟梁棟之摧　九重優祭葬之寵寛等備員憲臬夙仰光儀惜老成之永逝悲猿鶴之何依潔觴致奠有涕漣洏

祭楊太守文

昭昭文敏為時名臣功高燮理道在經綸公繩其武是似無忝華實瑀瑀圭璧琬琰策名制科出刺大州檢擿豪右植扶輭柔紀綱燦然吏畏民安直道而行取怒達官飄然投簪

如脫敝屣黃華之山有竹有水閒翁歸歟別墅經始賢士大夫觴詠朝夕後進子弟問道考德永矢弗諼三十餘年厭世乘雲俄焉上仙義滿州閭惠及貧窶屬纊之日鄰不相杵齊家有規教子有書翩翩鳳雛登于天衢群季俊秀玉樹奕奕文敏之風益振無斁公雖逝矣令問日彰是謂不朽復何悼傷寛等獲交令子或忝鄉邦徒慕紫芝未拜老龐潔羞盈俎清醑彌觴再拜寄奠閟雲茫茫

杭城火菑祈雨文

竊惟五行之氣寔資萬姓之生彼炎上之靈暉在民用為尤切茲者雨澤不降亢陽用愆司爟失權回祿為祟杭城為東南之要害市廛甲天下之繁殷接屋連甍蜂房井絡炎威屢發烈焰妄行積聚皆空豈但燎原而焚玉奔騰莫制有如電掣而飆馳閭閻震驚罔知攸措遠近惶惑背動訛言爛額焦頭痛心疾首豈吏之不職政令之苛急之所致歟抑民

之無良奢淫不禁之所召歟寛等恭承　上命來臨是邦不能挽回元氣消除沴災夙夜憂勞肝腸煩熱欲拯民塗炭而無術惟反躬引咎而深思惟神幽贊化工顯司境土既享一方之血食宜保黎庶之安居伏願俯鑒民艱宏施神力布玄冥之霍霽沛膏澤之沾濡以消鬱蒸之災以滌熾灼之氣室家無恙獲棟宇之依田野有秋遂熢燧之望民樂其業人享其成靈祐之隆豈云有極敬潔齋而上

懇冀矜聽之不違

祭張文衡忝議文

天福善而禍淫憶嘗聞于聖訓明斯言之不酬每逢善而加擯遇穿若將推之施惠若有所靳嗟惟公之平生躬仁義而忠信彼天爵之克脩宜人爵之來徇早策名于天府歷臺省而屢進積年勞之既久始稍遷于遠鎮輿論紛其稱屈公獨泰而無愠望九疑之高標縹五嶺而前軔播仁風于遐荒期素志之一

奮敍蒼蒼其何爲殲我良而無吝豈好佞而惡直故妨賢而害俊抑元化之無情任偶然于時運恨瘴江之淵洄渺空碧兮千仞罪馮夷之蒙昧縱鼓黿之蛟蜃方雲婁而夜黑集魑魅之鬼燐公胡爲兮宵征乃乘危而蹈㬥疑濯纓于中流和滄浪之遺韻厭斯世之溷濁思出塵而離垒獨輕舉而遠遊等萬劫於一瞬御緒風于大荒騎長鯨于青漢公已逝而不還天亦遠而難訊送蒼梧之鳴鵩撫錢塘之歸櫬掩余襟之浪浪惜芝焚而玉躙實椒糈于兕觴遣巫陽而扣問

祭吳天宏御史文

惟君之材飛黃騄駬騖于康莊一日千里惟君之量廣陂綿邈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俊若雕鶚雲漢翺翔重若九鼎廊廟顒昂嗚呼奈何世事翻覆俄鎩其翼俄蹶其足重器毀傷廣陂成陸道路咨嗟士林揮涕況我知舊傷痛何旣窀窆旣戚徑郎幽堂出自北門北風

其凉

祭鄭太孺人文

申國性嚴崇公德成盧氏善教元暐知名懿哉孺人克脩內則饁耕如賓閨門翼翼丹山之穴梧桐之岡有雛五色翩然高翔既孕其英不享其榮雲軿遠逝瑤池冥冥閫範不泯毋儀可挹族黨傷嗟士林嗚咽潔觴薦辭用表幽沉片玉韜輝青鸞夜吟

祭封太孺人盧毋文

東陽之墟秀鍾婺女山水清華風物和煦於
惟孺人含英抱貞澄霜霽月玉質金聲德門
奕奕至惟寂寂伏臘蘋蘩晨昏紡績孝慈之
徵生祥孕瑞膝下雙雛如麟如驥惟侍御君
若顥封人立身行道既顯其親鷹冠立玉烏
臺震肅堂日馳情孤雲送目視彼榮進瞥若
敝帚一日之養三公何有投紱歸來甘旨既
修弄雛兒啼樂以忘憂孺人之教侍御之孝
鄉邦稱之海内是效白首高堂既壽而康豈

不至願如陵如岡數則有終若彼盈昃逝波
渺然哀慕何極敬潔一觴再拜陳詞以慰純
孝以彰毋慈雲軿飄飄雪風淒其

祭封孺人陳毋文

閨門之秀林下之風蘭蕙其質冰玉其容蘋
藻清華簾闈肅穆既孝且慈家用敦睦篤生
令子鳳立梧岡羽儀翩翩輝映巖廊豸冠切
雲綸綍耀日秩陵舊都孤鼠遁跡　封誥知
頒曰頭云逝匍匐奔喪哀情何既某等辱再
令子夙慕毋儀敬將清酌奉奠靈帷金華之
山白雲瀰瀰

祭婁毋文

瓊玉瑩潔蘭蕙清芬饁耕有禮提瓮惟勤如
鼓瑟琴宜其家室克配梁鴻德音秩秩丹山
之穴梧桐之岡美彼九苞翩然翱翔科甲名
高儀曹地重盧氏善教玄暐克成胡孕其英
不享其榮婺女沉彩清秋寘寘閨範猶存毋
儀可仰敬潔一觴灌此玄壤雲軿渺渺鸞馭

何之臨平西望邈矣瑶池

祭夏時正大理文

備員藩臬幸接風儀一觴告哀有淚漣洳循
徉壽康惜未滿百道路咨嗟失此耆德文藻
淵茂志行剛方九霄威鳳燁然其光位歷棘
卿望逼台輔忽焉高蹈掛冠神武吳山之塢
西湖之濱雲水煙霞洗心養神

誌銘

黃處士墓誌銘

朴菴處士黃君以成化壬辰十一月廿七日卒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洞山前林之原未有銘其墓者距今乙巳凡十有三年矣其子休寧訓導正倫始以邑庠弟子員貢京師乃能奉其鄉人王主事某之狀來乞銘王余同官也助爲之請遂不能復辭君諱某字

某朴菴其別號也世家台州黃巖之洞山近歲分黃巖之南置太平縣遂屬籍太平祖某父某皆有隱德君早喪母李氏事繼母徐以孝聞處姻族正而有恩于諸昆弟友愛尤篤居家恕而有法雖臧獲無所叱咤季弟眹以儒士累舉不利而困時君與諸弟分異數年矣于是愀然不能自安謀復合不果遂躬爲經治以資給之眹卒賴以成洞山有水曰東溪君據溪下流築埭注之以溉田鄉人田在溪上流者亦欲置埭恐絕水道不便于君君聞之謂曰吾田幾何豈可以吾擔石之獲廢一鄉之利哉況水性潤下沾溉之澤必有陰及我者矣因出己所有溪旁地畀鄉人埭之埭成果如君言人皆謂君仁而有智有鬻產者其價加常直十之二君如其數售之家人有言之者君曰彼以貧急自棄其產而吾以餘貲取之彼棄之甚難吾取之甚易且吾將以遺于後之人也彼棄之而無憾然後吾得

之而安何忍乘其急而要之哉嘗有同券來貸粟及期當償甲貧無所償又詐乙而取其所償乙以告曰願執而詰之君不聽取券毀之君之厚德皆類此自少至老服勤習苦不好嬉逸所居山水清勝有花木禽魚之玩或諷君曰生年無幾衣食既足亦可以自樂矣何汩汩也君曰天之生人有與以學術才藝者有與以筋力運作者其勞逸固自有分今吾既嗇於彼又惰于此是天地間一蠹物耳

且吾見人之嬉遊失業至於困其身饑凍其妻子者多矣吾年五十有一聞術者言壽當盡顏色自若曰不爲夭也果卒卒時繼母尚在君呼諸子曰汝等事祖母如吾身卽吾目瞑矣娶仇氏有賢行子男二長卽休寧訓導也次正倖女二長適某次適某銘曰名之弗彰以隱逸故厥壽不永則所未瑜吁嗟德人孰數天厚其積嗣人之祚

明故安人居氏墓誌銘

成化二十二年冬今刑部員外郎薛君朝英旣奉　命勘獄河南越四月爲明年丁未二月而君之配封安人居氏以疾卒于京邸蓋朝英之行當冬春之交天甚寒勘獄事甚勞責甚重安人日夜憂思且屬產後遂以成疾可哀也卒之日應門給薪水者一二僮僕而已姻家周參政良璧曁我一二鄉人爲視襄事旣逾旬朝英始還都將輿柩歸葬請于朝許之因以狀來言曰某之亡以我故也吾誠不能忘情惟此墓石所以存其姓氏于不朽者願以託之先生余與朝英登第居京師安人與余家累同載北上期月之間起臥飲食相與也故余獲聞安人之行爲詳安人諱妙緣蘇之閶門人父茂名母馮氏安人自幼意度閑雅不妄言笑慈孝勤儉之德稱于族黨組紃女紅尤爲精絕天性聰明遇事卽解發言有章若粗習文字者凡行事始末及財帛出入之數雖隔歲月質之歷歷如指諸掌生

三女長坤凝許適同郡周祈卽參政子也次安貞次淸靜俱幼子辰兒側室出安人視之如己子飲食哺乳每先諸女疾旣亟呼其母謂曰善視吾兒遂卒距其生景泰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享年三十有五卜以是歲十月四日葬于虎丘先塋之次銘曰毀璧殞珠吁嗟安人克昌其家弗昌其身豈曰弗昌德音孔淳虎丘之阡鬱鬱蓁蓁安人是藏于千萬春

故周宗瑞妻韓氏墓誌銘

碩人韓貞姓韓氏父郁嘉興之平湖人年二十而適呉江周宗瑞時其姑陳氏老矣方入門即委以家事碩人孝敬温敏事舅姑務得其懽心待從御嚴而能恤其私賓祭饔飧之饋絲枲紡績之務隣里族黨之交接備以從厚而不踰其制簡以合禮而不乖其情勤以立本而不失其時斬斬閨門肅和外內舅姑自以得良婦稱之于人不容口家人上下罔

不宜之莫有間言初周氏居與其外氏某姓者相並族蕃而壤隘宗瑞父盛議徙而南遭歲之荐饑未果也宗瑞成其志碩人辛苦拮据用底于完善記憶家事綜理雖交錯旁午應酬不暇事已告成無纖悉遺謬性尤儉素粗糲不厭由是貲業日裕逾于疇昔宗瑞百務營爲或過與不及輒從容勸佐之多所裨益而人少有知者婦女黨或有聞焉以爲問但曰此戶外事非吾所知也其在親里疎戚遠近雖一絲一粟無私假無私與於子若孫平居温言甚至少不如訓色已厲矣宗瑞先歿哭之幾喪明自是亦不復能覩物如故以弘治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卒得壽六十有七子男二長昂次昇女四皆適邑姓孫男五用同鏊鏊恩用之幼也警敏甚碩人識之謂昂曰此吾家千里駒也遂遣以就學碩人旣沒而用登壬戌進士第今爲行人司行人昂之卜葬又閱歷歲月久而未果將葬而用奉使

便道適至獲襄事焉葬在某年某月某日墓在邑某里之原合宗瑞府君兆云昂遣用以狀來乞銘銘曰孝以敬貞而靜勤生事與時競善伉儷輔以正遵坦途不亷佷貽孫謀顯厥姓嗟碩人德之令我銘豈諛尚有　恩命

先祖母莫氏墓誌

祖母姓莫氏呉江舊族父智毋陳氏祖母生數歲怙恃俱亡鞠于舅氏英英亦邑著姓爲人俊爽尚義先曾大父永安府君與之游遂

以祖母歸吾祖爲使府君時吾祖年十六祖母年十五耳曾祖母丁嚴毅有家法所生惟吾祖無他子女也故於祖母慈愛甚篤撫育訓教無所不至然少有過差督責未嘗少貸祖母亦孝敬兼盡恪恭夙夜罔敢怠遑曾祖母之没也壽八十有九寬生已十餘歲猶及見祖母之事其姑也吾祖由邑掾舉于吏部任湖州之梅溪稅課局大使任滿致仕宦游三十餘年未嘗有過蓋祖母内助之力爲多

祖母性沈靜獨處一室終日不聞其音聲居家足未嘗出中門從吾祖宦遊雖在舟輿中人罕有見其面者閨閤中雖數歲之童不得入焉吾父之生也祖母年十七吾母先宜人之歸吾父也祖母纔三十餘耳而曾祖母在堂方康強無恙凡百宗事上則有曾祖母主之下則有先宜人承之祖母周旋其間裕如也以故不見其有所爲平生慈悲過人好施與遇凡孤貧無告者傾所有畀之不責其報以故囊無積貲年四十餘自以門祚薄止一子欲廣繼嗣特爲吾祖納側室韋生一子二女祖母撫之若已出然年既高康寧精力人皆謂上壽之徵也乃弘治十年十月初四日遘疾以卒嗚呼痛哉距其生永樂十四年丙申享壽八十有二配即吾祖名瑛字荆璧壽七十有七先祖母六年卒云子男即吾父名暘字景東　封奉訓大夫刑部員外郎娶吾母沈氏　封宜人女某適某早卒側室子男

用娶姚氏女妙福適方鼎妙壽適金濂孫男六人長完次即寬賜進士出身歷官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次宏次寵次宬領弘治乙卯鄉舉充太學生次宇尚幼女二人曾孫男七人女六人嗚呼吾家自六世祖仲逵府君高祖顯之府君皆隱居行義不求聞達積德累仁至我曾祖始以材諝爲鄉里所薦出而仕官當是時國法嚴偶以事得挂冠歸喜曰吾于是可以永安矣因以名其堂且以自號卒壽

終于正寢其居鄉尤力於濟物至今父老論當時諸前輩必以曾祖爲稱首然自仲逵以來皆一子相繼永安雖有一弟字思聰者亦早卒無嗣門祚誠甚薄也祖母乃能以是爲憂可不爲賢哉祖母生吾父以有吾兄弟五六人予姓將來之盛蓋未可量祖母昌吾宗之功大矣寬不肖承前人之餘烈思欲有所樹立而未能故于祖母之德不敢泯没以重不孝之罪是用抆淚書之既納諸幽且以示

後之人

亡妻封宜人莫氏墓志銘

嗚呼宜人之没已再期矣每欲書其生卒年月以備遺亡臨筆輒哽咽不能爲言今也窀窆有日念宜人平生居常履順無甚異可紀之事然其家世之美婦德之淳有不可無言者是用忍痛抑情述其梗槩云宜人姓莫氏吳江綺川世族宋元代有顯人高叔祖禮仕洪武中爲戶部侍郎曾祖轅有隱操門人私謚曰貞孝先生祖震由進士歷官福建延平府同知父旦字景周號鱸鄉居士領成化乙酉鄉舉歷官南京國子監學正致事母張氏鱸鄉游邑庠時宜人生於邑之太平橋寓館既生三月歸見延平公置酒家宴中庭壽安牡丹盛開公喜命宜人名曰壽安宜人幼靜重不喜笑謔不好玩戲父母甚鍾愛之吾年十二三始入鄉校無所知也鱸鄉一再見即曰吾有一女可妻之言于吾先大父局使府

君府君欣然委幣焉吾年二十一領成化丁酉鄉薦而宜人歸于我當是時吾方貧薄宜人親操井臼供菽水自奉儉惡雖糟糠不厭也如是者數年而吾登辛丑進士第官刑部宜人從我居京師日俸僅給囊無餘資宜人性甚儉平居練衣布裳飯數日一肉未嘗華衣豐食終日閉戶縫紉手不釋鍼線暇則績紡未嘗袖手坐無事未嘗出閨門其愛惜物一錢不妄費刀尺之下寸布尺縷不妄棄也

兒女輩衣被率故敝不浣濯補綴爲之未嘗輒用新帛聞先宜人喪自以不獲在左右侍奉湯藥痛自毀頓不食飲者數日處親黨妯娌間和而正未嘗有輕浮之言便僻之色歲巳酉以我夙夜起居思欲代巾櫛之勞百計訪求得徐氏具禮納之今　崇府典膳海之女也年十五矣未省事宜人保育教誨遇之旣沒徐哭之日夜不絕聲雖禁之不可曰吾事宜人垂十年未嘗惡言及我也嗚呼今之

士大夫家處妾庶若冰炭然未見有相容者愞者陰行毒螫悍者顯肆殘虐蓋比比而是宜人之爲其亦異于人遠矣宜人歸我時年二十一越七年　勑封安人又十年　誥封宜人方圖一日酬夙昔之勞也夫何平生多產厄每臨蓐輒竟日乃免歲丙辰正月七日居京師寓舍產自寅及申旣免矣虛憊極不能復支以絕距其生戊寅壽三十有九耳嗚呼痛哉以宜人之慈良而有是報天果虐於待善人哉子男二禧祉女三采蘋采蘩采藻祉徐出也禧扶柩南還旣數月吾亦以奉使事畢便道于家卜以弘治十一年戊午四月二十日葬于橫山靈石峯之麓從先兆也銘曰嗚呼壽者人所喜夭者人所悲此一抔土壽夭同歸

明故昭武將軍上輕車都尉浙江都指揮僉事王公墓志銘

公姓王氏諱佐字廷輔永平之遷安人祖貴

有勇畧洪武中起自卒伍累著戰功擢濟南衛指揮僉事傳父暹以功進指揮使選典京營哨馬操備公少以俊秀充武學生涉獵經史善詞翰明習武事驍果邁人體貌魁然揮使公旣致政公遂領其職御下不苛訓士有法戎務脩飭爲諸帥最屢涉大營威名益彰成化中今　上在青宮妙選文武侍衛之臣公以司馬總兵諸大臣薦與焉每朔望率諸勳衛執戟殿廷弘治改元　上卽位兵部奏

公勤勞特　恩授都指揮僉事未幾　命總
督兩浙備倭奉　勑以行既下車搜抉爬疏
宿弊悉得次第釐革之莫不帖然當乎人心
私通諸番有禁時邊海之人多盜置舳艫往
來海中廵檢司城堡舊不隷轄事多[illegible]附公
悉以　聞詔咸從事於是海道肅清軍民咸
安日本諸夷數朝貢京師雖慕義向化而狠
子野心不能皆馴備之不豫則不能免鼠盗
之患公勞心防禦官軍戰具充盛明肅每夷

至舳艫塞港旗幟耀日諸番過者屏息不敢
出氣瀕海諸郡縣皆賴之又喜接賢士大夫
每暇日賓客滿堂褒衣博帶投壺雅歌雍雍
然休休然人不知其為武弁也在浙上凡十
年以久涉風濤感疾而逝弘治十年丁未七
月某日也距其生丙寅十一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有二公量宏而氣和沈毅有謀可受大
任方期徙鎮羌胡為時虎臣不謂止此衆皆
惜之配張氏兵部主事張玠姊有賢行子男
四長鉞娶董氏繼華氏次鋭娶劉氏次錦次
鐸俱未娶女五長適指揮楊欽餘在室公平
生愛吳越山川之勝卜居焉屬纊時戒鉞必
葬我錢塘地至是鉞遵治命卜以弘治巳未
某月某日葬于定山之原都閫白宗大張宗
大以寮寀之義為鉞持狀來請銘余素知公
名遂不辭序而銘之銘曰惟世之平華夷康
海道無風波不揚詰爾戎兵思預防桓桓將
軍奉　宸章敦詩閲禮帥之良節鉞有燊來

東疆鼓旗樓船壓大洋版圖越裳臨扶桑伏
波銅柱遥相望奇勲遠到未可量胡為乎今
忽云亡若堂堂鬱鬱吳山陽龍泉太阿深閟
藏千載牛斗凝青光

張翁德遠暨妻沈碩人墓志銘

弘治丁巳歲長洲張璞玉中遊學京師往來
諸公間端慎鋭敏可愛而重余以鄉里故過
從尤密越明年戊午余既來浙上而璞之尊
甫德遠翁暨母碩人相繼以疾卒于家璞聞

計殞絕匍匐奔還奉其友鄉進士劉桐世材之狀來乞銘于杭毀瘠骨立泣血言曰璞罪逆無狀不能具甘旨致一日之養既已無及矣惟先人平生素善良不紀恐遂湮沒以重不孝之罪再拜稽顙以請余哀之又嘉其志不忍辭也按狀公諱湲德遠其字世爲蘇之長洲人祖父皆有隱德翁六歲失怙毋倪氏方年三十六守節教子翁與兄浩賴以成立遂徙居吳縣南濠之鴈蕩村奉倪孀居四十

年勤儉孝友家業復裕性鯁介有義氣好周人之急雖傾囷廩無所吝喜賓客接納不倦赴人之難不畏強禦鄉閭以是多之命璞習儒業訓之曰吾早孤失學至于今恨之汝當勉力以承吾志常厚治貲槖遣出遊學璞經明行脩方將有所進取而翁逝矣配碩人沈氏亦吳門舊族性醇靜善中饋精女紅事姑孝處妯娌和相翁治家事歲時伏臘族黨姻戚之間豐約適宜親疎有紀無越禮者碩人卒於六月十三日距生正統丙辰享年六十三翁卒於九月十七日距生宣德癸丑享年六十六子男一卽璞取李氏女四適某孫男女各二人皆幼卜以卒之明年己未九月十五日合葬于如利山魚洋灣之新阡嗚呼宦學事師將以成其名而顯其親也出游累年豈無朝夕定省之念顧所圖者大而不遑恤其細也名未成而親不可復見此吾所以深悲璞之窮也雖然璞之出翁之意也死生大

數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璞業進而道脩顯庸有日翁之目瞑于地下矣吾又何悲焉銘曰貧不至餒富無餘贏治生之貞惟賢是願匪祿之汲教子之善鴈蕩之逵淳風于于薰其鄉閭利山之隅伉儷相於同穴以居曰千萬年永也無虞

明故中憲大夫廣東潮州府知府駱君墓志銘

弘治己未歲孟夏余同年友潮州守諸暨駱

君蘊良朝覲南還將歸省于鄉余會于杭越數日余適有事諸暨問君之廬而往焉則有告者曰君卒矣余始以爲妄中而驚終而哀不能自勝遂弔哭于其家慰其尊甫封君爲之怔忡不夷者累旬日嗚呼倏忽旦暮之間而死生判焉路人猶不能恝然而況素相知者乎既數月封君持其子壻馮秋官朋王之狀來請銘余方以公事碌碌辭不敢承命封君復介余同官林君舜舉蕭君凌漢二年家

來言曰子之處朋友薄矣余矍然遂據狀而書之曰君諱瓏蘊良字也先世自義烏徙居諸暨之楓橋里曾大父則民有文行與魏文靖公驥爲布衣交嘗輸粟二千斛賑饑　勑旌義民大父公達亦隱不仕父章國子生釋褐宜春縣丞致仕　封左軍都督府經歷博學工古歌詩母丁氏繼母楊氏贈封皆宜人君少秀發警悟讀書日記數百千言里稱奇童年二十餘始習舉子業游學虎林姚江諸

名邦歸補邑庠弟子員遂以三禮領成化庚子浙江鄉薦明年登進士第授湖廣安陸州知州和易近民惠政大行州有在城盧洑諸河泊歲久淤塞而稅課故在君建白蠲減之地接襄陽　藩邸之祖負武當之香火内使貴人往來絡繹供億千計君待之以禮繩之以法費省十之六七被薦陞後軍都督府經歷太師保國朱公深器重其才雖在幕屬相待若賓友恒稱先生甫半歲遭内艱還而所

居南溪書屋燬于火君曰何以奉吾父也躬入山求木鳩工營造費用不給繼以借貸既落成扁曰榮養奉封君及繼母楊居之鄉人稱其孝服除改左軍襄理機務通而有執當道稱之弘治丙辰擢知廣東潮州府潮去京師萬里離藩臬亦二千里民夷雜居上司罕遊其地始下車訟牒紛然集于郡庭君悉爲曲直之衆皆悅服由是來者日益衆聽斷每至夜分僚佐或勸少弛君曰躭逸其身而民

不得伸其情君于不爲也爲之益厲常懇懇爲諸父老言所以守身待物安于分義之道又刻忍經及諭俗詩徧告諸邑久之民稍向化獄訟日簡鞭朴少施焉其於學政尤致意作興策勵士咸自奮戊午鄉試經魁占五之三餘又十數人前此未有也附郭海陽縣學諭莆田郭紀有學行未嘗受諸生贄餽殁于官甚貧君親爲經紀其喪且率郡邑厚爲賻贈莆士大夫高其義相與賦詩憲使見素林

公爲之記歲巳未當入　覲廣中諸郡荒遠多盜先是守長多以事不行或謂君以瀕海禦寇爲辭可免行君毅然曰遠方之臣舍是無以致其情吾郡幸無事可自安以欺吾君邪即挈其子世榮以行中途子死舟經錢塘距家僅三舍不入而去既畢覲始歸時封君壽七袠方將張筵大合賓客爲壽忽疾作數日而卒四月十三日距生景泰庚午十月初一日享年五十娶陳氏封宜人子男二長即世榮次世茂業儒孫男一　封君卜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君于朱塘山先塋之次云銘曰惟駱之先代有德人至于義民厥德益振著書滿家如金如王宜春小試尋返初服謂有賢子將覲厥成若彼威鳳揚于青冥和音噦噦羽儀既備朝野具瞻爲世之瑞嗚呼謂何俄蹷而顛天于德門豈曰宜然無乃抑其赫赫而引之綿綿伥伥白頭云胡憯焉遺愛兩邦淸風萬年況有懿孫璿璵娟娟我著

銘辭以慰以宜

明故奉政大夫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
僉事朱公墓誌銘

公諱悌字舜敬別號蕙菴閩之莆田人高曾以下代有聞人父煜號鈍齋博學洽聞以病嗄不仕爲人敦愿與人交一出于至誠教育門徒多所成就莆之名宦出其門者甚衆年四十未有嗣禱于九鯉仙得嘉兆尋生今馬湖守愷及公二子以愷貴　誥封奉政大夫

南京户部郎中毋陳氏亦名族有賢行封宜人公自幼刻志于學讀書必五百遍丙夜而息雞鳴而興以爲常兄馬湖守字舜徵與公自相師友業既成當赴鄉闈選于提學僉事游公公讀其文喜曰兄弟並佳聯科必矣果同領戊子鄉薦舜徵登成化乙未謝遷榜進士公繼登戊戌曾彥榜第三甲第一人與臚傳云時鈍齋翁年七十有七公以兄弟俱羈于宦二親無倚上章乞終養不 允除行人

未幾時鈍齋卒公聞計頓絕居喪哀毀既葬廬墓人稱其孝服除當起而陳宜人年高則留妻子于家奉朝夕而身詣京師既復任分俸歸養焉奉 命管伴日本夷夷性貪獷公力節制之舟輿餼廩之外秋毫無擾夷不能堪至露刃相向然終畏公不敢肆沿途便之陞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鋤兇豪雪冤抑以風力聞人莫敢干以私又丁陳宜人憂起復還南臺憲紀益振抗爬剔搔不避權貴見者

目爲鐵漢時有真武土木銅鼓畫工請 命公率諸臺臣抗疏乞罷之京兆尹同僚不協而閧公一疏去之劾論選曹之貪墨不法者出之外士論稱快陞浙江按察僉事整飭溫處兵備兼分巡奉 勑以行既至嚴號令申約束明勸懲練軍徒繕城隍新器械二郡依山傍海故多盜自是晏然無虞又以其餘力興學校課農桑惠愛洽於士民政教移其風俗巡按御史張公恕以廉能薦于 朝弘治

已未夏炎暑特甚公徧歷諸縣簿書如山日夜不自休公體素羸或勸其節事公曰吾寧勞一身毋勞群下也用是積勞而傷暑毒乘之暴下連月不止輿歸臬司官舍疾益甚醫藥弗能療臨絕囑其子潮曰我歷官三十年一貧如洗汝曹當自力吾無所遺也又曰死天數也貧吾守也不貧豈居官之善哉言訖而逝九月二十二日也生正統甲子享年五十有六公爲人剛毅果敢廉潔自持平生甘

於澹泊卒之日衣不給斂焉配林氏封孺人
子男三長潮娶潮陽知縣吳穀女次淵娶雲
南憲副吳球女季洪娶廣東憲僉李德美女
洪業儒克郡庠生女二徵懿俱適宦族潮等
以喪歸將以某年月日葬某鄉先塋同官憲
副林君舜舉公鄉友也狀公行余遂述而銘
之銘曰太丘歸歸二難旄旄公之家庭與世
同執公才傑然操以廉貞二臺飛聲綱紀肅
淸官豈不達道豈不行然而尚有遺憾曾未

究其平生康莊駿奔中路殞傾求其故而弗
得仰而扣之冥冥冥冥無爲厥理不爽若彼
陳氏德音盎盎淮爾嗣之三公庶無慚于鄉
長

故處士龐君暨妻碩人趙氏合葬墓誌
銘

嗚呼傷哉吾旣哭吾姊氏不意又哭吾處士
也天壤之間癡而樂不肖而壽者無算何履
善好脩而困阨其生又不永其年也嗚呼傷
哉吾姊卒於弘治八年乙卯之六月十有七
日葬于明年三月二十有七日余時居京師
未及銘今年壬戌七月二十有一日而處士
卒其冢子震命其弟霆匍匐來杭告余葬期
泣血稽顙請爲銘余憫然不自知心之摧氣
之塞而涕泗之交頤也嗚呼傷哉又安忍爲
之言哉雖然不言則淳行淑德將遂泯焉汨
陳無復有聞于時則又安敢無言處士姓龐
氏名灝字元白其先鳳陽人六世祖勝一元

季避兵吳江之雪灘遂家焉曾祖貴一祖以
敬父復世以讀書耕稼爲業母葉氏處士穎
敏嗜學凡星命卜筮天文地理算數音樂諸
雜藝無不涉獵家庭之間孝友曲盡貲用出
入有無公共一錢尺帛不入私藏與人交不
苟然諾不爲夸毗不以言語媚人人有急難
或有所求必悉力往赴之不避水火家雖薄
貲而交際餽享之禮必豐未嘗作寒乞態性

素清逸鮮食寡欲對賓客投壺雅歌或横琴于滕𧼮然物表不染一塵嘗雪月之夕扁舟太湖往來長橋出没兼葭蒲柳之間心甚樂之因自號曰雪蓬少喜讀岐黄仲景之書晚而始工人有抱病詣之者切脉必審處方必允製劑必精以故動輒奏功且不問貧富無不爲盡力而不責其報人皆德之長子震爲邑户曹掾每戒之曰有司法重例嚴宜清白自守吾食吾力敢幸給饘粥毋貽吾累也今

年春病嘔血數升愈而復作腹脹體羸纏綿半載而卒吾姊諱某少奉先宜人閨門之訓貞靜婉娩之德習之有素矣年十有八而歸處士既歸數年而處士貲日益微吾姊處之泰然未嘗有纖毫不堪之情見於言面事舅姑以孝處妯娌以和姑嘗病扶掖視候旦不櫛飾夕不就枕者累旬日薄于自奉蔬糲布素自給卽止不慕豐靡平居足不離閨閤手不釋針線愼檢束寡言笑其勤苦惡慕殄雖

滯麻遺苧亦必治以成緒無浪棄也内外姻族交口稱賢無間言先處士八年卒生景泰辛未年四十有五處士生于正統巳巳年五十有四于男二長震娶沈氏先處士一月卒次霆未娶女三長適施元次適成章早寡次適邑庠生錢乾孫男三曰淮洪濊女一尚幼卜以是年九月十三日壬午葬墓在邑南尚湖之原銘曰梁孟匹德斯儷之善區區天顔斯數之變善則可爲變不可知處士碩人吁其何悲尚湖洋洋原田蒼蒼雙璧之藏終古永臧

封安人許氏墓誌銘

安人許氏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海寧祝君洪之妻工部員外郎致仕萃之母也許之先在前元時爲萬户曾祖國器海州同知父禎號力本母張氏安人幼端淑爲祖母翁所鍾愛擇配于邑中得封君而歸焉事其舅姑靜安府君鄔孺人克孝克敬時祝氏方困於征役

家益落食指益繁靜安翁弗能支命諸子分
異自給安人勸封君推美就散若漢薛包然
封君素好學至是或奪于生事安人規勉懇
惻凡衣食之業甘旨之奉悉身任之封君以
是得肆力誦習考訂經傳貫穿百家能詩文
尤精岐黃之術遂以醫聞江湖間賢士大夫
至海寧者必造其廬焉安人在貧薄中親操
井臼養舅姑延賓客未嘗廢禮至鬻奩物以
供具不使其夫知之或遇荒歉饔飧不繼而

甘旨之奉未嘗不克靜安夫婦年既耄遇人
輒稱安人之孝又每旦焚香祝天願新婦多
賢子孫云力本翁善治生安人熟于見聞及
其持家晨桑耕織規畫井井家人不能違尺
寸撫御童僕課督嚴而能節其勞力卹其饑
寒視其子女若己出莫不樂爲盡力無敢怠
欺而瘠土所入殆與沃壤等初靜安篤于教
子至鬻其產封君教工部兄弟益加嚴焉禮
延明師安人朝夕躬視食飲必豐必潔雖屢

空不少損嘗遣工部從學于杭貧無貲脫簪
畀之工部泫然泣下安人曰汝第勤問學此
安足惜工部登甲辰進士第官刑部安人受
封嘗寄聲諄諄以恭謹奉職仁恕決獄爲勸
戒工部好古博雅達于治體而孝友忠信之
行尤著稱于時蓋嘗請告及便道歸省者再
矣猶以爲未得專意于養既改工部陞副郎
引疾乞休時年甫四十當道者惜其去據例
堅留之請益篤　朝廷賢之遂以　特恩令

致其事而歸於是安人年且八十矣日與其
昆季承顏色進甘旨膝下爲歡娛題其所居
之樓曰悅親每元夕觀燈捧觴稱壽親賓畢
集坐客如雲鄉人榮之如是者數年封君今
強健無恙也而安人老疾困滯久之遂以不
起弘治十五年壬戌九月十八日也距生永
樂己亥享年八十有四平生婦道母儀罔有
遺缺　封勅有孝敬慈惠儀範閨門之褒寔
無愧云子男三長乾娶徐氏繼金氏次蒙娶

儲氏次歸華要褚氏封安人女三婿徐孟暄董源許瓚孫男七繼英娶居氏繼龍娶姚氏繼皐繼華繼稷繼斑繼善孫女四婿俞茂中沈龍徐翰一未行曾孫女一尚幼葬在卒之明年二月二十七日墓在龍山西塢之祖塋銘曰寔匡硗瘠有木滋植洪波潰川有石屹然噫嚱安人歸而食貧湌瀡弗績婦奩可鬻衆雛嗷嗷毋心則勞恩斯勤斯孝慈終始上承下煦不惰以弛藝則斯獲理也奚忒梧竹孔鸞門庭奕奕我銘茲丘可以訓德

明故盛處士墓志銘

處士諱曠字用敬姓盛氏別號爽然子蘇之吳江人宋文肅公之後祖啓東太醫院御醫知名　大宗朝考鈍菴克世其業處士幼承御醫公之遺訓敏悟絶人達世故工文藝力學厲行夙夜不倦思有以自立也既而屢躓場屋嘆曰醫之與仕雖窮達異所施豈有異哉退而取其家藏岐黄之書讀之盡得其妙持寸匕授人廢者起死者生江湖之間翕然向風其門如市處士隨所求應之未嘗責其報酬答之暇輒聚賓客爲文酒之會談笑醞藉雜以詼諧風調洒然不近流俗至于料事繹理精密詳慎剖決是非無所依阿古所謂清通簡要處士蓋兼有之性至孝十四喪父毀頓骨立毋疾焚香籲天者累日中年每展父母遺像未嘗不哽咽痛絶也時祀誠潔盡禮雖拂拭滌濯之事必以身親之未嘗委諸

僮奴事伯兄師省先生如對嚴父而友愛之情浹洽懇至相處五十餘年如一日處士屢遘危疾師省日夜撫視雖有他急不顧也疾止乃去兄弟之間可謂兩盡矣處士爲人尚義嘗有遭喪不能舉者既竭所有畀之又以告諸士友之賢者聚斂以助焉四方技藝之士至者無不延納待以禮意毘陵畫士馬公者以貧來諸處士館之數年一夕謂處士曰吾佩德久矣無以報吾有弱息年及笄矣願

充側室備箕箒處士惻然變色拒之其教子之法醫卜儒業各因其才尤嚴于課督諸子將有成立而處士即世矣生正統戊辰七月九日卒于弘治壬戌六月十六日得年五十有五娶韓氏太醫院判公達之孫女也子男五珮娶唐氏璪娶浦氏理邑庠生瑚璉俱未聚女三長歸庠生楊乾次許歸陸鵷程次許歸趙宇璪卜以卒之再明年甲子十二月十七日葬于吳縣五峯山博士塢之祖塋余素

辱處士厚而宇又余弟也故為之銘銘曰其中休休其外由由任情自得野馬虛舟其止舒舒其行徐徐樂道養心心與道俱人惟有營憂患損壽公無係累胡不黃耇雖則黃耇不過百齡與造物游後天長生嗚呼公乎吾復何言憶昨笑談神情惘然白雲歸山流水赴壑一鶴西飛俯仰寥廓

明故承事郎丁君洎妻周碩人合葬墓志銘

弘治辛酉秋七月梅窓丁君卒明年壬戌八月其繼室碩人周氏亦卒其子饒平縣簿奇卜以甲子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扶二柩合葬于雪灘先塋之次余適便道還吳奇以國子生李時顯所為狀來請銘梅窓姓丁氏諱元宇景初梅窓其別號也世居吳江雪灘之南高祖均善 國初中山武寧王視師浙右委公保障鄉閭以義直聞曾祖宗仁有隱操祖仲謙尤以行誼為鄉邦重 勑贈與其子同

官考世英以儒業起家授京衛經歷 誥封承事郎繼陞廣東程鄉令君性孝友少從程鄉公游南雍習聞詩禮之訓甫長隨侍程鄉值嶺南流賊猖獗君贊父出奇應變多所擒獲程鄉公卒喪葬有禮鄉人稱之事毋 貤封金孺人色養備至孺人今壽九十有七矣尚康寧無恙仲弟寧以材能典鄉稅君恒戒以薄斂樹徳季弟綿游邑庠君資給勸勵克有成業今為南京錦衣衛經歷君治家勤約

訓子姪有方好施與周急賑匱無少靳歲饑輸粟五百斛有司援例授以章服青袍烏帽優游觴詠寄傲山水之間甚適也距其生宣德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七碩人周氏邑巨族諱元祥之女性淡泊不喜華競姻黨有侈其服飾金碧輝煒者碩人視之漠如也閨內則精女工歲時伏臘之祀賓客飲食之奉豐約有度中饋井井麻枲織紝晨夕弗倦有勸以自逸者碩人曰勤儉吾職也

公父文伯之母之誡吾服膺終身君常語人曰吾仰事俯育老母樂享壽考諸子姪積學有成皆吾碩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三正統庚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寔其生辰也子男一卽奇娶李氏女二長適庠生吳淞兵部郎中黎之子也次適李燧孫女二慧貞慧潔尚幼余方有遠行百事倥偬而奇以爲請不能辭故書之不暇有所次第云銘曰雪灘之陽有屋渠渠偕老于此日居月諸雪灘之陰有原膴膴同穴于此千秋萬古有子成名登於周行尚期　寵褒永光若堂

馮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馮氏諱素祥吳江充浦望族父廷璋以隱德稱母葉氏生而婉慧爲父母所鍾愛昆弟讀書孺人聞之卽能成誦後遂粗曉經傳大義長而歸同邑龎君汝聲汝聲吳世閥閥自曾祖來以慈孝勤儉起家業至其父樵隱翁而益昌一門之內宗黨蟄蟄饔飧飲食

之奉祭祀賓客之禮織紝縫紉之事布帛米粟貯藏出入之節寔重且煩孺人旣歸處之裕如也奉舅姑以孝敬處妯娌以和睦相夫子以敬順上下有禮家人宜之閨門肅雍諸語不聞汝聲敏達好義而孺人能勸相之族有婚喪不能舉者里人有饑寒而阽于死亡者多所賑貸賴而獲濟者甚衆歲辛丑黎民阻饑　朝廷有出粟受爵之例汝聲欲有所輸猶豫未決孺人曰積所可積散所當散奈

何坐守羸餘而不以濟公上之急紓生民之憂乎汝聲遂盡出所餘粟輸之有司以 聞詔賜散官承事郎初孺人未有子以宗嗣爲重白汝聲立兄子浤爲嗣復爲置側室育子女後孺人生子滶而嫡庶之間慈愛惟均人皆賢之成化癸卯七月初九日以疾卒將卒時戒諸子曰吾疾不起矣汝等慎自勉讀書成名以昌吾龐門吾死無憾也遂卒生於正統庚申十月二十三日享年四十有四子男三人長即浤娶金氏次即滶聘陸氏次漢側室秦出女二慧貞慧端孫女一桂英夫傳記所載婦人之行多矣然必臨患害遇事變而後其節始著若平康之日靜順之境則亦未有能自見者也蓋婦人之德無非無儀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則平居無事固難乎其有所稱述也孺人之行雖若未見其有以大異于人者然閨門之法自不出此而孺人既皆有之矣可不謂賢矣哉汝聲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於甘泉祖塋之側以書及夏菊軒先生所狀行實來乞銘寬大父亦以書來教曰龐吾世通家汝毋以不文辭遂按狀爲之誌而銘之銘曰融朗靜虚粹然純如維璧維珠胡殞而殂雖壽則癯厥德則腴閨門愉愉可範可模甘泉之區若堂旣橅氣鬱風紆永安不渝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四

墓表

裕庵處士楊公墓表

楊之先爲揚州鉅族宋季徙家蘇之吳縣
國朝洪武初再徙吳江今揚州諸宗猶有相聞者而吳縣之青陽里有墓在焉歲時祭掃不絕也高祖信卿曾祖景平祖伯英世有令德父俊字士傑號樂靜翁以義行爲鄉里所推主稅事料量以平人皆便之妣朱氏處士諱旺字宗盛別號裕庵生於永樂戊戌幼好讀書得其大意而已不爲章句然記輒不忘事親孝謹朝夕侍養務得其歡心不但甘旨之供而已樂靜翁治生勤儉處士能承其志力田服賈驅車牛秉耒耜終歲役役不自逸暇以故家益饒甫成童即以身任門户官府之役未嘗一以煩其親其主稅也一遵父法下無煩征公無殿課當官處事必誠必信雖遇尊官貴人苟有可言言之必盡不自詭隨

以逢迎人樂靜翁嘗語所知曰此子可以延吾憂矣景泰中有出粟　賜爵之例處士輸粟而不受爵是時吳中大水饑殍載路處士多具棺瘞之凡瘞者若干人嘗寓郡城李孟誠家得其遺金數十兩即以還之人多其誼與二弟曄時友愛天至時出贅陳氏無子年老而家益貧處士收養之與共寢食頃刻不相離及其死也哭之數月不輟厚爲營葬而祀之其處家事祭祀之禮賓客之費貲產之業皆有常法可爲子孫守者交隣里待宗族皆有恩意爲人寬和雖僮僕未嘗疾言遽色臨之遣子顥及頔受業邑庠延明師教之懇懇勉以忠孝今顥以貢士爲太學生向用有日頔學亦成矣年既老盡以家事付諸子日與賓客燕飲爲歡曰吾幸爲太平之民今老矣身且強健時和歲豐不樂何爲年七十又七卒于弘治戊申十一月九日配徐氏亦邑望族婉順勤儉精于女事孝舅姑善妯娌爲

婦爲毋無違禮者年三十八卒于景泰乙亥
卒之日隣里姻族皆傷惜之繼娶張氏子男
四顧顥徐出也碩頔張出也孫男二女三以
卒後三歲辛亥九月九日合徐孺人葬于松
陵花園村之原將葬其子顧及顥等以鄉進
士孫文聚之狀來請表于其墓以示于後之
人余與處士里居密邇世爲通家以是素知
處士蓋天資朴實人也吾聞漢有卜式時稱
長者嘗出粟助邊而不受官武帝以爲賢竟

官之姜肱兄弟友愛同被而寢不應徵辟既
死而弟子劉操追慕其德刻石表之若處士
者豈嘗聞斯人之風而慕之者乎抑天資之
暗合也惜乎處士之名不聞于朝不式若然
則劉操之所以表肱者吾何敢讓焉

明故金華府推官愼菴徐君墓表

仕而致位通顯不若官卑而能澤乎物也壽
而至于期頤不若死而名可稱也治生而資
貨克溢不若子孫之多賢也吾友節推徐君

官不過郡佐而所至流慈祥愷悌之譽年不
過下壽而鄉邦聞溫雅直諒之風家不過中
人之産而蘭玉滿庭皆青雲之姿廟堂之器
然則奚用重爵爲哉奚用高貲爲哉又奚用
黃耇台背爲哉君諱章字憲之愼菴其別號
也世居吳江之梅堰祖諱眞洪武中以人材
授浙江麗水縣丞秩滿民請於　朝留之在
任餘二十年致仕而卒父諱琛徙居縣之北
塘以上舍生知福建泰寧縣有惠政君傳父

祖之業游邑庠入胄監精究經術爲文辭典
雅有法而和厚端靖口不談人過與之處如
在芝蘭之室儕輩莫不愛而敬之釋褐除湖
廣永州府推官遭內艱去服除改浙江金華
府地廣民衆俗好訟訐君慈不至縱嚴不及
苛每讞獄至流配大辟未嘗不慘然形于顏
色百姓無不知君之仁監臨諸公多賢之弘
治辛酉浙江鄉試充受卷官與諸考官閱試
卷多得佳士人益重君之邃于學也素患胸

膈痛數〻年矣至是勞於案牘疾益作謂其妻曰吾病真痼疾也吾挂冠歸耳即具疏請于監臨諸司不允秩滿三載給由京師因得便道歸焉行篋視初之任時不益一物旣抵家見其子資治生頗裕倍于疇昔田園廬舍豐約適宜可以怡老也而孫應龍妙年英敏績學有成遂無北上意時值秋暮每對菊酣飲自謂企潜後人有別業在簡村欲往居之曰吾將簡略世務而尋村野之樂也又號簡

村居乚曰飲酒數次曰吾非嗜此也吾疾發用此敵之痛稍定更君兄曰平弟曰阜皆有淳質讀書好禮與君自壯至老同居共爨無閒言鄉人稱孝友必曰徐氏云家居僅半載竟以前疾卒于癸亥歲正月十八日距生正統壬戌享年六十有二娶皇甫氏有賢行子男一即資邑庠生娶故封監察御史王宗吉女女一適今太僕卿吳洪仲子邑庠生巖孫男一即應龍龍亦邑庠生娶鄉貢進士李經女葬在卒之年九月二十一日墓在西郭外東郊祖塋之右將葬資以狀來言曰墓中之石吏部汝先生旣志之矣顧先君之行不表而書之何以示遠惟先生圖之余少游邑庠視君若長兄然硯席親就驕吝俱消啓迪之益夥矣昨乘傳過金華聞誦君之美者載路兹又喜資之克其家而善教其子又知所以囘不朽其親之道也遂爲書之墓上

封宜人陸氏墓表

弘治十一年戊午仲冬之閏江西按察副使致仕餘姚馮君佩之葬其妻陸宜人于邑華家坂之原旣自爲銘藏諸幽又述其家世及其平生告余請表于其墓余在成化中與佩之同官刑部有斯文之契因知宜人之賢蓋佩之太宜人就養京邸嘗得風疾宜人躬侍湯藥日夜不離側閱歲年不怠益勤姑氏賴以安側室有子宜人視之如已出佩之好朋友講習雖徹夜坐飲饌時至不落莫也余以

是知其賢丁未歲佩之提學江西爲權倖所惡罷官歸田既歸解裝書數百卷耳餘一無所有而上有尊封君太宜人在堂下有兄弟同居共爨食指數百宜人內則衣服飲食日夜僕僕拮据卒瘏雖蓄字之細必躬視之外則佐佩之親農事以奉賓祭以供甘旨以克養飱公姑順之娣姒宜之以故佩之雖失祿食貧無憯然之色余素傷佩之之謫每遇士大夫自越來必問訊焉因得其居家之詳未

嘗不高佩之而賢宜人也又數年爲戊午夏之五月十三日宜人以疾卒而佩之方客維揚暨歸則斂已逾旬不及見矣余時適奉
命來浙上聞之未嘗不悲佩之之窮而惜宜人之壽不滿德也則于佩之之請又安忍辭陸上虞鉅族也唐宣公之後宜人六世祖維章洪武中爲福建按察僉事高曾以下世有隱德父銘寬仁重厚里稱長者兄宜之光澤縣簿淵之河南布政使有文行澄之高介不

仕宜人幼端淑爲母余氏所鍾愛余蓋佩之從祖姑之女也佩之髫稚時頴敏絕人而家方落余見而識之語諸子曰余得壻矣諸子皆不欲余曰如此子豈終困哉卒以妻之宜人既歸茹苦食淡每夜篝燈紡績以相夫讀佩之登己丑進士第翰林庶吉士歷刑部郎中擢憲副江西宜人由安人再被　封命識者謂余氏能擇壻云宜人素儉不樂華靡如常時一櫛具雖敝猶御或勸其改爲曰吾性

所便也卒不易尤篤於恩義教育其兄之孤子從先底于成立携姪汝弼至官邸延師教之撫愛均於己子且性敏慧通曉世務能相其夫救其闕失佩之嘗曰吾官中外二十年得免瘝曠之咎宜人之助也宜人生二女俱幼卒子男一汝中娶　袁氏女二汝玉汝珍皆側室于氏出也孫男一昕尚幼宜人生于正統八年癸亥生十九年而歸馮氏又三十有七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六嗚呼以佩之

之學與其爲人其仕宦豈宜止于是哉以宜人之賢而壽豈宜止於是哉然竟若是也無可奈何吾不知蒼蒼福善之理果有之否耶或曰天之報施緩而不失恢恢然而不能逃也不在其身必於子孫發之余曰然請俟之遂書以歸佩之俾書于墓石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五

行狀

先祖梅溪府君行實

先祖諱瑛字荊璧其先蓋宋宗室自元以來世居蘇之吳江曾祖諱原一字仲逵生有元之季樂善畏法以懋遷爲業家頗充裕及入國朝見時政嚴恐以財自累盡捐其田廬帑藏以周貧者隱居自守足跡未嘗入城府既而邑之巨室皆遇禍而公獨無患以壽考終時人服其先見云寬之六世祖也祖榮祖字

顯之亦有隱德父銘黃巖典史倜儻有節槩重然諾急人之難厚施而薄望平生交游滿海內初拜黃巖未之任意有所不樂即拂衣而歸開軒鑿池日與故舊賓客觴咏爲懽娛有軒曰臨清堂曰永安翰林學士馬鐸爲之記諸公題詠甚衆今卷帙尚存也毋丁氏先祖慈仁和厚少事黃巖府君孝敬備至甘旨之奉賓客之費家雖貧未嘗不畢給也性頴敏書無所不觀尤精於陰陽醫卜之術以才

謂爲鄉里所舉爲邑掾文而無害嘗巡獄有竊盜繫者其仇家欲致之死遺先祖百金曰願爲我除之先祖曰彼罪未至死吾不忍也却不受秩滿升于朝授梅溪稅課局大使當市廛漁獵之姦通商賈懋遷之利會計允當秋毫無私以老致仕自爲掾至致仕履歷三十餘年未嘗有過名達官上司多重之先祖既致仕寛游邑庠所以訓誨寛者日夜勤勤懇懇爲延明師讀書肄業親督促之每見微

有進益輒喜溢于面嘗曰吾先世積德百有餘年我身亦不爲惡我後必有興者矣平生待人接物未嘗有急遽之色雖御僮僕未嘗有詈言爲人退怯與物無競非理相干但以禮遣平居細故唯唯若無所可否至於臨大事則卓有定見毅然不可奪也歸老二十餘年守靜安分貧而能樂鄉里有稱貸不能償者往往舍置之遇伶仃孤苦之人未嘗不援食解衣以溫飽之其慈心愛人蓋天性也甚

惡巫覡之徒及浮屠氏之說家人有疾病療以醫藥不爲祈禳有喪不作佛事今年夏忽以微疾終于正寢四月十九日也距生永樂乙未享年七十有七先祖爲人少病年雖老若少壯然方期以百年不謂其遽止是也嗚呼痛哉配祖毋莫氏子男二長爲家君賜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娶先毋封安人沈氏次用娶姚氏女二適方鼎金濂孫男六長完次卽寛歷官刑部浙江司郎中次宏寵宇宬寓儒

學生女一適龐顥曾孫男五女四十以十二月十八日安厝于吳山靈石峯之原寛重惟先祖行誼純至如此不可無述故敢抆淚敬書以俟庶當代名公鉅儒秉記載之筆者有所采云弘治四年八月二十日謹述

半江趙先生文集卷十五

附錄半江趙先生碑志

廣東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君墓誌銘

成化辛丑春禮部會試天下士吳江趙君栗夫名在第一其程文傳播中外名聲大起時年甫二十餘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弘治乙丑進廣東按察使涖任甫越月卒年四十有九君諱寬栗夫字生而白皙纖弱若不勝衣

而警敏絕人自少讀書五行俱下其於舉業殊不經意下筆即超卓老輩皆推服及有官益肆力學問自經史以及諸子百家無不淹貫爲文雄渾秀整行草亦清潤時刑曹同官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贄天台王存敬皆好詩四人相得歡甚更相倡和時號刑曹詩派時吳文定公在翰林好士良辰佳節四人輒相過從予時亦往來公所多相倡和四人詩皆清麗而君才尤贍援筆數百言衆皆驚其捷而服其工吏事初非所長在刑曹既久律例通究曉析訟至立解獄無冤滯及在浙江能推所學以變其習士無詖聞狹見之陋擇其有才性者指授爲文皆有程度不以權勢動搖有所軒輊高下遇人坦率不事表襮谿谷人以是愛而即之曾祖諱銘黃岩典史祖諱瑛湖州梅溪局大使父諱暘累封刑部郎中毋沈氏封宜人梅溪善星數君之幼也以爲必貴特愛之南京國子學正莫君奇之歸

以其子封至宜人子男一禧邑庠生庶子二禴福女六長適沈知录次陸墳皆庠生餘幼其孤禧卜以正德元年　月　日葬君於吳山靈石峯之麓莫宜人祔予知君頗久其擢憲長過家再接之貌加豐識加進予方意其遠至也而豈謂至是乎銘曰

孔翠祥鵷其文既騫騏驎服悵中道乃蹶始誰啓之卒誰尼之已乎栗夫愛莫起之

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　前詹事府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震澤王鏊撰

明故嘉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公

神道碑銘

傳曰立德立言謂之不朽又曰德厚者流光故闡幽悼往者咸用是稽之祟階耆壽弗論也吾師半江趙先生位不過中大夫弗祟也年不躋五十弗壽也而沒世之後其光之流與言德之不朽吾於公有徵焉公甫薨時遺藳諸孤未成立弗克走達官之門以請誌而

王文恪爲誌之文恪與公同朝知公寔深故不待請而誌之弗辭也既誌遺稿流佚諸孤弗克次而費文憲爲叙之王陽明又叙之文憲爲公門生陽明爲公同年子雅重公之文故不待稿之輯而叙其槩弗置也既叙諸門生吏道公之門者皆隱慟弔誄述公之懿行尤悉故張銀臺摭拾其遺爲之錄實而蔡霞山因之以表其墓張爲姻親蔡爲淅之高弟而其言不特一時一人之私寔爲天下後世

以識不忘也既誌既叙既表矣迨于今踰五十年矣其仲子綸自宦歸始羅搜旁抉得公之稿落人間者凡若干其墜墨蠹簡者又若干不憚手摩以授諸梓而尤悲夫墓前之石未樹也私念淵嘗游公之門受知特至來請外碑與斯文共傳余不文不能傳而公之文亦不待余碑而後傳也然誼不可辭特第其世系官勞以刻諸神道云按公諱寬字栗夫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梅

溪局大使父暘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毋沈封宜人公少穎敏絕人弱冠游縣庠名出諸生上成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王文肅時爲祭酒深加賞識辛丑會試禮闈吳文定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讞獄明允承同官鞫斷之訛與辯水部之寃抑左璫之橫咸有偉績公餘與司翰相倡和詩章益顯名天下及擢淅江提學

副使敦本實檢繁蕪士習爲之丕變尤品藻
精詳歷久靡爽在浙七年甄陶居多迄今吾
浙之文彬彬甲天下者先生之功不敢忘及
遷廣東按察使甫莅任期與頫民更化百度
肇舉十郡向風甘雨烈日之頌方並揭於臺
端而先生疾作不逾月而告終矣諸掌憲承
其後者一以公爲楷模見於巴山王公弘之
所敘可考也居家尤財輕篻籦義重塤箎割
宅以讓伯兄買田以給諸季其他表著於鄉

閭邦域者枚不能舉卒於官年纔四十九歸
葬於橫山靈石峯之麓有半江集行於世子
男三長禧眉州州判次禴韶州府通判次福
縣庠生禴在韶有異政民爲立祠紀石僉謂
無忝先德焉孫男七重道重文鳳儀重威伯
俞仲華叔鳴重道府學生嗚呼今人之類作
碑銘者多以諛詞攫金諸凡鐫勒與頹石腐
壞等耳惟公玉立儀曹企燕山而高峙揚休
藝苑遡浙水而長流執憲凜百粵之秋霜懷眞
澄三江之夜月其爲文也著述侔班馬典雅
與綺縠相宜歌詠尚陶韋風騷並雲霞俱遠
古之所謂立德立言流光於百世者舍先生
吾誰與歸若文恪文憲陽明霞山諸公智足
以知先生故其言不僭然尚未著諸景鐘銘
諸石室者亦有厄於位壽故也余追惟蔡邕
之辭不愧有道侯巴之誼致慟子雲則先生
在所當銘敬爲之銘曰
韡韡皇趙造父是肇王胄金仍式昌式耿篤

生我公外峻內融早歲計偕首策南宮南宮
伊鬱北林伊植儒因吏敭律繇文餙旣洽臺
評爰司教衡于淛涖止七載告成不隨不倚
育此多士擴藻惟精英風劭起爲國掄賢功
居德先振袞廣臯于旬于宣上帝靡盬山風
交蠱胥不遐齡喪此良輔良輔其頹棟木其
摧名不稱壽位不酬才邦有餘慼士有餘邮
心邇人遐百年如一壠樹旣封長望濛濛不
有豐碑誰慰玄穹

嘉靖辛酉季冬之吉
賜進士出身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門生聞淵頓首譔

明故廣東按察使半江趙公墓表

嗚呼此吾師半江趙公之墓也公葬時王文恪公嘗爲誌銘以掩諸幽而墓前之石尚未有表者至是垂四十年矣其長子眉州判官禧偕弟禴以公嘗視學浙江余爲諸生受知於公請表之余因憶公歷履復按其狀而書

之曰公名寬字栗夫世爲蘇州吳江人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仕皆未顯父暘始以公貴累封刑部郎中母沈氏封宜人公自少警敏絶人風儀秀整爲邑庠弟子員即有文名吳中宿學多所推讓成化丁酉甫弱冠舉應天鄉試明年卒業太學王文肅公時爲祭酒深加賞識名譽日起辛丑會試南宮吳文定公司考校得公卷大驚遂寘公第一刻其文以傳尋登進士上第授刑部主事公初以文學名及是兼治刑書靡不通析歷員外郎郎中讞獄明允若素習者及遷浙江按察副使提督學政躬行率人罔事口耳隨才成就學者興起凡所品藻悉協衆望而一經指授率爲名士在浙七年始終一節人無非議後遷廣東按察使甫蒞任即決滯獄禁和買約束鎮守中官嶺南士民方望其道之大行未逾月竟以疾卒年纔四十九某年月日禧等護喪歸葬于横山靈石峯之麓

其配莫宜人祔公居吳江學者稱爲半江先生今有半江集行於世云子男三長即禧次即禴以貢入太學次福縣學生孫男六重道重文恭畏重威伯俞仲華重道爲吳縣學生類能好學克家以世其業嗚呼公之爲人光明簡易操持自信不妄從人亦不恤人喜怒唯是譽望科第歷官且逾二紀僅爲按察使以終茲可以觀公節槩矣雖然余嘗觀宋自景祐明道以來崇階膴仕者亦不爲少而歐

陽文忠公表安定胡先生之墓獨稱其爲當時學者之師而因及於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其於爵秩之崇卑勿論也乃今公之文章在士林政事在法曹而模範之著於師道者則吾浙士人至今稱之不衰公亦可謂無憾衛矣余故表於其墓非直成子孫之孝亦以慰學者之思也

嘉靖二十一年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南京吏部

尚書四明聞淵撰

嘉議大夫廣東按察司按察使半江趙

公墓表

半江趙公諱寬字栗夫成化辛丑會試第一人仕終廣東按察使年僅四十有九歸窆吳山靈峯之麓嘉靖乙巳秋公冢嗣禕遣子重文馳其姻兄張銀臺石川先生所撰行實䟦履台山請表其墓嗚呼公瀬知巳也位不克其才壽不副其德門士世儒震悼溯慕表奚忍作而義不容辭且尋丈碣石烏足以盡載平生姑撮舉大槩揭示來者云爾蓋公世居吳江雪灘里曾祖銘黃巖典史祖瑛湖州梅溪局大使父賜累封刑部郎中毋沈氏配莫氏俱封宜人公幼敏絶倫書過目輒成誦梅溪翁善星數夙期通顯年數歲能屬巧對至今傳播人口鄉哲莫國博奇而肾之髫歲遊邑庠尋錄廩餼成化丁酉以壁經領鄉薦卒業橋門大司成王文肅公目爲天下士及試

南宮吳文定公閱公聖賢道在萬世論嘉嘆首選遂梓之以式天下

廷試登上第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明律原情獄無冤滯一時英僚若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贄黃巖王存敬輩倡爲詩社益肆力文翰淹貫群籍時稱爲外翰林云會文定公開王延亭雅集索賦公援筆數千言群賢嘆服夫任僚友有誤斷刑獄者公適承其後直引咎自誣竟不辯白水部盛君應期范君璋坐貎

璫誣奏沮遏貢獻矯嚇繫獄衆避忌莫敢承鞫公則犯難訊解終得末減丁未同考禮闈膺薦如鵝湖敬所大稱得人歷本部員外郎中擢浙江督學副使其造士也重文行而示之的乘子史以發其才士胥爲之一變其校閱也至公如天地而請託無門至明如日月而錙銖不爽但知有道揆法守不復知有權勢毀譽凡文辭經閱卽先定人品顯晦脩短如預決蕭子雝之發解錢與謙之沉寘悉符

所促蓋聰明涵養之極功也迨總憲廣東採風求瘼戢奸禁暴貴闒歛迹人方望治僅逾月而遽疾不起嗚呼天胡生才之難而摧折之易耶無乃升之爲星辰流峙之爲海嶽耶歸櫬蕭然非遇門生故吏幾至不能襄事平生廉靜溫粹恬於勢利居常淨几焚香展卷如對聖賢以周孔爲必可學非皐伊則不屑爲外視恂恂中則壁立家理素薄自奉極清約至於生事葬祭孝友睦姻曲盡其道弃毋

喪號慟至嘔血以祖業讓伯兄以俸餘置田給諸弟居第隘甚有司議遷鄰驛以拓其址謝而弗受鄉友王君明欲築室界逼公莊願廓之而難爲言公察其意卽割地付券焉鄉邦多所激勸在郎署十七年仕浙逾七年守常調恥言速化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所不爲也可使懦者立焉門士顯庸經松陵者鮮不造其廬哭其墓而卹其後蓋恩義敷洽之至也其所著述漫不經意今存半江集

特十之一二耳鵝湖陽明二公序其端咸謂不可徒以文辭知公也諒哉石川嘗謂

國朝會元吳四人焉若匏菴公之學識博贍守溪公之槃襲森秀錢殿撰之藻思橫逸公能兼之使假之年能無齊其勳業耶信名言也子男三長禧眉州判官莫氏出次禴岑溪知縣次福邑庠生徐氏出孫男六重道重文恭畏重威俏俞仲華重道脫頴吳庠象賢之器也噫誠於生之形而哀於歿之後故舊之

私哀也無論識不識而悼惜無已焉天下之公哀也以德崇爲至貴以令名不朽爲上壽流光濟美雖亡若存公之所有事也豈藉蕪辭爲重輕哉顧吾此實録詎無飾詞有以寓天下之公哀備
國史之採摭然則斯表也似亦不可終無者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正奉大夫正治卿河南右布政使門人臨海蔡潮撰并書

半江先生實録

先生姓趙氏諱寛字栗夫世居吳江之雪灘里因號半江遂爲學者所稱云先生性敏過人遠甚幼讀書數行俱下厥大父梅溪翁善星學喜曰昌大吾門在此孫乎方總角國子學正莫先生旦授對云雞子涵天地應聲曰龍光射斗牛。奇其不凡妻以女年十一遊邑庠十六督學御史嚴公淦試之滾滾千言不休録爲廩生二十一膺成化丁酉鄉薦戊戌下第卒業南雍時王文肅公與爲司成以天下士目之名譽日起辛丑吳文定公寬主試禮闈得先生聖賢道在萬世論驚曰此學韓而得其法度者也定爲第一人刻其文不加潤色
廷試居二甲高等授刑部河南司主事或易其年少也居未半載而律例諳暢讞獄明允雖老于刑名者猶欽服之一時僚友如華亭陳一夔崑山秦廷贄天台王存敬皆負才名公餘倡爲文社博綜群籍窮年討論譽望益

隆有外翰林之稱文定公時方有重望于朝園開王延亭于邸第爲雅集嘗即席授簡先生爲王延亭賦頃刻千言文不加點群公退避其諸長篇短述對客揮毫曾不搆思本司主事某誤鞫一獄既謝病歸先生適承其後後被逮承服不辯終隱其過不以語人管闈主事盛應期范璋坐中貴誣
奏沮遏進貢下獄
上怒叵測莫敢承訊者先生毅然任之得末

減丁未先生爲禮闈同考官多得人如文憲費公宏閣老蔣公冕俱名臣弘治庚戌居毋憂執喪一循家禮服闋陞本部四川司郎中推大理寺丞久之擢陞浙江副使提督學校先生在浙七年以身教士品鑒精敏一經甄抜者具登高科十罔遺一士知通經學古爲高而不屑意於凡近之習其風丕變前輩學政馳聲兩浙者推崑山張先生和華亭張先生悅先生兼擅其長人皆仰之如山斗云上

虞徐子熙試輒不利年且老先生亟稱其奇才而嚴課以經義遂膺魁薦連登上第甲子秋闈石期僉以解元爲問先生曰其惟山陰蕭鳴鳳乎同僚林憲副舜舉鄉有名士挾其文請決焉先生曰僅堪亢頁止耳餘姚王公華將擇壻于諸生中先生曰得如徐愛者其可也愛以進士歷官郎署有道名松江錢狀元福嘗寄上梁文于先生啓視之曰茲文不類其平生氣亦衰靡將不久於世乎逾年而

卒蓋先生天分超絕學力精詣如衡鑑御物妍醜低昂百試靡爽人之服之謂裴行儉不足多也其陞廣東按察使也疏決滯獄禁止和買鎮守中貴時方怙勢縱下害人悉寘之法境内肅然稱治遠邇嚮慕甫涖政閱月忽搆疾不起年纔四十有九云歸櫬蕭然賴門生故吏經紀其喪始克襄事先生爲人正大端莊圖書之外澹然無欲所至焚香拂几展書靜對如與聖賢爲伍或至夜分猶整襟危

坐無惰容與人交輒傾盡肺腑自視恂恂畧無矜眩之色遇事必行其是罔以利害毀譽爲前却有確乎不可抜之操家素清約不問家人生產而養親之志恒曲盡其誠尤篤友于兄弟既乃以祖業遜其伯兄完復買田以賙給諸弟搆數椽於松陵驛之傍邑令念其隘也欲遷驛割地拓其居謝弗受終其身無增葺焉平生述作矢口而成漫不留稿僅存半江集若干卷文憲公序之曰先生之文閎

侈弇逸開闔步驟若得之易而從容法度意味雋永未易及也先師陽明王公守仁序之曰先生涵養甚深而用心甚密世之徒以文詞知先生者殆未足以窺其閫奥也已庶幾盡之予嘗謂我　朝東吳人物時則有若吳文定公寛王文恪公鏊以及先生暨錢翰林福俱以會元登庸負天下之望而先生之藻思横溢類錢學識贍博類吳渠襲森秀類王使假之年則名位勛德當集三公之大成匪

直似之而已天胡豐其才而嗇其壽也悲哉兩浙之士凡登貴顯者往來松陵必詣其廬邮其後或展謁於墓雖士風滋厚而先生敷教造士之功信非小補云子男三長禕眉州判官論眉州府通判福邑庠生孫男六重道重文恭畏皇威伯俞仲華重道府學生少小能文人以象賢期之寔念先考刑部府君孝廟初釋褐京師觀政栢臺卜鄰締交嗣連姻好而某為先生冢婿寔自髫年與眉州同[illegible]句讀二姓通家誼均骨肉垂四紀于茲先生謦欬儀刑羙牆如覩眉州𠫤仲以先生學行政事登載墓刻者未詳徵寔為實録將請名筆于鉅公碣諸墓道輙憶所嘗聞見者次第其詞以歸之願相與訂正焉

嘉靖壬寅秋八月

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致仕崑山張寔謹録

恩師半江趙公遺像賛

粹然於面毅乎其中文章氣節度越英雄明春得乎天授科第冠乎南宮語利祿藹然退怯任德義沛爾滋豐持憲儼冰霜之肅主文齊造化之公潮也幸分半席如坐春風樹之標準啟我顓蒙雖未測其涯涘亦略覘乎淵衷嗚呼若何負鈞衡之倚望年未艾而告終無乃司命者之忌才特厚其賦予不欲究竟其全功耶

嘉靖乙巳秋門人臨海蔡潮垂泣拜書

半江先生像贊 有序

半江先生捐館若干年矣仲子龠勒像于石樹之祠宇志孝思也予生也後未及一拜儀軌茲辱與仲子游獲覩遺像乃薰沐再拜而爲之贊贊曰

噫嘻先生三吳之傑藝自天授神助之訣擯管摛詞珠光玉屑學廣才高少游齊轍擢冠禮闈蜚聲有截服職西曹繼典兩臬理讞衡允藻士鑑別中外奮揚勳猷卓絕天不憖遺神歸電滅歸神伊何江流星列逝矣其形偉矣其烈遺澤在人流慶不竭峩峩惠文矯矯風節敬瞻廟貌仰止先哲屹立者珉不震不裂孝子用享籩鉶靖潔億千萬禩永永無缺

嘉靖壬戌春王正月前進士

寻告侍養長洲陳湖陳椿譔

半江趙先生碑志 終

半江先生文集後序

弘少居江北先生居江南領丁酉鄉薦時已知先生名辛丑弘計偕春官先生以天下第一人天下皆知先生弘歸而尚未有以識其面也癸丑始竊一第試秋官政時先生已正郎署得常常見之猶自嫌以晚進末學未敢即親就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曠古幽懷不徒欣慕愛樂之而已也竊自分以為有日尋補先生外臺董學政於江浙首善之地俾有以知斯文之有在後學有所興起微先生而豈誰哉弘

益知所嚮往但古之人門路自別憲
未有以破其藩籬而窺其閫奧以酬
夙昔之心海內之士倘不吾辱肯有
所資益亦間得先生詩文稿一二特
未得覩其全編時先生總東廣按
察百度具舉教化興行積微以至著

自近以及遠駸駸乎上之殊未艾也觀其
言曰頻表春回遍十郡和風甘雨壹端
法正凜三秋烈日飛霜吾人至今以為楷
範誦之不能忘其志願豈可少哉是羽
大風時人之耳目一新天下之觀聽畢
獻羣策畢有群力天下豪傑將奔
走焉疇昔所以自負於天下必天下
豪傑是望天下蒼生匹夫匹婦莫不欲
得蒙政治之澤思見德化之盛哉舜
運用之機必有難言之妙先生真
若人也獨文乎哉名豈徒科目之宗
爾哉未幾先生捐館舍天不欲福斯

民乎何奪先生之速也文不在茲乎
孫脩負東廣步趨先生後塵名兆數
年矣乃出按海之南北歷鬱林象郡
登合浦過雷門駐劄極目鯨波珠
崖儋耳之外方神遊乎寇司戶蘇長公
挹餘光而坐下風宛若覩其面目美

墻茅寐是竊有志於古之人矣矧於
今之人乎哉先生平生所為詩文體
裁不一色色皆倫而流出肺腑物皆
春誦其詩讀其文不知其人可乎
充足於有餘厚積而薄發為以是
推之必大有益於天下使天儆之以年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鉛山費先生偕

明王先生皆文章鉅公琅琅乎冠於篇
首千萬古耿耿不磨碩仍何人而敢廁
於其後亦得以附是名於不朽也特以
景仰前修追陪歲月於老之將至
偕至海南稿偕入海北稿携而之巴山

愈增先焉耳　先生號半江粟
夫字寬名是則天下之所知而桑
諸後世者　弘乞似復贅一言於
古
正德十四年己卯十二月八日巴山
道人王弘書

半江集十五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趙寛撰寛字栗夫號半江吳江人成化辛丑進士官至廣東按察使是集初爲其邑人王思誠所刊王守仁費宏皆爲之序守仁序不載卷數但惜其遺稿散佚宏序稱詩六卷文如之此本凡詩八卷文七卷蓋其仲子瀹掇拾補輯又增三卷也

柴墟文集十五卷

〔明〕儲巏撰

山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柴墟齋集十五卷》提要

儲文懿公集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柴墟先生儲公巏卒之十有三年其從子台州貳守平甫以公集若干卷刻于沔陽郡齋者謁予二泉山中請為之序其言曰先伯父為先生知素矣是集之序非先生其誰圖之敢盡首簡以請予俛乎其言折有感焉正德癸酉公在南京予請告家居各以病間公小愈時予尚榻卧及秋予幸漸復公乃不起予聞之泫以知己凋謝為恨而弔使諸辭坐病俱廢居閒之暇北望海陵未嘗不慨然興懷也序吾烏乎辭諸公天資超邁自幼學時已有尚友千古

之志涵養旣久其性情風度從容詳
雅接引後進穆如可親至論國事人
才正邪忠佞辯析涇渭義色法言凛
莫可犯歷兩考功品署惟允及佐中
臺薦起名節如恐不及剡牘之餘溢
於言論時稱大雅君子必公焉歸故
其爲詩或恬淡平雅或渾雄跌宕或
洒落清遠所謂風雅遺音公蓋有之
其爲奏疏爲書啓爲碑表序記銘誌
諸作繫天下國家大體關乎古今治
亂者則方正嚴[illegible][illegible]崛奇雖片言
單詞蒼然古色譬之千仞嬰之嵬然
而未易卽焉其長篇大章衎不待論
也烏乎盛哉故觀公之爲人者雖未

嘗執簡披閱可以知其言觀其言者
亦然若夫公所蓄積書自六籍外先
秦兩漢以來諸子者之所撰無不讀
也詩自騷選以來魏晉唐宋諸家者
之所賦無不誦也其博如此乃若近
事自宋金元季至我國初諸老之遺
言逸跡旁詢壽耇徵之故府歷能道
之國之元夫鉅人自公卿達於韋布
號有識者無不賓禮交游相與參訂
焉至欲筆之爲書其言則曰知古非
難知今爲難通達國體者古難其人
而況今乎云云繼之以嘆由是觀之
充公所志使見柄用必將大建勳業
上追古人而以時以地未之究也其

所述作詩誦纖褚金石者皆公之餘
爾然公之所蘊執是以槩於天下而
徵乎其所行夫誰曰不可哉予自甲
辰從公登第越十年被召自州相從
郎署者數年凡公所著往往得承面
論而私讀其稿故嘗僭有所論如此
先是公之知友山西憲使東吳顧君
華玉嘗以台守過我亦將屬序未果
今乃卒爲台州執筆固亦予之分也
集初名柴墟刻既成而
賜謚命下遂稱之上以昭
聖明崇奬名德不遺遐故之盛典下以
慰公於九原云爾公諱巙字靜夫柴
墟其別號也其邑里世系官階履歷

在碑誌者不書台州名洵辛未進士
累官兵部郎中由沔陽知州遷今官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日南至
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詔許有疾調理前戶部左侍郎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友生句吳邵
寶序

柴墟文集目録

一卷

詩

二卷

詩

上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韻
飲張仲湜寓舍悵然感牡丹已謝再次
賀克温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仲湜請老次韻奉留　仲湜述歸再疊韻觧之
再次韻留仲湜　中秋遇雨簡涇川
荅涇川雨夕飲客待月
九日同諸公登懊府山次樊川韻
涇川以詩來次其韻　次白巖韻
次孫司空韻　送克温改官禮部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世臣家禊飲遇雨
次荅世臣　青陽驛懷李惟正
朝天宮西方丈席上荅宣谿

崖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西遊
靈濟宮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張光禄席上分韻賦檜亭
次劉宗伯野亭慶鶴韻
次野亭金橘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次韵太宰劉公留别南宫竹鶴
次韻寄酧檜亭　次韵司寇洪公春游
簡王德華少宰　壽絳州韓尚書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赴
追和丹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謝希大虎皮　白鷺次元禮
再次希大韻　次希大應詔上陵見懷
李助教席上留别　白巖諸公餞别
夜過陳明之　次李職方遊弘法寺
次德華韻留别　次張進之除夕客懷
再次進之放懷　次鍾貟外舜臣陪祀
再次　次舜臣春宴
白巖貞菴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韵奉酬
杭循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送白少卿還滁陽　賀栢窓生文
次希大贈李惟誠韻　再次韵荅李二

會[illegible]行軒　送德華奉詔封藩府
送秦國聲臨清總餉　柴虛道中奉懷張一
次東園贈舍弟韻　次國賢邵伯見懷
送葉良臣推官金華　荅張鳳舉進士
荅趙叔鳴進士　再荅鳳舉兼柬叔鳴
荅李師文進士　移疾荅李師文
雨夜寫懷　次元善韻奉荅見懷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
送蔡中舍署南刑部員外郎
送王文珮入南監　壽明之乃翁都憲
送馬汝礪歸任　次汝修直宿中[illegible]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送劉進士台濵[illegible]令

送廣平黃同知
聽公房宴雨
送周進士之官南京
送馬御史赴南臺
送婁誠善分教歸安
送達士賠教崇德
送龐元化叅閩省政
次宣谿韵贈別趙粟夫
追別宣谿
送胡企參守撫
寄題高御史觀瀾卷
題劉御史澄清卷
題月會鄉弄卷
次敬修禊飲韻
新城道中次遂齋謝客見訪之作
西關[illegible]次新城韻
羅令邀過野人家者之
慶徐[illegible]至鄉老八十
家君生日次外姪瀛韻
諸公有詩祝壽代家君答之
次韻為家君謝客
再次
再次
守歲
北山看梅次霽字韻
次王敬夫席上留別
送子隣太守述職
寄東園先生
謝何先生并寫懷
再次奉答
再次韻奉答

卷四

詩

送王德輝歸餘姚
壽大傅屠公
王守溪草翁壽詩
送馬侍郎歸故城
檜亭小集韻答大經
再答檜亭
再次韻答本初編修
有懷江東檀園
寄題檜亭戎葵
大經有詩未見邀賡之意再次韻調之

月夜過檜亭次壁間韻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廷章邀視龍潭遂飲寺中次壁間韵以謝
問訊李獻吉員外疾
獻吉答詩有嬾病夢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同獻吉過檜亭夜飲
新秋寫懷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贈張愈光次宣溪韻
過海子橋懷李獻吉
別劉東之席上次韵
答獻吉見懷之詩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答袁鳳儀歲暮感懷
送盧文淵知岳州
崔民贍戶部得誥壽親
西園阻雨
無㝵先生限韻禁體
次張東園悼梅
送張元德
次張進之除夕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白巖平臺來問疾歸途聯句見寄次韻
贈送王給事蓋奉使湘府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賀張尚質生子
劉尚寶務教回南京
贈刘太守致仕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生朝答鍾甫簡諸公
即事
次韻答東園先生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送韓大理轉刑侍
再答王掌教
答夏郡博
答李郡博

五卷

詩

附逕華次韻　槐寺中折桃
東平道中柳下有感　是日晚風定
寄書　新昌何中丞棨山菴
清凉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
詩答潔夫弟　夏太常墨竹

六卷

序文

七卷

序文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八卷

序文

賀愍逸觀處士六袠　貤封序
丹桂秋香詩卷序　田氏昭先録詩序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贈別王憲之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叙　望雲思親圖序
壽紀士桀七袠叙　康氏獻壽圖序
贈醫士李惟節序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贈李容之叙　送施以德叙
壽程思賢七十詩引　別方與義詩引
愛直聯句引　贈祝醫士序

蟠桃壽卷引　余處士壽詩序
題李恒齋遺教帖

九卷

墓誌

通政夏君墓誌銘　辣齋王公墓誌銘
按察使姜君墓誌銘　亞中大夫李公墓誌銘
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
徐元定墓誌銘　文林郎何處士墓誌銘
王處士秉忠墓誌銘　明威將軍喬君墓誌銘
黃處士時德墓誌銘　張從善墓誌銘
封主事吳公墓誌銘　張先生合塟墓誌銘
何處士墓誌銘　修職郎沈君墓誌銘

吳處士大有墓誌銘　沈處士宗泰墓誌銘
武畧將軍劉君墓銘　范景儀墓誌銘
主事仲與成墓誌銘　承事郎安伯恭墓誌銘
許公樂墓誌銘　林文玉墓誌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董氏墓誌銘　余孺人墓誌銘
毋宜人董氏權厝誌　吳仲恒妻墓誌銘
亡妹馬鎮妻壙銘　何處士宗輔墓表
吳孺人墓表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儲府君墓誌銘

十卷

雜著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重刊遺山先生集　晞髮集引
遊第一山　感秋詩卷
祭鉅鹿耿公文三首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祭通政夏廷章文　祭[illegible]司馬文
祭貧窓張先生文　祭翰林吳汝賢文
祭周原巳文　祭吳一清文
祭吳侍郎毋夫人文　祭吳仁甫文
靳太夫人哀詞　江朝東挽詩叙
馬淑人哀挽詩叙　挽張母詩引
覺菴劉先生真贊　陳明之小像
贊　司訓　周隱君像

十四卷

書簡

十五卷

書簡

柴墟文集目錄終

柴墟文集卷之一

古詩

送劉東山先生行邊

七月秋已肅北風捲黃埃欻玆數百騎夜過長城來我公調兵食慘澹旌旗開前驅初出塞黠虜驚且猜平生職方略聲徹單于臺況玆伏忠義山岳可使摧乃知折衝具廟勝先掄才吁嗟秦漢時無策良可哀

司徒來何遲胡馬已無迹傳聞夜來雨虜窟水三尺皇靈暢無外嗟爾忍為逆豈無嫖姚將不殺乃奇畫常憂六月師須令十年積

天驕未能絶古人重守邊芻粟既飛輓士卒仍屯田何為肉食人此法日棄捐玆行理軍實重見洪熈前吾聞

塞下議詔許司徒專得志貴一時成功論百年丁寧誡邊吏中國方晏然

宿金山聽潮閣

朝遊慊未極暮憩還自營上方鐘磬罷虛室冷然清起視夜何其片月東南生青山如改頑隱隱攢高城蛟龍寒尚蟄波浪誰與爭乃知羣動息夕景涵空明欻爾紫霞想緬貽滄洲情篝燈閉石閣細聽江濤聲

公樂驛

薄暮抵山驛高舂辭薊丘青山半啣日重為行人留山中三日行頗覺懷抱幽鳥鳴白雲濬不省人間憂簡書復驅出兀兀如拘囚自憎牛馬走真作稻粱謀何人諧夙尚為我營菟裘

發永濟驛

暮宿山下城朝飯山下驛山高雲霧深飯久初見日豈不畏馳驅欲憇仍復出悄悄閔農心落落用世術川塗滯無際稅駕何時必賴此寛旅憂千里青未畢

磨臺山中

墻低林木踈馬上見山麓朝陽曬我背蹊徑紆且復徐驅喜崖谿稍上驚峯獨何當陟其巓一騁遠遊目閶風卧崑丘萬里疑可縮翻思下土人誰與洗炎燠歲旱不為霖白雲滿幽谷

薊州山中

青山借微雨洗沐為誰容宿雲猶未歸更覺岡巒重我行頗愁寂賴此山靈供宛如平生交傾蓋遽相從晩来境逾勝四顧皆奇峰何由擅一丘且作漁陽農諒無功業建還以千家封

渡三河

出郭渡河水清波思濯纓濯纓不可得復逐青山行青山澹無姿白石紛縱横蜿蜒走一徑始得坡陁平停車古樹下凉意翛然生

渡白溝次東之金臺韻

西山欝高寒青繞燕代闊我行春已深絮纊尚未脱平生四方志眼底纔韭撮區區白溝河編簡不能列經淶流漸廣赴海須莫遏欲渡仍徘徊緬懷開運末玆惟遼晉疆終古抱嗟咄天公憤餘腥老雨夜来潑堂堂十六州幅幀一朝割桑君漫周旋國早爾為魃中原殺戮盡

胡忍犬羊括哀我黄龍府回首飯無鉢横流到靖康戎馬屢南踐往事勿具陳憂端猝難豁居人諱言兵惟記粘與曷

靈山

靈山慕名勝曦午停征軺倒裝換冠幘徑往凌岧嶢手披茂草開思逐浮雲飄迢迢詣白塔獨立吹清飆迴旋休緇廬老屋依山椒野僧三四輩衲破形容顦共言山中貧菽水聊今朝問渠何所戀且得避征徭

平谷院中

縣僻客来少庭幽草未删我来掃荒翳老樹迴蒼顔温温飄風来稍稍暮鳥還晨興開北牖一飯面青山烟峯遠宜眺絶勝窮躋攀惜哉行役累覊寓非長閒

望瑯邪有懷

林嚶送寂歷野渌明潺湲蕭蕭雲日冷更覺春山閒坡陁滯迴互四合如連環何人留妙語環滁皆好山我行攬秀色遠見瑯邪顔輕軺摇短夢兀兀句愈慳緬懷諸老翁游戲超人寰荒城偶一頋文藻貽榛菅至今股肱郡介在江淮間遥遥望不及飛鳥空中還

寶坻郊行

四月麥隴焦靈雨苦不早田家能幾日租倉不相保我從鄭陰来風瞑顔色老閑愁填肺腑詩思浄如掃焉得膚寸雲救此千里槁傳巖諒已求桒林尚須禱

悼手植檜次涯翁韻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與千年檜乃爾枯株存想

當爺譜特羽盞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兎迸狂秦豈無
四方樹楷杏難為羣上無鸜鵒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
蘚迹茫昧科斗文伊誰紀顛末簌壁書八分我來刼火
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傳成均南枝幾時復
青帝将東巡豈緊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霄姿亮
繹争嶙峋

廷章文光邀遊龍潭寺賦謝

蒼山宛龍蟠南棹峴邪尾潺潺兩崖間一綫行如蟻蹄
嶇度澗彴蒼苔拂林卉何年鑿靈巖佛閣擅雄偉長年
環滁思江介浮一葦及茲諧良游落落故人幾肝腸苦
雕琢鬓髪銷譊誹歷覽石上題留詩弔山鬼两公廊廟
具名姓在　丹扆空山豈久留且醉月生朏

訪鳳擧進士寺中

聞君僦僧刹屢往屬未閒及茲炎雨際獨步城東灣路
紆經石棧木杪開柴關老僧訏鄕曲喜溢眉與顔砌苔
净堪憩庭樹凉可攀藤蘿映瓜圃眷子栖其間此境稍
閒閴已覺超塵寰誰為劃屋角坐納西南山嗟子職吏
局茲游良已慳但恐他時至君去空予還

坐月一首贈張一

悄悄不成寐愛此明月閒流光媚清夜徐度銀河灣道
人掩襟坐塵慮了不關盅虛發朗煥如對君子顔緬懷
古仙人一往不可攀至今指遺跡明滅飛鴻間我欲載
圓魄日夕經人寰朿栖廣寒殿擬作蓬萊山憂虞抵富
貴不知誠何慳雲居倘有雙仍載張騫還

贈張鳳擧攺令寧海

嘉君本奇士得縣山水窟前年遊桐江釣瀨漱齒髮今
年過赤城天姥爽風骨况茲彘城里有古碑玩手抆
遜志編生氣凜不殁長有懷賢詩高齋對明月

再一首

相别六七年復此與君别暄塵苦無情回首送車轍台
南渺何許海嶠霞明滅豈無送行人我意先到澥且須
一尊酒痛洗肝肺熱期君來何時寒暑不再閱

涉園

涉園日已晩春去聊追攀微風喜我至習習鳴樹間方
池澹無波中有荇藻閒雖非沂水曲聊此清塵顔浩歌
亦自慰携幼徐當還

婁職方池亭次韻

虛池受明月風澹微漣起蕩漾不成圓夜静波乃已豈
知天中影已落金尊裏清光本無方臨流笑吾子鷲烏
繞凉柯游魚集芳芷安得駕桂舟沿洄三萬里道逢古
仙人長揖問名氏沉沉廣寒宮去此路餘幾迴驂情無
言欲别聊莞尓泝流過臨皋寒裳訪居士崕空山寂寥
水月餘形似

題蒼雪道人卷

求官失蒼珮龍伯竊上天染成天水碧滑花競芳妍瀰
漫三萬頃彷彿堆雲烟物情忌太潔白帝不敢前道人
青宇小骨冷驚高眠出門杳無見乾坤正蒼然誰開混
沌竅坐此清冷淵翛然謝濁世還我太古年

即事用韻荅趙叔鳴進士

趙生淮海士眉宇温而閒宛如九皐鶴獨立秋塘灣竭
来游京國籍甚名賢闗胷中爛文字膏澤曾與顔翹材
舘閣地賢俊争追攀胡爲不見擢猶滯郎吏間青雲多
捷徑冠蓋紛區寰誰能澹無事日眺城西山生才必有
用頗笑時人慳幽貞子無厭天道終好還

至日再用韻招趙張并公獻飲

節物不相貸歲功無停閒昨日渌水波今日氷雪灣倏
玆日長至商旅皆閉闗齋居幸暇豫思奉我友顔寓游
邇坊陌過從非難攀人情眷鄉邑况託文字間常恐忽
分散各在天一寰君看暮歸雲未必朝来山感此每長
嘆嗟君来何慳一觴亟相屬坐遲春陽還

贈別公獻用至日韻

憶昨初筮仕共乞留都閒君盧淮水湄余住古栁灣相
思輒相見絶勝居鄉闗嚶鳴正欣悦君有憂在顔春江
流慟哭歸棹遄難攀旋京忽奉召悵別須臾間秋風大
儀夢不隔千里寰所期來今日把臂游燕山如何復乖
隔矯首疑天慳同心抱離慼争似仍同還
末俗競夸毗誰能宅幽閒愛君醇樸姿古道無碕灣枘
心翰墨窟閒跡聲利闗何論江夏裔吾國今有顔走昔
不自况從倚長松攀顔行愧時論幸處蘿蔦間到今齒
髮暮僅識海與寰蹉跎十年讀精舍閑南山羨我千頃
陂頼爾獨余慳征馳寧我願秘駕行當還

白巖扇頭次泉齋韻

黄塵走名都白日觸隆景雲山忽當眼便自出人境倏
然蹇驢翁細路轉岩嶺踈林劃空明一笑得人影我家
柴扉旁南望長引領烟蘿繞茅屋江月閑漁艇栖栖恐
無成題詩聊自省

觀中即事

蜡月省牲初有詔傳尺一周廬屬近郊羽衛肅清蹕
輦路雪已乾京城冬不颾通宵走士女共候翠華出如
何風與塵滃蕩在今日

是日獨坐懷應韶

風沙撃人面我馬未能出土床借餘暖獨坐道士室閒
生栖雲心漫想馭風術悔不留嵇郎暮去轉蕭瑟何當
竟無事共此南禁日

送王戩卿使楊粤

長安滯雨餘客衣盡生蘚王郎將何之走馬皇華選欲
語仍低徊已去復偃蹇澤國終歲貧遷度幾時行我非
王子明何以爲君餞悠悠南海湄軺車隔年轉涯霜易
變攻事業貴黽勉平生萬里游送子興不淺

中秋日鏡光閣餞馮軌之分韻得長字

招提倚城背俯抱平湖凉晴飆蕩脰濁高閣凌空翔秋
期倏然至我友之遠方篤言騁遐騰共擧惜別觴九衢
豈無月塵土涴清光眷焉此終夕徙倚隨嚴廊浮雲爾
何妬點綴天中央吁嗟人間事熒化那可量燕月幾回
圓桂水千里長相思逐明發良夜遥相望

送鍾舜臣升廣東叅議

去年京師旱，今歲乃淫雨。世事本無方，人生各有遇。灑然丈夫心，出處隨所寓。嗟彼冥迷人，昨非竟誰悟。不見曲江公，獨立三珠樹。朗咏孤鴻篇，千秋動遐慕。

嶺海常軫念，孰為吾民師。民徭相啖食，還定嗟何時。盜賊本王民，殺戮豈所宜。冥冥氛祲地，安得清風吹。輟我郎署彥，輿論良在茲。階前即萬里，南粵非天涯。

七月廿有三日雨中同邊李坐李道士西軒

炎歊困朱曦，久阻塵外遊。及茲風雨辰，相與躋崑丘。飛觴狎羽客，擲翰逢詩流。翛然供宴坐，花竹媚涼秋。空庭水盈尺，決漭天光浮。寒蕭暹夕霽，欲去仍為留。坐悲芳草歇，況復鳴蟬稠。豈無終夕歡，感事令人愁。層雲蔽蒼彗，誰能詰其由。梯空諒有術，願就王喬謀。

贈題寒泉濯足 尚公以考功郎中出參河南政，年五十有三，即棄官歸關中。走進士，聞其風而高之，乃今謬從公官，又與其子御史允德游，亦可謂有世契矣。題寒泉濯足一景，致仰慕之意云。

岍山在何處，望入春雲微。中有百尺泉，日夕鳴珠璣。淪漪瀠平淥，亦足充我饑。興來恣游詠，濯足褰裳衣。不嫌水泉冷，但喜無塵霏。頹波正東注，宴坐聊因依。泠然天壤間，高咏如清沂。非關獻聲利，自與心賞違。

湘潭暮雨竹圖

重華去不返，暮雨秋楓岍。相思千點淚，灑向幽篁畔。淚盡竹不枯，目斷江空晚。誰言不同攜，寵返蒼梧遠。流風被豐鎬，行露謌江漢。至今枝上痕，叢與行人看。巫陽霧杳冥，堤曲花離曼。何為辭賦人，等作荒淫勸。我心本無求，之苑乃所願。援毫寫吾詩，為洗湘妃怨。

病目

清陽兩童子，自少與我俱。奈何嬰以疾，使我心煩紆。我貧無舊業，所業詩與書。蚩蚩三十年，賴此多懽娛。胡寧肯我目，何異喪吾軀。金鎞落誰手，藥石徒區區。願言屛氛雜，身心常晏如。會當清泠淵，還我明月珠。

古詩

過玄武湖

北山飛翠凝吾杯，舟人鼓棹相徘徊。城隅掠船踏冰入，船底軋軋闘春雷。霜風吹衣衣欲裂，湖天決漭疑飛雲。司空勸飲夕郎酬，始覺微醺生煩熱。中流咫尺冰盡開，沙禽水鳥忘驚猜。新洲昨夜梅花發，暗香偏逐詩人來。

湖波為帶城為被，冊府圖書眞得地。堪笑前朝建此都，只將山水供游戲。鍾山龍蟠幾百里，下有龍宮藏劍履。山中老樹盡成龍，夜夜飛來飲湖水。湖波直與銀河通，背城一派垂晴虹。栢梯高架石梁迴，十洲三島神仙宮。長堤隱隱湖心路，堤上行人日來去。春風楊柳夏芙蕖，換盡年光顏色故。世間萬事如雲烟，湖光山淥只依然。不及湖中魚與鳥，涵泳恩波今百年。

匏菴題馬圖贈楊邃菴西巡次韻

西戎獻馬何年来，玉關石城天漢開。衛沙蔥雲祇一日，須令冀北皆駑才。誰遺此疋長洲下，似貌當時大宛者。年深物化毛骨改，謾道生程復生馬。匏菴老筆詩境新，題贈西臺第一人。平生好畫今好馬，金源秘監疑前身。

尚憶吳興趙丞旨半幅生綃價無比何如汧渭若雲屯
畫苑運天驕吾子楚江坰野何須曹尺箠不假奚官勞
龍驤内厩不知數空聞芻粟如山高邊城馬能狂胡遁
萬隊看公秋入覲君王願得仗前鳴已欲人間千里駿

題吳康齋贈劉濟寧清白字卷

康齋兩字雲垂紙珍重劉宗百金比南窓把卷觸熱看
習習清風吹簟几就中墨汁西江水直寄任城五千里
閬中丈人不復見得見風流老孫子傳家所寶在不貪
阿堵真堪付泥滓長安父老向人說虞部郎官亦如此
君不見漢家西京全盛時五侯七貴門如市繁華回首
併成空籍籍今聞楊伯起

房山

我行京西三百里日望燕臺謌易水春風着眼到房山
不放黃塵吹馬耳烟嵐護雪不肯銷層峰相揖如相招
千金枉購尚書畫何如平地橫生綃晚來頃刻巖姿變
急雨漫山颯銀箭斜陽一抹亂青紅似與詩人供戲幻
胷中丘壑句傳神聞道劉公下筆親太華中峰五千仞
人間何地卜東隣

次韻邵國賢生女

太行虎谷雄鬚眉於菟不合來非時春風試手瑶環姿
遣情坐誦陶翁詩婉婉索笑聊自奇泉齋準擬秋生羆
歲晚共訐稱觴遲居然抱送丹山雛向来貪餌空禱禱
藍仙入夢那能離奪胎換骨嗟神醫何當遇之及未丧
人生抱子寧無期況此二妙時所推詞源墨窟應有兒
閨中少婦慎莫嗤他年衫袴看騈闐我歌慰君君豈悲
鳥雌鳥雄誰得知

贈魏文璧 廣陵趙文璧號野鶴自云泛海六七日至蓬壺山訪異人得藥與方茲游京師諸公相率次少陵韻贈之

昇仙樓高胡不住回首蓬山墮烟霧縞衣化盡帝京塵
何年却返三珠樹青精石髓毛骨換流水桃花人世暮
鼉為砥柱蜺為梁中有飛仙往来路愛君小隱燕城市
傾蓋壺公即知故萬金良藥到長安不羡金莖一杯露
海波萬里秋風餘豈願得食[illegible]揩除爾来貽我太古訣
茫昧不似人間書遠遊賦罷脫身去蜉蝣起滅嗟紛如

送吳貢士歸海門

海門儒士吳季子閉戶長年誦書史丞郎勸駕充國賓

襟研囊錐来帝里手攜尺素故人書謁我騎省春風初
明光試罷忽歸去衡塵自儆城南車知君家近瀛洲路
俛首橋門非久住他年髯髮過咸池與君同賦觀瀾句

送程貢士入南監

與君傾蓋長安陌姻婭何須論宿昔京遊三月苦思歸
白馬湖乾欲龜坼春官召試彤庭前晨曦五色搖爐烟
集賢學士看墨卷青袍鵠立知誰先姓名且入南雝籍
桂殿秋風吹羽翮到家喜雨謾留連洗眼湖光依舊碧

次名甫借悲青坂韻

黑風掀舞旌頭出胡兒夜甲陰山窟雲中老將提偏師
犄角平原共衝突重圍七日空飲泣鉦鼓無聲箭銜骨
漢家安得飛將軍百騎還能遮倉卒

次名甫釋悶

吾家麴生作老兵十年一劍游咸京乾愁漫漫不可斷
空杯自笑攻堅城天驕破障虞侯死嗟汝掉舌徒縱橫
新鬼煩寃舊鬼哭纍纍戰骨桑乾平綸巾羽扇請一戰
七校未可輕書生南窓睡醒快新雨滂沱為洗烟塵清

南旺湖次韻

南湖水闊秋無涯盡日開帆疑不轉忽從樹杪得高崖
始覺扁舟出天畔漁家何自住楓蘆陂寒鴈鷺遥相呼
斜陽欲下晚風急人間此景何時無君不見飲啄那須
論豢籠人生得意良不惡
秋蟲嚙盡枯楊渌道上征車晚驅犢北風昨夜過任城
便覺緇塵涴吾足十年飽看江南山衰遲自愛留都閑
檀園宴坐騁吾目千章柳樹城隅灣君不見漢家昔覓
羊裘樣底事江湖任疎放

八月十五夜對月有感

昔年中秋在靈谷坐待氷輪轉空曲一天朗水四山寒
老兎凉蟾出新浴舉杯不飲嘲菊田扶衰取醉憐謫仙
三山豪士頗跌宕高歌屢和騎鯨篇洞天一別長相憶
草樹巖巒總陳迹山中父老寄書来十過中秋無此客
前年奉詔祀房星襆被獨宿祠西廳正當今夕月满榻
水晶窓戶琉璃屛古人不見風流在泠落人間無好會
南樓高興擴胡床西園清讌追飛盖中宵徙倚庭中央
我所思兮天一方銀漢碧海渺無路䌫令百感生中腸
嫦娥應笑詩人老底事愁多頭白早千年石臼擣玄霜
不與人間掃枯槁開道狂胡戰武威關山塵土涴清蹕
安得并州劉越石一聲長嘯解重圍

次白巖望白雲閣之作

白巖樓閣與絶豪盤馬醉睨西樓小谷中猛虎視耽耽
萬里繼堪供一飽柴虛眼渴沙霧黄一斑瞥見林間蒼
天憐此樓掣鑰去白雲噴薄迷其方

再次應韶閣韵

飛来傑閣秋林杪勢走平原乾山小歸来三日夢岧嶢
苦恨詩腸撑不飽巢阿縞鶴毛羽黄白雲變作天狗蒼
眼前時事忽翻覆我欲掉臂遊諸方

燕城行

燕城莽陳跡易水留餘潸浩謌入東市暮色横西山西
山影没扶胥[illegible]神仙可望不可攀昇天入海两寂寞贖

有迂怪傳人間烏頭白盡馬生角秦人猶笑燕人頑扶
傾本有望諸策底用屠狗驚函關我来此地市駿骨傾
囊直破千金慳天山之嫋日池水要令騄駬充　君開
紛紛過眼紙凡骨龍媒何處埋榛菅郊坰變滅戰爭盡
意像慘淡山川閒筑謌劒舞枉悲吒壯士一去誰當還
西風落日三臺路彷彿萬古来征顔

十六夜飲徐昌國館

八月十六夜中秋朗月今宵多清風吹浮雲空朗萬里
天無河西林看月昔無伴城東有客能相過月從禁中
来亭亭御織阿凉蟾吐靈液老桂生新柯璚樓玉宇不
知處但見蜘蜘宮尾揺金波酒酣逸興發衆客謡且謌

倒着紫綺裘滿勸金巻沓青山渡口喚李白黃泥坂下追東坡古人不見今時月今人回首成蹉跎明年修謁東吳苑知誰何顧影不復醉蹈碎階前沙旁有蟣虱臣涕泗心靡它緑章閃雨三萬字籲天無路祈姮娥再拜酹杯酒勸汝明月愼勿離畢仍滂沱

律詩

坐月

溽暑得涼夜小山瀉碧漣到家纔見月為客已經年病阻登樓嘯閒思對檻眠高城今夕漏不到枕屛前

夜熱

月暈光微減風軒吹漸稀氣蒸眵眼濕汗浹病身肥竹冷思湘簟荷香愛越衣南枝栖已定烏鵲不須飛

小晴

輕霞迴照晩踈雨發涼新新沐閒晞髮高吟自奭神河山微有影樓宇淨無塵歷盡浮雲態淸光始近人

雨夜

瀠瀉河將渴飄蕭滴未終雲峯懸宿雨月殿閉遥空涇渭千流合炎涼萬里同北牕支石枕秋意滿簾櫳

微涼

微涼生枕簟睡與病相宜海月供淸玩林風愜素期暗蛩喧砌急栖鶴抱巢危預向蟾宮道秋來桂許移

有懷

冷坐誰為伴淸謠夜不眠懷人千里共看月幾回圓秦塞連雲戍荊門下峽船幽懷無病抱依舊析津年

望夕

暑[illegible]重伏陰凝魄正圓羽蟲明可數螢火暗能然塵土閒淸景光華照暮年浩歌追太白把酒問靑天

閒坐

北城閒棲寵待月坐南軒露濕蟾光動風泠桂影翻旅懷多作病宦海只聞喧何似今宵看閒身在故園

坐久

坐久墻垂練今宵月較遲嫩涼吹細葛古調發柔絲灔灔金波灝沉沉玉宇移莫愁光漸少素質未曾虧

涿鹿道中

受命嚴坰牧驅馳敢自閑雨中行涿鹿詩裡過房山野水寒猶溢邊雲晩更頑歸程那用筭應傍麥秋還

行役不遑舍趨裝發井旁雲低山戴帽渡晩水漸裳牧事嗟吾劣燕風自古強道傍沙磧地盡說是逃亡棹鞅遊謌地平生願不遠山川動悲慨習氣挾雄飛曲折黃泥坂蕭條白石厓春和聞有　詔寬大恤邦畿

涿州分司夜坐

簿牒相仍急沉迷眼欲花籠燈猶閱馬廳樹已棲鴉強半春為客饒多夢到家却嫌塵土涴無地泯僊槎

曉發至新安

出郭半舍許晨光猶未舒壯心看手劍殘睡倚肩輿遠水微茫樹平沙莽蒼墟去年修禊處北望意躊躇咫尺千家邑縈廻六里村輕陰詩發興獨眺客忘言野色明還滅林烟淡欲昏只疑滄海上雲水浴朝暾

望青縣

青縣望不極蕪程盡日遥衣從塵裡化春向客邊消野飯留荒寺車吟過小橋西山能慰客返照故相撩

自文安至保定

夜短不成寐晨初仍戒征星霜行曠野燈火發高城游倦憑誰慰謌勞秪自靡褰帷看日出花柳半村明

露坐

腷鼓催舂驛開窓月已西樹高先占鵲城小盡聞鷄露坐移床久星言數馬嘶何時巾櫛罷携酒覔芳蹊

涞水道中次韻答宋主事

九日登高興山川此地良雲門判獨往粉署許相將興似催租減情同看菊傷將軍能有約歲晚過南塘

王程有餘暇最喜得朋良野站詩分贈行厨酒自將年豐人語別秋老物華傷正憶金閨彦飛鴻漸滿塘

登雄縣城樓

高秋愜登眺平楚動悲謌樓櫓何年廢前朝爭戰多雲間青海成塵净白溝河飜笑咸平際金繒滿塞駞

雄堞倚雲平關河控古城獨憑秋閣逈千里暮山橫灝落平戎策凄凉款塞盟危橋遺石在覽古若為情

入順義

眼纈睛初放心旌暮欲懸柳行聊弭蓋沙渡急迴船積水經荒漠層峰抱遠天柴扉它日夢應到此山川

新城道中九日

九日偏風雨氊車皂笠斜岸楓明赤葉野菊蔓黄花淸

[illegible]鶺鴒低飛欲暮鴉白溝聊引眺樽酒不須賖

過廬溝橋

萬礎峙橫流襟形抱帝州鶴鼇驚海立蝃蝀覺天浮燕趙悲謌地關河浩渺秋何當乘曉月驅馬過廬溝

夜詣三河

簿牒知何益關河厭屢經夢牽東閣句駕媿北山靈沙細路衝雪村寒樹帶星遲明行役在依舊數長亭

三河道中曉行

卧冷獨看月曉行初見霜莫驚顔髮改自乞道途忙僧硫供幽茗奚囊聚越粮病身多少事忘却在他鄉

武清院中睡覺

騏驎歸死寂蟋蟀近床鳴往事夢中復暗愁閑處生簟

燈留掩映城柝遞分明此地還追憶秋窓曉月情

兖州道中

聖賢環轍地而我亦来遊井邑遺風在山川灝氣浮盪胷雲出嶠縱目海侵樓決瀁仙源裡憑誰訪帝丘

自兖州至闕里

晨出魯東門晴光抱日温青山路傍堠喬木望中村入里先憑軾焚香敬扣閽東遊有成約泗水欲窮源

過牛欄山追次許給事九日韻

不是窮途客嗟吾底事號意多空落落節去自滔滔鍾鼎羞勛業軒墀惜羽毛南山秋色晚昔箇與爭高

不識陽坡路牛山十里遥野陰秋近晦沙軟雨移時石逆千年菊江涵九日詩憑高懷小杜此地亦堪悲

一雨洗塵土青山如病蘇宿雲城轉壓積潦路常迁萬
里邊聲鴈千金電影駒宦游多感慨懷古視平蕪

八月十五夜過海子橋

為愛湖心月長堤薄暮回浮雲仍點綴清夜謾徘徊九
陌笙歌待層城刻漏催桂宮消息近曾約及期来

清源舟夜

十年三往復此地忽重經塵土長安夢烟波汶水舲平
川涵夕景遠樹隱春星𠃵酒偏難醉從人咲獨醒

三月過范水

好風貪利涉半日隔秦郵雜鳥鳴芳甸閒花占遠洲酒
從今雨飲春及故鄉遊老大空縻禄湖西欲繫舟

穿城至漕堂飲

入市槐成蔭當壚酒佐歡清淮晴可濯疊嶂晩宜看客
子淹留久將軍禮數寬飲中幽興在花絮惜春殘

將至清河睡起

睡醒湖日满帆影見中流風景猶吾土妻孥共此舟潮
隨殘夜長水接遠天浮野性依然在閒飛羡白鷗

泊舟見新月

肅肅趨嚴命郵程不假催泊舟新月出敧枕𣳾鐘来藥
果晴還曬書籤夜忽開誰云游宦樂旅思若為裁

宿口岸寺次壁間韵

古刹初留宿平生漫好奇貝經䌽舊業衹樹倚高枝月
伴枯禪坐秋欺病客肢清光不相負此地一題詩

小憩馬店僧舍

僧舍倚林端征途一憩鞍㯏蕉供宴坐蔬蔔入晨飧曠
埜雲山遠初陽霧露殘季鷹瞻望近無用説荒寒

西園季春二日次

瑶草方堪擷緋桃暖欲然暮春懷曲水今雨到西園村
遠須携酒厨寒不禁烟武陵非此地漁父莫尋源

彭城有懷

清夜棹歌發高秋客思生綿綿鄉國夢歷歷水雲程老
樹危蟠石衝波怒嚙城白門樓上月偏傍海東明

渉濟

河曲風無定舡扉掩復開岸花衝絮落沙燕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留城雨夜

南歸仍卧病藥果謾隨身風雨留城夜鶯花沛水春渴
心縣楚旱衰鬢洗京塵長路曾来往逢人莫問津

古城

古城臨水驛燈火望中微雨夜孤舟泊江春遠客歸楚
謠多慷慨漢事惜睽違指點英雄跡漁樵謾是非

淮上春晦

捲幞涼生恰楚天今麥秋留連淮浦飲悵望秣陵舟届中
丞留飯遂追劉尚書不及樹容藏村墅湖平見驛樓碧波芳草晩春
亦帶離愁

元日雷雨三日雨雪仍雷四日雪

元日何多雨纔春已荐雷史嚴宣父筆詩冷杜陵杯一
飽思披麥閒吟齅野梅晴光與淑氣應不待人催

春晦連日風雨贈別

風雨彌旬旦韶華暗去來病多空意氣事往半塵埃西郭圍初筍南湖水盡苔今朝覽明鏡更覺老相催

春去年年別顏衰日日侵稍期全晩節已媿負初心江郭行雲暗湖田昮雨深柳陰晴處坐聊和老農吟

病較芳時晩春含晦日陰曉鐘人不寐舊雨客難尋院濕蛛絲重庭虛鳥跡深平明添好況移竹淛西林

殘春猶兩日欲去且相留脉脉難為別匆匆可自由天涯芳草路花外夕陽樓誰道文園客新來賦倦游

七月十四日夜得雨

苦暑不能寐微涼夜欻生病身逢雨健詩思與秋清雲薄蟾蜍見簾踈蟋蟀鳴翛然疑夢境行坐到天明

郊墅花朝

林霽聊容與郊寒尚寂寥客懷空耿耿春色自蕭蕭遠水含烟澹浮雲挾雨驕南榮梅樹下淪茗過花朝

宿龍江驛有感

舊驛臨江滸開門近翠微憶曾乘月宿因得趁潮歸歲久船人老天寒使客稀摩娑庭下樹頓覺壯心違

人日雪不止

入夜飄初急遲明積已深王春方少雪人日不妨陰病阻城南步寒生塞上吟晴郊燈月近願聽屬車音

懷舊何處觀燈好四首

何處觀燈好分曹建業年春星低觀闕晴雪映山川鄰曲筵長接城隅騎每聯憶同江水部終夕咏紅蓮

何處觀燈好臺城並騎時酒邊看夜戲花下聽春詞火[illegible]松棚綵市移遲遲南陌上明月鎮相隨

何處觀燈好琳宮 禁籞西星橋通碧落雲綱綴冊梯[illegible]畔春猶寂松稍月漸低傳柑誰得句痛飲憶宣溪世王

賞燈宣溪湜夕亭同希大 飲[illegible]天宮西院

何處觀燈好鳳凰帝里多鮫屛圍寶炬鼇駕灔金荷列第珠乘笛長橋謎枕河誰家吹鐵遂月午更相過

過雪將訪涇川

共抱王猷興相將訪剡溪五更千里雪殘月滿城雞戴笠人堪畫移庖酒自携主人聞客至應掃竹間泥

再次

宦邸聊堪隱危峰枕曲溪人情疑夢寐時事怕聞雞夜枕牽詩臥寒枰罷酒携只愁門外雪客至踏成泥

謝病久不出何時過虎溪解空忘塞馬卧穩卻朝雞畫槳江春發青藜閣夜携雪堂它日客阪步自黃泥

良鄕察院夜次壁間韻

不眠疑漏盡獨坐愛燈明好夜春連市微風月滿城凝香清燕寢落筆得鶯聲無限懷人意迢迢到玉京

徘徊沙苑夕更喜駟星明雜虜猶遮塞王師未築城春田榛莽迹夜枕鼓鼙聲宛種雖神駿何須慕漢京

次吳侍郎克溫天界寺別春

病裡逢春去持盃柰酒何空山花事晚晦日雨聲多誤誦劉郎句疑聞穆氏歌長干舊僧在應記客曾過

江東朋舊少詩裡得陰何行輩皆稱老追隨不厭多[illegible]

董侯蕪坐花院聽鶯歌共算餘春日還期載酒過

對月懷叔鳴

碧水東西渡青崖八九盤獨行憐我友旅夢到長安九
日誰家菊清風楚澤蘭山中秋月冷不似王河看

九月十七日夜看月因懷西林兼簡致中

清夜金波灎遥空玉露漙秋光媚幽獨詩境入高寒決
滐愁何在裴回興未殘西林好明月誰共子西看

二十日夜月下獨吟再簡致中

凉夜有幽思獨吟秋月中那堪一水隔不與故人同攜
擷闌金粟飄飄近碧空禪林想瀟灑舒嘯對生公

壽華濟之乃翁

句吳山水郡況復值清時晚閣琴尊淨春泉杖屨遲百

年惟菊隱一命且松滋想問平安能當筵咏壽詞

董萬英之兄遺墨卷子

藥裹頻傳問詩筒忽送愁稍能滄疾病應不廢賡酬客
裡孤鴻泣人間宰木秋最憐詩未到魂已到鈞州

題王氏祭掃圖

城南營葬域當日表新阡文武衣冠盛松楸雨露偏龍
光垂九地鳥跡刻千年淮水流無盡人間不乏賢
漢洪[illegible][illegible]高冢鬱生烟洴掃除榛棘兒孫共墓田悽
愴[illegible][illegible]冊舟歲時遷為讀眉山記披圖重慨然

柴墟文集卷之一終

柴墟文集卷之二

律詩

孝宗皇帝挽詞

宮車疑晚出帳殿竟彌留雨泣孤臣慟天崩萬國憂憂
勤宜損壽燕翼膺詒謀陟降知何處還從七聖遊
憑几宣遺命悲風白日陰樂來仙嶠遠雲覆帝鄉深惻
怛纘祖詔丁寧覲戌金神霄時反顧四海正懸心
黃屋能無意蒼生自少緣風琴聞舜殿[illegible]溥[illegible]湯膺
數升遐月翻悲踐祚年神功并聖德高紀合同編
憶昨臨軒日從容訪老臣日高瞻袞冕風細颺絲綸六
典書初汗千秋鑑已塵都人含淚問甚羞恐南巡
厭代嗟何遽千秋抱此哀因山開禹穴環水築軒臺龍

座許談盛宸遊法從陪祇應彤管史曾注起居來

弘法寺與應韶別

初日下長坂出門征馬嘶如何十年別復此一尊携憶
月洮河北迴舟青縣西相思劇離抱書劄若為題

別後有懷應韶

木葉脫已盡上無寒蟬嘶摻摻良人手別去何時携秦
中明月滿驛路車塵西蕭條寺門壁留君前日題

感事寫懷次李東崖韻

獨坐池邊榻長謠月下庭感時頭漸白諧俗眼長青秋
鬪蛩聲動風搖鶴夢醒世紛誰得喪啥爾且忘形

贈叔亨都憲詣京師

天上千秋節江南一使來表隨香案上紅待酒盃開遠

水浮仙棹晴雲湍帝苑清朝金鑑録誰似曲江才
王事牽行役京華數往來淮雲秋尚濕江霧曉初開
日長懷闕祈年願築臺賢勞應眷顧當路正需才

送劉大理赴兵侍

南寺停舟筆中臺候玉珂濕雲鍾阜雨秋水潞河波廟
筭何煩戰天驕已請和匏翁舊門巷公暇數相過
夢祥徵柱石足跡遍方輿懷抱平生在功名取次書邊
兵今健否國馬近何如回首同官意長安十載餘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我行連城璧贈君良是輕虛庭拔逸駕芳宴列華蘩山
水春中地關河歲暮程休歌渭城柳投老若為情

老米店舟中與懿卿夜飲

北風三日厲旅次潞河邊鮭菜燈前飯冰霜歲暮舡龍
顏違咫尺豸史荷留連檣櫓三千里無功愧長年

金舜舉巡按雲南就省覲思南

紫禁瞻依切炎方夢寐頻比年還定省今日賴咨詢驄
躍連錢急衣飄雜綵新遥知趨拜處五馬正行春

答唐執中歲暮感懷

旅食長安客遲回歲復徂貧能藏楚璞老不試齊竽鄉
國三秋夢風雲萬里軀清朝推轂日爭説薦唐衢

送人官江東

客有秦關念江東一舸遲路衝鴻鴈去身與菊松辭山
水供多暇功名及壯時登臨懷李白時寄鳳臺詩

次國賢飲南屏家別後之作

四山飛雨急不放片雲東落落客初合沉沉夜未窮酣
觴傾宿抱弭蓋挹清風頗訝蘭溪辯燈前酒面紅

送李叔源副憲河南

霜簡仍分命星軺半載書徂冬辭漢闕覽古入參墟詩
逐郵筒發春生判筆餘高平論人物郝李盛冠裾
斜名三晉重風采一臺傾巡歷河山徧田翔歲月更稱
觴澆磊磈攬轡憶澄清關吏遥應識前騶過洛城

壽王介菴

廊廟辭榮願山林結靜緣深衣供燕坐老手校遺編晚
節還逢盛高名諫諍傳遥知初度日先拜祝堯年
萬口誦臺萊南山對酒杯杖題靈壽賜堂榜具瞻開黃
髮秋初換丹心老不回都人頻洞處長訝陝中來

送戴司寇先生之南京

曉漏辭丹極春星動貫城刑名聊付託瑣鑰共經營南
國公來重西曹掾摠清舊時風采在擁馬看秋[illegible]
京邸慚官冗春風坐未深毋因趨殿陛常得望冠襟閔
士平生眼憂民四海心留都寧久滯早晚奉綸音

席上次希大韻送良貴少參之廣西

迢遞蒼梧郡王程數驛樓雨晴花繞路春晚水平洲年
事多羈旅才名豈滯留中原凝眺處長在月山頭
嶺[illegible][illegible]遠風烟滿郡樓奇峰欝林石叢桂嘗家洲對
酒想明發詩裝借雨留朝回最相憶聯步殿東頭

馮御史執之貫主事璇同遊太明寺

野寺乘春到縈紆一徑賒風聲殘葉亂人影夕陽斜

[illegible]傳壁詞鐘失帝家馮唐多逸興隨處岸烏紗
[illegible]層霞上江南山繞門衝泥陪妙躅移席盡芳尊地
冷笙金澁風高旆欲翻邊愁猶未已徙倚憶中原
騁望攄幽抱茲遊良已遐岡巒聯楚蜀臺殿閱陳隋雲
物蒼茫外鶯花寂歷時謳兵懷杜牧對酒寫烏絲

驛中會宿別宋亨之用實夫韻

江館送君行迢遞白下城傾杯愁酒盡促席愛燈明闕
下平安字淮南骨肉情短詞非楚調彷彿帶離聲
三十已專城青雲萬里行病身驚我在老眼傍誰明夕
照臨流意寒江聽雨聲壯年游宦樂莫動別離情
壯哉山水郡共羡使君行盜起非無謂民嗟尚有聲潢
池兵後略畝畝舊時情樂土行看復風謠達　帝城

惜別重行行高風落鴈聲野陰朝雨急江靜夜波明弋
水勞通邀靈山曲繞城此邦多故舊送子不勝情

送顧華玉之南京省壽其大母

惬雨移舟檥懸秋夢枕幃故鄉牛渚近古調鳳臺稀雲
日烘春酒山川媚綵衣更曹揮翰罷退食奉慈闈
憶昔含飴日丁年即省郎歸程初度裡壽域百齡傍瑤
水浮仙棹秋護樹碧堂御綫鸞鵲罷分寵看相将

賓館春風卷

賓館才函丈前修宛若存冠裳陪晝寂琴瑟奏春溫戴
學令行世王臣半出門河汾空自儁房杜竟無言
坐來留一語千載汝南恩異代誰能繼遺風今在茲輝
光奚擇地語笑許移時綢論吹噓妙當年我較私

送後本中知零陵

[illegible]日江南蚤識君屢為鄉榜屈今喜縣符分俗
選調虞德山深帶楚氛它年來奏績重讀柳侯文

同馮靴之遊上方寺

蜀岡青不斷西崦上方開林瞋杉松合天清鶴雀迴斷
橋微有石洞井不生苔多暇陪驄馬芳春共酒盃
第五泉西路村墟接寺扁酒清欣地主駕俗媿山靈日
夕能隨簡春裘候護屏迴舟望雲壑鐘磬晚泠泠
謝吹竹西好馬蹄何惜遲坐深貧佛日吟穩待花朝賓
客聽瀟灑江山非故要無城多勝迹更訪月明橋

贈聞濬一首仍其喜雨韻

鍾甫後來秀詞林新有聲詩隨今雨得畫共遠山平野

寺秋光早高居夜氣清栖遲應不久名在會諸生

悼亡

西風吹敗葉獨夜轉傷神千里共明月一尊懷故人泉
臺尋隔歲夜壑不逢晨莫道清談誤淒然語最真

挽高員外揖之

憶昨京師別風沙欲暮時我哉慈母恤君抱故人私
掩抑含悽久徘徊欲去遲那知回首際相見更無期
揮涕南歸日　朝迴數過予行裝煩吏護詩榜借公書
甚荷交游厚多慚禮法疎如何經月別凶問到吾廬
妙質生華胄高科擢茂才秦關曾擁節杭局為掄材勝
有賢勞譽俄興殄瘁哀遺書方畧在留待阿郎開
交酒　京華會交歡席屢同官居留好夜僧閣倚晴空

樓罷樽空月詩成硯吐虹傷心舊游地愁過王河東

追挽孫叟德麟 里中孫叟德麟子弘治甲寅過家時已百有二歲作詩壽之追戊午冬歸則叟丙辰年已下世矣復次韻追挽同錄于此

海濱多大老百歲獨完名閱世衣冠古臨風杖屨輕何
須都貴顯惜不與耆英盛事宜詶咏東軒舊有盟
嘆息斯人歿嗟留百歲名容來看杖柱仙去覺棺輕午
枕槐初夢秋潭菊自英東軒精爽在地下續詩盟 全文賓散翁既詩賀之無何文賓亦死東軒其號也

挽廉知縣

罷官才半百此志亦悽然掣肘功名際抽身水石前秋
先凋王樹老不惜華顛細讀平生傳重懷叔度賢

挽吳潛祖母

粉署識賢孫平生得具論詩書該慈訓章服荷　明恩
四世人門盛千家梱範存百年嗟未逮誰與叩層閽

史經閒家艱回

吾老與親別得官聊欲回誰傳吳市問翻作薊門哀洒
淚看秋蓉貽思到夜臺纏車冰雪裡那得阿經來

挽武陵楊給事母

前年岷邸使　詔假拾遺歸幃帔中朝寵旌旗故里輝
樹風臨曉靜萱露逼朝晞手綫今留在教兒補舜衣
茶鐺雲道暇飯甑乞隣饑雀井人相弔楊家母最慈夜
烏明月冷春閨小星悲為愛西垣彥殷勤著挽辭

悼光孝寺然僧

老衲舜山律間棻洞室禪幽居惟種竹淨社不名蓮院
日留殘局林風捲斷編西林耆宿盡懷舊一悽然
歸來頻問訊病臥廢將迎曾擬同衰暮那堪隔死生閉
門雙樹老照座一燈明宵尔之何處多應在化城

挽仲維馨

憶在　先皇日嗟君寵渥濃醫廬天咫尺齋閣語從容
大字隨詩進奇方與藥封昂湖榮不及今喜復隨龍
擬老住松東人間夢境同閑心經世遠清鏡閱人空病
滯賢勞日衰御色蒼中堂堂那可得湖海嘆沉雄

排律

歲寒亭牡丹次子佩韻

春晚群芳歇時情屬此花託根依漢署品色擅姚家仙
種誰傳譜王封合用麻佩聲叢蘭馥粧鏡洗鉛華寵早
爭縣綵憐遲密護紗幔衝防野鹿偷啄怯林鴉施若疑
交萹嫣然豈自誇砌添苔色映闌受樾陰遮爛賞真宜
數流光詎許賒為渠生百感醉墨任橫斜

松菴屠公加封

歷數貤封日中年到白頭元僚申　帝眷眉壽荷天休
服寵袍裁鶴扶衰杖　賜鳩誥新犀軸換帶腰玉華浮
盛羨工宜頌流傳史合收南陽徵見李東郡迴聞劉弘
景山中相國公物外遊傳經惟有託種德本無求癸遂

[illegible]山松嶺正耐秋海濱顧大老那復慕西周

滁易道中漫興

[illegible]青[illegible]停騎風高且下帷長途消白日小市出青旗[illegible]
[illegible]人烟衆僑居土語移吹空嵐作雨迸岈凍流澌氷縮
[illegible]帆遠鄉書入遞遲北征隨塞鴈楚思咏江蘺山挹環
滁勝舟貧涉泗奇中原方騁望獻歲正逢時行李非留
滯山川惱夢思長安小兒女好任數歸期

送王尚文叅議之陜

邅落逢新命賢勞嘆匪躬旋車過洛下飛蓋入秦中馬
詠藍關度槎疑碧落通川途紆感慨鬚貌自豪雄借劍
心応在彈冠道未窮詩篇追大曆奏草慕宣公暫假旬
宣寵要輸獻納忠徂征方浩浩出處豈匆匆灑落高秋
氣悲謌國士風久瞻雙闕北明發大江東曠野迎寒集
遥天起暮鴻秦涼凋敝極先為訪疲癃

壽洪洞韓尚書

位望登三事勳名歷两都上書曾伏　闕報　主欲捐
軀語泄讒成禍謀深轉謂迂高墉難射隼散地忽思鱸
去國丹心壯悲時白髮徂浮雲驚屢變砥柱閲群趍京
洛書爭薦河汾道不孤　詔應求舊卜才合濟時須巳
悟叟生疏閒披潞國圖只疑洪洞石彷彿近蓬壺

律詩

次徐傳賞内閣芍藥四首

風流獨擅玉堂陰手植當年意已深好是簪華酬結地
偏承雨露發生心暗香豈待憑欄嗅絶品從教按譜尋
五色詔成長對此清平誰羨謫仙吟
花神預節待誰歸老盡年芳見此稀不為遭逢開爛熳
從知采擷到芳菲濃熏自得爐烟覆清賞爭傳筆陣圍
莫訝人間春色淺瀛洲深處是仙扉
日高紅藥滿階陰仙禁青春覺許深底用借緋為正色
共知披赤是初心詩成南國懷誰贈譜在吾鄉愧未尋
今日才情非白傅賡歌重見玉堂吟
酔浙嫣紅戴帽歸當花高宴省中稀瑚盤擎出香初散
金鼎調成食共菲駐景日閑唯足賸鳴條風少不須圍
承平風物憐渠在合有文章記此扉

次楊邃庵先生韻（邃菴先生過飲予家園亭聯句共得六首明日復次韻見貽語意藹然不可繼和諷味之餘彌此奉謝邃菴疾讀覺我形穢矣）

五畝陰陰草蓋亭短墻長送半山青篝燈夜几先流竹
洗硯秋池墨汚萍賦就無憐司馬渇客來惟愛次公醒
黄花莫道真幽獨罇有新醪罍有瓶
西園飛蓋鬧清宵夜半相看興轉饒客子遠来猶授簡
秋風初至不驚條一覘海月當牕見千丈京塵隔水消
疑有仙人在寥廓詩成應遣鳳来招
京口相望數尺天欺門傰少隔江縁何須雪夜才乘興
試問雲霄背借眠入廓抱知楊子宅繫籬無數米家舡

憑君且説西涯句可是江西一泒傳
澥勸當筵金巻荷百年高會昔無多墻頭莫管秋生菌
天上誰傳月有魔喜劇放歌誰擊筑飲闌提筆似揮戈
超然便欲凌虛去直取天瓢挹絳河
醉語嘈嘈共一燈詩壇底事不相能戰酣彷彿聲驚蟻
書罷淋漓字訝蠅坐月漸看消薄露履霜長恐至堅氷
臨皐老鶴依然在借問東坡夢也曾
鳳池人物故無雙童子知名已辨降命駕未償千里約
掄材湏倩萬人扛經過此地重傾盖許宿貧家旋掃窓
聞有中泠泉萬斛可分餘溜瀉寒缸

盧溝西次白巖贈別

別君一日如三月近在京西抵越南野色催詩連遠樹
東風吹夢隔晴嵐省郎惧許前旌待驛吏争馳別騎探
最憶花前携酒地王程無暇阻高談

雨中寄與

范陽蒙倈未銷沉總為燕謌動楚吟白草金陵迷馬跡
秋風買峪隔巖陰十年未洗塵隨脚萬事還經雨到心
欲為房山留半日簿書明發正駸駸

金臺

萬里長風動薜蘿眼中燕趙共山河趣程未辦登高賦
問俗猶傳擊筑謌喬木幾經荒塚盡斜陽偏傍故臺多
黄金不解縱横厄疑有冥鴻避網羅

謁静修先生祠

晩生猶及誦遺書歛衽清風太古初豈意驅馳經里社
敢忘薰沐拜冠裾杜門絃誦删修後避世謌謡感慨餘
黄鵠翩翩何處所雷溪蓬海往来居

雄縣感事

大雄山西河水漫暮春霰雪行人寒蒼稜一片纜雄石
閱盡河流幾今昔邊聲颼颼木葉山當年鼓角收三關
紫陽老筆乾坤恨世宗不到幽州還

青縣會別應韶

西来離思満征裘擬共髯郎泛此舟詩裡刻期湏七日
飯時移棹忽中流水風咲語徘徊別壓海襟期汗漫遊
千里神交非異事莫将青縣比梁州

大城院夜思

渺渺孤城入暮笳坐深游思轉無涯風高明月還生暈
夜久青燈自結花隔鶩登堂愁吏簿驛騾遮路擁奚褐
長安兒女應懸念過盡清明未到家

将至德勝門暫憩寺中

纎風不動晩涼慳自笑行人久汗顔暫借僧房移白日
纔離客路戀青山圖書散帙齋居寂兒女迎門語笑閒
才薄将何謌駟駜馬頭空戴 勅書還

大房金源諸陵

峯先西下亂山侵澗道迴旋入暮林翁仲半存行殿跡
莓苔盡蝕古碑陰秋山春水風流遠太定明昌德澤深
却是宣和解亡國穹廬黄屋恐非心
長白山高朔漠連金源風致故依然千秋魂魄猶思沛
萬里丘陵却到燕感事重飜江統疏傷心莫問靖康年

幽蘭一爐雄圖歇汝水悠悠入墓田

游石經山值雨

青崕碧蹬未曾乾十步真成九曲盤石洞經深猶有字雲龕僧老不知寒山中猿鶴驚初識雨後峯巒愜細看徙倚危欄懷靜琬名山何用六經刊

宿雲濃合雨来初一徑躋攀七里餘路轉忽疑青嶂合寺深皆共白雲居且須午飯留僧榻却喜秋霖滯客車亦欲着書藏石洞試尋佳處結吾廬

雨凝苔滑不可步獨酌且對松風留白雲悠揚弄晚色錦樹掩映搖清秋蟬蹤欲逝飛泉墮僻境轉覺鳴蟬幽輕陰不省放晈日絕頂遲我他年遊

發涞水

稟来秋色點平蕪野鳥溪花識故吾北地山川雄涿易舊家人物擅崔盧紀行自媿詩非史懷古重披郡有圖莫遣藩墻拋筆硏閉門三月賦燕都

遊太寧山宿淨覺寺翌旦登翠屏絕頂復宿上方共得四首

石磵寅緣路轉遷白雲留客媚晴姿秋暄不似高寒地山靜真如太古時何處鳳迴微有籟茲遊境勝却難詩放歌欲到遺臺上愁對馮公倒酒卮

青山[illegible]暮潭無言藤蘿詰曲愁攀緣巖霏細灑衣盡濕石[illegible]人争喧幽崕一逕窈得寺流水百折誰窮源

[illegible]覺語天近星斗錯落當前軒

[illegible]上方鐘聲猶看掩復重歷盡冊梯臨絕[illegible]

坐分蒼石蔭長松鍾靈合作幽都望檢秘誰開奧室封許勝未窮吾興在月明今夜宿西峯

飄搖真覺此身浮賸欲乘雲賦遠遊神跡何年開鳥道雲泓無地訪龍湫極知山水三生契无鎖風華九日秋不是翠屏供晚眺輕烟何處數䆒州

雄縣舟行至保定

淮南洲渚三年夢此日扁舟泛大雄碧葦黃蘆遙遠照浴鳧飛鴈渺晴空風波轉覺秋吟徒魚蟹仍供晚飯同一曲滄浪何處聽酒酣留待月明中

覇州大水因憶春時所見

曾記春時柳滿堤渡頭移棹見晴霓川塗契闊頻生夢風景依稀未入題秋水灌河非故迹暮鴻遵渚得幽棲

可憐禾黍年年没欲挽横波盡向西

宿龜山寺

龜山深處掩禪關許借軺車半榻閒夜枕白雲牽客夢秋林紅葉醉詩顔凌空塔影藤蘿外殷地鐘聲島嶼間獨撫佳辰臨絕頂風流無地比龍山

入易州

萬山趨海欲東浮曾記高詩入易州絕塞風雲生遠興嚴城鼓角動清秋樓居豈有仙人在市飲誰從俠客游六載悠悠華髮換黃金臺上看吴鈎

薄晚渡白溝即事

官柳經秋片葉初塞垣霜晚鴈飛踈燕南趙北登臨罷故壘遺臺草樹餘百里路貪三丈日兩[illegible]心繫一封書

白湍似識前年客依舊縈紆伴使車

夜入雄縣懷歸

雨浦波明晩正陪西山雲瞑底相催車遥路轉千峯過
吟苦詩從萬里來客裡流年吹短髮城隅明月滿高槐
東瀛欲下嗟留滞弭蓋清都再擬回

衝雨發雄縣晩至涿州

淋浪一雨趂歸程客思翛然半夜生塵漲洗開秋氣淨
潦書抛却病身輕却看車馬增行色轉覺雲山賴晩晴
好景供詩隨處有松廳明月范陽城

十月晦歸自固安途中次舊韻

歸來行橐笑詩慳曉日高林一破顔客路蒼茫臨近甸
病身堅瘦對西山氷霜已老歲華晩塵土無時轍迹閒

寄謝柴虛休落莫野雲飛鳥有時還

登繹山

絶頂扶搖百丈梯凛秋風日劇攀躋祖龍此地遺碑在
威鳳何年老樹栖巖竇泉流微作瀑洞天雲構不生泥
南窺禹穴扁舟晩且試空鍾石上題

宿呂梁有感

赤石黄縁宿呂梁黄茅轉眄失前崗百年身世如春贅
一髮功名媿楚狂投老計應吾土好懷人情與暮雲長
夢回多少關心處清鏡朝來有鬢霜

宜陵次前人過家韻

京塵遠逐傳車沓南國冬温水石蒼戀闕夢回驚待漏
寧親心壯許還鄉川原共獻清晨色霧雨爭披白日光

猶恨歸來仍歲惡海天蕭索入詩腸

登方山次馮執之院中韻

王程未遣此身閑已見青林雉子班龍虎勢雄瞻上國
烟霞境勝覓方山行躋絶巘披雲到坐閱滄波漱石還
咫尺鍾陵遮舊約欲憑詩句扣江關

直沽阻風

我歸妻子留京師隔年不見長相思四十九歲始衰日
一百五日初歸時流河舘前日出早直沽渡口潮生遲
南飛鴻鴈今北往此身定處嗟無期

游盤山宿四門塔寺期叔鳴元弼不至

十年幽夢寄盤山積翠浮嵐杳靄間客滞薊門如有待
路縁沙嶺本難扳高秋遠與須登塔青夜閑吟且閉關

欲激泉聲喧枕過暫教塵土洗潺湲

夜坐次壁間韻

衝寒吟入白雲深徐澹抹巖姿畫不如深谷逶迤松作籟
古碑磨滅蘚成書翠微臺殿人烟耿黄落山川木葉踈
老我東游渾未倦盤山佳麗紀行初

躋攀無路倚藤蘿漫許身輕一鳥過風約塞雲臨晩畫
瀑垂崖雪向秋多群峰矗矗爭騰擲落木蕭蕭動嘯歌
之子不来誰問訐千巖鶴整夜如何

翌日遇叔鳴元弼於山間

歷徧中盤七十峯氷崖雲磴盡行踪誰将形勝歸戎落
本為山川畫薊封絶頂氣寒連沆瀣澄潭秋冷卧蛟龍
黄泥坂下漁陽路不羨東坡二客從

石門詠石将軍次壁間韵

精爽千年護石門晩風黄葉亂山村時危暗灑英雄淚
貌古全無斧鑿痕故壘夜嘶惟石馬老兵秋酹只匏尊
望夫多少山頭婦不似将軍發塞垣

再次盤山峰字韻答恒叔治中

遼海層波疊亂峰浮雲来去悵仙蹤誅茅擬作終年計
種栗仍開百里封白日轉巖迷野馬青山盤磴渺游龍
山中行跡何人識須向龕僧問所從
偶生雲翮到中峰咫尺全燕萬里蹤山藪淼宜千頃浸
洞門閒用一丸封漸看遠色疑浮蜃莫縱狂吟觸鬪龍
徙倚泬寥愁復去人間塵紲恐無從
羊腸空曲倚連峰上有燕人避世蹤樂土不煩沙嶺戍
毀垣曾傍石門封雲中秋興謌黄鵠天際江聲瀉黒龍
見說漁陽豪俠地田疇棲處有誰從
薊門何處得奇峰頗愜平生汗漫蹤天作金城寬北顧
神慙玉檢郄東封飛流噴雪蟠懸蝀老樹鱗皴石迸龍
更欲蓬山凌倒景移書京洛訪衡從

再次徐字韻答恒叔

峯端騁眺入青徐四顧蒼茫縱所如紀勝獨嗟遺宋志
題名僅得辨燕書清秋踞石身還健白髮移家計已疎
莫怪山靈如舊識意游曾是十年初

冬至恭祀　東陵

雪後車塵喜不揚羸軀初試北風強行厨暫飽沙河飯
出郭猶聞御苑香曾覩蹕臨金粟地誰攀龍到白雲鄉

神宮豈爲江淮遠萬古兹山鎮朔方

五陵佳氣欝蒼蒼誰羨秦關二百強千騎從官天上蹕
一函中使御前香北来碣石非仙路南去蒼梧豈帝鄉
最是因山渾不改九泉銀海渺無方
滿山燈火列齋廬十載王官奉謁初騎省秋来還有賦
文園老去漫多書氊寒尚憶青綾直臺逈頻瞻絳節居
擬和氷廳長至曲昌平道上獨馳驅
鐘聲半夜出明樓陵樹行行石磴幽鵠立且須中使鑰
駿奔初薦太常羞橋山弓劍雲長閉高廟衣冠月自遊
曾是鍾陵陪祀者幾回清夢落南州
十里松林護曉霜出門初覺夜蒼涼苦寒酒客争持被
太瘦詩人不褁糧平野忽看山滿地高城似與月爲鄉
揭來始識東陵路記取兹辰日在陽

東墅剔柳

三年京邸憶郊廬稗柳行行手種初常怪園丁留復去
毎逢鄉使問何如吾生已媿林居晩此地誰開野燒餘
莫訝條枚輕剪伐要令喬木記柴墟

剔柳之日客有携酒相訪者次韻謝之

寂寞西林舊草廬歳窮翻笑客來初故人相見懽何劇
老圃吾生媿不如氷雪解嚴杯洗後松篁動色句成餘
花時定有閒游者十里青青看柳墟

人日用韻寫懷

簷風昨夜换春聲暗入衰顔不自驚跡寄雪鴻看往事
夢[illegible][illegible]悟浮生乗閒好結春山伴宜晩先栽老圃英

□共夢羈心未了自從元日望新晴
東風催我一長吟晝刻新添試水沉東閣官梅還逸興
草堂人日繫同心初移樨柳開花景暫止幽禽聽好音
隨處年芳堪我老流光何用苦相侵

迎春日赴郡齋宴集

共迎春去出東城報道春從海角生青蓋日消浮酒暈
綵鞭風細裊吟聲物華謾說燈期好歲事先占穀日晴
十載宦遊常記憶故鄉風俗少年情
陌雪初消海日生東皇直待使君迎何妨士女傾城看
不許魚龍繞地行坐覺階墀添晝刻醉醺簫鼓雜春聲
勸農早晚桑田去願與斯民樂歲成

夜坐有感

歲晚風光感壯懷不眠真苦漏聲催詩寒擁被唯深坐
眼暗移燈亦倦開廣廈未顛能自庇狂瀾欲倒竟誰迴
關心極有泰涼成夢裡猶聞畫角哀

西園季春二日次客席間韻

西園初試舞雩風物色年芳處處濃野外軒裳真汗漫
眼前花柳自青紅送春詩待臨流得好事人來載酒同
莫便淮南招隱去桂枝留看小山叢

三月晦日雨中看階前芍藥此花移植久矣予
歸三年不開今歲乃開數花遂用次韻一首

三歲歸來始一看捲簾深坐傍闌干數枝帶雨開何晚
□日憐春別更難封殖喜留嘉種在低回如語舊盟寒
□□為喚東君轉酒餞花前正爾寬

池上即事仍前韻

篋底壓編倦不看惜春連日到江干柳條弄色華年換
芳草貽情遠道難瑩迴漫愁雲作暝擢閒翻笑水生寒
遠遊剩有飛黃輿消得昆侖萬里寬

芍藥將謝再次韻

莫怪多情盡日看春殘花謝總相干遲開已待花神久
真賞能逢地主難翠幄微香吹漸遠玉槃承露瀉初寒
三年擬試沉香筆却算行期為爾寬

邳州月夜

晚來風定水涵空清夜迢迢坐未終幽興自貪湖上月
餘音誰託嶧陽桐帆隨樹影移千里枕撼波聲落兩洪
莫倚黃樓詩版在壯遊非復少年同

將至丼陵阻風雨

衛流三日阻行舟擬宿丼陵復此留老樹挾風渾作籟
衝波受雨不成漚功名漸損中年興兒女平添兩地愁
急掃陰霾迴白日五雲高處曙光浮

神樂觀祈雨

河漢疎明夜向殘松林燈火共清班未應赤地論千里
已託青詞叩九關闕角尚看晴蝀在江心容有老龍閒
仙壇雲薄難成雨膚寸還須借泰山

候雨不至再次

農事行看九夏殘隨車雨少愧通班淩歊且待風生馭
觸熱翻思雪擁關楚地獄空詞頌作傳巖人遠畫圖閒
愁來更為防秋急聚米論兵謾擬山

再次韻荅石邦彦學士

海宇天瓢一滴殘賦詩曾記殿西班空聞棄野需千里
底為龍江限一闋露傳幾回瞻霆霸水耕何處覓寬閒
今年准擬詩人瘦莫道相逢飯顆山

次韻荅邦彦快雨

坐數風檐雨點殘松廳香案徹宵班山川氣與星河接
土木身非雨露關久曠物華承潤澤乍涼人意覺蕭閒
兵塵未洗三農渴莫放歸雲戀舊山

至日送希大子克杞 陵

歲事宵嚴有故常漢家原廟白雲鄉 詔從温室傳都
尉奏下氷廳綴侍郎風後陌塵初着凍冬来 陵樹未
霑霜十年驗秉今華髮灑淚茲辰憶舜藏

中秋雲晦待月寫懐

浮雲何處逐輕飈隔歲佳期萬里遥玉宇璚樓秋寂寂
銀潢碧海夜迢迢衰顔欲乞千年藥壯觀閑思八月潮
稍喜層陰時解駮不妨歌咏度清宵
當年行樂憺忘歸江表重来往事非九夏炎蒸侵白露
中秋雲霧掩清輝移舟南渚歡悰減飛盖西園舊侶稀
天柱峰頭好明月人間誰解覓知微

江淮旱甚告賑貸者日至以韻閔之

驛書旁午栢臺前錯擬今年是有年常愧恩波徒自沐
不知旱火定誰然千家砧杵聞秋月萬井村墟少暮烟
安得蒼生同辟穀赤松深處訪神仙

秋思

青鏡朝来白髮新已判林卧作陳人詩疑曉歲真成癖
病喜豐年始乞身雀鹿幾迴隨夢變塞鴻何處附書頻
憑誰撥置床頭藥更買南山作近隣

十六夜始晴試筆

燈夕新晴喜未央坐深呵筆試年芳雪明華月澄清影
風細踈梅度暗香老去逢春心尚健興來穿市病全忘
十年桂闕鰲山客未許寒槃照鬢霜

郊園閑興

短策輕筇踏芳逕揭来閒坐伴漁樵病餘筋骨憐蘇驥
歲晩氷霜憶漢貂水國音塵波渺渺風林詩思葉蕭蕭
探春欲放江南棹聞道梅花已着條

歲晩病懐

園居瀟灑復何求天際浮雲任去留病枕夜長妨穩睡
吟筇冬暖散閑愁支離未就歸田槁汗漫疑駕海舟
五十五年成底事春風依舊屋東頭
海國栖遲歲又殘將心此日向誰安稲粱謀拙空垂翼
松菊情多穩掛冠社遠漸驚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聊得病懷寬
清時事業諸公在群盜中原莫[illegible]看

季冬月夕次病懐二律

高城寒漏遞宵殘烏鵲南[illegible][illegible]已安扶老漸須鳩作杖
著書何用鶡為冠中天宮闕遥相望晩景江湖較自寬
洗眼殘年惟此月不眠重為捲簾看
貝闕何須泛海求清光今夕覺遲留十年京國鄉園思
幾處關山鼓角愁對影莫辭花下酒乗流疑是雪溪舟

長歎應笑詩人老不為蒼生也白頭

元旦試筆

桃符類龍一傳觴却笑衰顏借酒光人日草堂還得句
春風燕寢自凝香隨陽候鴈多成字獻歲寒梅已作行
滿眼陽和開物象海隅無地着氷霜

人日

對酒何能累十觴病餘空復惜流光殘年凍洗春池墨
遲日晴添午篆香綵縷戲看荊俗勝草堂遥憶杜陵行
欲知新興詩多少應費宣毫百管霜

穀日迎春

共擧春風第一觴東郊春到已韶光晴占穀日傾城喜
暖近花朝滿路香寳字垂雲天上帖青旂拂曉殿前行
滄洲卧病何年起記得東華待漏霜

立春日

未試春盤且洗觴吹葭五夜待春光催花謾剪隋宮綵
賜酒曾霑漢署香白髮銀幡聊作戲青衫竹馬自成行
凌晨便有名園興獨喜喬松不受霜

十四夜小飲

病酒年來已覆觴清光今夕共燈光金牀花散千門雨
華屋相傳滿座香準擬垂虹追輦步偶看走馬憶戎行
飲闌欲借陽春曲消盡征人幕上霜

上元夕飲客

愛客曾留臘底觴晩筵絲竹瀉寒光淡籠明月饒春麗
小浥輕塵覺雨香何處風來花作陣誰家燈好妓成行
開年共說逢佳境碧盌嘗新有蔗霜
佳辰留客競浮觴一飮先判晝曙光雲葉弄晴翻桂魄
燈花烘夜吐蘭香盆瓊錯落筵前令箏鴈參差曲裡行
莫訝東君扶病坐故人投分比明霜

次喬宗伯白巖三律

山腰臺殿倚江清坐久松濤作雨聲寺古碑文多變滅
塔高鈴語半分明神游碧落三山動病阻藍輿五月征
擬待凉秋登絶巘滿川閒看白雲生

右梅花水寺中

江南四月筍蒲清海錯時魚亦有聲玉骨筋橫犀角細
素鱗盤映水晶明官船載去惟充薦漁網遮來不筭征
此日嘗新增感慨野人芹曝媿平生

右嘗時魚

空山水木澹孤清誰抱焦桐聽此聲花落幾年人已去
水流何處月還明湖西晩味詩仙句嶺表春懷驛使征
共說商巖消息近陳根應有一枝生

右吊梅

飮雨花臺次白巖韻十月九日

酒面寒香泛紫䔧山中節物晩秋宜花臺騁望還良月
幙府追歡已異時遼鶴重來華表語代僧何在影堂悲
病身只有登臨健更得南宮句解頤

再次聯句韻

年華老去喜逢辰十月今移九日新遠寺茶烟懷地主
高臺花雨供山神城頭落日常留客野外輕塵不涴人

莫恠秋來遊興數懶從年少踏芳春

重登雨花再依韻

南郭重來已浹辰遠山冬霽更鮮新尋幽對酒還多事抱病登臺較有神攬珮欲從方外士盍簪偏愛榜中人賞心似與流光競轉眼殘年即好春

除夕寫懷

殘臘初春雪滿鬢送窮吾亦戒奴星齋中長物韓槃在身外浮名漢簡青老境着人空守歲年芳入夢喜添丁翛然瀹茗梅花畔且道人間醉與醒

元旦二日謁文廟病作既愈次韻

獻歲晨趨博士廳依稀東壁見文星忽驚眼底花全墨共訝眉間色已青月滿屋梁詩擬杜鶴歸華表姓非丁

三年病裡餘生在昨夜邯鄲夢又醒

齋宿有懷

春寒獨宿省中廳宮漏沉沉候曙星五夜露漙仙掌白九宵雲繞泰壇青詩謌鎬宴懷張仲夢入商巖感武丁十載郊禋曾扈蹕清齋今夕覺神醒

雨中赴賞西臺牡丹

探花心在雨中過病怯深盃柰酒何地主有情開宴早花神無語閱人多不須池館臨歌吹已勝山林帶薜蘿秖恐春華易銷歇栢臺高處撫庭柯

二月十四日遊東山

雨晴曾約訪東山出郭何妨抱病顏十里路隨花柳入片時身共水雲閒風流故國惟墩在春到誰家有燕還

合與詩人增勝槩四山消得一亭環

青山一髮十年思載酒乘春喜未違案有雲山皆作供座無絲竹雅宜詩清時不灑新亭泣往事堪消別墅碁試向臨川丞相道于今墩姓合從誰

西臺招飲馬上即事仍次前韻

禁籞西來接御堤碧波芳樹泛晴暉春情不逐林花盡年事頻驚海燕飛舊國山川全壯麗行臺珂馬豈卑微宦游未倦心期在老大無成敢賦歸

西臺公讌許同攀鐏俎常開紫翠間霽景坐貪湖上渌夕陽歸趁馬前山川原似畫連城闕官府如仙隔市寰憶得蘭亭修禊事飛觴揮翰有餘閒

屢卜居未遂

僦屋都城已十年移從東陌復西廛傍人門戶終低首老我風塵未息肩江海故墟三畝宅歌鐘甲第萬緡錢一枝應被林鳩笑今在長安若箇邊

柴墟文集卷之二終

紫墟文集卷之三

律詩

賜緋

蒼龍觀闕麗晴暉　天子初郊詔賜緋縹緲雲霞開御筵盤旋鸞鶴費宮機騎曹地冗空霑惠宣室齋嚴正受釐惟有丹心堪報稱載謌天保荅恩輝

猩紅金雀炫朝暉絶勝潜溪一種緋中使口宣同舉桉天孫手織自搘機　尚方賜出難論價黍時衣来願祝釐恭綴朝班慚藻飾青袍曾憶仰餘輝

郊齋再次賜緋韻荅同事者

南郊燈火夜生暉風纛霓旌雜絳緋望裡山川連地軸空中象緯出天機　飛龍載肇千年祀肹蠁初頒四海釐多少　先皇簪筆士共瞻天日味重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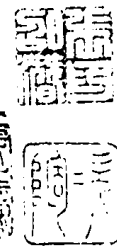
東山草堂一首送司馬劉公致仕歸華容

一片丹心兩鬢絲東山渺渺寄遐思歸雲未厭秋霖望佳菊曾留晩節期拖玉忽傳　楓陛詔賜金能辦草堂貲遥知報國籌邊意多在南榮曝背時

送孔聞韶襲衍聖公還闕里

上公趨拜赤墀前玉帶麟袍稱少年輿隷不聞三代後雲仍獨與六經傳通家再接登龍跡愛客還歌振鷺篇從此昌辰看祝壽泗濱長檥上京船

次韻送楊遂菴還陝

西來函表謁彤闈驄馬乘秋意欲飛荷橐憶曾紆主眷傳經聊復借公歸極知皃古心能似自愛官清俗與[illegible]昨日都城園講處臯比猶擁舊時衣

寥落商謌振九林百年吾道竟誰任浮生歲月銷塵事末路功名感素心老大漫思游學廣沉迷安得望洋深主盟賴有夫君在却媿栖栖未盍簪

次兒素見寄之作

名盛常愁謝病遲故人心思獨誰知十年報國書頻上異日同朝詔所期江海豈忘廊廟在麒麟終異犬羊羈深衣漫說黃州過不管人間似奕碁

次白巖虎谷碁韻

酒酣整旅出華堂此戲從誰覚濫觴敗自奇兵飜眊燥勝因危地却誇張高城警夜微傳箭別壘防秋盡柵楊最喜第功詩案在絶勝縣印髑髏場

踈檽廷月愛茅堂晩避游塵自洗觴醉裡放言侵短李春来苦戰接髯張得朋敢恨居無竹撫歲重歌隰有楊却愧迂踈真忝竊交游隨處有名場

歲晩高歌蟋蟀堂不辭霑醉盡君觴虬鬚風致今猶昨雞黍襟期范與張宦達秖愁成小草年徂應解喟衰楊酒酣我欲煩陶鳫墨浪淋漓一滌場

次應韶韻謁元世祖廟

雲暗崖山海日斜颶風謌斷不勝嗟誰教輦洛歸胡羯坐見園陵散暮鴉惹嶺向来窮馬跡桃源何處覔人家那知夜雨荒祠下鐘鼓聲沉起亂蛙

次克温南宮賞魏花

南宮花發滿朱欄對酒先判十日看彩筆舊傳才子壹

青綾誰道主人寒明粧向晚園紅燭妙舞迴春試翠盤
空說花枝無好句東風應笑客衰殘
再次
紫燕重重十二欄錦憂聊借午晴看客多不減前年盛
花興偏逢四月寒酒醒誰曾添唱和風流西洛有盃盤
出門却笑人間事姚魏于今姓李殘
王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韻
移向平章宅裡栽十年纔得主人看日高粉面微含醉
風細檀心不受寒肯謝芳塵隨纈慣合教華屋薦金盤
詩成欲寄長安去爲道名花尚未殘
飲張仲湜宅舍悵然感牡丹已謝再次
清波繞檻竹爲欄滿樹離披詎未看洛下園池多代謝
江東風日自暄寒當餘酒送花前令坐久棋留石上盤
曾是沉香亭畔客含毫應自惜春殘
賀克溫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長安甲第近何如却笑承明厭直廬小隱漫求三畝宅
芳隣真擬萬金居客來吳下多留榻官滯周南且著書
老我荊溪空問舍爲從今已十年餘
仲湜請老用前韻奉留
少年詞賦擬相如晚入彤墀夜直廬謝病屢移江表疏
買田曾卜桂陽居莫驚春晚淹行李想念時危畏簡書
聞說蒼生占出處詩成應是倚樓餘
仲湜有詩述歸再疊韻解之
平子才高媿不如瑤華清夜贈窮廬官閒共喜分曹坐

正從遷燕隔巷居南國興多騷作賦中山功就謗成書
[illegible]細看巖前栢柯葉亭亭覆雪餘
再次韻留仲湜
人物它年正恥如陰中寧復若人廬閒愁笑我[illegible]坐
深念聞公抱膝居別墅日長來對奕留臺歲久爲修書
湘南剩有林皋興須待尊前賦紀餘
中秋遇雨簡涇川臣其謝客故末句詞之
病裡佳辰擬作歡老年秋月幾迴看雲中長嘯登樓興
篷底清談泛渚還謾遣笙謌開晚霽直教風雨障高寒
桂花香冷蟾宮宇應爲詩人久閉關
答涇川雨夕飲客待月
山亭飲客愜幽歡繞檻同期皓月看老兔忽從雲際浴
素娥新自海東還罷臺聲迥憑風發詩社盟重帶雨寒
莫怪繞庭頻顧影秋來今夕最相關
九日同諸公登幞府山次樊川韻
秋晚驚看木葉飛寒山一逕到來微天晴曠野千峯出
水落長江萬里歸渺渺平蕪懷故國垂垂短髮對斜暉
平生賸有登高興千仞岡頭再振衣
是日涇川以詩來次其韻
九日詩來野寺中閉門應笑坐詩窮開尊獨喜黃花舊
吹帽爭看白髮公徙倚峯前留夕照登臨江左有遺風
湘臯預擬懷人處極目南天送去鴻
次白巖韻二首
南國官曹簿領閒登高九日許追攀暗香千里梅花水

老石千年幌府山飛鴈北来催歲暮夕陽西下笑詩慳
杜陵衰老樊川病空對佳辰把菊還
楓林松壑路寥寥客思逢秋未易消且拂烟霞凌絶頂
懶從樵牧問前朝病中得句還蕭索醉裡看山欲動揺
秪恐明年移俗駕題名先擬白雲招

次孫司空韻二首

積水長天萬里浮清秋竟日坐銷憂蒼龍闕近瞻王氣
白鷺洲晴快客眸座上題糕詩已就江東看菊譜重修
關心尚有西南戍歸路逢人問蜀州 一
江左清時幌府間山林遺壘復誰攀闕中華岳三峰削
海上瀛洲一水環病起逢辰憐菊瘦與來留句拂苔班
明年九日應相憶曾共司空月下還

送克温攷官禮部

驛路離觴送曙暉宦情鄉思兩依依春来天上徵求數
病裡江南故舊稀每愛伐棊題素壁行看視草列黃扉
同心別有臨岐贈騰採芳蘭綴客衣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子舍恩深似往年驂鸞那復羨飛仙北扉冠佩聊湘浦
中允聲名豈輞川稱壽酒隨巖桂發紀行詩待驛梅傳
南歸萬里緣何事剪綵携兒拜膝前

世臣家禊飮遇雨

春水平街一尺泥為尋青野過青溪詩傳洛社還須續
酒憶郫筒不用携老病願從修禊減風情思與浴沂齊
行雲忽逐清歌散霽醉歸來月已低

次答世臣

香芹白飯出青泥花裡人家憶浣溪彩筆興高憐絶唱
瑤琴調古許同携辭春便覺鄉心動涉世誰能物理齊
湖海看君豪氣在高樓百尺卧應低

青陽驛有懷李惟正奉寄

千里相思隔彩鷁行臺何意一擷鬚燕秦路繞經年夢
兄弟交忘異姓嫌細鴻滑尊愁欲別重臨畫舫坐還厭
憶君中夜渾忘寢起對星河自捲簾

郎天官西方丈席上答宣谿四首元夕後一日

燕中正月非南州僊蓂獨發梅花幽幽芳未嚼左車痛
清境已作西湖遊共傳佳句動官舍不煩短笛吹江樓
金盤華屋薦朱實看汝驛使來炎洲
清香畫戟擬蘇州嶺海風烟句轉幽玉署久辭名尚在
琳宮未到夢先遊酒狂謾笑陳驚座詩好真慚趙倚樓
歷世回頭誰不朽柳公名字誓家洲
闉城迢遞憶秋間曾共佳人看暮山歲月忽驚遊子老
雲林長羨道人閒燈前對酒憐重碧管裡論詩媿一班
此日登臨仍賦別分題須待月西還
才名誰復在王前東璧横經入講筵官裡咄嗟人事變
周南留滞主恩偏傳柑最憶張燈夜薦菊頻經過嶺年
莫趂南轅闕有詔彤墀春曉聽鳴鞭

崔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西遊

歸期回首變涼暄醉裡吟鬚且復掀鄉月幾年輝上國
使星一點離西垣秋風簫鼓横汾渡曉漏衣冠望嶽軒

弧矢平生多少事太行高處眺中原

海岳西遊夢已眞過家持節喜相因驅馳合有馬卿賦
憂樂長關范老身朔幙謌謡千古壯晉祠香火一時新
相思莫待幷州駕秉燭春宵語鄉晨

靈濟宮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使節今日[illegible]燕雲西望關山一送君祠老汾陰空故跡
路經河曲有新碧趨朝暫輟金閨籍代祀新頒玉檢文
何[illegible]相思詩正[illegible]數行官柳逗斜曛

[illegible]數[illegible]相留半醉翻憐別思稠詔下雲霄看使出
[illegible]台神搜池塘生夢鴛鴻夜鄉國聞謌蟋蟀秋
[illegible]酒去憶君兄弟冠山頭

張光祿席上分韻賦檜亭

青隨壓上鬱逢蒼晚着幽亭愜所遭風細暗聞笙籟發
地偏眞得斧斤逃移根曲阜還同紐分液中山合作醪
歷盡歲寒柯葉在柴墟松竹與爭高

次劉宗伯野亭瘞鶴韻

東觀新詩對鶴裁雨翎風翮一時開棲遲喜傍松筠住
飲啄悔隨塵土來五夜夢醒[illegible]華路九秋聲逈應琴臺
世間物化渾難料早晚乘軒接上台

書從海上拂雲裁籠到江南對竹開袖拂且隨兒舞去
腰纏不許客騎來月明珠樹懷仙嶠秋滿金莖憶露臺
楚楚宮袍誰得似羽儀端合映三台

次野亭金橘

珍賜傳聞出內盤長安年少訝金丸青黃賸喜文章爛

風味渾宜齒頰酸霜後書林懷遠問山中碁墅託幽歡
南州嘉樹無他種却笑淮人作枳看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咫尺登臨且此山擬尋崧少訪商顔因人始覺江山勝
作吏惟便歲月閒禊日尊罍須縱飲花時車馬欲忘還
詠歸剩有春宵興正及高城月半環

華屋丘山渺渺思羊曇扶醉到翠蓮古人零落空回首
我輩登臨合賦詩江鳥似廣吳下詠野樵曾看晉時碁
一杯不向花間醉借問含情欲待誰

次韻太宰劉公留別南宮竹鶴

初夏曾期剪蘀冠歲寒翻笑結交[illegible]笙竽暗奏詩多況
風月平添座有歡清影隔林應伴鶴高枝垂檻想棲鸞
敬亭舊是栽培地不用南宮[illegible]看

風漪烟景憶登瀛皓鶴脩篁舊有盟萬里籠來聲價重
三冬養得羽毛成官中物色無何別夢裏形容太瘦生
留在南宮添故事主人隨處寄高情

次韻寄酎檜亭

故人門巷騎曹西嘉樹芳蘭憶舊蹊詩語忽驚年事換
薦章重喜姓名題相思入夢還迷路文字交歡豈病畦
欲試平生看晚節栢臺高處已分棲

次韻司寇洪公春游

樹簇晴川草覆堤娛人山水共合睇白雲司裏高情在
玄武湖邊逸興飛行近溪橋還捲幔坐深山閣轉霏微
詩成恍憶錢塘路只欠湖船待月歸

風流何地許追攀獨往尋幽水石間返照隔林明晚塔
浮嵐緋屋浸春山清吟倚徧岩前樹逈眺平臨海外寰
秖恐瑤墀趨召急未容頻向此中閒

簡王德華少宰

一觴相對水曹前京陌分携已十年南國風光聊復爾
中原消息更茫然攤書曉撲山椒翠瀹茗晴浮竹外烟
清鏡功名多少在暫來閒伴玉堂仙

壽絳州韓尚書

雲縣聲名自夕郎司空初拜髮初蒼舉盃灝落清秋健
退食從容白日長化國山川開壽域留都官府住仙鄉
他年甲子憑誰算縣老何曾見海桑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閒君移住柳灣前憶我幽棲十二年臨水條桑猶沃若
當軒脩竹已蒼然河陽客散傳遺墨綿上人來換舊烟
勘破浮生真傳舍不須華表問飛仙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赴

清秋病起憶登臺聞說新樓亦壯哉衰鬢漸絲羞落帽
枯腸久樂戒銜盃軒車竟日羣公駐霽景遙天萬里開
隄陶最喜茲辰還閏月菊花開遍待重來

追和冊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司馬樓成九日餘西曹酒美與詩俱雲開睹色[illegible]
猜嗄京華盡九衢勸飲不須歌蟋蟀憑高爭起插茱萸
清時多有籌邊暇坐嘯何妨共客娛

謝希大虎皮

風簷短札墨淋漓多謝皐比撤送來食肉我非投筆相
寢皮君有控弦材毫端擬畫真難類座上聞談祇謾猜
却笑病餘還戀 闕車茵穩稱不須裁

白鷺次元禮

小立簷牙玉雪清柳花庭落膩風情巢辭翠幙栖方穩
羽避緇塵去較輕長記繫時添縷線最宜簪處綴瑤瓊
前身想被王郎誤脫却烏衣恐未平

再次希大韻

歸來海國幾陰晴顧影翻疑夢未明暮渚掠迴宜月澹
秋林辭去着霜輕却愁太潔還多忌所幸同群不異聲
十載長安衣化盡為渠搖曳轉關情

次希大應韶上陵見懷聯句

千里岡巒一眺同喜從今雨到詩中雲車不散山川氣
石馬長鳴草樹風拾級縈迴還整佩攄鞍酬唱豈須筒
五陵未了孤臣願十載鍾山望鬱葱

李貽教席上留別次韻

詩名此日滿儒紳酒畔重翻楚調頻歸思暗驚紅樹晚
交情工笑白頭新飛鴻跡寄千門雪老驥心馳萬里塵
曾是荊南懷橘客一杯分我洞庭春

白巖諸公餞于梨雲禪房留別石門分榮字

高秋宴別戀南榮花木禪房祖席清驥苑漫求千里價
鷄壇曾署十年盟坐聞仙梵懷前度吟送飛觴報左行
明到鄉園稱壽罷東風回首咏遷鶯
爰傳[illegible]衛里巷榮故園猶及見秋清驪駒慷慨燕南調

[illegible][illegible]浸尋海上盟刻燭敢忘今夕會攘戟非復少年行
承明紫禁烟花繞想共趨朝聽曉鶯

陳明之東昌別後追不及至南湖夜遇共得二首仍次前韻

南望湖深野色昏太丘帆過宿誰門澄潭月出非人世
秋舫波明亦小軒瑤草莫悲幽澗冷青楓翻借赤霜溫
玆游未定平生約歲晩濠梁擬再論
澗邊芳草擷華紳長話歸鴻送目頻絶冀驊騮喧價重
環滁山水藉詩新擬尋畫舫占虹氣却歎緇衣化素塵
莫許清宵臨泛久看花曾共曲江春

席上次李職方遊弘法寺韻

西林幽事濬相關遠陌初窮識舊灣洞裡莓苔疑小有
壁間行草憶高閒松杉落落臨孤巘鐘磬冷冷隔九寰
莫訝詩人貪佛日杏花零落即春還

次德華韻留別

久擬彈冠共此生每從揮麈見高情少題鸚鵡已呼友
晩著貂蟬還拜鄕詩滿夜筵行槖重雪消春陌驛車輕
故人好在中州幾相見應勞話姓名

次張進之除夕前署直客懷

畫省宵嚴篆刻長徂年蟋蟀載謌唐伶僊作吏家千里
咫尺懷人天一方燕谷變寒偸暖律豐鐘鳴曉約秋霜
從來志士悲華髮清鏡功名淚幾行
漠漠烟花老客鄕十年春卉共秋芳生憎宦巧眉相妬
自分郞潛語不傷遠志漫勞呼小草新篁曾擬發枯楊
折檻詩命君休怨掾筆誰登翰墨場

再次進之放懷二律

[illegible]秩兩園非傲吏哉詩東省縱閑情羊腸自笑一官[illegible]
[illegible]角何堪兩國争老郤棋枰機事息春辭藥裹病身輕
[illegible]求已置人間世匣底吳鈎半夜鳴
青雲舊侶久相依褁飯追隨共槖衣命駕不煩千里約
開尊直洗十年非扁舟我欲留張翰尺疏誰當薦陸機
柱下圖書前席對未應烟笠便東歸

次鍾貞外舜臣陪祀

靈風吹幕拂雲和冠佩宵嚴待漏過碧落空明連海岱
紫宮縹緲近星河神鼇頓與三農共春氣偏隨萬乘多
南省郞官初扈蹕圜丘賦罷夜如何

再次

青郊風日漸暄和太史迎春輦路過底用玉書封岱嶽
漫傳寶鼎出滎河燔柴禮屬陶匏舊祈穀馨非黍稷多
今夜獨承宣室問賈生才調復誰何

次舜臣春宴

俠陛仙韶一再成日高黃繖下西清受釐已錫千齡夢
上壽還傾萬國情周筭飮餘零露浥舜絃鳴罷卿雲橫
歸來獨撥遊燈坐一點丹心向闕明

白巖貞菴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韻奉酬二首

石磴迢迢躡遠空晩來烟月轉空濛虛疑澗飮隨龍去
且得雲棲與鶴同潭柘偶然誰作寺松濤無恙自含風
憑君說向塵埃客想像題詩蒼蘚中

醫僧藤床出郭遲行行已負白巖期澄潭古寺僧常定
老樹前朝客易悲路逺𮎰隨明月至山空似與素秋宜
重来擬結騷壇侶莫使山靈笑後時

杭稽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綵毫詩屬紀行初晝掩齋深稱燕居雲繞修門紅日近
路迴鄉國素秋餘溪南酒熟供黃菊江上書還候鴈魚
一曲南陔還逺思長安西陌季方廬
暫輟郎銜予告初且隨潘岳賦閒居十年作吏獨何晚
一疏寧親不願餘化國日長衣畫彩寬鄉歲好夢維魚
買田擬就吾宗住為訪東坡舊屋廬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中

長河冰雪已嶙峋何處征車可問津懷抱向誰傾寫盡
功名愧我往来頻賢勞報主身方壯眉壽宜親酒正春
聞說詩人多謝病如今吳地有芳隣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觸熱相過咫尺難濕雲流潦雨初乾經旬逺厚三移趾
多病那能一對餐頻覺清風吹隱几欲留殘照駐歸鞍
吾門此客誰家有莫作尋常濰襪看

次韻送白少卿還滁陽

弭棹天涯曉更移問君南去復何時秋生逺道迎征旆
歌徹高雲送酒卮三晉人才從古盛十年臺省為誰遲
瑯琊舊說多幽草晏歲無忘寄所思

次韻賀柏窓生女

驪除無數海東南為報詩人且再探五柳風情聊慰女

三槐門第自宜男謾憑熊夢今成戲笑挽虬鬚覺漸堪
明日訪君誰拜客座隅先共阿戎談

次希大贈李二惟誠韻

過從觸熱每相妨樂事逢秋却併忙舞罷珮環空竚立
棊殘鴻鵠總遺忘不眠自得東曹句好事誰移北海觴
我欲携杯還對酒飛雲無跡枉縈腸

再次韻答李二

吾生浪迹本無妨簿牒塵埃自尓忙年事關心聊漫遣
舊游回首重難忘不辭剝啄同開局賸欲淋漓再舉觴
最是城東旋馬處露華流月洗詩腸

會飲净拭行軒

竹邊尊俎意生凉散作清風爽欲狂初月光微猶勝燭
長河影淡不成章偶陪露坐驚離席却笑天遊滯異鄉
知己年来萍梗悲逺江歸路憶微茫

送德準郎中奉詔封藩府

西行今日意何如賓從無煩擊利祛玉節曉隨長樂詔
金貂寒伴武平車參墟選使開新國汾曲遺黎指舊廬
更喜春風旋轡日冰霜消盡太行餘

送秦國聲臨清總餉

凌熇無地坐東曹咫尺清風不可招今雨未能傾別蓋
卿晨誰為駐征軺屯田盡海書空在轉漕頻年粟未饒
淮海平生多感激可無封事到青霄

柴蘆道中奉懷張一

黽城五日謾留連野寺僧廬盡別筵詩裏輕軺穿北郭

傳京文藻騰才賢轉眼春風已十年載酒動陪雲谷燕
移床慣就水亭眠別来城郭應無恙老去頭顱底是仙
曾把平生商畧盡不將名托故人傳
誰識緇衣好此賢枉教他日論當年萬金帚敝真難鬻
百尺樓高不借眠落落薊門聊作客飄飄呉市擬成仙
嵜嵜莫念頭空白留在名山也自傳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次明之韵
京塵洗盡鬂毛輕好雨露人亦有情涉世自憐心尚壯
憂時翻笑病先成一封辭罷中朝悟三禮編来晚歲呈
明日征車休早發京門歸路少人爭
送蔡中舍署南刑部員外郎
北山蒼翠浸湖流却喜分曹得爽鳩卅筆且煩書牘背

紫泥曾羡視詞頭十年待漏鳳麟燭四月移家水國舟
欲寄離懷愁不盡故人先為問台州
送王文珮入南監
雲路何須歎後時十年燈火下帷遲冠巾且伴諸生試
科第終騰上國知策馬亂流還彈蓋戴星征店獨題詩
別君欲採蘭華贈江海茫茫有所思
壽石詩壽朙之乃翁都憲
咫尺烟霏散絲毫展圖稱壽自西曹淮南境勝叢生桂
海上仙来共戴鼇欝欝氣含蓮岳潤岩岩秋與栢臺高
摩莎最愛雲常觸霖雨人間望正勞
送馬汝勵歸任
長安秋夕使星明乘傳南来晁馬卿春省表隨香案上

[illegible]壺杯向綵衣傾雄飛萬里身方壯小郄三年政已成
[illegible]自驅車仍賦別都門千樹不勝情
次汝修直宿中秋夜
雲散金波灔不流省郎宵直禁城秋坐聞天籟風將御
卧待仙槎地欲浮夜永星河還澹澹詩成人月共悠悠
青冥近說多岐路試與驂鸞問所由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倚棹天津幾日程驛亭秋色接神京舳艫萬里江南餉
茅葦千家海上城最愛驅馳當壯歲極知文釆稱時名
公餘定有交親念擬向西樓賦晚晴
送劉進士台濬縣令
半年通籍共金閨赤縣分符暫解携家學自傳賢伯仲

科名曾冠蜀東西萬年枝穩終棲鳳三尺鋩寒且試鷄
春草夢回多少思玉堂明日有新題
送廣平黃同知　義興人
春選誰居省試先南雄才譜照當年持家勝有遺書在
佐郡唯留舊笏傳官職秖今繞易地文章如此合同編
海邦不似王畿近取次謌謡到日邊
聰公房宴雨以栗夫明之限韵
雨中詩筆鬭寒鋩未放驕陽且戒嚴涼意蕭森来遠樹
秋聲瓆薄動虚檐塵塗此日囂初定齋閣何人睡正甜
更愛長廊供晚眺水簾誰控玉鈎尖
草合空階浸碧尖鳥藏深樹啄紅甜醉鸞颯沓渾忘甕
坐郄炎蒸半近檐高棟欲垂疑海蝎片雲低壓為誰巖

觀魚臏有濠梁興漫笑任公錯用鈷

雨後送周進士之官南京工部

秋霖十日滯長安羇客歸心夜欲攢陌上緇泥妨躍馬
江東芳樹待栖鸞詩緣水部題應徧書寄鄉關到不難
投老鍾山吾意在濟時先問北園檀

送馬崇功御史赴南臺

青春衣繡馬鄉回綵鷁江頭不待催消息共傳真御史
典刑猶在舊留臺楚謠遠自觀風得漢檄閑因愛日開
一曲湖光供[illegible]詠暮歸應有鄭生陪

送婁訓導分教歸安

坐奉清塵旅舍前野亭風致故依然書成不待公車詔
官冷何須客坐氈麗洞規模繞異地龍門人物有遺編
一盃鮭菜知何日極目江湖接遠天

送達士晧教崇德

清世功名滯逸才一官聊復下燕臺移家最喜三吳近
坐席仍看萬卷開朿日絃謌鳴泮藻高秋詩思滿庭槐
城東舊有傳貽院應共諸生闢草萊

送麗元化叅閩省政

日上都門欲別時稍留剛得酒行遲乾坤總是驅馳地
霄漢常懷諫諍姿黎嶺寒帷開曉瘴武溪迴棹弄晴漪
林居憲使多幽致為道詞回有所思

次宣谿韵贈別趙粟夫

文章誰復味虞周對客揮毫愛少游顧我真為牛馬走
作君須向鳳麟求賢勞自喜身方壯穮蔉回看稼有秋
他日燕山遙動色有詩来自海東頭

追別宣谿　仍前韵

四首昆明萬里周壯謌真愜子長遊圖書楚與蓬山隔
文字聊供桂海求雨化諸生爭待旦風行六詔漫生秋
炎方此去非留滯冠蓋長安見黒頭

送胡企參守撫

羨君得郡守臨川丞畫溪山萬井連想見風謡喧竹馬
敢忘清白利餐錢訟庭爭訝秋臺筆鈴閣閑臨内史箋
擬峴臺高誰續記政成當並古人傳
騎雲泊日射秋旻兩邑東塵陌路新執別重憐同榜誼
論交兼有故鄉親終筵酒薄還能醉敗局碁多轉不嗔
明日相望便江海書郵長憶撫州人

寄題高御史觀風卷

持節南来草木知觀風隨處采民詩不辭淮海驅馳徧
長憶雲霄獻納遲秋晚獨看横鶚處霜寒多是避驄時
中都近說潢池靜根本從来軫廟思

題劉御史澄清卷次揚石淙韻二首

清淮不似使君廉攬轡澄清歲已猒吳海餘波愁欲盡
漢家今日法須嚴指揮旁午驚書判心計從容到米鹽
聞道憂時多感慨近来霜鬢幾莖添
西臺趨召豈常何潲邑風謡薦已多泰地人才真絶代
揚門弟子盡高科雲来自觸崇朝雨海潤先占九里河
欲寫相思隨去旆石淙明月照清波

題月會鄉英卷二首

佳句新圖自赤城海鄉冠屨識耆英開筵且盡寒暄意
結社初非月旦評小傳何人書隱逸流風他日說昇平
登樓欲舉端明例莫道滄浪未濯纓

我欲載酒相盤旋舊圖彷彿開晴軒麗公不省入城府
陶令自賦歸田園彈絲盡日流水遠垂綸傍午春風暄
三山烟霧渺無跡海陵咫尺真仙源

次敬修禊飲韻三首

一觴相屬艷陽天頓取瀛洲共野鮮多謝老僧開浄剎
不妨狂客咏初筵徑花送酒春風裡倚竹題詩落照邊
誰道蘭亭成絶倡摛毫今在永和前

人間修禊永和年每到茲辰一慨然臨水恨無中令句
感春休誦蔡人篇且拚夜醉停飛盖莫筭秋期有別筵
石鼎聯成天漸曙起看仙客已迴旋

當年詞賦擅班揚笑拂京塵住海鄉點也詠餘風度瑟
羲之書罷水迴觴偶看節物驚遲暮久厭時情校短長
我欲東園從此老滄波萬頃木千章

呂邦彥請飲新城道觀追次遯齋先輩謝客見訪之作

山中春酒縮新茅仙棹相將汎碧濤座客盡傾張翰重
主人誰似呂安勞金尊檀板花前句海錯江魚竹下庖
曾是鄉賢栖隱地欲追遺事薦溪毛

西園辭春再用新城韻

興來詩壘卻前茅灑徧吳牋憶蜀濤花鳥鎮教供野逸
雲山先許浣塵勞亭因擇勝頻移地酒為臨流不費庖
一盞醉春多少意等閒明鏡有霜毛

羅令邀過野人家看芝舍舟輿行次張一韻

維舟沙岸作宵行百折籃輿七里程柳下盃盤燋月黑
農家場圃愛秋晴年豐共報芝連屋地僻那煩火作城
雲醉歸來尋野渡不知江上夜潮生

徐廷圭鄉老八十歲慶以詩

黃髮飄蕭及暮年病餘驩喜得神全神翁自有傳家籙
高士初無負郭田杞菊繞園開畫境冠裳隨驥入賓筵
後車留與兒孫載不向磻溪弄釣船

家君生日次外姪瀛韻志喜　是日立春

滿堂詞賦賀生朝不羨詞喉共舞腰和氣早從天上至
輕寒全向酒中消家臨海屋神仙近春滿壺天歲月饒
常為吾翁祈上壽年年袍笏拜青霄

諸公有詩祝壽代　家君荅之

幾年生日似春朝客至相忘懶折腰老境占年心尚在
健身逢酒病全消謀生敢望金章及閱世誰將白髮饒
枉沐瓊瑤何以報夜來東壁躡層霄

再次韻為家君謝客

詔傳三命免趨朝絶勝揚州鶴背腰燈底眼花乘醉放
鏡中鬢雪遲春消久便暮景滋蕪共所願豐年稼穡饒
此日稱觴真自慰過家游子屬丹霄

再次

不逐雞鳴候早朝睡醒花影轉廊腰經多世事浮雲變
逢着仙家白日消年去酒盃催客盡老來棊局向人饒

社陵野客空頭白搔首江天味亦霄

再次

素封巖得老清朝會笑休文病減腰塵事秖隨蕉鹿看
機心不待海鷗消春生此日辰安在酒伴閒身歲可饒
最是君恩忘不得夜移香恭向雲霄

守歲　甲子除夕

殘年欲別思依依坐守三更漸解圍老覺詩書敦宿好
閒思富貴有危機故園梅柳爭春發左掖鵷鸞隔歲違
此夕送窮真戲劇回頭四十九年非

北山看梅席上次霄字韻一首　人日

喜無風雨姤佳朝愛此濃烹雪半腰青子綠陰春已兆
暗香疎影句堪消裁從北寺塵霏淨開遍南枝暖意饒
却笑師雄真夢幻酒醒啼鳥在烟霄

次王檢討敬夫席上留別

五柞長楊賦未厭淺陂春水夢來添懷歸日數花磚遍
予告風聞草詔淹漢苑舊遊誰伯仲虞廷妙選本師僉
壽觴想在城南曲尺五天低處處瞻

奉送子鱗太守述職之京師

河梁畫舫轉城隅滿擢清風灑客裾錦里淹留今雨別
赤城攀卧十年居猶嫌長物隨行李獨喜賢勞有薦書
秖恐漢庭趣召急不煩歲事報何如

紀張元德夢寄東園先生

天上雲和接綵樓人間光景接瀛洲迥臨日觀東方曙
轟飲星橋北斗秋盛事不須疑夢境高人端合伴仙游
他年我亦携兒去細數張公海屋籌

謝何先生弁寫懷次韻二首

松菊猶存逕未除振衣歸去與何如平生圖史關心處
晚歲襟懷涉世餘藥籠携春聊獨病釣竿臨水共誰漁
清宵賸有驢依念擬在春風坐草廬
漸看芳草積庭除閒病岩居只晏如好古學慚編簡末
感春心自悼傷餘擬開柳逕稱居士更訪桃源覓老漁
莫訝城西村路遠東風花鳥託吾廬

再次奉答二首

詩草經秋未剗除春來滿地思紛如菁華媿我空遲暮
膏馥從師乞賸餘畫虎謾勞江左史釣鰲須伴海東漁
十年奔走人間徧還向西林築講廬
獻歲荒蕪漸掃除烟郊風物畫難如居閒便覺山林勝
華老誰能歲月餘着跡水南還作吏會心濠上不須漁
長安底事饒春夢　聖主恩深憶殿廬

再次韻奉答

長嘯歸來習氣除浮雲人事看何如冥冥鴻鵠雲霄外
落落松筠霰雪餘老去河陽聊寄牧騷成澤畔不逢漁
自慚亦在程佗後省識汾西有敝廬
根塵斷盡萬緣除喚起論詩興尖如古調謾睎蘇李後
國風終媿邶鄘餘江山不改供游戲簡冊無窮費獺漁
聞說謫仙巖戶好移家真欲住匡廬

柴墟文集卷之三終

律詩

送王德輝尚書歸餘姚

南來遷輟紫宸班，弭棹江干便擬還。東觀圖書頭半白，北堂魚筍夢常關。歸鴻縱目雲霄外，老鶴鳴陰莽蒼間。多少玉堂嘉話在，風流應對謝東山。

壽大傅屠公

勛業三朝際　聖時，蒼顏黃髮侍　彤墀。漢儀柱下張公在，宋事經筵潞國知。臺省同升多故吏，簿書長暇有新詩。冊山舊與神仙約，小住人間百歲期。

壽守溪先生尊翁壽詩

湖山燕處日倘佯，[illegible]歸來直道全。物外烟霞誰與伴，人間官府不妨仙。秋淹觴咏逢初度，老得逍遙有內篇。欲向襄陽尉耆舊，王喬今日勝當年。

送馬侍郎歸故城

西掖東曹疏幾封，秣陵回首寄行踪。懷歸當擬瓜期及，算老誰能蕨境逢。去國衣冠非寂寞，過江冊檝且從容。攀援欲詣三山別，閒看浮雲結晚峰。

檜亭小集聯句次韻答大經

痛飲何妨病眼花，兵廚酒美憶曾賒。且從竦雨開棊局，謾擬滄波弄釣槎。青鏡功名良自苦，白頭賓客定誰佳。歲寒共保襟期在，霜露蒼蒼咏暮葭。

再答檜亭弁簡陳本初編修

開徧桃花復菜花，不來非為檜亭賒。江干未築柴虛室，天際空浮漢水槎。清夜杯盤隨雨好，晚年懷抱向山佳。一歡更阻詩人約，閒道南塘水滿陂。

再次韻答本初編修

彩筆聯翩夜吐花，生疑春色為君賒。孟公詩價能驚坐，漢使神游欲問槎。南國故人千里合，中宵明月一方佳。繞庭却憶柴虛路，十頃芙蕖十頃陂。

有懷江東[illegible]前韻奉簡大經本初

春風吹盡陌頭花，[illegible]此村亭物色賒。睥睨繞墻因作舍，桔槔行水戲浮槎。[illegible]晨星淡，蕨境交游晚日佳。自省騎曹非[illegible]流光回首待吹陂。

寄題[illegible]戎葵

主人高興此亭佳，手種葵花四面皆。秪為傾陽敦宿好，却緣烹露得清齋。低昂雅稱千尋木，珍重須留十丈荄。一點丹心誰似得，春風紅葉謾當階。

大經有詩未見邀賓之意再次韻調之

種花底佀種葵佳，白白紅紅處處皆。事去春風懷舊觀，心懸白日愛吾齋。駢頭爭放重樓萼，衛足能全九地荄。謾說主人真好客，不容騎馬下堂堦。

月夜過檜亭次其壁間韻

雨餘何處納新涼，晚過西園檜石旁。已慣奚奴携楚簟，更從地主借胡床。結廬心遠城中隱，踏月詩成竹下狂。清夜欲歸仍徙坐，中天宮闕未渠央。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光祿幽居闐苑西，春深草合自成蹊。園扉漸學東坡築

新榜曾煩北海題繞砌麥榴新作障沿墻杞菊細分畦
莫言吏隱渾閒在看取臺烏入舊棲

疑章邀視龍潭遂留飲寺中次壁間韵以謝

決漭潎湫石磴微春寒不與氅袍違空中樓閣神靈會
潭底蛟龍窟宅稀芳樹自貪幽寺發亭雲還向故人依
多情苦憶西涯語石假峰前咏落暉

小詩一首問訊李獻吉員外疾

寂寞書齋獨尔思殿門相語暫移時年饑頻覺詩人
瘦世隘誰能國士知長夏病軀須藥石冗曹心計極銖
錙千金善保西州器眼底紛紛未有期

獻吉荅詩有嬾病夢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拂拂京塵點客衣眼中相接似君稀耽書癖在非關病
憂國心多敢乞歸飯顆有詩憐甫瘦空同無麥憶秦饑
秦川如掌山如畫肯許他年白版扉

獻吉見訪同過檜亭夜飲作詩併謝之

濕雲流潦正縱横策馬誰過太瘦生河朔舊傳逃暑飲
崆峒新有卜鄰盟頻來老樹渾相識細看群飛亦自營
擬別主人須月出灑窻疎雨更多情

新秋寫懷仍次韻荅檜亭

卜居西郭碧山横委巷頻煩白馬生詩到素秋如有約
交從蚤歲豈須盟十年騎省塵中役百畝檀園夢裡營
不向君家雙檜醉絲桐何處寫高情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六月松風灑鬢長太行高絶自清涼官兼風紀縣新印
行有圖書伴舊裝學館頌成喧石介都亭輪在憶張綱
他年弟子河汾盛誰道西臺御史狂
充棟遺書萬軸存藁城喬木舊人門交懽正喜新居接
餞別那堪苦調翻畫省文書還視篆玉堂風雨獨開尊
傳經舊侍休齋側眷士平生已細論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臺笠衝風雨瀟籟美人深巷忽相過興高不減山陰棹
調古難酬郢上歌清世封章多感激前修遺事許編摩
茶瓜盡日蕭然坐借問誰家載酒多

贈張愈光次宣溪諸公卷中韻

憶初相見桂曦堂風骨驚人自點蒼餘子風流傾北海
前朝家世本東陽忘年老我宜呼友獻賦于今合拜郎
洗眼雲霄看羽翮南山冊鳳引雛翔

元旦之三日過海子橋懷李獻吉用韵

城南城北動經春雪霽山門水色新感舊偶懷東道主
逢時空忝北都賓新詩近日緣誰瘦敝帚長年枉自珍
咫尺清塵遥問訊空同何處訪秦人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花宫飲別月平西留宿先判占鶴棲杯酒共憐身尚健
塵沙誰道眼都迷雲連蜀棧逢人少雪盡秦川覺路低
回首長安春草近美人千里費招携

荅獻吉酬見懷之詩

秦川渭水故鄉春關塞相望旅夢新彈鋏肎從齊下士
上書曾是漢庭賓詩多仙語因飧玉病有神方郤柚珍

磊硊胷中多少在莫将名姓作山人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風華漠漠泱旬春世事悠悠百感新去國更憐王逸少
閉關誰問李元賓千金浪買人間骨七聘曾求席上珎
隴水粤雲千萬里騎曹羈絆是何人

答袁鳳儀歳暮感懷

捧檄誰教判觧池長安冠盖訝君遲飛黄老矣空奇骨
海鶴翛然餘舊姿萬卷難供折腰具十年仍賦看花詩
京塵千丈誰相問歳晩天涯有所思

送盧文淵知岳州

飛觴先賀岳陽人剌史真如漢吏循白簡凝霜烏府重
朱幡隨雨虎符新高楼詩就應懐范故國城荒想問麋

仰止東山遺老在草堂無惜駐車頻

崔氏瞻戶部得　誥壽親

同拜　龍墀奉玉音殿東犛出　主恩深光隨湛露初
歸第思逐飛雲已度邢翁媪幾家似白髪郎官十載只
冊心鳳梧山畔春風宴應有仙人跨鶴尋

西園阻雨復用十四夜韻

詩腸無地着閒愁往事浮雲去不留帯郭荷蒲成小景
隔溪風雨弄清秋登高謾憶賢臺句學圃慙非藝苑游
極目空明三萬頃暁晴須上郡城樓

無㝵先生限韻禁體雪二律

殘冬無雪覺詩孤一雪詩腸句不枯坐喜征塵消朔漠
夢疑人境換清都高眠幌暁花生紙獨釣舡迷水近蘆

莫倚圍爐争附熱還将遠意問青奴
積雪嚴陰勢已孤陽生九地暗噓枯直驅荒穢連滄海
似厭繁華洗絳都遠戍獨憐氷滿甲貧家誰道絮非蘆
關河凍合江天杳消息春風看鴈奴

次張東園悼梅

不将欄檻護芳根酒醒東風已過門開晩共憐春欲半
吹殘偏是月初昏絳臺仙遠迷歸跡玉笛聲高黯別寃
莫訝石腸多綺語廣平調謁重開元

送張元德

飄飄辭賦擬鳴梟不羨長卿意氣豪別酒留連驚歳晩
征車迢遞覺天高名家久擅燕公筆芳躅重裁進士袍
雲路聲華無限在泥金先慰倚門勞

次張進之除夕

曲江二十年前客少壮忽看衰老時輦過馮唐猶恨晩
戟隨楊子故教遲為郎漫道才名誤通籍終非草澤遺
更是歸田還守歳可能黄髪與君期
懸燈寓直記留司殘雪飛鴻跡屢移客意自長浮世短
少年渾健老人癡久拚歳與閒官轉自媿才非要路知
同在清時端有味南園須製賞春詞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将軍結髪事戎軒緩頰能通六詔言自請渡江宣上澤
竟還侵地與中原克庭再數金沙貢賜爵初開緩綏源
欲草尺書招賛晉薦渠須是得南園

燈夕前二日白巖平臺来問疾歸途聯句見寄

因次韻二首

[illegible]事試燈初殘雪高門客問踈病起裳衣還臥榻

公餘珂馬忽吾廬澹留坐久嘶清茗問評詩來抵素書

想過東垣多緩步九霄華月伴歸車

[illegible]市牙旗曉思濃到門人笑錯登龍雄談彷彿迴三峽

[illegible]分明見兩峰病卽步蟾空倚杖嚴城弛禁漫藏鋒

[illegible]流[illegible]夕真堪畫不似飛鴻雪上蹤

贈送王給事謚奉使湘府

左掖封章獻納頻雄藩將命寵光新不妨行李淹殘歲

正及皇華發早春草綠湖南應訪舊路從江表便寧親

清時入奏方虛席無用臨流問楚臣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彩鳳噰噰鳴曙暉碧空嚮詔下 玉畿使華曉逐湘南

遠諫草春懷闕下稀開府山川環楚甸過家風日媚萊

衣歸程莫待梅天晚多少邊情寄瑣闈

次韻賀張尚質生子

且佩荷囊擬袋魚傾杯爭賀得雄初夢符玄鳥春當仲

瑞紀仙禽歲已餘東國人倫誰月旦西州冠冕舊門閭

不須百試之無字似爾多生想在書

劉尚寶務敎田南京次謝方石韵送之

石潭番釣老傳經奕葉文章動漢庭南國朅來逢昨雨

故人相望幾晨星可堪對酒還離別長記題詩入窈冥

叔子吾師閑健在為煩卿使道丁寧

贈劉太守致仕歸師召主事之父

東海清風滿郡謡百年秕駕到林皋徤身謾刻鳩為杖

[illegible]函仍裁鶴作袍蔣逕過從唯二仲吳中迨逝有三高

歸歟自是秋江興不為仙郎在左曹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長安夢繞赤城標秋杪涼風灝客袍海內世家黃吏部

河東文字柳儀曹留連姜被還停騎拂拭吳鈎擬斷鼇

此日庭闈俱在念越江波曉溯雲高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清晨送客出都城東望昌黎憶振卿久厭青氊惟簡冊

郡從冊筆試刑名情空脫帽爭看鶻春日遷喬載咏鶯

記得別時曾有約一杯山海話平生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寂寞泉鄉路已遥題坊名姓竟難消紫宸特省孤孫表

彤管新書列女條何異蘇卿歸北海因嗟江令過南朝

寄章讀罷山靈舞疑有雲駢駐碧霄

生朝荅鍾甫并簡諸公

老去何須看鏡頻長安空踏十年塵錯疑原憲非真病

謾許陶潛是後身挂壁戲看蓬矢舊開筵笑舉菊杯新

辭中莫問人間世白髮滄江擬釣綸

卽事

藏金郿塢事何如天網恢恢竟不踈重典固宜同社鼠

餘殃還恨及池魚皂囊萬里宮臣疏青史千年獄吏書

聞說都人傾市看太平今日祝 皇輿

次韻荅東園先生

漢署歸來賸思濃病餘無復賦三雍巡簷自曬花邊藥
欹枕悄聞郭外鐘豈有文章陪國論謾將名姓入臺封
舊時三徑今揺落欲向陶翁借菊松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書巢凝穩老生涯病裡渾忘歲月賒乾鵲鄉晨頻送語
清燈臨夜自開花扶衰合戱高堂綵起廢重宣魏闕麻
欲向武夷論出處且題詩問魯東家

送韓大理轉刑侍之京師

擁別江干駐畫橈鳴榔渡口候春潮看花再作長安客
聽漏曾陪左寺寮忠獻雲仍凡幾葉明良歌詠已三朝
夾城槐陰經過處想見淮人誦舊謡

再答王掌教

舊築郊居傍水涯脩門回首望來賒枯腸戒酒因行藥
老眼眊書故着花便整冠裾趨紫禁秪慙名姓汚黃麻
北山猿鶴應相笑早晚移文到爾家

答夏郡博

夢裡仙居接兩涯海門山好向誰賒冊霞掩映千年樹
碧澗縈迴十里花雲外聽人吹楚竹洞中留客飯胡麻
醒來忽捧堯天詔憶在台南第幾家

答李郡博

嬾慢吾生亦有涯市沽村酒未須賒閒消永夜詩還草
暗喜豐年雪又花抱病敢祈同犬馬掄材直擬到菉麻
只愁胥胥煩來往貽笑東京博士家

陳情奉 旨仍許病痊起用感媿之餘再次韻

數行濃墨灑天涯未許為農去國賒老病三年南楚笈
春情二月上林花每慚左轄頻虛席已幸西垣不毀麻
温詔拜看重感激微軀何以荅 皇家

聞洵姪應和理鄉三進士報呈郡中諸公共賦

雙璧誰誇兩手攜逃齋詩語憶生存聯翩載覩河東鳳
變化争摶海北鯤風急綵棫飄驛路日高黃榜揭天門
吾鄉科第從來盛周許名家合竝論

生朝自壽

衰遲只合置山巖說病[illegible]左部銜枕上邯鄲真幻境
書中京洛盡空函初心[illegible]顏何厚平地神仙骨自凢
笑挿黃花還自壽[illegible]二試春衫
病裡生辰強自[illegible]台來[illegible]半刀騷秋瞳籬落纔看菊

歲晚瀛洲合穜桃老叢尚餘書作贅浮名須用酒為逃
崚嶒瘦骨人應笑欲立南山百丈高

家君生朝次客韻

敢希潘令賦閒居正及吾翁八十初步屧晚園栽杞菊
舉盃春社飲枌榆庭留愛日逢冬後客滿佳辰記歲餘
不向當筵誇翟[illegible]自呼蒼鹿駕輕車

依韻贈高[illegible]懷張逸叟

聞逐漁樵已定居偶逢春事入城初閒揮白羽歌梁父
忽杖青藜訪石渠小邑遺才三老後故家喬木百年[illegible]
因君苦憶雲莊叟不見同乘下澤車

十二日飲周甥宅疊瀛生韻

雪殘欲暮倚晴曛筆陣騷壇未解紛病起逢春真[illegible]

酒闌聽客有新聞笙歌清夜留詩伴兒女芳年對聘君起向梅花還索笑暗香踈影共誰分
飲盡西巖落日曛小堂深巷凈塵紛晴貪燕寢凝香坐暖覺鶯歌隔樹聞樓月興多憐老子湖梅詩好憶徵君一歡不待春燈促歸騎翩翩夜欲分

十七日答方貢士嘉伯

燈夕曾期夜夜觴素娥愆約惜蟾光儘教凍雨銷紅艷且待晴雲貯碧香上國烟花清夜夢故園賓客暮年行追懽直與春宵競秉燭何愁正月霜

張灣次錢水部韻留別

久判沙苑謾為鄉忽入霜臺恐負丞薄晚移舟浮潞水當年結屋近鍾陵心期自種秋風栢榮願真看夏日冰

共說留都燕吏隱瀕江還往記吾曾

宗一席上次陛官韻

公朝郎署喜同陛記得馮唐老亦曾騎省移文通姓字山公啓事薦賢能官清更結求仙伴病起渾如出定僧九萬里風安稅駕只愁無地着飛騰

次韻送吳禹疇之易州

郎署卿曹久盍簪兩都游宦託交深春鶯再囀遷喬調老驥長懷歷塊心楓落吳江還獨詠酒香燕市憶同斟驅馳記得京西路夜夜相思夢裡尋
平明冠蓋擁神州分省如公足勝遊子長舊多燕趙跡希文兼有廟堂憂春來伐木千山應雨後看泉萬壑流到處軒車遺愛在三吳人物耶難儔

寄賀昂夫新拜寺丞

自笑青驄老不勝趍裝何意問金陵板輿對境能將毋棘寺臨湖不負丞暇日罇罍應屢設近城樓閣喜重登遲君欲結它年社只恐行臺早見徵

題馬汝礪同年會詩軸

青春游宦半瀛湏曾過留都賦載驅六載重来歌哭異七人誰在李程俱風高木落天連楚歲暮江平水合渝垂老同年凡幾會為君中夜撚吟鬚

送張光祿廷賓致仕歸

江菼蒼蒼江鳥飛石城留別重依依踈成擬扣君門上詔出先從宦海歸莫對青山談往事閒梳白髮向斜暉知公舊有蓴鱸興不為秋風賦式微

送徐翀讀

籍甚當年數二徐獨將巾屨狎樵漁謀閑未受徵君召請養頻煩少傅書壽域正關忻老未歸期屢輟待秋餘藏林舊有吾宗在十畝從公擬卜居

饒公獻友愛堂寄題

鄉國論交喜未遲兩君風誼海濵知每於北去南来日常憶兄酬弟勸時晚榻不開荊樹傳春堂重味棣華詩寄題此日懷子季芳草年年夢小池

再賀屠松菴加　封

紫誥迴鑾下九天人間五福君翁全加　封不待中書考筭老才過尚父年山水宴游兼吏隱廟堂經濟本家傳松菴說與丹丘近更欲飛觴杖屨前

侍郎張公邀飲有本亭次明仲都憲舊韻

西来幽勝結斯亭星月巖姿太茂靈天際浮雲多變白秋深老栢獨鍾青春容暗喜迴舟盤晩照端宜對翠屏聽徹潺湲歸興緩只疑雲竇泄滄溟

汶上與亨之仍弟話別二首次貽教前韻

金閨著籍謬拖紳咫尺東州念汝頻酒醒碧雲愁外合夢回玉樹眼中新暫留行舫同看月重把離尊為洗塵

並轡何時期報政六街官柳禁城春

戀別悠悠語夜昏蒼茫水驛泊荊門庭鸞飲翮聊栖棘野鳩鳴陰却近軒舊雨杯盤渾夢寐頻年書劄豈涼温病眸不惜侵燈坐懷抱憑誰與再論

再答寫懷

膓酒初封半坼泥惜春連日醉芳溪鶯林謌斷停杯待花陣香来滿袖攜搨徧彩箋多詠蜀調成錦瑟肯干齊南遊暫借江山助未必青冥羽翼低

移居次韻

渺渺飛鴻點雪泥僦居今復傍青溪地偏車馬心應遠老愛圖書手自携種菊敢辭開徑晩結茅聊用覆簷齊一枝栖息何時定回首淮雲入望低

送劉敬夫還泰

一曲驪歌酒滿斟亭皐飛葉路河深忽看姻婭過逢地不奈京華去住心天上恩濃謌湛露淮南旱久望秋霖縣知晝錦非君戀名姓于今屬羽林

次韻馮御史執之留別

[illegible]儒臺本荊南楚語曾從杏苑諳論諫幾年書累百[illegible]江兩地 命寄三中宵興逸題詩別千里心同對面[illegible]螢過他年應有問臺郎何地不宜堪

[illegible]来詩思為君牽回首平山已隔年夢醒旌麾春舫外[illegible]閑碁頻夜燈前江淮舊識青驄使霄漢新傳白雪篇想計節程殘歲發陽和隨至海東邊

謝王晉之

赤日紅塵逐馬蹄遠從城北到郊西瓜時不負秋風約松寺曾拚月夜栖移席本須還折簡到門何事不留題知君興盡重来懶斗酒升堂欲自携

做古意仍紅樂韵

粉壁紗窓隔樹看儂家門戶近長干錦機文字縈心苦

青鏡鉛華駐景難滿地梨雲供夜寂一簾蕉雨閙春寒吳舲見說歸来穩水長橫塘昨夜寬

賀方嘉伯發解赴南宮

芳年緤馬步蘭皐任俠猶嫌楚客豪平地烟霄差恨晩南山秋色敢爭高九華殿曉香浮研五色雲晴日照袍弧矢從来四方志驅馳應不賦賢勞

送吕良房卿

東國人門數雉皐兒曹楚楚擅雄豪百年譜系通家舊奕世科名占榜高插架書多香滿屋堆床笏重曉隨袍青年才力看君健更欲臨岐贈孟勞

次韵寄謝錢司訓

長鋏休彈飯越行短檠猶計讀書程碧波柔藻春風晩

縧筆垂花午夜晴尊俎遠煩移馬店千旄久擬駐龟城
湘纍舊有驚人句未必儒冠悮此生

次月有質韻寫懷

詩来悽斷一長吟我亦因君話夙心曾與氷霜同歲宴
漫隨花鳥度春深鳴無和鶴愁看易曲為離鸞罷鼓琴
種得新篁聊蔚藉晚凉相對碧森森

訪張養中值其出飲不遇次壁韻留題

野色含烟澹欲收溪光著樹暖初浮酒狂自笑陳驚坐
詩好難逢趙倚樓壁梢謾留開墨巻晚山貪看上簾鈎
興来不似山陰盡驅馬悠悠到水頭

送封秀才貢入南監

青衫初試禁林題咫尺蓬山路許梯八[illegible]人才多閩出
舊家門閥豈卑栖秋高擬擢南宮桂歲晚誰升太學虀
此日送君懷小鳳桐花開瀟赤城西

追輓李兆先

西郊烟草寄餘哀並馬前年此地回詩境分明誰遣夢
仙山縹緲却憐才佳城閉晚愁長別遺巻藏深怕獨開
想念尊翁憔悴盡後身應化郭郎来

過蜀岡遊功德寺次韻

酒酣雙屐閣林莎臺殿參差起曲陀山遠望隨雲不盡
風輕身與鳥俱過歌鐘浸憶當年盛城郭其如故國何
洗耳雷塘無限水遼陽曾聽哭聲多

同年王郎中璘尊甫千兵并毋宜人挽詩

短世真從一夢猜燕詔猶動羽林哀百年勲業聊存跡
奕世衣冠不乏才篋底兵書遺感慨墓中神劍走風雷
黄沙磧裡髙秋月曾照將軍擐甲回
升堂未及太宜人形管瓊臺狀最真禮塔少因王母疾
脫簪曾助羽林貧老驚節序供蘋藻問愛詩書感鳳麟
十九年来多少事墓田如舊寵光新

題徐霖畫當為趙好詩

金鳳婆娑緑雲抄碧砌彫欄風裊裊天留此種表春餘
人自無愁花自笑小山叢竹又生孫白髮含飴笑語温
東隣西舍共驚歎三十年前雪擁門

挽周伯深

別来書劄謾殷勤京國初歸一見君數語豈知成永訣
十年空自嘆離群畫橋卧水當窓見金屋鳴鐘到枕聞
同舍舊游誰復在獨將衰淚洒秋雲

册旄悠悠野水濱哀詞凄斷白頭親杏園竟負看花約
儒席虛留待聘珍自倚勝年翻得病可能仙骨不成塵
窮廬此日悲多少又向西風哭故人

是日省墓

九里溝西路渺茫葛衫初受野風凉村迮秋色三分淡
雨挾河流二尺強多事白雲迷宰樹無情黄土閉玄堂
含悽欲去仍延佇消路啼烏鬧夕陽

寄挽鄉丈何宗輔

丈人華髮我諸生老去相看只故情馬援不令床下拜
何顒自許汝南評病中杖屨隨鷗社別後音書阻鴈程
奠酒無緣空有淚春風想像哭佳城

哭李若霖次楚英韻

吳鈎塵澁竟誰投枯坐空齋類楚囚病為眈書侵鶴骨貧非嗜酒典驌裘功名落落嗟難合歲月堂堂苦易流同學故人詞㝡苦可能長夜一回頭

衛晉明卒於歸州其守胡君璉為治喪詩挽之

鳴騶不遣到夔州似為歸州刺史留苦被官程催歲月幸將旅骨託交游三湘抱病津亭夕萬里歸魂海國秋朋舊中年看漸少為君詞罷淚橫流

胡兵馬毋孺人挽詩

三十年前哭未亡績燈深夜伴書郎栢舟久繫中流石萱背忽驚前夜霜夢裡藁砧今合墓眼前姻婭幾升堂賢聲已濕鸞綾墨取次恩華到窆章

夜飲西寺㳟次匏翁韻

祇林遙在碧城西行盡長廊不見泥衝雪吟鞭停馬待揖門僧袖向人低堂深最愛簾垂半笙煖爭教曲唱齊共荷升平多宴會不妨中夜有鳴鷄

挽楊撝老

何處悲風到夕郎晩秋雲物正蒼涼所嗟榮顛渾無及況復艱難已備嘗萬里蓬瀛真汗漫三吳耆舊幾存亡朅來細讀平生傳不負趨庭有諫章

挽傅處士體齋叔父

慘淡哀詞湔素縑楚江秋淚省中添蘊真自喜開陶徑投老何曾築傅巖每為山行吟獨放慣從泥飲坐能淹百年風致今陳跡惟有寒花繞舊簷

鄭城大雪追次應韶韻

雨雪淹旬記秣陵燕南三月尚嚴凝帷車飛曉初聞霰佩劍衝寒似握氷野漫忽迷官路曲水明聊見女墻層郊坊宿麥經春爛似厭繁桃向日蒸凍合詩肩饒噤瘁花生醉眼任瞢騰憑君莫擅山陰勝瀛海奇觀恐未曾

絶句；

與況山人郊行口占所見

東風送征帆遠樹忽相隔只愛江上舟不問舟中客

閉門三日雨斷送春歸去西郭少人行草深迷渡處

麥陂斷人行驅馬荒田裏隔岸聞鳴櫓漁舟在深水

古城如頹垣知是何年築野草燒痕多牛羊不来牧

雜言再疊郊行韻併簡晉之

結廬在西郊稍與人境隔不恨郊居幽城中有嘉客

宴坐林廬深日暮忘歸去開門見人影江月在何處

巢居寄林間枝穩何須築中有潛心人不似牛山牧

閒愁何處生夜靜雨聲裡沉沉無已時階下隨流水

題李空同扇頭

碧樹不知暑流泉欲濺衣窅然塵外語宴坐澹忘歸

汝忠扇次韻

扁舟不用檝萬里流空明江風供短笛吹作裂雲聲

録園丁語

雨落在何處水深穿我池浮雲千里外變化誰能知

江雪漲溪水水清泥不渾樹根看已叚沙岸長新痕

題王憲之畫

原缺

柴墟文集卷之五

絶句

趁　朝寓日

踈鍾隱隱出彤墀坐候明星起却遲　内苑墻高楊柳暗東方猶似未明時

李後主寫生鵪鶉

毫素長供内殿歡隔江忘却汴盟寒梁園花落秋風起應作山頭凍雀看

元勛都憲家貓圖

竹石陰陰晝睡遲人間鼠穴已潛移看渠醒眼非無意欲待朱闌日午時

李宗一使山東題荷鷺橫披為贈

紅蕖白羽汎空明淅淅新涼六月生咫尺滄洲千里隔雲飛水宿總關情

雲湖水僊花

花應轉被詩人惱坐此紛紛綺語何莫擬百錢看襪錦水仙元不鮮凌波

題畫

沙浦波明碧樹攢杏花踈雨濕生寒京城殢却江南夢試問吳船借畫看

雨霽書所見

雲峰矗矗斂秋空九疊屏風較未工怪得霎時風雨橫楚山移在月明中

題花雀畫

羽毛何處避虞羅巖桂冬榮有舊窠莫憶嶺南風土好錦鷄翠鳥漢宮多

閒庭晴景羽參差春去茫茫似有思翹首牡丹花下立赤霄玄圃往來時

中流砥柱圖為秉德侍讀題

萬里龍門載得來木天驚見此崔嵬不妨倒景留難駐已覺頹波挽盡迴

止菴畫角

青山點點水濺濺坐隱烏皮木榻穿説是止菴人不信白雲常宿草堂前

次白巖九日西觀見憶之作

亂插霜華歲已侵且隨佳節寄閒心江州未覺風流減合着劉郎伴酒吟

詩情無柰簿書叢每憶前時賞眺同誰謂分曹飜落莫獨餐秋菊詠飛鴻

題扇贈喬本大

坐撫塵編碧樹深十年探盡古人心抱琴莫向西林去書閣于今有賞音

題白巖扇次韻

青谿佳處隔塵氛何限風情寄水雲莫訝朱絃時拂拭南薰留和王宸君

題扇贈惟正奉使湖南

飛鴻暫遂日邊行六月行人底事忙碧浪紅渠三萬頃樓船滿意汎瀟湘

口號與嘉伯覓竹

何處清風洗俗腸眼中無地覓瀟湘王山也有篔簹谷試借西園一畝涼

潤守王誠之以假山石見貽奉謝二首

鐵甕城高入望頻小山相餽更情親無端也有平泉癖慚𩲡南山覓石人

一割重煩恠石供開牕已覺翠浮空數峰尚帶江南雨彷彿金焦入眼中

寄王鴻漸一絶

西湖千頃鎖風烟雨暗城陰晚泊船誰似樓居王處士焚香高對畫棚眠

題沖昭太常墨竹

蕩颺風枝落筆初墨鄉揮洒徧東吳秋来自護貧當種丹鳳明年有小雛

崔都尉家芙蓉畫屏

十丈開花錦水傍三湘誰為殿秋芳風流一種秦樓客移向銀屏護晚霜

馬上答彥大二絶

帝城春草較来遲芳草萋楊總後時醉眼爛烘桃李暖向乎今日在留司

文園多病本無端酒賦琴歌伴夜寒何處仙人醫不老不来賣藥向長安

元章拜石圖

虎賁猶似對中郎末世那知老子狂才到宣和流落盡眼中誰是丈人行

郭錦衣紅菊次韵

冷坐誰人送酒錢閑門忘却罷官年潯易苦與臺城近吹得紅塵到鞠邊

又黄菊

繞砌團團媚夕暉晚烟長為護塵霏高秋不用悲黄落昨夜新霜力正微

題扇次韵

十年縛屋南山陰草長沒路無人尋湘中老人忽相訪自謂與予諧夙心

中秋答希大

曾誦坡詞憶丙辰秋期底事又因循我家明月偏蕭索只伴中堂默坐人

歲寒亭前牡丹謝

眼看春去減穠華倚檻依依影共斜開向省中猶不賞錯將飄泊怨天涯

漁樂樵隱二圖為吳隱君題

鷗波濯足柳維舟閱盡滄江到白頭偶與野人相話及夜来閒夢入西周

黄帽青鞋懶折腰擬隨麋鹿住山椒少年操斧曾傷手只傍風林拾墮樵

嘲石門九日不見招遊西觀

老樹斜陽憶舊臺樽前笑口幾人開應憐騎省悲秋甚不放黄鞭入社来

題國賢扇明之畫菊

自惜秋叢向晚開不因遲暮怨無媒一從移作泉齋供
添得幽香繞屋来

山寺茉花

桃李吹殘萬縷霞惜春無奈到僧家詩人本是蠶盐客
只合中庭賞茉花

李宗一錦川芙蓉

不怨秋風開較遲自從春盡數花時涉江採得情何限
欲及馨香寄所思

六月三十日太平門堤上口號二首

赤日當空午未央長途老馬汗如漿人間炎熱渾多事
消得湖堤六月涼

功名未了鏡中年世路悠悠且着鞭正是行人愁[illegible]處
隔墻高柳咽新蟬

次韻謝武靖伯惠茉莉茶

来来江南茉莉花移根多在列侯家清時幕府渾無事
羽扇綸巾自煮茶

茗飼初傳陸羽方清風六月午窗涼笑渠河朔英雄者
避暑翻教入醉鄉

茉莉香浮碧椀新槍旗猶帶建安春何人更汲中泠水
来餉松廳病暑人

小摘冰甆試鳳團笑煩聊復一登壇誰知橫槊談兵地
花譜茶經亦謾看

張道士山房 正月九日冒雨過張道士碧雲山房蓋別十有五年矣剖柑命酒歡

予書鶴小樓追念儕游凋謝殆盡道士今年八十有一而康強如曩時奔走塵途者因不如閑居之佚也感歎之餘為賦四絕

不到青林十五年長松垂鬣鶴成仙江東舊事憑誰話
坐盡銅盤一穗烟

芳草青青二月時林扉衝雨記吾詩紅塵消盡長安客
留得雲房老鍊師

十日連江雨不休雨聲偏處種閑愁寒簾欲待晴時去
不為春寒不下樓

徙倚詩成午煞餘仙家官府半樓居醉来也有回仙興
自擘黃柑醮酒書

舟中題畫贈錢員外仁夫致仕歸吴中

清泉白石舊成隣謖謖松風洒鬓新行過溪橋須稍待
長安恐有拂衣人

送人歸彭城

征軺十過媿徐州不為雲龍半日留莫負杏花明月夜
吹簫飲酒共君游

岩畔幽亭為鶴開壁間詩榜設生苔彭城未少張天驥
借問東坡何處来

題扇贈元政譚

錦樹經秋一葉飛長安遊子抱書歸青雲岐路回頭在
莫向西風賦式微

走筆次龍雨

紙背驚看墨點雅睡醒初試玉川茶詩家也有閑消息
昨夜西齋夢筆花

強明之萱卷
怕見庭前雪色萱北堂吾亦冷魚軒與君同抱春暉恨
春草青青露滿園
題左世英贈行卷
郎君師我我師公鈴閣尊罍笑語同一自歸田賦成後
十年梁楚夢魂中
文章太守去多時一樹甘棠滿郡思前日忘年今老大
倚風常誦鄴齋詩
少日嬉遊海上城抱琴重過若為情它年江海頻相覓
為鼓松風一再行
西寺四絕與然話舊
西寺伊吾記我曾夜檠長借佛龕燈白頭耆宿今誰在

只有然公是舊僧
僧殘屋老竹林枯太息重來歲月徂三十年前讀書客
故吾應不似今吾
不到西林已十年砌苔香院尚依然從遊却羨僧總好
日午松風猶獨眠
海上歸来老退之冠巾心在定何時素衣我被山僧笑
一墮京塵已化緇
題歙人羅士敬蘭冊
展卷風前與已高哦詩誰續楚騷因渠重有懷人意
步馬他年到漢皐
九畹光風翠欲流幽香無定被林丘莫言曾是尚書擬
此種移来合郢州

非中再次敬修詠竹
翠葆青筠晚與長佳人衫袖不曾霜數枝絕似湖州筆
欲攻僧居喚墨莊
四鼓入城一絕贈羅令
四更風露洗塵顏譙鼓聲沉戍柝間萬戶籌燈渾不寐
使君江上看芝還
荅周瀛北寺秋夜仍其韻
紅葉滿階秋正濃[illegible]吟四壁蒼寒蛩上方月落鐘聲定
相像燈前憔悴容
印清達中仍瀛韻
片帆高掛夕陽時倚棹蒼茫未有詩都是夜来風雨橫
江聲撼枕酒醒遲

湖口風生月上初漁家燈火漸看無一年兩度孟城夜
閒却泰郎舊酒壚
出城從西門渡水過西墅看竹
南國移来水隔瀟碧雲千里思寥寥相看尚有梅華舊
好在風晨與月宵
老可當年費幾材胷中成竹不曾培柴扉却是淇園種
莫作篔簹障子猜
岸曲春泥滑馬蹄手遮西日過前溪春来底事頻移竹
留待遊人醉後題
雨後初分一畝涼西園合有墨君堂籜龍不用愁斤斧
坐看新稍百尺長
愛此娟娟嶰谷材霜姿須自早春培籃輿定有高人至

不是王猷莫浪猜
苦思詩人詠碧瀟水光烟色楚天寥他年繞檻題佳句
應記移時借雨宵
窮年學道愧笠蹄枉種新篁綠滿溪閉戶著書張籍老
汗青曾與白頭題
往事是柯語笑涼為貪看竹蓋茅堂一尊想對張公子
夜[illegible]清風灑鬢長

聞秋聲偶成

秋聲操隊海天長萬葉蕭疎片月光莫笑時人箏笛耳
却將天籟被宮商

雨後出郭

三尺蕎花舞白波斷橋斜路欲成河題詩不障西山雨
枉問村童借牧蓑

題樊贇理小畫

抱琴閑訪野人家石逕縈紆路灼邪亦欲移家來此住
雲林終是少風沙

三月晦前二日晚出城

為惜年光自不支西樓誰唱送春詞出門何處無芳草
欲倩東風住少時
雨主芳草城陰綠絮逐游絲水面渾忙裡不知春已去
日斜騎馬出青門

送卞提點歸南京

別後江東幾夢思子來先問壁間詩城南二月春無限
芳草青青沒路時

憶曾衝雨宴林扉滿座英遊白下稀今日歷途無舊侶
獨携詩卷送君歸

答貢元禮

揪枰猶勝對梟盧老我機心漸欲無却笑往年狂絕處
夜闌曾作繞床呼

携琴扇頭次韻

湘情孔思有遺篇餘響琮琤石磵前欲和南風羞自獻
繡囊還拂舊時絃

追送李茂卿四絕

聞說故山猿鶴愁一官袞袞六年留如今勘得歸來是
[illegible][illegible]山靈到死休
白頭老姊青山弟病裡書來夢裡思總道棄官參佛去
野人心事向誰知
莫將名理視蟲魚觸手遺編盡掃除想到東喬唯宴坐
青山他日不藏書
青天一幙記臺城瀛海東來復見卿出處此身知共弊
山林終是得完名

淵明撫松橫披

三徑蕭然十畝寬賦詩舒嘯足盤桓門前五柳經秋悴
獨撫孤松共歲寒
老子元非避俗翁歸來冬嶺看孤松情知也為霜髯惜
不為秦封為宋封

丙辰冬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軒新居燈下與應
韶對局手連勝六局詩以調之

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騾往往陷泥淖中却甚為亭之幸喜也瓏與室人俱粗安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决進止俟再報也奉侍未涯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諗亭之內弟高捷南省瓏與室人欣抃無量但未得即奉觴尊丈前稱賀也進士第不知得泥金帖否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母生朝想請假暫歸為壽專使將菲儀致遥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厕賀賓之後慊媿慊媿初夏惟冀調護納福不宣

比得揚子灣手書知尊丈侵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鄉友四亭之有書見寄頗有科選不滿之意瓏已兩致書寬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意邪瓏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俟杲成行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𢡟愈今愛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候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官□縣於左右人来輙諗興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之士蘊蓄遠大一出便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出處也齊東野語煩留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尔鄉里多後来之秀想在治鑄中矣示知示知文王親家病廢小妹孤甥甚為懸念念之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樂古嘉伯

陸龍長傍赤雲飛

上巳前一日泛舟過西園口號二首

不分年光逐病中強持杯酒對東風西園春色濃如酒醉得桃花朶朶紅

城隅一水緑相連春暮誰来汎酒船可惜探花遊上客又教扶病過新年

五色菊次韻

最愛黄華小石蒼風霜揺落殿秋芳不須顏色隨時改自與春花譜洛陽

送宜興族人

水木根源繫我思短題不惜贈君詩到家試問移淮日恐有吾宗老父知

堂前松桂百年陰門外桑麻十里深父老至今論土著故家風物只臧林

江上秋風起白波晚凉踈雨洗明河遊人真是江南客拍酒船頭聽棹歌

臧林孫子吾宗秀華胄遥遥魯國来怪得前人尚王謝從来家世有人材

郊行

凌兢瘦馬踏春泥雪後郊原緑未齊一抹午烟風隔断野鷄聲在竹林西

孫志同自然亭

天作虚亭寄碧漪為君瀟洒貯清風萬間廣廈平生具想在蒼然直節中

斤斧無聲匠石閑萬竿排闥庇郎官舊家臺舘多翻覆
看汝亭亭歷歲寒

七日寶應有懷

湖雨吹風洗暮烟渚禽驚浪逗行船舊時酒伴飄零盡
莫怪春愁到客邊

古城驛

野水微茫斷岸平幾家相對掩柴荊不須候吏沙頭報
驛站懸知是古城

北風

一路輕寒二月中水南桃李不曾紅怪來河朔春光晚
吹過花時尚北風

兗州道中

楊柳春風牽路深驛東迴轉愜幽尋却嫌東下山無賴
滿目岡巒隔孔林

揚州久雨史癡家用紙作掃晴孃戲題

平明奉帚不辭勤宿靄遥看濕未分不為望郎愁雨滑
妾心元自厭行雲

淶水雪行

飛飛小雪點春煙寂寂輕寒入暮筵却怪西山明似畫
不知遠日晃晴川
獨鹿西來路更奇遠山駢首競追隨行人莫笑詩寒乞
坐擁氊裘正苦饑

入易州

萬壑風烟散不收放詩今日縱旃遊客程漫道無供給
滿眼青山入易州

容城道中

三月一日天氣佳燕南春風着面來渡頭楊柳不堪折
忽憶故園花盡開
日西汾水到容城四野天低驛路平多少春情無酒伴
只憑詩句紀王程
野戍風從畫角生遠遊心共白雲横官程可是無多暇
長傍斜陽入暮城

出新安

縣前垂柳裊烟絲相送行人出郭時昨日白溝河畔看
淡黄猶自得春遲

道中有懷

故園丘隴又清明春草離離萬里情最憶兒時隨上塚
野航炊餅過東城
蕨漿麥飯上墳時少者嬉遊老者悲三十年來杳如夢
天涯回首一悽其
春戍人歸未有書老親應恠問何如平安欵託南飛燕
說在漁陽兩月餘
京國三年定省違鄉園欲去意先飛床頭擬辦歸寧疏
要及吾翁七十歸

出雄縣南門

河隄一曲柳成行千里塵霾隔此鄉魚檣不鳴沙鳥靜
村扉半掩水風凉

任丘東

東行百里心悠哉白雲散盡青天開暄風中人晝饒睡
野田茫茫詩不來

霸州北門

軺車春盡涿南還病眼凝塵澁遠天爭似益津門外柳
暖風晴日趁三眠

村舍前杏花爛開

錦樹成團爛熳春毀垣荒舍未全貧碧雲欲合斜陽淡
最是無言更惱人

小甜次壁間韻

忙裡題詩一送春雨間風日愛晴勻他年定有方城夢
萬柳廳前閱馬人

黃村

梨花半落柳初綿客路題詩憶閬仙莫道長安春已盡
歸人猶在暮鍾前

順義院中夜坐

山城無客共胡床擬約銀蟾納晚凉老樹去天三百尺
却從平地挹清光

密雲

叢木平沙路窈冥漁陽今日記曾經隴頭流水關山月
故着邊愁入夜聽

過房山

秋光着意洗秋山碧凈千峰宛若閒不似春來多變態
斷虹殘雨片時間

察院望西山

哉二公皆偉人同處留司相與討論想益深到相望不
遠無由陪侍徒切瞻企而已近承秀夫手翰荷荷惟正
所抄本子公餘錄過望寄示以沃渴懷秋高保重不宣

答莫日良

久闊奉懷耿耿昨賢郎持手翰至傑值危疾既不克款
接又虛尊命悚悚所賴情照與不斥棄它日得請罪也
聞出整淮上戎事抹偏補敝竚俟設施胸中甲兵此特
小試也未奉接間惟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又答徐元定

別後文字想益高古切欲求看以沾膏馥既在盡卿處
傑可就得矣盡卿極愛佳製舊嘗舉誦數篇渠亦開敏
遂知公文之佳也公居山中久專意文學世故想盡絕

所忘者不獨盡卿字也呵呵

與朱楚英

前歲過家匆冗不獲與足下盡日劇談唯是此心懸念
尔不知足下尚以夙昔相待知傑此心否邪足下天資
超逸為里中後來之傑傑心善之近見送文佩詩益嘆
足下才思清拔所惜者不肯少降就古人法律爾詩文
字畫皆有典則若說不煩繩削而自合則樊宗師之外
它人恐不能也愛足下厚故為此言亮之亮之見嘉伯
元楚諸友併告之以為何如

回周千兵

小女幸託高門重承厚聘繼領華翰益諗至情兩姓之
好既諧百世之懽求固謹將帖以為壽併納扇以袪煩

立馬荒城有所思

渡水望靈山

三河一水路平分錦石清波漾碧紋赤日當空詩思渴
却從沙浦望行雲
岩巖白塔記靈山上有貧僧絕往還憶我舊遊成悵望
飯時疏筍樹林間

出薊

松門有約許躋攀六載烟霞夢寐間今日漁陽又東去
却呼亭吏問盤山

石門驛西

青山綠樹路漫漫四月春光正未殘只比江南少洲渚
行人莫作塞垣看

桃山小憩

山下幽祠借午凉野人為我置藤床官程却憶園居好
黃鳥綠陰清晝長

君子口人家

三間茆屋十弓耕了却官租任此生聞道薊門憔悴甚
麥田都屬五軍營
草縛溪橋樹掩門遺民疑是漢時存山空禾黍苦無雨
日晚牛羊知有村

寶坻道中

半日趁程百里餘扁舟黃渡復巾車鄉愁客思渾無奈
聊借青山一破除
黃渡坎西仍渡河行行官樹夕陽多客程莫怨黃昏近
明月滿空流素波

戴家閣寺晚至香河

寶坻西去路逶迤且憩僧廊避午曦晚盡柳行三十里
綺風渾似暮春吹

香河喜雨

風埃日日老青山長路詩情索寞間昨夜不成今雨好
潞西歸路洗塵顏
麥隴桑畦四月深春乾愁殺老農心厭前數馬風生鬣
枕上聞鳩雨濕林

雨中至潞縣

青郊停騎愛春濃水岍沙堤樹萬重行近潞河纔得雨
薊門山色為誰容

題極樂岩龕

老樹輪囷怪石稜鳥鳴猶在白雲層山中歲月非人世
輸與龕巖打坐僧

巖閣次壁韻

天風萬里興悠哉老鶴摩空未擬回若向龜山高處看
也應消得此中來

渡涿河見月有感

曾記長淮泛月時柁樓清咏欲眠遲無端涿鹿城邊水
牆與清光隔歲期
長河澹澹夜漫漫好月多情伴曉寒常恠李家莛上客
中秋不待五更看

老米店有感

冰一冬塞河船記得辭家已十年鮭菜燈前誰共飯
月明行店一悽然

宿天津

海霧波風夜欲殘青綾回首憶長安年年十月舟中宿
病骨于今較耐寒

青縣舟中對月懷應韶

潞河依舊向東流曾共覊郎十里舟何處不看今夜月
關山偏解憶洮州
舟穩潮平睡思新微茫烟月到天津平生不識秦川路
夢裡何由見故人

晩至滕陽

曉乘山月入滕陽毳幙氊車不受霜殘夢已醒醒復夢

高城回首日蒼涼

淮上感鴈

薊門九月半凋殘塞鴈南飛歲始寒清影幾群淮水上
教人回首憶長安
連翩南去掠孑舟淮水空明楚澤幽底事欲栖還不定
稻粱應有網羅愁

漂母祠

層城百雉洞門開城下淮流去不回欲問王孫釣遊處
更無漂母水邊來

安山嶺上

絕頂超超十里平白雲晴傍筍輿生移書寄與瑯邪客
不似龍蟠澗底行

瑞巖山次元章韻

浮江一葦復東還誰滯行人汴泗間明月長安晴陌上
相逢說是瑞巖山

泗亭清明

京陌音塵故國情心旌長觸夢魂醒杏花楊柳紛紛雨
惆悵清明在泗亭

魚臺道中郊行

曉碧翻光雨點餘岸花膝柳接村居春郊處處皆堪畫
只有閑愁畫不如

棘城桃花

春風無力繫歸驂千樹桃花午正酣一片詩情渾欲住
碻磝山北棘城南

舊縣驛前人家

桃花掩映野人家住久依山老屋斜怪得只從墻外看
行人車蓋滿風沙

野寺槐樹盤覆庭中甚可愛在清源驛路中

嘉樹憐渠託野僧危枝攙入白雲層綠陰清晝長廊簟
借問詩人到也曾

淮堰

秋風淅淅動簾旌淮堰還稽半日程鄉思轉多眠不得
海潮催得月東生

儀真往六合道中口號

出郭縈紆十里輅斷橋人立候春潮江南山色曾相識
擬有飛雲隔水招

野水荒陂寂歴春江天春色著遊人山家住久誰為伴
獨有危巢老鶴隣

題華文光蘭軸

九畹青青獨採時美人含思欲貽誰莫言歳晏山中寂
紲馬春風似有期

附廷章次韻

楚水湘雲日暮時無言騁望却思誰靈氛久結幽人珮
欲謁東皇恐後期

梶寺中折桃一枝

遊塵不着露桃新古寺頹垣自晩春折得一枝車上看
也分春色與行人

東平道中楊柳下有感

沙堤官柳緑連空妬舞貪眠白日中忘却去年河水上
朧風殘葉盡書蟲

是日晩風定

石尤風定海天空烟水濛濛片月中秋晩淮南春薊北
笑人行跡似飛鴻

寄書

倚風衫袖薄寒輕楊柳橋低水暗生北海寄書南海去
中年離別若為情

新昌何中丞榮山菴卷

新槙[illegible]高盤冊碧峰巒四面攢　聖代文章先世
[illegible]碑千字與人看
千古玄堂一夕開白楊蒼檜總新栽夜深聽得山靈語
[illegible]白尚書上塚来
[illegible]麥園開天姥歌名山占盡宗僧何能今舊刹為新塚
更覺　君恩此處多
冬青樹老杜鵑啼高盖西来接會稽莫問宋陵何處是
故宮今已作招提

清凉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叵節延明二

春山洗凈雨初晴山下人家半繞城我是行人還送客
江花江草若為情
碧水冊山事事幽臺城無處不堪遊怪君不待離筵散
欲渡春江第一舟
野墅風高酒力殘江空春淺帯餘寒藍輿十里灣環路
贏得青山隔水看

詩答潔夫弟

池塘春草夜来生小謝裁詩寄　帝城莫訝開緘鄉思
劇客邊今日正清明
何處寛鄉可卜居買田他日住柴墟香秔飯熟村醪美
黄髮相堪莫願餘
今日音塵懸薊北往年雲樹隔江東與君一世為兄弟
強半光陰已落空
當年家食歎無餘耕讀相期老共居誰道有官兄勝弟
奉親教子樂誰知

夏太常墨竹

湘雨秋生萬壑哀老卿槃礴為誰開南山霽色知何在
不見喈喈綵鳳来

何處淇園寄此生開圖悕淡壯心驚它年得住篔簹谷
忘却江南訪墨卿

同王竹堂出通濟門入長干里

繞郭穿林六里程筍輿真在畫中行春風似慰遊人意
時送春鳩喚雨聲
水際烟霏澹欲開近城山路愛縈迴王猷此地多佳興
隨處人家看竹来

數日杏花爛開原善有三月無花之句戲題奉
柬

一宵風雨兢芳辰觸眼江山歲事新城裡杏花開欲盡
野亭三月未曾春

次東之奉評子仁

長安旅食一春徂狗監人亡賦客孤他日滿城傳好句
却来爭問出關無

十月十二日至張灣因憶戊午歲憂去正是日
也

往年今日別京師五載重来似有期傷心秖是行人換
水色風聲如舊時

柴墟文集卷之五

序文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菴王公致政歸關中今十有五
年矣海內之士想其風采誦其言說詢其起居之狀如
裴晋公之在東都司馬温公之在西洛以為世之輕重
焉　今上皇帝初即祚既上　尊號於　兩宮爰下優
老之詔凡大臣致仕年及九十者降　璽書遣使者賜
繒幣酒餼存問於家于是公年九十矣乃命禮官如
詔舉行儀文繁縟　寵靈煥赫實　昭代之盛典也公
既拜賜于家亟遣其子詰　闕陳謝具手疏政事之未
行者以獻於乎休哉　上之待公公之報　上可以追

配古昔而無忝矣承平百年来斯典也僅兩見之昔魏
文靖公歸老蕭山鄉及百歲　先朝嘗遣使問勞之公
與魏公名位德誼雖不甚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公或
非魏公所及也因憶公弘治之初柄政銓府陽德方亨
羣賢彙征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
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
豐芑數世之培埴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
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
忠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咏而不能已　今天子訪落
之初優老之詔首及於公吏民謳讀皆謂　覃恩宇內
槩及老者耳及禮官按籍求之公之外九十者無人焉
乃知特為公發也則其　眷顧屬望之念已先定於淵

哉矣如或起公於家而授以大政公能幡然而来又豈不引其善類以復成正德之治乎夫世之治也常於其君子敦龐碩大壽考遐久占之公春秋高矣著書玩易閉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健強無恙宛如五六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巋然以存為天下之大老安知上天之無意乎或以為公謝事家食久矣使其一旦復起亦焉能遽知天下之善類而舉之夫公善類之宗也公復起則天下之善類亦將作而從之矣矧公雅意當世安知天下之善類今不歷歷在其胸臆乎適光祿卿王佐太常少卿孫交喬宇楊旦皆舊天官屬樂公之德壽而被　休命也相與誘嚾以詞嚾游宦兩都亦嘗出入公門下又忝厠諸君後故不敢讓而寫祝願之意如左云

送喬希大代祀西行序

上即大寶之元年太常喬君希大代祀西出嚾次其道路所經自京師而西由今之恒山道井陘至太原遂出鴈門過雲朔循山而南涉汾逶迤涉滎河抵蒲坂東望太行之脊歷猗氏諸縣咨與參井之野抵皋落氏而憩焉希大晉產也從其先大夫少保京師及官省寺僅兩至其鄉晉之四封計足跡所及蓋一隅爾乃今將　嚴命秩羣祀駕軺乘傳獲徧遊焉壯哉茲遊全晉恢乎其胸中矣夫士之好遊豈直役景物觸山川而已哉博其見聞廣其志意抑有取於是焉耳今即希大所之者言之覽虞唐之故都想其君臣之盛憂深思遠遺風尚有存者則慨然于千載之上徘徊故絳之封晉之卿士各鬪戰爭馳騁一時者何其多哉則論其世以考其伯業之盛衰過首陽而軾焉孤竹二子之高蹈誰其嗣之西河絳上殆聞風而興起者乎循長城臨廣野[illegible][illegible]之曰句注之塞虜歲盜吾陲而入何邪則太息發憤思援戈以逐之而折其驕其衣冠大族文史世家汾之薛[illegible]之鄉聞喜之裴近代如陵川之郝遺山之元過其里訪其子孫則憮然于懷脂車策馬思與並驟而齊驅若是乎遊非吾希大其孰能之予與希大同舉進士同官也久觀游觴咏恒與之俱曩在海陵嘗夢希大被　温詔出使燕晉間車騎甚都尋以書報之至是乃驗豈非神交邪惜嚾之陋且羈於官不能結駟與之俱西也希大學廣才贍有兼人之資不出國門且十七年其胸中磈磊砢礫者顧無以盡發他日直追太史公之遊乃其夙志茲蓋發軔也予姑序以趣其行

贈林待用序

予友林君待用自刑部員外郎拜雲南按察副使待用往以論事黜倅姚州尋復官南都今　上嗣極之初凡海內忠藎耆碩之士悉召用之屬以政事至是近臣有以待用姓名聞者遷拜今官中外人士歎然曰待用材行稱天下茲當賞諸崇重清切之地褫其忠勤究其設為乃厭天下之望曷為從之西南萬里之外屈賢滯能寘非所以處待用也嚾聞之曰不然古之大臣蓄材以維國也不盡出其所長使天下常懷不滿之望待用有

重名於時無慮乎其不遠至也是故擇是官而任之篤
其材躋其譽望游起而用之將惟其遠且重者是託豈
故遷之將以償公義焉耳而遂已於是耶況雲南壤晝
錯蠻夷閒待用風聲所涖足以彈壓其悍彊聳震其裡
聽張　國勢而平民俗吾知其必賢於人也遂矣繇是
觀之益以優待用爾豈故屈抑之哉懽既以是語人因
竊有所感焉夫人臣之事上忠信修潔非以要知也特
不獲乎上則易奪於讒諂嬖幸之流將無以成其功而
致其志待用謇直自將　先皇帝既納其忠今　上褒
揚先朝之德烈又復加命是官滋寵異之風告有位仰
惟　二聖優忠賞諫之明振古鮮或之逌嗟我臣工際
茲休嘉罔敢不奔走率職敬承　天休矧待用孤危之

跡特被　簡知覆燾之私夐絕臣下則其所以報　上
之施者當何如哉待用行同年諸君子宴餞之既誠懽
為序懽厚待用愛善久矣然待用天下士也顧懽何人
猥託諸友而是規焉抑聞之居盛名者恒不自用則待
用於懽之言蓋亦有所擇也夫

贈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考績序

兵與刑皆政之大者國脉之短長民數之登耗寔繫諸
此兵或不得已而應之然古之聖人推其仁心有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至於刑之不得其平夫何諉哉
則吾典獄者不得其人也三代以降漢唐盛時史稱其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雖文帝太宗為之君然棫棘之下
廷陛之間如張釋之于定國戴胄徐有功之流守法持
議不阿不撓以輔其君之不逮典獄者得其人其效蓋
可睹已　高皇帝得天下於亂國之餘稍用重典泯一
後即頒詰律定刑具法司奏當也必廣參聽躬裁決
致其謹焉勸懲之典風動四方國祚靈長迄于今賴之
邇者中人瑾盜國柄始斷仁恩尚嚴刻自　京師以至
郡國屢起大獄根連株蔓幾至大亂天盈其罪尋亦誅
滅南京刑部凡留都大小之獄萃焉尚書視　京師職
專而任切勢遠而望隆常難其選不輕授人東吳劉公
由兵部侍郎簡拔而來以經術飾吏事以法令濟官守
所謂威與富者一切不得屈誘其閒郎吏率職三年政
成南京獄刑號為平矣懽舊與公同僚見其涖官勤明
廉直其議論行誼得諸吳中往哲為多經世之務謀國

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牒之外第以嘗佐憲院長理寺故
以是官歸之然公之緼蓄豈一法曹所能盡也公以御
史巡閩省時有誣人致死者獄已成矣公廉其寃而釋
之巡廣時土人豪於鄉者以私憾輒誣人為盜民病之
公訊置於法其害乃息又有繫小兒將腐刑以進者公
曰彼無罪乃絕其世況即死者什六七邪悉縱遣之及
以都御史巡撫川蜀中貴人行多恬縱公屢以法抑之
嘿不得發思有以甚之初蜀江險歲善覆舟父老力請
復之公具奏不報公以去蜀御史璟欲樹己功再奏之
盜國者曰此已寢矣迺遠　詔復請何邪中貴人閒使
人譖曰此議自劉某始因撼以它語遂并逮公下　詔
獄異瘐死之公連章籲訴竟直其誣此公慎刑奉職

之章聞者昔蘇公敬獄周公使太史書其事以為後世司獄之式公之事應譬而予非史也會少秋官郭公廷章覽其屬徵嶸言以為贈嶸厚公交游久爰以所聞見者繫書之它日或可備史氏之遺闕也

送蔡介夫南還序

閩進士蔡君介夫試政天官之三月以疾告歸同事者七人難其去爭為歌詩識其別而以序諉於嶸自顧鄙劣曷足以知介夫又懼厚諸公所以命嶸始貢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内儒宗不肯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於古人嘖嘖加賞嘆不釋口嶸既雅聞介夫矣及聞公言益用勤鄉慕不能忘既而禮部放榜嶸與焉閱之喜有介夫名益又自幸曰今而後庶幾得附介夫傚其所為以成予德也逮奉　恩命賜進士第任以事予與介夫俱得在天官曹乃始獲與介夫定交焉介夫氣清而色和外朗而内辨始即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心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優乎其相忘於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汙隆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義理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到聞之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挈然有所得嶸於是益服丘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嗟夫朋友道喪久矣古之人有齟齬一世而尚友千載者當其時豈無其人乎哉顧秦越之殊方出處之異致而彼此之不相值或一幸而遇焉則又名實之乖刺氣味之參差不齊往往不如其所聞知則亦收之於前而却之於後成合於始而破敗於其終也已由是觀之信乎取友之難也嶸與介夫幸生同時學同業志同方見錄於有司同試政於天官曹又同方將依之畀粗有所進而終身焉是賴今介夫一旦乃以病去則予之欲倚於介夫者顧將何託焉乃知古人所憾者果不可謂之無而世之賢豪君子不可得而必與處雖與處亦不可得而必久者皆為不幸也雖然君子之取友或論於一世或講於一室或交於千里之外或感發於數千百年之下而有獲於數千百年之上如古之人皆可指數豈必在於一聚散久不久之間哉同其趨而益善其學堅其約而不背其所以為是雖絕數千里之遠不得朝夕繼見

抑何害其為吾友也況夫有德者必得其位脩於人者未嘗不獲乎天介夫之疾當起於旦暮去非遠且復來又何憂乎久別邪行當復相聚矣第懼予何以為俟而再見吾介夫邪是為序

贈參議毛君貞甫序

今年夏山東參議毛君貞甫以計餉詣　京師貞甫向以給事中銜　命使兩廣使旋於道擢今官諸嘗與同僚者聞其來皆曰凡自諫垣以出者餞有宴贈有言獨貞甫拜　命傳舍不果今茲來也盍行之乃相與張[illegible]於其邸宴既則又言曰孰宜贈吾貞甫以言邪於是[illegible]引之張時行謂嶸雅知貞甫者乃來屬予言嶸與貞甫同家于南同出入塲屋復同官　南京知之可謂稔且

久矣竊自意嚾之知貞甫者雖貞甫或未之知也初嚾居鄉校時即慕今辣齋王公讀其奏疏危言壯色想見其為人後得見公於江東英姿雄辯慨然有當世之念稱所慕焉既又得見范齋李公公高介尚節義博雅好古折行輩接後進之士嚾亦與焉貞甫來南京輙日游兩公間與之上下其議論嚾悚然私異之久之詢其然蓋貞甫自舉子時則已為王公所重館之為子弟師李公吳中前輩不汎許可特以遠大期貞甫處之若平交然兩公當世之偉人非阿其所好者嚾知貞甫者以此竊意貞甫亦未必之知也夫士之崛起而特立固不盡籍於師友鄉閭之益然抱崛起之才持特立之操使復有所資藉焉敵化而速成要亦不為無助第不能茍焉

而台也貞甫莅官銳於職業屢論列政事得失人頗危之尋移疾以去弘治庚申 天子亟於求治思用故司諫者復召起之置諸近列屬有邊遽貞甫再上書論便宜及邊將所以不用命者語益切直無何以使出及被山東符貞甫嘆曰吾所得已逾涯可以休矣復以疾力請致仕執政者慰留之踰年乃抵任予觀今之仕者挈挈計歲月論階資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貞甫官中外去就容與若視為長物其賢於人遠矣傳有之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貞甫者非其人邪或者謂貞甫給事 禁中方以材諝襮聞于時稍頃可以都通顯躋崇近顧乃驟出之外以拂其心斯引疾而去也於戲貞甫豈若是哉給事中職于言者也繩愆遺愆利病褒賢不肖觸人主喜怒側目者權貴人皆所不能免者故視其省闥恒若逆旅然朝可就而夕可去也幸 今天子納諫獎善未嘗斥逐一言者脫有之貞甫視放流顛逭之境亦宜坦途然爾又豈憾於外內哉況參議一省官尊而秩厚職專而望重又得觀省於齊魯海岱之間以愜其願邪夫貞甫昔者論天下之事規模條畫蓋已悉備若欽其圖回天下者措之一方秪出其緒餘爾嚾抑何以贈為貞甫行哉嚾固知君者思以解或人之論可也

送太僕少卿李公敘

唐長慶中孔戣以左丞請老韓吏部愈狀其賢聞諸朝謂天子當留老成人自助不宜茍順其求殷勤感激累

數百言當時戣年七十且三矣使退之為宰相得天子相唯諾豈遂聽其去邪古今人未嘗不相及蓋有為戣者矣而退之者邈未有以聞何邪弘治四年秋太僕少卿李公諱 闕上 壽年才六十遂以致仕請吏部緣其奏也許之卿大夫士莫不嘖嘖咨歎高公之行且傷今之人無以處公也夫士之亟以自見者功業聲光而已耳然皆可儻致而苟獲惟其所謂品與望則不可概得焉此非一人之私也公游宦三十年海內之人讀其文章靡然以服即其言與貌羣然以趨其所嗜好為之耴拾其論人賢不肖為之重輕其官於內暨外也又為之愉且戚此豈可以襲取哉品與望之所屬也蓋公少居太學即有聲譽人嘗欲致為子弟師公直辭卻之及

遷中書舍人供奉 内殿有 詔寫浮屠書公辭非晝
職且疏時所當弛張者以言左右有甚公者譖而笞之
罷其 殿直凡此皆他人席以取卿相之地公之自守
何如哉既益無所合迺分司留南京久之稍遷至今官
視事甫兩月遽又以去此天下所以益觖望也蓋才之
難久矣今有一人焉其賢聞於衆矣及其去也則曰是
奚足惜哉吾將求賢者以繼之嗟乎持是說以待庸衆
人可也果賢也又豈可多得哉今 國家間暇在位者
以守章程習文書稱其職業固不盡誒揭然材者也若
公者使得其位則倡古道以正士俗課其功積孰與之
當哉公篤好古文章深雅善篆扎篆隸尤勁其尺牘造
次皆可傳然皆公餘事也於乎後之人得其為人於文

墨之外者將病今之不究其用而追慨焉蓋亦非予一
人之私也公茲還吳中南京人士咸賦詩送之嚾僣敘
諸首

贈少叅吳君之官廣西敘

予官南京喜從名人魁士游于時萃仕於斯者閩中得
陳時安林長深林待用吳守愚數人焉皆文行兼備彬
彬君子也南京山水壯麗又多高臺故苑平遠蹊曠宴
游賦咏眺覽之地故暇則輒從諸君子欣然以游蓋當
聖明御極寓內無事留司職務既簡而朋游復意氣相
得方其羣嬉駢集蓋忘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無何長
深宦光出尋以親老辭雲南僉憲得教授常州明年待
用時安繼出為雲南廣西按察副使至今年守愚復擢

廣之叅議於是閩人之游好者出無幾矣夫古之君子
尚友天下之士博且徧矣至要其平生所善愛者則亦
不數人豈非以知己者之難哉昔歐陽永叔與尹思魯
梅聖俞謝希深游謂洛陽東西之衙賓僚之盛後可繼
也去後十餘年追思曩時之游有邈不可得之嘆此予
於守愚之別益嘆賢豪君子聚合之難而交游知己之
果不可汎得也守愚材質銳徤文辭筆扎楚楚膽逸咏
歌諧謔獨不作閩語自其明經取進士時年未三十拜
南京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今官朱衣金鋳隱然
當方面之重年猶未四十是皆時輩所難及予獨有為
守愚喜者夫文學政事君子未嘗岐而二之孔門四科
之列特各枚舉所重者爾不然顏閔之流他顧有不足

邪近世遂以政事屬諸吏文學屬諸儒謂其截然有不
相入此豈覈到之論哉守愚雅擅文學往以餙政事宣
風䡾化施及蠻夷一洗俗儒譾吏之陋乃所優為者顧
不可喜歟冬官諸僚友託予叙以贈予既重守愚別遂
罄意所言然羣僚之意蓋不殊此他日守愚政成而來
吾輩復有留於斯者乎尚當嗣為疇昔之游也

贈太守何公陞任貴州左叅政序

官人之法莫善於久任不徙莫不善於數易無常也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有虞所以計羣吏之治核庚績
之成者其法詳盡可以憲章百世矣漢魏以降代自為
制漢興去古未遠居官者猶有十年不調三世為郎或
長子孫以官為氏者其貴久任蓋如此暨我 國朝考

續之法追紹有虞然洪武永樂之際齊省寺列郡邑宰
漏聲實相副者則　賜璽書增俸秩以慰留之務在得
人久其任而不易歲月非所計也漢元成以後長吏數
易王嘉言於朝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
也維揚之守頃遼陽王公甫再踰歲以致仕去番陽鄧
公代之未踰歲副憲廣西而去今閩中何公代之又未
踰歲參政貴州而去凡三閱歲而三易守焉夫揚大郡
也太守尊官也方其慎簡於初疇咨於衆以為宜厥任
矣既宜之矣曷為不久其任哉漢相之言識治體者當
瞿然而思悚然而悟矣何公初以進士授行人滿三載

考於吏部巏時備員考功諗其賢書其考曰奉使克勵
其操居官尤篤於學大冢宰亟以稱許之久之陞南京
戶部員外郎歷郎中擢湖州知府進浙江左參政績效
益著聲問益起巏聞之竊喜且媿昔者知之不盡也會
中人璫用事誣以罪編管自在州無何璫敗起知揚州
至是迺復前官將轅貳守于公書來屬巏為贈且曰公
之先自其大父給事中以宦學起家至公之父諸父及
諸昆弟皆以明經發解奕世儒官而公之兩弟繼先遂
擢知崖州繼同擢知膠州稱人之善必本諸父兄敢併
以請巏嘗慕嘆閩中舊家大族人才之盛若公家學之
源淵世科之輝赫宦胄之蟬聯埒之它族尤鮮之及公
之賢固有所自而謭陋如巏者固宜未能盡知也第惜
公之涖揚也有蘊於中者未盡施有敷於下者未盡洽
巏嘗與聞考績幽明之說而借留之未能也持久任之
說以告焉然世方喜進趨倖超躐聞予言將不以為迂
則以為惑矣夫惟有志之士超然以世道為計者或者
以予言為然也若公者茲世之賢者也顧不然予言也
乎是為贈

送吳中立知揚州序

國朝置天下為十有三司司各控其府南北之府獨直
隸兩京大形勢也其選守也常重其守也常難其守之
賢或不賢也毀譽常易被揚州府隸南京負淮瞰江東
際於海吳楚之交截然一都會也其選守也尤重府率
三州七縣民事既紛不可理加之部傳將迎之勤供億

誅求之苦魚鹽商旅之雜皆萃於府聽於守爲其守也
尤難地直要衝多四方遊談豪辯之士嚮　朝命使四
方者又日夜交馳勞出不絕其賢否毀譽尤易被自非
才識精敏知大體有行望者固克勝此發　國迄今守
揚者奚翅數十人前之賢者巏未及知也求之近世治
行卓異民思不怠則今三原王公為稱首公後歷臺省
握戎政勳名顯大照映當世究其注心勵行已昉於為
守時矣繼之者鮮或及焉嗟夫是豈其士風民俗驟殊
於前日也哉特所以為守者有不同焉爾　上在位久
今年春當黜陟之期特　勅銓曹察外有司賢不賢者
進退之整齊吏治興起太平于時揚州闕守吳君中立
被大臣薦往蒞其任中立世家臨川自進士歷官南京

郎中十年矣其為人也志剛而氣和識敏而行潔
之士皆謂是官非中立不可異時追紹王公者其切
望於斯人矣乎嚾既喜揚人得君矣且竊為君喜焉昔
人謂爭功之成由時勢之易揚州古稱樂土近年始失
德觀民望賢守殆饑渴然中立蓄所有甚富際此敝凋
之餘同僚留者又多君子相與協恭沛發嘉猷一蘇疲
民吾見其守無難而聲問易流也嚾不自揆嘗欲傳王
公政績為二千石楷法未就也俟他日吳君政之成也
並傳其事以告揚人於不忘焉揚之人官南都者刑部
郎中孫蕃都察院都事戴璋吏部司務黃用戶部郎中
胥政相率為酒肴餞之既屬嚾為叙

贈吏部尚書陳公致仕歸閩中叙 代作

國朝以禮待臣下中外之臣皆以年七十致仕南京吏
部尚書陳公前期三年既以疏馳請 上不允諭留之
踰年又請曰臣貪冒恩私宜去久矣今老且病非敢欺
也 上重違其意特降 璽書遷 太子少保俾驛致
于家命有司月繼廩粟歲給與皁以終其身焉搢紳士
夫交口相歎曰 朝廷以禮使臣之意於是焉至而公
之行能又足以當茲 天子 寵命可謂兩得也已公
閩人也自登科筮仕迄今數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
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奮才
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比稱誦於公究公
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修鎮至
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

[illegible]人宜及於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某嘗竊
古之人所謂大臣者非但以其才謂功烈邁出乎
等夷而然也蓋居其位有所恢張者可以名之曰才兼
其時有所樹立者可以名之曰功惟其兼乎才與功而
又備乎絕出才與功之上者乃所不可及然閱百千萬
人之衆歷數千百年之久如是者蓋不多見百年以來
而公乃獲兼而有之然遭 列聖垂衣裳治天下之時
較才度功擬諸古之大臣事業炳赫照人耳目者固不
敢以後先論若夫歸然老成風流篤厚使天下陰受和
平安靜之福則公可以追配往昔而不自歉也雖然所
慶不問故也使易其地公豈缺才與功者哉然豐于此
而約于彼焉孰有孰無必有能辯之者今歸其鄉也追
惟夙昔立 朝行己灝然既無毫髮不慊於心而又獨
受 天子之深知殊恩異數娛其老而佚於家焉浩浩
乎心與天游年與德茂為樂殆不可量也異時 天子
行憲老納言之禮起公於家皤然在廷羽儀邦國又將
推其所獨樂者與人共之其可必也審矣某既羡公歸
之榮也而又惜其所蘊有未盡施至庶幾其異日之復
將柄用也於其去備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趙君韻完出判吉安序

今年春南京刑部郎中趙君韻完以事出倅吉安于時
[illegible]南京事唐王潤率其郡士大夫盛餞江東門外酒半
有惜韻完者顧而言曰君任法官十餘年持平讞明聲
稱籍甚凡今科第官資與君相埒者皆聯翩歘起雄藩

壯郡逶迤相望君獨不以罪左遷是官可謂不平矣又有參語者曰不然吉安民俗健訟訟輒達䕫不可解大臣知君才且賢緣此輟君以往耳自　今上即位踰發[illegible]所逐遐遠踈棄之人皆一旦湔洗之寘諸顯列矣況[illegible]去不以罪豈久滯者哉夫晦於前者每彰於後而此之居者未必不為彼之伸物理蓋然也君行且召用又何患焉語既蘭完拱而言曰爵祿名器非人臣所得私也凡吾臣子奔走外內輸忠宣藎得以薄就功名以自見者皆　君上之賜也矧予待罪郎署久　上不以其[illegible]狀乖罷黜之乃今復畀以善地繼廩祿焉　德至渥[illegible]予敢不惟命是聽惟益慎厥職而圖厥終是力又惡[illegible]決擇內外寘所戚於間哉衆客怵然異其言於是益知蘭完處得失進退之會恢乎其有餘而世俗拘攣之見蓋不足以語蘭完矣蘭完其先開封之祥符元時有為雲南中慶路儒學提舉者遂家焉大父誠仕當求樂宣德間歷四劇縣皆有聲至蘭完迺第進士歷今官其學問履歷之美所從來蓋遠矣蘭完今判吉安其守則顧君天錫也天錫往以刑官不阿所職出倅永州二君出處既同道誼斯合盡諾可否相濟以成吾見吉人蒙其休澤也會王潤請予序遂次第其語以為贈云

贈考功管君出守惠州詩序

南京去　京師既遠凡百司庶府之臧否皆考功課其殿最諮于吏部以　聞其責任蓋重矣吏部每難其選必得朗大脩潔之士方稱斯任前輩如余君可才戴君景元劉君文綱皆以才行譽望襮於一時至今稱考功者人曰三君三君云文綱之後管君升逵自驗封主事寔繼之升逵識敏志大自兒稚時居官行已之暑已得諸父師聞見之餘及蒞是官優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才譽赫然遂與三君相望於上下考功之官由茲益重矣升逵今歲擢守惠州人率謂其居考功久不宜復畀以郡夫君子之仕所以行志也方今分曹列職得以近名施澤遂其疇昔之願者孰有如郡守者乎都數百里之地欣戚係其慘舒觀感視其嚬咲可謂寵且重矣此固吾升逵之夙志也況惠州乃眉山蘇公所嘗宦游州在楚越之南名人偉士不憚岨遠而往者以蘇公為之先也然蘇公以別乘謫居升逵則當　聖之世握符垂組連十數城而守之視蘇公之遭遇蓋又過焉由是言之在升逵無不宜者夫升逵官考功其聲光既有以埒於先輩而出也又得以愜其志蘊以追前賢之宦跡蓋無慊然矣第愧㠁之不敏迺今承乏而繼茲官焉仰觀數君子之盛美懍懍乎難其繼也升逵於㠁有數年之好今別也當有以教之贈惠州詩共一帙㠁直寫意所欲者為叙諸首

贈宋僉憲之官詩叙

予取友於天下得魁磊博雅之士數十人皆㠁之所師資賢焉者不但朋焉而已南京刑部多君子他人之賢者予未嘗不扳而與之游若宋君惟寅則今交游中與予最故者惟寅當成化丁酉舉　京闈鄉試第一人時

彭侍講敷五鄭洗馬瑤夫知貢舉二公碩學清望聞天下鑒賞之際拔吾惟寅稠人之上程其文章流布邦國予時未識惟寅以其主司之賢知吾惟寅必傑然一時者也後予官南京聞林待用氏亟與之還往遂因待用往納交焉待用性明銳表裏洞豁惟寅沖雅廉靖東君子之操二人者德相濟而業相規非苟合者也嗟夫朋友之道喪已久矣豈世俗諛佞苟合之謂哉考德問業相觀而善偕躋乎君子之域古之道也予無似迺雙託交於待用惟寅之間二君者直以其向慕之勤不即加棄之故嘗聞其言論以啓予之顓蒙閱其行誼以勵予之不逮顧方資之以稍進而二君者又皆以才譽燦為時所顯庸則巏之私有不獲盡遂者矣余固為天下得人喜亦豈能無少憾於中耶惟寅今僉憲事山東同官諸君子相率賦詩贈之題其卷曰海嶽清風而以叙屬巏巏觀諸君子之篇什既樂惟寅遷是官矣而又眷戀其去若不可一朝舍者蓋惟寅之賢孚於人人久矣不獨巏一人之私也他日惟寅登泰山遂東游海上迓而觀諸鄒魯汶泗之郊輶車所臨清風載道則江東故人之思亦未必不形諸罔覽之間也

贈胡公少參之陝詩叙

今茲冬禮部郎中胡公伯堅擢參議陝省公薄於程期方隆寒遂僃車以西廣陵人宦寓於京師者咸惜公去迺釀飲於巏之舍以餞之觴一再行客有言者曰公自為諸生時以文章才氣負當世之志部使者至謄其院試之文傳郡邑為學者楷式聲名赫然動[illegible]然七入場屋乃始發解當是時人固惜之及公登進士第[illegible][illegible]曹佐主客長膳部凡　國家　朝賀封冊[illegible]貢[illegible]之六與公皆涖之循故實傳經義明練恭慎將事不忒者蓋十有餘年同時輩流與公科第相埒官秩相比[illegible]多[illegible]躐常選躋膴仕以出而公以不事表襮不貫[illegible]乃今以日月資級遷是官焉夫參議[illegible]省承流宣化當藩垣屏翰之寄亦何負於公哉顧等而視之論年而較德程材而量功在公若有不慊焉尔以是故人尤惜之語既巏因謂客曰禀於天而不可趨避者命也制[illegible]時而不可前却者勢也是二者聖與賢無如之何也[illegible]人心是非之正好惡之公則非時與勢所能易也故古之怙勢乘時援取寵利之徒幸而得之未嘗不侈然自視盛志意以驕閭巷及時異事殊向之奔馳以得之者適足為人所嘗議此守道徇義之士所以寧樂於此而不羨於彼也由是論之則公之茲行乃所宜賀又惡用惜其不慊也哉況陝之為地被山帶河西北控諸番夷在今天下為雄藩要鎮士之慷慨立功名者皆思掉鞅結騎遊其間公挾其才莅其事它日乘事幾之會得宣才猷建勳伐以究其所施使海內之人聞其姓名以驚挹其風聲以服則今日為公惜者又安知不轉為公賀哉於是客皆以巏言為然各賦詩以祝贈之以[illegible]與公同升閒視巏為晚輩故又屬為叙乃次第前[illegible]以復於公併為叙云

贈黄時用詩序

時用嘗有聲場屋間癸卯歳傭車抵京師嚾俱焉益聞其[illegible]論明年時用顧其年已壮不樂與少年歳衆進士乃以例謁選得吏部司務來南京又明年嚾以考功郎[illegible]來遂為同官留都吏部寔旣簡司務職在散地時用少學春秋志論嚴正負其才具簿書管籥外念無以發乃日與才傑之士游下上其議論凡古今人學識之正邪人品事功之崇卑心術之險夷天下事所以壞與與今之士所當取捨違嚮者吃吃不離口其言炳厲峻直足以作懦夫小人罷惰不振之氣聞者多背訕之時用竟不變曰吾道固知是也嗚呼士溺於習久矣時用志其官之卑蚤夜磨濯以強其職業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今　天子方廸海内譽直修偉之士以恢太平儻有以時用生平聞者必將當其才而易之官矣豈久淹於是耶時用官三年上計詣　闕下行將有所遇也贈詩共若干篇嚾與時用俱廣陵人故為叙

贈鄧君貢甫還南京户部詩叙

鄧君貢甫初官南京户部主事掌黄籍涖玄武湖勤明廉清吏民莫能欺人固儗為才大夫也及勘城南牧地毅然不為勢家屈挈而還諸官由是聲譽藉甚嚾時備員考功會貢甫考績輒書其考曰明慎以司版圖清約以勵官守尚書毘陵王公慎許可視牘欣然曰吾雅知其賢非溢美也及嚾調官比上踰數年與貢甫胥會於京師叩其學益博志益堅其經世庇民之畧張施次第益浩乎不可測嚾於是益愧向者納交之疎而貢甫懷奇韞美不表襮以求聞則尤不可及也弘治己未貢甫以員外郎來監揚之鈔關揚四方之都會舟車之衝財賦之藪也貢甫至則剗宿弊礪横征抑豪強通商旅不數月而政成廢滞具舉名實交孚蓋其所負者大此特其緒餘焉而民已被其不貲之惠矣夫士之仕也患志之不恒守之不力故或忠於始而怠其終或謹於細而忽其大或修於顯而縊於微甚可懼也貢甫入官十數年其操履執度不異寒素要之竟不變也可知已豈非特立士哉貢甫廣之東莞人先世在宋元時官總管守其土地人門稱於嶺南大父組以儒起家令靈川縣及貢甫遂以文學舉進士卒業於深菴丘公之門所得益邃公以遠到期之蓋其家世源流之盛師友問學之懿從來遠矣宜其卓然有立也居揚朞年代者至茲還郎曹揚之人士及寓游於揚者詠歎其德相率賦詩奉送之圖其中以志攀戀之意既成軸以叙徵諸嚾嚾於貢甫十年之雅且揚人也遂不辭猥叙於上方貢甫它日列方岳躋巖廊尚有以慰揚人之思則非嚾言所能盡也

贈曾舜善冠帶還莆序

古之為民者四貨殖者蓋商之流王政所不可無也然君子每慎與其人者豈槩以其逐末故歟世固有商名而士行者古之豪傑不羇之士亦有困於無聊隱忍自[illegible][illegible]於賈㯿販脂之間者然負其才能卒有以樹立以

自棄見於世而不竟與其倫輩伍焉君是者君子亦豈
[illegible]而[illegible]棄之哉曾君舜善莆之涵江人也予不識舜善
而得其為人於翁君守洪守洪今太常陳公婿也公以
遜德宿學負天下之望其得婿必佳矣守洪以大臣子
修謹好學居公之甥館其取友必端矣舜善商也得還
往其翁婿之間其必有所取矣守洪來語予曰舜善名
家子少讀書志氣偉然性雅好游覽嘗挾其貲出入嶺
海間數年致多財會縣官募民入貲錫以章服君遂慨
然應之遂拜散官今年秋來游金陵仰觀　宮闕之宏
壯與城池之高深退見都邑人物之雅且秀浩然歎曰
樂哉遊使吾自閟於家又何以獲是偉觀也哉既而念
其母孺人將歸而省之予閩人之仕於此者皆愛其為

人而重與之別顏子言以為贈予觀世之人修廢舉之
術行于四方指畫心計乾沒於利特拔於其中者幾何
人哉舜善出所有以助縣官不足非隱而不忘世者乎
身乎外乃心罔不在親側非游而不遺親者乎由是觀
之蓋亦賢而隱於商者也予閩莆田為全閩人物淵藪
其仕於中外相望後先者予幸見聞之矣至於大山長
谷之中託跡於畊築釣卜[illegible]飲水詠歌先王之道以
自樂焉者未必無其人也舜善歸矣為我訪焉他日復
遊于斯其歷數以告我也

送吳禹疇序

車駕自臨[illegible]于今幾六十年仕於內者職親勢近取名
聲陟崇顯為地益便留都官視外官雖稍重凡今內外
大官秩至三四百石者掄擬輒不此及望輕勢奪積漸
與外官等　陛下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患天下吏
情政罔有成績特破故例不問外內惟賢暨能游授以
位于時南京刑部郎中吳君禹疇超拜貴州副按察使
命既下大夫士皆謂南官不預茲選久矣曩時官于此
者豈其蘊蓄猷為咸不迨於　內者邪特偏於位置困
於年資爰弗克攄其心以究厥施焉爾　陛下銳意思
治驟起幽遠俾人人獻其所長罔有不獲盡用之嘆其
示天下廣矣懽於此竊過計焉夫前世人主嘗患資格
不足盡偉傑之士慨然破例以用人卒之所用者往往
不副其所聞知于是人主之心浸怠於初而益狃其舊
士之學古利器居常憾不獲用及用矣寔厭人望者又

每不多見焉是二者何其相須之切而相值之難也哉
禹疇拔自故常之外秩尊而寵踰望重而委深往踐其
任所以副上知而[illegible][illegible]聽者寧能自已而不前乎然予
夙知禹疇端厚通敏勵於文學嘗雅意斯世異赫然有
為也挾是以往殆不可禦他日號於天下謂留都多才
賢果不可槩詘其聲于此乎其肇于此乎禹疇行司封
主事夏廷章暨名卿士相率為詩贈之屬予題其首夏
於吳為姻家也宜其推大之以此云

贈游君用賓出守紹興叙

南京刑部郎中游君用賓今年春上最至吏部尚書毘
[illegible]王公慎許可按考功牘亟以稱書吏其詞曰性行方
[illegible][illegible]方治[illegible][illegible]京師郡符既至遂不果蓋君之才行閎

於人人久矣不俟奏課而定也初〻上即位之元年采臺臣言既察兩京官屬式序在位矣今年春值海内述職後 勅銓曹特嚴黜陟之典蓋自藩臬重臣以下凡不職者黜幾數十百人所以風告天下者甚切南京擢知郡者凡五人銓曹仰承 上意皆度其郡之所在與所以治者稱其才力以授焉可謂同心求治矣夫用人各當其才而久其功此堯舜之治也顧人才識之所宜有沈密寬猛繁簡之異焉惟用之者不違其長則不害其用也紹興南嘉程古稱民性柔慧重法犯士喜學問師友今之風俗如古所云否邪君任法官十餘年聽訟蓋無難獨其為人渾雅靡靜所以鎮俗而定民者有在於法律聽讞之外此士大夫率喜紹興宜君也予聞為政者當求民好惡所在以導其歸山陰陳直夫氏日居憲府最有直聲今謝病歸山中佩馨履潔足不入城府此其邦人所瞻望者君行數過其廬而禮焉則民知所勸矣夫 聖君賢相掄材求治如此之急君既被命其設施次第備矣奚俟予言然予特舉是告君者良以令人之所緩而君之所欲聞也會太學周生合其友十數人請必有以贈君因書以為叙

送贛州太守周君序

上即大寶之元年采臺臣言 命下銓曹行考課之令俟去憸浮以儆有位而尤慎簡茂異以充岳牧之選于時周君文鳴以驗封正郎擢守贛州蓋自更化之後吏部大破資格覈名實未嘗輕薦人以官而贛之為府控制閩廣呼吸荊吳地大以惡民雜而嚚尤難其守者以鳴官于南服而吏部挈以任之豈非才行茂異夙有以聞於政府者哉文鳴世家湖廣之龍陽自少種學績文舉進士為邑人倡尋授都水主事改考功而至今官文鳴器識偉重練於政事敏有以治劇惠有以使人名實孚於上下蓋非一日往踐其任乃所優為者矣雖然予復有為文鳴告者蓋今之贛非昔之贛矣今之守贛者亦不可以他郡之守例視之邇者贛人與峒寇相煽為變破城障剽齊民勢浸不可制至廑 聖慮擇憲臣持節以往恩馴威讋僅得其平甚矣治平之難而破壞之易也文鳴當贛人傷夷繹騷之餘彈壓其悍強輯和其民俗防微慮遠為之畫百年無事之策乃有以寬 南顧之憂而副賢公卿遴選之意此在文鳴所當究意者豈俟予言之贅哉他日績效愈著聲聞益遠由是歷方岳躋巖廊人將數其履歷曰自南京吏部發軔者則予豈不與有耀焉

壽留守宋侯七袠叙

宋秀才祥嘗從予游尊甫崇敬留守衛百户致仕家居今年登七十秀才之妻之父李鳳率親賓往賀之秀才請予道其祝壽之意予曰汝知汝翁所以壽乎曰不知也予曰壽者五福之一人所至願而難得者也而武夫健士得之尤難予嘗讀傳記見天下多事之時英雄割據干戈相尋當是時雖大山長谷之民求寧厥居而弥厥性者猶不可得況提戈擐甲于戎馬殺伐之埸者乎

及天下甫定中國之民幸生聚矣獨武夫健士上之人復資其力以扞姦宄而戍邊陲較之中國之民得全其生者蓋鮮夫壽者人所不可必得而武夫健士之必不可得也尤如此四方之民戴　列聖之仁膏澤沐浴休養太平已百年矣而西戎北狄悍驕桀驁猶時時竊發亭障間汝翁雖寄官軍旅然當太平之時而又官于留都少不戍邊陲長不履行陣神完而氣固志得而體愉此其所以壽也汝知之乎秀才瞿然以予言為然朱氏其先廬州六安人矦之先人有功洪武永樂間積功至今官矦嗣之將五十年直亮恭勤鮮有敗事有子二人長曰禮世其官次即祥京學弟子員習舉子業穎銳可愛世之人有壽者他福未必備也矦獨子姓材良家復衍裕其所以致此蓋有其道予獨推矦之所遭際以克壽者宣　上之德澤使人知所自也矦初度之辰寔弘治辛亥正月之十有三日　今天子郊祀祝釐歛福之明日也

壽逄氏翁媪序

高郵逄文淵選丞浙之桐鄉縣值隆冬備車以行客有止之須春以輭者文淵曰宇父母之年皆老矣宇無似弗克顯揚乃今幸倅茲邑惟亟歸庋薄嚮吾親之望尚奚春之待邪遂過余告所以行嚾曰是宜亟歸也君之來也父母垂涕而送之其遠也跂而望之及其久也倚門而望之數君之行日相顧而言曰吾兒曷歸乎若是其為情蓋不可舍一日而遠遊者今君奉檄而歸冠服濟然侍于左右日率昆季合賓婭擊鮮洗觴驩然以為樂若是其為情蓋天下無以易之者君其亟歸哉雖然君被丞縣之命期會不可愆職業不可曠恐不獲內[illegible]其私而久乎父母之側也則將柰何吾聞君有三弟[illegible]嶷嶷克家而賢也方治經習舉子業必能體君之心而勉於子職者也居者養親之體仕者養親之志吾奚[illegible]於出哉況桐鄉距高郵僅千里两地之使月相還往不患乎音問之不繼也歲時君以職事詣两都亦可以止傳而過家他日懋有治行部使者廉訪以聞則又得以書最而貤封是皆所以尊榮其親者君其行哉文淵曰吾父向以饑歲發粟拜冠帶之賜矣吾母乃高沙沈履士之女為婦為母閭里稱之明年皆躋八袠念吾父頃序少宗伯張公壽以文矣吾母未有屬也敢祈予一言壽之宇將奉歸以為里巷之榮也因再拜以請嚾於宇雅有鄉曲之好薄不可辭但嚾私有所忌未嘗祝人之母也乃稍次第前語書諸卷首文淵祝壽之際命寳展而誦之二老人執觴驩然而笑曰吾乃今知有子之樂也亦豈不稍助其壽乎

壽杭廷瑞七十詩叙

樸菴杭處士其先揚之泰人國初戍于燕隸武功中[illegible]籍遂家於潞河之灣處士質直重然諾以義氣[illegible]閭凡揚之行旅游宦諸京師者舟車竭厥足[illegible]其家至則供張飲食欣然如歸焉以故揚人[illegible]年處士壽七十七月四日縣弧之旦也於[illegible]

[illegible]壽圖賦詩于軸而往壽之謁敘屬於嚾請序[illegible]夫壽者五福之一造物者所靳予而夫人得之[illegible]諸德備諸時而尤得諸養乃可以言壽若於德[illegible]不祥於時若不偶於養為失其所則雖期頤耄耋徒具人形而老歲月而已亦奚足以為壽哉處士[illegible]人吾泰之舊俗民習勤儉質直而木訥語曰人之生也直又謂木訥近仁故仁者壽處士自壯迄今其行於家施于鄉涖于事物所謂質直而木訥者遐久而不變非本諸德乎當列聖垂衣裳治天下之時四方熙洽無戰爭金革之聲處士雖列尺籍手不撡干戈足不履行陳安居而暇食神全而體完非值諸時乎一丈夫子曰龍字守之佗備而敏飭讀書更通大義名人勝士皆愛重之處士年既高斷家事不關白輒承其業左右就養凡滫瀡裘葛之具燕饗遊適之需無不顧其外而娛其中又非得其養者乎是三者他人所不能兼而處士兼之此其所以為壽予交於其父子久故特知其詳而道其壽也由是觀之處士之壽豈已於今哉殆將進而之耋之耄之期頤而為邦家之瑞也姑敘此於諸詩之末以歸焉

看竹亭詩稿序

劉與之少游南京武學讀書屬文亟欲以文儒自見會襲其尊人指揮使不果留都事簡與之所涖職咄嗟而辦顧無以發其蘊居城之南偶有遺臺故苑林藪池沼之盛乃樹竹數百箇搆亭曰看竹日夕咏嘯其中凡慨娛嬉謔悲愁慨歎懷思駭愕無聊之故意之所極一於詩發之久之學益博詩益工所樹之竹益欝然成林與之曰吾詩藉此以成者是又宜名吾詩遂題其集曰看竹漫稿予官留曹日間輙至其所婆娑容與竟日不忍舍去去後三四年與之才譽歘聞於時當路者交薦之擢總江東漕餉今年冬備出其詩以請曰君嘗可予序者予閱之既乃曰昔衛人美武公之德屢以竹而詠之君故治毛鄭詩豈徒寓興於竹假助於詩而已予觀君之文詞既以翹然盛茂及施于官守堅剛之操彌久不渝箋詩者所云君蓋似之矣昔嘗人讀君詩固以看竹而致慕之茲又以竹證君之德則是集也何患於不傳而待予之序哉與之請益堅乃為之序為之序所以納交於此君且欲聞主人之好也與之其毋以我為溢也乎

柴墟文集卷之六

序文

海屋壽徵圖叙

弘治己未封主事莆田林公元旭年七十冬十一月十有二日寔初度之辰前期黄員外伯望方主事壽卿抵書于嶬曰吾閩爲縣唐涉宋暨于有國人門之盛莆爲最莆之稱世家者以百數而林爲最公唐邵州牧緼之後自宋宗正簿曰應成者講道東湖時大儒爪山潘氏復齋陳氏尊孝亭之學公逮事焉公子棟棟子岡孫三世取進士棟仕知同安縣岡孫仕知瑞安州岡孫之孫教諭圭力闡閩洛之傳有重名於時號三復三復之孫宗教授于楊號敬齋以師道鳴士子翕然以爲法此公世習家學之盛也公敬齋之仲子性至孝旦起輒具盥櫛食飲衣履客至視具疾視藥行視裝非事事日侍側不去友於昆弟教諸子嚴而法謹先世祠墓恒葺治之性直諒素不干公府不爲婞阿語態此公器質行履之懿也元配安人黄氏宋状元公度之後訓導滋之女大姑方性嚴他婦莫能尊安人能伺其凉燠饑渴及滋味耳淡之節爲衾被滌濯忠養之不娭問請輒當其意卧則坐床下摩撫使睡覺則以鼻交其意徐呼使復又覺則又如是爵蓋衣不解帶二十年敬齋官于外嘗貽書命公携室以隨安人請留侍姑而遣妾與俱撫諸子女同仁均養紡績至老不廢聲跡不至廳屏今年七十矣公五丈夫子長曰俊歷官至按察使移疾家居[illegible]澄州學正德崇明教諭傅佐皆業儒姱德衞賢此公道行於妻子[illegible]成化之驗也莆中大夫士咸曰公宜壽於是繪圖[illegible]詩以美圖曰海屋壽徵者盖假神仙家之說以祝公[illegible]壽吾子叙嶬作而言曰猗欸公之壽也今之人亦有[illegible]逾於公者較之公載德趾美有所承藉於前從身御家有所培植於已彪炳育珍有所嗣續於方來求之四方蓋未之多見也夫三者固若無係於壽然子孫徒壽於世則人何貴於壽哉亦終于磨滅無聞而已耳由是論之公之壽宜[illegible]於人人雖燕齊詭怪之士能談閬海蓬之變視逢[illegible]之[illegible]淺清淺者亦無足慕也已公諸子皆賢居[illegible]者能養其志按察君文學節義蔚然于時[illegible]心召命荐至固不得久於公側也異時[illegible]鈞[illegible]移所以壽親者以壽國脉以壽民命嘉猷偉績爲時名臣使天下誦之萬世仰之推其所自曰此元旭公之子也則豈秪壽公之年且壽公名於無期矣權無似君原與之遊公之家世行業飫於見聞頌德美而祝壽祺豈敢爲諛誒公躋於大耋期頤之域倘得升公之堂摻几杖而從之尚當爲公頌也

送靳充道叙

毋徒靳充道今歲舉南畿解榜第一人充道年纔二十有六儀觀秀爽公卿士民莫不嘖嘖賞歎時董庚子尚矩張贊善庭祥司貢舉僉謂主司之賢則充道之文學器識必傑然一時者也越三日予與思齋文選順德給事往賀之二君道其家世甚詳因得聞其尊府舊嘗經

原缺第四葉

座温州及今幾二十載温之人猶誦其姓名併其面貌言動之狀不忘余於是知充道之修於家者有自而經歷公之昌厥後也固宜及舘觴而醼會孫御史文冕至復舉觴而謂座客曰此余官潤時所識士也其學得之丁王夫氏王夫得之㴑翁易洞先生先生德隱于鄉極慎許可於諸生中特愛之嘗曰靳生他日遂到科目非所屑也今果然矣余既得其師友學問授受之詳於是知吾充道果非時輩可及而益歎主司之得人也夫古之君子成其道德文藝之美者慱取之於外而厚納之於中浸灌磨治積有歲年蓋非突然一日而遂成也充道得之天者既厚而本之父兄師友者又能相藉以成則夫毅然一第曾足以畢充道之能事哉抑居盛名者

懼厚望於人而所以汲於自修者每若不足溍鄉薦時長充道一歲亦云蚤矣視充道今日所得則既相去遠甚充道由此而益充之則古人之可傳者可以毅然為已任第愧溍之不力不能相與以進而胥考其成焉

孝徵詩録叙

御史史君公著鄭之新鄭人丁其先大夫奉議公之憂結廬于墓悲號毀悴縣人皆哀之嘗中夜劇賊數人肩羊豕肉以饋投書曰聞君孝敢以是助墓祭須臾恭有雲氣盤欻迴旋墓上郭守宏見而異之榜其廬曰白雲飛處是年祭田之穀一莖雙穗者掇亦至若干秉于是汴洛間能詩者爭詞詠之史御史孝遂聞於遠邇弘治己未公著將命按南北淮鹽事既而還郡太守許君公

送施君彦器措守河間詩序

台為淛水東郡山環海富在古人物稱多君子至 國初有文學節行奔走一世者出故郡望益重溍嘗讀其書論其世想其道德儀刑之盛輒咨嗟歎息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厥後備官南北都始得接見台之大夫士往往議論峻直文章贍蔚風槩偉特足以起懦夫鄙儒之氣于是益嘆前修之澤入人者深而故家遺俗風流未泯蓋非世變所能易也故台之士才且賢者溍不自校未嘗不強而附焉若今施君彦器則溍同年友也彦器温明雅重彊學而文今年秋以刑部郎中擢守河間郡 命既下間有謂溍者曰河間當南北之衝土壙而瘠民惰而嚚有盜賊之俠有屯戍之師有將迎之費有

冗濫之征而又有賜予之地湯沐之邑貴近者涖焉視他郡尤紛不可理施君儒雅之質得無用違其長乎溍曰予言非盡知施君者施君在刑曹幾十年飭躬慎法棘棘不阿大司寇以下皆讋重之日者將指太原勘鞫察之獄 君據事奮筆毫髮不少貸卒奪御史官此其自立如何 天子大臣知其賢故特畀是郡而超授之蓋其才固不宜者況一郡乎第今之守郡誠有難者或者子未之思也夫擊豪強破奸宄使得行其志一簿尉之職尔顧今之守令監司旁午其上吏民窺伺其下簿書期會之外一摇手不可得得其志否邪彦器守兹要郡必求所以行其志阜民立政為 國家樹保障以固畿輔乃克慰中外之望此則難者然非吾彦器亦莫能辦

也彦器將之員外黃君汝修與之有連也倡諸僚友賦詩餞之謂巏雅知彦器且號鳳慕台人者乃屬為之序

送汪進之知永嘉敘

丁巳冬進之既竣使事於部會選進士補給事中巏一日相揖馬上與語曰銓曹重給諫之職茲遴選於衆而求其人君雅有才諝其必不舍君矣巏將賀其得人也進之曰余次當作令是寧可得邪巏既叩其所以又曰選士以充諫職未必槩拘以例也君第往無惑居無何進之乃選永嘉令巏詣其舘因出向所為文章觀之見其問學閎深而浩博其議論深切而核明其述古今人事所以成敗與法令風俗之所當張弛而移易者則又憂深而思遠知古之人慟澂太息以號於人者讀未盡

卷巏悚然異之益媿向者知進之者之不深而又嘆選士者竟以例而失進之也退復自念天之生才難矣蓋必歷試久練以盡其緼而古之君子厚待其身者亦不肯輕出薄發以暴其才以吾進之方閎奮直不獲賞諸獻納補拾之地顧乃吏之郡邑丞尉之間可謂遠其才矣是安知造物者之無意乎昔賈生當漢文之世發憤流涕論天下事欲一切更張之帝方謙讓未遑而譏忌之人已躡跡而至矣後之議者蓋高其才偉其志而亦病其少年之銳不先固結其君臣而驟用其才也今吾進之之自待固厚也已而永嘉又在東南之陬地僻而民厚政簡而訟清進之既治其民事以其暇日益修其學問而練其才猷它日克耆之既宏望實之既孚奉召而來列諸臺省則沛然行其所學而不憾其齟齬不遇如賈生矣由是論之進之之出處蓋有默相之以需其用者而又何不慊於茲行矣乎進之既蛻吾友胡德淵偕金生行來屬言以贈巏既釋然於進之之去而決其將來之必有聞也乃不辭而序其行

贈董汝淳知楚雄序

董太守汝淳服除赴　闕吏部薦知楚雄府大夫士相與議曰董君為人清彊艮實好古篤學果於力行前典兩劇郡廉惠之政至今人思之楚雄在西南萬里外推而授之校資度德無乃與故常繆乎巏日聞於人因語及之為汝淳慰汝淳曰此言蓋私予殆非知予者楚雄可為予賀矣昔予之得郡也一當圻輔之望一控岷漢

之衝地要而任重郡劇而事叢惴惴焉日營職業以逭罪戾自顧非予所宜也今楚雄雖僻在漢爨之間接其提封不足當中州一壯縣以予長其人得不曠厥職庶幾餘力且及予之舊學焉雖予自擇其宜便莫楚雄若矣尚奚以遠近論哉巏聞而益重之蓋荊梁極南之域在昔非中州人士所居守令之缺率多以罷老遷謫者備其員化有所不宣政有所不平故其人往往變激尋干戈以扞游徼之吏異時蓋嘗病焉汝淳秉廉明之行無譴逐之虞又樂乎其職不鄙其民往宣　陛下之德澤以柔服之使荒陬絕壤之民幡然改觀曰董使君非若人者流吾徒可以嚮化矣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汝淳游宦何所不宜邪重之行者咸贈以言巏與汝淳同

衆進士且交游两都尤善也故輒為叙亦祇述所聞以要其成媿無以為汝淳贈也

仙居士人贈縣令詩叙

高安劉端夫令僊居既九年僊居人士多賦詩賁其行聯為一冊令南䝉經歷王宏文叙諸首御史王成之復屬予繼序二君俱其邑人也記予前四五年在京師嘗聞端夫治僊居聲稱藉甚嗣後未有所聞也迺今復得聞其治最之成於二君焉予雖不入其境而履其庭可以坐得其所以治矣使予竟其所聞者二君之惠也夫今之譽人者多徇其暱比之私而每為溢汎之言他人言之予且不信也二君者世所謂端人君子也而其所職尤在別賢不肖激濁揚清佐 天子行賞罰為海內

之所信者其不阿其所好而紿於人可知也況又有紿於予乎此予所以信端夫之治不爽於予昔所聞也僊居得縣千餘年矣為之令者蓋什百其人宋之時惟古靈陳先生以其治聞其聲宏以遠迄于今不衰未聞有所繼也嗟夫古之人斂惠此土者未嘗不望於今也今之人承流此土者亦未嘗不企於古也古今人未嘗不同也端夫之治既見稱於今之君子矣雖未躋於古人茲又將改秩他日躋於古人者固有待也吾見二君者益將廣其所譽而予也亦得大其所聞也

贈舒君桓玉擢廣東僉憲叙

今年春三月南京刑部員外郎舒君桓玉拜廣東按察司僉事巏與桓玉俱甲辰進士釋褐凡十年矣同年擢居官者自羅公旦始而僅五人援自南京者則肇于桓玉今為第六人紀綱之地畀付維艱可謂遴選也已舒氏故豫章官族其先有諱邦佐者宋淳熙進士録事參軍于衡至桓玉之大父有常出仕 皇朝兩知縣焯有行績伯考伯敬以曾鶴齡榜進士歷守名郡而其尊人甫則又啓 封備服褥德于鄉故桓玉所以學與仕者皆本之父兄之懿而益諸充溢之餘其在刑曹謹法令淬廉隅傳援書評諫劾不阿繇主事進員外郎甫六年而聲聞欻著命秩載加若自致之而桓玉不自多也桓玉將抵任同年官南京者凡廿有三人醵飲於白輔之之第而餞焉酒半相顧屬觴於巏謂宜有言以寵其行顧巏之無似豈獲有裨桓玉而敢先諸君子以言

矧剛明閎亮如桓玉者抑奚取於巏而待其言邪試言之以塞諸君子之請今夫策名列職散歷中外者四海之人也至於節行之相砥礪功名之相推挽喜相欣而憂相戚者惟同年為然巏嘗徵諸衆矣人曰某賢者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顯融矣與之同年者必躍然喜曰此吾榜之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不喜者矣又曰某非賢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隳敗矣與之同年者必怫然不喜曰此吾榜之不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喜者矣故一事得同年莫不策勵以相勸一事失同年亦莫[illegible]長以相懌其德誼之親契分之厚蓋如此則今日[illegible]同年之宴所以厚望於桓玉者為何如哉凡吾同年[illegible]僉憲廣東者得黃戸部世英歐陽舍人子履今汪御

史爲夫又以其職巡行計數君子朝夕與俱咨諏云證
所以交修而共濟者猶吾諸同年之好也嗚呼何獨遊
之閒獨先被吾同年休澤乎此尤可爲廣人慶也寔既
諸同年皆曰允子之言皆吾儕之所欲者請書之遂書
以贈

贈張鳳舉敘

泰興在洪武之季茅公大方寔僉御史府文學行義振
聲一世及今百餘年矣士之産其鄉者顧往往扼於科
目抑塞而無聞巏竊慼之弘治丙辰鳳舉挾其季翀偕
試于京師鳳舉翹然舉進士巏始納而友之蓋思茅公
而不見見其鄉之子弟得以遐想公之爲人乃巏所夙
願而況方聞修博贍文辭力學問如吾鳳舉者巏既
解向之所慼竊又爲茅公之鄉得人喜無何鳳舉俟選

執政者廉其賢擇睦之淳安令以授焉瀕行數過予若
重舍予以去者觀其意非有所擇於中外蓋懼其學之
撓於政也因告之曰陽山夷陵皆東南數千里外荒寒
之境退之永叔居之益得肆其所學九川洰之所經江
山之所觸又足以發其志意助爲文章由是論之學問
蓋非他故所能奪在學者壹其志而已今淳安視淛東
西縣俗和而訟簡最稱易治茲行也歷吳越之都會山
砠水涯極幽遐奇詭之觀皆資鳳舉以學者而又何患
乎鳳舉行哉巏之陋奚足以盡子也於是諸大夫士輒
聯句贈之既題諸卷而巏述以意所言者爲之引

送楊名甫母太孺人歸慈溪序

晉卿歎有賢母曰敬姜焉歎嘗諷其母之休績也敬姜
述古后夫人內子命婦列士之妻賦事獻功之制及民
生之善惡以勞以逸以土之沃瘠百餘言以語之陳詞
援義儀法凛若當是時先王之化未遠而齊魯大國公
卿世族壼彝內則有不失其舊者猶如此吁豈末世所
能及哉吾友鄭楊名甫自少游鄉校凝然如成人及第
進士宰三劇縣皆有德于民民爭留之故冢宰倪文毅
公於稠人中拔實考功主事進論皆以爲得人名甫益
肆問學奮厥職屢上書論政事當弛張者　天子嘉其
言輒下公卿議議上輒從行之夫士之樹立固藉於賓
友之相切劘官師之相規誨巏獨異夫名甫游官有恆
德謀國有恆心若夙習而豫定非歲月焉所以切劘規

誨而成者是獨何耶抑鄭故多才之地爲之長爲之游
者皆它郡國之不若邪每見退而思之意其必有自也
一日揖名甫詢及其家世名甫曰先文林君晦德于野
甫就祿崑山不及養母孺人元城張丞女也性嚴而貌
恭才識類偉男子博聞古今者自子器入官教之勤教
之儉躬率之猶兒時也巏曰君之賢寔本於父母巏固
意其然又曰母今年六十有七將攜葉氏妹與其婿歸
謂子器曰兒一心奉職吾歸治吾生庚兒無內顧憂也
巏竦然曰有是哉太孺人之賢於是乎加人遠矣今之
仕者孰不願養其親滫瀡之甘綺毳之溫輿馬之適第
宅之安皆養也名甫郎秩雖庳彊力可辦此以爲悅而
太孺人獨超然遠計不以累其子安於儉勤以歸此其

[illegible][illegible]得於子者何如於戲太孺人之賢於是乎加人遠矣久之名甫過嚾言曰吾母以季夏晦前一日生子器觴而祝之且留毋行毋為留踰月今秋高雨畢瀕行矣子器媿無以諭親也敢請君一言為毋壽因慰之行予觀載籍先王之教天下非但詳於公卿士庶之間蓋亦及女婦焉師傅保姆之助圖史威儀之則其為教也備矣彼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盡[illegible]眷於學選於鄉哉抑亦內教之豫也敬姜之言君子錄焉若太孺人約已而教子者蓋與古傳記合是宜章而揭之為世之為毋者法壽且行也以是獻何如名甫曰此吾志也遂次第其語以歸之

送華源潔遊南廱序

今天下之士試於　內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蓋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薦而至者不過試於有司以狀上　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或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百司庶府鄉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譔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於進士者猶逞逞有之至於今則寢不逮矣嗟夫豈人才𥳑異於疇昔耶蓋亦有繇然已何也　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盛隨所得而用之乘其彊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羣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為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

[illegible]選銓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徂而地拘叢差而志沮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以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即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於異代哉是則　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蓋均是人也特有司錄用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遂差殊以觀爾朓　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者又胥籍是以出矣豈能避有司之求而悉他塗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於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褎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南廱揚人仕於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子言以贈嚾與源潔同里閈且有連交遊最久源潔毋孺人居孀有節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毋氏之心嚾故罄意所欲言者為告南廱之士異時有擬高科列膴仕以才業聞於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者其在於茲乎其在於茲乎

榮壽圖詩敘

成化甲辰春禮部進士者共三百人時初釋褐相揖

漫呼為同年嶉與麻城董朴汝淳皆未相知也無何會汝淳於張經歷燕素家經歷方以言事謫官師宗汝淳閔閔然為之言其道路所經與其地風俗藥食之所宜甚悉嶉始得其姓與字識其面貌而有以知汝淳也及同官南京數往還焉汝淳篤學而勵行施于有政確乎其不可拔皦乎其不可汚嶉乃益稔汝淳之賢私幸獲而友焉因又賀吾榜之得人也汝淳自麻城迎其父明山翁嗣承母氏曾養於官翁脩髯睟貌言論冲暢有隱君子之風嶉往拜而異之既三年汝淳涖職有成 天子封翁如其子官曾為安人翁時年七十三曾年視翁加二歲矣賓僚皆嘖嘖侈羨相與言曰今之仕者咸以祿逮其親為願而及封者什之四五而已偏侍者尤半

焉孰有高年具慶如汝淳父母者乎可謂榮且壽已是不可無賀迺繪圖賦詩而以簡授嶉曰請為叙維董氏故邑中衣冠家自翁之先人僉憲 伯兄通判皆以宦業聞翁纘父兄之業雅不欲仕韜羨而家居以教子善族為事故其子弟薰漸長漬質厚材良擢甲科升太學者四五人需試於鄉者又六七人可謂盛也已嶉既悉其家世宦學之懿于是知汝淳之賢遠有所自而翁之善教茲為有徵是宜顯而叙之以為其邦人勸若夫揚厲 國家體遇臣下教忠勸孝之義及天之所以申錫祉壽於翁媪者則圖與詩具於下方無庸乎嶉之贅也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始先生典教泰之日嶉年十七八在諸生後獨奬與之間語嶉曰春秋一經自先聖筆削後歷數大儒箋釋微辭奧義多闡白然尚有可議者予嘗脫去傳註直取聖經讀而玩之其詞簡其事覈其義深其理直凡當時國君卿大夫之功罪會盟征伐交聘之是非中國四夷之賤貴亂臣賊子之隱微莫不昭然簡冊有不待三傳而見者學者有得於是則為子為臣臨大事決大疑殆不難矣子質敏可更授之嶉時方治毛詩工舉子業弗暇然莫有待焉迨癸卯領鄉薦甲辰遂貢春官與 賜進士第欲往授其說不可得矣嗟夫學莫大於師友之益古之人有越境去國從之游者幸而卽之雖罹飢餓觸厄難瀕死不忍去誠以所樂在是也嶉幸先生臨教之

且欲授以所自得者挈而躋諸高明之域不可謂不遇矣而庸惰玩愒卒不果從事是可慨歎也已又明年嶉授南京考功先生亦滿九載俟選於吏部當道者重其才超授知博白縣道過江東嶉謁之先生曰予卑官也籍子稍有聞子奚贈我嶉曰先生明春秋經剔去浮偽獨得聖人之粹精其用力勤且久矣嶉雖不竟其業博白之衆必有豪特狂儁者在其間又奚患乎無所傳也然昔者惟見於文字議論之間今則得百里而治之措諸政事而行其所學矣是固先生夙願也論者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挾而治天下有餘裕矣矧一邑哉敢以是為贈

送沈德莊知崇安縣序

古之學者之游道也於聖人賢士之所在輒數千里往從之遊不幸不及其人而事之也誦其詩讀其書私淑其業於其門人弟子之所傳尚以為未足也則識其顏貌冠屨并其嗜好之所在又訪其觀游宴射之處徘徊想像以得其為人嗟乎是何學道之篤也今年夏吏部惠郡邑令倅恒不滿其員涵超集選人亟試之於是山陰沈倈德莊選建之崇安令予與德莊有一日之雅聞之躍然喜往賀之曰此四方學者願遊而不得者子得之何其幸哉聖賢之生不數數然也或相去數千里或相距數百歲始得一人焉獨建之崇安當宋中葉有胡文定公之家學源淵有劉忠顯公之世篤忠義而先師晦菴朱子則講學於文定從子原仲忠顯季子彥沖之

門一時諸賢歸然相望麟騏鳳遺皆在今溪山百里之間朱子雖晚徙建陽而崇安則少所游壯所居者今夫一鄉一邑得一士以為望人猶嚮慕而欲居之况羣賢彙萃之地乎得一節一藝之士猶以為重况大賢鉅儒師表百世者乎予試於稠人中而獨得是邑焉造物者殆有以私於子也夫羣賢之書今固家傳而人誦矣然其微言遺墨故家舊族之所襲藏者人固不得玩繹之也道德之光山斗之像丹青所摹子孫所寶者人固不得瞻對之也五夫之里九曲之溪百丈之山父兄師友談經講道高棲遐遯之地人固不得徧遊而盡覽也子併而得之何其幸哉何其幸哉雖然予又有為子喜者崇安閩之闕里也司銓選者使不擇其人而槩授之則夫人視之將與他縣埒矣子家世以儒宦聞子之兄弟繼以賢科顯子之志向端而問學篤又予所夙知者宰是邑也固宜子竊又為崇安喜也它日上計而來凡足之經心之所得耳目之所聞見者畢傾倒于予以償予夙昔之願抑豈非子之幸矣乎或曰德莊方求所以涖官者子乃覼縷以是為贈無乃迂且誕歟予曰學者於聖賢之道求諸方冊可以治天下況入其鄉履其道有不能治一邑者乎德莊於予言殆必有犁然當于心者不庸及乎它哉遂書以為贈

送周汝大教諭餘杭叙

[illegible][illegible]春周汝大以乙榜舉人選署餘杭教諭瀕行屬予言以贈予備員考功凡郡邑學官秩滿而進者得盡閱

試之其文詞之明習器局之偉整志意之奮邁蓋未嘗無其人然齦齦無似迫不稱厥任大都則什之六七也私竊自嘆養育人才之地顧乃宜若人者廁其間邪間嘗發策謂在下者當不苟就必思奉其職在上者當不輕授必豫審其人覼縷數百言冀以動執事者之聽而稍有以變通之然予之言既無以見重於時而法令之故常者有司亦不能以猝變則亦措諸空言而已矣公卿百執事皆代君以理物者責任可謂重選拔可謂難已學校者公卿百執事所從出也求公卿百執事而不求其師予不知其何也嗚呼今之士其無盡待於教也已乎汝大往教餘杭餘杭為杭之屬邑山水秀麗人性敏慧名人勝士所嘗遊覽賦咏之處蓋亦愜於志也已

考其人物前脩予不及見所及聞者邑中鄒氏蓋著姓
上子所世蔚為名鄉功名焯焯在今人耳目至若徐御
史之諒直盛郎中之謹飭乃予所知者[illegible]皆出於學也
涉大它日能自得士如此用收師儒之效顧不偉也歟
予將按其籍而求之也第予又有為汝大告者餘杭之
士固嘉矣而其民往往好爭[illegible]徒訟肯法以陵上教諭
之職雖非丞與令也然挈一方風教之柄寧恝然不加
之意乎飭躬治行親賢遠邪敦德義以風之進髦俊以
諭之鼓舞濡習未必無補於政也若夫侵官黷利以為
戒則吾汝大固恂篤端靜之士也予復何言以為贈哉

送施以德教諭龍泉叙

江東施以德挾其藝三黜於禮部謀諸友徐霖曰自吾

之游學家益以貧今年逾四十矣尚奚擇仕邪霖往以
告巙巙曰出處有命惟自決庶其無悔於是以德走吏
部請選得教諭龍泉學焉以德力學攻文章志氣獷盛
雅欲樹功名以自見巙素壯之選既會給事中御史忤
旨繫獄奮然欲上書論救尋以獄釋不果觀其意未嘗
一日不在當世也蓋古之君子之於天下也志一於中
而剛大之氣充滿發見於外勢不可奪剎不可回故隱
顯進退皆赫赫有所成以聞于世巙嘗慨斯人者之不
及見每有所觸輒欲脫去奔走四方以求之若吾以德
者不卑其官不餒其氣殆可進於是也邪惜予不獲久
與之居而究觀其成也今往教龍泉龍泉固多材秀儁
儁之士以德以其自進者而又身率之異日有根於剛
大之氣發為文章措之事業驚動一世者出入將相謂
曰此施先生弟子也顧不有助於以德歟巙雖不獲盡
睹其全而逆以徵之者蓋有在於是以德其有以副予
望也哉與以德游者皆為賦詩巙爰叙之并是以贈

壽淡菴廖處士八十有九叙

巙奉召時過巖博間訪淡菴廖處士於家處士貌樸而
氣完聽其言簡而質飲予以酒其季子純侍左右惟謹
處士所居在南北要衝舟車商賈走集之地而其言貌
乃若深山長谷自少至老不與世相往來者巙甚訝之
及抵官其長子紀官考功主事與巙為同僚邇来一年
矣主事明謹廉直有前輩風與之論古今事品藻人物
是是非非務盡底裏巙於是益喜處士之有子而必其

家教之有素也今年秋主事迎處士同其母孺人養于
京邸同僚釀酒亟往賀之於是處士年八十有九孺人
亦七十有八矣康強和豫耳聰目明衆莫不羨其翁媼
偕壽相率侈為詩歌以祝之居數月處士念捨閭里久
乃言歸十二月十有八日初度也主事爰萃諸詩裝軸
爾使者持歸為壽且跪處士羣行焯焯者授於巙以叙
誘諸蓋處士為人忠信直諒見義勇為其賙窮掩骼焚
券平量十數事尤足以風動流俗論其人品記所謂善
人史家所謂仁心為質者也巙既悉其行履蓋惜處士
局於韋布不足以稱其所施而向者罇俎之間又愢[illegible]
處士者之不深且盡也夫壽者五福之一尤造物所[illegible]
惜與人者故必有德以將之有質以受之孔子曰仁者

[illegible]其近仁者則曰剛毅木訥又謂天之生物栽者
[illegible]比之行與諸其非德有以將之賚有以受之
[illegible]壽上年已及耄矣主事行將蹟成　天子貤恩
[illegible]封之典有章服之華所以娛其體而養其中者不
止於今日離知其必介期頤之壽而為邦家之光也姑
叙此以俟之

贈封吏部郎中張公致仕歸安定序

河間府通判張公年未六十馳疏以致仕請公之子綵
時官吏部司封郎中白于尚書以聞　上俞其請郎
以綵之官封之膺寵其歸中朝卿士莫不嘖嘖曰張公
可為有子矣初懽之備員考功也公以苦判滿三載来
懽膺其治行亟以最書然尚淺之乎知公也蓋公歷
郡邑凡行院都御史暨監察御史以下騰章奏薦之者
四遣諸幣勞之者五有惜其滯屈直請以京秩處之者
皆公自以致之非有藉于子然也何以言之夫富貴[illegible]
達之誘人陷溺其中子不能奪諸其父弟不能奪諸其
兄公之才諝荐聞于時且以司封為之子焉自他人處
之稍偃蹇而不去跂足躋下大夫列矣而超然不顧擲
[illegible]以而其高明勇決為何如哉夫退無與其子則前日
所以仕亦何藉於子哉于此可以益得公之為人而[illegible]
媿知公之不夙也夫少壯而仕老而休乃天之道人[illegible]
世制緣以為進退者也今夫雨之為澤也當熯旱[illegible]
之際蒸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天下山川為之
融潤草木為之華滋顧不快於民歟使溢而不已為[illegible]
為潦則人將胥厭之且咨怨之矣士大夫功成名遂年
已至矣猶幾幸不舍遲回而不決者無乃甚於是歟嗚
呼公其賢於人遠矣昔疏廣受請老一朝辭位而去漢
史特傳其事及唐楊少尹年滿七十告歸其鄉昌黎韓
公盛文字以張大之公之官位視揚與二疏雖卑而年
非老篤則尤過之古今人不相及未可論也然二疏與
揚之去微良史大儒之筆抑何以赫赫於後世若懽者
文曷足以傳公邪雖然懽固知公之傳也司封君今以
才行鄉用於時宦業蓋未可量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
母者蹈習斯語久矣是則公之進退非子所能與而其
傳則寔係于司封也又何假於文邪與司封同官者贈
詩共若干篇懽姑以是為叙

江湖利濟叙

休寧畢文中成化癸卯當大比時與予同館于江東之
寓舍文中通春秋學才氣豪邁間誦其所為文章視科
第若將俯而掇焉者予甚奇之同館六七人與予相得
懽尤甚是年予叨發解自是與文中不相聞者幾十年
文中有兄字廷馨旅遊四方蓋久日介吾友陳廷贊過
予予亟叩文中動定云何廷馨曰吾弟雖屢入名場不
利然意氣弗少沮嘗曰郁苟未老必得其當以報兄兄
詣　京師有儲太僕者吾故人也相見幸以是告知予
閔其意且為之喜蓋蓄久發遲必將一日欻聞於衆也
廷馨將南還新安大夫士宦遊于　朝者咸作為歌詩
贈其行聯為鉅冊題曰江湖利濟既疏其行事以叙談

諸子蓋廷馨世家子新安人乃遊於商商於吳越徐豫間者凡三十年寬大儉實不一乾沒於利所至視歲之豐歉以取舍之最其平縣棼券橋諸水數事他賈人所甚不及者真不媿文中之兄也予既得其群行因誦程伯子有曰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夫士之得濟於人者貴為上富次之貴者濟人以道富者濟人以利道與利其具有廣狹其施有大小豈可並擬哉顧其存心於愛物則富亦可埒貴而言也然世之貴人方其志得之日往往持禄位擅利權以自封殖饑寒困瘁之民思以濟之者蓋鮮況未富者哉由是論之廷馨蓋商而士者咏歌寵大之也不亦宜乎惜其處下所施者不遐歸哉為我屬而弟曰異時以道濟人裨而兄未逮者

餘蓋有待也

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今制郡縣歲貢之士有不待年請學官以選者則聚之太學祭酒先生旬肆而月試之既滿歲第其氏名前者進於吏部吏部再試之疏其堪選者以　聞　天子乃詔重臣覆試之　殿廷下核其果可以教人者始屬吏部以選焉其法視舊蓋詳且覈而得人號為多矣吾友錫山秦擇之　廷試裒然居第一緜是選分教安仁縣學初予交擇之於南京讀其文章聽其論議罇俎間挹其豪逸之氣灑然異之謂非科目所能羈馽者別去十餘歲擇之始貢于有司低回太學者又久之乃僅及此世常謂科目足以盡豪傑儁異之士觀於擇之豈其然而擇之於歌詩尤鑿拔跌宕自其家居時與江南諸詩人倡和於清泉白石之間已翹然有能詩名及來太學予間與太原喬希大訪之擇之方僦屋以居顧其四壁墨粘紙綴皆一時名人勝士賡酬追逐宴游之作予覽之既咲謂之曰君之窮至是殆坐是邪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要之道行志適而已擇之窮既久所得益多今歛其所得往教安仁之子弟豈無材良行脩之士出於其門者乎若然殆足為擇之樂而忘其窮也已當國家更制之初得與學之官如吾擇之其人者可謂遴選矣使列郡皆若人非直道之幸邪異時校數其弟子之賢挈安仁蕞爾一邑與河汾蘇湖之盛於昔者俾人等視之不敢忽焉讙將又為擇之頌也於其行姑此贈

之

戶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詩叙

今年秋南京戶部郎中王君若思馳疏請于　朝曰臣備員郎署茲十餘年曩以年勞猥承　誥命所以贈臣父母者渥甚臣瓊州人道遠不得輒過家上冢修　朝廷之賜夙夜疚然于心惟是羣臣省祭者具著于令臣乞援是間歸　上若曰是所以勸忠也爰允其請若思既俶裝與之游好者率賦詩送之而屬讙為之引蓋瓊之為州炎方萬里之外環海而中居前世人材往往鬱陋鮮與中國齒迨今尚書丘公始以文學敭歷館閣爲時聞臣而若思寔出其門下通經學古質厚材良蔚然中州俊傑之風不但瓊民之秀者也蓋　王國之多賢

聖化之無外於是徵且大矣嚾嘗讀詩見先王盛時群臣有事於四方卿士大夫必詠歌其德業揄揚其寵榮章更什繼渢渢乎其音所以著一時明良之盛而鼓舞萬世者也今寓內無事臣工優閑若思以宣力之餘謁告而還燎黄于墓衣錦于鄉教忠惇孝華美厥兹是宜諸君子宣　上之所以寵若思并及其先者形諸篇什俾荒陬窮海之民讀其詩者皆歡然興起觀光帝臣之願則是詩之作豈小補哉昔班孟堅論蜀之風俗景武間猶未能篤信道德及司馬相如游宦　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鄙慕循其跡後有王揚之流文章遂冠天下嗚呼風俗之移易蓋係於倡也若思行哉式遄其歸他日瓊人文學宦游之盛吾知不減於蜀也

壽王處士剛仲詩序

山陰王處士剛仲兹歲登六十六月之廿有九日誕辰也處士弟明仲方以御史典學南圻迺請羣卿尹之詩聯為一軸繪圖其間而告於嚾曰吾兄德隱於家久矣而人罕有聞者蓋吾兄既耻於聞而吾之淺薄又不足以發其隱也念吾之幼也不及事吾父以長以教底于今日者皆吾兄力也今耆年矣吾將歸而壽之然厭於今制不果吾心闕焉兹圖也兹詩也乃吾所以寓壽焉者抑聊以盡吾心爾願子為我叙諸蓋君子之於世惟出與處出者泰焉以行道未嘗不意處者之隘也然而處者爰求其志而自慊則亦何異於行道者之所得也哉況世之所謂爵祿名宦其加損得喪予奪之故既泊然無以入其心則其養生繕性得以彌其性命較之弊精神瘁心思於行道之地者蓋又什百其多矣然古之隱處之士含章晦德固不亟以聞自非重譽望者為之先則亦莫獲盡聞也處士得明仲為之季遂聞於時兹又宣諸聲詩託之圖畫其聞後也益無疑矣顧嚾之辭曷足以張大之然聞之士之剛明端直毅然不私者恒壽蓋多得天地剛健貞固之氣故也人家兄弟資稟往往絕侶嚾未獲接處士幸與明仲交觀其所以行已造士者寔剛明端直毅然者焉于其弟可以證其兄矣由是論之繼今處士之壽將之耄之耋而訖之期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遂章聞於後世無窮也已豈藉嚾今日之辭哉蓼蕭之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敢賦此僭諸群玉之首既以復于明仲遂為之叙

松谷道人詩叙

嶺南楊景昌别墅在番禺山中嘗植松以自嬉遂自稱松谷道人景昌後舉進士拜東流令去山中將十年矣意未嘗不在是也間發諸篇什傳咏於時户部主事涂邦玉李藎卿與之游倡諸詩人為屬和之既成帙請序於嚾子謂松之生乘在大山長谷之間乃山人處士之所婆娑嬉戲相依以老者也景昌昔處而家托稱於是可矣迺今宰百里之地簿書堆吏填委其間而獨貽眷不忘焉其趣尚可謂潔清不汙矣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亦未嘗必不仕顧其時之所值而各有所挾焉子雅觀夫松矣修嚴亢直有凜然不可犯之色歷水霜觸崕

石有特立必致之操其材之絀者可中薪蒸而鉅者剡
裓宇尤為匠石工師之所睨視而旁求匪秖資幽賞而
已景昌昔居山中徘徊其下旦暮與俱有得於松者深
矣顧吾儒者豈藉群然草木以增益哉然景昌之治東
流所以嚴已勵志以應上下之求與予所稱於松者蓋
亦無異由是言之未必非其昔之所得也若徒曰景昌
貽情一草樹山石之微以矯夫世之溺仕者而自潔則
非古君子出處之義吾知景昌不為也予與景昌同年
進士故輙為叙景昌其亦可否予言乎

送杜嘉齊冠帶歸永嘉叙

文選郎中杜君思齊有弟曰敷字嘉齊今年冬來自永
嘉思齊游宦兩京不歸者將十年友于之念嘗往来于

懷也至是喜甚會縣官募民入貲予以冠帶思齊曰此
亦可寵吾季遂分俸為營致之既冠帶出見諸同官同
官皆為之喜遍醵錢往賀宴于思齊之官舍賓主咸集
兄勸弟酧肴核雜陳笑語和洽酒半司封夏廷章執盞
謂予曰嘉齊之貌何其酷似其兄也吾儕今日胥飲于
此思齊行且遷秩他往他日思思齊不見得見其弟即
如其兄也人生聚集豈常邪是會蓋不偶子宜叙以贈
予辭不可因諗于衆曰士之兄弟有同姓者焉左提右
挈前襟後裾此同姓為兄弟者也有異姓者焉官資相
譜[illegible][illegible]相規此同僚為兄弟者也方其處而家也不知
有異姓兄弟之懽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得久同姓兄弟
之樂也二者常病其不可得而兼是宴也合同姓異姓
者具在焉此賓與主之偕樂也然諸君知其樂而不知
其所以樂也昔周之衰兄弟相戒小宛之嘆興卿士相
譏巧言之什作讀其詩可知矣吾儕幸際平康之世僚
友形寅恭相讓之風兄弟遂和樂且耽之慶為樂奚可
言哉使非其時憂讒念禍之不暇矣然則今日一觴相
屬於此又其可忘所自也歟廷章曰子之言是也遂次
第其語為嘉齊東歸之贈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周廷貢既卒業[illegible]子臨歷事天官曹予備員考功
率之共事焉廷[illegible]見時儀度溫雅可愛予意其非
士之出於望郡[illegible]則必故家世族之才子弟也既而問
其邑里門閥乃知其為吉水鶴數之周氏司空文襄公

之諸孫也文襄仕當宣德正統之際有言有續稱時名
臣同時歿歷津要出於吉安一郡者不啻數十人若少
師楊公冢宰王公司成李公則尤顯大者也許謨道德
聲聯輝照鼓舞一世奔走後先遺風餘澤至今猶在也
而況士之出於其鄉者哉又況出於文襄之家者哉吾
於廷貢之才美有所徵矣夫古之論士者必本於父兄
必階於師友必薰習於里閭鄉遂之間非此三者而特
然有成謂之豪傑之士豪傑之士不多得也今之士不
幸生於窮鄉下邑閭閻窶人之家無是三者與俱幾其
有成也難矣廷貢仰而父兄之範則近而師友之漸摩
[illegible]里閭之聞見俱不力而致焉尚何豪傑之不可及
哉夫為人子孫難矣為名臣之子孫則尤難也廷貢歸

式當倡其族之子弟蚤夜汲汲法其乃祖之德烈文當倡其邑之子弟蚤夜汲汲追其前修之聲光庶無忝矣予生也晚不獲從諸君子游每想一時之盛未嘗不慨然興慕也今得識其子孫而考其流澤之未泯可無言以規贈乎上饒程生廷直廷貢友也介来請予言為贈遂書此歸之

柴墟文集卷之七終

柴墟文集卷之八

序文

賀愚逸顧處士六袠

貤封序

金陵吳楚間一都會也　大明興肇為京師既七十禩乃為南京視前代之東西都焉地據江山之勝高城深池包絡林𧃍與陝之河華洛之崤澠相埒俯臨仰矚使人氣象廣大神趍而意壯其神皋粵壤崇臺閒館仙佛之所廬漁樵之所舍使人游閒騁放得以訪古而宅幽其閭閻巷陌都人士女袨服麗車騎雍容歲時追逐謌舞愉樂使人永日而忘年其宮闕之壯府署之嚴周廬環衛之盱列凡祖宗謨訓之所在流風遺烈之所存使人悚然過其下慨然以思肅然其有言若是者雖陝洛不得而兼也故大夫士退老於家與幽人逸士之家食者多列第築室於其間而愚逸顧處士則故家於金陵者蔵書千卷治田二百畝年甫六十拜仲子璘吏部主事之　封褒衣博帶出與士大夫遊退則教其子孫姪耕且讀優游容與飫金陵之盛頹然以老焉蓋世之治也王者之化自泉而流瀕既其久也自葉而流根其治常相因而勢亦相維徵諸三代蓋可見已憶巏未冠時挾冊来遊間觀金陵之盛聞諸長老猶以不逮宣正之際為望及今四十年復来考政事諏民俗所不改者江山城郭而已嗟夫賦東京者必述陪都之盛記洛園者直候天下之盛衰此豈非有位者之責乎會璘之反

戶部郎中朱升之請予文致賀處士予既有慨於中又喜衣冠之家猶有曩昔之風且愧圖回以復盛觀非予力之所及耕材偫而文雅志當世因其請乃屬而告焉稱觴之頃聞予言於處士當以為何如也

冊桂秋香詩卷序

自晉郤詵對策為天下第一以桂林一枝自誇詡後世應舉子牒者率緣是以相尚蓋俗傳久矣吾友杜君舉卒業南雍日繪一圖曰冊桂秋香既請于能詩者後以序屬予夫人之情棄捐者常出於有餘吝惜者常生於不足物與人皆然無足怪者君舉世家鳳陽霍丘鳳陽當

聖祖龍飛初一時草野絲粟之才皆歘然奮起就功名於世故今之疏封國土嗣守勳祿者多其裔也及天下平俊傑勇悍之士無所施其技迺稍稍就學問而有司又以繩墨束縛之俾與吳越之士較于藝文者角相逐于是士之不得志者始不能無矣迨癸卯鄉薦君舉與其友田某皆貢於鄉而江淮之間夙窘於科目如霍丘者亦突然有人與之馳騁於上下嗚呼豈其習之久而藝亦精邪抑其渾雄慱大之氣久鬱而不發發則有以躪人上耶將奇傑之士非土產風氣所能限邪嗣今以往吾知人才科目之盛倍蓰於疇昔矣此則予與君舉之所共喜者也雖然君舉質美而學強駸駸於古人未已也豈以一第自多哉為此圖者特以志一時之遭遇充耳目之玩好而已予與君舉當交相勉焉使異時追繼古人者不在彼而在乎此則尤可喜也姑為序

田氏昭先錄詩序

古史官傳循吏必載其徵瑞於策蓋著其政之美而垂信於來世也夫草木虫獸之變動亦豈可以必得哉君子之為政惟強於自治而已然自今言之讀其傳想其人則未有不駭慕嘆異孜求其所以致此而尚友之者此則史氏采錄之助也霍丘田君某宰單縣日雙麥秀兩岐之瑞邑之士民謌詩詠之既卒若干年其子瑀予解榜友也以序來請且曰先君治單甚有聲當道者屢薦之卒不果覩其政績之偉豈一草木所可盡哉然天不慭錫以此亦無有聞諸後矣予憐其志許之嗟夫古之君子抱道蓄德困於小官而不獲大施者奚可以盡

數哉幸用矣當時之人又以其名位之卑而不之錄或錄之而不詳此予所嘗慨歎者也子之先人位雖不高職雖不崇政事它者予雖不及盡聞即此一節可傳矣第予非史也言無以信於世姑爾序之子藏諸家焉異日必有采者雖然得後之賢如子矣又何憂乎不傳耶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天下之士需次而官者　天子蓄之太學益充所學俾老其材須其成焉則用之故其中多四方賢豪奇俊之士士之厚待其身不輕於用者亦皆於是乎願游予少時甚竊慕之而未遂也夫士之為學未有不須友以成之者鄒孟氏亦謂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當進而友天下之士以至於古之人焉夫古之人遠矣其書存焉予

求之於書以神交之尔若今天下之士孚可以承其言論以覈其是非法其行事而視為作止者顧莫之獲此予之所大歎也既予壯游　兩京過太學之門輒徘徊焉周覽不忍即去思欲挾冊從其先生弟子雍容揖遜於其間蓋不可得矣夫服聖人之教居　天子太學士之矣大光寵莫此之甚然聞之于今或有謂太學稍不及曩時之盛者豈非風教之移易不迨於前耶宜興李文盛游太學數年既卒業同舍生王世敬重其質美而有文惜其去也請予言贈之夫師友不相規贈久矣在上者無以率其下在下者又無以挈其上焉其將廢矣乎世敬獨能知朋友相贈之誼蓋亦退然自克者予因感昔時嚮慕之勤而卒不得一游以償所願且念夫士

之游者苟無所成而去它日當有同予慨悔者焉庶今之游者聞予言而有所感興而既游如文盛者亦由此而幾進也若夫進言以翹人過則予固有所不恤焉是為序

贈別王憲之叙

成化甲午余始與鄉試來南京時憲之先至館于大功坊之東余偶僦館與之比焉憲之儀觀峙抜負其才藝論辯常屈其座人余時未冠憲之長余十有四歲稠人內獨奇余因定交高相期許余得日瞰其中之所積而知憲之蓋翹然者也意其不久當即取高第躋膴仕然尼於造物者屢試輙屢不利予益得與之游焉[illegible]之[illegible]試居第一挾其藝復來時年寖長矣人稍稍易之

余視其器韞猶龍泉大阿光芒雖稍斂避而其廉利者則未嘗頓也是年余叨解憲之再不利瞠然執余臂曰吾嘗期斯夫同解今君先我去矣遂悵而別繼予赴京師過其家拜其尊甫教諭公自是每過徐必詣憲之留竟日弘治己酉憲之奉教諭公命復俛首就試試已誦其程文余愛其簡雅非復少年語也賀之曰必中必中比榜出果然喜劇馳赴之憲之懲往年事前數日浮江已歸矣憲之年近五十凡六試場屋乃幸取一第其夙志豈以是為欣戚哉然其家故貧父母俱老且未有子獨一稚弟持門戶今士之所志業不在科舉則已既業於是得之而不喜非人情也又況如憲之者尤可喜哉而余將為之喜則以交於憲之者深而得其家事為詳

他人雖喜要皆不若余之甚也憲之今歲會試下第旅游南監余數延之飲既又別去謂必有以贈之予曰曩與足下期不專在是也謂特籍是置吾身焉爾今既得之矣曩所期者固在也況發之遲者其収功也常果以博而難于初者天將有其後也子之位行有以副子之志矣子試思之不然余迺以一第喜子既就而遂已乎憲之曰然遂為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詩叙

永之為州在衡湘間山水奇拔據九疑瀟湘之會前世皆莫有聞至唐柳宗元謫居于茲始以其林麓谿谷之盛宣於文章搜奇抉異窮極變態而求之山水遂名於天下惟其山水奇特故其清淑之氣蜿蟺磅礴往往得

於傑秀之士然亦莫有顯聞者求之支郡曰道州宋濂
溪周子始出焉濂溪建圖著書續千古絕學厥後河南
程氏新安朱氏演而大之濂溪之學遂行於世故論求
之人物者周子盖其特也由今觀之求之士率多通經
學古質乎中而文乎外豈非前賢之文章道德流風餘
韻薰漬感發而然耶予同年程德和雅健而文有士君
子之行初釋褐時詢其家世求人也及拜南京吏部主
事又同官睎予過覘誨輙至予甚德之仲尼德深恢其
藝十試場屋不利弘治庚戌歲貢至　京師茲來游南
監長身古貌趨揖有儀與之言傾倒明快蓋暢於世故
者予因得其中之所藴嘆其兄弟之皆良益知荊楚之
多材也程氏裔出汝之上蔡德某之曾祖元季為祁陽
令因家焉考某嘗主蘭溪簿有遺愛民至今思之其家
仕與學皆有模訓故其兄弟之成立本諸父兄者多不
但得之山川之奇秀與往哲之遺風也歲之初吉德深
以例暫歸諸僚寀重其去皆賦詩屬望之予與其季同
年故特為序

望雲思親圖序

人子之思親凡手之所持足之所履耳與目之所聞見
得於感觸輙及其親推類而長之靡不繫其思也今之
人知慕其親者見於文詞形於圖繪率多以望雲寓其
思焉豈非有作而倡者之於前歟夫天下事未嘗無倡
也惟倡之者非其人則和之者亦鮮苟有名德命世之
士倡之於前則天下之人並起而爭慕之矣望雲思親

唐狄文惠公所倡也公之孝廣矣徘徊大行之巔顧瞻
白雲特其一時所觸爾他人未嘗詣其所游值其所見
也迺亦以是寓其思者豈非公之勳庸德望照耀後世
而動人若是歟公在當時歷官中外具有言蹟至其精
忠大義勸説女主託能取日虞淵克復唐祚尤人臣之
所難故議者謂公一念之孝篤厚於中隨所在而易其
施焉殆確論也夫以公之大節昭著迄今則其風聲之
被及文字之緒餘人猶興起而爭慕之者　況夫天
理民彝之共其感人當何如哉無恠乎後之人子慕公
之一節也　蜀府承奉宋君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
求愀乎而有思終無以宣其情也亦繪圖曰望雲嗚呼
公之感人於是焉至矣宋君出入　殿幄鞠躬朝夕祇
事于　王既移孝而忠矣而又拳拳慕其所生不置焉
是則尤可尚已會予同年進士成都何廷獻託予叙其
所圖卷既嘉其誼且重何請也因叙之

壽紀君士傑七袠詩叙

高皇帝既定鼎金陵慮無以大諸夏之觀也乃徙四方
閭右之最充牣京師至于今百年聲名文物搢紳韋布
繁縟豐熾不與他郡等夫　聖人之化敷及萬方固罔
有間然當　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其光華膏澤遲
速淺深固不可以槩論也民物既盛教化尤深故今閭
巷往往多龐大壽豈之士自予官吏部今五六年謁予
文而稱賀者殆不啻數十人非余所為文而余不及聞
者益又不知其幾也猗歟盛哉今年春紀君士傑壽躋

七褰三月二十日乃初度之辰也親賓皆盛酒食具文詞往賀金吾錢侯廷佐復屬余叙之予交金吾久而亦知士傑之爲人也則又何辭紀氏其先潤州人洪武初以閭右徙上元世篤禮義士傑生三子璡　皆温然克家所以娛其心而介其壽者多矣士傑居省善之地享高朗之壽譬之松栢産於大山長谷靜深之域牛羊斧斤之不相及其壽也固宜抑孰知　國家函煦之久也往年　天子上長樂徽稱覃恩天下士傑仍被高年冠帯之寵嗚呼　國家惠養元元皆至矣紀氏父子其念之哉若夫味德介壽之詞皆繫諸篇什余不及云

康氏獻壽圖序

君子之壽悦其親膳飲之欲潔衆服之欲温宮室之欲遂起居之欲安以爲未也又與有道德之富名譽之光以顯大之至於生朝歳日則又撰文詞以致頌托草木以祈年蓋無所不用其至而其心猶歉然不自足也然天下之爲草木者夥矣君子有取焉必其形色氣性各有攸當焉者今夫椔栵樗櫟以壽其親非嘉木也君子怫然作於色矣指蓬蕕萑蔚以況其兄弟之好非美許也君子脫然捨之矣唯椿也萱也蘭也與蕙也載於易味於詩賞拔於莊騷傳紀之書其為物也有堅確後凋之操靜閒斵秀之資可以共悠久可以翫芳華可以佩而比德可以樹而忘憂是故君子有取焉蓋雖托意於草木之微亦無不用其至也祁門康氏自侍郎公以文學起家歷敭通顯門閥遂爲新安望鄉進士佑者嘗閭經於予馳書來告曰佑叔父志英天資樸茂蓄德于鄉微人善析産以居叔父與三兄共炊而食者將近百年生三丈夫子位价仙業儒服賈克紹厥家歳十一月廿有六日叔父懸弧之旦也叔母程媲儀儼德與偕老焉佑與諸昆季爰取椿萱蘭蕙繪為一軸以寓祝壽燕喜之私敢乞叙以獻予惟康氏諸老人惇友篤愛耄白以居而群從子弟又多被服儒雅嗣其父兄之休予雖未歷其境覆其閾知為藹然孝弟之族也夫孝弟之行久矣積之以誠持之以久寔能通神明而感動植異時其家園囿階庭之間亦將有連理而生者焉草將有同穎合莖而秀者焉又不待假諸采色形諸繪畫以姑寓其意也佑與价皆又藻煒發譬於草木其尤得和氣之先者乎俟志英壽介於期再濡筆以序

贈醫士李惟節序

癸卯年余赴鄉試于南京時醫之有名者周文采楊汝和暨惟節三人越明年余舉進士於京師文采汝和適奉召至余以病延之語焉汝和質利而勞通文采思專而懇到各挾所長而為醫皆時之所難得者既心愛之獨以未識惟節為慊迨予官南都惟節醫日有名今年春金吾錢侯為予言其友人許子貞垂老矣疾屢作官醫往往不能治獨飲惟節所予藥輒愈丁未秋予自遘霍亂衆謂其侵尋羸瘠之餘殆不堪是病惟節診之曰氣稍不足然脉無異固無傷也遂製藥日飲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後愈余雖未悉惟節之學然錢侯之言有以符余夙聞

者是可得其大槩也已三人者宜乎頡頏於一時也詣
師先河南人前進士安敏之孫子貞少亦游進士之門
其往来契密蓋自少至今矣子貞每病愈往謝惟節道
以錢幣輙麾去不顧子貞念無以答其勤也思得名文
辭者將其意乃屬錢庚来請予言以余雅知惟節之醫
良也今又併得其為人況錢庚又予之所器重者則將
何辭惟尔惟節懋乃藝日副友朋之望余它日當為惟
節備書而不完於是也姑為贈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予觀節壽詩卷喟然言曰天人之合難矣古之壯夫志
士暨烈女婦當變故厄窮之際毅然不變克完其天何
可勝數哉迨今乃或名氏無聞及稍聞者或子若姓又

藐焉嚚愚罔獲紹大厥世遂顯揚之嗚呼天之所難能
於人者人或致之人之於天攸賴焉者天顧莫之逮焉
此予所難知者泰人張壽母周氏弱年棄諸夫壽甫踰
晬毋誓不它今七十歲矣享其婦女饋養迨五十年修
於人而獲諸天如持左券此又何哉故君子亦徵於善
而已至於悠遠得喪蓋非所計也毋居之室戶曹胃先
生顏曰節壽既序其事且多詩之者復屬予題其後夫
職文字以揚義烈予事也矧吾鄉人惡可辭歟

贈李容之叙

安昌李容之旅於維揚與貢士高楫之王宗仁游容之
計於商二君業於儒道不同而交狎焉予固怪之今年
秋二吾自揚來南京出容之所居山八咏圖請予詩因
廣容之故儒家子中以家故各棄學而托於商商於揚
五年矣明年將西歸并請予叙以贈予謂容之本儒者
業與商賈伍矣乃切切慕吾儕與之游觀其志蓋翹然
出其儕輩未嘗不欲一日輟彼而就此也可謂慎所嚮
矣三君者之取人也不槩其跡而于其心可謂樂與人
為善者矣然則予於其交也又何怪焉容之家中條之
旁有岩壑林池之勝圖之所謂八詠者是也予固癖山
水者然未擊其勝遽欲彙而詩之又何以盡山水之變
態也哉俟予他日或西而游過中條訪明之登高俯深
嘯詠而賦未晚也夫容之出江湖之上則與賢士大夫
游入而家則擴山水以自放焉觀其好尚不問可知其
為人矣矧予重二君之請乃無一言以贈乎是為叙

送施以德叙

江東徐子仁予與之往来子仁才翰絕出力古學自嬉
閭閻其所與游歷數六七人皆一府才畯之士余既雅
愛士遂介子仁徧與之游得其文章讀之信非世俗之
所及宜其意氣相得而頡頏於一時也古之學士大夫
率喜稱道天下士士之負材不遇者往往托以知名予
於數君可謂既知之矣惜乎力不足以振之顧其才美
各有以自見豈望於予哉而予每讀其文則以是自歎
也今年秋施君以德取府解考官晚得其卷及引榜注
名姓相顧歎惋者久之歲十月治裝將浮江淮道徐兗
燕趙之墟覽觀中州之形勝以抵　京師茲行亦壯矣
京師才賢攸聚官位學行如退之求叔之流者蓋有其

[illegible][illegible]彼方汲以求士以德於人人中又挾所得而異其[illegible][illegible]跡若不相聞而勢有必相須者行矣何患乎無所遇哉子仁輩咸作詩寵送之予為之序

壽程君思賢七十詩引

予嘗聞新安志知汪程二姓之舊之蕃之來程肇於太守元譚至忠壯公蔣以武功顯梁陳間演迤而宋若文簡文清之相業刑部禮部之節義龍圖徽猷之文學皆其卓然者北徙於洛又得明道伊川兩夫子續孔孟之統開絕學於萬世其道德功言則又非一鄉一族之所能擅也上下千餘年衣冠門閥之蟬聯餘休遺澤之培埴風聲習氣之鼓盪詩書圖史之漸薰故其雲仍散居四方者多材美譔強者碩謹愿之士蓋其所憑者遠乎厚矣歙人思賢忠壯公之裔也治廢舉術嘗入貲被冠帶之寵有三丈夫子伯曰相仲顯季昌往來積貯於海陵思賢今歲壽登七袠海陵人士相賦詩壽之既成軸其鄉人汪希曾請予引其首夫古之養生繕性者多隱於深山大谷寥闃無人之境絕世故去外撓泊然於塵壒之表期與造物者游乃得其壽故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今思賢觸寒暑犯江湖值風濤冊輿之不測則恐怖呌號以求脫於須臾逐什一之利得則欣失則戚豈無勞其形搖其精者乎而年纔[illegible]十聞其飲啖強健步武輕便若五六十人者則之[illegible]耄之期顧皆未可量也此又何歟予嘗究觀人之[illegible]適心志為上貧富貴賤不與焉彼嵇康之好鍛阮[illegible]好展此豈有聲色臭味能動人哉然樂之終身不厭豈自獲其心志之所適耳新安地狹民稠民多以商為業思賢自少遨遊吳與荊揚之區不能無險虞而逸樂者強半不能無或失而得足以償之他故不能搖外物不能奪相志於商以自適斯其壽也歟夫本其家世以見其積脈之深厚質其行事以見其心志之恬愉及其三子文見其所以養志而介壽者若夫揄揚之祝頌之則備具於諸詩玆不復贅

別方與義詩引

南京國家肇基之地留守之任相承二三中貴人暨公卿伯而參其事者文臣獨尚書一人焉與義以給事中掌版籍[illegible]玄武湖不與六科事適吏科闕與義握其印會[illegible]缺即諫踰留守者及他有司事以聞　上方銳意求治為黜三人特發　勑以厲其餘無何與義歸省同官[illegible]主事錦蜀人也嘗規湖之隙地藝牧其中留守者偵得之遂并劾與義與義曰纍自我始錦不可獨罪力為營解之既而詔使蒞獄錦竟除名與義褫三官左遷羅雄之驛丞夫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與義居其位得其言而言利有所不顧害有所不避可謂不後其君矣當讞獄之際使其稍稍爭論可自潔已顧獨不忍罪錦俛首嘿語而署牘焉可謂不賣其友矣由是觀之與義其君子哉羅雄在西南萬里之外炎風瘴霧中州人士所不堪處與義怡然就道曾不少見顏色其[illegible][illegible]所有過人者世所謂窮達信詘又奚足以論與義哉[illegible]

游者栢牽賦詩贈之余為之敘

愛直聯句引

曩予備官南都際一時名德文雅之士不自忖度輒踵附之游間辱以文字燕集相酬唱為嬉樂別去十餘年山川城郭歷歷在念思從曩人遊邈不可得矣予友徐宣之給事南垣嘗謂予曰南都詩社殆不減昔年之盛而君之姓字尚有口之不置者嗟乎雖何以得此聲於人哉實有所攀附然也會宣之考最至京師離乃合太原喬希大大梁李宗一滇中張進之沂陳德郡郴李貽教武昌劉用熙錫山呂仲仁歷下邊庭實餞之因聯句以贈共得唐律若干首傳觴授簡悅蔡陵之會也夫吾曹之飲所以異於販夫市兒者正以文字酬酢焉不使投贈之非其人詠詞之失其義亦奚取於是哉宣之泣職諫署每毅然論天下事尤篤嗜文學夙夜磨淬期進於古人詞以贈之可謂得其人當其義矣句成之明日離請予希大篆愛直兩大字於卷首是夕僅都尉餉酒夜既半復聯句謝之亦詩席之可紀者故宗一俾書於末云

贈醫士祝　敘

祝生某以小兒醫名敘南京今年春黃時用為予言其所生兒方晬一日病壯熱喘甚狀若外感然群醫環視之皆曰肺病也既投藥病益篤或告之曰小兒醫良者人多趣祝氏盍請之既至指其脉即曰病在脾蘊熱而延於肺不療其脾肺當自愈也遂製藥連飲之越數日時用僅一子特愛之既愈德某於甚遇人承[illegible]道某學曰活我子者某也予既為時用喜且奇其人必深於其術不狃於庸俗之見者也既而稍稍聞諸人謂某於其書不甚盡解所知特趣旨大約而已然今士人家小兒病者他醫往往不能療諉之某則輒愈收聲指績傾動里巷人莫能究其然予竊怪之古之說者謂醫言意豈須閱人多矣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遂不資學耶夫古之聖人為天下後世慮蓋仁且智矣患人之夭死而創為是術以救之也凡陰陽寒暑晦明燥濕之節人之一身筋骸脈絡肺臟竅節之詳既從而著于書矣至於草木金石其形色液味與夫土地之所可不可又從而名之焉患人之不能兼也又從而制為鍼砭灸熨之法以應其症而補其不及其慮至深而法至密矣故學是術者非積數十年之久不敢操之以試於人今有人焉漫事於學而試其方方輒有驗豈非世之所難者耶惜乎予未嘗從事於斯而亦莫能詰之也然予又聞秦越人華陀之流皆遇異人授以奇術其治病有不可以故常論者使祝君或有出於此則又豈予所能知耶時用兒既愈思有以褒其能間屬予為言之時用家世醫交游間甚重許可有取於某殆必有所見予姑以臆聞者告焉讀者豈以予言而即軒輊於某也哉

蟠桃壽卷引

錦衣王侯孟仁之母夫人今年壽六十有四雲湖陶孟學值其生朝畫桃于卷以為壽蓋取王母獻桃之故事

云嘗考之博物志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武帝者五自取其二又武帝内傳亦言桃如是邪形圓而色青玆事不見於正史合傳志所載而論之要必有據非盡出於傳聞想像而為好事者所假托以傳也然孟仁之事毋也滌瀡旨甘左右就養高堂邃閣燕處攸寧程第米愼歲時　内謁簪璣佩繡象服熣然含飴弄孫神歡體和既壽而康福履無艾亦何羨於玆哉雲湖為此不過假之以祝壽尔然雲湖繪事一時號稱奇絕世方爭寶之流傳于後使展此卷者玩賞之餘知有孟仁之母則畫未必無助也然予又聞燕齊遼海之疆閩衍博大神仙異人往往出入乎其間雲湖客遊之久或者有所遇如安期生羨門之流者乎不然何是桃之色暈赬潤如閬風瑤水初實時邪惜無曼倩在旁從而指之曰吾已三竊之以證予言之不幻也雲湖頋予大笑遂強予書諸卷諸詩家有咏桃稱壽者以是為引云

余處士壽詩序

徽之發源余處士尚賓生於屠維協洽之歲孟春穀日今年初度之旦盖歷三百甲子矣處士之倩韓生漢于時卒業南京太學前期摘其山中之景命工繪圖求諸大夫士詞詩咏之將以寓歸俾歌以為壽已而手畵詣予屬為之叙予嘉生之誼洒本處士所以壽者為之言曰凡物之壽以其才亦必得夫所托之地今夫松栢其才最壽者也亦必產乎長山大谷曠遠靜幽之地雨露之澤深牛羊斧斤之不相及然後有以歷數千百歲之久而當其才新安視今天下郡邑僻在一隅山峭厲而水清激雖往者叔季之世兵戈鬬爭之所不及其民又擅其林麓土地之饒有以給其衣食處士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承詩書之世禀厚而養完行飭而身尊是固宜其康且壽也所居在婺之阤川有山水原田亭塢之勝可稼可漁可樵可牧處士既引恬樂澹頽然自放無所用其思慮而三丈夫子焇瑩恢又藝儒服賈有以樂其心而佚其躬巾車藜杖日逍遥其間光景日新心志日舒皆所以介其壽也吾聞上壽恒見於道德純被之世今太平久矣至和薰烝民康物豐處士得其地際其時繇今以往之耋之耄之期頤皆可幾也異時敦龐豈弟藹然于鄉以徵我　國家至仁之應又豈直余氏之慶也哉詩若干篇繫於下方寫山水之幽佳祝吉人之壽嘏要之治世之音也覽者當自得之

題李恒齋先生遺教帖

右恒齋先生示子諸帖巏莊誦之皆小學為已之事作而嘆曰恒齋可謂克教矣但詩之末句毋以少年登科懸待其子心竊怪之最後誦至舟中自述有移孝為忠履是悟非之句乃知恒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是豈但以科目誘子弟者人乎惟正自遼海往長閩憲使來屬巏題其後吾儕終身求之此冊有餘師矣尚復何言他日過淛與長公岳伯對床話及必不以予言為簡也

巽墟文集卷之八終

墓誌銘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夏君墓誌銘

有序

太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慨然自負不售知于人凡太師所以佐　本朝者授諸廷章語輒解悟盖其父子自為知己故廷章議論行誼克肖其家　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者謫咸寧丞廷章適考績寓　京師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祥以言倅縣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為戒塞忠諫路且新政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相繼罷去文祥仍改京秩繼又言慎終維始宜選儒臣日備　講讀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如故事朝夕接見以議國政宜慎名器禁奇巧斥異端裁冗費録功臣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尋又指大臣之邪正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邊兵踰年不解廷章權內難服已闋卧病家居泫然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遞上之親大臣舉賢才理財用任将帥修武備揉羣策明賞罰敦忠信廣仁恩正士風其凡也覼縷盖數千言未報傳邊遽日甚復櫽括前事方言之在太僕寺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章言　祖宗廐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盖遠矣若驟徵價久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非便乙丑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　上宅憂屬有星變即奏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将自弭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殷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為中國患史冊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　詔諸司陳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　祖宗典故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　天子察其忠　詔有司多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為忤初以進士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文恪公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迺薦陞通政使司左參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毋養官南京廿有五年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春三月庚戌以疾卒于織錦坊之私第前毋周氏封宜人毋李氏累封恭人周宜人無子前卒塟宛平比少卿卒特遷至湘陰祔竁焉配王氏恭人兵部侍郎士英之女三男子弘數弘輔女子長聘翟鳳儀仲邵玠季黃元㬅皆宦族子長在室卒孫男女凡三人廷章始以援李進士知名其後愈慷慨論天下事當世公卿奇其才率以公輔望之歷留都官寢顯矣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志矣諸孤奉匶南歸以卒之明年月日塟太師兆之次請左參議程君温狀徵子

銘予二人故廷章僚友也其世系遷徙羣行之詳既具
狀中㸌特誌其大者以繫予思亦廷章之志也銘曰
在昔有虞龍作納言　皇有四極稽古建官銜與廷章
翔于郎署晉陟銀臺爰得其處穆穆　孝皇配古放勛
諏于有衆冐言日聞維時廷章蔚有論列事有敗興人
有忠讜匭納函封璽塵麻鍋　天子嘉嘆茲予藎臣太
常之子太師之孫諫書滿篋賜爾後昆詩亦有之南有
喬木豈如世臣華我邦國太師之澤江漢彌長跕羡承
休奕世相望湘陰之域其隧其藏我銘吾友庶幾不亾

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辣
齋王公墓誌銘有序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參議致仕進階
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
遺命子韋曰予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夫號知
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韋列公世次事行遣使
以書幣來請㸌既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慨公之銘宜
得宗工鉅儒顧諉諸㸌㸌以病戒筆研久且陋不足以
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纊之託而韋再以書趣語哀甚
卒辭不可則謹叙而銘之叙曰公王氏其先河南考城
人元之季徙江浦　國朝隸錦衣衛始為南京人公諱
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舉禮部進士以外艱
庚辰始　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古義論及時事讀卷
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直抑寘第二甲第三人
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公倣栢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
達王忠肅相顧喜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
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中　憲宗皇帝初臨朝公率
同官言五事大畧謂古昔得失載于前史乞　經筵無
講治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諫官之言有可
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選
任大臣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
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賄進緣本兵者非其人
先黜尚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
臣宜悉遵　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
治之非保全之道也其言尤備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
中貴人　譴至南京公訟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貫乎
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
事以防後患數其大不韙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
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為震
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争上章論捄頼
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貴
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于鄉者土
官龍賽死子暢當襲族人争之都御史視公為子奪暢
以賂數千求功公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户者富而雲
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須王判官來乃白
千户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
魚其出白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判七年
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為守都御史恐滯公也不聽去之
日婁盲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公旻頗屬意遲公

考滿託府丞昂從史之公至京請休致尹公曰維郪望
望巳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公且歸九
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居吏部始薦公拜陜西左
參議公為一起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平遥給踰年忽
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路于陜者争留之公堅不可奪
已時年六十有三也公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
敗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昂
馬府尹諒皆奇之京兆特月給繙錢為學舍費及居言
路與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遷被謫故天下之士誦
公之言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
盛編脩陳公音相繼留公者章至十數上不已自陜歸
杜門不出聲望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擬重之公論

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新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
習惟以廉恥不修奔趨日下為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
剛方為刻急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文者
以典雅為膚淺怪刻為古健皆後生所深戒雝與林待
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之壯
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公薦矣用違
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訪以亟起公為規
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甚哉遇合之難也然公守義篤
信不肯少紬以苟合可謂無媿其言者矣公文章師韓
歐詩倣王維劉長卿筆札遒勁鑒別古書畫器物尤稱
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共若干卷傳於時曾祖韓
仲祖嗣宗父寧以公仕贈判官母胡氏贈孺人繼楊氏

封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贈孺人又繼配徐氏側室吳
氏子男一人出於吳芾也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吏
部考功主事女二人一在室壻孫女三人皆已嫁士族
孫男曰逢元韋賢而有文其最公行又曰公嚴毅若不
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懽心豪爽若不受窘束讀書一
室凝然終日簡澹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悉坦
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決人莫之欺盖得諸家庭人無
間其言者誌不得而舍也其葬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
有三日銘曰
長泰之鄉祖堂之原歸形于斯維公墓門有德在人有
言在國其言維何古之遺直勿謂已矣後人之思何以
徵之眎此銘詩

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姜君墓誌銘 有序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
府猛於外遂放兵刼掠勢寖不可制　孝宗皇帝詔總
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
自綰發不聽　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
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武緣於是
思恩田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秪以夷種
世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蔑
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法官附縣分州丕變其俗庶
邊民底靖寬　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
聞　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
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嗚呼姜君之學可為有用

兵君字玉卿綰其名其先洪之奉新人中家樂平再遷弋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汪氏俱以德善聞君少有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人八歲就外傅即知勵學德平愛而奇之長復喪母樵於野暇輒讀書授經莆田林氏補縣學生成化戊戌　賜曾彥榜進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　午朝宜及大政陳治道十事又論大臣規起復者語頗直人銜之會典留鑰者蘆蕩訟起若泣焉數其罪遂率諸御史劾之其人攟摭以辭至廑詔使勘獄諸御史竟坐誣被謫君得桂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知又三年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敗覩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撫其渠魁乃選健兒教

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稍稍戢初商販者舟繇柳江抵慶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為利君一日自省遡江歸哨者以情見迫遽譁言賊伏隩誅君陸行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擁蓋樹幟聯商舟徜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無所用哨矣述崑鄉韋七旋天河韋萬妙皆酋賊世亂邊會府不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予十金客能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十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嘗約賊來慎且毋戰宜擾

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於巔呼聲與城中應賊驚乃引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於崖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地近賊者多願編為民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亟薦之即拜廣西按察副使　勑提督右江道峙粻完壘繕兵益嚴[illegible]慶間群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成思恩之變君常語人曰廣民毒於蠻賊久矣賊未靖土官之橫也舍是何以為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為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於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前期語人曰吾死於正寢必

端坐不近婦人已而果然君為人孝友居官以廉儉率下議論侃直聞義則彊于行臨危處劇辨治不撓嗜學不驚詞華嘗置正學階梯于几曰主敬乃可讀也所在脩復祠學課子弟講及飲射為民興水土利婚喪有式飯僧祭鬼酗飲之俗悉蠲禁之杜請託抑豪強凡斷大獄數十皆積年莫能決者慶遠稅法民尤稱便其用兵徒行野宿為士卒先不用鄉導豫圖所由不調兵食惟用郡兵持精有獲輒分給之謀密而速故所至輒成功配周氏三子清鄉貢士濟夭季曰泓二女嫁裴朴陳詰月日塟某鄉某原清以方伯舒公狀授弟汎走南京徵巏銘且曰治命也巏與君雅善其可辭初君出謫凡九人溧陽繆全之檟滁州劉伯和愷安成劉時讓遜皆

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踈留之後致訟者以他罪繫死
君輩往往起用㮚終莒判愷再轉僉閩憲致仕餘多流
落不偶及君久躓而興成功於粵衆謂大行可跂俟而
僅已於是殆有命不可曉耶九人者惟遜命副湖憲云
銘曰
士不茍合常閼其施有偉姜君仕也惟時嶺海之陬休
問彌大盜殪夷歸肇域無外堂堂圻父稱君曰能底言
於績　天子之明亦既用之爰發其有胡不壽躋以旬
以久世長意短命也則那嘅彼同官君得已多不朽者
功庸紀于史尚求其聞銘示無已

中憲大夫廣西太平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李
公墓誌銘 有序

公李姓諱旲字志遠成化已丑舉張昇榜進士忻穆堂
出閣　詔選講讀官吏部閱諸進士以公與徐　薦授
翰林院檢討公日侍　王左右訓詁之外數陳諄切
王甚重之有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為公父母
請　封既得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　王
以疾薨公哀慟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開慰者
公艴然曰　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縉紳間
改南京禮科給事中丁內艱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
布政使司參議公在言路因災眚之異力陳時事當罷
行者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還竭遼人稱之在浙江
值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泒孝豐縣也營治勤劇
廟學館廨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户以衆刼府庫

公提兵分捕之圍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蘆都
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公曰仕
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晚年以　恩例進階亞中大夫
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大父構洪武初以閭右徙上元考
彥輝號松月有隱德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篠菴節之
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集四卷藏于
家配王氏封孺人繼配趙氏四子勲熙熊默勲南京欽
天監陰陽人熙前監察御史雅以文詞稱諸女皆連姻
名族盧裕華杲林鎧貝鯨其婿也孫男珎次珵女子一
人聘金昆公享年七十有八以正德戊辰十月十有二
日卒既踰再月二十有一日葬鳳西鄉李家庫大父之
兆諸孤以參議羅公仲祥狀徵銘初公給事中既满適

吏科都給事中缺衆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顧誣公貪
緣要近飛書以　聞中貴人將　旨召吏部議謫之尚
書尹公盛論公之為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
忤執政會嘉興之變御史例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
政案其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詘伸得喪之際若皆
人力所為者而公以坦拙自號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
之者矣巏與熙游久公蓋丈人行也良宜銘銘曰
彼捷而趨我坦以為衢彼巧而覦我拙以為居抑知其
然命不可隃雖蹐於人我則有餘嗟嗟李公逝莫與俱
泐銘于竁尚求厥譽

雲和縣縣丞進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 有序

正德壬申春二月巏起廢改官南京過維揚聞南菴居

士王君卒往吊之其子儼以墓銘請辭之無以出高户
科類之所為狀矔讀之愛其覈而文因念公行應銘狀
且備又重以儼之請復何辭邪乃諾而銘諸狀曰君王
氏諱成字信之世家江都曾大父德山大父福興父昱
但隱於野母焦氏君少頴敏七歲讀書輙通大義弱冠
補縣學廩膳生試塲屢不利天順壬午僥首應歲貢
卒業太學成化庚寅始授兖之嶧縣丞典馬政君曰命
也丞何負於予哉時政久弛弊滋甚公端已嚴禁平市
價使豪右無所射利攻[illegible][illegible]收不泥常法踰年公私稱
便厩皆良焉令范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贓憲司檄君覈其贓
沒之君秘求抵罪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令闕丞當署縣印有
李簿者自請署君即推以與之簿不謹因若干人夜反
獄簿惶懼謀于君君集捕卒戒之曰囚不得晝行討未
越境若葦當速往果於叢莽隱窟中得之藩臬仍委君
署縣事歲饑議者欲發緡錢糴穀以賑君曰緩乃貸巨
室穀約稔歲倍償之巨室爭出穀以應民賴以全活者
甚衆於是東人交頌君曰是長者願即得為真令會焦
孺人喪君歸不果辛丑服闋補浙之雲和丞縣在括蒼
山中地險俗頑仕者多不竟其任君下車結以恩惠民
始相孚縣舊以銀為稅歲久鑛絕稅仍斂於民民苦於
併輸君為之通融以一夫所出分輸四時民以為利隣
縣咸取則焉在官數年諸廢脩舉乙巳秩滿九載以
詔進徵仕郎忽有所不樂遂請老歸居城南別墅因號
曰南菴居士樹楊千本以給薪費且曰使吾子孫知為

勤力之地耳作室城北聚書史延師儒教子姓其中暇
則躬考課驗其勤惰同日遣三子補弟子員君前配薛
氏生男曰儒先卒次儼以進士歷官南京工部主事女
二適國子生謝秩揚州衛指揮　任恭繼朱氏生男
偉鄉試舉人季曰侃二女揚州衛舍人李維禎刑科給
事中葉相其壻也君享年八十有四以正德庚午七月
二十九日卒卒之又明年月日塟鄢城西花臺之原狀
既悉君之始終矣又曰君辭宏氣直善談論事父母色
養備至友諸弟先世遺產盡與之內姪薛麒同居京邸
夜凍雨暴作麒已睡垣將頹君潛移置已榻頃之果頹
麒驚起叩謝曰微公麒殆不救矣晚年益簡靜或浹旬
不至城市雖飲社讀法僅一再造公府而已徜徉吟嘯

翛然自得鄉人益高之予觀君之佐縣惠民變俗之政
綽有可書考君之脩於家者風度器局殆又非一丞所
盡也惜居下僚未極其用今主事昆季日躋融顯君之
蓄而未發者其不在於茲乎銘曰
佐仕於邑弗究其施請老於家有永其詒蒼彼城南樹
藝以嬉有胤有年福履孔宜歸藏斯丘公乎何悲老成
不作典刑奚為我刻銘詩爰慰孝思於赫有命尚昭厥
垂

徐元定墓誌銘

君諱與之字元定與予同舉成化甲辰進士出宰淄川
縣甫三月坐事執政者罷其官既歸之七年為弘治壬
子六月十七日以背疽死於家訃聞予痛悼者累日嗚

呼元定遽止是乎蓋抱才負氣之士嘗患於不自善用又患乎用之者遷其長元定跅弛踔厲取求於人者既疏而人望元定者乃槩之以拘儒曲士毫髮弗少貸焉此其遇合之難而卒窮以死也元定讀書最深到喜遷固韓蘇文日不釋手其為文氣勢張王馳騁反復觀者洞心駭目如萬馬爭場武夫悍士猝不可得而馭也其為詩師杜子美倣其詩體悲壯沉着五言律蓋近之其尺牘長者數百言短者五七語無不警絕兼之字畫遒勁海內人與之通往來者每得其一劄爭相傳誦蓋元定能事臻妙者尤在此也喜交游後生及門者皆折行輩與之傾倒肺腑揮金歆客磊磊無慍色遇不合者輙厲聲擯之于坐善元定者多危之元定處之漠如也卒

之日誠其從子曰璜子平生故人完好者唯儲君我即死其往請銘璜來以告嗚呼予何能為元定銘且又安忍邪為序之曰元定初名傑[illegible]後以字行其先先為太平繁昌人貌豐而皙眉目[illegible]其先人主簿公政官汶上故語態悉類[illegible]孺人老尚在娶于[illegible]氏生二子長曰鳳翔蚤[illegible]子一曰同仁女四人春秋四十有六以年[illegible]日[illegible]山祖塋之次有詩文若干篇稿藏于璜散逸者尚多知元定者必為之彙編也嗚呼科舉行而古文廢非一日矣元定崛起時輩中天資豪銳不餒不懾直前以古人為師可謂難也已今人枚指其細故欲併而棄之要之得失終不相掩也今歲元定以家乘來與予言近讀老子孫吳書益

見古文高處又曰讀朱晦翁集其文章議論與之當低頭拜矣嗚呼元定於是蓋將易故而即新也孰謂其遽死此予所以重為之惜邪銘曰

孰艱其行孰隕其名歛其華英壹文以鳴彼蚩者猷我得已羸伊銘之故哀靡有成

文林郎何處士與東墓誌銘 有序

泰興何處士與東年七十有九老於東皐之草亭正德辛未其仲子棠薄會試戒行且止處士察其意謂曰汝以吾老而懼行耶汝即登第吾怡然瞑目矣棠重違其意走京師處士尋以正月丙寅卒唱進士第之七日棠始聞訃哀甚亟易服以歸爰卜卒之年十月二十七日瘞處士永豐鎮之東原與盧氏孺人合窆前期竭蹶過

海陵謁於予曰吾翁所望于棠者既溘然無以見圖以慰諸幽且聞于後惟壙石之銘是託爾敢以卞傅士思敏之狀請予哀其志且於何氏有連也為叙而銘之叙曰處士諱岷與東其字號東皐世居邑之永豐鎮稱著姓曾祖彥清讀書有大志祖濟以義發粟詔旌其閭考顒為人質實恬遜鄉人即其號稱雲谿翁妣朱氏處士少日資行巽緩毋常念其不及甫冠考妣卒即能奮起率諸弟力農服賈不懈族人始異之常曰詩書何氏素業不可棄也迺資仲弟與峻游學于外為諸子弟延師于家成化辛丑歲大饑處士推所積助縣官不足例得散官辭不拜踰年荐饑益助之將授以冠服階文林郎再辭有司曰此詔令也夫誰敢格乃拜而受之弘治

巨亥漕河竭都御史發丁夫卜萬以濬之籍恭與者盖
萬之六令丞議曰茲役大而入衆寛則敗事猛則斃民
必擇人以涖之宜莫若何文林者乃檄以往處士經畫
周密畀兢趨事迄先他邑以功告焉都御史喜移文勞
之學進士袁昭記其事尤備初處士聯從昆弟凡十一
人其[illegible]而仕者鴻臚寺主簿與贍中兵馬司正兵馬指
揮[illegible][illegible]中年後皆彫謝獨處士巋然存殆三十年結廬
于田題曰東皐草亭名人縉士贈遺文字以為樂于時
從子櫄以舉人授應天府推官斐以進士浦城令擢南
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子棠孫珊又繼中京府鄉試處士
曰樂哉吾可終于隱矣至是棠成進士惜處士不及見
而校其所得視諸昆弟可謂多也已配盧氏賢淑得毋

婦道先卒子曰林曰棠一女適蔡欽先處士卒側室張
氏男曰木曰果三女皆在室孫男三長即珊劬學績文
中式而卒次曰烏郎曰材兒女孫二人銘曰
何衍于邑孰肇其萌三世晦迹力田而坻薄言發之兄
弟騈躋司城典臚才美斯售弗究厥蘊以詒後昆譬彼
河流載道其源其流洪洪何多孫子鄉選廷掄日躋膴
仕仕者有規學者有師美哉東皐克相于斯不仕而居
功與仕並矧曰惠勤施于有政瞻彼東皐有田有廬爾
嗣之昌爾名則俱我作銘詩惟潛是述尚有龍光來賁
幽室

王處士秉忠墓誌銘

處士諱信字秉忠王氏故太原人元季諱某者提舉太
平路儒學遭亂弗克返籍於當塗遂為當塗人其生誠
誠生貴再世以醫知名貴尤旁通卜筮地理之說少居
依毋氏周周故黃州衛戍兵也在令毋家戍絕者甥繼
周無子貴因其姓戍焉故今又為黃州人此處士之曾
大父大父暨考也處士甫壯則戍嘗從中使下西洋歷
占城古里松門諸國而歸非其志也恒念王氏本儒家
柰何沒於戍籍先緒乎迺資其子弟游學景泰癸酉長
子孚應鄉薦後教諭浦城學處士迨食其祿閭巷榮之
性彊毅言行無隱慝勇於改過賙貧結客意氣懽如令
宗伯華容黎公贊其像曰出言正直所性剛方人不以
為過晚年得代脫行伍卒復其姓享年八十有六娶吳
氏側室楊氏子男四孚羙王珍王碧王二季楊出也女

四咸嫁著姓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孫女亦九人可謂蕃
已成化丁未閏二月一日卒於家其葬在黃崗縣東絃
鄉呂陽村與吳孺人合竁焉年月日也至是孚託其鄉
人張員外良弼持參政周公狀請予銘王氏在太原最
著處士家值世故再徙於黃中[illegible]它姓播遷阨困盖
微矣處士奮自戍籍昴嗣以[illegible]垂休顯明昌大是
宜有述以詔後人遂不辭[illegible]
王氏有姓著參墟當塗著籍[illegible]遂[illegible]避地屛仕艱厥居
甥為舅戍令所於揭來齊安迭厥初蟬聯胤胄差逾疏
慭遺斯人材且諝慇家悼姓力拮据亟釋介胄惇詩書
有子訖復衣冠閭孫曾况也庭貫魚迺知衎始終斯祛
黃崗之左墳突如我銘載石昭居諸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喬君墓誌銘

君諱崗字世崇其先上都人洪武初歸附中國有為百夫長者至諱完成者嗣其職永樂間始　賜姓曰喬君之祖也完成之子諱琳屢以戰多積官至明威將軍揚州衛指揮僉事君之考也君年甫弱冠明威公以防秋卒於　京師君聞訃癖絶即日杖而行家人請治裝君叱曰此何時尚從容邪跋踄數千里奉匶以歸成化庚寅乃詣兵部襲明威公之職涖官十有　年年踰強仕即致其事退休於家課僮奴治田畝先之以勤儉不數年財雄里閈周貧已貸為鄉人所趍服則輙延文人名士譚飲以為樂精悍之氣猶時見顔面間蓋君本欲以武自豪承平久且隷於揚顧無以發俛首稼穡蓋非其

崇雅堂文集卷之九　十七

雅尚也享年六十弘治乙丑五月九日以疾卒於泰州之舊第配王氏子男七人曰仁曰侃曰傑曰偉曰伸曰儀曰倣女三人淑端淑正嫁田欽王輞皆舍人淑好在室孫男三人女四人君之配曜伯外祖明昇之女先妣恭人之從妹也王氏望族勳膺德隱世有聞人諸甥婿文科武級服金紫者至六七人郡人論婚姻之門閥必曰王氏賢且貴君諸子[illegible]田翹然有立仁襲君職屯以才譜自見今選掌衛[illegible]御用于時是雖本君之教恭母氏之德善外家之[illegible]所成就者多矣仁昆季以[illegible]月日瘞君於泰之[illegible]原前以鄉進士王儆狀寓[illegible]家請銘曜發書[illegible]羅應銘者夫復何辭銘曰[illegible]於國以開厥[illegible]於代載振厥華維君之材克

原缺第十八葉

之風焉人固不可以貌定初處士挾醫游海上遇窶人病掇善藥活之窶人無以謝見其四子俾選納其一焉處士曰吾乃以鬻奴爾子耶馳而去嗚呼是真善人矣時用稱蓋不誣銘曰

黄以國氏條遠益蕃伊令孫子自宋臣始靖康繹騷于汴南遷虞候客省繼仕偕闢于昇于淮遭時艱圯殿郛版儒三世之避既究厥居復避于蘇　皇有四極乃家江都蟬聯胤冑適遲而發諫掖醫壇奕世炳若維君之生克纘考業惇族慈家懋行無鈇纍窶子戴美莫忘弗嗣而孥諸問盗章蜀岡之陽公墓攸宅我銘其藏
厤久無斁

張從善墓誌銘

崇雅堂文集卷之九　十九

公張姓諱敓字存善號裕齋國子助教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頎之子奉直四子長曰文是為遜齋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淛江按察副使公與弟敦敷自少胚胎問學內外資討務慱以深鼎儒士屢試不第既遜齋貴敦復游學獨任以家乃彊舍所業當是時淮之南公兄弟家以學行聞入不異其窮達也公性孝友奉直官臨邑時病瘠甚有僧自代來謂能愈是疾奉直難其藥公私嘗　進服之遂愈毋成宜人蚤世奉繼毋許無間言內仁九族完畚訖喪恩義斬斬嘗出見嫠婦抱幼子行以泣問之則曰妾故王令之妻也即推衣食與之蓋公負材雅意仕宦既無以發故隨力所及為之如此米蓋不可誌得年五十有七卒以成化丁未十二月六日配高

原缺第二十葉

布政使繇考茂成以上四世乃晦不聞公少以行誼聞閭里事寡母孝撫弱弟彌篤夏來堅死無後公曰吾友也買地葬之歲時酹其墳淮西人貸公久弗償勢家誅券往約以母遺之公立焚券蓋其聞者及子貴命服在躬煌煌如也益恂讓絕不加人人益敬公不榮其官而榮其德配周氏得母婦道贈安人死先公十九年子即主事今署員外郎才誇籍甚女子三人孫男三人既卒之十有四日彥華奉葬鳳西鄉周家山合安人窆焉初讙寓京師館舍與公並得游公父子聞主事于時抉選常念公老求官南京養最便會户部請增其屬銓客以姓名上　奏可不果後出治餉於淮曰可矣即間歸築室留妻子侍辭公去請謁大臣堅留之又不果至是歸也讙亟省之比卒也吊焉主事嚮予哭曰彥華以祿養故貽吾翁疾而損其年罪斯大矣敢乞子銘讙曰若翁春秋高茲又獲終于寢幸也苟舉喪而歸子又何邪銘曰

寵及其身歿也在堂最公之德茲銘其藏

宿遷縣儒學訓導張先生暨配陳氏合葬墓誌銘 有序

臨海張先生成化乙未正月十有五日以疾卒於京師越十年乙巳其孤鎮始舉進士奉葬邑之上奧之原又五年為弘治庚戌二月九日其配陳氏亦卒鎮時官南京刑部主事聞訃将奔卜以月日啓先兆而合窆焉以狀亟銘讙辭不可為叙而銘之叙曰先生諱瑄字宗温宗龍圖閣直學士壽之後其先洛陽人建炎南渡徙居台之臨海曾祖仲英洪武初主溧水簿祖彥博考忠誠咸有隱德妣侯氏先生少則爽悟七歲知屬句稍長補郡庠弟子員從里儒陳内翰廷嘉蔡政子幾葉太守孟德游綜經緯傳務敏贍為文詞聲間籍甚既而屢試場屋不利年且四十矣先生曰命也迺偕貢禮部授新鄭儒學訓導褆身率行日進諸生講肄之語以魯齋許公授受所自嘗曰學當為是毋徒呫呫章句秪徼利祿也諸生懼然聽之尋署縣事適征襄陽兵傳其境先生朕犒豫防民用不擾其辯柴剛事在明偉佐家誣剛殺人獄成抵死先生獨白其冤剛携婦子詣謝進百金為壽先生曰若何知我哉斥而麾之邑民方訴其所以治請為真令未及上先生以内艱歸矣陳孺人參政兄之子柔嘉慈孝得母婦道享年六十賜先生殭九歲子男三人長即鎮次鋭暨鋝初先生捐館京師也再奉宿遷之檄病不克往鎮時少不及從友人林教諭子中自病訖卒醫藥歛舉數千里歸其柩焉可謂有始終者君子於是知先生之德又孚於友也銘曰

官不究施利已及民年不與耆後惟有人上奥之原突如其墓歛德考終既求且固孰啓我封猗婦之良穀也同室今也同藏爰作銘詩着美厥儷尚有龍光自鎮攸始

何處士墓誌銘 有序

處士何姓諱似字宗輔其族系遷徙世德之詳在其考以行誌中誌處士之友遜齋張公所撰也處士長身質

貌譚吐朗暢自孍童子時見其所與游者皆老成名德之士于時處士從子良貴仲子良載游鄉校治舉子業孍相繼師之日往來其家處士喜曰儲氏今有子矣後孍再不第讀書郊寺中處士間具酒食携客相勞間指佛前熏爐謂孍曰譬如是香人無異聞則中邊皆香矣孍悚然感其言及孍忝科第備員于官處士寖老且病矣得間屢往候之坐孍卧榻前或與疾過予語竟日不輟一日愀然語曰某事子宜戒某事子何為然邪詞情諄切惟恐孍之行鍳于素隳于成也嗚呼視孍之進止而忻戚勸焉如處士者豈多得哉處士讀書通大義不治章句其修于家施于宗黨者恒與書傳合天資闓爽明能知人交朋友不侵於然諾貲産不踰中人其周人

之急若有餘者薛甲母死猝不能殯處士輟母棺與之或曰柰公老母何處士曰棺可即辦渠母不可羸瘞也歲饑輸粟若干石令得冠服如有官者處士曰非吾志也布衣巾帽終其身忻忻焉晚年益務謙晦郡大夫鄉飲以賓請輒辭謝不出耆舊故人結會以娛老請處士祭酒則月赴之配孺人胡氏百夫長志學之女贈禮部郎中大經之妹陝西參議王之姑也慈明裕順稱處士之配享年八十有五弘治癸亥三月二十有六日終于正寢孺人前處士一年生其卒在處士卒之明年前四日焉可謂偕老也已二子伯瑛仲瓚瓚字良載以毛詩發解授廣昌縣令一女適馬宏有孫四人勛勤來東曾孫六人孫曾女又八人以某年某月葬某鄉某原胡孺[illegible]同日[illegible]焉初處士下世孍作詩寓哭之須又獲哭處[illegible]於殯廣昌先生曰吾翁葬子宜銘孍敬諾之至是瑛走　京師亟速銘痛惟處士遇孍特厚故孍誦其語愈久而不能忘乃追識之以致孍之所以哀處士者既又掇其生平之槩而系以銘銘曰

是惟海陵何處士之墓有淑者人同穀而祔其藏宜深其封宜固嗟後之人孰其敢侮我銘諸幽永貴終古

修職郎崇德縣丞沈君墓銘

崇德丞沈君既致縣政歸老江都越十有六年為弘治己未六月廿有五日以疾卒於家其子璋屬其女兄之夫馬生雲翱具事狀徵銘於孍孍覽狀既起而言曰君是其行應銘矣初君之丞崇德也會鹽官海溢隄壞民

溺死者無慮萬[illegible]守[illegible]屬以[illegible]不能塞有老嫗夢神人授劍拄海於是人[illegible][illegible]者乃檄治之君循海復渠先終水勢捷木繫石[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隄成海不為患老嫗見而驚曰曩夢即君[illegible][illegible]故德君遂祠君海上德清賊姚太總聚黨數千人[illegible]太湖之險虜掠張甚君策之曰賊舍險而衆疑乃可破也[illegible][illegible]行乃誘之入崇德率百人夜走[illegible]木圍之矢石亂下遂擒渠魁縣民饑野有餓莩部使者欲請　命而發廩君曰古人有不請者其先發以聞所贈殆數萬戶君在縣十年庶政具舉築隄勦寇聲蹟左著人士裒詩誦之書其大者細可見也已沈氏世家江都君諱讓字宗仁曾祖瓚祖堅考定母吳氏生五子君季子也自少器識警傑選補府學生天順壬午

以年四十通一經例升太學滿歷拜今官君雅性訢驪
而篤恩義冬月次濟上聞母訃徒而奔七日抵家趾皸
家流血諸兄前死能經紀其家配卞氏繼配錢氏勤明
內助側室杜氏馬氏六子瑶璉璋瑞琇璞長女嫁雲翱
少許張其孫男四乾坤蒙巽女六曾孫男曰祖錫瑶卒
業太學璋乾俱縣學生君既壯猶食貧不數年貲產蓋
里中稱富室狀稱君游學時嘗拾遺金歸其人太湖之
役使者勞以千金弗受其生財有道蓋非乾沒者君晚
歲號竹坡享年六十有七以歲之辛酉某月日葬大儀
鄉宋庄雙墩之側卞孺人杜氏祔焉銘曰
豐其家實嘗於貲善於官有儁其施若古海涯百世之
祠孰丞之卑而慢以呰嗚呼沈君不亡其在茲

吳慶士大有墓誌銘 有序

吳伯瑜瑾卜弘治庚申冬十一月壬申葬考處士於塲
之老垻原前期手狀請予銘曰先人病且革謂不肖瑾
曰慎無以浮屠喪我若不死我其匄儲考功銘顧予不
腆之文何足為託重念處士屬纊語瑾又禮葬乃叙而
畀之銘處士諱完字大有揚之泰州人自其曾大父子
茂大父孟安考文韶世家富安塲積善于野文韶配夏
氏處士之母也處士少有至性聞人言子為父母劬勞
報者宜蔬食三年即斷葷肉如其言既長治家嚴肅勤
儉為予弟先慎交游重然諾里中人多善之文弟適萊
甲甲死衣食之於家克成厥志族人貰田若干畝售既
成券矣慨然曰昔人買田以贍族吾乃盡吾兄弟恒產
乎然其券不索其直轉運使建社學指長地以獻子之
金辭不受判官徐鵬舉難之特書於冊亭民李選葦壯
未有室曰吾渠長也為料理之處士稍讀書篤嗜子朱
子小學京厭每曰是日不可離者觀其行得諸小學為
多可謂善讀也已享年五十有四卒於己未八月十有
八日娶沈氏生三男子瑾琰璣瑾州學廩膳生女嫁崔
萊一許謝鏞孫男二人鵬鶴女六外諸塲竈海民恒以
魚鹽為業頃歲子弟多翹秀喜文學予固異之瑾敏而
文蓋揭諸乃知多繇乎父兄之教也銘曰[illegible]
維古小學聖作經蒙以養正斯家亨周衰教弛書焚贏
後生倀倀如瞽盲中行獨復時考亭箋詩註易群言并
謂聖有基繇弱齡諭使大木培初萌發輯此書垂範程
𤇆然萬古流日星倚歟處士篤且誠三復歛衽稱神明
葦而習之老逾精豈徒誦說裡躬行載觀往哲揆平生
存吾不愉沒也寧高原膴膴實有扃賁幽掇此鑱為銘

沈處士宗泰墓誌銘 有序

蘇之嘉定舊姓稱沈氏茲處士諱嶽字宗泰別號松谷
宋太守都遂公八世之孫也都遂先濠州人宋季守蘇
州避元之猾僑東海之清浦遂家焉都遂生文亮文亮
生珪有五子仲曰允禮允禮生鏞鏞生輅輅生三子伯
氏諱宙者處士之考也配黃氏自都遂公以下皆野處
無以聞處士既纂家政交隣睦族懋有恩紀力田搆室
貲產日饒乃聚書教子弟聘名士為之師遣子鰲補弟
子員誨之曰博學以充識友善以成德致用以行志此

三言者汝識之終身可也弘治戊午鰲發觧自京闕歸
慶士喜甚謂鰲曰此先人遺澤及女女益勉之比歲江
南饑縣官募民入粟慶士慨然輸若干石例冠帶視銓
曹未入流者慶士辭不受縣官曰吾何敢格　詔命乃
拜而受之嘗有海舟駛至清浦舟中遯千指有司防海
者譁言盜欲執之慶士白其長曰渠曹百人即盜宜抵
罪否則不祥大矣訐之乃鄉人捕魚完賦者既得釋慶
士仍資其還焉其遇事有識度類若此得年五十有三
娶周氏生長子鰲少者名龍暨娶側室其氏所出孫男
女各一人卒於弘治戊午十月晦遡其生正統丙寅十
有一月六日也瀕終誡鰲曰鄉人之貳貸祇以歛怨若
勤儉當自贍何藉是為鰲奉治命蠲逋寢貸人用是多

之卜兆古江濩之原卒再踰年庚申月日乃葬鰲以長
洲居士沈周狀走使者來請銘予讀之喟然曰沈氏晦
久不發慶士嗣世慶飭家禔身從容片言脫百夫於厄
而躬不大受祉盖昌厥裔乎是宜銘銘曰
利惵而鄉義跂而前百夫阽危口挈而還胡尼其施不
求以年柳天之篤將後其延銘以俟之慰彼下泉

武畧將軍副千户劉君墓誌銘

君劉姓諱樸字正芳其先高郵人諱全者始隸尺[illegible]
功洪武間既死躬其嗣以靖難兵死於陣子其嗣[illegible]
山之役亦殲焉無子於是全之子敏長矣兵部錄其[illegible]
狀以聞　詔授副千户階武畧將軍涖太原左衛左[illegible]
久之改武成中衛尋又改守禦泰州所敏卒子廷彰嗣
廷彰卒子文遠嗣君文遠之子母全氏户部郎中永平
長女也少穎異選補弟子[illegible]讀書郡學中甫十四襲先
將軍官行已儉慎人視之弗以其少稍長益涉獵史傳
暢曉軍事成化己丑選戍京師裝豫戒嚴師以期集甲
辰復屬以督餉節冗費修廢政饟用羨溢師益以和會
同官詿於吏議亦以例罷君弘治己未當路者薦其才
高御史崇熈撥以署印都憲安成張公并軍政任之君
被疾甫愈慨然起視事究利病張弛之吏士方德君竟
以前疾增劇而卒寔辛酉某月某日也承平久甲冑之
士非戍邊傲履行陳無所用其技君資明果有幹局[illegible]
事輒以辦稱使專且久竭所蘊當聞顯於時曉獲所遇
挈一軍授之遽又以病死士有志幾於功名之會其難

哉於戲亦祇繫其逢而已君少孤母全卒大母張繼母
趙鞠養之及族人堅欲異居君奉二母舍於外盡以產
讓焉瀕終誡子姓數百言皆涖官持家之要將瞑麾女
婦出戶正衣冠詣中堂舁至乃絕此其質美聞學之力
流輩或未能及可以觀其槩也得年五十有一配王氏
郡望姓長葛教諭澄之女子男二貴治舉子業次曰貢
五女伯仲嫁閻灌薛銳餘在室男孫二人繼勲繼業女
一人貴新卜兆城東瀧溝之原卒之明年冬十一月某
日奉匶以葬至是致母王宜人命持國子生王敵狀[illegible]
予銘嶈王出也教諭公之諸甥繼勲又聘予季之女[illegible]
世有連也銘其可辭銘曰
維劉之先邈矣聞繇曾高肇戎乃振小宗嗣戰踣厥[illegible]

癸有多伐垂仍昆上功幙府澄明恩桓桓世倅千夫軍
榮孤奮起徛此君壯也肄武少則文千艘銜尾輸京囷
防秋萬騎屯如雲維君泣止靡潰奔晩提兵印共且勤
中丞御史胥咨揄爽詡為芳遷不仁有志竟使賫莫伸
有來孫子駢驂驔邁往豈止侔前勛謂君云亡君不泯
灌漕之原峷有墳我銘在石昭無垠

范景儀墓誌銘

君諱顒字景儀揚之泰州人與予同里閈故予知君行
系蓋詳初君兄景立無子君憂之亟為置媵妾數人居
數年寂莫有乳者立頤君以老求嗣意寖衰君不已益
出釗幣物色宜子者得某氏女加勸而納之已而果生
子先是成化　年饑縣官募民粟散官寵之君曰此可
稍歡吾兄也慨然發若干石得拜其兄階某郎嗚呼並
之未嗣也年幾六十環報妾所無子意且休矣非君切
切不忍獨其兄何以延續厥宗迄今而後我此予誌君
之墓不及書它特書君友義之行示後之人于不忘也
范氏故泰之衣冠家君祖均寶元領軍副使考仲先焯
有隱行祭酒吳公節表其墓君配馬氏鏜鑑欽所生子
也鏜以太學生候吏部選君享年七十有一卒於弘治
己酉五月六日卒後月日葬鄒城西某鄉乹山之原鏜
娶徐予祖姑女也迺寓狀屬予銘銘曰
覯人之行當取其大大者不渝其細可槩允義范君克
友因心左右其兄克嗣于今豈今之嗣將百其世俾爾
孫子胥受明祉遙遙大家有開必承我銘在茲庶其有

嶽北黃浦之原卒之明年二月廿八日也高安人祔焉
曰
嗚呼與成行本於父兄學成於師友既仕而彊爰發其
有胡不永其年嗟誰之咎抑知其然將昌于後我銘有
徵庶幾不朽

承事郎安[illegible]君墓誌銘

君安姓諱敬字[illegible]萬全都司宣府前衛人君兄弟九
三人伯氏伯[illegible]善積著以貲助邊請鹽數十萬始扶君
乘淮揚成化己丑載鹽若干艘歷荊蜀拉雲貴諸藩貿
易事未既卯遣君先歸君至揚念嫂范氏留宣府亟遣
兄子玉往迎之凡十年卯始歸自貴君喜且泣曰吾兄
死乃尚遠賈邪居八年卯有疾君營醫藥甚至比卒厚
斂之卜地蜀岡以葬玉之幼也君遣游都司學長娶尹
氏尹故駙馬都尉家也族大而貴君捐數十萬為納其
女成化丁酉君應募入粟拜承事郎玉俱焉久之玉病
死君生死之視其父追卧病[illegible]宜婚嫁者處其孤曰
凡以報吾兄也囑其子金善撫之世恒謂賈人乾沒於
利君友悌之行士或不及也豈[illegible]子富好行其德者抑
非邪君謹厚遇人小心無貴賤得喪寵辱猝加之不動
曰天也享年七十有二卒於弘治己未冬孟辛卯迺其
生宣德戊申正月廿有三日也配李氏千戶克成之女
生子金繼配施氏金少與玉同學今薦于鄉君曾祖諱
[illegible]祖[illegible]某妣陸氏安氏其先太原陽曲人宣德末調
戍宣府因家焉自君兄弟旅遊於揚今又為揚之江

都人揚江淮都會也擅鹽海之富承平久四方商賈比屋以居至老去其鄉遂土著矣君壯時歲一至宣府省墳墓素蓋篤義者疾革顧金以守身為戒且曰禮士庶人踰月而葬我即死無久殯金遂以仲月廿有六日奉葬伯弔弛之穆使來以前進士方希誠狀請銘予未識君然雅奇金不可使其親無聞也叙既迺為銘銘曰

緊君之先晉陽里以戍留邊家再徙君之孺長伯氏倚友于之行賈莫比迄其初終一無毀篤生而瀸才且羙版儒策名開厥祉我銘幽室徵諸此維揚有安自今始

陽武縣知縣許公樂墓誌銘

許君公樂以弘治十二年八月廿有八日卒于家殯盖三年矣其子錕以卒克葬不隊喪禮也至是始得宅兆城西之原以十五年三月十日遷而窆焉君之友都事吳君述事狀錕肅之偕來請銘嚾兒時挾册從諸生後及見吾鄉前輩師儒之盛爾来三十餘年矣比過家訪之向之前輩或處於鄉或倦於仕存者蓋無幾人顧瞻里閭每有老成淪謝之慨若君者尤一鄉之特仕既不遂而又僅得中壽以殁則又何哉不能不重予之慨也君諱僖公樂其字經歴斌甫之孫處士宗善之子少補弟子員長身偉貌秀出行輩長通周易務博覽為文詞郡子弟多從之遊屢入塲屋不第年幾四十以貢至京師卒業太學注選於吏部復家食久之始選知河南陽舞縣君初涖官悉心民事夙夜張施不懈隣境盜逸入陽舞者輙為君獲之才譽稍起會有訟及君者臺察

其言遜君于理君曰民習素惡前令鮮有終任者吾广辯得白然豈能堪獄吏邪即引咎棄官歸日以載籍自娛暇則與耆宿故人飲相率為會士大夫修其事圖詠傳之配周氏側室沈氏周生男錕也女子長者嫁王國泰次聘都事君長子宗武未行而夭孫男二人一清一寧初經歴公未老辭罷官間以諸子廢舉江淮間嘗泊礬山天大風波濤洶甚喟然曰力田不愈於未乎迺買田數百頃歲積穀幾萬石至君之世父宗裕遂發囷助有司饑詔旌其門君之伯兄信又緣是拜散官故許氏在海陵稱右族君雅負氣不受人軒輕自念大父恬退又顧田廬可老故一遭躓抑奉身而歸歸五六年迺病病幾一年迺卒卒時年六十有五於戲豈非命邪君蚤善嚾且家世有連君之為人又不可使無聞銘宜不可辭銘曰

其材翹如父兄之澤其文匪如膠庠之碩成才孔艱亦既于試羣車方馳遷褫其䮒孰為孰尸不竟其施相古先民恒鎰於斯嗟嗟公樂今也則亡不瑕有命銘求其藏

林文王墓誌銘

予居憂於家鮮過從婁闓之兄之子瀛數晨夕焉一日介林氏子昦衰絰見曰先世父廷瑞雅善林文王以女妻其少子昃文王卒昃與其兄昦創痛惟所以厚其親者乃力營宅兆覬得顯者銘曰庶不棄吾親於埜也語未既出瀛所述狀再拜以請予嘗患世之野師談風水

善福禍以感人若伊川先生奚說儒者所當從者則又
漫不之講林氏子洒然凡圖文字托諸不朽是可嘉也
已遂按狀序曰君諱瑄文玉其字世居揚之泰州考諱
興母皮氏生四子君其暮子也父母歿兄弟異居踰十
數年君貲產日富諸兄私語曰天何獨厚四郎邪伯兄
文貨曰不然吾儕不如瑄勤不如瑄儉尚奚天之咎諸
兄告不足君屢周之嘗值大寒往遺以錢穀曰毋修費
詰旦雨雪它人不相顧矣諸兄咸感泣君力田於鄉有
老農死無殮鬻棺以瘞有壯未室者假貸以成之鄉人
德君甚至則老幼遮迎曰翁來矣翁來矣晚年州大夫
誘以稅長益惴惴教子弟畏法平歛瀕終尤以克家為
誡得年六十有四生於宣德乙卯八月八日卒於弘治
戊午冬十有二月四日妻沈氏生男二即昇昊女子四
玉瑞張允唐湧丘承信其婿也孫男二女五長者許嫁
賈經鄒鎮滕貫以卒之明年蜡月既生冕堋於下水溝
之新阡瀛言其地視它處突出水從巽來旋繞其趾渟
瀦悠揚匯流於坎蓋堪輿家所謂吉壤也銘曰
兊之山巽之水樂哉斯丘完且美緊誰撫卜君之子寧
君於斯君不死秉金穴土氣終此有來孫曾胥受祉屠
維協洽歲適止沕銘玄石志其始

宜人王氏墓誌銘

太宜人王氏諱善果處士朙遠之季女　封奉訓大夫
南京戶部員外郎冒公之配中憲大夫武昌府知府政
之母也奉訓公少孤孱端慤可念處士屢目之曰是故
濡家子宜娶吾女家人爭沮之處士堅不可奪竟納于
家既而生中憲甫十歲乃攺館于外宜人佐奉訓公持
門戶學饘粥率有規緒中憲既冠奉訓公命治舉子業
人多以為迂宜人獨縱臾之曰詩書汝家故業也成化
乙未中憲舉進士第踰三載考主事最　勑曰政毋其
封安人升員外郎未及考會　皇太后受尊號進宜人
秦秩既高紡紉不少輟服食儉素第如故常歲時之嘉
一飾冠帔而已閭巷間益高之相傳誦為子女法享年
七十有七二子長為中憲次曰文明經飭行州學廪膳
生女嫁何璡繆遵孫五人朗良彤肫育曾孫曰繼宗孫
女七人曾孫女三人俱在室初中憲在郡臺察屢以治
狀　聞吏部覈其然請　誥封之中憲念親老亟馳疏
乞移封辭極剴切司封格以例不果尋乞便郡養嚾白
于部郎中曰行且擢矣欲從郡何邪為寢其奏至是滿
九載歸次南京聞宜人疾留妻子舟中信宿馳以歸至
則歛之七日矣卒之日寔弘治巳未冬十有二月庚申
也嚾走位哭曰天乎先宜人蚤見背得見其女舅弟猶
先宜人也今日亡矣悲夫以明年春三月庚午奉柩先
塋之兆亦吉鄉之原中憲持進士徐蕃狀哭語良曰知
吾母者宜莫若太僕弟汝往請銘惟我王氏為世顯姓
居海陵者族大而貴宜人諸父兄皆武功積官殿前[illegible]
衛握兵四方姊娣從女之甥婿又多聞人大官顯[illegible]
奕也姓莫與埒冒氏自仲智父名儒起家充郡博士[illegible]
奉訓公父子遂以宦學顯庸于時合二姓之美以[illegible]

宜人在家為淑女及嫁為賢婦母盖教習然也而處士之明識迄今人愈稱焉法宜有銘刻諸玄堂顧非巙任也巙雅師中憲獲銘從母命其可辭銘曰

王氏著姓條遠益蕃婉婉宜人毓此德門伊誰相攸處士之識伊誰作配大夫之德篤生偉人直大而文留署南邦聲蹟焯聞　帝嘉良臣爰錫其母天監母賢載璽其後既多受祉而壽亦躋凡今婦女盛孰與巙作銘詩敬揚淑懿尚有龍光賁茲幽隧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海陵錢處士大有以儉勤靖退聞於鄉力農服賈類古自食其力者予嘗壽之以文曰翁之儉鄉之子弟宜師已處士長子浩克肖其德入貲拜散官稱義民予官京

師時聞處士暨浩卒為惋嘆者久之及予懼內艱歸成士之配陳孺人繼卒於是其季濟持成名狀詣吾廬請銘予以服辭濟再拜進曰先人雅善君濟之少也且辱君遊君忍不銘吾母予哀其意迺為撰次之孺人姓陳氏諱善寧處士文玉之女鄰博仲良之孫歸于錢處士凡五十年生三丈夫子浩洪濟洪先浩卒濟今為國子生注選於吏部二女嫁王經孫鑑孫男七貢貫資賙財貞贇女一人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年十一月廿有八日奉塋七里溝之原合處士藏焉處士性簡重面目嚴冷事稍迕其意輒斂襟危坐竟日弗語家人莫能測孺人勤明慈儉終老無隳克左右之故能閨庭雖睦底成厥家婦人行不踰梱自非奇[illegible][illegible]人者里巷間或莫之聞敢非其人毀敗其家業人固稱而指摘也跡錢氏之興蓋多孺人之功予故特取以誌若夫滌濯洒掃之常筐筥錡釜之細雖繫於婦職不具載云銘曰

維儉與勤克順厥身相德之良天錫其有既富且厚猗錢之昌穀也好逑死歸其丘我心既臧嗟女孫子無怠其嗣百世之藏

太孺人朱母董氏墓誌銘

成化丙戌六月丁巳貴州布政使司司獄朱君仲明以疾卒於官有男三人長者始卝女三人皆及笄而在室其配董孺人號殞不食曰吾何以生邪既數日環其孤而哭曰死吾已矣吾姑老將誰養吾子女將誰歸邪天

乎何以處我也京聞省中都御史安陸李公義之遣使慰問賻以金為兩者三十有二將辭之不可始飭喪踐涉以歸次揚子江忽暴風旁舟皆覆沒孺人正色曰命也且畢吾志列子女左右侍瞑目以俟少頃抵儀真觀者以為異竟迓匶喪於家焉嗚呼司獄君死荒裔朱氏蓋危且殆矣孺人煢煢忍死顧事有大於死者及薄於險舍死無可為矣即毅然從之流離顛沛屢瀕於死以其子女再造有家迄于今益蕃以大斯豈偶然也哉孺人諱懿孚慎徽處士士能之女母刁氏少則慧朗偵然有立既長歸于朱司獄君之考文淵同知綿州事謫鄞[illegible]請老歸母孺人房且老孺人事之以孝自力司獄君[illegible]京師鄞公適卒凡斂殯之具皆孺人竭力營治及貴

州之喪至姑已在殯孺人經理二喪哀瘁彌劇家人請少休曰吾夫昔之官念姑老羨服肉以別未亡人幸抵舍復何愛耶凡嫠居五十年治家整容子婦定省應對惴惴惟謹事無鉅細必諗白可否得請乃敢行僮奴侍側竟日不聞語欬內外肅如也教諸子力田劬學嘗示以譜曰汝家廿有七世矣世有顯者汝輩其勉之孫嘉會初入試孺人夙期之比得解即禁香於庭進而誓之汝弱冠登科寔藉世澤維廉維恕求矢無忘嘉會再拜曰謹受教孺人特年八十有一踰一紀享年九十三乃卒正德庚午四月甲辰溯其生永樂戊戌四月癸未也子孔耀先卒孔華太學生需吏部選季孔職孫男六人長嘉會以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次嘉祥嘉賓嘉議嘉慶嘉愛女五長嫁巏次嫁趙玳與嘉會皆孔華出餘在室曾孫男曰原學承學女曰從柔以卒之又明年月日啓司獄君之兆而合窆焉外舅太學貽書巏曰子欲撰文詞壽吾母今亡矣其為銘巏日致仕過賓應病卧舟中妻歸省孺人問巏所以來既而諭之纔十數語巏嘆其識慮精到意孺人壽蓋未艾也甫半月遽哭其訃悲夫惟孺人事行宜載郡乘列史諜是將屬之御史孫巏謹銘諸石以竢銘曰

安宜之末廿有七覲文服武世紹述沿宋迄今譜可質南藩典獄載畢秩隤然弗施奄以卒繩繩趾美若有座愍遺斯人貞且佗歸死完生志斯畢凡今女士孰與匹宜爾子孫闡儒術世家復始古所必琢銘匪諛告幽室

王廷信妻余孺人墓誌銘

孺人余氏諱妙善揚之儀真人伯大父處恭以文行知名考諱用誠孺人自少性行閑淑用誠尤愛之選所宜配聞過里校見王氏子璋狀貌凝重曰是可配已遂貴緣媒氏與嫁之璋字廷信孺人嬪其家才年二十承尊撫畢卒有倫緒宗族內外咸宜之既而生子相治舉子業孺人未嘗以一子故牽於愛暱而弛其教鄉先輩明經者相歷從之游孺人盛禮會而饋之弗懈務人人得其懽心相儁爽而文子誇之場屋今十餘年屢試不利輙憤歎無以為親懟至是孺人卒相哭曰吾母所望於兒者自今不復見矣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弘治己酉八月甲寅以疾卒於家遡其生宣德己酉十一月丙辰日也子男二曰相曰松庚子也廷信卜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遷殯先塋之右而竁焉相延鄉哀來請銘予讀其狀歎之曰子之母資子以學而不及視子之成命也予苟不渝所志卒顯而母者不尚有待耶既遂為之銘銘曰

猗孺人兮維婦之[illegible]兮而志則彊胡歘去兮乖所望世雖短兮意則[illegible]兮終不忘嗟我孺人安斯藏

母宜人董氏權厝誌

母宜人董氏揚之通州人　皇封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家君之繼室宜人為處女二十五年而嫁嫁十有六年而卒寔弘治戊午八月之廿八日也初成化己亥先妣

主宜人見背既免喪弗欲再娶嚾與弟嵐間從容以請
家君泣曰即有德善如汝母者乎不聽久之聞董媪女
既笄而賢乃因賓妁以告始諾而聘之宜人既歸凡家
君食飲衣服之需視蚤暮燠寒恒當其會饋賓薦祀以
式以時及嚾竊位于朝封安人既又進宜人家君每置
酒輙泫然流涕曰先妻不及封而及汝庸非天乎汝其
思所以繼之宜人益斂戢不自勝家君曰是善事我有
男一曰嵉女三伯仲許嫁馬鎮王槐孫四洵湞滋汶文
六一許周沐皆良族也嚾夙負罪委冠踰年天奪所恃
居常慨慕抱終身之慼焉及宜人來毋得以事先宜人
者事之無何忝鄉貢往試進士遂拜官南京吏部再詔
吏部越至今官忽忽十五六年間得間過家者三晨昏

宜人之側者僅十餘月而巳所冀來日之長也孰意偏
罰罪甚災禍荐延醫藥不及侍含斂不及親終天之慟
曷其與極奔喪抵廬卜以卒之年十月日祔塟先妣王
宜人之墓卜人曰茲歲未可以祔家君曰其聽之乃厝
於墓之東若干步竢改塟請太史氏銘焉

呉仲恒妻司氏墓誌銘

成化丁未秋汜憲副先生至自呉中出庶吉士呉克温
所為狀授予曰呉貢士一鵬將塟若母司氏假是請銘
自一鵬尞然薦于鄉予雅聞其才名未之識也先生喜
接士不汎許可而亟稱之乃今益知其為才子弟因念
其子如是母宜有聞也遂為叙而銘之司氏常熟人諱
妙慶父江母顏氏嫁長洲呉仲恒甫仲恒幼孤貧失業

謀遷於蘇司氏年甫十五脫簪珥屏絕膏沐早夜作苦
者數年卒相成其家既而生一鵬一鵬自少知學從鄉
之賢士大夫游過其家者必趣具酒食款之移日家人
難之則曰吾欲使吾兒熟聞嘉言開廣所知識耳汝寧
知邪丙午秋一鵬既試京闈聞其病亟復逕省之越五
日有以一鵬發解聞者而司氏卒矣寔八月二十六日
也得年四十有七嗚呼人子之欲懽榮其親蓋有竟老
而不獲者一鵬毋且壯所求者將有獲焉顧莫之逮此
尤可痛者其家以卒之又明年弘治改元正月十一日
塟于呉縣天平山龍岡之新原銘曰
家也既完於婦曷負子也孔才曷負於毋年則不多命
復誰咎琢銘幽宮式閟于後

亡妹馬鎮妻壙銘

妹行四以行名小字淑憐先繼妣董宜人出也自少性
警慧習女禮輙通解弘治戊午秋宜人見背嚾奔喪歸
廬舍妹婉娩家君側拖衣槃食嚾甚安之服除年十八
嚾為餙裝嫁里中兒馬鎮甫三月病瘠而死初小弱弟
嵉四歲瘡痘妹日夕保抱與之俱適姬之疾至私念觸
其瘡不可飲冷水闕之遂感疾百方莫能愈既劇堅請
於夫遷寢室之東偏曰吾尸此榻新人殆弗用也臨絕
家人匝視之遽請之出曰我更衣留女奴侍我少選入
則目瞑矣嗚呼痛哉寔弘治辛酉夏四月十有七日也
鎮以卒之年五月十有三日葬祖塋北東若干步嚾哀
妹之眀淋而夭也哭為銘冊書于磚紉以識其墓銘曰

父母女之姑舅婦之夫也妻之胡弗宜之而已於斯

何處士宗輔墓表

海陵何處士既卒凡郡之大夫耆俊相與弔於廬四方之旅遊而賈居者相與哀於市田野村疃場亭之民相與奔走以驚問曰處士亡矣則又相向而悲處士無官於朝無俠於鄉無貲力以雄於里閈嗚呼果何修以得此哉初海陵前輩有張存簡氏以雄文博學為諸生倡方聞豪邁不汎交人有弟存善氏劬學惇行名次其兄兄弟皆儁人也偕友於處士而兄呼之存簡氏歷官中外歲時致書物問起居不絕蓋既老而敬不衰焉有王禮莊氏讀書善談論嗔笑譏譔一發於詩布褐于家視當世之事若夙習然者公卿閒漫聞其名晚年每謂鄉

子弟曰我老矣何宗輔論事有識汝曹其往依之禮莊之後有本和丘氏焉本和工詩倣唐人諸體尤長于集句渾成可誦閉簾據几授里中兒句讀温然老儒也交於處士父子閒觀游嬉宴恒俱焉四人者人品有顯晦行輩有後先與處士友皆至懽而莫逆傳曰居視其所親處士之德善蓋是顯可知已昔嚴君平在蜀因卜筮導子弟以善王烈居鄉里盜者慚訟者悔當是時大夫君長泣之於上顧獨不能化其民歟抑孰知民之感化者乃在於法象禁令之外傳所稱逸民隱士豈可盡謂其無補邪吾州僻在淮海之間風俗自昔樸厚然人才辭少不獲與名都壯郡齒嚾竊憾焉每一聞耆舊凋謝詠泫然悲念曰其存者復幾何前所稱四人者嚾猶及見之倏忽廿餘年處士復喪於是乎老成人漸淪亡矣後之來者豈無其人其賢於處士邪嚾固不得而知也秖若是其賢焉不及今表之於墓則前輩遺風日就堙滅鄉閭子弟何所觀法嚮於善哉將文諸於誰邪處士諱似字宗輔群行顯顯者嚾具誌於幽堂茲特牽聯書其大者以繫鄉人之思俾固得而可畧也

吳孺人墓表

弘治辛亥孺人吳毋壽百歲其子若孫之長者有耄艾焉其曾孫幾於有宗於是鄉人封知府秦公洎其子方伯公大司馬華亭張公侍御蘇門夏公率聞而詩之侈為盛事曰茲吾所創見者也是年孺人以九月四日病卒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五日葬富安鄉閭江山祔

夫兆先事其子質等遣孫充蘅狀走南都乞墓表於嚾嚾按李庚所為狀孺人姓鄧氏諱貞常之無錫人曾大父常大父士彥父文瓚母顧氏孺人閑習教範端靜夙成年踰笄字嬪於吳吳故大族曰均聘者自延陵徙錫之間江均聘生伯成元青鈕鎮巡撿珅瓚國子學錄巡檢生原度原度生師浩師浩生克勤號菴真孺人菴真妻也菴真行端而好誼凡田疇室廬器物悉凡所取不為校務勤儉料理家政遂充于貲正統乙巳大軍有事于南舳艫相銜風雪饕虐役者重繭凍皴無所於憩亟止之宿設巨釜啗以糜景泰甲戌歲侵蒙袂輯屨貿貿然來者旁午于道月給之粟且兩助有司賑貸全活子應募指以恩受九品章服人以為孺人有相焉吳族

雅敦詩書延明師淑群子弟戶外多賢達儀孺人館穀饌餼惟謹語其子若孫曰彼賢者不可以簡已而見諸孫穖曾孫文衮音接踵登鄉校日幾其成且曰吾宗世德厚矣顧無食其報者庸詎知不自若等發之勉哉孺人年七十養眞捐舘自是日督婢媵紡績不輟僧尼巫覡不可售以私及門輒斥宗族姻黨嘉凶弔慶之禮甚厚服御澣濯而已每初度諸子婦率孫曾玄鴈鶩行以進稱觴介壽慈顔于于不知躬之老也比歲一朝廷詔舉進賜衆帛焉禮亦宜之至是病革諭諸子曰吾老待盡耳毋以醫禱為也昔吾母死寔九月四日吾其是日乎已而果然其生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子三長贇冠帶義民次貫次寶別出女一適邵鍔孫男十一穀

稔穎李稠穖程稑穩稱渠女八適楊綱鄒榮潘潤錢楅錢珏餘未行曾孫男十五文章衮音襄衮齊雍木商餘未名女十三適鄒珉過輔餘幼玄孫男四女三於戲以予觀於孺人為婦為母為大母為曾大母猶及見四世焉淑德盛福至矣然嘗聞諸曲禮百年曰期頤壽至於期則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順養也古之老者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故世多仁壽有如孺人非所以養之者之有道歟雖然彤管職廢久矣蓋有潔脩乎閨門而韜寶埋沒不傳於世者何限則為表於墓道姑以繫夫孝子慈孫之用心者也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初青州府知事左君[illegible]卒其母孺人魏氏喪自易水過京師而歸高郵予往弔之察其意若有求於予而未遑也今年秋服闋攻選吏部函持狀詣予請追為之銘予曰若毋既葬矣奚用銘為瑺拜且言曰吾母懿行聞於里中葬時亟不及銘若又弗及今圖之日遠日忘殆無以繫後人之思也敢請予哀其意為叙而銘之孺人魏氏諱四娘大父諱英戶部主事父諱恒晦德于鄉母金氏生孺人天性閒淑貌容整肅精女紅不妄言動父母甚鍾愛之既長擇嫁得左　甫舅姑宜其為婦夫宜其為配接妯娌御婢僕疏戚咸宜之生四丈夫子瑺琦瑀玠曰某也農宜某也商宜某也惟儒宜久之皆有成立家漸豐會歲歉　遂發粟被冠帶之寵于是里人咸嘖嘖嘆曰是皆孺人内助之力也享年六十八歲以

正統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生卒於弘治癸亥八月廿有四日瑺娶朱氏繼姚氏琦娶吳氏瑀凡三娶張舒王氏玠娶高氏一女適王杲孫男七人有娶孫氏佶娶王氏僖聘呂侃聘陳餘尚幼女孫又七人長嫁董楫次受張鎰充紀陳積張僉聘餘未及受聘其子姓可謂蕃衍也已卒之明年冬仲十有七日葬城東向氏之塋左氏之莊距今又再踰年矣嗟夫婦德主内閫而不章然觀其家之成子孫之多且賢其德美亦不可掩如孺人者是已志女史者率修載倩然奇烈之行顧謹於庸言庸行者往往不之及焉抑豈知奮於彼者乃珫於此邪是宜銘銘曰

婦德之懿自閫而章母道之善弥遠而昌嗟後之人昌

其所志追銘于石永賁其藏

儲府君墓誌銘

伯考宗節府君年六十二成化丁未五月廿五日以疾卒于家卜以卒之年十九日奉葬招賢鄉之西原吾父承直君抵書諭懽曰尔伯父之行尔悉之尔宜速銘嗚呼天乎我伯考質行　既不紹厥後重弗永其年懽尚忍不銘以傷吾父手足之　乃抆泪序而銘之序曰府君諱禮宗節其字處士仲文之孫景榮之子儲氏舊昆陵士族　家泰州壽中微矣府君聯其兄宗德弟宗明暨吾父藝濃賑貿務張其家久之稍有集狀祖景昭性褻谿醉則拊先祖景榮背曰吾家變復舊觀緊吾兄諸子之力府君性謇壯恒慎于法閭巷間見醉人輙走避之里卑或至門懍懍然曰何為撓官府也配陳氏生男輙死置一妾竟無子府君曰命也吾且老矣遣歸其家陳一女嫁戚氏子聰初懽之幼也諸父特愛之異群兒焉長伯父宗德輩曰吾先詩書之脉幾絶是兒譽敏殆將繼之乎卒後十有四年懽始忝甲科府君跂涉暑月携妻孥就之京師已而拜令官又護之南來蓋死生苦樂相俱也懽類先澤湘克有立嘗痛長伯父丞世不及卑受其訓所幸府君與吾父稍及見焉今府君又不享其祿一日而棄之此懽沒世之痛也於乎銘曰永藝其常何以弗後不傷其和何以弗壽刻銘誌哀庶幾不朽

柴墟文集卷之九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捍大災其沒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大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尔若夫肇于一方徧於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侯之祠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荆州威振華夏吴人懼其偪也潛師襲之侯殞于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槩稱萬人敵詐其麾戈荆襄之所在襄樊許雒間為多其刺顔良馘于禁尤駭[illegible]聽震故今小兒婦女皆知侯之為烈而駭以神之然[illegible]考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續絶昭烈其人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吴魏之衝侯援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往往遥應操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鋒何其雄哉當是時一軍向宛洛一軍出秦川恢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賫志以殁遂使操奸大統權裂漢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集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其祀漢配天之心志士仁人千載之下猶為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者也由是論之則侯之祀夫豈荆蜀之詘專也哉不然吴魏之臣為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皆祠亡社稷有關者則國統之正閏民志之從違智力蓋不可恃也

已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孫彝又死之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侯積官至前將軍漢壽亭侯漢壽城也亭侯漢列侯之次者尒今人謂壽亭者葢缪考也與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詔例仍其舊侯仗大義以討僭竊其不畀侯而王稱也皦然矣予故悉書以正之泰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禱輙應且慕侯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為碑載其所以係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遭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既玫慨宗國兮悠悠鄰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汙吾土叱余騎兮徂征忽反顧兮千古

神之去兮荊之野紛云旗兮風馬闐廟兮洋洋髯如戟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癘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重刊遺山先生集

巏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輙喜誦之不暨及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巏曰吾友段可久家藏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冀一讀予試訪之弘治甲寅巏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巏因録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夷裔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與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為己任網羅放失諏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并兹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取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立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追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捏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而為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詞慨歎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

其用且厄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源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禩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叙凡四首輙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為叙云

睎髮集引

睎髮集有宋遺民謝翺皐羽所著翺之出處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翺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比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

文公充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於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恥淪於戎以毀冠裂裳爲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翔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翔徬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欝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翔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巏抄於建安楊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巏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翔之樂府諸體佀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遡柳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泯焉

不傳者多矣翔獨賴是集之存傳翔可以想見其餘其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傳也迺筏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乎稚慕其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巏爲之引

遊第一山

第一山前路半無憑欄小立撫吟鬢雲橫紫塞無來鴈
水斷黃河不渡狐此日都梁聊共醉向來夷甫可長吁
淮山那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

宋南渡後與金人畫淮爲界聘問之使於盱眙館焉此西山真公出使之詩感憤之意溢於言外公嘗有疏謂金人方偪蒙古之難請絕其幣豈在此詩後乎巏過都梁陳少卿大章張別駕禧邀予遊第一山誦及是詩謂當與茲山並傳因命刻之於石

感秋詩卷

少司寇屠公日副臺端出巡幾甸今大學士長沙李公雨中試筆大書一詩問之既而名卿才大夫相屬和之共得若干篇聯爲一卷題曰感秋問命巏序諸左巏惟自古國家閒暇之時文學之臣率相與聲詩唱酬以鳴一代之盛至於感秋云者往往多士之窮悴放逐閔時憤事有觸而鳴者也今休明之代小大之臣咸雍容在列含和麵英以發其蘊顧茲一時閔雨之作遽用是題諸卷無乃非其時邪巏竊疑之未有以言也無何巏奉命校牧出入漁陽上谷間見裨將老校輒諏公所以軫邊者則皆引手指曰某關我公之新創也某砦我公之

新遷也某城某墩我公之新繕治也又言公在邊數年恤民恩卒彈壓悍強憂深思遠恒若有徬然旦夕之虞者公去未幾虜乃敢深入及巢河敗績邊民老幼相嚮哭曰我公在寧有是邪巏既悉其言乃釋然嘆曰公之所感巏得之矣蓋國家之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以公之才經畧一隅綽有餘地猶乃曲爲之備周爲之防憂治世而危明主老成之見固如此乃若所題蓋其體國之誠蓄積深厚隨所寓而形見之自不覺其然尒豈直爲閔雨發哉宋相范文正公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古之人志於天下者之爲心也公名位方隆事業日茂繇是觀之古今人豈有不相及者哉吾知是詩之作雖出於尋常屬和亦當有不

朽如岳㒒之記者矣乃以是復公曰吾采諸詩以名卷予乃波及於它且儗予於古人益将重予之慼也訃之始

祭鉅鹿耿公文代諸堂上作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禎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有續惟　清惠公謇謇名臣懿行畯功委祉後人山川閟靈載萃於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國之史文詞醇深維古是儗乃長國學學化之樞模範端良維衆所趋乃遷少宰乃改宗伯采采國鈞彼為我阨蹺堪留鑰轄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冬　天子求舊　詔趣公来在　朕左右公践舊列亶我惟清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容與有年仍

躋上宰公辭不居　帝命無改公曰　帝德何以報之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繩爰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番在廷羽儀多士　宮保載加寵眷彌至胡不眉壽遽此弗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　當宁震悼天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羣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兼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為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不如古人公以為愧才難之嘆在古則然倚今之世敢謂無賢考公平生儼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明天子閔恤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文與恪貞諸幽明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先漸濡德義各亦有年爰酹一觴以寫哀悰公乎不亡歆此殽醑

又一首部爲作本

嗚呼冢宰之任蓋亦難哉宰物之衡持國之柄進退覘廊廟之重輕取捨關風俗之衰盛　天子接之而改容百僚瞻之而起敬是宜俯一世而旁求斯乃稱大廷之簡命堂堂我公氣仁語温學端心静渾涵之量廉儉之性粤中外之翺翔茂聲華之昭狀迨晚歳之登庸叶輿情而交慶乃掄群才乃釐庶政體國忠　君奨賢遠佞憂形於色恤民之艱憤見乎辭黜吏之横率循典章抑絶僥倖雖猥瑣之有求亦和悦而屢諍盖嘗窺公之心考公之行外雖雍容中主於勁始雖異同卒抵於正惟游從之既久知斯言之克稱嗚呼孰謂公厭世倏往而

今不可更乎何昨日之語笑今日之悲哽乎豈鬼神之見忌功業不與之竟乎抑斯民之無禄而吾黨之尤不幸乎念有生之歸盡盖今昔之所然惟德人之淪亡雖沒世而思詠然則其等之哭公者豈徒同官之誼屬吏之私而已哉蓋亦悼楊綰之速奪於唐嗟子產之云亡於鄭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一首

嗚呼古有之士為知已者死夫死生於人大矣士於知已至不愛一死以為報蓋傷賢者之難而所知有甚於死也歴觀往昔懷竒負異之士困躓終身而不遇者何可勝數而㩜也問學行履舉無所似乃獨厚公之知薦諸屬吏之列使獲與聞陟明出幽之政而燕閑之餘又

得以承教詔瞻道德閒嘗謂㩗曰予甚愛子宜厚自愛
嗚呼是雖父兄之於子弟何以異我㩗退而思之謂公
有取於㩗殆必有所見㩗亦矢心自厲思竭其駑鈍之
識冀如古人之報知已而得罄萬一焉孰意㩗未及有
所陳說而公已無意於斯世使㩗銜無窮之慟懷不盡
之思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始㩗惟修身裨過殫
力厥官期無負公之知而公尚鑒其昏愚要之以中正
以畢疇昔之愛也堂堂之氣溫溫之言登堂酹公儼若
有聞哀誠抑塞不知所云尚享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惟我先生有德有學有言有儀敷教寬明穆然清風維
士之師執法方嚴屹然喬嶽維國之毗位有卑高政有

恭徐左右具宜豸冠象服躬躬朝夕既老無隳憶公盛
年涖止南國風化攸基造我多士譬齎飲食慰渴與飢
至今東南彬彬學者維公之貽公登於　朝士皆相慶
彈冠而隨於赫　孝考宵衣臨御舜禹之姿疇咨在廷
掌我邦憲任公勿疑公感知遇獻忠納誨佐　帝之釐
都俞一堂使久於位太平可期昊天降割辛卯之變薄
海涕洟日月幾何公亦卧病遽阽於危維古君臣遇合
為難千載一時胡不憖遺孰主張是而已於斯易失昔
時難平者事志士之悲　休明之運棟梁既折櫰楠奚
裨維　今天子憫勞念舊䘏典載馳喪舉徂南公不可
作茲將從誰儀刑日遠春風賓館悠悠我思嗽辭薦酒
為天下慟豈哭吾私尚享

祭通政夏廷章文

昔我初仕與君同官壯年意氣相得甚歡君資茂明渾
然在璞說詩論文皆本家學擴今援古尤熟前聞有觸
其緒談辭如雲維時　留都多士攸集老成博雅相望
林立君板與友予亦追隨接席聯轡游歌宴嬉同署十
年君留我去薊樹吳雲渺然異處君官再陟三詣　京
師每話夙昔竟日移時僧廬餞行城隅執別引領送君
烏帽出沒丁卯之春我來自　京聞君喜劇言續舊盟
冊次留城得君之訃淚灑南天痛徹心腑憶昔結交升
君之堂今來締好哭君之喪俯仰廿年悵焉今昔纍纍
諸孤增我悽惻維君平生有行有言我無愧色銘于墓
門歸窆有期君不可作薦酒陳詞淚與盃落尚饗

祭余司馬文（代冢宰公作）

維蜀有材肇稱自昔猗歟皇朝偉人繼出維公之生負
材特奇恢廓之畧沉毅之資初官戶曹驟有能譽柄臣
曰才是可大試言言陝府畀以郡符曾未三載政洽民
孚蹟聞中朝羣工交薦迺殿藩垣迺掌邦憲西人跳梁
屢闖我疆公曰防虜戰豈可常河山千里朝巡夜畫限
以提封迺制奔突大城堅堡包絡窮邊虜騎雖驕窒不
敢前　帝嘉乃勞本兵是寄坐撫四夷維公之韙宅憂
復起錢穀暫司北虜離囂仍長邊師公曰西功可施于
北百堵方興群讒內惑辨而復明公節愈完蹶而復使
帝德罔愆惟　今天子方勤任使胡不憖遺而公已矣
念公立朝今四十年許國之忠白首益堅公在廟堂四

[illegible][illegible]服虎豹在山望而嵂易公在將閫屹如長城相我
天子登茲太平身繫安危名滿夷狄殄瘁之哀古今所
惻矧惟某等與公同年企德懷交哀孰甚焉喪轝徂南
臨流奠送匪哭吾私天下之慟青神之山維蜀之屺公
神不亡其在於茲

祭貧窓張先生文

嗚呼自　國家肇科百有餘年被選之士什百且千校
名聲之不朽獨狀元之有傳惟公有子蓋其一焉有光
其行有蔚其言偉聲實之相副稱　當代之詳延故嘗
考其世家之纂紹溯其學問之淵源人莫不曰猗公之
賢蓋公家教之有素而尤內行之周悠惟積蓄之深厚
故償報之克全有昌於後必看於前豈能於人弗得於
天胡畀年與多祉匪一一之偶然某等捻交於令子得
風致於黌緣承凶問而相嘆悼氣化之變遷寄哀誠於
薄奠恨遂道之莫宣尚饗

祭翰林吳汝賢文

吁嗟先生金閩之秀斯文之宗惟小子之有幸獲既[illegible]
而游從念往古之共嘆每知己之難逢或神交於千里
而對面之殊同甲辰之春試藝南宮偕千人而旅進[illegible]
文字之雕虫何高明之勘閱獨鑑賞於覼縷遂由茲[illegible]
定契卑謭詔之從容謂科目之既眞當道德之愈[illegible]
斯言之無[illegible]每激發於微衷逮選官而南還悵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之幸楞嚴之有待接冠珮於江東喜[illegible]聞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於清風類陳編之渾灝方引始而未終與歲月[illegible]

[illegible]庶斂實而收功何此願之不遂奄遺閔而承凶惟
[illegible]生之特立實衆美之所鍾凜方嚴之矩矱矧才識之
[illegible]光使年位之差進必功業之顯融惜乎今世之所[illegible]
徒文字之豪雄悼前修之不作恥既往之遐踪寓哀誠
於一薦匪吾私之是恫

祭周原已文

嗚呼原已孰畀爾才孰畀爾位胡頃而躋胡倏而棄惟
上天之生才夫豈吝乎其無意胡長養之甚艱而折挫
之亦易豈鈞陶於氣化錯長短之不齊抑融洩其精華
遂鬼神之所忌嗚呼原已學博而彊行完而治志蓋有
待而未睹其成才可有為而未盡其試獨偃蹇於一官
而容與於文字肆藻思之紆餘煥篇章之瑩緻雖醉筆
之淋漓亦聳闔而駭視焯聲譽之四延紛朋游之傾企
方長途之騫騰俄中道之顛躓念有生之歸盡緊聖哲
其必至校原已於故常傷一死之獨亟恥卒然其一身
孰上昆而下季迨祿養之未終顧瘝胤之未植萃百責
而未償遽溘然於下地嗚呼原已曷以為懷慨古人之
有傳未必盡由於所嗣苟老顯而無能亦泯滅而莫記
今則承君之祀有族與甥發君之潛有碑與誌想高明
之大觀亦豁然其無累矧賢傑之云亡尤精爽之特異
豈下土之隘居將九天之趍致駕風雲兮上征歷九州
而游戲惟吾黨之舊游寔切磨於道義過故宅而銜哀
對[illegible][illegible]而隕涕追咲語之平生悵神交於夢寐爰寓酹
以紙辭庶原已之來蒞

祭吳一清文

嗟嗟一清命止斯邪胡為乎才而位不遂胡為乎德而壽不遐豈彼蒼之靡定抑司命之僭差此吾徒所以相疑而致詰為之驚痛以長嗟念君之生明經起家登甲科而壯踰厥譽官水部而益振厥華嚴嚴 寢廟厥材孔嘉冬官百僚 簡命匪他泝山之巔闚水之涯单車往臨突凶踐蛇靡及之懷盖不遑於夙夜惟清之譽遂激勤於邛巴洒遷勳部郎秩載加異歲月之超拔必爵位之高耆何夢刀之未竟遽感鵩於日斜嗚呼哀哉某等幸得同官日偕出入聆君言論怡怡豈弟窺君城府渾渾谿谺感宦途之會合欽德譽之無瑕睹靈車而恍歎陳酒肉以邀遮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侍郎母夫人文

婦德主內易稱含章惟其有子淑問乃揚於惟宜人德音孔茂來嬪于吳宜婦宜母維茲少宰為時鉅公遡其長育克咸厥功 恩命荐封自天而下匪私于吳以詔來者啓封備服寵祿方殷胡不百年奄訃以聞 帝念近臣卹典維異爰命守臣治墳諭祭凡今父母能養幾何較諸宜人所得孰多生榮死哀來世有耀報如所生少宰之孝矧惟某等夙仰栶彝同朝之誼云胡不悲南望延陵路修且阻哀誠烱然寓此殽醑尚饗

祭吳仁甫文

嗚呼仁甫孝足以悅親而胡不終厥養才足以從政而胡不究厥施矧年歲之茂盛而聲譽之載馳較資望之所獲將逼顯之在茲何徑去而不顧溘焉與世而長辭念昔仁甫初來 京師曰我無怙賴母之慈倘獲祿以為養乃孤生之所期俄甲科與郎署煥天錫之匪私曾幾何時母老且衰曰予何病維故鄉之思仁甫曰嘻兒也之仕維母之嬉母既不樂兒仕何為乃連章以控訴竟改秩於留司此其出處之大致抑吾人之所共知嗚呼孰謂仁甫撫壯而欻逝而其母也乃怗死而獨遺寘寘之中尸此者誰此吾徒所以承訃而驚愕相嚮而涕洟長淮之南大湖之涯魂惝怳而誰招駕逶迤而莫追所可慰者冀來者之有繼惟令名之不隳嗚呼哀哉尚享

靳太夫人哀詞

翰林靳充道侍其母太夫人於 京師懽與之遊甚習有暴弟之歡今年冬太夫人奄疾懽聞而驚亟走弔之比斂也允再哭焉夫仁人孝子之事其親記于禮者詳矣懽往來充道家見其所以奉太夫人大而常者固安然於禮其隱而細者記禮之家或不能備也於戲可謂絕孝也已懽甫壯失所恃每惝怳歎曰何懽獨無母以事邪見凡有母者輒為之喜而亡也則為之悲太夫人春秋高啓封備服享有多福充道日溫然養於其側故常倍為之喜乃今遽尔使吾充道亦若懽之銜恤以終身焉則又寧不倍為之悲邪乃辭以紓其哀詞曰

維坤之德順乃載兮猗與若人庶可配兮含章履貞耀于內兮孰字其孤栶有誨兮洵美而文軼等輩兮地道

無所繇有代兮於　皇顯思貢爾賚兮宜康而壽亦既
信兮凡今母婦嗟孰逮兮歸從君子其無悔兮

江朝東挽詩叙

今年春朝東詰選　京師以疾卒於旅舍其季淙護喪而歸過南京楊給事方震使來告訃巏走哭之石城門外嗚呼吾朝東乃遽厭世而去邪念巏頃從朝東及諸名士遊間以文字燕集為娱朝東思深而語癡句出輙傾坐人然巏視其貌則退然若不勝至他人得句則欣賞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嘗與巏觀蓮燈聯句讀者以為工顧予詩潤色於朝東者寔多朝東不以告人也嗚呼以吾朝東沖靜端雅之資博大兼容之度語言筆墨之外觀法於巏者多矣巏乃與茲來日久其好而繼有得也豈謂朝東遽不可作巏昔將以自賀者今乃為弔而自朝東捐館前今甫三四年爾向之朋游往往傷悼罹禍罹逐以去僅而不死者亦病校數之則皆一時之賢也不知天之生賢竟如何邪此巏於朝東之死而益悲也朝東夙受知今翰林諸先生先生尤慟之其事行之最具先生所為誌及給事君狀巏直叙游從之好附諸誄挽之後以志其私焉蓋朝東之不朽者固不假巏以傳也

馬淑人何氏哀挽詩叙

少宗伯西充馬公之配曰何淑人今年夏六月卒於南京之官舍卿大夫士既往吊之退則相與為緯誄之辭共得若干首公屬巏為之叙巏與公伯子金為同年友

可以吾養孫兒之直遂頹然與之歸焉母之賢由是益彰母享年若干去歲某日以壽終于家巏縻祿于外不獲走經乃請于知敬修甫者得詩共若干首以寄哀之夫古之賢母嘉婦多繫其夫子之賢因致譽於當世名人遂託於文字以傳不朽母有子矣其登也紀行有狀誌幽有銘不患乎無傳也又何假於是雖然憂其或無以傳而傳之計乃敬修甫之志抑亦鄉人之私也豈可少耶詩既成帙巏不辭序諸首

覺菴劉先生真贊有序

成化初覺菴先生典教于泰寬温慤易為諸生所附慕巏以童子從學於先生先生每過譽之曰吾兒貧性君子吾可歸田矣時先生諸兒方裎文柄參省轄顯庸於朝先生默然斂避若無與於己者人益以是重之既而陞教叙學秩再滿遂致仕以歸今三十年矣巏夤緣欲一拜之不可得適先生兒子尚寶君持先生像至京師巏得拜於其邸因為贊以致瞻慕之私云贊曰

猗與先生石潭為父呆齋為兄不襮而爭泊然體素石潭之清不忮而傾坦然後順呆齋之貞斂其菁英文揚香蜀請業文譽孰棣孰橙誅誅弟子維邦之楨胡不大行爰歸于吉錫有令名髮白顏赬冠巾宛若我範我程弥老而劬德尊壽豈猗與先生

陳明之小像

梧竹之韻鸞鵠之姿弱齡抱四方之志一日決千里之

原缺第十五葉

[illegible]其矮朝在玆予將賞其詞辯於東帶立朝之
日壯其膽志於正笏論事之時惟周爰於任使乃沛見
於敷施噫異日畫史摹巖廊之象文儒寫琬琰之辭僉
曰此甲辰名進士也庶知予言之匪私

贊　司訓

孰寫此像實諸藏卷氣爽而面粹志遠而視眈孰畀其
全維道之探孰宣其和維詩之眈是宜名位可以夙致
學術可以徧覃迺早栖於黌序不究騁其輸驂噫豈將
豐於終者初皆不免乎嗇而既合諸天者人遂不可以
勞也邪

周隱君像

嗚呼是惟周隱君之像貌樸而真氣爽而朗澹兮所求

靜得其養歧　寵命之有臨忽撇褰而獨往吾將求之
枊安所仰謇言語之形容矧丹青之摹倣庶幾乎巖栖
澗飲之侶覓其遐踪孝子慈孫之門挹其遺響也邪

王司訓贊

予嘗拜公於堂何其神觀之朗夷氣貌之和易也畫者
雖不畢得其真全而亦大都其形似約而不流泰而不
肆既老而德彌新堅中而外必致是宜闡儒教於兩庠
延書香於來世猗歟若人邦之吉士

王孺人贊

含章不伐維婦之職嫄賢有成維毋之則彼貌其真我
形其德侑以贊詞永錫爾極

饒公媼贊

方巾大帶儼乎其趨凈几高堂衍乎其居城府不可以
拘聲勢不可以驅玉笥之陽淦水之隅或杖而[illegible]或
而漁婆娑嬉遊恬澹懽愉脫塵氛以自放忘歲月之[illegible]
適矧其好義樂善承前世之休澤敦詩閱禮廣來裔之
留畬若人也豈非名都之善士清世之潜夫也歟
有開其儀其德必茂有昌其家其祉必富清高林下之
風窈窕閨門之秀嬉綵含飴日躋眉壽若夫燕處之溫
然服飾之言然畫工僅得其彷彿筆史何以為雕鎸噫
惟觀其夫之德子之善乃徵其攸賢

祭吏部馬少師夫人文

於惟夫人少以女士秀於梱帷來嬪令族家人攸宜動
應圖法言為壼範歸婦道以順毋道以慈巖巖少師維

帝之毗盡瘁於國奚恤家為衛與夫人內政克持以相
以助少師賴之　帝嘉其賢錫以命詞累封極品寵與
夫隨珩璜之飾翟茀之儀[illegible]　三宮委蛇委蛇方茲
難老福履日綏胡遘於疾[illegible]與世辭百僚興嘆少師孔
悲喪我良助偕老其誰請假于　朝　帝為嚬咨飭塋
賁祭春官俾司彤管之史貞珉之詩生榮死哀孰與等
夷山川既佳日月有時玄堂載啓潁水之湄蘋蘩之敬
合薦靈輀導詞有祝祈格于斯尚饗

柴墟文集卷之十

雜著

宜祿堂記

補齋朱君存仁既謝事歸休范水之上爰葺舊居苴陋完新榜其堂曰宜祿於是君年六十矣其子戶部郎中應登屬吳郡徐霖繪鹿以獻遂徵予為記客有疑之者曰君宰三邑九十餘年旦治于堂宵思于室期征會稅朱黑紛拏治岸置辭法比詐嬈尊官貴使聲勢凌震將迎惟對顏伍語諧或咈其膚訾毀欸至自鄭而徙莫知其由悒悒長陽江陵戾止牽車維楫載妻與孥長江巨湖濤浪吞吐㥘心慄膽覿脫須臾若是乎危且勤矣鄙人視之皆祿之重而然也乃今獲家食復以是為堂称何歟嚾曰客不觀夫鹿乎方其豐草長林清泉曲阿牲牲然以遊儷儷然以群宜矣一旦騰上林蔭靈囿虞人織師弦矢所不加猗角所不及抑豈非宜夫祿曰天祿初孰制之而孰養之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則固君制之而養夫臣者朱君夙以賢能擢用於時既宜祿矣仕既倦納其祿而歸所以宜□□國在也況有二子焉長者已給下大夫之秩少者方廩于學嗣而大之無已邪蓋學不薦而亟於祿者謂之干道不行而溺於祿者謂之竊是二者君子不由也茲曰宜祿乃鄒孟氏所謂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以是自處而詔其子顧不宜邪客起□謝曰聞□□言洒然解吾惑矣因第其語記之□以為堂□

睢寧縣河防記

中國之河患兗豫為甚漢時禹道循有存者厥後河益南徙始釃淮海而委之又其後海道寖絕遂合諸淮徑淮而流者惟徐州合汴泗而東焉若今中牟之濠歸德之睢則壅積不治潰溢四出匯為巨浸亘兗豫間荐被其害蓋十有餘年矣弘治己酉金龍口告決　上採廷議諉其事於南京兵部侍郎白公昂改官戶部公亟抵治圖所以塞金龍與濬中牟者甚力尋又辟武庫郎中姓往畫歸德南東之水屬以事之武庫並河而出考之禹貢歎曰灉沮會同傳謂灉汴也沮睢也此蓋其故道邪疏宜下流始乃諏官屬庀卒徒肇工宿遷歷縣錯州訖于歸德凡若干百里泄其瀦蓄支流攸從距汳沿淮壹駛而注于是亳宋之民始釋墊溺即于夷塗我田爾廬奔走相慶既月睢人思求厥績列狀來請記予最其事凡睢寧濬河二百三十里築隄兩涯長二萬五千八百二十有五丈高一丈二尺卑或半之廣五丈或四丈薄則二丈三丈隄外為渠五以防他水之溢甃石于河為水而閉縱之為閘三自庚戌四月己酉始事而八月之乙未成積工三萬四千有奇助役事者令姜以下五人皆武庫選其材者其扞疏綜理之詳事具河道記蓋河之出于西北者其源廣而注於東南者勢最卑其決也蓋其勢然惟多為之委豫而防之斯為善治而臧河渠者諉曰天人力訖不俾施惟茲睢河之役獨破常論按禹之故因而導之迄能底績而其利較然顯謂

古人之跡往不可復者其弗思也已蓋古之聖哲凡所以圖民之菑皆要諸久遠後之人不深考其然故其遺跡往往圮滅斯民既無所被利顧又為之灾也嗚呼豈獨河渠也哉故為之記俾來者有考焉而繼其成也

揚州府鈔關重修浮橋記

揚州府鈔關肇建城之東南隅東七十里有河曰白塔江淮之舟私焉以其無所禦也迺徙茱萸灣以榷之既而河屢塞關仍舊而浮橋則故所無也弘治庚戌楊通判玘署征事始創之公私以為便議者又謂鈔關利慱而事殷非京官鮮克勝任於是南京戶部移主事一人往涖之主事者非久任視關梁如傳舍或頹敗輙苟完之歲滿得代去則已因仍積漸橋之不治蓋久矣正德

辛未春陳主事德階來視橋益壞喟然曰關與梁相須于此不亟治費將逾甚詢諸父老咸曰然迺因緡干訟鳩工庀材杙水柢隄為梁者四梁四舟於其間凡長若干尺廣半之作坊於右榜曰通濟樹碑於左築一亭焉經始是年三月丁巳訖工五月戊寅甫三閱月而告成腐者新橈者直東徙以通闠闠以固欄承楯遊疊飛翼舒揚人曰壯哉廣陵圖志復增此橋矣是宜有記使來泰徵于予矑聞之杠梁陂潔皆先王政之所不遺時徹諸民故其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單襄公過陳火朝覿矣而川無舟梁嘆其教廢而亡國鄭子產聽政以其車濟人于溱洧君子惜其惠而不知為政特發夏令以詔諸人蓋其所繫若此顧世之庸俗吏弗以為先也若德階者可謂力行先王之政矣或曰是役也職乎征而難乎涉譏而不征亦王政也無乃偏廢與矑曰政也此要之不可猝復而德階勢有所不逮者也今夫竭天下之常賦以供　國家之歲費計曹廩廩常患于不給脫不幸方數千里有凶荒札喪師旅之變亦何以饋恤之征之於民固不君征之於商之為愈也維揚江淮之衝商賈之會也關於斯渠於斯殆不得已焉爾司征者第平其政曰是惟佐百姓之急而已吾何與焉若然雖權與於元狩附之先王之政可也然則王政卒不可復歟曰賢良文學漢廷鹽鐵之議其畧斯睹矣得其人曁宜而損益之奚不可也德階名堣閩縣人家世宦學厲有材諝方嚮用于時予姑為之記俾來者得以考其

續嗣其成焉或者之言嘉其志於復古并記之

寶稼堂記

稼之切於民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不可一日而無則不可一日而不寶焉採珠於淵求金玉於山取象犀之齒牙於絕人之域售之者高價致之者夸奇人莫不以為寶也然與務本知道者論之則將惡而遠之矣孔子耻樊遲學稼非惡稼也惡其末聞乎道不知所以致稼也蓋稼之切於民生與典紀彝倫寔相為用今夫數口之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惟稼焉是賴否則驅而之善也難矣非惟有家者當寶也雖有位者亦當寶之爾之祿民之力也非惟有位者當寶也雖有國者亦當寶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

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當惟稼焉為之實視珠若金玉與屋象之屬其為所實之輕重緩急何如哉然人之情弃忽者多狃於故常實重者常出於不足今民之生自壯至老朝饗夕飧舍之不可一日者莫非稼也然惟由之而不知故不知寶乃若凶年饑歳至於一簞食一豆羮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視昔之所寶者皆無益於性命之重則稼之為可寶也其信然乎　朝廷取賦大率出江南民力亦告竭矣乎見近罪温飽之家子弟浸入豪靡其於稼也豈徒不[illegible]而已哉錫山趙氏累世從事時讀至廣淵致[illegible]旨其家於鴻山之麓治堂且扁榜曰實稼其[illegible]亦知道者歟是可以諭其子弟風其鄉人矣因[illegible]請余為記其事云

山泉書屋記

內江王氏有別業在縣之東山迴水合草木豐秀其北群山迤邐而來矗臨江滸山之麓有泉冷然出焉今運判公之先人愛其地之嘉也廼誅茅縛屋聚子弟肄業其中題其榜曰山泉書屋至是蓋五十年矣運判公來屬予記蓋君子之學所以用天下顧天下之重惡可苟用哉古之君子處空山窮谷寥絕之墟積歳月而專志慮渙然斯有得也廼出而當天下事物無與蔽變故無與橈按其成說而指拾其功名伊尹之在野傳說之在巖諸葛孔明之在南陽若無與於天下也卒之終身之所就校其昔之所學無毛髮爽焉此其故何哉嗚呼彼蓋靜而閱天下之事定矣今子之先人築室山中勗子弟以學意蓋有在於是乎矧吾聞之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夫蒙之為卦坎下艮上易之義視君子體艮以靜養其德而法坎以動果其行也仰而山俯而泉資吾德業之盛者廼有在於方冊之外以是名書屋可謂善教者歟自運判公讀書其中殆二十年厥後登科為名進士立　朝為良法從轉運為才大夫所以酬其先人經始之勤者庶無遺憾然王氏子孫被儒服而事詩書者繩繩乎其未已也異時有成德達材翹然自見以當天下者必又出於斯也夫予將遲其見也姑為之記

憲度餘思軒記

同年友郴陽馮執之以御史按治两淮即揚之察院搆軒曰憲度餘思既成𣗳適至揚肅予軒中飲而告之曰維御史官視他職最稱雄要凢建白移行中外者稍不合軌度利害輙係焉故涖事之頃宜慄然以思然天下之事各有職司相諉屬惟御史則宜無不知宜無不言以裨　天子之耳目故燕閒之際則宜遐思深念以竭其餘允中無狀誤徼寵玆職日懼　明命弗稱俛焉而未逮也用是榜諸楣出入恒觀省焉𦾔有以奉其職而逭其愆而子為我記之乎𣗳重其請因歎今之仕者致思厥職者固有之矣思及其餘乃志於蕪濟求之古人則陸敬輿范希文之流蓋未之多見也夫思之於人大矣聖賢進德修業皆謹於思其語門人弟子往往以思配學屢言之在艮之象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𢬵

之御史人視之非有侵官之恳已視之非有越職之嫌
極其所思亦莫非職位宜然也嗚呼滋是官者惟患其
不思爾何慮乎出位之有執之之按淮也肅綱維别私
讎凡郡邑河渠亭竈館傳之利病弛張增損其大者無
慮數十至其抗章諍事屢發權貴人之私沒其利於官
藏於見于色諤然形于言人皆異其為猝然義烈所激
而然爾今觀之孰知其本諸中之有思故發之正行之
勇而不可禦也哉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
以是名軒執之其殆猶有不足者乎今寓内多事執之
受更而還也豸冠衣繡立於　殿陛之前進而思退而
思補以獻替于　天子而講濟乎天下未必不自斯軒
而得異時持節於斯者追求高風跂而慕之猶古人然
則斯軒也又為於之去思之地也嚾姑記以俟

揚州儒學文津橋記

揚之學肇于宋仍于元至于　皇明屢修建之殿堂門
廡既飭既與惟是東西行者出入委巷隘無以称弘
治已未春教授李昇又諸生葉如繇百餘人白其事于
御史劉君堯遂諉諸同知葉君元爰貨琚廬橋諸水以
罹于通逕前傳功知府許君節至曰是當遂大圖迺伐
石為梁為翼而甃之東西峙以桓表元大書曰文津
又明年御史馮君允中巡莅兩淮持藻絢其表且屬嚾
志歲月於石無何王公恩擢自臺察殿守此邦訖其諸
餘行瓚送成蓋　皇有四極迄今百有餘年右文興學
之年未有□荒陋還壞學宮備具揚為江淮一都會冠
蓋之萃舟車之衝謁廟肄學之使恒相望也而道隘弗
治頹漫焉莫加之意雖非吾道隆汚所係然郡望之重
民志之同在物理有不當然者迺今始協群議更與力
規而称之豈非有待然歟天下之事恒忸乎舊而難即
乎新蓋如此嚾于是有警焉今夫築室聚士而詔之者
凡以學焉耳學之成在明體以適用是豈易哉姑喻之
廟也學也其體也途也橋也其用也昔途與橋之未備
也亦何病于學然人視之有歉然不自充者必既備焉
乃已士學于茲苟體有不具用有不周吾豈無遺恨而
無觖望于人哉橋于斯途于斯者可以繹思而興起矣
稽之郡志揚之橋多矣其聞者唯昔人觀遊題咏所及
而已今求其處又往往頹沒不可以盡識何哉橋固因
人而重也揚故文獻之國也異時體用之士群然出其
閭蓄道德于躬昭功德于時則人將不曰抑橋之助哉
若然豈惟斯橋得徼寵以聞凡與茲役者與有耀焉而
不腆之文或得附題咏者之後即諸橋之勝皆莫得與
之倫矣或者謂橋之建初以堪輿家之說夫崇聖學隆
教基進諸生于道迺良牧守名御史之意也奚取于是
哉嚾故畧之劉所宜言者為之記

王氏兄弟字說

禮之廢久矣冠者禮之始嘉事之尤重者宜不可廢也
古之人蓋是也月日必筮賓客必諏堂作几筵必静以
潔拜跪揖立登降出入之容必恪以嚴其三加之辭必
祝其威儀之欽辭志之修而廣之以福禄壽考之盛是

原缺第十葉

豈耀視聽哉蓋將納其子若弟於成人者之域加重於
攸始焉耳今士庶家寖不行此矣愛其子弟者幼則命
之以嘉名長而冠也則為請於先生長者字以大之又
從而繹其字為說以告焉蓋如是而已予不獲觀於古
矣然亦有取於是夫字而為之說者豈非欲致修徹之
意於厥初乎使其子弟才也必視而思曰吾之名謂何
吾之字謂何謂為乎吾之敗業而隳行罔副吾之名與
字也君然雖非古所謂祝辭也其要子弟於道意蓋同
焉耳嗟夫失之彼而得之此焉君子固不得以廢也南
京王氏兄弟三人長曰安朋游為字之曰惟寧取棠棣
之五章勸友于也仲曰定字以惟靜志一而中寂大學
之教也季曰守字以惟約施博之功其肇於是乎予既

嘉字之寓戒有潛復古道之意而三字者之名之字又
皆要近切當殊無世人衒華騖外之稱豈不尤可嘉哉
王氏其先中山世家惟寧暨其二季俱質厚而好禮所
往來者如李裕之伊德彝又皆今士之美者故其告尚
如此夫聖賢格言大訓學者得其一言終身行之有不
盡者三子者之名字皆周公孔子孟軻標揭以告人者
稍以是踐諸行焉隄身治家何所不至哉余承裕之請
迺為之說

書章恭懿公傳後

景泰壬申　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為禮部郎中屬[illegible]言
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不[illegible]
禁無一語獨公以死爭　帝怒賁公獄瀕死或者謂

天下士可也夫諫官之志易行而責甚重世常患不得
其人苟得其人克滿厥位職獻納而廣聰明固人之願
也今天子益明習政事攬納群言如楙貞者使久於其
列必有喟然當上心而趋行焉者顧乃優其秩而補外
何邪殆非人所能知也巏於楙貞夙鄉往之相見京師
首尾僅三載又各于職不得數往來以下上其論茲別
也慊然殆有所失豈予之私非耶因題其集識而歸之
讀者可以得其為人矣

題駉野稿後與吳御史公著別

御史史君公著按行淮揚間至泰輙過巏之廬訪焉屢
索巏所為詩巏謝[illegible]下[illegible]公著遂朗吟曰樹高先古鶻
城小盡聞鷄此非[illegible]詩也邪巏怪其何自得之則曰子

雅聞之矣無何書來索益亟巏感其誼乃録前歲在儀
輔間校馬紀行若干首將以塞其請因媿巏之無似而
詩亦謭陋乃亦謬為人所傳公著積學工詩自足以名
家顧取於巏殆有不可曉者夫以巏之詩　公著尤不斥
棄則夫世之大家高古雄深泰漢魏而薄李杜者尚又
為公著秘邪吾知公著將揚旌劘壘作者之場姑借巏
為之前驅焉尔會公著北旋乃題其所以而納之并以
為別

題歙程氏譜

歙之程肇于晉新安太守元譚歷十有餘年益蕃以大
[illegible]譜[illegible]修於宋淳熙乙未距今三百廿有五年矣紙弊墨
[illegible]遷徙婚姻宦蹟之詳悉得以考見非徽人[illegible]

族姓履諱牒何以藏守之久我内翰克勤嘗脩家乘最為明備蓋亦以諸程之足徵也此本留於寍歙者相游於泰予因得而觀之為識數語使程之来者益知所寶云

題周生鳳册葉

昔司馬子長觸罪悼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乃傳貨殖縱其游觀所得肆筆數千言史氏謂其崇勢利而羞賤貧識者固悲其不遇有為而作也今觀燕蘇氏指百金赴周生之急子長之述胡可盡廢哉傳所謂君子富好行其德者蘇氏豈其人非邪嗚呼孝之行非一端周生之行類漢董永蓋人事之俱不常有者蘇氏好義乃能得其人而當其施焉是宜傳也已

題趙文敏一家墨蹟

宋諸帝皆善書至於賢妃淑媛亦有以筆札知名者承平文彩槩可想見今觀文敏公一家率能游弄筆墨清麗閒婉各有態度豈非宗國流風餘韻所及邪應龍郡慱册中出示此卷輙為之語知此他固不暇及也

題金太子允恭墨竹

金太子賢故人爭寶其繪畫静脩劉公每有詩嘆咏之惜其不求不克彰施于治竟何如也張中齋謂太子不當留心於藝此正前宋所當懲者誠為要論第宣和之亂不盡成於畫死然論者遂以是尤之則人主之嗜好可不謹哉

題宋穆陵賜吴丞相詩卷

弘治丙辰予旦在京師手此卷屬予題予偶亡之百方求之不得私念若家世藏也亡則將何辭已而子旦從它處物色得之予驚喜如獲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今浹歲矣與子旦晤於南京復出卷眎予則夙所欲言者詞林諸老被之筆劄洞心駭目無容予喙矣因亟識歲月而歸之蓋懲前之危不暇別有討論而留之久也穆陵在沂邸鄭清之為府教日購高宗御書俾習焉謂史彌遠輙譽其翰墨不容口書固帝王一藝耳嚾嘗觀思陵之書精能遒健有晋宋風度穆陵書此年蓋四十且七矣而骨力綿弱殆無一筆近之計廿年前在邸所習可知也清之亟為之譽豈非欲事事稱其善堅彌遠策立之意而為巳地邪丙子後一日嚾再書

題傅日章贈錢文瀚雪詩卷

前輩咏雪窮極變態無若韓歐王蘇諸家後有作者蓋不可及同年傅日章仍此大篇贈判府錢君政守之餘走筆及此亦可喜也判府稱嚼雪道人古今篇章品格液味蓋備嘗之矣予復何言

題莊定山貽秦用中詩卷

余聞之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静修詩酷愛之近得其數十篇橫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有不自聞道始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此卷乃中歲所作貽其友無錫秦用中用中與定山相得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題吳江莫氏壽樸卷

樸非美材也生於莫氏之家見賞於世之能文辭者遂託名以傳焉樸亦幸矣使是樸之賞遇非偉人莊士世所欽望并及其文辭者則亦孰從而知之等於不遇亦此卷多前修題跋樸固得其人矣予獨悲夫特授之士或當世故不得彌其性而是樸也乃以濩落無用閱數百歲而獨存嗚呼祇繫其遂而已矣展卷三四惻予懷者久之

題迮氏譜

迮氏自受姓迄今凡五易譜歷歷載其然今人家秖一姓不變不三四傳沓不知統緒迹此知迮氏世有人哉予觀先王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斯人族類之所自出子孫各本其祖百世不可改也迮之後人博古惇始者

尚疊而復諸初焉文淵謁選歸持以示予蓋不謂無意也

題景婁軒記後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疏曰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又曰景行大道也蕪是二訓義斯備矣讀者蒙上句而誤遂謂景猶仰也後世加字者迺輙取前修姓氏稱曰景某景某云至有榜其樓亦曰景疏者今錫山錢孟清氏又復景婁榜其軒皆未考也天下事承譌襲謬狃人聞見者恒有焉猝然詰之求其說而每不得此特其易辨者爾而人亦往往踵其誤蓋亦字學弗講之故歟孟清尚慕古人講巽自將意則嘉矣予亦告以師其意而更其榜其亦然予言也否乎或曰婁公居名字相訴猷功烈稱其官位洎文惠姚文獻之傳也孟清以里閈之士馳而慕之無乃擬非其倫也歟嗟乎士患無其具爾誠有之詎時而詘伸焉隱見非所論也等而上之孰非士所宜慕者而況孟清求諸婁公者又止于記所云邪

題李時行書卷後

右東坡贈王定國詩鄉先生李公書也初閩中鄭公定以書名一時名流爭慕之公得其所書秦淮海小詞手模之二十年遂別出意態放逸閒麗成一家書公性最遠澹獨嗜書不厭每過交游家不問其在與亡也輙易冠解衣襪行坐哦壁間詩命紙筆疾書數十番欣然竟日以去妻嘗在蓐公為治湯具就煬灰作字指畫腕掣

不少休久之聞兒啼聲始悟其妻須飲也公名　字時行仕至青州推官其歿也妻子貧無所歸寓塟于青而家焉嗚呼可以見公行已[illegible]數十年公書流落人家者尚多時人不省重之今[illegible]之者高價不可得已蓋古人雖文墨細事亦有泯沒當時者然其輝光精采終不可蔽故公之書亦暫晦而卒章也此紙為西園直本和氏所得既而貽其甥方生禾西園好古工詩詞行花臨藉死六七年矣至今里巷閒亦不復有斯人嚾嘗慨吾郡前輩淪謝遺事往往不傳今人奞有不省識姓名者況其大者乎竊欲訪而録之未暇也適禾能誠持此卷過余乃述所聞題其端而歸之庶[illegible]者知余[illegible]為人蓋余之所嗟慕者又不但如公筆劄之妙也

題錫山楊處士梅卷

呂許公見王沂公梅詩遂知其遠到墨莊[illegible]人將屬纊時寫此遺其子豈徒假是貌其閒遠潔清之趣于後邪意有在也雖然非也為之嗣吾知其不忝所遺矣

跋王憲之尺牘卷

徐東方山水之國在今為南北之衝憲之故宦家子喜交納　四方尊官名士過徐者咸樂與之游焉故得其簡尺為多既久恐散沒也遂聯為大卷視薄厚遠邇為次第之予觀憲之富於文學廓落自奇為此者盖誌一時交游之盛以備它日遺忘爾若夫尚友天下之士誦詩讀書又將進友古之人焉此則憲之夙志也覽者當以此意觀之

題畢運使瑞鳥詩冊後

都運畢公昔居考功殿最群有司之功罪而陟黜之優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正色直辭風采偉甚及丞京府益剛大無貶屈人不便公者交惎之竟中以罪左遷今官踰六七年守道不變猶居府部也政成人和烝為瑞異大夫士爭詠詩之此冊識鳥之瑞則其一也雖竊論之公真人瑞也人惟瑞公而已何有於草木禽虫之細哉我謂草木禽虫自公而瑞從而瑞之抑似矣然不若瑞公之為到也公昔者名位寖高矣使無所頓掣雲飛王立羽儀邦國豈不盡快天下之覩邪東坡謂昌黎公能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群小之謗使其身安又謂其所能者天也物之為公瑞也殆若[illegible]人已乎今天子方總群策綱羅儁異而用之若公者行[illegible]栖之禁御巢之阿閣使羽毛畢朝雄狡率服也已[illegible]久遲回於外者哉異時兩淮之人當知予言之為瑞也

鴻山趙氏思成堂詩

伊昔玄聖睿思哲深揖旦於夢文王於琴惟兹古人在我奚屬孫聖之功既遠而覿矧我禰祖氣禪形分羨墻祀阼有見有聞春雨既濡霜露戾降豈[illegible]豈蕭肅然其上猗廣淵甫徹冑腴華克篤孝思報始追遐作堂高明鴻山之麓歲時薦登祖禰歆格我畊于野我漁于河先民有遺匪我則那顧瞻斯堂百禩無圯是用作詩朂爾孫子

西歸賦贈王介菴先生還三原

承后皇之嘉惠兮飽祿食之有年嗟孤息於既老兮賜骸骨而歸田車轣轆其將行兮耿予懷之惻然忽反顧以掩涕兮抱餘忠之未宣慨魯叟之去國兮日遲遲乎吾行舍父母而遠適兮豈伊人之本心何余生之孔辰兮當日月之盛明曉深恩而義厚兮敢疾去之為榮遵大路余躑躅兮訟愚誠之不逮顧就見而無因兮馭飄風而西邁予豈不知引默以眈祿兮又豈不知既數而愈疏惕朝夕揆余中兮匪厥初之所圖儕吾君於羲昊兮臣亦竊夫令聞苟有利於　國家兮又何愛於隕身衆嘬沓以競進兮子亦怪夫不群脫綰忍[illegible]兮鎮兮將焉用夫彼臣渝涉橫流而漸棠兮蹇出涕而[illegible]語信[illegible]

命之孔昭兮孰逃去而有處念往昔之蒙恩兮悼[illegible]
之不周豈今時之不然兮殆群言之交乎[illegible]皇之豈
聖兮爰旦夕之倏悟伏中夲以俟命兮恐年歲之遲暮
相觀古之僕臣兮罔克有終返初服於丧迷兮又何憾
於我躬獨　后皇之未酬兮怒予心之忡忡斯古人之
所求兮豈予涕之無從谿浮雲而上征兮庚　九關之
可通顧泣血而啾辭兮畢惓惓之餘忠

太宰陳公致仕還閩中司封王事夏　賦四言
古詩贈之蓋公之質行渾樸簡雅詩以肖其
德也巑忝屬吏後敢繼其韻如左

惟天監下惟聖惠民惟臣欽若福禄乃申公佐　上宰
帝顧顧瞻睠我舊邦往近我安邦人祁祁迓公至止公
不怒言彊驅勞理公曰老矣帝褒以詞誰謂南遠朕恒
爾思我士我戎我倉我廩百爾有成惟卿之藎公拜稽
首帝德其天臣靡敢怠所不有年臣巑作頌奮揚　帝
仁咸有一德帝暨公純

周生烱祝辭

一海虞周生烱隨其父司副先生官于南畿既冠往省
其大父生質敏力彊方進于學其視之一日之長也
迺屬祝詞曷其未至而覬其成焉詞曰

維禮重冠維士重始禮壞俗媮上鮮克[illegible]倚司副君行
古教嚴加冠之子禮罔或愆嚴嚴廣庭眷耀群視[illegible]曰
諏賓備物祇事有莪在首有幞往躬爰貞[illegible]始克敬[illegible]
終咨爾周生昌以象德宜篤而求宜勤而蓄[illegible]謂有[illegible]
載張且驕喻彼農人我衰我穮之蔉之稼[illegible]於亩續
之引之學崇於我惟學無斁惟賢可稱先[illegible]有言升高
自卑咨爾周生式敬勿替以揚爾休以肇[illegible]紹我作訓
詞匪頌乃規用相爾成萬福爾宜

題恩軒王公手簡卷

王文肅公為人秀雅整飭雖擅文墨而吏事精敏能析
秋毫御下雖嚴至可當談笑者則喜動眉睫俯仰可觀
此卷十一帖與吳中顧廷會者雖皆細故最可見其平
生正如傳神者不在其人歛容自持之時而陰察於衆
人中乃獨得其天也公捐館忽忽十有五年巑舊為之
屬奉觀手蹟追講半山老人幕府少年之句豈勝慨然
廷會寶之今日當知公之不易得也

遂游辭二首送子仁

桂楫兮蘭櫂山可陟兮江可涉超荒忽兮萬里周追古
人兮從之遊古之人兮不可求紛上下兮徒離憂嗟今
世兮寧無子仇念子獨兮當返子不歸兮歲將晚
攬車兮縶馬評將歸兮孰與子處紛[illegible]其馳騖兮胡獨
遺子於野仰有峙兮俯有流曰吾有命兮嗟誰尤苟年
歲兮不悔子雖無求兮人將可求

陳巽卿剪牡丹二枝見貽為賦醉花陰一闋

粉艷相偎紅尚淺入眼驚[illegible]選[illegible]語[illegible]露泫雕鞍
似訴金刀剪　銅花漬水[illegible]生鮮欲插還[illegible]竟伴
春歸安得司花喚取東風轉

雨中花

槃塘文集卷之十二

奏疏

題薦舉遺才

臣濮竊念幸逢
聖明而臣守官南京吏部政務簡少俸禄優游不能有
所建明仰賛
聖君維新之政既慙且懼夙夜于懷邇者聞
陛下軫念先年言事官員如林俊强珍賀欽等數人皆
超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説罔不忭欣九百臣工
益加勉勸然聞之輿論謂言事官員如俊等者尚有
數人未蒙録用意者大臣論薦偶未之及蓋将次第
行之也臣有所見不敢隱默謹昧死以聞臣切見前
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潜心理學刻意躬行
效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
吉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孝孜省用事之日人争附
之吉亦江西人也獨指陳其惡不與往来觀此一節
他可知已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元賦性介直
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篤
學質氣鯁直比因上言保留王恕措辭失當致蒙外
除今
陛下既賢王恕而用之則純者亦宜畧其短而用其長
也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天之生才難矣君
人[illegible]之[illegible]恐其不足而四人者乃皆棄之
[illegible]之間毒霧瘴氣與死為伍瞻[illegible]天仰[illegible]
聖情實可憐憫非
陛下憐而起之恐終棄廢於　明時矣至於前進士今
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之初文祥纔釋褐辦事乃能唱衆敢言此可
為
陛下新政賀也當時大臣不能將順
聖意謂其年少氣銳宜折抑之天下之人皆知非
陛下本意也邇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讜言以恢至治臣謂五人
者既已直言以徇國豈肯變節以辱身伏乞
陛下亟而寘諸風紀論思之地則其言論風采必有可
觀與其旁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孟子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也然此臣所知者且未知
者尤乞　特勅吏部從前逐一查出
陛下兼收並蓄較材量能簡而用之使天下洞然知
陛下奬忠納諫之實賢才群集忠言日聞
陛下明聖之資又當昌盛之年唐虞三代之治何不可
及之有臣不勝大願然亦天下臣民至望也謹具奏
聞伏候　條達剴切似藴長公而一空激昂之氣則又近乎歐矣
勅旨

題赦言官以光　聖德　代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
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来内而臣工外而

軍民莫不茲憂竊嘆以為龐泮等狂語褻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
抵梧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
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
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
然以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
不能無譏書之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
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皇上惜也且泮
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次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
遽辭失於婉切然原其心蓋仰賴聖明在上素有

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
矜而罪亦可畧也況科道官乃朝廷之耳目凡國
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
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祖宗建立是官必選
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
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者
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奮然立於殿陛之前于
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折摧之因
繫之中外之資守道循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
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摧辱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自
泮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

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聽所及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
不惕然有動於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
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懾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況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
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
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
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
十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
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

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己納諫所致也欽惟我
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
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
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
謗罪當誅　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
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
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
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
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
矣　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
是一月餘言事者少　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

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竒就榻前書勑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今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 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龎泮等不諳事體縲絏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懐感愧益圖報稱而内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 聖德懽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匹休 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 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耳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唯 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奏紀注言動

伏見
陛下即位以来屢降 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夷迺者又 親御午門讞審大獄 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頼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羣臣咨對多係 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紀録臣竊惜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掊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 宸衷睿想之所形 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且儒學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録年譜以備遺亡
陛下履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将来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来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縣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 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在廷臣僚先後會蒙 召問者備録當日於何 殿下欽奉 聖諭及 奏對之詞具本進 覧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
御覧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将来庶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臣論説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題議防虜患

臣聞漢人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考之古今中國四夷之用兵其勝與敗皆不能違此其或不能勝者所以應之未盡其道耳仰惟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屢降德音布德施惠崇正黜邪是
往歲者有自修之實無可乘之釁已足以聳動四夷
矣諒陰之中邊報一至即 命將出師練兵積穀以
為戰守之計以保 宗社為心是真所謂應兵也蠢
茲醜虜忘先帝之撫愛乘中國之大喪逆天背道猾
夏殘民是真所謂貪兵也以天道人事論之曲直之
筭勝敗之形固已決於廟堂之上帷幄之間無庸臣
下之議矣但中外人心私憂過計皆謂此虜恃勝日
久奮謀愈深且如去年始則佯言入貢以款我師繼
又潛通東胡以分我勢今則擁衆寇我宣府分兵掠
我廣昌恐有分道入寇之謀多方誤我之術矧西北
邊陲屢經殘破瘡痍迄今未復近畿列郡連遭荒歉
盜賊所在縱横興事若此亦可寒心傳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臣謬叨大夫之列極弱且愚然一念
愚忠不能自已謹條陳五事裨廟謨之萬儻賜采擇
稍見施行則海内之士嘉謨奇計皆将次第獻於
闕下矣昔宋神宗初即位富弼勸之願勿首先留意邊
事今
陛下嫘嫘在疚輒及兵事蓋門庭之寇義不容已臣願
陛下於虜退之後增脩德政簡拔賢才覈名實以治兵
崇節儉以裕下必如大舜敷德以格有苗周宣薄伐
以逐玁狁斯盡先
皇帝付託之責實天下臣民至願也緣係議防[illegible]
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敵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
失利虜常得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
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
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
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
言之有會議俟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
有建言奏
下兵部看了來說者故金酋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
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
召内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
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
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臣不許觀望
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羣臣之才趍事機之
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
部得省章奏之繁專精神一思慮為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
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
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
故充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倣馭以為法

一備将才臣竊見𠂊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将臣[illegible]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illegible]爾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求之不切畜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雖嘗　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将折衝臣愚不知復擬何人以往也乞

勅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為大将者幾人副将者幾人文臣中堪為提督者幾人賛畫者幾人不拘内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兵将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知吾有備伐其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衆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粮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平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控偬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

勅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顒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亮與度皆絶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況其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illegible]官旋為措置者難易[illegible]絶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懐禽獸心沉鷙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尅勝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将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有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

勅兵部選差忠實[illegible]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illegible]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騎射可取[illegible]中能慘一技者面試其能起送赴部[illegible]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勞蓋材勇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奸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其惡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illegible]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呉韓白之善将舍是亦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為有力者所攙奪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

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鬭氣不揚弊
實坐此臣愚顧乞　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
受敵之所付以紀功之官
勅兵部定為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
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
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
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
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
恐為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處
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
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
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
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
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
以所給賞銀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
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
刃之人為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為他隊所得
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儻此說
可采乞
勅兵部議處施行

題地方事件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查得總督漕
運都御史總兵等官遞年例該赴京會議下年該運
京儲其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例該免其赴京本部
移咨先期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　奏
以憑會議　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本愚昧叨總
京儲軍有見聞豈敢緘默為此謹將應議事件開坐
具本專差辦事官姚萬章親賷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專責任以完糧儲照得南京糧儲每年該戶部
坐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太平等府滁和等州
例該差委叅政通判判官縣丞等官部運先年
官屬相維事體歸一部運不敢改委歲輸不至
後期以此下無逋負廩有餘糧近年以來官民
姦弊日滋錢糧拖欠日甚戶部等衙門雖奏有
差官催督之條住俸降級等例立法愈密欠糧
愈多推原其故蓋由奉行之不至與夫責任之
不專叅政等官或累年託故不至通判等官或
臨時營求改差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輙便徇情
准聽違例改差首領雜職等官錢糧既非各官
經收納戶多不受其約束陸續赴京前後不一
人自開數告納各另給領通關有一人該納千
石而告七八百石者有一縣糧納十名而止叅
五六名者人文俱不整齊姦弊何由查考若不
申明　舊制法在必行年復一年廢弛愈甚矣

蒙乞　勅該部會議通行浙江等司直隸等府
各該州縣着落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自正德二
年為始將所屬應納南京稅粮備造手冊開寫
某布政司某年分總該粮米若干黃黑豆若干
馬草若干總部官某人某府該納粮豆草若干
部運官某人某州某縣粮豆草若干部運官某
人粮納戶某人一樣二本定限本年十二月以
裏一送南京戶部一送臣處以憑稽考各該管
粮官員倘有託故營求不親部運囑託掌印官
改差例不該差人員六品以下俱聽臣行令問
刑衙門就近提問五品以上參　奏提問其納
戶人等[illegible][illegible]告納稅粮照數收完查冊相同方
許給與通關各該官員粮草不完過違一年之
上者住俸三年之上者降級不許給由陞任行
取各該衙門悉照題　准事例遵守施行如此
庶幾法令嚴而官民懼責任專而拖欠少矣
一廣儲倉以固根本查得直隸鳳陽府廣儲等倉
該戶部每年派撥河南直隸等處米麥三十餘
萬石先年粮有贏餘奏有折銀事例繼後援例
告納本色日少折色日多軍官既易於侵欺軍
士尤難於糴食法久而弊漸出利行而害亦隨
近又據南京戶部委官署員外郎主事章寓之
呈稱在倉米麥常不勾一月支放竊惟鳳陽乃
祖宗根本之地設立八衛一所官軍如此之多儲蓄如
此之少思患預防誠為可慮卷查直隸淮安等
府及河南布政司自弘治元年起至弘治十七
年止共拖欠該府倉粮一百七十萬石中間雖
有係小民拖欠遇例蠲免者緣未經查勘亦難
除豁照得南京粮儲每歲差遣部官四處催徵
猶尚未能無欠該府稅粮止於行文催促拖欠
豈不尤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該府稅粮自正德二年為始止收
本色候三五年間倉粮有餘另行奏納折色其
拖欠之數查照南京差官徵催事例行南京戶
部差委司屬官一員前去各該司府州縣督催
完納悉照查追江西等處錢粮事例一體施行
惟復行令巡視倉場御史不妨本等公務親詣
各該地方催督如此庶幾通融有法而倉廩可
實催督有人而逋負可完矣
一蠲災傷以除宿弊查得錦衣等衛屯田歲額子
粒一十四萬餘石派撥南京應天等衛倉上納
以備江北七衛官軍俸粮計七衛官軍每年俸
粮該支一十三萬有零先年屯種不缺官軍歲
給有餘軍無坐食之費民省供應之勞
朝廷立法最為良便近年以來官軍作弊日深屯粮
拖欠日甚弘治十八年止徵一萬九千五百餘
石今尚欠六千石有零正德元年止徵三萬二
千四百餘石今尚欠七千石有零官軍俸粮放

文不數該部只得將運到民粮照數補撥屯粮
之額歲減撥補之數歲增以京儲而代屯粮全
非立法本意屯田官軍便於得利一行比較之
例輒以災傷為辭連名狀告動輒成群及至差
官踏勘多被設詐欺瞞以熟作荒以輕作重雖
間有災傷去處未必如其言之甚也臣近查得
各衛屯粮俱與應天等府滁州等州民間納粮
田地犬牙相參坵畝相接遇災輕重固無不同
相待軍民尤宜一體及照先據南京江陰衛指
揮僉事蔡倫呈稱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量
出新增田地亦有山岡荒硬瘦地雖經報粮在
冊委實難以開耕臣愽加詢訪頗與所言相同

如蒙乞　勑該部會議今後屯田如果被災照
例委官踏勘俱要與相近民田被災分數相同
若有虛詐旗軍人等問擬應得罪名干碍軍職
參　奏提問如果地勢有高低量增分數其弘
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新增田地除可耕田地
照舊完納子粒外其有告稱委係山岡荒地委
官踏勘明白行令管屯御史南京戶部委官覈
勘相同奏
請除豁此則情法兩盡宿弊可除矣
一省文冊以甦疲困查得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
每年該造實屯文冊先年題
准造送總督都御史處差人類繳戶部以省各衛差人

之費近年各衛除造送類繳之外復造一本仍
前差人繳送戶部因襲既久不敢停止及查各
衛每年將屯田官旗軍餘姓名田粮舊管收除
實在數目造冊繳報謂之荷包文冊凡造一次
非止一本百戶造繳千戶千戶造繳管屯指揮
而管屯指揮造繳本衛方纔類造數本或繳兩
京戶部所轄總督府總督都御史屯田御史等
處紙劄書筭之費與前項差人繳冊盤纏之需
一皆科歛屯軍科歛之際又不從實自上而下
倍蓰無筭前起未完後起又至十數年来殆無
虛日又有衛所軍政官員每遇麥熟秋成之時
謀差下屯俵散香扇酒食等物需索財物剝害

多端屯軍疲困實多由此再照巡視屯田御史
等官踏勘災傷例該類造　奏繳并戶部等衙
門文冊紙劄工食銀數多雖出於本衙門收貯
贓罰然亦可為節省如蒙乞
勑該部計議合無今後各衛實屯文冊止聽臣總督衙
門類繳戶部不必重繳荷包文冊或五年或三
年造繳一次無干衙門視為故紙無益於事不
必繳報勘災文冊如南京戶部告判屯粮仍宜
備造以備查考戶部等衙門止宜總冊備照惟
奏繳文冊合無仍行備造惟復止造總數非臣昧死
敢擬請自
聖裁各該管屯官員務要遵照永樂年間

勅諭整理撫恤屯軍不許絲毫科擾違者指實糸
奏治罪如此則屯軍數年之疲困或可復甦造冊之
頻繁亦稍省費矣
題馬政四事
近者災變非常
聖心恐懼　詔令羣臣痛加脩省各開具興革事宜臣
等皆以庸才備員太僕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變致
災寔均有罪
陛下不即加責為幸已多且使人各盡言又豈容默謹
以馬政四事開坐上瀆伏乞
聖覽仍　勅該部議處施行不勝甚幸
計開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
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
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
日無之多者十數疋少者四五疋以有限之馬
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貧
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
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泒領不恤貧軍姦
頑之徒又多延捱比較以覬　恩宥若不議處
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
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
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共但恐揀閱不
精泒養不當耳如蒙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

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
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死責令全陪十四歲以
上者止陪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陪革去椿頭
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
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
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
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軍
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
置有法騎養得人近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
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
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

法騎亦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非如天生兩
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
以出奇制變乎今團營提督皆奉
命內外大臣臣等豈敢與議但職司馬政不忍不言查
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
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
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貞銀二十餘兩
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羸死累
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倍一二矮小老
弱比之原馬眞駑駘之易騏驥矣　國家何所
賴哉此臣等所以痛心而一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

直隷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内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該地方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撿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孳牧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在該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户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校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illegible]提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本為一事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況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畧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完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未敢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

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

聖裁各項文冊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歛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遞者各坐以罪庶為便益臣等聞古人有言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為民造福一端也乞 勅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騍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

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
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
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
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
再照宛平大興二縣先年該
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奉 勅查勘宛平縣原額免
糧營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
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匹大興縣地五百八十
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
率計之為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
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
舊法民安事久已為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
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
送吏部別用該兵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
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
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
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擾之事理
可謂不均況兩縣密邇 輦轂全無馬匹緩急
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
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
照舊領養庶幾先朝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
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
共養一匹則 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
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

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順天府可乎蓋他
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寄養之
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得草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
草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
更改抵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
部轉司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
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
州淶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
肅寧任丘靜海三縣每草場有一段百十畝者
有一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
一百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
徵解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
租之常利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
史洪 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
年照畝徵銀秪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
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
等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
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
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
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原設有牧
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
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奏
有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

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户者若干見收在
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觧該徵者立限併完
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為官吏侵欺或推稱
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員應拏
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将
各處草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户花名并每
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兵部備
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
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為小補

題馬政利病

近奉
聖諭痛加脩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與革者開具上陳數

日以来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粗得其
沿革利弊之騐再行開具伏候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
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産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
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
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
府餘粮陜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
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
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
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
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
止兵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
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
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
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陜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
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
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
肅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
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
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
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隷等處馬二
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
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
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狃頑一遇邊

警輙言馬少張皇聲勢奏
請紛然横議一與牢不
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
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
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匹大同自
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
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
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
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
操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倍償鎮巡大臣多
闒茸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
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饕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
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

若不計處　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
復一歲何以支持臣等叨司馬政恒切憂惶然材識
淺短素無經畫且事勢牽制又難舉行輒以愚見條
陳稍逭不職之罪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
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
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
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
討者嚴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
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
本寺求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
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
軍中既為有司尅減又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
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
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
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
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粮屯田草
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
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
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
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
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
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
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參究事完
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
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師暫添銀馬不在
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
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
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況生病亦由於水草
之不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
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
暴殄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為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
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
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奏　勅督理少卿止
是每年到邊點閘一次合無今後點閘二次倒死者
皮張騣尾俱有方准朋賠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
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
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兼管庶幾
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奏有
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
或按月住俸或奏　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
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
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
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
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
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
定州給與延綏馬共三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
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粮屯田官
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

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
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閫外之事
宜從寛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
堪臣等謂圉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
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
道點閘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
結之以恩臣等與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闕畧晝為長策為邊方久遠
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陳情再乞休致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為缺官事該本部會
推題奉
聖旨儲　還着做戶部左侍郎管右[illegible]事欽此欽遵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吏部移咨到臣除本日望
闕謝　恩訖臣本非才加以多病
皇上起臣退閒之中任以卿佐之重惟當促裝就道赴
部供職圖報稱於萬一乃臣之職分亦臣之志願也
緣臣先患尫弱濕熱等証荷蒙
聖慈准令致仕杜門家居將及一載雖憑藥餌僅能支
持一過煩勞輙又發動以致元氣未復病勢未回今
奉　恩命夙夜靡寧臣欲奉
命則病不能前臣若稽程則罪不可逭愚衷展轉憂病
愈增伏望
皇上察臣才不足為有無恠臣病不堪於任使仍令致
仕得以養病痊可之日儻蒙録用則誓竭犬馬之
力以報
天地之恩臣不勝感戴願望之至

啟南京戶部侍郎謝　恩

正德七年二月十八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前職臣聞　命屏營俯躬踼蹐竊以南京實
根本之重地戶部乃錢穀之劇司職既貳於地卿選
宜從於人望顧茲重任乃畀微臣伏念臣才不逮人
器非適用久塵仕路績效未之有聞薄竊時名行實
無以相副屢嘗待罪於司計尋以移疾而歸田屬當
更化之初復叨起廢之列緣疾未愈具疏再辭蒙
大化之保全　賜溫詔以調理家食未久　朝命載頒
爰啟　留都仍供舊職謂臣年力未衰既不終於廢
棄憫臣氣稟素弱俾稍得以優閒惟
皇上之體羣臣同　天地之養萬物而臣庸陋之質老
荷生成之偏顧　恩德之難名豈埴埃之可稱臣敢
不磨礱朽鈍罄竭愚誠生財有道雖慚本末之知報
國無能惟勵始終之節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啟吏部侍郎謝　恩

臣先任南京戶部左侍郎正德八年正月初六日准
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今職伏念臣質本庸愚才尤謭薄歷官京秩

恒懷竊祿之慚佐職地官全乏生財之道方滿盈之是懼忽 光寵之載臨爰自計曹俾司選部首六卿之僚貳綜羣吏之綱維澄汰以别賢愚考課以書殿最責任既重掄選惟艱顧臣何人乃叨斯職欲控避則懼煩言之為黷雖祇受益思 大造之難酬誓殫夙夜之勞稍效涓塵之報臣無任惶悚感
恩之至

奏乞 恩貤封

伏覩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詔書内一款兩京文職官員歷俸未及考滿者與應得
誥勑欽此欽遵當
恩詔渙頒之時臣以太僕寺少卿未及考滿聞繼母董

氏喪守制在家後臣於弘治十五年十月内起復到部本月二十四日 欽蒙複除前職臣查得太常寺少卿黄寶先年奏 詔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父母及查得太僕寺少卿王質丁憂復除之後亦行比例乞 恩封贈父母俱蒙 聖明 允其所請思得臣父儲信見年七十四歲臣先任吏部郎中蒙給
誥命封如臣官臣母王氏贈宜人繼母董氏封宜人以臣歷官之微劳叨與
聖朝之盛典已為至幸夫復何求仰惟
陛下以至仁覆天下以達孝率羣臣臣下未及考滿者
與應得誥勑
聖恩隆厚盖已極矣援例移封如黄寶者亦從而與之服闋乞 恩如王質者又從而與之 恩典無分於久近
聖澤普及於幽明可謂體悉臣子之至雖古昔盛時莫有過之者臣昔守制不得與黄寶同時以乞封臣今復除竊敢比王質陳情以干澤伏望
聖慈 勑下該部查照黄寶王質事例將臣應得
誥命封贈臣之父母俾臣父垂老得再 沾一命之榮臣母偕亡得再賁 九重之 寵豈惟副臣一人之私抑亦為天下臣子之勸希冀
天恩臣不勝恐懼待
命之至

柴墟文集卷之十二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三

書簡

奉李西涯先生

𡾟鄙陋之資謬從諸生後出入門下十有餘年殘膏賸馥沾丐多矣春間卧病乞休荷蒙恩庇得返田舍感刻之私何可云喻入夏來加以滯下之苦血氣至覺未復身世若斯百念俱灰冷矣惟是先曾祖潛行未白一念耿耿蒙許作傳得附諸名集之末蓋非執事之文雖不肖之孫如𡾟百輩終亦莫能傳也夢寐麓堂徒切瞻仰機務之暇伏乞援筆揮賜且乞珎翰并篆於首𡾟當什襲以藏如昔人蕭齋之重也時序近寒伏希調護寢餗益隆福履不宣

𡾟無似謬辱起廢之列以疾具辭伏蒙溫旨准令調理此蓋鈞慈庇覆所及感刻感刻尋辱書刻之惠命再錄先曾祖行狀奉上機務之餘敢乞珎翰登卷卷首更乞篆書數大字尤幸傳之來世蓋不但一鄉一家之榮也恃知不勝冐瀆顒望之至

奉劉東山先生

𡾟頓首拜復𡾟不獲瞻奉忽復踰歲人吏自巴陵來者每詢尊候起居多福輒以為慰自公南歸年事紛然日殊月變至今未已海内屬望仰止東山草堂雖安想不能無蒼生之望也𡾟比脫馬曹謬司南餉才鮮能薄兼倉場多事惟眞曠敗恐負公夙昔期待之意便中希誨教幸幸因廬守行謹奉手牘伏惟順時自愛以介壽祺

來恐蠱壞愈深倍為力矣儻以為可語幸有以示之邊庭寒早惟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承手劄并佳集珎感珎感讀榮遇錄令人感嘆不已蓋頤治之君常患於無臣負才之士常患於不遇 先帝知人善任而公遂[illegible]遇合雖在昔以為難況後世乎然其常竊有憾者當時居諫明弼諧之地者皆順 聖德恐尚有未盡[illegible]集一時鉅工勝士高古之作克然盈帙某之[illegible]能循習一語[illegible]中努力何如未敢遽爾承[illegible]約於左右[illegible]將才揚保二帥已移文矣餘二人非有所攖[illegible]遠之人且當然爾曹生浮譎石齋言得之此可冗際惜不及細扣之然此生自佳士踰之奇[illegible]多豈終弃於道側也明年再舉當騰諸薦牘矣不宣

復王思菴太宰

承賜台翰存問周至感刻感刻所諭致政一節抄呈未出已蒙 聖明俞允詔旨溫厚恩典駢蕃中朝士夫無不歎息誠近時所未有也諭之盛价說尊體雖稍違調攝行時已平和矣此後從容起居當益介壽祺𡾟然老成為當代人瑞也𡾟夙承知遇弗克捧觴上壽厠於賀賓之列不勝瞻慕伏惟崇護寢餗以慰下情不宣

回童宗伯

𡾟向者獲侍左右猥蒙誨愛取切最深奉違許時冗惰之故未及修問代承手教遺以佳惠夏間朱貢士至又[illegible]以蘇[illegible]拜領之餘唯增感愧而已伏惟執事文學

柴墟文集卷之十三

不宣

奉戴先生司寇

巑拜啓久違教範不勝瞻詠每士夫至自南京者恭諗
台候動止萬福私竊為慰第巑冗懶不能數修書問於
左右罪戾無所逃焉尔賢嗣氣質閒日茂秀仁人君子
培埴深厚㝡時自應遠到也未涯侍奉漸涼伏冀崇護
寢餗以副中外倚重不宣

奉謝方石先生

巑昔在江東極蒙垂愛憪鈍不省承教迄今鄙心憮然
奉違數年癖於脩問惟是仰止之私有加於昔但時竊
聞動履於台之士夫恭諗道德日崇著述日富輙用欣
抃為海內慶蓋藹然人望如我公者今不過數人而已
謹附啓并帊為壽伏冀頤養為吾道加愛不宣

復楊邃菴都憲

比承手劄期獎太過感媿感媿巑叨長馬曹才力譾薄
考古之馬政養之於民不若養之於官之善國初舊法
猶多此意今則盡廢矣執事邊方馬政盡是養之於官
之意恭竊仰之但無由面承方畧乞從吏備錄一通見
賜使某稍依倣而行之亦中國保馬之幸也至懇至懇
西陲晏然皆執事經畧之力比聞關中荐旱恐更勞撫
綏耳邊方利病㪚寺初為宣大而言遼陝皆差官乃廟
論也想洞炤矣時事日變弼諧拾遺者皆無所庸其力
有志者憂之古人致君必自有術執事為中外倚重且
為西事留不得與諸老斡旋一堂之上計他日功成而

行義孚於海內所不知者特一二人爾茲者 聖明在
[illegible]清望益著區區波及之言適足以自損其何傷於執
事乎無由馳賀惟冀調護寢餗益介壽祺以副具瞻之
願不宣

僕至伏蒙手教并領寵貺謹恭諗動履康裕感愧何可
量致政之請特荷眷留以善無它議蓋我公去意已
決會賢尚齒詔旨 朝廷初非在我有所濡滯也所論
誥命司封謂例未得致仕者須考績至京乃敢請給更
乞裁處示之巑近承之馬曹自顧鄙劣叨竊過望寔教
滯所及但私心未獲日侍教左右為憾爾謹附此叙謝
伏惟以時倍加頤養以膺遐福不宣

寄楊石齋

巑前歲在京師奄罹大故荒迷中重辱吊慰哀感無量
抵家無何聞公亦以變去位嗟乎何吾人同罹此厄運
耶萬里奔赴川塗跋涉其憂苦蓋倍於僕也恭惟孝心
純至思慕摧裂何以堪居第南北相望無由奉瞻以相
控訴爾讀禮之餘著述必富賢伯仲又有閉門師匠之
益異時胥會尚冀沾丐殘餘以潤衰朽也未間惟冀抑
哀強食以慰輿望不宣

慰張東白廷祥

巑久違門屛瞻仰彌切前歲居憂側聞太宜人奄棄榮
養尋聞執事持服南還哀迷中不及馳吊又不及奉疏
上慰悚罪悚罪伏計此時已及禫服今寓內多事中朝
[illegible]執事道德高厚雅有經世宰物之念諒不得偃[illegible]

於家矣伏冀抑哀調護竚族柄用副海內之望不宣

寄費閣老

大拜踰年道阻無便不克寓賀悚罪悚罪懼備員無補間中每念及時事姑以所急者奉瀆且如江西流賊初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其毒也自調狼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其淫汚劫殺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為害日滋今當事者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歛戢其衆昨賊已散蔓徽衢間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猝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執事宰制四海使萬物各得其所况江西父母邦也諒軫諸思慮久矣奚族僕言不宣

寄劉司寇與清

楊正郎來承惠新錄佳箋珎感珎感奉別忽復踰歲懼抱病如舊思奉高論清燕邈不可得徒切瞻企而已林下之人求一安穩為幸近因流賊窺淮戒心汹汹聞揚虎已戮于渦水但群盜在中原者勢尚猖獗全卿識慮况密當此大任　朝論可謂得人果能成功使儒者增重又懼之所竊喜也想有書達執事論賊勢竟如何其大指希示及之歲抄伏惟調爕不宣

散前承手劄諭及賊情家僮伏謁又辱隆屈年德吾問戚疾感媿感媿執事於故舊之情但懼不足以當之也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懼所憂者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何生晉謁敬附手牘新春惟珍攝不宣

與張都憲朝用

側聞憲旆駐淮已久懼抱病里居不獲晉謁又不及裁問於左右悚罪悚罪弄兵潢池者所在未已長淮以南大江以北獨晏然無事皆執事撫綏之力也林下之人得一安穩與斯民受惠多矣近京兵復出賊勢愈窘竊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憂且賊勢窮迫又複竄淮有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簡募兵民雖衆但王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若復窺淮京軍躡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見想在執事聆慮中矣夙承知遇輙敢及之歲晚伏惟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曏頃首啓奉違光範每勤瞻溯兩淮饑荒甚勞撫綏竊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恻免折色粮價免俵印馬駒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揚米價徵起若干開[illegible]價上納若干果知其數伏望執事做曾南豐河北[illegible]植[illegible]行之懼所慮者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illegible][illegible]以便宜發之不敢贅鄙見謂目前救荒[illegible]

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餫之米為善今　畿甸穀價
徐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運
十一月粮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
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
下常年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粮以
賑饑也亦有欲言者户部以事干漕運為詞謹奉白以
俟裁擇儻以為可馳奏之未晚也嚾無補鄉郡甚切憂
媿恃愛輙敢忉及伏冀鈞照不宣
嚾頓首啓嚾無似特厚照庇感刻感刻曹侍御行曾附
狀想徹鈞覽矣兩淮生靈遭此荒歉加之疫癘盛行蝗
蝻繼作哀哉吾民何以堪此所頼執事撫巡於上極力
賑恤其經畫之備防禦之周聞諸搢紳莫不稱誦以理

論之人定亦能勝天亮不遠也昔人謂水旱之灾民愁
苦怨傷所致今散利罷征民且無所苦矣但貪酷之吏
害甚於魃苛甚於虎竊聞列郡尚或有之得去一二太
甚者為戒則導民和銷變異未必無補此亦中朝士夫
之議也恃愛且圖稍効區區以報竊敢聞於左右伏冀
矜察不宣

奉靳充道

新歳人回始拜高文之惠典雅温粹眞仁人之言老父
小子獲此何啻百朋之錫但期奬大過喜幸之餘繼之
以媿不能已爾嚾比得　旨准調理起用微軀無似何
以當此惘心揣已惟增感怍而已姪洵叨舉進士嚾更
為之喜者以出吾兄門下為光榮耳適京口吏行附啓

餘冀調護為斯道重不宣

復顧都憲良弼

承賜涑水先生墓碑珍感珍感盖士之所立德功與言
而已三者嘗相資焉德與功須能言之士以傳能言之
士須盛德奇功者乃寫其所欲言古今常患不相值今
涑水先生德業之盛美君臣之契遇無愧古人矣非東
坡超卓之識古贍之辭叙而詩之何以称哉誠百代奇
遇也遺山集中如涑水侯碑雷御史誌亦是奇作但方
之坡公差覺緩步爾奉上四冊因附鄙説狂率幸不罪
且因以請教也有終責恙大抵勧學之故想自能調攝
今嚮愈矣未由趍侍撫綏之餘唯為道自愛不宣

回高都憲

疊承手劄垂眷甚篤感刻感刻所諭乃稽勳駁出今已
歸之所由矣嚾媿不能先事彌縫然限於曹司亦無由
先知想不罪也圻甸凋敝倍勞撫綏均徭恤民一童冣
為切至但不知廷議如何聞前人起一頃地畝錢民甚
不便又聞談者謂今之急務在撫流亡蠲徭役戢權要
黜貪墨及秋後戒勸借此數事想皆入思議矣恃知輙
附聞已暄唯調護以需大拜不宣

復陸全卿都憲

韓評事来承恵手翰珎感珎感劇盗自湖南掠舟而来
據江湖之險為東南之害無辜元元被其殺戮不可以
數計有司皆匿不以　聞南京杜指揮近又失利人心
益懼恭諗就享伏鉞来南諸将皆至士民始有所倚頼

湖南殘賊不日可平矣然聞之議者謂各路官軍士馬強盛勢如太山之壓但北方戎騎舟楫恐非其長須諸將齊心協力可以成功又謂急之則在我亦不能無小勝只舟師重圍之一有衝突四面夾攻使之晝無所掠夜不得休則旬日之內亦當就縛又謂江西之賊見今散處廣信各縣前日到衢之開化恐賊乘船抵淛踰嶺東走一日往會之須先設備遏其此路又江東官軍前去截殺不過乘時竊微功以蓋前愆耳然所在粮草恐難贍給況此輩見賊定須羣引我師須善處之又熒惑太亦其占一主火災賊知兵寡不敵必因風縱火須嚴備之前日爪州可鑑矣我輩久總師旅慮周謀悉前所陳者想已先得之特知聯又以告惟願執事果於成功以白儒者之效以寬朝野之憂也殘暑軍中倍加保衛不宣

與南舉待詔先生

久不奉清誨豈勝瞻企承屢借書感甚感甚蓋秘本最難得出近日修書開局衆目所在尤為難也極知費公心思何以為報但當璽讀稍酬知己爾陵川集四冊納上他書再無留在敝齋者矣乞檢入之不具

奉王辣齋

曠久曠書問極知罪矣然區區瞻仰之意則常在辣齋左右也廷章来恭諗體履多福蓋慰卑情兼聞賢郎欽佩才譽佳茂秋闈發解士林傾望此尤可為公賀也時事日新老成凋謝巋然繫海内之望者惟公數人而已伏惟順眷為道加愛不宣

去歲伏承手劄兼領賻儀重以賤目之故曲煩垂念備示良方其為哀感曷可云喻憂疾相絆裁謝久稽南望門屏每勤瞻企時事日變公雅負當世之望嵩居深念諒倍常情所恨不得趨侍左右稍聞經濟之畧爾間聞公章書卷子欽佩向曾寫一通見寄首絶遺一字蓋未號也曠近得抄全集録此詩於別紙奉觀徐給事宣之久慕德望因其行謹附手狀秋暑尚熾伏異調護以慰輿望不宣

寄林見素待用

奉別數年相見期與公對案連榻數日夜不休不意對面又成千里之隔別後徒惘惘尔聞自浙抵湖南遠惟即日起居佳勝為樹陝伯之擢汪又先之柰何知公任遲心不經懷但不可遽有休退之請此事再容奉白也原善附在審録之列得冠帶閑住詞氣卑使士夫短氣雖江西人亦謂渠家門户掃地可嘆可嘆士君子立身當安義命豈以在外者而喪所守哉僕非淺薄要公知其人尔祖暑惟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不宣

承諭并二帖得窺知獄案本末以公之明直謙虛而啜啜者乃無故中傷之不問可知其為人矣第不知臺察會炤詳之否不然真所謂求全之毁也怪哉怪哉湖南治行洪洞公在稠人前極稱奨之嚾懼公獨立為衆所憎然又有知己如此者却可為公賀也陝伯之擢為變人所尼内翰語之曰此人恐非終不用者渠應云豈終

不用且稍止之用不用豈足為病實益彰公之直渠數
所見想目以此軒輕人不知有道者觀之不直一笑但
不可輙請休退墮渠術中却笑吾輩不自優裕亦以此
熱中也乙俯聽之時弊日深静中思之無一可恃真天
幸亦何由奉見罄所欲言惟冀君時保練為吾道之重
萬萬

別後數奉問不知一一徹覽否秋来起居想益佳勝僕
近看時事雖多翻覆要之是非終不泯滅公胷次夷曠
眼前細故想不留滞也所瀆前書已悉兹不贅未奉侍
間唯調護寢食為道自重萬萬

公之決去甚高但僕輩不能挽留真可愧也聞野服過
黄相知亦有跡太奇之議如何如何病起復用特不為
例士林羡之此事斡旋之力涯老居多便中望附一書
轉謝座主於門生恩義自當然爾亦無嫌也司農家須
善處之得兩不相傷則善矣未涯瞻奉唯珎嗇副海内
之望不宣

還久無由再奉顏範間中毎切馳慕惟翹首一南望亦
得敬太守来得聞起居安裕甚慰甚慰林居著述必日
富無惜寄示僕得少祛俗陋也叨轉騎曹尋數月矣此
官無補於職直苟禄而已所竊喜者得避要劇之地想
故人亦以是為僕喜也諸餘不能一一唯保嗇以副海
内之望不宣

久不脩問耿耿胙寶慼舍親有書来道公薦及於巏摔
書驚愕良久夜間思之憂感弥甚故人高誼僕豈不悉
第恐尚有未思者爾巏人品素劣學行無以過今之中
人偶忝科名遂竊時譽此終身之愧也歷官無狀再叨
令秩逾望已甚矣服闋来自以婚嫁私冗稽留赴選非
有它也然尚恐在人有養高自便之論即今趣裝擬在
夏秋間北上豈敢勞公汲汲引薦乎此固公為國愛才
之盛心但巏寔非其人也盖古之君子皆務韜晦沉默
不欲異於人人以得名名者造物所深忌如巏者已竊
時名多矣自顧實何能萬一以副之此它人所不知而
巏獨知者有其實者尚為造物所深忌無實者將何如
哉公盛名重望在天下凡百舉措衆所注目巏也何人
乃當此舉設或異時志不能帥氣沍官行已稍有悔吝
豈不汚公簡牘益重巏之罪哉前輩謂常調官好做使

巏即復除一官稍盡職業尚全素守亦聊可籍口見故
人矣況敢望意外之擢使姓名赫赫在人耳目為衆所
屬望窺伺指摘耶或者公謂巏或不被知於當路慨然
有此舉此須面悉然有命焉況寔無見知者且比来無
缺何與人事也如囊封未發乞寢之削其稿如已發未
遠遣急脚追之庶不誤公知人之明巏亦免過情之耻
煩言浮議無從而生乃至幸也急於奉白覼縷無次恃
游從之舊耳伏冀亮貸不宣

辱薦將謂泛及奉牘乃知宫僚之選也悚媿悚媿是選
巏豈能堪哉徒玷公知人之明也鄙文久稽寔坐冗懶
兼筆路滞澁之故傳来尊諭似不諒察稍涉此念巏不
齒於士類矣兼尊公盛德抑何間然之有稿牽率成甚

媿庸俗幸一一指摘其疵纇示之當再努力幸勿存形跡也時勛侍御禮遇過當相見為㰌稍降謝之留都多鈌蚤晚得侍左右尨㰌之華暑熾異道體珎攝不宣

昨承手劄併領精纖珍感珍感服除後泊沒人事中忽枉教畧奉誦無已殆如寐得醒也索居久不聞朋友規戒之益流於汙下日不自知耳幸公相望不遠便中無惜垂誨乃至願也朱舉人辱寵訪雖以㰌故然下士乃公素好也壽文遲滯媿悚不可言自前歲憂回書冊散亂原來行實不知置在何處有稿望録示幸幸如出於林黄二公之筆不可得只煩公有所示㰌得依據牽率成稿也拱伺拱伺諸留續布漸熱加愛不宣

鄙文以久逋之故昨亟於奉償遺漏乖舛悉如來教惟媿悚媿令畧贅數語稍見本題至於廣伯新銜緣公已辭免且稿中召命存至之語亦涵此意姑仍舊如何此舉專賀七十若移在令弟校文之年則亦過期矣不知若果黄方二公初意也此皆鄙見乞再示可否期㙜之間㰌當再須當不食言矣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者兼有之感公之意欲以積新之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日弥月公雅乖念謹附知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兒壓災也餘具別紙秋暑熾甚未涯瞻侍為道加愛不宣

春暖遠惟道體亨裕為慰江西賊勢想倍勞經畫聞之士夫須官軍與大家世族隨賊剽掠所在公私合力勦方善如何如何一時監司不甚悉知可以協謀者想匱賢及朝言在幕次兩海內方多事不可謂無材但誠心任事者甚少士習至此極難變此更可憂也聞於當路屢有薦牘賤姓名亦玷其中感媿感媿其如此公亦在人驅使中何賊平後想寵召面悉不宣

昨具手帖以空事悉瀆蓋痛憤之極控於知己不覺覼縷如未汚白簡□已之僕將自處亦不欲以此等事奉溷也恭諗江西之盜寢息利民善俗之政次第舉行閩於下風不勝欣慰蓋賢者在位有識者惟恐其無成況忝遊從之厚者哉茲復稍有聞見輙布諸左右請裁擇開之士夫寧府賢而有才非所希諒無損於盛美　朝廷重宗藩內批不得不然乞稍引咎順受之為當好善惜名王之善念此牘也可以納約此無齟齬他政可沛然行矣罰贖固時宜然貧人久係官不便只科罪疾遣之如何勸借固廣儲蓄然江西人甚吝且奉行者不至姑已之如何風聞許復定昌懋貞亦謂未善古人行事多先看人心之向背此非人所向也柰何亦作背人心事乎契勘憲監只據覆請為妙不須已甚甚之適以寬之且恐轉累憲也公性明鋭甚事至乞稍緩之且召兩司從容議處彼亦不敢不竭誠不然恐不免退有後言者恃舊叨叨古語云無之而置誠親之也幸悉此意未涯瞻侍惟若時保愛不宣

詩服家居忽踰歲矣即日不審氣體何如抑哀就禮以全大孝乃交游至愿也太夫人几筵前皆以不得躬奠

為慊附上薄儀稍辦脯果侑奠辭爾唯鑒納之江淮旱灾饑民死者甚衆焉懷壁塗荼毒想不能便忘也附知

又前八首

別来雖久不已得報多事想公悉知静觀菊田相繼捐館胡東逝羅內翰金之王卿與義諸人又皆以言得罪聯翩四出交游零落莫甚此時向来聚集真不偶然也[illegible]侍去歲生子獨此稍慰嚾槃禄愧甚亦盛為人不喜將来出處不知如何也時事日新目前人物屬望者甚少公且因官効職畜望蓄才一登要津所發便沛然矣無便久不修問萬冀崇護以副具瞻之望它所欲言與義能悉不具

久别奉懷耿耿雖聞承手翰及兵侍王公至始獲盡聞

起居之詳直道至誠内外綏服紀綱之地實惬具瞻欣忭欣忭承不鄙以賤姓名聞於王公且感且愧才識薄劣恐負故人之知爾諸公書皆轉上但范齋馳賀未得昨又諗其乞身矣年来士夫多鮮晚節近日謝方石李范齋乃浩然决烈但老成人引退此又有可慮者臨楮不能悉也公名位優著計不久當歸中朝未奉侍間唯多愛以副瞻企不宣

去歲又辱滇中象櫛畨錫之賜感荷感荷承差回曾具手書并雜詩文數篇奉覽昨承諭謂無書至今稿尚在也豈承差逸去邪但公移鎮不得覆矣湖湘地遥此後却得屢通問也賢姪過此得書諗公起居之詳云體貌視舊豐矣甚慰甚慰至於學行宦業與年日廣此則不

[illegible]知者但貧約如故此吾人之常柰何柰何僕年来[illegible]所苦諸餘皆屢它日甚無以副故人之知獨此念未忘爾宏文行又喜公得賢僚奉接未涯唯加愛為吾道望不宣

承手劄垂問賤疾詞意諄至不善調攝毎勤故人之念益重感怍無已賤目瞳子幸無它虞但兩弦亦爛病後又未得齋乃血氣不足所致多方未得充實柰何柰何目[illegible]多關厄運使然恐或然也公貧乏惠帶何以克當[illegible]病[illegible]似之人腰間豈稱此飾置之篋笥永以為榮而已一齋提學昨行曾附書想徹覽矣所懇借抄者幸留意有恒先生蒙殊待其行覆固取重於公想又以僕師之故也知感知感

賢姪在江口踰月臨去始得相見又迫晚急欲出城遂不及留一飯悵悵聞貴體今歲亦稍違和公食色淡薄無庸贅言但飲藥亦須戒辛温之劑雖參芪亦不可久服蓋火常有餘反助邪熱之故僕雖不能盡卻宿病然保此孱弱之軀亦頼投藥不差也幸垂聽毋訝斯文故人相繼淪謝言之慘傷范齋朝京忽聞訃矣近仲璧又以背疽下世繆全之死三日乃幸復甦不知造物於此公何如也近交游又得楊方震朱懿卿數公甚慰人望但各以事牽不得常合爾何時獲奉君子言笑一豁鄙懷也秋抄唯調嗇不宣

家君承惠領次感甚生子喙喙乃辱交於當世偉人數千里外重蒙賜問尤足為老者之慰也嚾淺劣何足仰

[illegible]德来諭有書至愈疾之譽蓋髙明廣大取善無已[illegible]盛心不自覺其詞之溢也公名實相副内外交孚懽有它聞當即奉告不敢為諛但寔無所聞然公檢身下問勤勤如此乃懽所當法而懽之無能寡過卻尊靠公之切誨也誌文承命謬為増損并前兩篇付陳价回但恐不稱時安孝念聽其釆擇爾价亦説有命持歸刻石也冬寒保練以副傾慕之誠不宣

承諭縣有華者此血傷之故養陰最妙陰即血也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但陽動而陰静吾人方為世故牽挽竟日只是動豈能静以養耶若在燕間或中夜能忘念默坐澄湛一二時亦殊勝積久則静常為主以應動陰血可漸復矣此懽近稍悟者乞體驗之南京今冬雨雪

彌月長老言數十年所未見又臈月大雷電亦非時可憂奉知恐又軫慮也廷玉提學亦欲公節勞省事然此公正自不免爾陳誌附宏文价上久矣覽訖示知歲晚惟加重不悉

新歲再承手翰無便未及裁復罪罪椰灣風物如昨但故人散盡無復曩時之懽早晚冀公来續舊游不知造物者肯置公閑處否也元善將出清室今昨所惠悉轉納矣全之賻金已作書召其子它人恐不可託也公官極清貧篤於故舊之誼勤渠周到即此一節亦當在古人中求之嘆服嘆服枕莊道人昨歲得一丈夫子七十老人特特奇事天道真不爽也懽亦近買一妾向承念此故敢瀆知沈畏齋在武昌暇中想多延訪懽兩年以

病懶不常置書乞為道意萬萬聞湖南熱劇唯加重不宣

寄孫九峰志同

奉問既久[illegible][illegible]日甚僕以冗劇不獲時致書問罪愧何可言春間[illegible][illegible]便致數字然草率太甚秖足取罪於執事者[illegible][illegible]色已在祥禫間矣讀禮之餘閲理想益精到旦夕瞻望僕從南来冀得聞緒餘以為楷法此僕夙願也未[illegible]侍間唯節哀自愛不宣

春間仲醫生行曾附状不知徹公覽否憂患之餘甚媿不謹悚罪悚罪緬惟道體起居多福比来多事想大攄賢蘊康濟時艱海濵難得郵報不知邊事近日如何懽之私憂自古大患皆起於夷狄外侵盜賊内訌今内地

之民貧甚亟宜軫恤以固根本須得賢守令錯布州縣乃佳遴選更易此卻公之任也恃知舊輙爾奉瀆唯裁擇之不宣

寄蔡介夫

得手書承太夫人奄棄禄養吾兄持服南歸自京至閩跋涉數千里癯然道體何以勝此苦邪無由奉慰日惟馳念而已懽薄祐甫壯先安人已見背得年才四十有六較之太夫人享高壽禄養寵封皆及存日萬萬不及矣况吾兄行學純備它日將畢遂顯揚之願如懽者則又竟何贖哉此足以為慰也乍暄氣候不常冊中唯節哀強食以副士林之望萬萬不宣

在京承誨愛耿耿不忘寺中閑緘又得手録正學集數

十貽見諭朋友箴規切至如吾介夫者何可多得巏鄙
隱[illegible]頻加以多病正須良師友日警戒之但相去遼遠
不得日奉言論巏之無復長進實判於此矣別来不識
動定何如近見邸報監牲一節縣念無已此時想復職
入侍當示知為慰汝愚尚未過此前諭已悉到官匆匆
適仲璧行聊此唯加愛以副斯文之寄不宣
兩辱手翰諭僕出處一節甚荷甚荷僕舊歲此念已決
尋承家君之命未果至今抱愧謀之未審語故人也邇
來覺賤體稍健但氣不得猝完固不能任勞黽勉調養
以俟不知後竟如何也因憶公往日養氣之諭最為切
要一身不能治何暇他為歲月不留誠恐因循泯沒了
此一生中夜耿耿寐中唯此念未忘亦因侍公知愛及
此衷悃幸勿閒之它人也
巏昨北上後不知吾兄自浙抵閩音問常切奉懷比者
得手書數番慰甚慰甚承繼有大王母憂苦事柰何罹
此厄境諒惟有道處之唯勿過毀傷乃朋友至望令叔
歿在上新河者甚尋僕寔不知想是既別江左矣不激
掠羨也巏劣弱之資政[illegible]聽調居此地何以供職從
自積慚畏不尋常念不得[illegible]陪左右及来却又值吾兄
之去若預有為之阻閡者豈非巏之不幸耶瞻望南天
數吾兄之至日以需来教計得覺遂此愿也臨紙不[illegible]
所欲言切冀抑哀加愛是祝
[illegible]作[illegible]六故流迷中伏承教慰賻我送我情誼篤至感
[illegible]何可言抵家勉襄葬事兼海鄉無便布謝未及乃承
蠹賜手劄哀感茲深新歲緬惟體履康裕主客之餘想
執政者以吾兄不任勞劇之故然吾兄所養所蓄神明
殭毅他人未必盡知也承示不久留巏欲奉瀆幸稍安
之不惟姑恤人言蓋天之生才甚難如吾兄者出必有
所為也今雖不得盡所蘊異日豈無識拔者乎一時得
失不足介意要當使在我者常有餘尓若遽然引退他
日復出關係甚多雖山林著述益于後學終不若吾身
親見之也如必欲去亦須一二年渾然無迹乃勝此巏
之臆見輒以奉告幸哉鑒之賢郎鄉舉甚慰甚慰庸學
淺說千冀抄示窮鄉陋開卷得承教也餘不能悉唯
調護眠食為道加愛萬萬
急腳回承新曆手劄之賜感感新歲伊始遠惟道體亨
嘉豈勝瞻慰巏罹此厄運殘臘中又失一既晬女子静
中顧念益不自堪惟閉閤書史力為排遣而巳秀才周
瀛即亡妻兄子去歲提學方公過泰以病不出茲行聽
考此公嚴察恐有它虞巏未嘗納交不敢輒通名姓敢
乞以僕之故儻有蹉跌多方一斡旋之幸甚幸甚因其
行附狀春氣尚寒惟為道保重不宣
久不領教瞻仰瞻仰夢後氣體何如時於閩中士夫晷
得起居為慰禫服在今年便想後否交遊皆顯族公来
薰德聆教左巏夙愿也時事極可憂將来不知何以捄
藥汝源必能言之未涯款侍抑哀加愛不宣
回丁壬夫
又闕奉狀罪甚罪甚惟於交游間毋諗動念以慰瞻企

乃區區一念之私也專城之寄寔執政者揆務暨篤之意承手書若謂巏亦與聞其事者捧讀數遍益增媿怍而已吾兄學行清古士林俊重諒致遠奚止於此唯冀少安之蓋賢人得志世道之幸它固不足為輕重也相見未涯唯為道加愛不宣

奉李范齋

別後甚切瞻企希哲至諗尊體向愈忻慰無量翩然蚤退位不稱德士論所共惜晚年必介祺壽折此浮榮也巏今歲臥病數月此時幸稍健但目疾猶未爽豁闕於修問職此之故亮之亮之未侍奉間唯調護眠食以副下懷不宣

與沈畏齋憲副

奉別忽復再歲中間屢辱惠問蕞尓小子一及門墻輙蒙記愛感幸感幸南望武昌每興悵望何由日奉良誨耶賢郎想益茂秀見與范齋帖近日積稿倍常荊楚江山題咏殆盡風流萬古矣閒中多得寄示即如面承也近寒惟加重不宣

公昨過江東僕以病不果奉謁及敝廬承枉顧于時薄暮又不獲奉君子之教從容移日怏怏迄今公儒林[illegible]望浩然引退足以激厲薄俗寓居武昌其江山之勝殆前人興滅戰爭之蹟益助文字之豪計今人奔走以得者不足易公所好也諸郎想益秀發大有向以繼[illegible]寄何以消受唯珍感而已許郎中行敬此修問[illegible]調護以副瞻企不宣

寄劉與清都憲

向承手劄并惠誌書領次感刻迄今無已尋聞執事入蜀未及裁謝悚罪悚罪然此書復得之詳巏謹載之誌中使秦人世世誦而感之非巏一人而已也蜀中歲豐夷靖皆執事撫綏之力臺端虛席久矣計不久留于外新歲伊始萬冀調攝以迓寵渥不宣

寄李子陽

久闊無任瞻企人自江東來者每辱垂問感感吾兄雅有當世之志留都奉常奚足以留近聞兼署成均此蓋大拜之兆也巏抵家已屢閱歲服除後婚嫁多事遂不果行今秋擬北上冀一南官以竊祿得如所圖又得陪奉左右但恐吾兄又赴召也因便謹附簡但暑惟調攝不宣

田白秉德

白集十七帙納上乞檢之明之處有一冊想自上矣中有糢糊處得克温本併校間隨筆註之但不能一一也公家少傳膏馥霑丐後人多矣巏又寅緣於公得丐其殘餘感感荷荷所媿才非元劉得與其諸孫相倡和尔箋百幅奉供揮灑它不悉

復石邦彦

巏抵舍一月巳三枉手劄體悉祝望之至藹然楮墨之外捧誦數過故人高誼惟中心藏之而已疾疢所滯海果未能投種柰何柰何公當及時栽培毋似小子之遲暮也西陲忽有此變　震息之後必有携貳悔悟者便

原缺第二十四葉

史寄示以慰猷訕之憂景明邈然無書想以向者洵姪之故詩卷能擲一序乃見曠度也煩為僕謝之徂暑餘惟珍衛道體萬萬不宣

與張柏崖

執事赴 闕後嚾雜病綿延久闕修問繼聞復官翰林士論攸愜况嚾忝門下士其為喜抃尤倍群情遠惟即日侍從經帷鋪陳道德仁義之說啓沃 當宁蓋天下陰被其賜非止如它有司效一職治一官者可論也瞻企瞻企嚾自度不堪時用覓官來南但近北司張甚侵撓羅織毒流縉紳稍有稜角者渠便側目矣家貧糜禄不能引去奈何奈何唯執事雅垂獎愛必有以教之它人前嚾不以告也不宣

承教帖恭審孝履清勝感慰感慰服禫在迩不知明春遂上京否南臺得禍最烈蓋有借是快其意者出處之際伏惟高明必有超然之見但一得之愚謂不如姑待年歲之為愈也恃愛敢及此尊甫先生祭文遲滯多罪多罪兼文思荒落不足以發隱君子之潛尤可愧也漸寒惟崇護不宣

寄畢嘉會

久不脩問遠惟履况清裕為慰公獻南田想能達鄙意不能推轂甚為公媿也嚾居此甚無補廣陵父母之邦也不能風動長民者一一奉公恤下它境尚何望哉嘗與同僚言惟須公撫治乃得淮海澄清尒都憲李公相見必及詢訪乞明告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公夙志也以副遠懷不宣

寄婁元善

別後甚切瞻企戴令選日曾託致書瀕行遣人去問則渠移館城外不及見矣交游相知雖書問踈數不以為厚薄然私心甚闕然也亮之亮之周生來承手翰示充閭之慶備諗動履佳勝忻慰何量居閒著述發明家學不有得於今必有聞於後此吾兄所素期者區區榮頌想無以尚之矣走碌碌一無所稱但諆倉不決去為甚媿尒它非楮墨所悉未由奉晤唯調護副友朋之望不宣

伻來承手翰并寄示諸詩讀數過恍然如見故人面也欣感欣感聞被請主白鹿洞學得一方英俊教育之冣是儒者所樂想幡然赴其請矣如何如何日巳兩附書兹不多及餘惟加重不宣

與王誠之

久闊幸去歲在京邸相接但僕以初到館舍未定於公甚簡冷耳悚罪悚罪王夫憲副聞罹奇厄哀哉哀哉内翰克道相會閒謂靠公仁人經紀其家也趙夢麟書問久缺亦希致意向聞其家有一書名塡海録乞借轉抄見寄幸幸他具別紙徂暑惟巽葆愛不宣

與張敬修東園

乍別不勝瞻戀嚾兩日苦齒痛無悰衰軀多事北行尚未能辦秋冬之間欲扁舟赴公鷄忝之局或能努力也府公是王御史恩餘姚人曾在湖廣巡按旨先生稱其

才此公在本科久是老道長不知如何典郡想是銓曹重守令之意馮御史書来謂有人擠之殆不可曉也晋明胄良俱入試今歲共三十二人可謂盛矣必有發解以為鄉閭之望者邉事尚未寧帖秋高更可慮尔水鄉早凉悉中調嗇不宣

奉何良載先生

嚾前歲匆匆過家不克奉教北来屢諗尊候動止佳裕紛冗不及齋沐脩問亮夙知其頑懶之性不便斥絶之也近世時文敝陋之甚求詞理精蔚如先生所作者絶不可得每論及此輙動遐想藏之於家要之異日當有須譽者尔尊甫八丈恭審納福期頤之歲想猶及稱觴也徂暑伏惟調護不宣

柴墟文集卷之十三終

書簡

寄喬白巖希大

嚾不孝禍延毋氏荒迷中承屢慰加賻厚不可量季冬抵家幸襄塟事所幸者嚴君康健日侍左右為慰尔海鄉寂寥朋從稀少辱贈佳賦時復展卷一讀以寄遐思宛然如對白巖也石淙進補奉常應韶典學闗中甚慰物望蓋君子在位善類自尔彙進此可為世道慶也比月賤軀嬰病篤得少間促促作書不能盡所欲言稍竢錢来由瞻晤惟若時調攝不宣

寄暇遠惟履况清佳能寵想已恊夢矣如何如何嚾自悼傷後顧瞻身世茲子然無聊但已立猶子差用為慰

尔乞封事未得回示茲託之舍親徐進士如不嫌於親齋煩整頓之白巖善作人意中語幸為一揆筆也進士明敏謹厚其材可任亦嘗聞於志同便中幸及之奉瞻尚遠未間唯為道加愛不宣

趙倅囬辱惠書曆感感但渠以過家又託人轉寄開緘秪領曆本不知手帖竟何處失之窮鄉得故人一劄不啻百金徒奉空函令人惋恨無巳若帖中有所關係不惜重見示也使至又領日報恭諗簡擢選曹賢人當路多士胥慶不但友朋欣慰而巳向魯以重守令及量才堪煩簡而調之為志同僚長言此雖常談似尚可為吾凡新政之助奉常之選叨陪石淙先生第資望俱淺秪增憂愧常調官好做此吾輩素守者幸諒之嚾擬在秋

冬間治裝淹速尚未能必未瞻奉間惟加愛不宣
久不得京師消息甚切憂念聞禁抄邸報海濵一無所聞天下氣脉通塞正在此恐不湏過防也𡺳近来頗尔衰憊不但比年憂病所積乃中年氣血衰耗自然之徵異時與公相會殆苶然一翁矣欲如往者竆日夜極追逐為樂何可得邪青溪大拜甚愜輿望更能挽回司徒益當賀橲筦之地俱得人也秋嚴惟珍攝萬萬不宣
久不領手帖耿耿秋来𡺳屢奉状不知一一関否遠書恐不能悉達也邉事聞稍静若觧嚴後玩愒如前却更有可憂廟堂必有却顧之策使數十年無事者如何如何青溪公覆任張施必大慰輿望弟海濵未有聞尔邪彦東迯想俱起復𡺳蜡月禫矣明年湏嫁小女乃可北

上計奉晤在秋冬間也未中惟寳𤏲不宣
謝守回承書報感感青溪公竟不起士林有殄瘁之痛淮翁又失冡嚣令人真悶死也不知天竟何如邪聞亦有微恙寡欲却厚味乃良藥至祝至祝𡺳春初擬行只恐無鈌坐守得與吾兄聚首乃所願此後時事日新若留都亦可竊禄藏拙也淮南寒甚想都下尤劇珍愛不宣
新歳遠惟起居佳勝𡺳已趣裝矣聞徐濟間路甚澁恐不可𢹂孥以行朝正者回想有消息三月初𡺳或磬身北上也向夜夢白巖差往中山隨看辭免并不允批荅皆非故常所有𡺳曰此近两漢辭命必涯老之筆奉白以竢果然殆千里神交也因徐禮科行附簡春和加愛不宣
謝守来承書報感感𡺳初擬磬身北上縁守人有弥月在中夏者中年来亟於得子豈能持被出門邪故且遲回待之郭西向年之會南湖曾有八孤之戲白巖醫座中客想多抱子矣示知為慰南湖一償遂不起且聞其後事不靖俯仰存殁為之慨然寳應新進士朱嘉會𡺳内弟也青年美質頗惜其得之早耳間中希進而教之奉晤尚遠入夏切與珍嗇不宣
屢奉狀想徹左右昨聞見素謬及於僕急發使止之行已踰月無及矣此舉關係極不細𡺳何人敢當之栽無之時情亦不宜有此恐徒致一番不靖尓柰何柰何想公善處泯焉無跡不致張皇使僕輩得免它議也常謂

官好做𡺳久安此語矣遊中得示數字為慰萬萬秋間必得瞻晤面際得覼縷也不宣
奉别倐已踰月途中水淺日觸風霾且有惡少之警行路之難此行備嘗之東郡旱勢尤甚不知圻輔得雨否聞河遇黄宗賢綰其志向學識今士之難得者請有以處之方石先生亦有書達老先生矣蘗堂菲居之際希為小子致意高文仰望真如饑渴之於食飲也忽忽附問不宣

寄邵國賢

子仁之書諸體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竆阨然尓老兄善書名家賞之固宜僕不觧書而所見亦與之合盖非阿其所好它人稍稍有不然者要之良金美玉

公論自不可揜定價自不可奪也所臨數紙輙得其形似嘆服嘆服然不敢便謂逼真老兄嗜學專到人品文高將来何患不及或者更突過之也巏平生於此藝似無夙契展玩數四徒增羡慕弁汗媿尔不一不一

巏昨罹大故伏承弔賻兼賜奠章哀感無已殘嵗抵家僅襄大事即扊杜門抱戚苟存視息瞻望泉齋邈若江海每覽詞翰用寄故人之思而已誌文偺勒公名寔存殁者借以為寵但荒迷文字不當累公書册尔乞亮貸亮貸竆廬寂寞因風不惜晉問未中為道自愛不宣

巏前嵗抵家襄事先毋誌文偺勒公名書册尋具書弁誌託揚州顧指揮寄上昨顧君至泰乃云不曾問得使府其書尚留篋中數千里外致書不果甚令人怏怏也

两承手劄佳章之恵甚𢢆哀悰但私門多故亡妻忽尔丧逝痛割殆不可當此皆殃咎所致柰何柰何昨宋判田重承垂念髙文厚賻寵𢢆存没斯文骨肉情見乎辭平生故人如吾泉齋者豈多得共哀感之誠藏之中心而已前書令嵗必達但恐遷轉又不相值也聞亦有令愛之戚苦若熊羆之吉如何吾徒俱老大矣公宜亟圖之瞻晤尚遠未間唯為道葆愛不宣

奉别忽两閲嵗瞻企何可言巏居間奠有少進抵家不幸憂疾相纏多事碌碌尋常十數日不近書册日俗下矣柰何柰何屢辱手劄期待良厚捧書長嘆甚媿故人之知也容春精舍湼翁謂吾兄誠孝懇至有必致之理確論也而記文經两手乃得尤是異事殆有神物護持之邪致大壹宋之學士老儒耻仕元者稱遺民最可悲吳草廬亦稱遺民之子意蓋同此所湏拙作荅寄奉諸餘巳具託徐進士書兹不贅未間唯為斯文加愛

閼久奉懐盜勤不置江西學政不惟髦俊翕服至使其山林耆逸與仕宦中朝者交譽無間此人所難也近聞盜賊尚熾柰何柰何說東廣後山一種尤横恣但恐響應即難樸滅識者多以為憂計與見素中丞相得歡甚想日夕經營不日奏功紓此一方之急也巏昨抵京幸復除靦顔竊禄無足為故人道私懐耿耿時有所觸一浩歎耳便中不惜寄問未間為道加愛不宣

又前一首

向辱寵示碑文捧玩之餘忻羡忻羡國賢守郡文章盛

深到可愛僕居間於此邾汩汩度日為愧何可勝言昨嵗詣京師聞大旆當来促裝復淹數日奉候既而不訖見悵然南歸及梁秀才附手帖至亦惓惓異此嘉會可謂千里神交也音塵久踈平生故人如國賢者何可多得僕豈遂不省記耶直積懶然尔亮之亮之近来用人稍破常例國賢時譽藹然計不久居許矣未嚴召間惟加愛以副馳企之私

與楊方震

承示言行録考據精博徵顯闡幽處甚多第巏之私意尚恨收録未廣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近世如彭從吾丘深菴諸公亦當次第入也如何如何邉防多警海濵傳聞不真說大同宣府皆在重圍中果尔真可慮

憂也近日想多論列便中畧示其槩可乎徐禮科宣之茲蒞職慕公以為依歸同僚相得則事成嚾重為公賀也餘暑保愛不宣

復王應韶

承手劄幷示公移諸詩捧讀數過恍然如對風範也聞中學政遂菴去後得吾兄代之秦涼之士何其幸哉文移所示皆育才化俗之要因憶向年上饒婁先生條教亦如此明切儻可備參考試檢閱之但不知在陝所行與甫圻同異如何尒嚾自罹大故抵家室人喪去又失一小女孑衰絰餘生加之多病朋資離索舊學盡廢甚媿它日無以見故人也便中幸數教之尊甫先生為僕轉致瞻慕之誠萬萬介夫在南都每得書聞近日甚健幷奉知會晤未涯惟為道加愛不宣

與夏廷章

承示游鷄鳴詩甚觸往年之興江山城郭宛然在目恨不縮地以從公游也曲肱道人言者亦波及之覆奏內歷述其三請致仕俱奉　旨勉留出處極為明白但老先生悼傷之餘聞此恐亦不堪然平生清介之行忠愛之誠高文博學海內所共稱伏豈一人能輕重之哉況其所論無它尤可見其卒無可議也暇中乞以此意奉慰之萬萬咨到且留在銀臺如何想必有堅辭之章只自陳叙不及言者尤為盛德若說得婉曲使聞之者自悔且愧亦可此在公調護之尒時事日新不可言不可言末中愛重不宣

前歲京師別後尋聞太夫人奄棄榮養承訃驚悼未及奉慰嚾隨以母氏喪歸抵家又重以室人之戚罪逆深重遘災特甚太夫人前不獲一酹雖在哀疚此心惕然久欲附狀聞襄事在長沙無便茲具辦香束帛謹遣家童將上乞於几筵前一道賤姓名萬萬計禫服在邇明春北上面盡餘懷也不宣

寄李惟誠

嚾重以室人喪逝昨承手劄惠慰勤至哀感哀感兩年憂患未必專是厄運是嚾忝竊過望所致也夫復何言昨聞行府被火是誰餘殃及我平軒邪又承去秋貴恙天下事不如意者固十常八九然於吾人似不止八九也柰何柰何想高明襟抱有以安之而已邊事近如何司馬賓僚多嘉謀雄畧之士笑談尊俎想能折衝千里外矣人便示知為慰秋高惟保愛不宣

張老田備道雅誼幷領手劄佳惠波及此老者又其餘也感刻感刻殘臈又承平軒白巖聯句見寄捧誦數過益重故人之思嚾今冬服闋計明歲或得奉瞻但恐迂轉南北不可遙度耳張舍行病疥不多作字惟高照之不宣

與李惟正

奉別忽再閱歲憂患之餘追念舊遊輒興瞻慕夏間承手書兼拜厚賻慰問諄至哀感何可言見懷坡韻之作捧讀數過幾欲下淚朋友道喪久矣如公家兄弟規愛之切海內寧有幾哉屢欲奉和腸枯思渴援毫輒止何

時得侍左右一醒滌為快邪所示諸文體製各當筆力克贍称所欲言徤羨徤羨建祠合族尤是義舉西平真有後矣邊事甚可憂但海濵遼邈所聞不多吾兄日有所聞憂當倍於僕也裁謝不敏悚罪悚罪秋深惟珍練不宣

黄令來得手書恭諗出巡遼陽今日見與志同書憲旆已在三河矣相去不數程不得一握手悵悵嚾自去歳嬰兒夭折懷抱甚惡饒頼人世只是百年未滿耳初意留於家者與調南官恐途中勞悖醫藥不便且免往復之勞不意痘毒遽發蹉跎不救迄今痛悔無已承慰及不覺涕零也柰何柰何平軒尊兄前嚾已三奉問起居此後當數致公交愛之意耳推官初任未免銜遠頼垂教感感分司所諭頋嚾滚滛不能奉以周旋然鄙心耿耿不能忘也因价便得附此不宣

承手諭領女紅之惠恭竊遥家之好問貺及此珍感珍感平軒老兄非出處不定誠如來諭想是順境處久稍不快意便自不堪耳昨得其陝中書六月二十三日入關提日即履任矣行甚謝公皆已釋然欣慰欣慰南湖家事甚切鄙懷前使者俱曾致託但皆避嫌遂遲遲至今令叢者當約志同同往力言之喜亦遇霈典矣承垂念嗣續兩地皆茫然明年半百矣愁人愁人賢郎有室公将抱孫益動僕之念也蚤晩欲再圖之惟是此輩人極難得穩當者耳餘具別紙不宣

又前一首

自二公持服後僕未嘗通狀奉慰及使旆往還江東僕以病故又不克走弔罪多罪多念以夙知必能體察遂惟讀禮之餘閉門講習它時當與河南眉山相望數百載間不便追逐時輩而遂已也嚾瀕年抱病百事無復長進却真負此生矣二公當數有以誨之相見尚遠唯抑哀自愛不宣

寄黄公獻

奉別幾半年矣坐冗未及脩問但時時於南來士夫問公獻動定為慰然公獻亦竟無一字見貽豈亦以分曹之冗邪曾監丞冊子想付之矣此人末節乃淪胥至此甚辱名家之筆但僕欲完初約尔柰何柰何叙蒙寄示也一署皆吾鄉名士亦是盛集公暇必多酬倡所恨小子不能攀附尔目下邉事甚亟嚾庸怯無補亦宜投之間散想不久得與諸公相聚也未間唯珍練以副上望不宣

寄王丞學

舊歳丞學出淮上僕　病無以為別至今怏怏忽復閱歳豈勝瞻企遠惟德學與日俱新雖關市之征暫屈賢者然淮海間寘一儒入風采所及關係亦非細故也茲奉上祠部所抄者嚾嬾且病日就衰颯矣慕述之任却真有望吾丞學也介夫素多病持服南歸嚾甚念其不勝喪也會際乞寛慰之萬萬乍暄唯為道加愛不宣

闊久每勤瞻企貴恙向瘉尤慰友朋之望提學異方多士之幸異時枚數門生所収當不止如程薛諸公也嚾

近轉副馬曹豕竊過望惟是職兼無補兼之舊學荒墜
得此祗足為愧尔故人亮知鄙意也承寄横渠語録感
荷感荷丁君田聊附區區餘唯為道加愛不宣
伻來承手教兼諗起居佳勝為慰為慰介夫舉家卧疾
在杭州昨已發書問訊但道遠未得勿藥之報日切縣
念爾老兄博學偉器中州人豪區區總要豈敢自私正
當舉助備武庫中一物賀上六冊須付謹潔者留在分
司內抄為佳餘四冊緣有圖畫却待公來再奉此書宣
布未廣不能忘應也知之知之披奉在邇熾熱唯加愛
不宣

與陳剛之

日承遠惠哀感哀感雖兩年憂病殆不能生每賴故人
書劄開慰寥寂而剛之獨無一書見及蓋不可曉數年
游從之雅亮不知是恕也邊事孔殷職方攸係想倍勞
經畫以助廟謨自始事迄今虜人入寇及我之戰守屯
戍調兵遣將次第命屬吏抄一通見寄如何蓋巏亦竊
有隱憂欲聞之稍自寬爾不宣

回楊晉叔

承惠道鄉集奉讀手翰感媿感媿天部人才皆遴簡海
內佳士如巏者奚能為役迺獨荷過譽如是邪青谿先
生捐館士林悼歎不置時方多事老成人尤難得也世
卿并楊馬二僚長乞道名暮寒慄冽珍毖不宣

復龔元之

昨房登之回蒙手劄副以厚惠存問周至感刻不勝巏
殘歲已除服塵於道墓嵩未得北行公所舉大然誠恐
不久居鄂如東人之福未艾尚尔少滯今冬或得奉見
都下也登之守已清白時流中蓋不多得感公惠顧甚
厚屢為人誦之蓋賢者氣類相從有不約而自同者理
固然尔因其人行謹附狀首夏伏惟調護加愛以膺召
用不宣
久闊每勤瞻企濟上偶會袁司訓得問起居之詳欣慰
欣慰以公才望豈遂卧于林下者媿無力以起之爾賢
郎今歲尚未利遠到者固自不小就也未涯瞻會保練
不宣

復蔣惟深

久闊瞻慕無已北年家居無便奉問聞遇江東人士得
聞起居之畧尔仰聞領手翰并書幣之惠豈勝慰浣駐
舟訪醫巏當躬詣但暑病初愈揚州多事不能任勞且
猝不能出尔幸亮之貴疾入秋諒亦覺愈濕熱多酒所
積飲量須太節服藥乃効也二僚作古可憫德光家想
在庇下玉露後冊奉抄名臣録因北來書帙散亂一時
不能檢出巏行期未定會晤未涯惟冀調護眠食即聞
勿藥之慶是祝不宣

與李叔源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言論迄今耿耿昨揚令尹
至道執事欲刻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巏處取之巏莫遺
山最篤嘗以不見全集為恨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
今禮部程公録而藏之欲託好古者刻行而未得也茲

領雅意欣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過但其中亦有一二處訛缺惜無它本可證柰何柰何然古書之行於今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遺山文章大家著術贍富如中州等集不行於世久矣孰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盛舉也全集四十冊納上外傳志題贈諸作乃嚾於他集中輯録者亦望并刻之蓋遺山在當時已為名人碩士所與不待後世始知子雲也須擇楷書有典則者另寫潔本方可入梓閣下許州䂓措想承委得人矣太康吏回謹附状秋暑惟珍攝不宣

復毛貞甫

奉別忽再閱歲病軀坐冗踈於脩問自諒則無它也平生故人如貞甫者海内亦不多得嚾豈易忘邪承手翰併領厚惠葢增感媿貴恙側聞遠和詢之南来士夫聞謂漸抵平復矣讀来諭甚為縣念豈貞甫慎疾之至亟於東歸故為危言以撼僕邪不然則須急就醫藥也近時號知醫者皆詳於藥品畧於飲食然此二物乃相濟以養生者須兼擇之為妙宗伯董公論此最善瀕行訪問之勿以為迂也向年賤疾曾此收效所以奉告盛价回又值匆冗它不及一一慎加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乃嚾至禱也

承手翰併領嘉貺感甚感甚齒藥尤荷垂念之意更冀惠方乃收後効耳致政之章議定在任調理不知何為猝變守溪先生必詳及之急流勇退一時鮮見真遂〻之高尚矣第僕輩淺薄不能奉留為可媿也亨之承委曲扶持有斯文骨肉之誼非楮墨所既藏之中心而已歸途徂暑惟倍加調護以綏後禄不宣

與程德和

向歲蠱承惠問匆匆具謝甚媿簡畧人来每咨動定及嗣續何如與公俱漸老矣顧贍身後甚使人無聊賴也柰何柰何恭諗寵膺薦章計在卿署不久相會盖不可期性努力多男子為故人之慰乃至祝也廷章来自長沙否示知欲置辦香之敬不知其所在尔妻兄子周瀛滋赴病起之考恐有蹉跌行芸乞多方一幹旋之縁嚾納交踈且在服中不敢數奉状也千萬千萬餘不宣

寄楊君謙

承屢貺問冗嬾之故率答不敏君謙當諒其無它也嚾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歷以得者不滑君謙一笑亦以遏沮於孰筆尔知之知之與君謙雖同年任京暫得相聚未嘗厭飫交懽為快今皆老大矣它年相見恐不及少時意氣之盛也向承佳扇嚾惜緘題數字未曾開視一日杜檉居同徐子仁過訪索扇作畫乃出之杜為寫芝徐繼以詩可謂不負嘉惠矣回念君謙在數千里外何由得一詩乎嚾即席口號云為惜緘題入手遲清風千里故人思畫成一扇知還欠封寄江南乞寫詩一笑一笑今附金卿回煩作一詩明年託便寄来也往哲録標例甚新叙事簡雅大都自一家之言正不與人共機軸者金小史承得奉讀窺著述之妙有餘本望寄示熏萬贍欵未涯惟為斯文加愛不宣

昨承寵示二絶誦之悵然病劣屢欲就閑但以貧故未
決所媿不能如高尚者要自胷中擺脫未透尓陶史謹
愿可愛承欲置一善地縁格於條貫無别有主者及期
當再為圖也惠橘荷荷𧄍頻間風味殆如坐萊飯齋中
益用切慕尓周文濟過呉欲乞一詩此君謙挼筆可得
者渠託蚤致意附知近𥇖唯加愛不旣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覧甚媿涴目昂珍禁𧆛飽
飫之餘亦湏一嘗葵莧之盤知世間别有此味也㦎自
視比来益昏惰不前又不及向之稍有可觀歳月無多
祇增媿懼柰何柰何此可對相知一發歎也不宣

復姜王卿

承示廣西事宜逺邈僕不能知聞之有識者皆謂非用
兵不可况公親歴其事績效已著仁人君子豈欲佳兵
哉不如是無以除殘而輯衆也又諭專重柄者多事因
循不獨廣西為然使公目覩于此憤恨當又如何所媿
吾輩竊禄不能有無於其間而賢者碩久滯於外尸此
者伊誰之責也時事日新邦軸必能言之楮墨不能盡
區區姑此附謝漸暖唯珍攝以副士林顒仰之望不宣

復陳文德

奉别忽復閱歳疊承寵問感荷無量周南之擢乃公望
實素手宰副省郎一閱選簿即擬是郡僕寔無推挽之
力不敢誑也但去歳聞賢郎夭折甚為縣念夷陵所得
嘗為英物起以寛懈矣承示觀德碑賢者所至便有稱

古變化之政徤羨徤羨祭鉅鹿公文讀之嘆息㦎在此
祿祿甚媿受此公之知也顒公有以教之比日為考察
京官簿牒填委不能一一未涯瞻奉唯調護以屬時望
不宣

復王伯安

清涼之遊得飫聞高論却悔在京時多閒漫過日不曾
數就有道也㦎鄙陋之質摧頽已甚所幸得良師友時
提撕之庶幾稍有進詣平生所傾慕者海内不數人栖
遲零落今皆捨我去矣柰何柰何承期待過厚何以副
之秖益增愧耳鄙詩未成正以俗冗之故兼佳章玩索
有味亦自難為下筆也尊甫老先生遽尓致政言之於
邑承有微恙喜遂平復為慰未間為道𠂺愛不宣

復李宗一

使来承手翰屢辱嘉惠感感絮艾護膝尤荷遠念嚴寒
切骨跪拜之餘當益感故人之貺也坐冗未得治筆硏
卷子久留齋中愧愧近不幸哭一未彌月瓔兒至今情
思惝怳使者又徒田想公聞之且為我惻惻姑置稽遲
不問也聞使旆已出齊魯之境諸寺僚先趣出之矣時
事日新遞中多邸報不具奉瞻不遠已寒珍嗇不宣
奉别忽再踰歳中間嘗兩致起居之問迩来側聞抵京
英姿豪氣不減疇昔想不為造化小兒所苦矣欣慰欣
慰㦎忝竊過望日以曠敗為懼相知者何以教之諒於
某便不以踈遠忽也今日涉圃見杏花甚切奉懷比此
簡至北土者亦爛然矣觴咏之際想亦及某也未涯瞻

原缺第十六葉

昨胡惟臣回附書想徹覽矣不意遽罹國哀臣庶皆有
堯崩之痛天意殆不可諶邪所建明者想應讜言之詔
連日煩冗不暇抄看亮稱先旨也宣府失利五六千人
至殺兩裨將人情洶洶傳聞虜復掠上谷京軍已出矣
未知将来如何攘外必須治内今内不治者多第一大
蠹未去貽患不可勝言此非泓潁可盡者人回聊及之
不一
余司勛行曾附書冊行恐尚未達前狀已送南屏人事
且待頒後納上須再一簡為轉上也吾鄉之災乃至此
極哀哀元元罹此凶歲果沴氣召之邪抑天殺也爟前
疏宛轉許力止得免印息馬當事者似不欲此事出於
僕當蘇泰時儀何敢言民稍霑澤爟之望足矣免折色

糧價　聖明寛大出司計之上萬萬但恐不能捄燎眉
之急近聞遂之御史增饑民之數發折色之價甚強人
意今京畿粟價殊賤若司農請發太倉積銀召糴百萬
石每年軍餉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處之有道諒亦無
流言於道路者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不惟此間不
至傷農兼流通太倉之錢可以杜別項借支之弊且又
不減歲漕之數賤極必貴貯粟既多又可備荒此姑就
留五十萬言之若多多則尤善一舉而數利得所謂糞
土中得此數十萬以賑饑也曾與張時行論之時行上
言只欲将倉銀給軍粮兩月是欲白捐三十萬兩故司
農未肯擔荷亦有書與巡撫矣宣之謂此議如何巡撫
公各項財穀悉以便宜發之斷無長孺所不避者請勸

之它且別紙蓋自視淺薄無裨於民也不宣

與王應韶又前一首

使旆日過南都匆匆不及奉教悵悵別来忽復閱歲
惟以質銳志遠識深将来追繼古人爟竊有望承諭
示以初節行之士亦見志尚所在爟不自揆念其忠於
所爭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潛然此事禁諱已久又係
聞見不聚須它日面談不敢輙託諸紙筆也嘗聞今宗
伯公說户部尚書王鈍公餘望知其詳此事須博問多
訪廣得之一人所聞有限也又諭及徐生事生才俊可
愛初年涉於習俗稍不謹今雖痛懲往夜然已坐此見
黜僕亦緣之得謗矣而應韶乃復勸僕從之善人之域
何其所見異於時人邪愛才一事斷不可與俗人言爾

知之知之久辱盛意聊此奉復未間惟多愛以副向慕
不宣

與汪憲副

爟頓首啓大旆南行不及餞別悚悚即日春暄遠惟體
履清福敝郡荒歉百年所無暴骸中野殆數千計哀哉
有生罹此厄運南望鄉園潸然出涕而已所賴執事竭
誠殫慮多方賑捄尤遺黎之幸近巡按李公疏稱本府
廬鳳折色糧價兩淮開種塩價大約已得幾二十萬此
謂若果有之南豐河北捄災之議可行矣使饑民併得
數月之費歸而護麥治田以須秋望乃善後之策請與
撫巡諸公一論之爟亦具書奉白矣近廷議欲發餘塩
之價留漕船之米果得請尤為一助族再報爟待罪無

然不可言矣還定之日當拜公道左為生民謝爾未催異為民葆衛不宣

復王太守克承

嚾竊仰德望積有歲年乃者天惠吾民屈守敝郡豈弟之政廉靖之風宜我士民刑於遠迩嚾雖阻於官守不得祇謁廳事其為喜慶倍萬常情所念茲歲不登切勞綏撫布新除舊弭災召和伏惟有道將受厥明昨蒙裝飾綽楔增光里閈顧茲鄙陋獨荷寵私其為感謝曷可言既邇風引領薄此叙陳不宣

承賜座船方以未及奉謝為罪迺辱專使惠以手劄副以厚儀人家生兒亦是常事第嚾行薄得子良遲重煩仁慈垂念枉賀拜領之際感戢莫勝使回先且寸啓秋

仲北上尚容趋候廳屏稍伸謝臆殘暑猶熾伏冀調攝以副下情不宣

嚾頓首啓久曠修問甚勤瞻感揚民之饑而泰為甚幸賴執事陳言設法畢力賑捄迩者　聖明憫惻窮民免徵折色糧價免印孳生馬駒可謂薄征矣不知盧鳳與本府米價并兩淮盐價果如御史遂之所言否如有之乞懇申憲臺分方計口併數月給之為勝曾子固河北捄災議甚當今可行也此外各衙門錢穀俱可便宜發之矯制之罪必蒙弘貸併乞轉達廷議又欲蠲免各項征科亦有請毋留漕上米者行否俟毋奉白不宣

復趙叔鳴

嚾向在京師奄罹大故疊承弔尉情誼篤至盛儀遠别感荷益不可當抵家僅襄大事不意復有亡妻之變守懷痛割疾病侵凌益不自堪幾至肓死痛定思痛恍然如一人鬼關也屢承手劄并邸報之惠極慰窮廬但哀悰無聊未及裁謝兼自去春便聞有監倉之差又未委軒旆所在是以迤邐至今尔罪媿罪媿惟亮貸之徐東方要害之地萬山瀕野足可登眺公餘必多傑作便中幸寄示有王德之者嚾故人也請過而問之張一比來政譜甚佳揄揚須荷朋友也知之知之會晤尚遠惟調嗇是祝不宣

去歲承遠顧拏舟訪客百里之外此風久寥寥矣顧嚾何人當此高誼感媿感媿別後冀即能詣京奉謝不意多事牽滯迄今尚未成行如菊月未離計在明春冰泮

得挹顏采矣時事近如何家居毋切耿耿明之職方想籌邊無暇頻年不報一字相見乞致此意且道元之嚾婖季也晷垂照之漸寒惟加愛不宣

郡守回承手書日報新詩之惠自顧淺陋何以當名流知愛感媿感媿小簡昨附元之致謝想徹覽明春擬行面際得覿縷也三詩清古甚得選體渼獻吉兄者絕近東野叔鳴天資粹朗又能玩味古人語趣固自深到也第衰懶不能奉和耳奉晤伊迩未間加愛不宣

復張一鳳舉

久不得君書方切詠思承手劄及枉示秋興諸篇思致妙逸讀之爽然豈勝開慰以君文行清雅出宰百里宜有不釋然者但叙文與詩若語校多半山老人嘗言必

年為句忌歎悲哀恐君不免坐此爾古之志士[illegible]
往臨民為憾淳安雖小山水頗佳要當瀟灑[illegible]
多所民為樂笑談詞詠以奔走期會為不足溷已[illegible]
顧望於君也政成譽善自有識拔之者豈久滯一邑[illegible]
恃舊輙叨叨唯亮納別紙所示非相見不能悉歲晚唯
加愛強政不宣

與立書来稱鳳舉政務褊鍛所守介然為諸邑之冠即
與剡薦當可必也雖竊為愉過不遇於鳳舉何輕重哉
第朋友之私為賢者得[illegible]不能不忻快尓第四小女殘
膓不幸以痘瘡夭折初承議婚時懽不敢遽諾且為之
約者正虞此厄作令果然矣柰何柰何蓋締好高門亦
自不易也人便謹附狀未中加愛不宣

曬昨往府中承專使盛饋抵家啓手翰甚媿使回不及
附謝也吊訪之誠懽積久矣但服闋後便為人事迤邐
至今目下緣繼室納采尚未得出東田之會計在春夏
之交却不煩賢弟輩遠候以重懽稽遲之罪也寓居公
舘似便想日得聚首問則就假高榻夜話如何奉晤未
遠益勤膽詠不宣

昨貴价来冗中復書甚媿不謹緣賤目至今未爽朗不
能致精於筆研間也中年来多事多病遂無温故知新
之益恐便了却一生尓柰何柰何小姪比来勤學否渠
輩不知歲月易過請時以此意提警之米肉薄助學堂
之費歲晚寒冽唯加愛不宣

久不奉問耿耿搨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illegible]
喜尹甚於人人也小姪迯来試卷稍佳但疑非阿戎之
筆韓面試之然在珠玉之淵或能掇拾一二亦足以駭
衆也如何如何奉請賢㚵曰始謀者旅出尚未果迯聞
設館城西乞令小姪請問聽教盖區區之意欲往来二
先生函丈與所得當益多也但又惧其駑弱不能領畧
耳乍暄祈重不宣

承枉手翰備悉雅意感刻感刻貴目想即清朗矣且戒
筆研完養之異時乃不再發也令弟鵠舉不鄙以佳作
一冊致書于僕病中得一快讀清新奇健真擅場之作
緣病暑後憊甚不得細看先附知之家僮行強病聊此
諸留續布不宣

與王欽佩

久不聞起居耿耿誌文刻否其中疵纇不惜再見示無
存形迹也懽疾勢如舊要之且不能　但不得健勝如
往日耳柰何柰何新春惟抑哀加愛是祝

寄謝德温

昨承手翰冗懶蕪鄙作未就未及奉答病劣之人備員
留都已踰涯分辱德温垂念何以堪之感媿感媿輙有
瀆江西盗賊狼兵之害近日愈甚今當事者既不能節
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歛戢其衆兵禍延蔓殆無已時
盖狼兵既難猝遣諸餘又難變易懽謂莫若擢一大將
有威畧者領京邊官軍數千人奉　勅前去督同狼兵
剿殺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興
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

明書其心以弭後患此區區臆見未知如何亦有書與
擱湖先生矣煩請懋貞廷尉同往議之如可採行須臺
諫交章論之千萬勿謂此議倡於僕也不宣

與黃綰秀才

承惠長書并見謝李二先生書快讀數過為之悚歎無
已竊固竒足下及今益竒正學之擬自度益非誑也今
世才敏之士甚多但為時文所拘格卑氣弱養成一種
萎熟茶颯氣習以致行已涖官皆無足觀獨足下超然
攻古文詞邁往之氣特立之操間見諸楮墨間此𡺷所
以欽祗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鑿空逐影妄諛後輩以
自要譽也勉旃勉旃宗賢乎端有望於子矣所論時事
在引拔人才最為至論南軒論東漢之季意正如是惜

某之寡弱不足勝此而踈遠之地且不得與聞柰何然
此心耿耿因足下語固當廣之耳近時士大夫如蔡君
介夫王君伯安皆趨向正造詣深講明義理不專為文
字之學今介夫致仕歸泉州伯安雅有山水之樂計不
久亦歸越中以足下卓識高才服闋後間出往從之游
所得當益勝矣恃知不覺覼縷未涯相見抑哀強自愛
不宣

復曹御史廷輝

遠辱手翰併領嘉惠寵感寵感執事高風海内人望嶐
以不得奉瞻顏範為慊自顧淺薄無以助之乃辱獎[illegible]
益增悚赧南望襄漢惟切瞻望而已因錢丞行便[illegible]
狀丞在下僚甚賴垂照荷荷未由趨謁惟冀調護[illegible]
以副輿望不宣

復馮侍御執之

史侍手翰至承招金山之游得陪兩侍御覽江山之勝
何其幸矣第瓘自四月來病目病鼽病泄瀉今幸稍愈
尚未能任勞平生有痁夏之疾盛暑將至不敢不防舍
妹早殀懷抱不暢老父自喪愛女終日鮮懽舍弟又携
小姪在揚晨夕無人在側妹家在此月下筵誼當臨送
開緘誦帖逸興飛動恍然如在金焦但病身多事不能
趨召徒增企想之恨耳勝遊佳境臨期齟齬諒由鄙俗
素無山水之緣也奉白大綸侍御移在初秋如何不然
只努力陪公狼山一行以償宿約耳徐令暫謫非公之
風力都憲之扶持殆不止此　寬明惜先入者讀

之然不久當有賜環之寵也橋記欲作二篇乃兩生將
順盛意芸然要名之私雖雖愚不以此窺公也大綸會
際乞道懷仰之誠天熱奉勸少飲故人相見恐不覺酣
適也金山回想即過泰餘留面既不宣
謝集小叙既辱命容十數日奉上文津記亦欲及吾兄
未還旆時呈稿但近來俗冗文思衰落急不能抖起尔
分司遺址不能忘情者其地在城中可避宦廛有長地
可作林池為晚年休閒娛遊之處就得之亦便不能修
葺且靠吾兄寫官券認下異時㑨文載終之豈敢迫也
觀象書乞抄一本見惠萬萬内官偪死老人須勘報何
如為進止譔文但只據事直書不為激訐之語乃當漸
寒係重不宣

復歐孚先

又闊無任瞻企浙酒之惠至今飲醇感甚感甚大藩政繁攄湍人口計遷轉當在不次聞之輿論蓋然嚾抵京復除前職役役駑駘閒無補於事只合充一圉長亦不足為故人道也昨過蓟門閩令姪守舍以課紙訪之不獲相見為憐蓟民近被京營清牧馬草場奪其良田數千頃甚是凋敝但郡守稍能撫之為可慰耳會晤諒不遠未間惟調護眠食以副傾仰不宣

回劉希召

嚾向以諸生嘗辱宗伯公㒨及得以文字附諸集中既得以為報又㦤託賤姓名於天何幸如之但自顧淺薄不敢犯不韙之罪苟且為之是以前者聞命懇辭寔此之故非有所飾詐也希召意既堅甚且假以歲月嚾當努力奉命相知十數年又何須一觴相屬乃為他日左券乎甚媿行已無似不為吾友取諒也今日坐冗須晚始得抵舍希召裝久矣明日即望首塗毋以嚾不果為念也不悉不悉

短別更不得握手一笑嚾亦自厭塵冗不待故人見誚也鉅鹿公冢事得希召董之平生受才今食其報矣古人感知已嘗數千里會葬嚾以縻祿故不得往赴一慟負媿何可言所賴者得希召此行爾方伯高公文德太守皆篤誼之士相見乞致鄙意嵩洛間當有超然之作無惜寄示萬萬公差事竣謁病告歸它日自無吏議但欲文移歷歷明白爾使中保練不宣

與李巡按

昨𫷷舍人行曾附手簡想徹覽矣人來自揚者恭諗執事汲汲拯荒措置財穀防禦盜賊憂勤不置真兩淮生靈之幸也蓋此事本無善策若拘文法守故常則事何以濟哉近張給事時行又建言請留漕餉之米戶部并執事前奏覆處嚾屢懇於當道咸以留為請但恐不多有亦吾民一助也更冀執事一面令民護麥一面料理犁種以治秋田乃可以善後蓋靠官賑濟終不可常也瞻晤尚遠保愛不宣

嚾比者兩奉手啓計徹覽矣所請漕米與張夕郎本同覆准留一十四萬石報具別紙凡士庶至自淮揚者莫不於執事稱誦感戴往往有泣下者謂非執事死者殆多十數萬矣古稱活千人者後必大今執事所活無慮十數萬它日天之報施當如何哉仁人君子固不計功謀利然理有不可誣者非嚾之諛也第聞迄今未雨麥已槁秋又不可望江淮為南北之衝將來事變殆不止一方之餒而已此則更可憂者今執事旋京不遠更冀及此餘日益發賢蘊大圖經久之策以為去後之思使老稚竟免溝壑之塡強壯亦無潢池之戮益固邦本以終大惠則執事功業之茂又豈嚾區區筆舌所能盡哉特知嚾覼縷然亦執事所樂聞也未瞻侍間伏惟為國加愛不宣

復張黃門時行

佳章璧勢縱贍剴切反復說盡事情[illegible]伏嘆伏求[illegible]

道執事素蘊非偶因鄙言而發也聞司農欲會議處之甚事且必不驟論恐有所觸并此廢格也耶此復不宣

與劉東之

曬啓春間迫于公事不克奉送途中滿冀一會過青縣聞之爺吏云舟行過此六日矣悵甚悵甚入夏想已抵家遠惟吾兄孝心純至哀痛曷勝切望抑哀就禮為它日顯揚之地乃友朋至願也京西臺院屢見題咏輒馳企慕渡白溝次金臺高韻一首錄在別紙附上讀禮之餘聊紓哀抱也不宣

與李茂卿

屢辱寄問感感近於馬思進處得公諸詩皆豪宕奇偉無令人歎羡氣習讀之快哉快哉和陶詞亦佳但蕭散沖澹之趣便不得如陶尔然公人品高將来造詣亦當到古人也僕淺薄多病學問漸廢道路遼邈不得數從交游之後奈何便中唯不惜教音是望春暄慎重不宣

柴墟文集卷之十四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五

書簡

寄仲與立親家

五月間風聞令弟祠部不諱雖甚驚疑及它處得書訃為之悲痛數日以令弟温明篤厚何以有此豈迫於數命造物者亦無如之何耶苦事苦事遠惟吾兄友愛切至何以堪此即辰不審動定何似當此大故要須以理遣之況二老親在堂尤賴吾兄多方寬譬乃底康吉幸勿過於哀戚以重老人之悲也京師積雨後上宅垣屋間有傾頹處亦儀守視不謹之咎目下稍晴便為修整矣知之久不獲便奉慰此心耿耿元弼行附此它候續布不一

承惠長書并領[illegible]果是日早使府人至又領歲前之惠荷荷遠意[illegible]何可當雖自去秋襄事後遂[illegible]廢居薄冬月泥水[illegible]遠至今不得趨享時詘[illegible]贏頗費心力　二太宜人前未及走使耑問起居罪媿罪媿嗟一致書天[illegible]時務專善承公之囑也承諭官中孜[illegible]為[illegible]謂至近日諸公亦已相信則又為公喜居今之世[illegible]身處[illegible]古人謂智圓行方亦不得令世為[illegible]也窮[illegible]之痛正亦坐此雖鄉里稍有議者亦以迂闊[illegible]之竟不知何如處世乃能無忤[illegible]昔賢往哲自有法度豈能一一顧恤流俗哉鳳與[illegible]荷吹噓惜才愛士固公之盛德雖亦與有寵也公詢若門戶豐盛遠宦蓋非本心幸稍安之名實既孚諒不久

滯於腔也瞻奉尚遠唯𥹿重不宣
聍承厚辯盛慧禮儀繁縟有加無已感刻感刻瀕行亟
於屑毋不及再奉高論殊為怏怏所欲示知者[illegible]讀有
手諭見及也拯家備道尊眷慈愛小女之意皆[illegible]喜無
[illegible]遣心行迒也人回聊此已寒抑哀自愛不宣
[illegible]孝複何似[illegible]賤目向愈但太君甦日已
近詩文定不曾看[illegible]才亦不敢率爾奉稿也
小女[illegible]不知効否前承手翰下慰周悉感刻感刻數
日[illegible]人視之近日除拜如何邊事亦稍靜否因便
示[illegible]事在迒惟祈亮強食是祝不宣
[illegible]帖名酒多感多感家君老年尚能日飲數十杯
[illegible]絹之酒濁惡不堪正須此清洌之味也嚾抵秋准
北上弥月者在仲季間矣此時入夏豈能行邪承寄會
錄但未得亭之甲第之報縣縣儲楠是故秋官世資之
族昆弟亦嘗叙宗盟遍往来兩日盛傳何棐是狀頭如
何如何果然藍為鄉邦增重矣小女甚縈遠懷但跋涉
重湖且不欲之来異時再奉書為進止也見素先生謬
舉及嚾甚荷故人之知然人情時事極不宜有此已發
使止之但恐無及此正人以為[illegible]嚾以為懼者須面悉
大聲口傳并帖中演其餘意者珍領無量靜乃[illegible]陰之
要訣即令五六月陰初生切戒容止天祐且移[illegible]於外
令結夏課可也誌文族奉稿亦不久滯矣體[illegible]餘詞
林又失此老可為世道惜也柰宅人回謹狀復未中謝
愛不宣

與筆貳守

舟中得奉顏采聆雅言幸甚幸甚但恨匆匆遽別稽首
夏伏惟動履清裕府公所疑者想一揖即釋然執事至
誠有素諒無不動也單辭不知詳乞否嚾茲具狀恐後
時矣然亦欲致感謝之誠修河之役農月僉夫甚擾即
欲作書懇曹公請寢之不然移在秋冬間但不能必其
聽否耳須執事極力斡旋之也王生許惠米恐須一指
揮縣吏憚執事嚴明州家以曠役申矣請置之如何登
之託賢郎所餽名酒已拜嘉矣餘不宣
聞貴體後和甚切馳仰署印兩月吏民畏悅如李臨淮
入郭中令軍部位旗幟令人改觀補偏起廢想過勞神
用也治瘧不宜用斷藥須詳所以致此者先治之瘧毋
既去則瘧不斷自愈矣此僕已試之方也承過有褒拂
敢以意奉復比日想勿藥矣猝不能出謹遣家童奉問
起居不罪不罪
近辱手劄諭及饑民及抄得撫巡奏本讀之内有備執
事所呈者含悽出涕不能自已哀哉吾民厄運參會柰
何柰何嚾待罪無補媿不可言僕僕然懇於當路祈多
方以賑之如免俵息馬發鹽價糴折色皆　聖明仁政
又有生民困苦朕甚惻憫之旨嚾謂即此一念可以變
沴為和矣近張夕即再請留漕餫米其說甚當下戸部
議亮必有所濟但百姓無麥與禾靠縣官賑貸恐不可
久耳鄙意欲行會南豐河北抹災之議使饑民併得數
月食價一面使之護麥熟治秋田乃可以善後亦有書

與行甚美會際請及之焉劉汪君與執事素相得同事于揚㡬氏之幸也餘具別紙不宣

寄高揖之

別久甚切縣慕吾兄才具豈宜況以司征第為曹局所限尔自公多暇湖山佳處必多吟詠亦足以暢發逸興也嚾近叨貳馬曹自顧無狀躐超優職秪增慙媿尔令叔先生憲譽日章昨使至諗動履甚吉知之知之相見未涯惟倸重以副遠大之望

復倪東之

兩辱手翰冗懶不及裁荅悚悚三士記前有諸君題跋令人閣筆暇時亦欲彊綴數語但恐污紙得賜罷免乃幸也如何如何二書承校正非但嘉惠後學想古人亦於地下知感矣谷音疑出清碧一手恐未必然此固高明不定之論但乞勿出此語後生輩一聞之便謂古書古人皆不足㩦妄生閒議論也知之知之校本僕亦竊正數字奉觀請再正之仍乞發下餘一冊并筆談古文四冊納上稍備書府之缺它書俟有蕪本者當再續奉也埜語知點勘過就付去手民便它不一

雨後新涼快人燕居想想佳勝但苦坐冗不得數來言笑每用耿耿尔谷音所載皆志節慷慨之士讀其詩思其人可以喟然發歎也但中有錯落處并其人出處有見於它書者請校示之筆談埜語亦乞校正此事正須行秘書尔筆談先望着筆欲寄去陽羨使之速攺譌本得不多傳也知之知之箋箋聊將意幸納之

與沈儀賔寶

承惠長書并領楚萬感甚感甚東坡才絕古今何可輕擬辱奬秪發一媿然不敢謂後生中無人也心地須尔開明乃學問精專之驗當要究經學涵泳義理為勝奇書異冊雜人聞見不須收蓄此㿉瘤病今稍悟矣奉知奉知尊丈先生庭訓有素亮不竢㿉之贅也彩侍間乞道嚮慕之誠行人立促書不能悉

與徐興之

承就醫過此此間眼科亦少佳者在吾輩寬心省事自料理之尔僕初病時甚欲將息後來遂作故疾痛定思痛此可為戒也去歲甚闕款問迄今悚悚昨承手帖喜動顏色知吾兄德度大勝昔時交游間正須棄捐細故乃可久也蒸鵝鐏酒聊以軟脚竢賤目稍快面盡契闊不宣

復周元弼

承示令祖母喪應否承重僕禮學素踈兼比日目疾又不能檢閱書冊甚媿吾兄下問也柰何柰何示謂不當承重者想據祖在為祖妣杖朞之說蓋古者父在亦為母杖朞今制則通三年矣嫡孫承重者以此推之寔亦相同但録與律皆盛代之書不知誰為後來定本今却難於適從尔且從貴司行一手本到史禮二部看詳留都多議禮通經之士必有至當之論俾孝子慈孫得不違於禮也臆見如此請裁之頃進士煩致鄙誠憂患中得故人詞翰慰不可言竢目疾愈當附狀奉謝也他不

能一一亮之

回沈公茂大尹

縣人至又領手翰幷厚餽荐承雅意感刻感刻自媿鄙劣何以得此於公茂也令祖毋治命情甚篤至侯考寂日百方一歸以襄大事乃盡慈孝之念顯揚褒贈此計日可得者姑待之史公相會儻盛稱治行之美史公亦素知盖鳳麟芝草人人皆以為瑞理固然也所請丁口僅補闕之無庸過慮為民一念惓惓不已如吾公茂者豈多得㦲石坊賴德元年兄已面諉府中矣更須一牌令其竣事回報事乃趋辦也便中煩畧及之人回謹此陳謝新歲伊始唯祈愛以迓寵祉不宣

與沈德元

昨承寵顧幷領厚餽感甚感甚牌坊重煩垂意既不破敝州財力諉之府中事又易集且使嚾掠無擾鄉人之美非公裁處曲當奚能至是感德之私藏之中心而已第府中事兄尚未暇及鄙見欲請專發一牌委一判倅令其竣事具報事乃趣辦也宜否裁之因便謹此附謝春氣尚寒唯慎節寢餗不宣

與葛廷光

向聞使節過江東急欲趋拜舟已發不及悵悵承惠鳳池吟稿汪公名蹟久湮聞於後者賴有文字之懿自非執事表章鄉哲則并此集散失矣甚盛舉也欣抃欣抃但僕初得抄本後集有胡仲子標註末有三叙聞前集亦有標註唯今閣老丘公家所收本有標註不可并得□此三紙不可不刋謹抄上乞付之梓也奉侍未涯惟加愛以膺遠大不宣

與貢元禮

久不修問屢承垂念感感奉讀少宰童先生以年近七十有謝事之請先生文學行義為士林之望兼之才識宏博施無不宜歇歷雖久未究其用遠惟執事當掄材之任奏下之日萬乞助堂上從容留之盖先生之去於己計最便但如此老成人時所鮮得貪賢尚齒使鎮薄俗亦盛事也執事知之素詳必有以處之恃故輙叨叨惟亮察不既

雖劉楷勳行曾附書納上所瀆想不以為忤也然僕意更望開納遂為成例不知何如何如近見復春公咨詞縱意到嘆服無已此雖介菴看詳大率想出公手也士大夫多文學固佳逢時遇合施諸有用則亦難也公所舉者今恰為不負矣未中加愛以副纈慕不宣

回楊重光

別老兄六七年矣耿耿在念闕於音問病與懶兼之故使来承華劄新詩連篇累牘奉讀數過不置宛然如從重光吉甫攀縁上下於武夷雲谷間也仰羨仰羨中册集未領全帙它書更望致寄如何書坊之便以是叅累不良會未涯加愛萬萬

荅王宏文

□別忽爾閱歲豈勝瞻慕每與舊游文酒之會輒言□尤剧耿耿惟爾光官南圻將十年所納交者皆一時

傳信之士一時中表欲紀敘諸人行略以備正史時林下之
況如古人交游錄故人外傳之類公之盛美幸稍允之
三司留王公疏家無抄本此正所當載者乞錄寄萬藍
吏乞勿語它人也向懇轉抄者如何已許旋兩年矣未
涯相見冬寒唯保練為斯文重不宣

與繆全之

別来忽復閱歲士風日變時事日新令人抑鬱而無誰
語仰屋竊歎而已緬懷諸君子直躬義色心未嘗不在
[illegible]當沅湘間也尭民懿卿甚懈人望昨尭民下吏已釋
總督者報復被劾之私尔可笑可笑野亭被逮昨亦根
究得分曉聞彼復有後言將来不知何以究竟也懽在
此為人指側久矣跡甚孤危然思之禍福得失斷有不
可廻避者吾人當安義命豈以在彼者奪吾所守哉承

惠藥食黃精尤病體所宜珍感珍感瞻侍未涯未中為
道自愛不宣

與邵民愛

伊德載到家始知民愛入蜀抵任聞郡事煩甚吏民亦
難馭檢身率下乃民愛所優為聰察之餘濟以寬大則
尤得牧守體矣特故槪及此不罪不罪道遠不得時致
書奉覿未涯唯加愛

與陸希遠

別後每劇奉懷承手翰并惠感愧感愧吾兄才氣豪俊
出宰百里良非所好承諭謙撝太甚益見省躬奉職之
羡東坡自海外歸劉元城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之東
坡也蓋自古名士須稍經抑滯遠到乃佳況吾兄寵召
有日非久淹下僚者懽冗倉無補視吾兄得攄所蘊福
澤一方尤可愧也良晤未涯惟加愛以副傾企
承手帖捧誦之餘竊見希遠以抹時行道自力仰羡仰
羡東方凋瘵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章民何幸得
賢令如希遠邪士君子行志澤物最是樂地此外蓋不
足計也僕年来甚為疾病所苦幸此閒散得以竊祿承
過譽秖增愧悚更望有以加誨也未中調嗇不宣

答盧伯綱

寓居咫尺無便不得日置書問然此心縣縣如接面談
也見廷重知公動履甚詳大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
獨窮居者然也公讀易必善處困矣去就須自決若居

天長當趍廷重時買田築室聞欲它往恐賢主人不能
過廷重也思之思之承欲歸蜀極是畢竟它鄉只可暫
寓歸裝稍辦當自決往也臨楮不勝區區

答文太僕宗儒

昨相聚甚希別後瞻企弥切謝病之請淺薄既無以留
又從而縱臾之去誠鄙心所未安也承諭愧悚文書久
下京府尚未契勘到也公方時屬望豈便高枕卻事邪
翦田詩稿曾收輯否切望切望未中加愛不宣
昨賢郎過此承諭及罹太夫人憂尋訪之館舍說即過
滁陽矣不及附慰罪罪范菴捐館凢百賴公經理義氣
浩然宜前不顧足收此公取友之效如僕者真可愧死
也承及作狀僕豈敢以鄙劣辭但僕晚及門墻其五十

歲以前履歷及所上封事皆未知見伺徧訪出奉報鄙意謂莫若各出所聞見盡一付之一人採擇似為詳盡在南京者僕當圖之吳中及它處却須公任其責尓楚頌手卷是南京張允學家舊物有帖子可証望轉出與之亦為范菴完信也家僮不久詣吳餘俟續布

答黃良貴

来翰可作此詩之跋便當聯為一卷也使我公入座當有擅場之作餘子斂袵矣此後願受約束於旗鼓之下幸勿麾而出之也真切真切徐生此幅在舟中書苦無佳紙筆故尓僕惜渠才翰正欲呈羨於公然篋中適檢得此渠亦可謂不遇矣知之睡起奉答不周不罪不罪

與郭太守

嚾拜啓去歲敝州缺守詢之選部以執事膺薦嚾不勝欣慰此時計已下車矣當此饑歲民逃且死望良牧守真如赤子之望慈母也第公私無備倍勞經畫耳頃者聖明特蠲秋稅折價免歲報馬駒今又廷議請免一切科泒州縣可一意捄荒矣愚見謂雖流離凋弊之極一面守護麰麥一面處置牛犁種穀以治秋田乃可冀桒榆之望不然恐值和調之歲亦無所得矣恃舊輙瀆未由庭謁伏冀為民加愛不宣

與外舅朱先生

昨歲暮得亨之書始知尊丈復監新正之使違起居之問甚切瞻想逺惟尊候暨眷聚諒各安和介福敝州坫上人回又得亨之徐州書說北方土已潤不可陸行正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騾往往陷泥淖中却甚為亨之幸喜也嚾與室人俱粗安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决進止竢再報也奉侍未涯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諗亨之内弟高捷南宮嚾與室人欣抃無量但未得即奉觴尊丈前稱賀也進士第六知得泥金帖否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安生朝想請假暫歸為壽專使將菲儀致遥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厠賓之後悚悚娓娓初夏惟冀調護納福不宣

比得楊子灣手書知尊丈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鄉友回亨之有書見寄頗有科選不滿之意嚾已兩致書寬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

意耶嚾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竢界成行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嚮愈今愛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餘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嘗縣縣於左右人来輙諗興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豪之士蘊蓄遠大一出便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出處也齊東野語煩留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尓鄉里多後来之秀想在冶鑄中矣示知示知文王親家病廢小妹孤甥甚為懸念念之輙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與方嘉伯

[illegible]行時不及再送想諒之鷄鳴清曠又多佳士友結
[illegible]歸宜闔入秋暫歸冀得一會嚾不久亦北上也僕
拜手已晚不欲張皇親友致賀俱竪郤婁丈先生前求
書亦不曾及恐盛暑勞其使者往来不久亦齎[illegible]會
矣如問及煩婕曲遂之因源潔行聊此求中珎㞧不宣

回胡教諭彦深

久闊遂不知彦深出處承手翰乃知典教淄川此寔一
方多士之幸居閑想益肆文學追跡古人計不久又羣
試禮部當裒然在人上也淄令尚求新除僕當亟言於
選司擇一明健吏以副吾友勤民之意但知人亦甚難
惟以盡吾心爾俛東之方正文學之士交游中難得者
惟彦深知之相其婭也幸篤而教之萬萬書帕將意不
足爲惟娓愢愢它不宣

與禋君

承惠佳蠆珍感珍感比日病困不及奉謝惟亮之谷音
所錄諸詩音調清激小傳尤簡切可愛嚾讀而悲之奉
覲當勤權居懷古之歎也紙二百番弁帕箑將意此非
潤筆之餽也呵呵它留面既不宣

回陶雲湖

數日稍闊耿耿昨聞騎從出城遽萢想遂平復矣公性
度耐尋擾不可得想是靜觀既久於禪林蕪有所得故
一切難苦皆不能動心也嘆伏嘆伏東行擬在何日要
幾冗與公爲別爾求中保練不一

與朱亨之

得手翰知貴眷納福但尊舅微恙不意尚爾淹滯計秋
涼當勿藥矣監假已久想即治裝此時過江最宜愼[illegible]
須四鼓起看是月明朗四無雲翳乃可渡也江東回動
定亦知它不一

站船人回得手翰知舍車從舟矣計程想正月盡可到
也大母在寶應尊眷在南雍已專人奉候獻歲俱納福
亨之可無遠念也嚾趣裝且行聞徐濟閘路甚澁不敢
嵩室以出侯州守回諗之如何再爲前却或者嚾先嚮
身先行大科之賀尚得不遠奉見也不一

嚾自三月十日得亨之南宮之報與令姊欣慰無量元
德回始知被廢吉士之選亨之青年美質宜與而不得
嚾甚惜之然此事亦非人力所盡爲吾曹自處正在於
聽命而自力也又聞懷歸甚切丈夫四方之志此其發
軔亦宜稍安之馴習既久它日可以當事也尊丈先生
四月過家在此秪住兩日體氣比舊甚健貌亦加腴矣
諗諸尊幼皆安吉可賞遠念也嚾入秋北上相見不遠
未中愼交納廣學問是祝不宣

久不得書甚切懷仰部中兩次辦事官皆未回想有書
在彼副總時源追賊至黃州止百餘人剿賊劉齊亦在
其中源索舟過江湖廣官兵見賊少欲專其功止源勿
過源回兵往壽州賊遂奪舟順流而下五六日至南京
在和尚港住一日南京操江并守禦者怯懦無謀賊守
風至晚遂揚帆東下抵金山掠瓜洲鎮江南京官兵[illegible]
去應故事追襲竟不敢發一矢可謂無人之甚其賊[illegible]

月十五夜過南京今日家人来說因鎮江調兵相拒賊東過太興沙上人家已遭其焚刼聲言要入泰州過揚州北上又棓舟從陸矣柰何柰何今日已發人回家探看并搬移入城矣兩日酷暑病體正費支持又聞此不勝憂感蓋老父在家千條万重徹官真是何物也此賊料之大約要逃命江海之間如往年施天泰之類費許多氣力纔得捕滅非旦夕可以成功若如此遼江沿海州縣何以克當所恨者黄州人不宜止時帥南京不宜輕放過耳此書煩與洵姪同看安葉諸公皆當言責亦與之商議早為據之情迫詞隘恕草率

與王黼之

久闊僕卧病家居邈然不知肅之出處使来承手翰嘉惠始知提兵川蜀以靖賊徒　朝廷簡用可謂得人矣今渠魁已得餘黨漸平計不日凱還當登壇大拜也僕已致官留都碌碌無足為道亦由奉會軍中更祈保重不宣

與徐子仁

卷價奉去恐不滿進生之望但僕輟俸錢為之多自不能辦不瑣瑣論價不惟諸君笑僕寒乞兩太史聞之比下想亦撫掌大笑也甚媿甚媿

宋君来開緘得令兄隠君之訃苦事苦事此翁[illegible]遽厭人世而去耶又聞以三郎託足下死生之[illegible]之情令人悲痛老兄之意自顧諸子劣弱以[illegible]不足下知之乎當受而撫之也途中計與以從[illegible]

原缺第十六葉

[illegible]日抵家在足下亦云快矣別後雲湖以七月[illegible]不及相見有畫先託亮之轉寄到否知之[illegible]已託東之校過目下作得一叙便寄去陽羡煩[illegible]微之勿廣傳布也韵會望轉致弁圖書一切見寄[illegible]京師交游皆有後期之望然足下身事如此恐不得[illegible]身出門也寒近唯好將息不一

荅王公濟

久闊豈勝懸念亡妻誌石[illegible]甚感甚感聞新居極寬雅經營想未斷手[illegible]其勝便若與諸君宴坐其中矣[illegible]一[illegible]老江東也內姪鍾甫質敏可與語茲以事遊江東如有所託煩為蚤眷也千萬千萬臨紙不能盡所言看寒惟好將息不具

所諭已悉未得手帖相見間已及此意屢枉佳貺何以報稱感愧感愧惠茶未領豈非誤没中冷同餉之乎計不亿為烏有先生也已瞻唯加愛

與劉職方本升

久別每勤瞻企時於孫教尚實處詢知起居冲裕為慰數年来交游多事委巷舊隣皆易新主栖栖朝夕唯僕一人閑居獨念不勝故人之思也僕兩年亦甚為疾病所苦坐此缺於修問罪媿罪媿貴體向愈想不日復起與得再續前好伹公一出便隔顯擢不復再滞於此矣聚合又未可期也便中時惠音問乃幸

與姚秀夫李惟正

宴武庫回觧装得聯句展誦恍然如對言笑也快哉快

訓以文[illegible]之資友相[illegible]環之[illegible]捷戈握印固知將[illegible]之一
特[illegible]門禮敦詩豈藉外家之賣馥愉情莫既敬簡以[illegible]

與周近仁

歲初在京承雅愛感荷感荷賢郎在此以舊故屢過寓
寓愧無長助也褒然高舉與有寵華忻幸忻幸遠惟高
明期以遠大亮不遑懷然弱冠登科有子如此亦可稍
慰也無由廁賀謹此布状寒近惟調愛不宣

與姪男洵

自汝北上每念汝道路辛苦氷霜寒慄不置然男子四
方之志亦須備嘗艱難它日可以當事也計汝新正到
京矣江来巷[illegible]廷用是吾鄉人其宅乃仲親家舊宅有
閒房可借住彼無不肯也惜不曾早與汝言恐今定居
矣又我曾寄一青紵絲褐青鼠皮襖一領與葉景華拆
賣近葉書来說為劉敬夫取去至日入場尚寒可取以
禦之尋常只閉門看書為佳凡事與晉之親家同之諸
鄉舊為我致意不多及

得汝書知汝得舉進士且吾鄉得三人而愛之親家又
同舉家門之慶鄉邦之光甚[illegible]今歲必選庶吉士
期尔與選若然則更為喜盛[illegible]亦可望也如何如
何二月内我病作幸又愈世事已灰心矣昨 恩詔許
調理痊日起用不勝感激諸老先生維持之力不敢忘
也欲作書以謝病且未能得相見先為我再三謝之不
一

二月十八日得咨并汝書聞退之人且疾未脫忽變起
用進退皆難欲再具辭士夫相勸一則有負 君相[illegible]
[illegible]之意二則恐致好名遠俗之嫌彊疾一出蓋非
[illegible]已於三月廿一日到任今差官進本謝 恩 内
[illegible]并家宰諸公皆有書奉謝汝可送者送之餘付辦事
[illegible]分送可也 爹爹幸康健然年高時艱心常憂惕比
[illegible]年出仕大不同到京十數日已夢想數番矣昨報賊
[illegible]臨安等州恐犯揚泰甚恐已差人回省矣常打聽来
南人頻寄書是望餘不能一一

揚實夫并周椽行俱有書知之 西涯老先生宅上留
得手卷求 曾祖父傳已四年矣 先生近有書来索
事状想前者已失今重録事状并小簡一通汝可央亨
之舅同去投書請文仍備二帕為贄此後得便去催須
今秋得乃盡我此念也

聞月晦張辦事官回得汝書知曾在寺中相見說汝平
安甚慰選期尚遠無以歸同年南来動心遲速各有命
也連日因流賊消息未得泰與江上人家說已為所燒
賊欲舍舟掠馬由泰入揚以圖北上聞此紛紛之論愁
怖不可言已三起差人回一二日内想得真聞也李閣
老先生曾催請手卷文字否因明日辦事官行揮汗委
忙附此南京熱甚病體只靠藥餌支持頑守中致意常
常問渠討報寄来

閏五月豈賊過南京六月將望復自通州上来至九江
七月十一日又復過南京三往来如入無人之境纛緩
人焉可嘆也幸官兵十三日俱追到儀鎮等處連日無

消息因江上禁船往來說又起在東邊家鄉未免驚惧然我師水陸皆進恐賊不暇登岸吾郡稍遠江口決不為賊所犯也汝婦北行我為之謀欲待戈刑侍回京覓船附上已報滇輩矣細思此行亦不易滇書來說再圖之　爹爹喜康健家間俱平安且秋成亦有六分吾鄉亘樂土有年但為流賊所擾以強弱順逆論之官軍尅勝可期其奈二劇盜狡猾識者尚未敢必成功也見報亡具迋器已回急流勇退可嘉我自入官來精神稍可但肌肉瘦瘠如舊耳看事勢如何即引身東歸也石先生張刑侍且致意今日得一同年訃感懷不得作書知之

昨戈司寇諸公南中勘事初聞其避賊從陸北上不意其竟過南京急欲報滇行速不及滇書來亦說今年多事不暇送家小矣家中無人柰何然不以一第自滿且專心問學為美八月間始得朱吏來書說欲從伯安宗賢游京師朋友如此者恐不多得宜常親近之戈司寇前已再三託其致意於張黃二公說吾姪在部希照看之不久自有書奉達也我病尚未脫然親老身單歸心日動俟明春看如何圖之不一

執中回得書為慰芝女瘟瘧不幸吾郡中此毒者甚多柰何客中宜自寬置芝勿復念可也前日河路稍清不意四月末白羊河復有燒船之慘　天心未肯厭禍將來不知竟如何也出門後汝父一房搬回昨有警復搬入城郡令滇一房搬出若賊勢不已恐泰亦不可住復登仕路如在樊籠日夕沉憂家國之寄不知何處是樂土也時寄書來萬萬

羅廷評并公差人回得書知吾姪平善為慰但家小未得為念耳書中說從鳳縣北上恐不果儲平昨來看船待與駕部謀處未免搭官船省力且同元德寶眷行尤好選在何時翁守洪何以先題单選恐又是一格也爹爹尊體日健嵺在正初六日成婚汝伯疾亦漸愈此間雖尚可竊祿然早衰志意凋落且　吾親春秋已高不能久處矣待考滿圖之餘俟後書不一

病衰日就斂退不意復有此轉脫錢穀之冗就清閒之署此皆諸老先生當路者體念病軀所及也感幸感幸晋之孔時理卿皆不聞選除消息元德令正同姪婦輩俱正月十二日附鮮船北上矣計二月末旬可到家聞喜　爹爹康健嵺已正六日成婚亦稍狀心可慰餘待汝婦到悉能言也諸老先生病冗尚未作書謝俟稍遲相見話及之不一

與姪男滇

連日不知家鄉音問此心憂煎不可言舊疾加以暑病不出衙門已數日矣初九日金吏留子行今復遣吏王潮回看　爹爹并探賊勢既移入城須堅為守城之計所憂城中人少城外人多若不預處置多人入城誰與共守不知州所有定策否曾排布下人否磚石火器之類曾一一預辦否吊橋攻否橋下復深四門兩邊關閣否是皆不可苟且者若得官軍并土軍在如皋海安截

往可使不至吾州此又上策也聞都憲公在東湞可将
我意徧告張㫖東三老先生及孔時應和同見都憲公
各出方畧為保城之計有備無患不可恃其不來也見
太守公致此意病中不能一一具書知之

寄缺

承俯和 泰陵挽章讀之隕涕不已 聖德享年不永
此千古之痛也邊事近稍幸靖然中外恬然遂不之及
可嘆可嘆秖有東山老老成謀國今又為人所搆懇求
歸矣將來不知如何也曜向所陳者亦無甚高論誤抄
寄奉觀垂念南湖欲求集遺文梓行使君高義當於古
人中求之地下之人想亦望於吾輩也當徧告諸公成
之蘇刻敝齋正少海市詩珍荷珍荷他本有副者容檢
奉人立促書不能待也明春過通州得先示及曜或可
謀一出奉會也餘領諭矣寒甚加愛不宣

柴墟文集卷之十五終

柴墟齋集十五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儲巏撰巏字靜夫號柴墟泰州人成化甲辰進
士官至戶部侍郎劉瑾用事引疾歸瑾誅復起調
南京吏部侍郎卒謚文懿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
集為其曾孫耀所刊詩五卷序文三卷墓誌一卷
襍著二卷奏疏一卷書簡三卷巏嘗與李夢陽何
景明徐禎卿相倡和其詩規仿陶韋文亦恬雅至
於才力富健則不及夢陽等也

雅收聲而去道遠而昔後村序艾軒之文[illegible]
汶字行世非先生意也介夫言講文字[illegible]
主於靜既又主於虛楊月湖方止亦主於[illegible]
學中輟二公寧永貞丁玉夫江朝東崛起於[illegible]
景隱二公殆獨得云正德辛巳夏仲道友見素林俊
書于雲莊青野

蔡文莊公集序

蒙存淺之說並傳於世而使學者知有傳註不謬於他岐則蒙引之力為多予成童時墨守其解壯而遊於四方老師宿儒其祖習而傳述之無以相易也聖道所以復明人心所以不死端由於此虛齋先生詎非紫陽之功臣哉考本傳

先生嘗學豫章風聲所播政令不肅而成令集中所載類非一日之事一時之言而其論議大指要必理不悖於程朱功必先乎實

踐皆學者修已治人當務之急而為齊治均平之根本與蒙引一書相為表裏所謂體立而用以行同條而共貫者也舊板已遡百

年苦其漶漫行者未廣比部蔡君起而新之春為家傳珙辟茲且不踁而走寰中矣徐子簡之能以其暇史為蒐羅未備不遺餘力

嘉惠來學信有助於斯文不可泯沒予自揣淺陋學殖荒落何敢序先生集然即先生語言文字求之先生之學已在於是後之士

先生集者於此深造而右
得焉以幾乎聖賢〻〻進盍
甚難者慎勿以先生之文
作語言文字觀庶不負今
日校刻苦心也哉

乾隆壬戌夏日

揭陽後學吳日炎謹序

序

粵自紫陽集諸儒之大成一時海内從遊至四百三十有九而泉得十七人名列考亭志及年譜諸書班班可攷猗歟盛哉元代理學聞者寡寡文莊公崛起于明遠尋墜緒殫畢生心力著易四書蒙引闡孔孟之

徽言嶡明濂洛關閩之正學刊黌宮而播天下至今學士文人確守其說毋變鈎深括奥振落扶衰文莊公詎非紫陽功臣哉

國朝右文重儒

世宗憲皇帝特以文莊公從祀兩廡表章傳經衛道之功可謂至矣獨是所

著諸書郡無藏板蒙引兩編各省刊行既多板雖螘殘舊書猶或可得至其詩文操觚家罕有見者昔公督學江西時請三司先謁聖後朝王及去薇滕賀壽致寧藩怒故一日宴侍直譏其不能詩文然觀其論詩云詩學在程朱當為後

世主張奈何亦混衆人作律詩夫詩以言志耳豈必用平側對偶而後成其言哉既拘對偶則有當言者以不諧聲律而已之有不必言者姑以湊押聲律是何趣味其與徐方伯書云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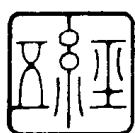
文法者不以文爲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以大有所立終不免以文名家者枝葉膝也又云融堂先生生蘊黄秦晁文事盛行百巧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

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喚醒學者崇本之念矣此其所關係豈細故哉觀此則公於詩唯不肯為周沈八病諸格所繩束於文唯不肯為騈四驪六雕章琢

句之巧耳非真不能詩文也故林見素序云經義趣深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疏爽詩文別出體格掖人心而繫名教卒澤於仁義道德粹如也真知言哉[跋]自戊午得假歸搜求桑梓遺編見莒石厓所輯文莊公集讀之無奇句亦無難字格

言至論朝夕涵泳直令人性體光明會心有得於是謀諸徐君簡之而重刻焉徐君素稱藏書留心問學欣然勤而校之自一卷至五卷仍其舊而重訂其目補真筆遺稿數篇為六卷又以其孫邦駒所集事蹟為七卷第八卷復廣採志

書傳序以資參考終以家藏密箴善本太極圖說河洛私見三種附焉則茲刻較前更為全備矣辛酉九月興工壬戌孟秋告竣刻成謹序本末如此至文莊公理學之精微官方之嚴正生平之氣節文章諸名公序傳詳且盡矣魁學踈

文陋安能復賛一辭哉
乾隆壬戌年孟秋望日
宗裔廷魁敬題

序

有明開二百七十年之基尊朱子以定一宗典禮治法亦多本之朱子綱紀聿修風教懋著家無異學人鮮岐趨百年之間真儒遞出自時厥後習尚頹敗正氣銷磨挾策吟哦者馳騖辭章名為講學亦徒拘泥章

句訓詁之末無得乎身心性命之歸姚江王氏起而矯之倡為即心即理以號召後進不返求朱子之正宗而詆為朱

子之流弊聲勢氣燄聳動一時遂至憑臆見作聰明廢棄傳註糟粕六經蕩跌繩墨滔滔如狂瀾不可復挽當是時正

學不絶如綫溪山窮谷之士猶知有朱子之學者實賴虛齋先生易四書蒙引流播既廣其辨析之精扞衛之嚴陽儒

陰釋之說自不得以汩其中然而先生生平固未嘗動聲色爭同異以自張閑邪衛道之幟其望道未見之心惟日不

足之念交廹于中人以有道目之如負鋩刺研極河洛象數卦文之奥皆切體乎念慮倫物之地蓋所謂庸言庸行慥慥之君子衣錦尚絅闇然之實功斯乃朱子之真傳的派也宜乎公論久而愈彰我

朝從祀兩廡直與薛文清公相比肩他儒猶有遜焉學者讀蒙引之書罕見其文集則亦第知其觧經析理有功聖學而不知其躬行實踐立朝涖官持身居家一言一動必合乎道固顯示後人以入聖之階梯然則今日鶴邨蔡比部重刻先生文集豈不大有裨

于天下後世哉鶴邨既獲葛石厓所刊舊編又得徐君簡之搜遺補缺相與校讐用成全集梓人竣工余適自漳過訪

爰屬以序余自愧生逢
盛世理學昌明感勵奮發思所樹立而幽隱之中慚負殊多讀先生集汗流浹背何敢妄附一言

然竊窺先生學貫天人道該體用而其用力嚴切尤自其少年密箴一冊始願與同志士友共猛省焉小子鋐非能序

先生之書也

乾隆壬戌季秋

後學寧化雷鋐謹撰

虛齋先生密箴序

余束髮而談掌故竊竊焉靳不詭於先民蓋嘗步趨槐市憑几據梧則憮然而思傴僂辟雍陪儒紳論議

則悚然而戢縛絀豆籩唯諾詔介則芭然而斂前席衿帶自蓄型範則愁然而戛然至卧廬清燕四顧閒寐時而焦火時而凝冰彷

徨傳遽之間踔驅唐肆之迹方寸蘧廬若棧山航海矣夫人一身惟是精神榮衛脈絡相環龍淵燕息魭病於坐馳蒙茸陸梁必傷

於物化如腑臟內虛而欲禦風寒之外至豈可得耶蓋觀古之聖喆几杖著銘工虞傳箴目顧衷惟良非虛境回取吾鄉虛齋蔡先

生密箴揭之座右仰而睎
俛而惟顙然若有得也我
朝程朱之學爲世赤幟河
東之薛有讀書錄餘干之
胡有居業錄幷先生之箴

而三矣国梓之以示同志

清源後學蘇濬譔

虛齋先生性理要解序

我國家表章宋儒而濂洛關
閩諸君子之所論列校之天
祿播在學宮與六籍並傳
矣吾鄉文莊蔡先生沉浸理

學諸所著述一以宋儒爲標
如寄箴數語足追訂頑蒙引
二篇實翼註疏俾宇內文學
掌故之士得由委以會源條
分而縷析若提夢夢者而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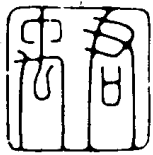
之趣已至其冥搜之暇神游太極左圖右書字字而櫛之言言而綜之想其得意數中究心象外若揖羲皇於夢寐契宣父於韋編下上于濂溪考亭之間而未易為口耳精粕者道也未學畢卑雕鏤為工考索為拙此固無足齒者乃歸高明士而虛談性命遺棄象數甚且舉宗儒而迂之

嗟夫使理可無數則儀何以兩才何以三時何以四而行何以五使數果異於理則德不必四性不必五情不必七而疇不必九即天苞地符安用圖書彰往察來安用畫卦而易一經又何稱禮樂詩書之鼻祖耶故緣理著數聖人也即數明理君子也忽君子之所明而妄意聖人之所不

議是長禪定之標而樹尠聞
之幟也吳越故多士然濂洛
關閩之書輟而不講舊矣余
因表是編而出之以示多士
讀是編也庶幾有三絕之思
哉　清源後學蘇濬譔

蘇序四

蔡文莊公像

像贊

誠明一致顯微雙修自硜自箴寡悔寡尤尋理
之微析義之總羽翼程朱以遡周孔見幾而作
遺跡前綏鴻冥鳳舉杳不可追
後學同里何喬遠拜題

猗歟先生明代真儒性根於靜理會於虛靜為
動主虛乃實儲密箴有警蒙引有書知行不貳
出處無殊仰瞻遺像貞風道腴師範儼然可愒
居諸道若大路歸求有餘
後學寧化雷鋐敬撰

卷之一

詩

卷之二

書

卷之三

序

卷之七

卷之八

蔡文莊公集卷之一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詩

自嘆

三十雖未老已知非少年欲將心事道秖恐付空言

題扇

風本造化權却從手中得因思天下事也須着人力

見武夷二首

日日問山水今日見武夷點頭一段意山靈知不知

泰山孔子登武夷朱子寓吾想萬山靈亦羨二山遇

別鄒汝愚謫雷州某所吏目五首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自疑非丈夫淚落不能止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終不爲君恨天地有正氣
識君未三月別君遽萬里應思生才難莫負乾坤意
此行比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李伯紀
慷慨出門去默與千秋期飽喫雷州飯少和淵明詩
我觀古丈夫揮手構寰區節士非得已矧彼章句儒
六籍垂世意豈爲崇簡書心丹宜細煉爲邦者如愚

哀鄒汝愚六首

大地元無情汝愚信死矣舉世嗤笑之吾獨不如衡
汝愚信死矣展轉淚沾襟一死未光明爲君恨轉深
年少心更赤竟以死遐荒英魂飄何許願返托班行
思君眞益友過我擬十籌思君不可作緘恨付春秋
君昔抗疏日討亦念至死正氣由乾坤有懷莫能止
有懷莫能止一死亦吾事
君氣蓋一世君窮直至骨身死無所歸妻孥無黔突
逶迤萬里道老父誇喪紼生子頗聰明爲君長壹鬱

送黃邦瑞還廣

抱病日煢煢君今又遠行斯文諒有繫分手能無情

柳色纔沾白梢頭又轉青百年眞轉轂何以慰平生

第一山和胡太守

一登第一山自覺泉山小日起海門騰雲連邊樹杳
物情隨運遷元化無時了一事類登山懷哉愧不少

月夜雲谷室聯句

今夕復何夕青燈共片心聯詩乘酒興美月傍花陰
清趣伴光景閑談斷古今萬年不盡意要在自家尋

福州寄同志

去家十五日始入福唐州宦心未汲汲鄉思柰悠悠
行亦談雙老用何能一籌途中每自問楷目看春秋

白鹿洞書院武侯靖節祠二首

洞中那得卧龍蹤因石與思蓋世功當日何人撐國
事洞中正爾卧眞龍
靖節當年更隱憂欲爲諸葛勢難籌眼中風物皆非
舊惟有黃花共晚秋

尹太守遺愛祠二首

山自蒼蒼水自深賢侯遺愛可勝吟至今一箇祠前
月猶照當年撫字心
饒他橐裏有千金難買邱民一點心今日泉山一片
石千秋永作牧民箴

題何子完孝感卷

昊天罔極更何言此事惟堪心自憐滿卷新詩傳盛
事孝心當日豈其然

月梅

冬裡有春一味清不因風雪不知名問渠知已有誰
在月在天心人在庭

四一迂士卷

造物無言露却眞采眞多是看花人傍花隨柳前川
樂數百年來幾問津

送唐給事兩廣盤糧三首

使君們說未更事足認使君言老成年來頗訝當塗
客欲將嬌拂輔昇平
錢穀原非吾分外握算亦能助太平學術多君非口
耳此行認取舊書生
感君過我特從容愧我疎庸百未通宇宙之間大有
事煩君細問白沙翁

題鄭驛丞高岡九老圖二首

九老高岡恣勝遊西來匹馬正追求我今亦奉吾親
去紫帽山頭境最幽 紫帽吾泉名山也
擾擾塵途二十秋歸心今已托東流披圖暫見林閒

叟極目雲山興不收

題畫舟中昂首者

閑掉扁舟出釣磯涼風掀動數莖髭江天一覽清如
許誰解昂頭不語時

建溪戀竹 有引

十月二十七日舟過建溪溪滸有竹數枝獨
秀出其倫類且近暎溪流天光涵之上下玲
瓏其景妙甚爲之停舟注玩不能去者久之
舟中有王氏子自言能畫因令圖其像共載
焉詩以詠之

一見此君便有情况臨浮碧涵虛清溪邊不忍拋君
去敬寫君眞作伴行

飛鶴窺汀

一道風雲次第經低徊有意在沙汀丁寧莫爲纖鱗
計且看滄浪清不清

遣興

舉天地間一正氣誰能收之腔子裡饒他身外無餘
物可受用的滿天地

讀書訣寄鄭仲平

昨夜得一讀書訣因風寄與吾人說此身跨在雲霄

上俯照人間了毫末

又作文訣

最愛前人一語眞豪華落盡見眞淳我今特與梅花
約桃李相逢各認春

題周世群員外又是一別卷

丈夫出處亦何意遇流則行坎則止都門纔喜接春
風而今又是一別矣

哀天台黃亞卿二首

我入銓曹詢故事心香一瓣屬天台只今柱石廟堂
者多自當年推轂來

十年自占優閑地一札傳來歸夜臺不惜官階未極
品胸中生意尚無涯

輓溫方伯

一日蓋棺萬迹陳百年何事只憂貧輸公勘破人間
事獨執一清見古人

戲友人作墨鴿

天下皆知鴿質白怪君何意墨其身應嫌皦皦者易
汙直將此意悟時人更願無心待品物形形色色任
天眞

登清源次馬太守韻

行行行上北山巓始信人間別有天紅日當頭眞可
捧白雲着袖似相牽細思田土千般物何似清源一
滴泉我欲便爲栖隱計壯心未忍負青年

同黃石二生遊獅子巖和陳少叅韻

一上獅峯四望低恍然身躡九霄梯風雲何意俱來
會虫鳥無心自在啼靜對乾坤疑有話追思先哲愧
留題攜朋更向淸源去去路相將莫遣迷

寄張廷實四首 印下四首

在京夜窓諭蟲 有引

六月初二夜青燈獨對紙窓外有虫欵扣欲
入者久之頗憫其徒勞而不得其門也然苟
納之則彼決然赴死地矣不忍也口號以諭
遣之云

爾虫勿愴忙是乃燈燭光迷途殆爾福得路將自殃
去去効尺蠖朝來朝太陽

在京答林待用江湖念二首

每見江湖面便生霄漢心此心固未穩有病莫能任
豈惟吾身病心亦久淸陰未須論世事歸去亦自鍼

因見江湖面轉得天地心天地心如何玄默行古今
大德自敦化川流本靜深百年等旦暮浮雲浪自歆

胸中無活水安得商家霖

又和滕古甫見寄

平居喜誦古人句男子要爲天下奇却愧年來三十
四正是濂溪作縣時

興動時亦嘗試吟一二詩第淸於此段工夫甚缺
因詩伯扣及以請教耳詩雖不足言然區區心事
亦略見於此昨承出處之問卽是爲復矣

題盛用陽師省卷

我覽師省字惕然中不寧悠悠老將至省身愧未能
惟昔有曾氏三省日有恆惟今有盛氏乃能上師曾

師曾固非難師曾亦豈易省身勿泥三隨地安着己
柔者思不隨剛者思不厲操術必求精濟人不謀利
如此類推之一息不容已此心貫萬端疑卽一貫地
人品夫何常希曾亦曾矣小子嗟後時羨君早立志
從今創脚跟行遠必自邇

同年會

愛我同年會會中皆俊英入同奉天殿出或各専城
譬如一家子腑肺親弟兄或內而侍養或外以經營
戮力家事理所冀家和寧丈夫始讀書便擬掇科名
及其旣登名豈徒娛一生高科一時事千載有汗青

富貴無所樹風花不百齡端居時獨念宇宙事非輕
皇天生我曹豈我私聰明民胞并物與此責在書生
昔年窓下業一一皆典刑少者忌謀躁老者戒宦成
願言各自愛年弟復年兄

題雲谷室

山矗矗水簇簇白雲一片卧空谷卧空谷兮渾無心
乘風起兮應爲霖

秋江送別

我愛秋江水一清淸徹底淸波靜涵萬古心淸流一
瀉直千里君今從此發脩程我聊贈此淡中味

和張大尹登最高峯 每句上四字皆張詩

身在翠微兮我意登泰山之仲尼眼空溟渤兮而亦
收其吞天之勢以助吾胸中之奇足躡青雲兮遂揮
長風而直上手扶紅日兮光光明明於宇宙朗是曰
男兒

題商山四皓圖

鄒魯儒生落泰火諸公正在山中卧咸陽宮殿三月
紅諸公洞裡自春風馬上英雄饒善罵罵聲不到商
山下獨憐帝子意來處一至漢廷力回天君不見李
斯韓彭皆葅醢秦皇漢帝亦安在當年商山四老翁

至今人朙往往想丰采

洛江行送業師

我有先生學行獨不羣籍籍聲華動八閩我竊緒餘
尚一薦嗟吾先生兮始自貢途充國賓先生不見伊
呂當年無科第自有功名萬古新困龍若際風雲便
方潭勺水可騰身雖然先生早了環中趣否泰由來
都是春此行如遇成都卜只問忠與孝不問屈與伸

題嚴陵送別卷

我未識江生而知生之名生年始十六文采動羣英
乃父嚴州守其學見之行承家今有子賢路擬相仍

吾友阮君浩楊欽及其兄與生同筆硯臨別莫爲情
千里馳書來祈我贈詩聲詩以道情志不以供人事
酬我非善鳴何以塞君意雖然仁者贈言古有之要
之其言不必奇嘗聞君子學爲己請贈此語當篇詩

畫圖景

崇山巍巍矗天起根盤不知幾千里萬木羣然山之
巔其中大者挺然長幹而繁枝明堂之棟應可擬遠
山其勢浸微茫雙峯直豎青雲裏丈人結廬擅山光
閑來呼童携竹杖出門一徜徉翹然矯首青雲上意
欲乘風至帝旁一得至帝旁俯首瞰下方何處民窮

何俗陋誰爲奸惡誰善良便應奮起今日凭欄手爲
茲民胞物與一鋪張鋪張畢塞吾責然後歸去來兮
舊山阿千駟萬鍾奈爾何

題洪氏慈節堂

慈母人間非不多慈而節者能幾何洪母之慈似亦
少慈不徒愛愛而教一燈母子共分光母讀子讀影
相弔若其操節果何如爲念夫家世業儒我今儻若
差一念萬卷家藏棄無餘天地一逆旅百年能幾許
夫在則視夫夫亡則視子但願子有立夫死猶不死
妾身自分止於此吁嗟兮洪君君母之賢世罕倫君
今莫計位高下只取胸中一物眞我聞立身須以道
善名是顯親汗青豈必皆達者未計眼前屈與伸我
亦爲人子年來已度三十春家貧自少事章句父祖
力家百苦辛往年吾祖已捐棄臨行猶願孫成器而
今一第市童憐痛哉吾祖安在矣祖母于今老色深
念之中痛不能任雙親四目僅一子兒復暮景仍駸
駸平生學力盡虛耳世事顚迷無與比靜中自笑復
自悲授之以政將何以每覽程朱性理書踐履一意
負心期古云三十骨骼成輕暴氣質若未移顏淵三
十德行立鄧禹三十功業畢我今三十何爲哉少日

已去老將來父祖教育良可哀爲感洪君訴母苦各
燈獨對淚如雨濡毫不管詩家數爲君草草傳心語

四哀詩 有序

成化辛丑予自京師南還以病少留嚴州嚴
之士就予館問所疑者二十人其中楊氏二
子銑欽最敏而厲夜讀書卒至四鼓日不復
就寢予固期其成而常戒其過也越數年欽
領鄉薦而銑以病卒其親友皆曰是過於苦
學所致噫死生有命固已獨不曰守身爲大
父母惟其疾之憂乎知所以爲學者正不當

爾予今不得九原而責之矣獨念其正身刑家之化有可言者銑病亟妻陳氏年二十四哭口婦人喪夫其初誰不云守節但不保其終耳且後日守節與否死者亦安知其能悉哉遂潛入室自縊死既蓋棺而夫目亦瞑遺一女欽育之未幾亦死欽哀痛久甚而不能忘也因求大司空鐵泉胡先生大司成雙溪劉先生爲序爲歌以存兒之名以傳嫂之節以伸巳之恨予素不能詩文適覽二先生之作懷昔感今自訟其缺也不揆而續貂焉而

乃追尤銑苦學之過者以欽此病猶或未盡祛也設有議予不宜用死者之事戒生者則豈知予與欽相與之情哉失言之咎吾寧任之四哀之目見胡先生序云

一哀兄

古有二宋與二蘇我意二楊亦並驅銑也早逝欽也孤霜月哀哀孤鴈呼銑也之逝何早乎旬日期盡萬里途

二哀兄卽師

昔月小蘇與大蘇對床舊約老不疎生今此願不可據青燈獨對讀遺書讀書之意竟何如立德立功澤八區顯祖宗兮大門閭伸兄遺志無使孤

三哀嫂死於貞烈

一死人生所必有佐逆偷生多白首往往仍出儒紳肯到此昏顚不可究娟娟女兒閨中秀夫危未絶命先援所央夫目得親覩青天白日九地透至性獨能全所受寧知身名朽不朽嗟嗟末世多盜儒如此女兒眞丈夫若夫昔也曾師吾吾今以若爲師乎

四哀姪女死於孩提

兒嫂相從九地遊獨遺孩女哭啾啾丁寧內人勤恤

收古有伯道若知否神理茫茫竟莫求掌中珠失竟莫留骨肉之恩竟莫酬此恨此恨百年何人瘳

自警詩

自怪讀書廿餘年于今始解書中意往聞世俗語津津總道讀書萬倍利吁嗟讀書只爲利是亦商人而已矣古昔聖賢所樹立明並日月照天地非義一毫絶胸中方能充養浩然氣方能做得人間事彼志美衣兮沐猴而冠耳司馬相公何等人巍巍勳德甘布被彼志美食兮多是吠同類人能飽德膏粱薄簞瓢之中有餘味或志宮室事華居寇公樓臺何地起丈

夫以宇宙爲家道義是安形骸鄙或志田宅遺子孫賢而多財亦損志關西所遺惟清白雲仍百代榮其裔此外或爲燕居娛帷簿之間尤所忌挺挺時賢楊繼宗之官能不攜其累吁嗟復吁嗟世上榮枯無百年人生芳穢有千祀靜言思之吾將衰若復不堅須早逝經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今亟書此我敬誦之每日出房用提吾耳庶幾不至羞見爾

書

管見上堂尊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

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必知其果爲人間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瀟然無一可仗天之意其爲此耶愚謂此病證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玩安忽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復一歲如浬在地萌動有期政使無邊塲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乃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埸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不能周知四方事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淸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羣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李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爲巳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爲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公論所指曰某爲姦之首而姦之首乃晏然朝端不動矣曰某爲佞之魁而佞之魁乃亦晏然朝端不動矣至其所貶逐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卽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

此況於其他之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哉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塡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不暇顧也非但大姦大佞其實至愚至癡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宦官厮養至有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萬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爲士馬之

貪者乃多充牣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衞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中國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爲足虞前世草木閒英雄往往乘閒而起蓋士風弊則人才乏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捄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此紀綱之大凡而朝廷之所以爲朝廷者也嘗怪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

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槶密使查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主批曰只誅朱元妻不殺查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餘萬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恃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閒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淳輩盡革熙豐弊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無生事開邊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恃以爲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將何徽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閒自後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華之末而後有明理之功其指要則皆不外乎眞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一書者眞聖學之藏寶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凡深宮燕居

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誦服不少遺忘務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閒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常談其實不易之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脩省之計伏惟大臣爲國家先謀其大者生之言粗疎繁絮非敢擬爲尊者所採以獻上也冀採其意而更爲詞以獻上耳

又

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尤甚其當捄爲尤甚急蓋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權要之門朝廷給
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氣勢不振於未
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於既戰之
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聲益足爲我
之所畏今欲捄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須給不必悉關
由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恣之逸
遊非親得雋於矢石之閒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
劾試中者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
罪宜委方正官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

之人品不凡人品不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
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
無不用命昔儂智高屢敗官軍宋一用狄青爲總帥
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敗於北漢立誅
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唐羣帥討
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而事
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
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救時
之急務也謹具手啓以備採擇之萬一

民情四條答當道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阻如今浦城縣仙霞等嶺
及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詫爲險峻抑
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
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
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板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
或林木蒙翳披一罅而入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
虎穴無異其出也木葉草刺帶粘滿襟裳當時平無
事行者無譁呼追廹之聲猶若未甚害不幸如去年
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二三日抵安溪縣縣民匆卒委
棄貲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恐賊伺其隘萬無一生

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溺
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
諸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爲務今職
方內地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爲度
外設使溫文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
則官軍雖數十萬其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路
何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易也况雖幸無虞而行旅
之出於其路者犯涉艱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
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
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

方大抵皆有成蹊如傍涯之徑元用不度則去其腐
且小者易以堅且潤者或架方樓于其上又善矣其
木石則取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刋之焚
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
家有餘貲而濫費於淫祀何限此等在在有之令舍
彼爲此督諭有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趨也未必皆勞
鞭箠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
之日兵民尤爲大助

一福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朋所貢方物如
白糖樟腦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

所無者有司科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
制也亦有如牛皮雜皮生鐵肥猪鵝之類若悉辦本
色則路費靡矣是以有司例科銀兩僉付解戶入京
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識莫知所從於是
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家舖家亦皆
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物稽期
圖利有之貨物失利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人那補
此負重復誑誤者有之甚至有誆逃無所追究者解
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親屬仍及有司耳目
所及可以指數顧申請諸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

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內府此等
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現銀亦不難爲措置矣
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亦不至受其害有司亦
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
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乎

一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
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爲無徵洒派小民夫何故時
事推移田產潛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爲之分
明歲復一歲遂不可奈何又有一種恒產奸民元田
不失一段顧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絕戶妄指

無徵又復洒派富家則厚享無窮之利貧民則虛受
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其先業者妄㓕元
田糧數冀以糧輕易售迨其漸次賣盡寸土無存而
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恤爲其
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又
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蔕固根連若不大爲芟
正民俗實無由清愚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
也但得人爲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豈
有終不可淸之弊哉

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爲最舉福建僧田又以泉州

爲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兼飽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錐之産者何限各處之無徵田糧洒派貧民又何限其僧田爲豪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況於僧道今日當道君子盍請諸朝量减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爲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賦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決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其餘已尙面論者茲不及

送園地入縣學柬

丁憂南京吏部郎中蔡淸係泉州府晉江縣在城人有已置園地一所坐落本縣儒學背後周圍約有六十餘丈四至登載上手契書元有茘枝等果木在内因見本學生徒日衆不足以容如欲增建亦苦無地此地幸與本學接連思得不肖元由本學教養出身基本之地愧無分毫補報情願送入此地來歷並無分毫不明日後子孫亦決不敢爭執今特親筆立此文契并粘帶上手契書二紙敬送本學掌教林先生司訓韓先生劉先生列位伏望采其微誠而不之卻至願

與郭文博書　凡九段

承文博書拳拳欲得京師中好文字議論以爲進學之助吾自到京一向匆匆未有可以答來意唯天官冢宰王公舉朝士大夫皆以爲方今第一等人吾頗辱其教愛時召至書軒賜之談論朋及書史多有可發吾人志意者因憶數段錄寄

其一

皇上一日御經筵公侍講退名問予以大學心有所

忿懥一章之旨予畧述舊聞以對公頗然之因曰今日當講先生於此數句各貼一先字謂事未至而心先有所忿懥則忿懥之行不得其正不知若無箇事有以激其忿懥彼亦安得無端而生忿懥耶卽是有所忿懥則忿懥卽着於其事矣又安得謂之無事而先忿懥耶予意公此說儘精切苟非有得於體驗者宜道不到此故錄之公且微笑當講先生未必有體驗身心之學也

其二

中庸道不遠人章自詩云伐柯伐柯至君子胡不慥

慥耳公亦疑只是一串意謂忠恕貫天下之道如何只把作愛人一端之事吾故意朱子或先入於張子正蒙中所載之三言也

其三

論語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公不以予舊說謂然曰朱子之說亦未當也忠恕不宜分貼一貫曾子本意是謂忠恕一理貫天下之道而無餘者也故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不知朱子若得聞此說以爲何如亦可見此公之高也此方是眞學問者乎

其四

孟子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公亦以爲上句是以義制事方外之功也下句是以禮制心直內之功也且曰盡之矣故曰如此而已矣

其五

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恆存乎疢疾公亦謂朱子所解恐未當蓋孟子本言凡人之無智慧者心常安泰不知憂患甚者安其危而利其菑惟有智慧之人則心便常存夫憂患故獨孤臣孽子身履乎逆境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能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行無不得也此說如何疑朱子解恆存爲常由存字與由字義本相遠此亦可備一說也

其六

易經仁以行之公亦欲主當理無私之說謂愛字狹但寬以居之欲作寬緩以區處之此說未能無疑

其七

繫辭傳之說亦多未能合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於書詩常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人矣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於學問之力益信矣公今年七十四

其八

有一給事中奏請求天下之異才者事下吏部議公偶問予曰此事當何如議處予謝以淺陋不足與此等言論公固令述所聞於朋友間議論云何予對言異才尤光岳所靳亘古不多得今日上之人雖未可絕望當世之無人然亦不可必求其人以實其科端教養精舉察而已矣至於天下之人尤宜自量不可因上之有求而妄應其選以遠大自勵而已矣况今天下人才大概以科目收盡矣此外所遺異才宜不

可多得然清亦疑天下異才或不入於科目但恐亦須以試而知堯之於舜且歷試之必若求之於林野亦當先求於庶官之已試者也

其九

公又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廹廹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

到手或無暇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又或有過時扞格之患葢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小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故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生等躬坐此病今日雖知悔前之失實蹈扞格之患矣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開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此一段似有益於吾輩故詳錄之

寄張廷實書　凡八段

別吾廷實久矣得緝熙先生傾欵連日私以爲天餉也翼旦且復西東敬就燈下索筆附上愚見一二代面論因便示正幸也向日所寄朱地官來華翰及文韻白沙老先生諸詩已領感佩感佩

人之一身亦微矣而克其能事直至於與天地參者予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且看聖人是甚麼樣下工夫我輩尚可以自諉乎

每讀書時輙有欲取而用之之心則亦何必多爲也然既有此心則自不容不多矣

天地人物欛柄皆在靜上

道學乃造化元物也故靈

透地穿天木石眼經邦濟世水雲身

心當靜極天機現氣到完時鬼力隨

與姚德輝

古云三十年前好用工吾人年且三十矣將奈何昔項羽之救趙也既渡河沉船破釜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一戰勝之由此遂霸天下夫羽無足言也然能决志用勇直於死中求生如此是亦學者所當師其一節而未可以人廢也漳浦姚德輝從予遊將歸求予言以警其惰予始爲借粗論之會見陳進

忠其亦以是語之也

贈鄭溫卿宰鄒平 凡五段

虛心順理毋激毋隨凡弊事且先去其太甚者使愛孚於下而敬不失其上久之無不可爲之事矣

凡能爲百姓立久大之利者類非作色於旦夕者所能也

學者平居常患不得行道一旦得百里之邑而君之多有不樂就之意是皆欲一蹴到公卿者邪安在其爲事道借曰今之作縣實難然賢公卿由此而出者多矣謂非進德之地其不可也夫

自古卿相與草木同腐或遺臭於世者何限而卓爾輩乃僅以一縣令名萬世其後來亦多至卿相蓋其初心但知爲縣令而不知有卿相也

辱謏愛索贈言顧闇劣何以稱求益之盛心適歸來夜已深得惠東云發行在明早拙才匆遽不能成文草草如拾碎耳然何事於此吾溫卿平昔所讀書多矣

答洪元達書 凡十三段

承元達書一通及問目三條覽之知學識進步至喜也前二條所問雖關理致却容易剖析末一條只是度數之間然頗難分理自克忠到數日尚匆匆未暇序答茲遇人便且就末條所問述其管見其前二條稍暇亦當寄復以相質證有未安處便中希更不惜駁難如此往復最有益也

其一

按孟子註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周正月爲夏十一月可知矣是乃所謂天正者也不然天正之正字何所安著商正義亦宜然但愧覽閱未博不得其證耳

其二

易臨卦本義云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其

以或曰冠之者界前說也前說是謂八箇月也非必以周正言也然周正於遯卦之六月亦適謂之八月但文王繫辭時未有周正耳

其三

春秋胡氏傳夏時冠周月之說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每讀之覺其曲折費力終未能慊然於心或意緒所書王正月者蓋謂時王之正月明其非夏時商時所謂正月耳謂自夏商以前便已有三正迭用之事矣夏啓聲有扈之罪云怠棄三正可見矣故夫子於春秋有王正之文歟想王正二字亦有自來不必是

孔子所立也

其四

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當時又嘗疑之其說見春秋大全註云文定春秋說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謂如公即位依舊是十一月只是孔子改作春正月某便不敢信據今周禮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是元改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愚謂據朱子說則周時之所謂春非夏時之所謂春亦明矣此說與今胡傳不同

其五

正字既可推移而迭用春夏秋冬疑亦可隨之而遞遷矣設使今日作以十一月爲正月人必怪之然久之人亦必安然以爲正月而不覺其異矣使今日作以十一月爲春人又必怪之然久之又必安然以爲春而不覺其異矣試以他事試之便亦可見但周正終不如夏時之善故夫子私以授顏子曰行夏之時若夫春秋所載皆周之事其從周似無疑孔子平日以生今世反古道者爲何如人顧於尊周之書乃自犯之乎其告顏淵云云者謂若得邦家而制治則云云也胡氏以爲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愚未敢必其然倘如其說經文不用書王字矣而又何謂作春秋以尊王也

其六

胡氏所據有二說一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是未知有三正迭用之故矣既改正便當改月數也又周詩七月篇亦有用夏正者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之類

其七

又其一曰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不知秦百事不師古顛倒錯

繆何可殫言其以亥月爲正已是不識正字爲何說矣則又安知改月以從時乎縱使改十月爲正月亦一概顛錯耳本無足深論也

其八

周以建子之月爲歲首未盡善也孔子春秋不之改者據實而錄也秦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又全無謂也朱子綱目不之改者亦據實而錄也周改正春秋於歲首則從而正月之秦無所謂改正者綱目於歲首則只從而十月之此亦可證春秋於周月數未嘗改矣使胡氏脩綱目亦將以夏時冠秦月而謂之春正

月乎其曰冬十月者又秦之不[illegible][illegible]古而偶存古之
一節者也然皆無足深論

其九

又按莊二十八年冬經書大無麥禾胡傳曰麥熟於夏禾成在秋而書於冬者有司於歲杪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也此說亦覺曲折愚意經所書之冬即夏時之秋也其與夏麥併言省文例也若大無麥禾爲指在倉廩者則大有年亦爲指在倉廩者乎

其十

冬十月既云建亥則月數用夏正明矣此節無庸疑

者自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後至漢武帝太初元年以前俱用冬十月爲歲首來問謂綱目於漢武未改朔之前一皆以夏正書之大槩然也但正月之正字謂虛用耳

其十一

四時及各月數雖易而甲子未嘗易也故夏正月建寅周三月亦建寅商正月建丑周二月亦建丑知此則知如今年辛亥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今年歲君始滿明年壬子亦須管到建亥之月然後滿今俗以十二月交春之時爲滿者非也所以千歲之日至必以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爲曆元云

其十二

大抵周時雖以建子爲正月然天下終有呼爲十一月者餘倣此故左傳載僖公五年卜偃言滅虢之期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而下文即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林堯叟註云以星數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交會之日夏十月周之十二月也是周人固以周正紀事亦或有時用夏正矣蓋公家紀事必用周正者時王之制也私家紀事或用夏正者以所自來者遠也而亦可見夏

時之正有非周正可及在人自有所不能置而不用者也予嘗謂凡古聖賢所創法皆不可據今所便而任已意輕改之以周公之聖夜以繼日之思其改夏正一節分明改得未盡善況他人乎

其十三

三正迭用之說似疎而通且亦有據其試思之前二條得暇更欲寫出若他有疑盡可寄來商量此段可質仮謙亦可寄德馨仲殷二友議之

蔡文莊公集卷之一終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書

寓杭州上瓊山邱祭酒先生書

淸自拜別而南再閱月矣念親庭日近私心每以自喜而顧師門日遠則此心又有不能不自惜者何也淸生於遠方自其少小始解人言語卽聞當今天下有老先生矣稍長頗識讀書時時從長者求得先生所爲文章誦之雖淺陋不足以窺測其奧然竊見其

詞氣老健理味悠長而光明闓爽正大無奇語無難字而亦無軟態讀其文者賢愚皆獲其益意其胸中所守確然而表裡洞達當以氣節道德名世者也於時雖未由一挹春風而心則以爲依歸所在久矣顧疎賤俗子仰瞻天人何路請謁凡更幾春秋乃今得至京師羣四方之上以觀盛德之光於圜橋之下而又得在與進之列時賜教督以開發其愚昧凡平生大制作欲以訂旣往以垂將來者皆得而伏讀之於是向日之所慨想慕望以爲可仰而不可親者一朝爲知已淸自念亦幸矣用是深願得留供洒掃以卒業焉而鄙人家宅之私竟有以奪之曾不踰時遂爾趣歸百年之幸忽自棄之他日尚能必得其門而入耶顧彼四方山林之下稍有志者仰淸譽而讀雄文尚欲奔走門庭一領餘光而不可得而淸也遭遇若此乃亦自棄而歸然則是歸也尚得如老先生者爲之依歸耶縱能私有所進而鑿空杜撰其能幾何耶此淸之所以怏怏而自惜焉者也未審比日尊候如何淸途次藉庇粗安第近南來天氣彌熱舟中不能常親筆硯所命批點易經大全八冊尚有一冊未完負罪負罪淸竊謂此一經者當時諸老纂脩旣不依

古易編次如象曰象曰等字至今不知何謂而所采諸家之說又或多啑於義理而乖於本義至朱子有向前未定之說明與本義不同者亦多捜掠以備成書使天下學者猶或紛於多說而靡所適從似於古人所以一道德之意猶未也嗚呼當時諸老何人也猶有此憾況區區淺生俗學安敢有所是非於其間哉承命以來無任愧恐姑以本義爲宗而以尊命爲據自程傳之外凡合於本義者批之其非本義意者空之有雖於本義不甚切而實有發於義理者亦批之有雖切於本義而一意錯出者則惟批其一二而

餘皆空之有本義意兼兩三端而彼僅得其一二者則亦批之有文采甚爛似於舉業可用而實詞勝理者則亦空之有數十句皆通而僅一二句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句而空其一二句有數十字皆通而僅一二字未安者則批其數十字而空其一二字有連板數說無一切要者則皆空之有連板數說而無一不切要者則皆批之但主理勝不甚拘舉業要用也然而亦在其中矣至於訓詁名義之間大體凡例之際雖非舉業所急然切以爲此等處乃入易門戶學者尤不可不理會故亦從而批之若其中閒字稍有可

畧則皆畧之矣所恨性質愚魯工夫尤極麄疎殊不能得其精當以副尊意徒能用其一已井蛙之見而已竊料朋友閒見之必多有不合而疵議非笑者然而區區選取之閒蓋亦未嘗無說也惟老先生清暇時試一過目而加增損焉則幸也獨繫辭傳一冊義理最爲微妙衆說尤爲紛拏閒嘗取而讀之乃有思量移日而竟不得其歸一之說者故未敢下手也夫上下經義理非獨易於繫辭傳也經中一畫一字中涵天人之秘亦烏可以易言但却自爲條項可以逐一理會又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既曰材曰動則有迹可尋矣若夫大傳則多取源頭大道理發之動數十百言所言者或三才之道或鬼神之情狀又或先天後天圖意也此豈淺生俗學所能定其說哉政使有得於萬一亦豈能自信其必然哉故此須老先生自裁之或更命工夫深者理之乃庶幾不誤讀者耳清固不敢非特以舟中天熱不及爲之故也遵命於河道屢訪海大尹舟欲以附之竟不遇今至杭州因以託張鴻臚云

與孫九峯先生書

清所以見怒於寧王者一是賀王壽之旦不得已獨

去了朝服中蔽膝一件爲嫌其服制與在朝行於親王者不同而與行於皇上者無異也二是三司官舊用初一十五日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夫子清乃力請三司勿徇舊例俱用初一十五日行禮乃先謁孔夫子此乃以正禮處王王却疑清有他意於其閒也三是王素有憾於林待用都憲讒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併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不知清碌碌凡品豈敢望林公高致王亦待之過矣抑清在官儘有過失然亦皆可對人言者固不之恤也四是王素知清無學術一日於

宴侍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淸姑據理對之爲稍咈其初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於奏討護衛事淸當時已知爲王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王乃對三司道淸獨有後言明欲誣以非議詔旨之罪淸故因同僚之諭亦明言王者不宜輕易發言朝廷按察司官藩王亦不宜輕易訕詈且王此語必得之人所傳言若所傳果眞豈但可發之三司便應以聞於朝而罪之然傳言之人必得以爲證固未可輕加誣也爲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措拾乍冷乍煖自信

有道理在也特聞此王府中諸般左道俱有誠慮一旦死於無名則非惟有孤朝廷任使及斯文責望之意而吾一身上關祖宗所傳付下係族姓所藉賴者俱未有一毫成立亦可虞也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此其大畧也餘不敢盡言想近日江西人士至京傳說不一或有失眞而惑知舊之聽者便中姑畧及此蓋淸亦不得已而致仕耳豈是能高者況官任提學亦無用別索高名也若有意於高則矯激矣淸不爲也但今得善其退亦幸之甚矣相見知無日造次瑣瑣代面心照可也自知而密之可也正德三年正月日某再拜

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

淸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嘗爲淸道及盛德云秉禮持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淸雖不肖亦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

顯行於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矣噫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爾乃不終詬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奈之何哉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愚以爲伊周格天之業宜亦不遠而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爲之苦心甚矣篇爲之收句爲之訂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氣今得與日月並垂光於天壤之內人人得而仰之自當萬古不磨卽此亦可以見道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眞可

以旦暮覗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磨矣始清得覽是集時以爲執事蓋遜志知已也于時華門私願只欲得執事輩人當路爲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日執事所位實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知執事自是得專爲斯文出氣力凡關繫世道好事在所得爲者皆不久次第見矣近之爲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爲宇宙春秋是非進之而遂斷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蘊者蓋皆自有其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重節目也昔人只云仕宦當作執金吾執金吾趣味

如國子祭酒其大小遠近豈可以同年語哉此天下知執事者之所爲共快固將大有期於後來也清向得見執事於劉時雍方伯所繼遂進拜於朝房以十數年之仰慕而幸得瞻望於一旦乃又若淡乎其情而全無所云云者清自知固甚明恐執事過聽未知清之愚下而與進或太早耳蓋清蚤有慕賢之心然慕來慕去至今尚未得所慕到手今此之來碌碌何爲秪是爲升斗之祿從事簿書求免責而已故每見賢人君子談吐間亦不欲多及好人好事有似乎厭言之者而亦不欲數數往來於大人君子之門者以受教未有其地徒多往還無益或秪爲賢者累也此豈有志慷慨奮勵者之爲哉誠有自知自處之一私見意執事或未之察也因便直吐其情云執事南行時清以賤疾在告不及拜送至負至負久欲奉書一謝以素拙於翰墨尚未及也近者家叔父監生睿從御史刷卷復命來京言執事於語次曾一齒及且欲有所惠教直以行時勢所拘制不及稟領爲負耳生得此益增感愧昨因家叔父復監行廹簡率奉謝未盡所言茲者人便特此少布悃素庶幾執事亦得知生非自甘於棄外者云

寄周黃門書

南都別後執事之風神道履常聳然目睫中清自抵家忽忽六七載匆匆僅如數日其中憂故孔多百不如意分內可知不欲縷縷既而得覩執事於壬戌登科錄繼聞兩縣卓異政績雖音問兩濶而中情相愛如春矣卽今擢位黃門亦得行其道之地而大行所學使萬物各得其所之階也懋哉懋哉尊府老先生九月初遇此病中幸得奉侍半日辱所以策勵不肖父子者深遠備至銘心之感有難名言前此清有書託陳進士錫齋轉奉渠未果行又有托陳克謹寅長

渠又以中途得命留家不竟達只此片心欝欝莫展久矣其爲負也淸稟氣旣駁且弱年邁五十而於分内曾未能一成立今玆冒名提督學政而實學不聞道力不副心自知有負玆任徒貽斯文羞況學政所關儘重豈容老病庸流久尸其位不卽自引退哉已於七月馳本乞致仕今只待報到卽行倘吏部或更行勘鎭巡有相留意亦當繼有陳也適因豐城令朱君佐行奉此少申數年契濶之情病中不次不悉統祈心照外奉韓柳文一部備覽又程文及文移各一冊不爲知已者自諱其醜也

與陳時安憲副書

自己酉歲七月都下一別抵今適周二歲敬慕之心未嘗少忘去歲論裁減宦鎭以靖地方一疏堂老三位皆嘖嘖稱當淸亦私錄一通近日爲人借看亦皆以爲切實精至之論也顧斯言之行不行其所關係豈細故哉然自公發之安知其不終行於後日也且公節行政事色色出人他日將必有以慰民望者固孱愛小子之所願見者也林待用今巳長憲雲南前在雲南數年威惠甚著下民敬信如神明林廷玉先生在彼巡按每書來輒推重且曰所知鄉邦中最出色者矣李貞伯儲靜夫在南都學行之重人無閒言果符向日所諭近又有王鴻儒者字懋學南陽人年三十二三學識不減靜夫而勵志有爲又皆可望但自以學未成尚韜蓄其銳他日當有見於世者因并爲吾人及之意皆所樂聞也懋學今爲南京戸部主事玆因提學周先生告行益注懷仰臨紙初若無可言忽不覺縷縷又淸友鄭昇者候官縣人今爲廣東揭陽教諭其華藻似不甚出人而其學最正文亦自好行尤可重來歲廣西若缺考試官此人某所任也亦周先生所知者公可協贊然非其有屬於淸也幸亮之如不缺人則巳不宜固必也

上東山劉先生書

淸戊午歲寓都下得拜送老先生致仕南歸當是時老先生巳絕念世途自分與赤松子爲伴矣旣而爲先帝所簡在士望所推戴幡然復起爲國家擔當大事無少趦趄前却之態此豈止如近世名流期以一節自高者所可論其涯量也哉且老先生數年在朝廷天下士夫人人皆知其不可一日無者兄重以先帝之遺託去之一字在老先生豈忍遽出之口而形之辭哉彼人念不及天下大計識不剖破世閒黑白

而徒懸例公論以效順私門而老先生則因事見幾欲以全一生之大節欲以答君父之大恩欲以立士夫之表則固宜決於今日之一去也然老先生今日之去爲老先生計固得之矣若爲朝廷計爲天下計則有大不然者不知誰當執其咎耳清自別去南都近二年家居又六年自知凡百有退無進自甘稿死於下矣乃承老先生列位當道不棄使供今日之事眞所謂以蚊負山者日夕戰慄非不自知而令甥李學諭亦能察此意而相之庶幾可不至甚得罪於斯文清亦自揣矣果才弱不勝便當及早引身而退當

不令重得罪於大人君子輩也數年以在草野不能致書古云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終夕望三台清之情正類此茲因令甥之便敬此少布其私莫盡愚悃惟俯賜道鑑幸萬

與內翰汪二先生書

清不肖奉辱二位先生知遇及與進意良厚感佩何可當自南京歸家僅數十日而家父喪百願違心以故久不及脩問吳府尊來承教帖益用感愧清今服闋已一年然先父母之葬僅得封壙而未成墳大父母葬失其地久未能遷亡妻亡兒尚寄淺土近日次兒年二十復喪百苦叢身家貧累重且志荒業廢自顧益無可仗以自立者北上之期未敢卜也茲因吳公便病中裁素一伸情悃吳公眞有古循良風居今世而肯如此做人如此做官者絕無幾世道之薄可嘆而信郡之多賢益可徵矣夏末惟二賢千萬爲國家爲斯文順時保重是祝

寄李宗一書

陳憲僉到承惠翰并香桃感感來翰諭及貧病一節詞情頗切清亦適病中念宗一也久忽得此情悰何如也然此事自有宇宙來賢豪君子亦不知是多多

少少屈受而無詞矣奈之何哉義命二字正須於此際有安著處耳清賤病已二十年非止今日宗一所素知而始終一貧債負櫰轉則雖宗一有未盡知者茲不欲多及也靜言思之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濟羣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士之常也今少宰彭公自號從吾居士者素貧也賢者自結自解自愛其身以有待吾一身亦非止今日吾一家所取頻而已也大凡背瘡多是內有憤鬱不堪火氣横出肉理所致昔人因此者見於史傳多矣吾

宗一何緣有斯疾也何緣有斯疾也今雖窮不猶愈於遂死乎自愛自愛淸不能爲子力也淸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卧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夭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助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耳衷情縷縷臨便搰切昔恙後氣色果何如注想如在目前

又

氣體肥厚之人飲食常要甘平味多病後瘦減亦然此又養生通法也淸每年夏來一日之內常兩餐用粥得免焦渴只此一節亦不知是省了多少藥物耶

冬冬亦一餐用之酒最能敗腎且昏神宗一戒之氣體厚者能戒之久後自有一段分外精神今人多不曉也李白王勃素嗜酒未必能助其興然其本原正大聰明爲此汨沒多矣陶元亮亦每自謂嗜酒然料其人決不肯飲至昏醉故能全其眞而見之文章者若是其沈鬱而光潤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此當知聖人之不得已處然自不及亂矣

又

三代以降井牧之制不復又別是一乾坤矣天下之生紛紛董董上之人大槩都不甚照管他號照管者恐亦未盡其道只是任他自貧自富自有自無惟知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而已田連阡陌由他無立錐之地亦由他也則夫今之士者上旣未得有官者之祿下又不得爲農工等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如何得全不爲一家數口計長遠而徒坐守窮餓朝不謀夕哉許魯齋先生固嘗有言以敎學者矣足下且有二弟可令事此但要戒令勤恪不華如淸則了然隻身却有難者耳近日亦頗爲此費心非是圖貨財滋殖但得免債負能自給斯過望矣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義男營運生理此決不害義但營運要取

利少而平穩者是長策耳亦恐欲速不達也因便寄去云云

與黃德馨石仲殷書

進孫至承來翰及佳惠近所得如何聞看中庸序已畢亦見得與大學相表裏乎蓋所謂道統之傳者即大學之道也所謂允執其中者亦止至善也仁義禮智之性道心之正也氣質之稟不齊所以人心惟危也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者格物致知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者誠意正心脩身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不過如此是乃所以齊家治

國而平天下者也蓋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曾子而及子思元無二物也區區近來賤體如舊偶閱孟子盡心下一篇幾異自別後多牽於俗心緒荾董雖日看書得處無幾大抵惟三十年前用了也二友勉旃

復李宗本書

清啓自古凡未及一面而輒以襟期相付與者其氣味類非人所知而執事以施之清拜賜厚矣然惜執事之誤也清泉南一俗士耳凡百不如人執事不知清敢不自知往者年頗少志頗銳覽古對聖之時容

有分毫不自揆之意今則愧負滿腑懷矣此其故何也念之可哀領吾林先生手教及味來翰意知執事方擊楫河洛閉隱然有收功一原之想壯哉行矣百年易暮若眼前一切事亦豈在所掃者離乎此又不足以言真矣蓋其緊喫處全在不言中言及此慙負天地君親慙負師友矣執事自愛一見何日不盡所懷附杭筆四枝墨一笏扇二握

與黃德馨書

累承來書知所以愛助我意甚厚益友之言豈可多得吾雖未能盡行之然不敢忘也涉世甚難畜德宜豫靜之一字更須於動中驗之動而不失其靜乃為得力反覆體驗又止是虛而已蓋居常一念及靜字猶覺有待於掃去煩囂之意惟念箇虛字則自覺安便目前縱有許多勞擾而裡面條路元自分明無用多費力而亦自不至懈惰也且靜亦須虛方是靜本色不然形靜而心騖於外或入於禪者何限人心本是萬理之府惟虛則無障礙學問工夫大抵只是要去其障礙而已此言吾未能盡行但彷彿似有一二時驀得此光景者或非意之來應之若頗閒暇至寤寐之際亦覺有甜趣故吾妄意虛之一字就是聖賢

成始成終之道今且與足下一私講之試討其是否人便可書復也此等言語足下只自知之蓋吾平生行不掩其言甚多工夫未到故態時發則此等言語秖為人作口實笑譃耳今歲科舉不知足下與仲殷得了此否

與周提學書

久不覿模範曷勝翹仰茲赴禮闈道三山謁得領片時春風之賜用壯萬里之行至莆乃聞旌旆自漳南返豈天嗇其遇耶竊聞之有識者云仕宦當作提調學校何則以其得專為斯文出氣力為國家生長人

才又非其他官比也尤在持重爲之耳生旣不獲一
面晤以是一言獻而狂率之嫌不敢避也途次不及
致詳幸察

與陸憲長書

淸辱知愛最深感荷何可忘自甲子歲奉書山東後
枯守家林莫能嗣音愧負寔甚近至江西得邸報知
擢憲吾閩海道一帶千餘里自此當波恬浪靜矣且
八郡之人至今飽公向日德政於今繼之信乎事半
而功倍也淸到任巳數月秖是紛紛度日曾未有絲
毫之力於學校閒覘公向者一日了數十大公案猶

綽乎有餘裕人材相遠何如也願益爲國家爲蒼生
自保重便中特此申意附奉小書數册手帕二方殊
不能盡下情

寓九江寄宗侍御書

自執事以疾乞歸生思仰不能巳苦無人便莫知貴
恙平復與未後得張元器先生及饒侍御言貴恙久
巳平復但堅意不欲起蓋先生自有見也生非先生
謬薦不得供事江西學校愧劣才不勝重任日夕凜
凜如蹈春冰恐有孤朝廷任使及吾先生所以論薦
之盛意矢心於天不欲於紙上縷縷惟先生便罰寧
以敎戒之又幸志同先生數時不惜敎戒受其恩知
同此感佩也適會辰州太守陳行且諸生試卷未定
造次僅具大畧不盡區區惟順時加重將來當有大
爲國家宣力之日耳

與畏菴朱先生書

向者自浙江來知巳擢湖廣右方伯繼又聞巳轉左
公輔之拜想在旦夕正人得路國家之慶生民之福
也何庸喋喋淸幸不爲君子所棄辱收而置之敎導
之列銘心刻骨自不能忘奈庸下之資只今居閒猶
不免與俗冗相還往且持不願之[illegible]以酬酢乎其間

得一失百而又力未能自拔而遂去私懷凜凜恐終
有負於大君子之門他日雖欲自新其路無由且大
朞巳廻耳興言及此甚自愧屈也向自南京歸自以
家父素康强少計之猶當得十年團圞之樂不意遽
有今日之事復何言哉今則是永感之人矣又何所
不可哉且進旣不能有分寸裨益於當世退又全無
以自異於流俗况且閒居圖自逸於勢似便且易者
而亦未能鄙拙之甚可知以此自知不敢復有厚望
而僕僕爲行計也聞吏部近日方嚴起復違限之例
淸亦不顧矣便中徑遞其私瑣之事如在父兄前[illegible]

實恃恩鑑不罪餘情陳通判當知其槩

與曾侍御書

伏在喪次道寂殊路使節行留傳聞不一自誘契會將復有日不欲瑣瑣於書問閒塵瀆耳臘月廿一日已奉先祖母及先母之柩至二墳所本卜其日先葬祖母俟先母墳成之日則葬先母不意臨期即有拘礙今改卜正月初五日葬祖母十一日乃葬先母也初三日在先母墳所承本府羅同知遣官至寒家送皂隸二名云是察院所遺者訝未得詳即以初五日葬事回家過府問故羅乃出院牌見示讀未終竟驚

愧汗浹不能已清一顧蒙庸俗人耳若曰頗知分不敢求稱所欲不敢虧負於人則或庶幾若曰學行云云則豈不自知况本蓬戶篳門之子孱孱碌碌之人幸際明時得側士大夫末塵自父母而下咸獲霑被恩餘衣食之類視前加厚矣近雖有疾幸賴藥力已就平復二喪且以次第舉葬稍遣目前儘爲過分撫心惴惴惟自待之不稱而慙愧天地君親慙愧賢士夫知己耳近者本府縣以執事及諸公俯待之故益加意相遇頗出衆人之上羅同知清慎自持當官絕不聞分毫有所取受而爲僕措置治墳之費及分俸不見惠此禮羅歷任七年未曾一施之他人者也隆意所向人情增光知感知自豈特儀物閒哉噫僕之負執事多矣豈盡知僕之無所知識無足存錄忽哉今者院牌又復云云獨自顧何人而敢當衆人之所不能當受衆人之所不能受者哉昔鄭綮爲相有自知之言後人以爲鄭五才實無取惟自知一節稍可贖慾僕竊是之抑思古人亦有直自擔當者亦有徑行不辭者大抵皆自覺其無忝乃能自安[illegible]執事此舉誠非不肖者所能安也僕又非能矯激立名者庸劣之資求同衆人尚懼不克況敢求異於人哉萬一

中有矯意則爲重負斯文知已骨肉之情神天當明誅之或暗壞之爲人開矯激者作戒矣所以不敢安者特以自知不任而却冒然利而受之以重傷賢者之明實所不可故同知雖屢遣送終不敢受亦庶幾用此一節贖慾者也且來儀僕雖不受不凡之厚意則固有出於物外者矣如或者以爲執事施禮於僕而僕却之則爲全不知執事與僕相與之際者矣此意非可言盡惟知己虛心鑒諒當終收之度內也使旆北旋應在旬月內外續奉末由在途在朝幸加自玉爲國之光爲民之庇過蘇郡會貴僚王先生乞爲

申再三意

與碧川　先生書

生數年趍伏家林憂故孔多不敢陳瀆然區區懷德懷敎之心雖在多故未敢暫忘也恭惟先生碩德宏望台階在即而乃以微恙力求退休上爲天子之所眷惜加恩下爲中外士夫之所光榮嘆慕介始介終光前振後門下生實不勝慰願之至淸去歲四月至江西供職向自揣孱庸兆病疾素多自分槁死林下矣今乃復叨竊此職且此職乃人之所易者生屈於才反以爲難以此久稽奉問而負愧益深中情益切

每一見惟德年兄便覺愧心勃勃且丁寧遇便見報者屢矣而至今乃得於驛舟中薰沐拜此惶愧惶愧伏惟老先生台斗之明淵海之量必能俯照不肖淸而未忍遽厭棄之也近者豐城丁監生到亦蒙鼎言存問感激感激向生求高祖墓表老先生猶惓惓垂念但以淸所疏事已失未及就請不日便當續錄申請儻得賜責尤不世之光也

寄梅一之書

相別忽一載餘懷仰殊深執事學正而行介區區竊所嘆服企慕而未能及也然爲賢者願望未涯更望少濟以中和淵遠氣象如何大凡氣之所在理即隨之而得夫淺深也恃知愛輒質所見區區凡下之資過悖尤多所冀便中痛指一二使得早救分毫如此往復吾人庶不爲虛相遇者嗣續一事雖曰有命然固有天理存陰陽和而後雨澤降夫婦和而後家道成或陽亢陰怯則志意且不相屬生理何從融結亦非造物者所授也區區此言涉鄙褻知爲君子所不避然天地絪縕男女構精聖人於易言之矣執事今日豈厭聞乎文獻通考已承寄到至荷寧永貞得相聞否葉汝淳儲靜夫王懋學想時相見誠人間樂事

也

寓九江上秦太宰先生書

生自拜違來私門多故非所宜瀆然拳拳戀德之心未始暫忘也向恩門內艱生僅得拜一慰帖及小奠儀洎後遂不能嗣音負罪自知實賴台慈照宥生違敎後亦只如舊日碌碌耳兆齒益長學益荒兼才力素劣弱又以是永感之人自甘枯老林下與草木同腐矣乃辱老先生平時齒錄當途綆汲使得供事江西學校閒第此任甚不輕而不肖生甚不克負荷旦夕凜凜正自不知將何以報塞朝廷任使之萬分以

不負老先生教愛造就之盛德耳生今年五十有四而早衰有甚於六七十者雖曰不忘學然所進其能幾何惟旦夕勉强自清其心自平其氣凡於學校一切事務一聽於道理之所役使耳所願務其實而不狥其名要其底而不刻近效不敢以文章爲人才之實事而必使學者反復思惟古先聖賢所以著書垂世之意與我國家之所以教人讀書而以文章取之者究竟其意之所歸宿果安在此則生今日之所以汲汲而未敢多語於人者也老先生恩同父師故敢及之夫民至愚而神也況民間俊秀清敢欺之乎抑能欺之乎清之所以期不得罪於朝廷期不得罪於老先生期不得罪於斯文者槩在此也生恃恩厚偶爾及此不覺縈絮惶恐時序寒暖數易惟吾老先生年尊任重當爲國家爲蒼生倍加保愛至祝

與方石謝先生書

生曩歲因叔父睿貢書後卽奔母喪到家又遭祖母喪雖非承重喪門未可卽吉故在家日久旣復京又失長兒尋改南京數年閒憂患奔播少有寧日百事俱廢故雖執事之門亦久失於問候所恃大賢汪度有以亮之於形迹之外清今乞恩終養者誠以父老身單而子幼此目前當由之路無庸疑者顧發之遲矣發之遲者私心牽之也然雖牽於私而終不能安旣而思之凡心之所不安便是天理之所不許不若聽命於理圖得心安之爲利也昔人所謂樂志云者疑亦文過之辭耳愚意但自身處置得是卽是爲親也又清自知從學失其術垂老不得實用故數年素餐一績不立使復遲一二載或得循資少進尤患所以立也自以公旣不能有益於時私又背棄其親而圖計其外不計其內雖復生世百歲秪益以負君親故此舉必求成而後已而亦不暇計親之養與其身之已老也適得孫志同書謂執事聞清此舉始有惜清去之意旣而亦以歸養爲然蓋執事之所以然清者非人所能盡知矣此卽所以厚清也志同素厚清所厚必以正此舉頗其成就尤見其不肯俗清也清今旣出漢西門心始少安自謂亦求以不負師友之一節也因便輒吐其情用申謝意外此斯文之責天下之事其屬之執事者計自有本末有輕重旣到手時必不放過矣小子何知述至人之望於執事者如此耳

與九峯孫先生書

奉别益久仰德益深聞令器從一已冠婚而志行不凡克守先生家法益用慰喜淸家城市而心久馳於溪山巖谷之間然困於無力至今未能超脫以去自愧自悼百事無成計大期不遠將懷羞入地終無以自白於世可奈何哉人其亦奈之何哉適漳州進士石腆見過造次附拜因及不肖情事如此所謂貽知己羞者也向者從一加冠淸不得觀禮於阼階之下兹附小儀致賀乞勿外久負字說之命以塵心俗筆至今惶恐不能成文愧罪何可當向期汪度未即加謹也淸又念自弘治改元得官[illegible]職者七年而以事

故家居者十年所見朝野之事雖醇疵不可一槪而獨皇上聖德凝然不動環海大綱萬靈妥貼實有草茅書生一旦得富貴及自負才氣志節之士安恬之久所不能持不能到者居常以告鄉父老及子姪學生輩使知有聖明之德覆幬之恩而自慶其有生之幸蓋諄諄縷縷言之至爲或者所迂不自厭也比忽聞皇上爲邊情累勘夫實事乾剛獨運電爍雷轟驚羣蟄於九地振王靈於萬國甚盛甚盛快哉快哉可以徵聖德之涵負可以期生靈之永春可以卜國祚之綿長鄙人數年所得喜事無此此若[illegible]鄉人得於傳聞亦以信淸向者之言爲有以也所恨淸廢劣之甚不能爲明時展效尺寸如得及早明白自退一意與村學生輩講說人倫物理相勉相勵相與服行而固守之以求不甚愧於爲人不甚負於君親師友亦庶幾其可耳而格心贊治脩廢保豐事業則自有當世諸賢哲在便筆及此爲愛我者盡不自知其孟浪也静夫希大進之尚質諸先生以造次俱未能敎書然拳拳向仰無時忘之倘問及乞爲道意否則不必也静夫近有書到隨當脩報矣淸舊有讀中庸私記一部甚冗濊近因諸生之求忙迫稍爲塗去其太無

謂者而出之名曰蒙引初稾明其未爲定說也且今以寄從一目下備看正望先生公暇賜一裁敎示下乃幸仍乞轉致静夫先生同賜教示也大學亦已完語孟及易經俱有之以欠溫故姑俟後圖鄭仲平先生李宗一先生各有子姪讀書倘來取幸次第與之并乞達求敎意

與都憲吳先生書

生自向者南都奉違不久即以侍養歸家尋遭先父大故兼荆婦次兒繼亡家衆而事冗地僻而交疎以故老先生之擢山西擢河南皆久後乃得報惟今都

憲之擢四月即得之福州聖朝所倚以爲西南一[illegible]長城而一方數千里生聚咸所仰哺取給焉其任亦重矣哉况廟廊梁棟需材有日平生所學所負將次第爲斯世斯人盡出之此其爲慶豈敢止以爲鄉邦之光姻戚之榮而已也哉更念盛德不遺微末生家居嘗兩辱江右手教去冬博士張顒歸自河南又得尊賜書儀感荷稠疊殊缺脩謝至負至負茲有㝠聞買祖墳在晋江三十二都與寒家石壁山祖墳同鄉且相近二十年前便已承委查訪全然無以復命今歲二月因附葬亡妻於家祖墳之左暇以訪之鄉老遂得其的即挾與同按故迹令祖墳故址宛然蓋有被埋沒者亦有掘空未盡灰土尚可認辨者其本都諸人能爲證佐者尚多倘及今不追問恐人事參差歲久益漫耳淸懷此欲陳有日意欲脩書至雲南不擬尚在南都謹特此報計老先生聞之當自有權度矣目今泉郡知府慈谿包民敬名溥亦南道中人似當移文托其用心勘處并立石標界以明大家水源木本所在如更得貴宅舊藏墓誌譜記之類錄附公文之末使得一一按實而處之侵者益無辭矣淸近試省下三學諸生試卷方閱未畢文値同僚新任及從期會旁午造次奉狀情不能盡言不中倫統希台照海涵不宣

謝梁叔厚編脩寄惠陸宣公奏議書

儆鄉陳先生至張家灣承賜陸宣公奏議二冊仰惟一代貞佐其精神心術盡在此書微執事見愛淸何從得此快覩也第愧不肖弗克負荷耳在京時屢欲假片時從容以請教而以疾見阻登途益用憮然便中敬此申意

與柴墟儲靜夫書

戴地官來承惠鄉錄并手教諄諄所以爲不肖計慮者至周且切矣敢不敬佩墳宅一事亦有大理蓋人物皆藉氣以生亡者所藏亦在大氣之內故自墳而言則本骸得氣遺體受蔭自宅而言則風氣虧疎斷無佳產寒家百餘年來世衰一世淸雖忝士夫後然百病叢身百事不立于長成者連喪其二家計借助居半凜凜乎名節之傾門戶之落疑亦墳宅氣數之衰使然有非區區人事杯水之力所能支持者故不得已因祖墳之水濕及妻子卜葬之未定而僕僕乎風水之求也此情豈容自諱於吾兄然淸即今自斷每成一墳除買地外僅費五七兩之數苟且完固而

已不肯同俗作好看事此又泉人所共鄙笑者清獨不恤也執事於此亦可知清用財之槩不然所犯必多異議將滚滚而至矣明年將如來諭受徒講業并可删改舊日書說或有小益於童蒙所恨只是文字上工夫耳今復何言菽草草申謝餘容續陳

又

承示所著夏姜二公墓誌銘摹寫深至二公平生瞱然在目雖老朽猶覺有懦夫立志之意感佩感佩清於四書易經草說舊日只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易上經十卦然尚未得删定餘皆蕪穢尤甚未敢示人

不意無識者盜抄并以付書肆刊行而差字訛句多不可讀今欲就林下溫𬊈整理又以諸故墳皆失地存亡兩不安方請廣信周姓者來為改張而貧窘獨甚或有地而不能得或雖有地而未能成墳岌岌于懷卒歸於任運而已清比歸他無所恨者平生負君親罪萬萬今謂之何哉因得所示二銘益自悼其枉生耳

又

病中過故知某人考滿行謹此奉通信問吾兄過部以來輿論甚服謂敬簡二字俱得之僕得此竊寐亦慰喜也但聞貴體甚薄弱後嗣至今未充此亦當內自謀之要亦有大理也要皆當及時謀之先賢謂人謀孔臧亦可回天命大抵天於天下善人君子决不能一一顧盼扶護得到而使休咎吉凶各得其所也故人當自盡人謀人謀者亦孔子所謂務民之義也人謀盡而終或不得乃歸諸天耳推而言之此孔孟所以欲回三代於春秋戰國也此南容之不廢孟成括之見禍所以不謂之命也朱子曰濂溪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

粗隱顯一時穿透又曰食芹而美甚欲獻之吾君也因便瑣瑣及此宋孔時已到莆僕約今冬行綵家父有祖母服未闋闋日將為小兒冠婚乃行耳

寄林待用書

閣下一舉義聲在宇宙清無庸贊惟閣下益為國自愛舉一事量不至一日廢也竊謂所以永終譽者實在此因張太常便率此奉瀆所恨相去不二百里而不得遂一面引領壺公可勝懷仰之至令尊老先生暨賢昆仲不及別具希引賤名拜意閣下亦尚宜遠行乎

與畏菴朱先生書

今春曾具素書附饒侍御檣便至臨清王思德憲副處托爲申上老先生尊前計其時適有變故或不便於申達然至今亦未得思德報也生自去夏至今秋爲考試事頗勞劇因而得疾自知庸才弱質難以應世成務七月初已懇疏乞致仕今此待報矣生初未知老先生北行變故所由近得一士夫過南昌畧道王太監之事當時自巡按以下皆謂不必舉開惟老先生必欲行之卻自多此勞擾云諸公共談者亦多以爲然生愚獨不能無疑也夫人主春秋鼎盛豈可

令手滑於罪狀不明之人耶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今也不然設或出於左右者所矯雖巡撫大臣亦不敢問誰何亦竟不敢以聞此其弊將何所不至謂有忠愛之心者能漠然不爲國一計念耶且他日或有究詰其事者守土之臣又將何辭耶竊謂老先生此舉於理與法皆得之而閑邪杜漸忠愛惻怛之意尤可念故雖卒以此賈禍是亦理勢宜然而老先生所以辨者也此外又何足計耶便巾特此奉瀆起居踈愚不識時忌惟老先生必能爲愼之外附奉鄉錄二冊備覽

又

近者謝洞教諭至承教帖并日書墨刻感佩何量陳寧進士至亦能道尊意且感御力之賜此清表妹夫也清去歲十二月葬先父於南安先母舊墳水濕今徙合葬焉墳去城四十里恨太遠也但其地頗有生氣穴位八尺之內通是五色及黃紫細土牙關小石亦有五色者私心頗以爲慰亡兒存畏亦別葬矣惟先祖考妣舊葬乃過龍之地當亟徙葬而力未能及也姑俟年終爲之清今年亦不免教授生徒其富者東脩禮亦受之以助目前之費但舍已田而芸人田

其終兩失之爲媿耳杭州府學生員施恕者有士行其家甚貧能守分清十餘年矣巳也其身家履歷與方寸事最與不肖清相類其制行嚴密清不如也與之處甚有益向遇杭時欲言之而未敢今與之別又二年益思其人不能忘便中因道其姓名借鄉舉里選之法不行於今而此子詞藻之學又不逮人意其終窮矣使中特爲好善君子及之渠固外外之求也

與劉司空書

生自去歲拜別來任以中途感疾就醫七月稍痊自八月以後一向奔走東西在本司率不過十一二日

或僅三五日卽復出以此職事之外百凡俱廢惟天下達尊動定安否則未能暫釋於下懷所恨者迹不及耳未審道體近來萬福如何淸謂如老先生者在朝廷多一日則多一日之重在鄉邦多一日則多一日之光由此言之人心所祝願於老先生者寧有厭足乎此間學校事宜儘多生到此俱未能舉行只有應酬目前文具及考試去取而已以少也學不得其術今則過時而扞格故此任雖衆之所易而淸乃獨病其難也且病體益衰精神管攝多不及計數月後當别有奉問玆附奉新刻吳康齋先生文集一部備

覽外批點程文及學政文移附凟不敢於所尊所親而自諱其醜也惟矜其不能而無倦敎尤荷

寄碧川先生書

向者得告以歸自謂當得盡寸草之心於慈父不意罪逆深重天實禍之竟乖所願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雖猶幸得親湯藥及殯殮等事然不孝忘親圖歸不早之罪已萬不可追矣久不得奉狀恩門爲負譴在情察前月生已釋服方圖奉狀未發昨鄉辦事官歸自南都送至尊賜家集一冊綾帕二方椽筆題緘斗光下灼肅衣拜受豈勝慙感銘佩之至淸今

雖已釋服但先墳未成亡妻未葬及祖墳患濕而未能遷兼居宅敝壞之甚至無以蔽風雨亦姑用借力脩治家寒身單實爲勞瘁北上之計尚未有期知必以此招罪然勢不得避也仰憑恩照故敢及此若不肖感德戀敎之心久而滋切有不能自狀者非敢文也至於明德日章大拜在目此乃海內善類及蒼生之慶又無庸生喋喋也手帕二方香茶二帖奉表微忱高祖墓表尚乞留尊念更容申謝

寄督學邵先生書

先生橫渠理窟序無一字虛下者向見姚秀夫先生

浙西水利書引亦然天地間此等文字蓋自有數也二篇淸最知玩之使文皆如此何厭於文也又擬謁李盱江祠詩希古慕賢之念出於肺腑之眞亦自與時文不類適有絆不能盡惟倍爲吾道自愛便中更祈無惜敎音

與雲室廷玉先生書

先生三月十七日手書寄劉希範大人來者直至八月廿二日方到卽今日也前此生屢拜書想多已達此書又承敎誨感刻豈能盡述中有自道爲人蠢直老實不能以言貌動人今士之所喜者皆區區之所

無儻有議言宜早寄達竊謂先生之德之學非惟生等親炙日久者欽服戀慕之不暇而上下之知先生者亦自不爲少矣且今士之所喜者固先生之所無然先生之所無者正先生之所以爲高於時人一等者也天下之理誠則形久則徵先生胸中固自有定見有定守而不爲一時之士嶢嶢皦皦於目前者所能動矣今又加之以勤克之以弘旦夕所到又豈生華所能窺量雲南行事聲聞自好大抵自根本上發出英華有識者自能見得其用方林二君子尤見先生之高蓋輸誠用人而不盡用一已之長者此正惟

有大地步者能之中才所得有限者决不能此此節生甚爲先生慰願也凡前書已及者今皆不贅

復王希文憲僉書

承華翰示及動履并新行榜例及臧先生節旆所向非至愛不同恆情鄙衷衰腐者曷由有此感認感認閣下宏才茂德定價在朝野清不喋喋近日王德華先生特有薦草如德華實造地位閣下或未盡知也粹夫臨別曾一問及清答云此公吾同榜中三百八似未有出其右者渠復問其詳清又謂其氣度宏遠最銳志功業然必從本原上做出更詳及其務本實而畧華藻之意渠或未之信清不自知欺也因謝東及此者正以德華知公已深或者閣下未與相面恐知德華者猶未盡耳德華之薦公正所謂不求識面御史也此忘形率爾之言他更無所爲也清初九日至吉安城已考吉安府學及廬陵安福吉水永新諸縣餘猶未及也南贛二府已白臧公許甲考大約五月半間得回總司來人回促急筆弗端統恃情亮

又

德華宦業後進未見其比其學亦與時人不類雖在翰苑諸公渠恐亦未多讓蓋其正而簡一而詳未易

當也

復林居魯書

清前累拜書期至金華一會今則舉爲虛詞矣知負知負其時且欲進拜章先生亦竟不及此殆行止非人所能者不盡述也執事不諒乃至以相外責之殆未得清本心耳清以正月二十一日至家前三日過莆得會令兄及令壻多荷厚雅自至家塵冗紛紛每神馳於清源之麓紫帽之峯而力未能遽自拔以往又苦於多累正恐來日無多而乞歸之計亦徒然耳心事如此又何足爲吾人道者承惠王文忠公文集

清奈未得詳覽以究尊惠以復雅命偶閱及知學齋記則知此公非止為言語文字之學者視宋太史氣味為眞矣此固非後學淺生之所敢輕議然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而勢太張波流太靡雖屢屢自辨其非文人靜而味之則其骨氣及步驟終似未脫文人之習者況其學亦雜遇老談老遇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武把文詞及博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博洽者夫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眞僞之辨耳眞者根於性率於道而符於教其僞者性道教外物

也宇宙之所以立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絕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在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為於世無益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質焉而亦未能盡其說也

與梅一之書

蔵地官來承華翰及厚惠恭審太夫人萬福令嗣亦挺挺有立甚慰甚慰清永感之人矣故今日進退無甚係戀者所恨尸素十年無毫髮之效於公家而平日師友相責望雅意今日悉為終身之媿矣復何言哉家貧時時假貸於人三子力教以處約之道明年將受徒自給兒女債今猶未了也清嘗謂士夫當自辨材料在國為國在家為家雖在天者不可必在我者固當自立大要只是差役與教兩事然紀綱之立為最先家國一也清今益衰病恐力不能終此願耳所言大可笑惟知已者不訝遂便希不吝教幸甚

與林允暉東

聞之古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清以膚淺多累既無以補吾子之萬一而顧辱厚儀揆

之道義實所未安故敢辭且既以為不可受而辭之則決無復受之理矣吾子幸予諒焉

又

昨承來意勤甚足見吾子處心之厚處雖然亦不可使清處其薄也子如予諒則其所以見愛者尤深矣況君子如水之交初不繫於是也

與楊君謙書

去秋承教益最多敬仰敬仰別來所進取當益不可涯量與日斷當為斯文增一光燄矣清嘗竊謂學而主於平實人固多以易視之然語其理之至當則又

不論高深奇怪之與平實也或者平實之難轉有甚於高深奇怪者而難易亦非所論也惟其當而已抑今人之所目前人之高深奇怪者自理視之似亦一等平實也文章誠學者一事至理所在又非止可以才力就此意惟閣下意嘗及之而愚於今得因便風繹之以相證耳淸今承乏祠祭司司事頗簡念欲及公暇退脩一二以豫當世末用者然氣質老矣强力不前奈何奈何吾君謙可及時兼程矣

與裔希大書

別來又添許多過惡矣自念大馬齒三十有二去四

十五十而無聞者幾何而一善不進一識不長尚何以自諉於天地間哉加之百病交攻氣體萎弱正恐終爲大明宇內之一棄物無復報恩宣力之日耳如吾希大天分高爽而信厚加以年富力强甚好學做人也淸徒爲歆羨而已偶得鄉人一便舟次不得盡其所欲言惟情照是祈

復楊方正書

蜀阜存藁一書當時所存篇數似太多而寫刻亦多訛字近方欲請諸徐公求删去其不甚切要者幷正其訛字而重刻之故多用朱筆點記尚未就緒今如命奉去惟乞覽閱之際隨筆去留更批示大意以扶不肖之不逮則豈惟不肖之幸哉至懇至懇

與嚴州諸友書

自十一日與諸君江頭一別吾從舟中望諸君諸君亦以岸上注目當是時吾以吾之情知諸君之情矣云云雖然離合亦常事耳吾自有欲言者大抵天下事無甚易亦無甚難凡聖賢所責人爲者皆人之所當爲亦人之所能爲也况舉業一事豈有專心致志於是而不得者葢有之矣是必其資質之甚下也以吾觀諸君則資質又皆非人下者顧用工何如耳而

用力節度則區區已常爲諸君道之惟諸君力行更以性理大全中論學論科舉篇觀之則區區之言又陋矣江右袁先生儻會希爲拜意天下讀易者多矣如袁先生甚少繫辭傳所論教我多矣

復儲靜夫書

淸是月初四日已徙張吉士所居賴叔鳴悉力其閑事乃得諸速日脩補掃除之役尚未畢承諭在途兩夢僕貌遽豐碩者有其故矣非偶然也覽書感泣此生不知果能不負公否耳

與饒侍御書

清至今猶未得覲執事一面而執事過聽兩以賤名厠薦書愧不肖何以克當今此供職日夕凜凜惟恐有負君親有負知已爲罪不容誅耳陳進士大人至清適有行役造次附謝莫盡下情是亦一負惟俯照不訝是禱令嗣大人他日必能大爲國家宣力以踐顯揚之孝私心甚爲老先生喜慰欲印一書寄送尚未能及懷仰懷仰

與李宗一書

鄭典史來送到手書并紬裘之惠祇受之後頓然若忘甚愧甚愧清向至江西未能有一毫樹立報稱而

遽致仕人或以高目之可謂不知已者矣清此生永負君親師友無可言者自到家三子令各讀書認字家事不免自勞風俗日偷清宗族中表殊少可託者老色日深大期可量邵子所謂生於太平年死於太平日清亦幸一與焉舊有書說數冊意欲溫故而刪之亦以力貧未暇且皆只是空言浮說何足道哉每見來風韻不从意當遠到末乃亦有休閑之想豈年來稍向衰邪令器未第想已近除官次者可繼志中閒或質不逮便可使力家亦足以怡晚景耳鄭復行冗中援筆百不能一吾人此日通書於萬里之外復能幾度耶況清無力尤可念也惟各與諸子道毋忘世好各圖遠業

又

向有兌權典史回自南都道執事拳拳垂問意不敷日賷書惠者亦到感喜無量清比欲奉書因典史言不久當自來取故遲之清六月間十三府小試已畢以不得與者數千人來鎮巡各衙門求勸續考七月間復多考了三千三百人連日夜看卷頗疲勞舊疾復作況平時在此世事亦甚多端却不如在家林疏食菜羹早眠宴起朝經暮史朋聚友集爲自在脫灑

也且及物之功惟有考較文字一節得行餘根幹上俱未能及而討亦未必能行也故於七月初九日發一懇疏乞致仕以遠隔不得請裁姑遽管見行耳期必得之乃穩若復爲官所迯再一二年龍鍾甚然後歸所失多矣又在此亦頗爲王府所怪怒然官可舍不可輕屈於人也俟後續具臧瑞周繡衣在此極棠其相愛信今龔公亦然知皆執事所吹噓也然清不敢不謹江西人最易起謗今始知之然浮言不久亦當自定累承指教知感知感今科所中舉人清所取優等及案首者凡四十八名衆頗以爲難清亦以爲

一幸云

淮上與周公載員外書

所借來陳石齋先生乞終養疏及彭方伯所寄來東昨夕已於燈下各錄出一通蓋清自南來所得今世文字未有若此者正氣之英華自是與彝常藻繪者不同新學小生偶從執事得此知賜矣疏中有云內無攻心之疾則外無從事之難清愚竊以爲此語當不止爲其一身之事發也意此老年來所以遅回顧惜此一進者其特以此耶然節此隻語儻留聖心則其所關繫補益似亦未可以計量也彭公之書謂國

家無負臣下臣下當無負國家此眞知念國家之言抑可謂凡百有位之通箴也至謂識得破時三公九卿山夫野老一也噫公惟有此挾負此其所以處進退利害恩怨之閒脫灑自在凡百任之傍人窺覘未見其隙也清因便聊一奉質于高明惟裁教乃幸唐李文公謂鸞鳳之音自不得不鏗於燕雀今觀二公之文若此然本二公之素所取重於天下者元不以文也李公之言於是益信客舟燈下抄讀之餘揭篷一覩惟北有斗其光爛然可仰而不可近也恃知及此不覺狂率

寄王懋學書

汝淳至備審近來起居休裕無復違和極慰遠想南都百務清簡得以尚友古人之時多矧執事負出羣拔俗之資濟之以三五同志相與金蘭麗澤焉造物者當此時爲此布置宜眞有意哉一時天地秀氣畀之士類爲浮華瑣碎所耗散者大半矣今得諸君子意見如此他日擔當應有在也心非木石寧不爲宇宙元氣一助喜耶聞之善自愛者能以數年而植千百年之業或一日而遺千百年之休儻非收拾得早樹立得早則何以克致此惟愛日自强無若不肖清

之蹈後時之悔哉因汝淳回便申此區區

與司馬張先生書

生近得田嵓主事轉達所賜尊翰珍帕并題二扇格言南向再拜又再拜卓然光霽之在目至感至愧之情實不能自狀生不肖之病惟老先生察之悉而憂之深故所藥無不切中病原而養德之理亦自備於其中矣今二扇謹寶藏之而各錄出三四通置之凡所坐卧之處庶幾三年之艾猶得及於七年之後也若賓客足迹所及之地則不敢以張之而所錄者亦不題爲某先生之惠誠懼懲艾不力祇爲文具則益

至吾老先生之愧也長兒存畏幸忝鄉舉將來會試又將各分一通與之期共努力耳云云

寄鄒汝愚書

梁叔厚先生來知廣中相知有劉時雍李若虛二公爲慰令尊甫此時尙在廣否義命之際量已洞然蓋但願其子得做好人便不得兼顯富貴矣近時吾輩中如楚學者僕竊心慕之其學識志量果不凡也天瑞在貴州至今聞問闊猶未見其多進益處僕非喋喋方人者蓋惜其以如此之才識如此之氣力而獨於助長一病不能少減以其與執事夙相好也故及

之執事蓋亦好之而知其所未至者也倘書問中亦可自以意及之陳憲僉便奉此草草不盡所欲言

與雲室德緒賢弟書

淸閏正月十九日自建昌歸南昌又明日晡乃得德緒賢弟訃告吾先生謝世痛楚奈何慟哭奈何淸於吾先生乃僅止於去歲之一見而已憶昔先生別不肖於芋原登轎之時泫然涕下豈吾先生於時殆亦自疑其不可必復相見耶於今思之五內如割復可奈何哉淸自供職于此日不暇給小兒此回出於不期雖父子之別亦不得盡所欲言今日追至弋陽僅得草此與列位相問前日在南昌匆匆無奈姑附祭文藁見意耳再告德緒貴溪敎諭事方圖爲解釋似未足深憂也老先生向亦垂敎及此前書道梓夫事姑只自知勿泄於他渠後來亦頗悔悟也

與董遵道書

稽勳孫志同文選黃汝脩及太常王廷輔少卿亦舊考功也聞章先生動息皆以奏聞起取爲意淸謂先生今決無意出矣甚聞起取其言非但不入其心亦不欲納諸耳矣非但先生自有牢關意其弟子之畧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者不必以此厚先生矣殆必

有其說也又其向日同志一二比來復出者俱不得完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保全令德斯亦足壯士風淑士彙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者也況今旣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只將以纂脩文墨事取用誠亦不必竟其事矣淸又謂七八年前姜仁夫亦力爲之辭皆先生所厚者諒非有他也諸公曰章先生之見信於人如是哉歎息不已蔡淸寓北京崇文門外奉寄董遵道賢契知之計諸君若到堂上地位當別有施行今則未敢望也

與楳實夫書

自南京一别抵家僅六十日而家父棄世自此百願遣心百事俱置念外矣高第尚未及賀亦得一慰親心爲喜也繼聞以養病回家固知賢者所志有在於一第一官之外者淸懷賢之心自不敢過但北上之計全未及辦而力亦未能辦也近以目病不出戶已半年閱古人書頗覺有味而終復爲家事世事所奪駸駸衰暮目前事既可自考後來事又未可自保故未敢果於復進也賢者歸已再年靜中所得必多何日獲聆至論以沃我焦枯爲此生之快也貴鄉楊判

簿自南安來過翌早當遠别燈下連寫數書不能伸意心照是頼

與江西黃提學書

易解節要者生友舉人新淦周同所述序之者曰劉滕承豐學生員也節要主於發明理數無意文藻而劉生之序鑑評似乎端的詞氣似乎簡雅意皆有沿流遡源之工夫者生竊慕之不知執事曾深知其人否因便錄此一序申達蕲其嘗用心於科舉外亦令學者所難量必執事之所樂聞也

與倪上舍書

不意吾靑谿老先生遽謝人世朝野哀悼況門下小子素受恩知痛悼可奈何哉以江山阻遠不得躬至柩前一哭弔其負愧又如何茲特脩香一瓣牲醴二項祭文一通帛一疋托爲奉致于老先生尊靈聊表此情深愧不能盡也又切以老先生之遺動遺德今皆在足下一身其所當保重者亦非一言可盡惟賢明之資素出等夷更望千萬念之勿替

與徐方伯書

文章在宇宙間支流日益衍矣三代無文士六經無文法者不以文爲事也韓柳之徒天才本自挺出可

以大有所立終不免於以文立家者枝葉勝也諸葛公學不事章句當出師倥偬之際援筆上言乃得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其梁甫一吟亦春秋筆也此其根本所在爲何如哉嗟夫大易之序賁極而剝來中庸之至德則尚絅爲之階吾夫子是以乘除世道而有從先進之思也融堂先生生丁蘇黃秦晁文事盛行百巧競出之後而其著述乃皆主於發其胸中之所自得者而止初不拘拘於一字一句之工而其道理所在神志所適亦自天然成趣力量百倍非專事文家者可望信乎其自大本大根中流出而可以喚

醒學者崇本之念矣此其所關繫豈細故也哉所謂
可與知者道也云云

復鄭廷綱提學書

累承顧惠感荷殊深昨行又辱華翰并厚儀益增感
荷敎條一編敬巳披閱終卷清之愚於是開益多矣
翰中末段所諭自當體悉來指昨以紙筆不便故稽
緩討在情照不備

又

生清又言清近見士大夫往來書翰有以有道二字
相褒稱者清愚未嘗不心爲之駭懼或有誤以此二

字加清者雖其人甚的清謝書亦不敢以此復之先
正嘗謂願士大夫有此名節不願士大夫立此門戶
今或褒名飾字以相爲重便是互相標門標戶矣夫
君子豐於實儉於名者非但自待之法亦推心以厚
知巳之道也况如清者愚下最甚百短之中或得一
二僅可處誤愛者遽借之以美字語云將如後患何
故今謝柬亦自不欲出此二字面奉非敢畧也固知
老先生意在誘進後生輩然此意又非所以爲尊者
復也惟希俯諒

謝姜太守書

清不佞知鄭國有韓荆州舊矣塵泥心迹未敢輒以
賤姓名逼起居之敬于執事執事何從過聽乃先辱
引而置之度内蕭逼守公至承賜源流至論蓋所以
掖其進也而諭民善俗榜文兩集皆鑿鑿乎儒者之
實用凡有志經世之士所當預置一本者此其爲賜
又加厚矣夫儒者之效久不白於世公獨汲汲爲斯
文猛着氣力如此公固自以爲分内也公此心何心
哉惟堅守此心而力行之不令少雜以他術以終其
效於此一方天果有意斯文當不令公之功用止顯
設於一方而巳也清泉南一俗士少蒙父師訓誨偶

於時文常習中窺見一條正路若彷若彿自謂稍知
趨向者夫何年來碌碌進則無以藉手固未甘於脫
落夙心以苟且目前而退則尚繫於瑣瑣者乍雅乍
俗如狂如癡曩時一點壯念幾就消磨矣適閲來賜
復覺竦然乃知世固自有典刑在也惟是鄙愚自治
不勇他日或叨一命不自知果能執此以往否然長
者之賜意豈泛泛者感佩殊深以賤疾去留稽於布
謝負罪未涯瞻拜伏冀爲斯文加愛不具

與侍御朱茂恭先生書

生稟質極愚俗學俗心纏繞深矣向因寗永貞先生

得覿顔範及聞盛德之詳私以爲知所嚮往矣歲月蹉跎僭依然故物近復得拜見於長安邸舍雖未得朝夕摳侍然孱所以警發而指摘之者甚厚乃知大人君子愛人之心無量也生無似竊以爲今日誦孔孟程朱之書者滿天下求如吾先生之宅心制行所以處家處鄉立朝處官處上下眞能發越孔孟程朱之言於一身而不負其爲後人開創之力者一世實未能有幾人生葷心苟未卽槁木孰能無所感動誠非以道盛德於尊前也一念仰止因事輒發而不及計其非盛德者之所欲聞也生所愧正所謂徒羡人

而甘自棄又曰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自顧懔凛實恐終有負於賢者之門也惟願先生尚留之度內他日容更有請益而起廢之日耳向承遂中寄賜李忠定公行狀及手教輿地圖及昨者嚴辦事送到道學傳志同與生已同拜領增感增感志同亦同此渴仰之情數日以小疾在告故未遑脩書生因廖外郎便附此致忱特乞節哀加飯重爲吾道保愛斯人將大有賴耳甯先生已泣鳳暘任必自有書達矣茲不及柳文肅公文集一部附奉備覽

寄周汝厚書

數日欲作書而牽於人事及今已廹南歸又忽忽說不盡矣清此行本爲應春闈行然靜中自顧殊無可以應春闈者況孱弱之軀顧影隻然子嗣一節猶未能上慰親心豈宜切切於功名富貴恨向日揺於親朋之議不能堅持夙心而虛此數百里之跋涉耳故今斷然而歸非能輕功名富貴也鴻鵠之微豈能一日而忘其翹然外騖之心而或漸于干止于棘者力有時而不足翹有時而當戢耳衷臆之私當爲吾兄一布也科期廹矣京師之會姑且未及如有教惠可訪吾泉人士之遊于京者授之價便仍以屬之盧陵周伯承兄轉至吾提學先生處達焉則所以慰鄙懷

者言弗能諭矣

與徐大參書

生以十三日發洪塘今日抵滄峽臨行間極辱教愛感佩何量所歉者克治不勇恐他日見公猶復是故時人耳雖然敢不勉諸承教來途中稍把鄙懷寬放着亦覺有一二意會處大抵心固主思然思之太廹促亦反爲逆其心天之本然而不免迷墜昏於眼前矣鄭仲平爲人果士類中之難得者其志操剛剛故能有立而又安詳不暴濟不能及也今之科舉之士

志不在溫飽而又不汲汲於名者以生所見或未有過之者也此後又得老先生振作之將來必大毅存成就矣又如汀州賴友先者清猶只見其文耳然因其文亦可以占其人品之大畧天地間善類亦不可多得清故私拳拳云

托焦侍講書

生向進謁不獲邇自後阻病逮今且三月徒抱烱烱耳極知長者厚德故敢忘疏賤徑托林廷玉代訴養病一節蓋生父母年皆六十僅有不肖一身而不肖近來病勢轉劇故萬不得已爲此決非敢有所矯亦

決非能輕外物者伏望憐察此情倘荷仁人一言之利還家調治有瘳不出三二年當復奉顏範矣承命取鄙作不知先生安用此等臭腐哉豈將有意教之耶但私藁已多散亡此出他人所錄字多訛謬欲俟錄正則病冗未暇姑借此復命惟卒有以教之乃如所願

與劉咸栗書

自甲寅別後尊府先生竟不及大用而謝世清亦先母南奔兩情摧沮兩地暌隔於今八年偶會節判令兄知擢第後出宰輝縣敬惟執事家學源遠壯行自今萬里壯圖皎然在目所謂象賢濟美之勳自可計日而待惟不忘清心治身爲本是期清今年四十八矣碌碌悠悠無一事庶幾可慰意者咎不在今而在壯年茲舉似故人冀用清爲戒耳官次擾擾不能盡所言情照是賴

奉新淦周先生書

生舊歲九月至京曾附書盧郡倅通守處轉送生之行止事畧具矣十月二十八日承乏禮部祠祭司主事百伮之臺得涉其一紋焉君親師友之賜皆不能忘也但心酷嗜書史而氣質已老精神積久病憊於

實事並無所得至於吏事又尚懵然方以迂腐不堪爲愧爲恐茲因年友盧君便奉此并香帕表意而已不具

寄莆田劉子賢書

覩先生所自待斷斷然實地根本工夫一掃却許多煩冗枝葉愚意今日大勢如此匡治之計須是先生輩出身也然雖未即出易之益九二曰利貞弗損益之蓋言雖未爲時用然其弗損所守如此則所以益於上者亦既多矣而況又有所謂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者乎小兒存畏今年九歲矣家父母宿在膝下

去先生纔百餘里而未能即時遣詣門下以供灑掃途中徒爲念之耳前在清湖遇海鹽陸陳二友來莆欲附拜一書而目疾方重至今僅少愈得林待用便謹此屬爲轉奉外小意有瀆賢者然此在古之人皆用之幸勿外

與周時森大尹書

貴縣典史遣縣吏送到貴翰及厚惠賢友初履任四壁尚未完而遽及此區區受之殊覺愧悚天下惟縣官最難做大抵一則欲仁以及物二則欲智以衞身惟仁上分數多則智上亦省力矣因來翰云云故及

適在家得親見來吏後此恐難遇立報書不詳

寄鄭仲平書

一別再更寒暑八百無進獨有懷慕仁賢一念自覺未衰耳向得家書知往揭陽辱過寒舍存問老親及名勗小兒輩感感揭陽與吾閩接壤鄭府書問計常不絕又風土相類貴眷從宦當亦無不服習之患庶幾心力清一陶成士類爲國儲材矣然久不接一書殊用懸懸黃德馨曾到揭陽否此友志行近來當益有進仁兄幸更引而上之爲斯文成就一箇好人在世間大是好事亦吾輩夙心也第其家素貧正恐心欲來而力未能果儻既到日給之類得不全令費心又善也

托周紹立推官書

一別四年恆切懷想病懶相仍早不及書爲負近因北上以疾留此有一切巳事特托居魯大人轉通以瀆切希留意天順年間紹興府山陰縣或會稽縣有鄭姓者任泉州府晉安驛驛丞無子攘得泉州民王姓者幼子爲子本名翰今傳者云名爲鄭麟或又傳鄭氏復姓蕭氏未得其的只在紹興城居乃清母舅之子於清爲兄不幸至此今清舅家人與業落盡矣

清久欲物色表兄而以力孤未得丙申年曾寄一書去而不見答亦不知此書果達否甲辰年又屬鍾繡衣爲訪之終亦未見報茲幸年兄大人當道誠奇便也特此奉懇乞以斯文骨肉見念爲清悉心詢訪期於得之乃荷初閱且宜設他詞以來之未可遽露此指恐其見處不同有引而遠之意則後難於踪跡耳其生以庚午年二月十一日申時但鉤得其生甲符合則的然矣便乞急字下報清當有以處之苟吾王氏一爐香火藉此有奉而不遂絕則年兄之德在清與王氏者豈言語所能叙哉且舅家元非軍匠等籍

又聞鄭氏亦既有子此於去就之閒兩為有詞而無
負者也書言有涯此懇實大清留此懸懸渴得一報

又

清之表兄今名為鄭倫向所傳麟字蓋音相近而誤
也在蕭山縣不在會稽山陰故前二姓皆不的一見
細認與所聞無一不相符右手末二指傷痕宛然亦
能道城邑里居之彷彿握手相慰恍若夢中一則以
喜一則以悲遂使吾表兄無祖而有祖清也無表兄
而一旦復得之數千里之外微執事之力不至此此
其為厚誼容以恆情論哉謹遣家僮從隸人上報清

表兄即同來謁謝昨家僮來多優仍承惠方正學先
生文集及佳紙重感重感表兄清終欲得其歸故鄉
何者鄭氏後來已有子而故宗之嗣何乃浮寄他鄉
作箇無根之人以自沒其終身哉俟清至京後別具
書奉今未能盡

與游太守書

清叨從鄉國後塵耳熟執事盛德有日矣以疎賤晚
末兼迹寓彼此不相値末由一挹顏範為歉近敝縣
吳大使自紹興來承執事遠垂聲問兼惠良茶祇領
此意良深感荷紹興東南大郡也以執事之盛德而
君長之清竊為紹興之民喜得所怙恃矣會晤未期
惟萬加保重以階遠到為鄉邦士類之光實所注望
清輒憑鄉愛及盛德有一事稟瀆今蕭山縣民鄭倫
者原泉州晉江人王姓清母舅子也於清為兄外家
不幸母舅中年得風疾落魄失心鄭之父時為敝府
晉安驛丞無子因誘得倫而子之時蓋三歲矣無何
鄭即携去蕭山而以入其籍然鄭既歸後亦自生有
子其承家已有人而清之舅妗今皆已喪謝有二表
弟亦相次殀亡又無親伯叔王氏之鬼至今棲托傍
支焉可念也清知有表兄在紹興而託人詢求者有

年矣奈距其去時已將四十年聲迹既濶至名字面
貌之類在內外親知亦皆茫然以是前此只泛然求
之紹興諸縣之鄭氏是以久未能得最後為弘治戊
申乃荷吾年兄貴府周大人為多方物色竟得之於
蕭山吾年兄此恩此力在王氏與清者豈可以恆情
論哉在清既得表兄以情以義便當挽歸故鄉以嗣
其宗不容少緩矣但以目前之勢處之外家今消落
已盡而清家素寒儒亦朝暮僅給饘未有可以為吾
表兄地者是以姑請表兄暫至故鄉一酹先世墳墓
而未敢遽强之挈家以回竊亦以為且得此一條血

脉明白在清苟未先朝露後來尚有為之作計日耳此則又有甚不得已者今者表兄有女年已可議婚而彼閒親舊有求者表兄以清向日有言期必歸配泉人以是莫之許而以書達清令以時决之以此言之則其歸計似又不容久緩顧清今日力微且相去遼遠實未知所以為之計也清聞人有所當為而力未能為者天每有以相之茲幸吾盛德鄉尊為之大父母於其所寓之郡如表兄情事如此亦郡中赤子之未得其所者況鄉邦之愛斯文骨肉之義皆君子所不廢以是不自揣量私心過望願得執事慨然施

德於不報之地二三年內為主張成就之令歸其所以續其絶如其未然則一二年間且令得因便至京與清一會然後就與圖歸計則斯恩也斯力也毋論生人王氏之鬼有知亦當思結草於地下矣然清表兄既得謝鄭氏以去則鄭父所遺雖最微末亦不宜復有干取當悉以返諸鄭氏不使至累執事之公道而表兄亦頗自解此意矣惟執事更有以教之善區處之懇祈莫盡因吳大使回便徑布其私雖至親前語亦不是過矣

寄蕭山嫂

吾兄不幸忽至於此清今無可說矣哀苦亦無可奈何矣但願吾嫂片心常念亡者常念王氏祖宗保育幼孤教訓二女節衣節食避寒避暑勤勿至傷勞其筋骨儉勿至空乏其體膚內所憑恃有吾嫂之父母兄弟外所倚濟有鄭氏之老叔公及叔郎清來年或夏或秋或冬必得相見以圖後事長姪女今年纔十五歲古人二十而嫁在今世亦多其婚姻候清來年其到泉州議之未晚也深知嫂從前辛苦今又獨撫孤幼有不勝其艱難者然此實命也命乃天之所造無可逃移之理惟守志義看此子兒他日子兒成器

則吾嫂之享福亦自然而然矣又算命者皆謂姪子八字儘好可保養成他日亦必自能做人惟吾嫂保養之保養之王氏一派在泉州者已絶今全靠吾嫂養成此子以繼其絶也吾嫂倘或失顧護則王氏宗祀乃吾嫂負之而亡者有知亦不得寧於地下矣此書幸託令親張秀才為讀說過清只因十年身家舊債未還故至今有欠而無餘然自今以後當益自節用隨時附寄些少以助衣食之計今附來細絲銀叁兩備用切不可被人欺誑妄費分毫蓋此銀在清亦甚難得者前年兄在時有本銀十兩借人未知今已

還未其回京時有本銀五兩借人今就須討起巳令克忠於上司及府縣告狀務必本利追完然後起身惟吾嫂以實告之此兩家借銀者量不是奸人疑有欺孤弱寡之心當以官府公道斷之也克忠正二月便欲回因清本身去就事未決不意遷延直至于今有缺書信甚負甚負萬乞情察外有香一束木棉布二疋祭文一帖奉祭兄靈牲酒銀伍錢着克忠臨時備用言不能盡矣惟內外諸親列位前乞一一引名拜意匆遽間不能各具書體

寓徐州寄存畏

近時浙江左布政何公宜福建福清人也方在娠父以商出公既生母獨鞠育之甫七八歲自知力學至二十登進士後父子始相見居官在在以公廉著稱若人者豈必皆有父日教督之始能成人哉况汝又幸自有祖父在惟勉之汝身雖不在我傍吾心則常在汝身也古男兒能自强者何限以非目及姑置之何公事則當今人人所知者故特書以寄汝吾且不久取汝來也

文莊公集卷之二終

重吾國而受寄託於境外者耶若今石溪梁先生其人矣先生戊戌春闈所舉天下第一人也茲以司經局洗馬幷翰林院侍講奉命充冊封安南國使賜一品服以行人或有爲先生難之者先生笑曰當今日一統之盛而仗上威德以臨夷服之邦此特折枝之任耳夫何難者吾思昔者富文忠公使北當呼吸成敗之際而能以剛大之氣理到之言折强虜而安中華無負丈夫七尺軀也顧今日無所事此矣淸聞其言益壯之蓋其所自處者愈卑而其自負之意愈遠要其胸中之所包羅運用當不計其幾安南也以是

而觀上之所以簡命廷議之所推揚豈偶然哉是行也以一談吐而爲安南千百年之名言者在先生以一步趨而爲安南千百年之矩度者在先生以一從容進退辭受予奪閒而使安南知朝廷有人而益篤其嚴事上國之心者皆在先生矣豈謂今日非富文忠公時而使命不足爲國輕重耶然以先生所素養計之當不止假一使節以重國也且先生所慕在文忠文忠所以震當時而光來世者亦不止使北一事其終身事業先生所悉矣四方士友得從先生遊者其圖所以贈先生之行而責言於淸淸也愚請以先生所慕者之終身事業還以爲先生贈而於先生使歸之後次第徵之如何

贈龐公陞河南右布政使序

吾福建右叅政天台龐公原化比奉簡命陞河南右布政使將行客有接公於三山而過泉者以語淸云龐公自得報澹然不色喜而自鎭巡三司以下無不惜公之去而之他者淸公同年友頗相知也因復于客曰吾固知公未暇以此一擢爲喜也公向在諫垣屢言人所不敢言其視一身之得失何如也旣叅大藩位亦高矣而其心愈凜凜然汲汲然若自見其不

足今位益高而其心益小也固宜且公嘗言卓茂魯恭僅以一邑之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在當時若張禹孔光輩其名位非不高絕百僚也而今也物論以爲何如其視二子何如哉斯言也則公豈暇以此一擢爲得意哉蓋內自有所重於此者而不必揚諸頰舌閒也若夫諸公之惜其去而之他斯又以見公之在吾福建其所以宜於上下者可徵已然而有不必泥者蓋公之不能久於河南猶之於福建也行且見公正色朝端以主張善類而溥其澤於元元則四方人士皆將如家至而日見之矣此其爲情顧不尤丞乎哉淸方以是復于客適公書來告別爰次其言以爲公行贈蓋前之說所以申公遠大之志而後之說亦以自慰其別離之私也

送興化守王君存敬考績序

天地生人之權其寄於守令最近而守得兼乎令蓋守賢矣他雖有不良者亦難乎其爲容矣故自一郡言但一守得人則一郡無復事自天下言但列郡各得一賢守則天下無復事此皆實理也非虛談也興化非惟爲南閩劇郡實天下文獻邦也生齒之繁姑無論縉紳之布列中外者常以數十百計至於英俊

得用之士則所在成林人負一識見家樹一議論官於此者治行之美未必便滿人意少有瑕纇有能洞然而疵議我者矣爲興化守者亦難乎哉弘治庚戌故大司寇彭公興化人也以少司寇進爲天官少宰値興化守缺告於冢宰王公曰刑部員外郎王某可王公從之卽以請於上夫知官屬者莫若其長况以鑑衡名公而爲父母之邦數千萬人注意於一世斷非偶然者王君人物於是乎可知矣君之涖郡于今五年聞其終日端坐聽事剸裁百務率據理以應了無疑滯大獄隱情一訊立辨吏不得與其案良民覈

得其實者書一鄉善士四字以旌其門或躬率同列訪之才既不容奸而又風以德禮於是其民益勸監司行部時或無訟可聽不停車而過嘗修治木蘭陂石堤若干丈其工甚鉅是陂闔郡所食之天也舉此一端可以槩其悉心民事厚恤無告之民而更從惡疾者所居使不溷於齊民舉此一端可以槩其知仁而知義餘不盡敍也况其律己素嚴而學不爲虛文眞足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與化於吾泉接壤也清得而與聞焉適興化耆老及義民林淑孟林茂春輩謁文以贈君三年考績之行君在郡已五年而方以考三年績行者前此上司爲地方計留君故今始行也淸謂君今日官階雖未甚崇而其學已頗行矣君今日於彭公亦庶幾謂不負知己矣君既能有以厭服興化人士之心則終來大事庶幾無不可爲矣是行也聖明遠見萬里儻遂以君都方面之任或以參秉樞軸于中朝夫何慊者不然則更借寇君於河內他日亦未必不紀綱於雲臺也然君之胸次豈暇計此者吾知君有日矣君之凜凜然奉持其志而惟恐失之者蓋未有已時也

送郡守吳公述職序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爲萬世爲人上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夫二聖人者有經天緯地之規模有存神過化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爲高世超俗之說以聳動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故爲庸庸之談者何哉二聖人者殆亦見之審矣蓋凡職子民者本所以撫字而安輯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使挾威以鞭笞赤子爲事也彼專事威治者其心曲底裏所在或不過期於合上意集己事而已寧暇顧小民之利病哉故其民畏之至如神鬼之不可近雖有至情鬱

莫敢吐此其令行禁止雖可取快目前然國家之元氣則有爲之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不及覺者伊欲仗以感召天和使斯民共躋富壽之域其亦難矣若吾泉郡守弋陽吳公之所以爲治者在今日固未宜以歷舉而備頌之然大要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務以安利吾民而不爲矯飾之政以此質之人凡有耳目心知者當萬口一詞也於乎居今世爲牧守而肯如是把握者幾何人哉至於梗化之徒公固未嘗不厲威以痛懲之況淸愼勤三事在公無一之不至而其宇量又自有過人者茲其所以能上安下順納

我七邑之民物於度內而安全生息之也惟世之知德者希不能一一皆知公之爲今世不俗人物耳然下人之戴其德則談不容口矣公茲有述職之行父老以告吾二令周君某輩暫得淸之言以爲公贈顧公之行何需於父老之贈而淸之言又何足爲公輕重哉以其情不可已也因爲道公之所以安利吾民者如此以其見世固自有能知公者抑因可以諗夫周君輩之凡有子民之責者耳嗟乎使世之爲民牧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其於我國家元氣豈曰小補之哉

贈節推葛侯報政之京序

吾泉素稱民淳訟簡昔人至以佛國爲之號夫槩以佛待泉人人固有未然者然卽是亦可以諒吾泉舊俗之渠厚矣比年以來譁生厲階舊俗浸改訟牒動以數百計或上司行部環遮馬首而譟者絡繹也於是爲郡縣者轉苦其難而爲節推專刑名者益不得辭其勞矣大抵風俗與時升降雖鄒魯聖賢之鄉不能保其常如昔日之厚要之視難如易反澆爲淳則亦存乎其人耳吾觀吾節推葛侯廷錫之治吾郡獄也殆若易易然者每旦升堂門內外聽理者霧翕而

雲集越數刻視之聽者消釋過半矣且人無後言蓋其造理精世故熟故明足以察持已廉故威足以斷宅心慈仁故雖窮鄉婦人孺子不通正音語者亦得以達其情抑不獨下人怙恃之上之人亦著寵之矣值守貳位虛則七邑事悉叢委於其身外郡事有重且難者亦多以屬侯之才具何如也而其識度亦自有過人者未嘗以刑罰佐私怒未嘗甘於諛詞而偏其聽訟本以理怨也侯意多在釋之或骨肉相訟則故緩於考訊曰爾曹曲直悉在我心亦悉在爾心其亟自省自改吾將使爾有和好于而家也侯之以刑

弼教多此類是豈徒任精神以効一官者所爲哉用是閩郡向化淸聲四達侍御陸公遂釆公議以請於上而旌之嗟夫大丈夫出應世用而能以其名實升聞於朝旦夕沐天書之寵褒且光榮及其親此其視籯金槖帛以歸飾田廬飽妻子之欲者所得何如也侯茲以滿三載當北上報政泉之士夫謂侯之德在吾泉人者深圖所以贈侯行者而責言於淸淸惟贈言仁者事也顧不肖何言之足爲侯贈哉無已則有一焉蓋侯於政暇嘗與淸論學而有味於畏之一字請得而繹之夫畏者心之防也惟大賢以上無所用

其防其次槩不能無賴於此曾子之所以戰戰兢兢至於啓手足而後知免者也自侯言之三載之前所以能成其令名者殆由此畏心也三載之後所以圖全此名者庸非此畏心乎近而用之一郡者此畏心也他日或進而用於一方以至用於天下者又非此畏心乎夫才行旣出人數等而又能守之以畏心焉斯無遺憾矣淸故繹侯之言還以贈侯之行蓋所致意者乃終身事業所係非止爲此一行而已也然是行也山川萬里寒暄異宜保重之術亦無出於畏之一字者斯又吾泉人士聞侯車馬之音而願侯庶幾無疾病之心也况畏之爲用無適不宜因併以贈

送縣尹鄧侯述職序

吾晉江以爲難治乎古稱民淳訟簡素事詩禮矣以爲易治乎今之詞訟一日或投數十百紙民間機事有終莫可究詰其端者矣大抵晉江俗固厚但泰寧日久生聚益繁而浸失舊聞者此雖鄒魯有不能免况晉江猶負郭郡日夕相臨凡百皆所需辦他六縣事又多所經從勅使及監司行部者時或二三或多至五六呼名旁午縣官走集策應無常期而不敢以時寢食者其常事也門闌之內吏之鴈行而待判民

之林立而稟決者又日不知其幾爲晉江尹者果不可謂之易也寬則事不集急則民離心或得上歡而買下怨或下無詛而上多忤自非有其識有其才有其守者鮮不終謂之難淸江鄧侯光德江右之傑也弱冠領鄉薦入太學甚有聲登選之日爲冢宰公暨選曹諸君所屬目淸時忝部屬諸君皆以得賢尹爲賀自涖任抵今將二載向之所謂難者侯固亦兢兢焉自以爲難然人之視之則若易然者夫人謂侯易之而侯實自難之茲其所以得易之稱於人也歟蓋侯學飽經史洞覩古今其識固自不凡而其當官制

事也規模先定節目詳明而信以一之有善必嘉有不善必懲故令出而民趨之刑舉而民畏之其才實有非尋常可比倫者且其獨持永孽之操萬事一公此又其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侯具此數長以宰吾一縣其果難乎哉實德旣周芳譽四達上官信之重之民事多所咨定郡之城垣樓櫓歲前值災傾圮者十八九方岳諸公謀脩之而督理之任獨難其人環顧庶官惟以屬侯此豈可以力致者又境內有永豐庄畜水斗門所蓄灌溉六里之田數千頃頹壞歲久無能脩復者侯一舉不數月而就此非有庶民子來

之遺意者不能畧舉一二可見侯作縣二載閒而聲實之孚上下者已如此繼此政績又可量乎茲以述職將行冠帶義民李碧輩請予言爲行贈前此十數日民喧傳方岳以侯有脩城之托奏免其行葢樂侯之不果行也今侯旣卒行碧輩困宜有不忍別其父母之情也抑此亦暫別耳侯之滿腹民情將俟歸日沛然若決江河以盡其澤者尚可跂而待也

送惠安張尹述職序

意氣磊落之士吏事多非其所優其優於此者又往往於大家風韻有欠焉淸嘗以是而旁窺夫今之從政君子其有能越是範圍之外者蓋亦有數也已惠安爲吾泉劇縣上接藩省而下引郡治及漳汀諸要郡實公車使節所必經之地外此庶務又不可勝舉然而編民之以里計者纔三十有五而止以三十五里之民而供是公私種種之務誠亦有未易辦者矣浮梁張侯德威以辛丑名進士出宰是縣至未及朞公私庶務了辦如響一縣精神爲之煥然一新下至公宇郵舍橋梁道路之類亦皆以次興舉無遺而又知興學校表先哲重人材迄今四載之內成績彬彬焉暇則與二三名勝相與周旋於詩書俎豆之閒或

登高遠眺把酒雅歌瀟然若在事外者且夫侯之進士從文宇議論閒得耳況素磊落若不屑世務者一旦作縣乃綽有餘力若此稚腐書生誠不識其何術也其豈非以磊落之資而兼夫實用之才者耶以故守鎮按節及藩憲諸公每至其境目其規爲咸嘖嘖慰喜遇以殊禮而叅會考論一時作縣人物輒以侯居最焉是豈偶然哉今茲當述職北上淸辱知素深方將策欵段往餞之行以疾未果而泉中諸縉紳與侯交雅者頤命淸言以爲侯行贈精神忽忽固謝弗獲嗟乎侯於作縣辦矣淸茲所言贅矣獨有一說可

以爲侯是行贈者我國家治平百年萬品滋阜是以上下之閒不覺其日趨於巧便侈靡夫巧便侈靡之風行而天下民力將弊此亦君侯輩之憂也以吾德威之才行器業其駸駸當路而非久爲惠安人士所借留者衆舉知之矣病蹇寒生正未知後會果在何日惟侯益加自愛尚思以其所以振一縣之治者進而與天下士大夫審圖之今日要務毋亦在於培養天下富厚之力而於文物之近末者姑少緩乎哉夫天下者一縣之積也卿相事業惟優於作縣者最辦吾知侯將自是升矣故爲此贈

送南安陳尹入覲序

前三年清領薦上京師道聞建德陳侯以太學生授吾泉之南安令私以爲近歲朝家於縣令一選最重率多用進士充侯乃以太學生得授令是侯非進士執政者固以進士待之矣時則巳卜其當有過人者既而行經建德詢侯爲人則知其爲前廣東憲長某公之子學識素優長又操履剛方不苟於是始信宰物之地其所以畀任於人者非偶然也洎清歸自京師侯涖任巳歲餘南安人士時有相過從者道及侯輒嘖嘖稱服以爲侯之力量才猷春生秋殺儼然百里諸侯也又清愼而不阿實前此所未有竊詣其稍過嚴難犯耳雖清亦以此一節爲侯疑逮今且三年矣適丁入覲之期南安父兄相率來桐城丐清文以送侯行者轉頌侯之德惠不置惟恐侯之無意復來也問猶傷嚴乎則皆曰否以告者過也我侯性仁不嚴嗚呼嚴豈病仁者哉以清觀之侯果嚴也然其嚴者亦所以爲仁耳今夫風雪之厲實開陽春天道也昔子產相鄭政尚猛與人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更頌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何者蓋其乘人情廢弛之餘非先以嚴無以爲寬張本也及子太叔不

用子產言惟從寬也治遂不競後乃悔云吾早從夫子不及此且夫子產之嚴始也若厲民矣而卒來輿人之頌太叔改而寬宜其於民永便矣而卒貽後日之悔辨治體者於此亦可以弇其故哉故爲政者宅心當一以愛人爲主而立法則有時乎尚嚴非終始於嚴也譬之治地然始也芟乂其草莽揮斥其瓦礫繼則當沃以清冷之澤滋以糞壤之利俾遂其生植之天矣吾南安俗固厚民固淳然泰寧日久人情流於懈弛而或玩視其上者雖在鄒魯不能免此侯之治所以始得嚴名而今乃浸以爲惠也繼自今規模

旣定民志旣一吾知侯雖欲復嚴亦當無所用其嚴矣迯職來歸鳴琴而治可也淸故曰風雪之厲寶開陽春諸父兄其以是言質之侯侯必欣意會於此此則淸之所以爲父兄賻侯行者也若夫侯之德政之實則章章在人耳目且有與人之頌及諸先生之述作在矣故不贅

送按察司楊照磨考滿序

至今談我朝淸明之治者尚嘖嘖三楊公時之云三楊公者我太宗暨英廟累朝所倚任腹心輔臣也其一爲吾閩文敏公榮一爲江右文貞公士奇又一爲

湖南文定公溥三公者俱以學術器業厭服一世而文貞之精粹溫密及所以潤色太平者或又謂其最優淸每景仰高風且念欲一見其子孫而扣之以盡其平生行業之素而未由曩以諸生舉於鄉獲接今按察司照磨泰和楊君明之於三山時予雖頗得君爲人猶未知其爲文貞公之孫也茲予得告南歸適君秩滿之期某人因以書幣至泉徵言爲贈且曰此文貞公之孫也其居官淸愼惠愛最得上下心先生宜無靳焉淸嘗得文貞公文章讀之見其當時所施之上大夫者往往皆規以公淸自靖仁惠及下之言蓋非獨當時受其言者以爲終身之規今其言播之天下凡得而覽之者大抵皆因之有所感勵而作其自樹之志而况於親爲其孫者乎君以淸愼惠愛得上下心理固宜然也君行且去此以上績于天曹位將有加焉則君之所思以紹厥祖之休者當又何如也公昔嘗序送族孫明遠訓導云吾家自元至今殆二百年內自朝著外至郡縣百司之職無不有焉而無一人以不職失其官者明遠必克繼之而後爲賢子孫也又曰吾猶冀吾楊氏子孫之皆賢也嗚呼盡之矣若君者其豈不爲楊氏賢子孫也乎哉勗其終

焉可也

送鄭仲平教諭揭陽序

吾與仲平相識者二十年相知者十年矣吾之學不如仲平之正吾之行不如仲平之堅吾之制事處家族鄉黨上下不如仲平之剛以信凡茲數大節目吾皆不如仲平乃僅有中進士作京官一節爲先仲平耳吾之所得視仲平不亦末矣哉吾以是自知不可一日無仲平也方幸其舉進士來京師而圖爲相依之計冀或藉以少進焉而仲平今乃以乙榜例授教官得廣之揭陽教諭以去吾甚恨失之然仲平之授

是職初未嘗自以爲少也吾意仲平所得者其將於是乎昌哉揭陽士風其將自此益進於昔日之所謂盛者哉是蓋人事一機會也文選郎吳公敬昆揭陽人也既得仲平以主其鄉邑之教開以稽諸衆衆多知仲平者盛稱其賢吳公乃喜曰吾庶幾能爲鄉邦得賢師儒矣乎凡吾之爲是言者豈故以張吾仲平哉吾誠欲揭陽人士知吾仲平之大槩庶幾其不以尋常爲祿仕者見目而當有氣求聲應於舉子常業之外以備吾國家異日爲棟梁柱石之用者也吾又欲揭陽人士知吾文選之所爲鄉邦模範計者有若

此之拳拳庶幾其感勵之心益有不容少緩焉者也更欲吾仲平自是愈念文選及衆人厚望之意益加凜凜其心期他日大有以慰於文選及衆人者也行矣仲平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亦可矣且善自待之如安定胡先生之在蘇湖亦止一州學教授耳而教澤被當時餘芳流萬載其不能自愛者雖黑頭公長樂老其浮雲富貴今竟何如哉吾仲平於此固知辨之早矣尤副朋友相知之言也

送解元林汝宣赴春闈序

鄉舉里選之法既遠有國者取士率專以文藝一科爲正途士生斯世苟不能自甘於草木同腐而欲以功業見者必先以其天所厚我之聰明而費之於此然後於功業之地有階而可致故自唐以來名公鉅人不能舍是以進身所謂豪傑之士由此而出也然謂豪傑出於此則可謂必出於此而後爲豪傑則不可謂既得於此而遂爲豪傑尤不可也言及此則吾人之責其亦重矣吾泉同安林君汝宣少予一歲而天資敏甚器宇老成學問之力尤出人幾倍泉期之高第也久而屢不得與主司者遇逮丙午秋果舉福建鄉闈第一人且前此數與其同儕較試於郡邑及

藩臬諸公汝宣名往往在第一則汝宣之素負可知而是舉也允愜公論有不待贅者矣然則汝宣遂持是以取第春闈而致身於通顯也抑又何嫌何疑而汝宣方且自視若有所未足者爰就所居之傍搆書樓一所日夜藏脩息遊於其上若是者又三年蓋其所得視前益厚矣乃始治裝辭二親爲赴春闈之行其友某書來請予言以贈之予於汝宣故相知其始之未捷也予期之久而未得也予訝之其既得也予喜之然喜其得於秋闈者又未若以其遲於赴春闈而喜之之深也何則三年學不志於穀昔夫子時僭

蘇之久今汝宣文學既成於工夫積久之日而且魁薦於其鄉者乎予意汝宣胸中必有處矣其自待必非以一得於此而遂爲豪傑者矣必將由是以進而自臻於豪傑之實地者矣明樓靜舍左圖右史披卷歷歷可法可師予不能爲汝宣言之而汝宣亦何假於予言哉蓋常思之矣我朝自開科以來會元狀元且不能悉數況於解元乎就解元言之在吾閩亦不爲少以今而觀其聲迹尙昭昭灼灼於人耳目中者能幾哉予才不汝宣若也而舉於鄉時名適相同今茲所言固予所用以私自警省焉者也故於汝宣此

行爲誦其畧計當無以其詞釆之不華而病之乎

送涂君體常司訓湯溪序

予嘗竊以爲丈夫生不爲將相得爲師儒其可矣何樂乎爲將相也夫爲將相者苟其道術素具行之以時呼吸進退之間危可安安可久亂可治治可大治以數十年之身而遺數千百年之休何負乎爲丈夫也時乎有事將數百萬之衆運籌決機坐使梗化猾夏之徒氷消風靡脫吾民於鋒鏑之下又何快也是故君子樂之然古人之名將相可數也其學大抵皆有所受則師儒者凡百人才之所自出是又未可以亞於將相論也宋安定先生亦一學官耳而當時所造士足以供國家數十年之用向令及門者有房杜英衛其人則將相之業雖不及身爲之固亦有所遺矣謂師儒所就者狹可乎哉今世師儒之官自國子先生及督學憲臣之外多有不樂就者意者道不足以自尊而世情冷煖之間或不能無所擇耶至於其間有樂之往往出於日暮途遠之計其志未必皆爲人才謀也若是者蓋視師儒爲易爲而不知師儒之難爲也不知其難爲而爲之則固未敢以深望矣吾友涂君體常與予相知二十年其德性最良其在學

每上官按試率常居第一予始望其大就也乃竟不得與一第今以貢來試于殿廷及銓曹皆高等遂受浙之湯溪訓導以行或曰其年尙少盍少待君曰吾自樂之也或曰惜官小不稱其才君曰吾固甚難之不敢小視吾官也吁今之訓導無知童子猶小之不敢自視以爲小者僅見吾體常一人士別三日當刮目吾友此來所得者其深乎玆行其將有意於湯溪之人才哉予故首以自古名賢之出於師儒者爲言之非以侈君之覲也所以壯君設教之規模也不知君竟以爲何如耳

送判簿楊君之京序

吾泉郡屬有七南安號最難治蓋晉江雖巨縣附郭多供應然地稍裕糧稍輕民猶易於趨事自惠安以至永春則縣浸狹民且淳而事益簡惟南安多深山峻嶺或行數十里不聞雞犬聲地可耕者不能三之一而從昔科糧獨重視他縣率一再倍以是其民多貧民多貧則勢屈於有力者往往以不得其平而鳴於上如是則事益繁俗益偷而官之者益難矣雖縣令號得專制猶或難之而況於佐令者乎大與楊君宗震由太學生來主縣簿三年得人和而事無不治

且職專財賦民之輸者自以時而退罔有後言此可不謂之才哉才名既著上官之委重於君者益多若常戴星出入或野宿不得歸廨舍者連旬日事之上報者往過而來續無不了辦然則君之才不止優於一簿也今以滿三年將考績之京上官又以閩郡折色糧價萬兩當貢之天府而督運之官實難其人乃因其考績之行而俾督運之京先公而後私亦以重其人也濱行者民洪文傅環輩相與敘君之績謁清文以爲贈顧清豈足以知文哉姑據所敘而道其畧如此蓋民素沐君之惠而不忍君之別故爲是貽以重君之行而期君之速歸以終其惠於吾南安之民也抑清又有致意者君至京師倘當道故人有問及民俗者幸爲言今天下大勢如壯盛之人飲食起居自如也而善醫者察其脉而危之以爲病在腹心焉何者民僞日滋也民僞日滋者官爲之也官爲之者上官之察治不精而刑賞或失經也噫民之病也久矣若膺乳虎日饜膏肉顧得賞而無後災如之何民其不趨於僞哉僞之害其有涯哉此當道者之責也煩爲語次一及之

賀典幕蔡君承上官奬勵序

天下之官惟作縣最難而典縣幕者爲尤難作縣而得上官之奬勵者固難至於縣幕而得奬勵者爲尤難或涖任二三年而得之者已難至於涖任甫及一年而遂得之者豈不又愈益難哉斯可以見人才之優劣矣安溪典幕蔡君某以去歲十月終抵任今歲九月郡守吳公卽移文于縣俾率所屬官吏耆庶用鼓吹花緞牲酒之類自學宮導送君抵其廨舍以奬勵之此安溪百年所僅見者也蓋君某邑名家子少穎敏而好學既而以爲養故不得就其志乃從事曹掾而得此幕職樹此政聲也聞吳公文移大意若曰

某官自抵任以來節操旣堅規爲又當了積年之逋負於視篆數月之間佐一縣之紀綱於刁風屢作之後此蓋摭實之言而奬勵之禮所由舉也蓋非蔡君之賢明無以來吳公之奬勵非吳公之奬勵無以顯蔡君之賢明且奬者奬之於旣往勵者勵之於將來斯蓋期其始終一節而績效益隆也況其所奬勵雖施之於蔡君一人而其所奬勵實行於七邑之庶官此爲政之所以不可無賞罰也此賞罰之所以爲鼓舞人才之具也此蔡君之被上官奬勵所以不可以無術也此安溪士民之所以請予文爲賀而予之所

以不辭也

贈錦田驛宰丁本茂攝縣事竣序

淸江丁玉川天下之名畫史也惟其以是一藝名天下故凡之遇其子若孫者猶有加於尋常之無聞者焉則人豈可不有以自重乎哉玉川之孫本茂爲吾泉惠安之錦田驛宰自其始至惠安人士槩知其爲玉川孫矣宰錦田也公車使節往來無虛日君處之綽綽焉用是當道者高之檄兼鹽場事夫鹽之與驛其冗均也君以一身涖二冗則初若不覺其冗者君於輩行中亦可謂能乎哉比者縣尹浮梁張侯適欲白事於省時縣事未有所屬顧僚佐咸無在者惟丁君可乃以縣事屬之丁君果能一遵張侯約束且秋毫無擾焉凡執役于縣者甚安之迨張侯旣歸君乃退復厥位夫驛宰天下多矣以他官攝縣事者天下亦多矣蓋未有以驛宰而攝縣者而今乃於丁君見之君其果有過人哉試近取譬諭之天下事大槩亦如畫然何者物有象善畫者惟鑑其象而肖之至於濃淡疎密之間則在乎布置得其位事有理善處者惟肖其理而行之至於損益輕重之際則在乎措置得其宜審能是以宰驛可也以攝鹽事可也以

攝縣亦可也又推而廣之則有不止於治縣者丁君蓋亦有得於此乎丁君得玉川家之傳者也其平居亦嘗推類及此乎鄉老陳肅輩介予友孫君恆謙請予言爲贈予雖未深知丁君之爲人然以其爲張侯所屬用又孫君爲之請知其果非庸衆人也卧病閒爲秉燭書之

送鄧君廷瑞歸淳安序

吾邑二尹方侯某造予具道其外叔父鄧君廷瑞之賢且曰吾家食時君之遇我厚君茲之來也又與恆情不類蓋聞吾爲娼嫉者所仇事在有司而傍無强

近之親恐緩急無能任吾事者故不遠數千里以來旣至而吾事幸得直吾事旣直而君不可畱矣自始至今纔浹旬耳而行期確不可緩吾誠不能爲情也顧其平日所重惟德行文章儻先生幸惠一言以表其行亦少塞主人之缺也嗟夫凡士夫官于他鄉其親戚故人之來官所者大抵非以情卽以利耳以利者多見其欣欣而來怏怏而歸主人則或以怏怏於其來而欣欣於其歸以情者庶幾反是然始以情來中或遷於利誘而終至於失歡者亦多故士夫當官而患不得於其親戚故人者往往也是豈士夫一得

官之日而遂恝然於其親戚故人哉親戚故人之知義者寡矣如邵君於吾二尹其所以處夫去來遲速間者利固不足言而情之說亦未足以盡之蓋一於義者也故其來也有戚戚焉而其歸也欣欣焉主人於其來也欣欣有甚焉而於其歸也則戀戀不能釋焉無他一義之所終始也故曰以利交者有時而離以勢交者有時而叛惟以義則自結髮以至白首或窮達夷險之異途皆不失其金蘭風味也如邵君者斯可爲薄俗勸矣於是乎書

送郭德孚歸增城序

增城郭君德孚吾郡通守廖公祖母氏之孫於公爲兄弟行云夫論兄弟之親固有倍蓰於此者而或相視猶人人也而公之於君乃千里馳書邀必至官所風雨對床無間同胞久之猶不聽其去茲固可以知君爲人之素而公於親親賢賢之義亦可卽是以占其餘矣適廣中有盜弄兵於潢池者君用是急於歸護其家族而公亦有是托於君也君遂行公館秀才楊裕卿輩因請予言爲贈人有恆言皆曰親戚云親戚云然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者亦多蓋親愛也戚憂也人情惟相親愛則相憂戚矣相親於無事

之時而相戚於有事之日此親戚之言所由立也或者當無事時各能以親自名酒食相徵言笑歡洽自以終始無閒然矣及夫一貴一賤中情乃見至有不得其門而入者又或少有憂虞則相視如途人計利害以爲趨就絕不可托矣斯豈親戚之謂哉若公之於君也親雖不甚切而情則甚親蓋其疇昔相與道通氣合有在於親戚之外者故今日有此眷戀有此付託耳且公之始邀君也將以同其樂而君今辭之歸也乃有以分其憂是於其道義又各得之矣予聞以勢合者勢衰則離以利合者利盡則疎惟以道義

合者亘始終歷夷險而如一日其公與君之謂乎君今歸止磐所心力使兩家門戶咸得保全無恙報音至泉公心以慰而吾泉闔郡民庶士夫亦爲公而慰心焉則予之言益中矣是爲贈

永寧衛送別序

永寧衛儒者張士昭爲予言其衛知事陳君用之之賢曰吾衛中絃誦聲素希自吾二三子者始私習焉用之獨善之而病其孤也訪諸貴冑及戎籍子弟之秀者悉勸使就學或步詣其門諭之曰古人雖在軍旅不忘道藝人間惟此一種味最不可少者且爲敦

請與化鄉進士陳愈爲之師使傳其學既三年得可進者三十人爲申白當道乞得如民間俊秀例附充泉州府學以均教育備選舉格於時制不克盡如志然永寧自是文風稍進學者德之又曰君有學有守在衛幕獲上而信友也凡衛之宿弊巨奸以白當道而誅革之殆盡皆他人所蓄縮不敢任者其事固昭昭然遠近耳目中也今其秩滿九載行有日矣吾儕其能恝然乎爰各賦一詩以寫其不忍別之情而未有序之者惟先生念其有勞於吾人也而有以責之嗟夫今天下事涉斯文者何預於武家雖公侯之尊都閫之重亦無有能任其責者而人亦無得而責之况於衛乎况於衛幕者乎用之之所用意於是乎爲不凡矣夫佐衛幕而能愼操履贊籌畫嚴泉貨之出入公獄訟之是非得無咎怨於上下斯亦足矣何暇籌及斯文於疇昔所乏之地哉用之分外事業有如此則於愼操履贊籌畫誅奸革弊之類又何有哉使不制於命位任稍隆得從事於士民之間則其所建立又當何如哉吾是以意天下之尚多遺材也用之今秩滿例得陞矣然吾猶爲用之惜也蓋平世旣用貲格解有不次之擢固未知掌銓衛者其知用之能

如吾輩之悉否也以理揆之茲行或可得令長乎昔卓茂魯恭僅以一令長而樹百世之功名斯亦足伸丈夫之志矣如止以長衛幕耶雖不得其志亦其一衛之幸也蓋世有位尊而才不稱者謂之緊官曠職有才優而位不稱者謂之德浮於位二者孰得而孰失孰榮而孰辱必有能辨之者用之行矣毋取必於在人者而惟盡其在己者善其終以全其始可也是爲序

送愛菊軒歸臨川序

臨川愛菊軒先生吾郡侯陳公之伯兄也公起布衣

擢甲科躋顯宦外忠於國事而內不失其親之養者正以有先生爲之兄也先生孝友之行膾炙人人又雅意高潔不爲勢利覊愛菊之號亦可以知先生之槩矣某近自京師歸先生適奉高堂之命來泉視公相遇於逆旅初未知也旣容數語乃知公之有賢兄焉以爲從容且有日及抵家不數日而先生已戒道言歸公不能止也晉庠諸先生及士友因命某言以餞夫宇宙間凡百皆外物唯天倫之樂最眞先生以卓犖之器而潛德邱園偕諸仲季上奉百歲之親使公得以一其心力於爲國爲民而無內顧之憂今茲

之行又非爲名利役也其來也念常棣之愛其歸也急椿萱之奉則先生之所以爲人子爲人兄者於此又可槩見矣自古忠臣孝子常苦於不能兩全豈惟以君臣之分殊彼此之倩隔蓋亦無良昆弟以任其門內之憂耳今公以雙旌五馬之貴二千石祿之富而二親悉皆遐齡康豫光膺天寵於華堂之上又得先生爲之伯氏以綱紀其一家之政時一往返以通安否此其爲樂人間能有幾哉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若公者得之已有餘矣雖然此猶未足以盡公之樂也公方欲推其樂以及於人使吾泉闔郡赤子咸得以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又欲進而廣之使天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寰宇之內同一家人父子之天而後公之願始塞矣乎此則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非止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故因序先生之別而及之先生其必有以贊於公矣

壽蔡孺人九十序

友人文選員外郎黃君汝脩嘗爲清言其外祖母蔡孺人王氏之賢且曰凡婦人識見所不及者獨超詣焉當吾外祖蔡陶公之尹巴東也未及三年且無他介累一旦欲乞致仕歸祖母不色難且贊決焉自是

相與周旋林下教子育孫者又三十年外祖壽終九十祖母今亦年九十矣幸尚康强無恙也清爲之嘆曰茲乃所謂配德者乎抑其壽亦相配殆天相也茲豈非盛世之人瑞哉未幾汝脩示清以其所作慶壽圖及所得於諸縉紳君子所爲壽詩曰六月六日吾祖母生辰也將以是申吾情焉願爲一言引其端顧清實寡陋不敢當而有不得終辭者嗟夫壽者天之所甚靳者也王公鉅人力能拔山智能竭海而萬方不能攘一壽蓋嘗以耳目所及考之一鄉數十家或數百家中求年七十者指已不可多屈信人生七十

者稀矣若八十者或連數鄉僅一二見至九十者則或闔一邑一郡所無閒有之又往往氣息奄奄其無害者又或衣食之不裕或足衣食而乏子孫焉或子孫無良焉又或德不稱其壽雖壽無足深取焉其在女婦則苦樂由人不能盡如意者尤多曾如孺人者配德賢大夫耄期偕老孫曾成行況子克世其家物而將位少司空女封淑人孫行有職天曹者哉司空淑人者汝脩父母也然則孺人之壽之可慶也爲何如耶蓋不特汝脩之所喜躍有事凡與汝脩有一日之雅者亦皆爲之嘖嘖稱慶也況孺人尚康强其壽

入未可涯哉雖然孺人之得高壽固大有道矣洪惟我聖祖再造華夏列聖相承熙洽已百三十年和氣充乎寰宇萬物槩得其所故今日有高壽老人在人閒爲其子孫所慰願焉不然中外多故生人皇皇石壕至有應役備晨炊者其能九十耶吾以是念我國家之德之在民物者深矣此汝脩之所當知也然而天下之太平無事也久矣此又吾輩之所當知者也

洛陽送別卷後序

右洛陽送別圖一幅詩十數首序文一篇吾晉江士夫爲令丞鄧侯子執方歸清江而作者其於斯文骨肉之情天涯南北之感致身青雲之望蓋盡之矣鄉先輩香山尹劉侯又命清厠一言于其後且曰鄧侯謂蔡子知我者儻於此能不吝鞭策駑駘之言又何幸也顧鄧生自是千里良駒而區區百病叢身方自謁醫之不暇而敢以芸人田自許哉然知己之意長者之命皆不可虛辱也嘗慨昔人好學而困於貧至或偷鄰光囊螢火或借書以讀猶汲汲於其志之就聞鄧氏清江巨室也生席潤屋之餘澤兼祿入之餘貲書籍膏火之類計無有不如意者矣矧富年英質遠到可期此而不好學焉眞負此生哉眞負乃父師

之教育哉亦爲負今日諸士友之所以握手丁寧於洛江之上者之雅意哉抑後世之所謂好學與古之所謂學者有不同此又在所當早辨者嘗記紫陽夫子之訓云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更無着力處今之貪祿利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者皆是也直須一躍躍出此關不使作此等人方始有長進處又曰盡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不能推於人此與書肆何異清之誦味此言久矣噫非知之艱也非知之艱也茲爲生及之戚戚若芒刺在背耳意吾鄧侯之所以

厚其子者亦當無出此道故以綴于洛陽送別卷之末庶幾高材疾足者遠到之一助也系之歌曰送子于洛之陽兮洛水泱泱孔子曰逝者如斯夫茲味一何長願言咀嚼兮當百倍於別酒之嘗洛江浩浩兮無遠弗到孟子曰有本者如是兮應知實道之可靠吾病枝葉誦說之誤吾半生兮不知此於世道也何補於君親兮何效

洛陽送別圖詩序

順天府秀才武進畢君朝用令親君某衛指揮使公介子而吾泉貳守公同高祖從弟也朝用從父家京

師吾貳守公自始貢至登第之日皆就而家焉故與君恩義之篤一如親昆弟也朝用以去冬來省公公留之不聽其去者數月茲將去旣自爲詩送之公之館賓鄭世用暨凡與君交雅者亦不能釋然於其去也爰命工繪爲洛江送別圖而各詩其下以識意且屬清序之蓋洛橋在泉城東二十里許送別而必以是入圖者泉之人凡送別者必至是也蓋取其景眞事眞而詩之發興有以矣嗟夫昔太史公世居西河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鄉射鄒嶧暨過梁楚以歸收於其所得得一部史記焉則大丈夫不可不志四方也明矣今君居京師在天之北而吾泉邈在天南相去八千里君之迢遞而來也所居名山大川多矣所得奇聞壯觀衆矣豈無以觸於耳遇於目而會於心者乎吾泉人物雖非齊魯鄒嶧之比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豈無足以助君之見聞者乎況乎貳守公文章政事蔚爲一時所雅重君於公之入也可以學問其出也可以觀政所得又不旣多乎君茲行信又不爲徒行矣雖然予長一部史記固得之於四方而蘇老泉杜門讀書不出戶者六年亦卒以成其業予謂君

之來也旣有類於子長之遊旣役役無所得今駸駸入老矣又以官累所牽欲爲老泉之守而不能甚矣青春之不再可念也茲固爲君拳拳焉若夫區區別離感慨之情則有不暇喋喋者且諸君之倡詠盡矣

贈醫士童君某序

自愧齒益長學益荒行業益頹落四方故人尚有不忘我者而我之負故人則多矣嘗聞宇宙開三不朽立德也立功也立言也然是三者固有輕重自古未有能立其德而無其功與言者雖顏子之窮固自有功於名敎零落數語萬世鐘呂設不幸不傳在當時

亦必以善言德行歸之若有功者雖無其言亦自不爲虛過一生矣惟能言者最不足恃柳州金陵至今爲天下口實況不敢望柳州金陵之萬一者乎是故言不足恃也蓋言必出於躬行心得之餘然後其言有味而可珍庶幾足以信今而傳後不然言者與受其言者俱不足爲有無也愚以是深自愧省不欲事此無益之勞久矣曩從都下歸過浙同行二十人病者十有七予疾勢尤殆藩臬爲致某縣童君某醫之次第無不起者愚之德君何如也薄有所酬則不受曰盍贈我以言乎不容卒辭也諾之今四年矣而未

得償人之無信如之何哉夫僕非敢忘君也誠以其言之不足爲君重耳然而終不可無以償於既諾之餘也柳古之所謂贈言者匪止揚其善而已固將有以進之也是故有請贈之義君兩浙名醫也予也懵於此道其將何以進君哉閒嘗道聽一二似有至理聊爲故人晤語及之或有得意外喜而風者徧諸醫歷諸方不効有國醫者直給之曰趣辦後事不可復爲矣於是病者以爲必死悲甚而病頓愈蓋以憂藥其喜也此豈有方可傳哉又有痢下者一良醫多方療之不止一日偶見作字者持水器注硯指按其上竅則水不下放之乃下因悟曰吾得方矣遂灸其百會穴而痢止此又豈但能傳古方者哉夫醫者意也固此類之謂歟凡古方所載計君皆已洞然矣若此之類蓋亦君所樂聞而或足以印證君之所得乎君頴悟過人通書史又重義輕利平生活人之蹟蓋不可勝計古之所謂立德立功者固不止如君所就而君之所就要亦不可不謂之德也要亦不可不謂之功也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愚固於君有媿也

賀歐陽生冠帶序

南安興賢里歐陽生鎬幼喪父繼喪其大父且伯叔

期功之親亦以次淪謝獨生隻身孑然依大母以爲生其天資聰敏仁厚有過人者未弱冠能奮自樹立孝養其大母撫其家人而敦睦其姻戚人皆賢之既而所治貲產日益豐裕非惟先世門閥悉還舊觀而其堂構之功乃有光於前烈人益賢之比者朝家以邊防事重令民有能出粟助邊者與冠帶榮身生復如例得冠帶焉於是其姻友謝芳輩榮其事而謁予文以爲之賀予昔乃交生之大父元之及叔父秩二君皆好學重義有聲士林轉盼數載則皆已隔冥途蓋嘗訪其後事而爲之愴然今乃聞有生之振勵能

中興其家世故人情云胡不喜聞而樂道也夫物理有盈虛而振作存乎人以曹翰氏元勳之家而子孫一仆不復起以希文少從母外適矣乃克振范氏之宗而昌大之蓋善人宜有後而人力可回天非偶然也生今年纔二十有六而所立出人已如此苟能如是益衍其先世詩禮之澤律身而教子親親而愛人表裡合一誠壯老堅一心則歐陽氏之祚宜未有涯雖范氏家世之盛理或可幾也豈止今日親朋所賀者而已哉予雖膚淺猶或能泚筆記之以爲爲人後者勸也

書歐陽行周先生文集序

閩人登進士第自歐陽詹始此昌黎韓公之言也夫以一第倡一方此其人物似亦未足多者何至動韓公之紀錄也蓋閩自漢武帝徙其民於江淮閒而虛其地至唐中世民之生聚猶且無幾而况於文物乎獨歐陽先生秀出凡民之中早知從事乎周公孔子之道文行蔚然觀察使常公深獎異之至京師受薦陸宣公與韓公及李觀李絳崔羣諸公聯第皆天下之選時稱龍虎榜焉則其視尋常一第者有閒矣謂非一時之豪傑不可也自是閩士始知所向慕儒風日以振起相師不絶迤邐至於楊龜山李延平輩分河洛之派授之朱子而正學大明道統有歸吾閩遂稱海濱鄒魯矣是正有類夫瓜瓞之勢其蔓不絶至末而益大者謂非先生實爲之根柢又不可也先生故有文集十卷行世前輩稱其精於理而切於情可知其非止工於辭者而近世無傳焉今冡宰福郡林先生始自內閣錄出以傳吾師信豐尹莊世平先生得而刻之於梓力未克成吾郡守弋陽吳公克明聞之曰是茲郡中文獻也吾當有以表章之遂捐俸以卒其工而屬清一言顧先生家世履歷行業詳載唐

書本傳及李公貽孫之序者已刻其卷端無庸清小子之贅矣茲特揭其所係於斯文一脉者如此使後之人知先生之功在吾閩者不止爲進士第破天荒而已也

蜀阜存藁序

融堂錢先生生丁宋日之暮蓋不能改廢繩墨以投時好者閒嘗小試仕途不旋踵輒卷而去之往往棲託于寬閒寂寞之境日與聖賢相賓主與其徒相倡和與風月溪山禽魚花木相朝暮而其神之所適蓋自東極之東西極之西南極之南北極之北千萬載

之上千萬載之下皆在其所鞭駕覽歷之內也嗚呼
亦振世之人豪哉其言曰人閒之樂動中見之天地
自然之樂靜中見之又曰坐閱羣經覩其規模制作
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無一不與我心相應者又
曰大包宇宙元無際微起藩籬卽未純嗚呼先生之
所自得如此以此而見於詩見於文又豈區區愚生
俗子所庸置其品題也哉惜其遺藁今不盡傳是編
名蜀阜存藁則今吾閩右布政使梅軒徐公所收集
於散落之餘而校定焉者也公將行之梓命門生蔡
清覆校而序之且曰其詩文皆自大本大根中流出

與尋常枝葉者不同清因以此意求之而得其大致
若此嗚呼先生沒於淳祐閒去今二百餘年而其遺
藁乃始得吾徐公表章之是大類昌黎集之見認於
二百年後之歐陽公者矣斯文之顯晦豈自有其時
哉先生名時字子是其學得之慈湖楊先生簡敬仲
行業詳載宋史浙之淳安人也徐公名貫字原一亦
淳安人

中州音韻序

盡六合所有者旣莫不各有其字矣然生民之初未
有其字先有其聲聲雖出於人之口其實皆氣機之
自動天籟之自鳴究其微有毫髮非人所能爲者後
之哲人乃用六法以制其字而舍其聲故聲本於氣
氣有陰陽五行聲有清濁五音天人一也惟氣之界
分不同故五方殊稟而聲亦隨之然天然自有之中
則不容有二也蓋天地之中氣在中國中國之中氣
在中州氣得其中則聲得其正而四方皆當以是爲
的焉此元高安周德清先生之中州音韻所以爲人
閒不可無之書也思昔先王之世書必同文文同則
聲同其必有以中天下之不中者矣秦漢而下王者
不考文及江左音倡而天下無正聲因循千有餘載

而我太祖高皇帝始命儒臣大釐正之名曰洪武正
韻信有以追先王考文之典而爲萬世不刊之書矣
然人知正韻出於當時儒臣承詔之所編定而不知
其有得於中州音韻之書者宜多也何以言之虞文
靖公一代名儒也嘗愛德清先生之書而序之深許
其得音之正而序中所謂吳楚傷於輕浮燕薊失於
重濁云云者今正韻凡例中純用之則是當時諸儒
之采用其書初無損於諸儒之自得而適足以見其
能集衆美以成一代之盛典爲可嘉而德清先生之
功亦於是乎爲不可掩矣顧其書雖爲識者所賞而

未及顯行於世兄更物以來蠹蝕湮晦復百餘年吳興王文璧先生隱居樂道沉潛書史而不廢音韻之學今年九十矣乃能取家藏故本大加訂正視故本爲益精且詳以吾閩憲僉張公某其甥也屬爲梓行之適漳守羅侯某及龍溪尹姚君某獲見其書遂請於公以成其事俾清識一言于其端嗟乎是固天地閒之中氣正聲所在而我朝一代盛典所開先者也充其用則被之弦歌可使大樂與天地同和而天下化中者亦未必不於此有取也其可使無傳乎文璧先生以九十之老而留情於此其庶幾漢伏生之風

乎而張公輩樂成之是皆能爲斯文出一氣力者也

題蒙引初藁序

國家以經術造士其法正矣第士之所以自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實造於理而徒務取給於文文雖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子業之關于世道也有如此清之始業是也承父師之敎指自謂頗知所用心者故有三年不作課而無三日不看書閒以其所窺見一二語諸同儕要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或已訝爲迂遠而厭聽之矣清乃多筆之以備切磋久之積成卷帙庚子赴京已收寘于行囊既而因冗翻閱遺之逮至京檢覔不得意其失之途中矣時方溫故輒復有錄更三閱歲故錄乃復得之家中叅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半又有前後異見至一句二三其說者皆無暇刪次也㳟仕多年故紙宛然而比日後生輩求之頗切欲終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刪正則溫故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畧會而次之先塗去其最冗穢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且存之以俟後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蒙引初藁明非定說也四書及易經諸卷皆有之今已謄出大學中庸二部及乾坤

二卦張國信輩借抄因爲之道其故以引其端云

刊精選程文序

今之舉業之文非古也而其理則猶古也惟其所求於理者有未瑩故其命於詞者不能發夫理而反以障夫理於是其文之去古也益遠矣夫舉業在今不可廢也欲變舉業而古之在今亦未易也孔子之論治道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孔子獨不欲齊之一變至於道哉勢有所不可躐也此雖非所宜援然其理有相彷彿者予釋褐時鄉子弟有從予請業是者予弗暇也乃爲選取四書程文中之優等

若數十篇畧加批點以指示之使其不至於純乎架屋疊床浮花浪蕋之習也其亦進於古之一階乎嗟乎古云古云文詞云乎哉而況於舉業之文云乎哉予之志是有年矣乃今奉命視學江右見士子之業是而不得其方者多因檢出此以為之式諸生遂錄布諸梓予適見之為書此以道其故尚欲徧選諸經及論表策判等文之優者而批點之使各有所式而時文悉趨於正亦清今日分內一細事也

古文苑後序

右古文苑一編相傳以為唐人得之一佛寺經龕中

蓋皆昭明文選所不錄者然不錄於彼而愚集之於此則其取舍之間亦不能無辨也宋章升道為之考訂訓註遂以行世遠更世以來其傳在人間者幾絕矣今侍御寶應張公世用得抄本焉按節吾閩暇日因出以示清且曰吾嘗以歷代文章氣韻求之及叅以前輩二三君子之論是編雖未及純乎古固亦近乎古者而世之學者之不及見亦久矣吾今將以播之梓盍為我識一言耶清以膚淺固辭不得於戲斯文一脉至我朝盛矣自六籍四書而下諸子百氏及諸傳記凡人間昔所未有者往往以次而出至於文章之集若文選及文粹文鑑文類之屬所以供學者之玩者又不知其幾然猶未得見古文苑也今張公復為梓行之使學者復得增許多見聞學者之生斯世何其幸哉故是編之傳愚以為益足以徵我朝文物之盛也然公於是編特以其近古而好之耳近古者猶好之而況於純乎其古者文辭之古者公猶且好之如此而況於古之所以為古者乎故是編之傳愚又竊以為公喜而其所以喜者則有在於刊書之外也

江湖勝覽後序

清漳楊氏文脩性警敏而慷慨不覊常遨遊江湖閒歷覽江湖之勝以自適且所至輒訪名勝士而從之遊以求聞所未聞用是仕林諸公多奇之有江湖勝覽之詩贈焉積而成帙因來泉介吾友吳君士際携之以詣予予不容無一言也姑援諸公所未及者而為之告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有在外之遊有在內之遊水行地中流為江瀦為湖篷於是楫於是把月露之清光盼水天之一色者在外之江湖也同勝覽也然人心自有源頭活水積之則為鑑湖之萬頃放之則為長江之浩流其中風景仰接天光俯羅萬象

以遨以遊不事外求而樂在其中者此在內之江湖也尤勝覽也文脩於在外之江湖則覽之熟矣且諸公爲文脩道之悉矣第未審於在內之江湖亦嘗有聞乎否亦嘗經遊乎否故予之說將使文脩自是反其在外之遊而爲在內之遊內外交脩則天地間不可限量好人物任吾子爲之矣豈止江湖一遊人而已哉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君子之告人固如此願吾子其思之幸毋謂予儒者頗多迂談濶論也

清玩冊序

予適有行役過杭而疾新淦周君某時客杭念其爲

伯氏虛白先生門人也屢爲謁醫視之疾頗以瘳乃邀予遊西湖予以病加於小愈辭君從之既而挈其所集古今名畫一冊題曰清玩者示予曰閱此殆亦不遊之遊而其中景物又有非西湖所能盡者予笑曰是名清玩固清之所宜玩也次第而閱之有升空之日漾波之月夏峯之雲冬嶺之雪而觀夫竹樹之離披掀動之勢又可以知風之所在也則天之文於此而可玩者矣或連峯疊嶂如五老九疑或一碧萬頃如洞庭彭蠡又或峭壁幽巖平原曲澗清泉白石草亭釣磯在在成趣斯又地理之可玩者也其間庶物則草木花果以至羽毛鱗介之屬隨地而見種種不乏苟能觀其妙則戾天之鳶躍淵之魚濂溪之窓草橫渠之鳴驢槩皆不外乎是至於人品則携琴者執卷者漁者樵者牧者行者坐者或在竹林或在松陰或在山隈水涯又或袒腹趺坐而神馳於雲物之表或張帆鼓棹方泛泛乎濤浪之間而又或烏紗在首金帶在腰而清坐泉石蕭然若在事外者玆又不知其爲何人也嗚呼予於是乎有感矣彼泛泛乎濤浪之閒者其意趣所在固未可知而其馳神於雲物之表者殆能超世累以爲高者乎然或徒以此爲高

而不屑意世務亦非中庸之道也若夫以軒冕之貴而得兼夫林泉之樂者玆毋乃昔嘗奔走王事而今也功成名遂而身退蓋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者乎所謂金馬玉堂三學士清風明月兩閒人者乎玆豈非吾人之至願者哉然而必有其具焉非可以幸致也而亦有命焉不可以必得也命雖不可以必得而其具則固在我之所當脩者也凡集中人品皆惟人之所爲而吾之所慕者在是則又愧於其具之不稱也披閱之餘感慨興焉因爲之序以歸於君君有二子方讀書勵行有用世之志其閱

是也將毋同予所慕乎尚勉之哉宜毋同予之愧也

凌雲葉氏族譜序

葉之先本楚同姓春秋時沈諸梁其後也食采於葉號葉公子孫因以爲氏今其字同而音異者猶韓稌爲何郝訛爲亢之類也葉之得姓始此自是支流散漫四方不能悉究其顛末已吾泉南安凌雲葉氏其先唐時有諱諶者居雍州諶七世孫孜宋盛時徙光州孜子炎會官至光祿大夫以渡江之變徙處州麗水之感德鄉孜曾孫清爲興化軍之莆田縣尉因徙仙遊之古瀨又十四世至學諭迅始徙南安之龍升

山未幾徙凌雲迄今傳十有九世上泝諶爲四十世凡千四百四十三人登仕版者百五十五人其出於凌雲者三十人中閒顯者或史傳所載或郡誌所書或功業昭於國家或節行重於里閈既皆燦然炳然於譜傳中矣先是其譜之著於荊湖總幹明矣僅托始於學諭公而不得其上世所自蓋其去仙遊之日既遠一時未遑於旁詢或詢之而不得故也至是明之八世孫貞保乃追而求之得其同姓仙遊公美所藏先世國學生雍及嶶猷大監棠所著譜而印証之學諭公之諱字及生卒甲子彼此不會而同君以爲水木本源的然在此無庸復疑卽命其子邑庠生昭按其本而錄以足之分其帙爲四類一序引之文擧大端也而先世之誥勅事狀詩記等附之文之屬也次宗支圖以著其世親親之序也又次仕宦總目親親之中有賢賢貴貴之義也終之以譜傳歸於親親也無閒賢否貴賤一也旣成以求予序夫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也是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也何以言之人生天地閒有聚焉聚之大者爲國小者爲家雖與羣物同一生育於天地之閒同一歸盡於大化之內然迹往而聲存事過而情係自有不至與羣物類者

此國之所以有史家之所以有譜也國有史則可以昭監戒維世道家有譜則可以序昭穆厚人倫小大雖殊理則一也况夫家人之聚也世更一世有不能常其聚者以不能常其聚之故而思所以係屬之使不至於遂畔渙無統以相忘如路人者微譜則何以哉此固人之所以爲異於羣物者也此先民於宗法既廢之後所以倡爲譜牒之制于以扶植人道於不隆者夫人道之所立既有在於此今或蠢然而生荒然而死一身之外漫不復省念則夫所以上承乎其先中連乎其屬而下啓乎其後者皆不言可知而又

果何以爲人而異於羣物也哉嗚呼薄於其親者一身之外若有餘篤於其親者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如眞保之所存所謂心遊乎累世之上而不足者非耶推是心以往所謂一孝立而萬善從之矣爲葉氏之族人以及其子孫苟能體是心而勿替引之吾見葉氏之澤其將彌遠[illegible][illegible]而未可涯也

新淦周氏重脩族譜序

吾虛白先生[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憲副事家居取故族譜重脩之首凡例次圖志次先塋表又次文翰卷數不一視故族譜詳且密矣於是版而傳之凡族人無老少各

畀一冊使藏之又寓一冊於其門下生清而使之綴一言于後嗟乎清之負先生甚矣先生猶不忍外而猥使有事於其門內之譜哉清念始爲弟子員時先生適僉憲吾閩遊近考試憫其愚昧而乏師授也指引之使學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又以其貧而助之薪米筆札之類既又進之家塾使與其子同席硯而朝夕躬指授課督之猶其子也嗟乎世寧復有斯人哉抑先生歷中外二十餘年其他德善播在人人者何限顧非今者所宜縷縷耳大抵先生心事眞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而況於所謂其初一人之身者乎君子善推其所爲必自親者始此先生於族譜之脩所以愈加詳密而不容已也先生此心使得進而廣之可以澤天下壯皇猷而限於其位年纔五十二而乞休用未究其蘊此朝野之知先生者之所爲深惜者也然以其餘力用之一家如是譜之脩以至祖塋之究祭田之復家傳之著宗法之舉可以尊祖焉可以睦族焉可以貽後焉可以敦俗焉固所謂是亦爲政者也使先生之子孫及族人能引是心而不替則隨其窮達崇卑仁孝之澤皆有不可勝用者矣清自得遇先生以來已三十矣犬馬齒四十又八矣僅

能藉乎先生之賜以改其身外之物色而已外此則皆三十年前故物也仰惟先生德業在世足以重周氏之譜而老門生樹立不類不能爲寒族之重而徒以貽師門之愧故因先生之譜及之以告爵之後人蓋一勸而一戒也若周氏世德之深厚支派之繁衍與其遷徙始末見於前人所序及先生父子之所自述者悉矣皆不贅

安平柯氏族譜序

吾晉江八都安平里有柯氏清少時往往聞鄉人道柯富戶名者蓋自洪武永樂間柯氏以貲雄一縣有

司舉富戶實京師至今其子孫世丁富戶役淸北遊時嘗主於其家且宿與其族之彥曰綱字朝舉者同習舉子業于縣庠朝舉今以年過五十棄舉子業不事淸雖階此得祿仕然亦五十無聞矣朝舉茲以其族譜序爲屬淸愧無聞而義不克終辭也蓋亦閱其譜故有鄉耆序之曰柯姓本吳仲雍八世孫柯盧之後遠孫述宋時居縣之水溝頭登劉輝榜進士歷官龍圖閣學士卒祀于學宮述之孫翰字國材紹興間從安平此言若有徵者而繼之曰兵革後失其譜牒今不敢追遡其上惟斷自十郎始按譜所稱十郎者

距朝舉僅五世其上已莫考則所謂柯盧之後及龍圖之居水溝頭者槩莫之詳矣惟柯氏實安平大姓而柯西埭之田至今尚有屬柯氏者則國材之爲其遠祖理爲近之然其世數亦已不可以夢卜而知矣大抵譜之設特以繫親而已若先代之顯晦世次之遠近門族之盛衰皆所不論也抑亦有不足論者顏子淵簞瓢陋巷而有輕萬乘之良貴存焉袁氏四世五公非不賢且貴也而紹與術終不得借以蓋其不忠不孝之罪禹以聖德神功爲天子則郊祀鯀以配天矣親之所在豈可擇賢耶信矣夫譜之不必名人

華胄之援也一有所援則罪不容誅矣淸是以不敢襲前序之文也及閱朝舉所自撰次則渾無他意其世首十郎次致政其名字尚缺以不可强也又次曰長孫曰天乞輩乃有名字詳其所可知也傳至朝舉一行計存沒凡若干人朝舉今且見孫矣其孫行上距十郎爲七世壽殀不一又得若干人而皆未有顯者然要之亦皆不失爲太平之良民也且其圖列明備昭穆秩繫親親之意具存已爲得譜之本指矣況有祠堂圖有世系總圖有大宗圖有先塋圖有先世壽像前後本傳各以類又有凡例數條冠其端家範

二篇殿其末其所以衍先澤而垂後規者尤爲切實懇至家範最後引唐柳玭戒子孫之言曰惟孝慈友弟忠信篤敬此乃食之醯醬不可以一日無者嗚呼盡之矣使柯氏子孫信能是雖無龍圖學士等名公爲之遠祖不爲缺與抑又安知如學士等名公者不自此而有作乎是朝舉之所譜初無過於今人而其所譜之意固自不後於古人也吾以是取之

恩命褒崇詩後序

恩命褒崇詩一冊吾福建憲僉吳與張公拜受其知荆門州時旌異誥命而藩臬諸公及士林諸先生爲

之志其喜者也閒屬清穀一言干其後清惟我國家之所以勵臣工而勸忠孝者至厚且周矣京官七品以上三載考稱則錫誥勅封其身而又推恩封贈其父母及妻有差若外官則必至於九載秩滿考稱然後授以是恩爲蓋重內也然使一拘此制則外官之治行超等者其將何以别之故於其超等者惟覈其實則三載之餘即以授之謂之旌異此則公今日之所得者也公由戊戌進士知寶應縣服闋改上高已而陞荆門州陞同知福州府進拜憲僉僉憲之日旌異誥命始至蓋自入仕至今二十餘年然後二親室

家始得被恩易號公之喜可知已夫一身之貴名猶未足爲甚喜惟二親及室家皆以吾善名故得被天語之褒命服之錫此於臣子之心何如哉清開公自入仕廉明勤慎視民如子視官事如家事而始終如一日當其爲縣日巡撫大臣及觀風使者以其政績卓異請旌於朝者凡四次爲州之日又得二次至於凡當道之以綵帛牲酒奬勸者不計焉積其後蹟效以有今日之恩命亦可謂之難哉况外官之得恩命難於京官而外官之以旌異得之尤難於尋常之僅以稱職故而得之者也夫惟其得之甚難故在已爲

可喜而在人之聲其喜以賀之也良宜向使公爲州之日所操或少變於爲縣或爲郡之日少損於爲州則功虧一簣而此事或參差矣由是言之公今日之得此其亦良可自慰哉矧今既位方岳之重而其治行方益隆望實方益大將來所得恩命又宜有進進於此者矣所恨者太宜人早世先大夫亦僅及見其登仕而不得一享今日之光在公之心殆不免於悲喜之交集耳然及親而仕而忠孝之得兼致其力者此人之願也亦人之幸也其不幸而岵屺之望已絶所謂雖欲孝誰爲孝則惟畢力於忠即所以爲篤於

孝矣此固公今日之所以夙興夜寐者乎嗚呼忠孝之途遠矣哉載玩諸公之作其所以致望於公者亦皆未有涯也

題寵褒錄後序

右封贈誥勅凡十道今福建左參議泰和徐公積其向爲南京兵部主事及署郎中時所得者也蓋贈其二親者誥勅各二道封其身及妻并贈前妻者各三道公之積而錄之豈徒然哉豈徒以榮君恩而已哉蓋迹雖類於榮君恩者而意則實在於不忘乎君恩而思益有以貽親之光也嗟夫臣子心事於是乎有

可以自知而不能以語人者矣清公之同年友且同事於南都者有日自謂頗知公者然公固自有定價於當世而無俟於清之縷縷也故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華亭張公道德功業名一世於人物最少許可其所薦南都縉紳士凡三人而公居其一亦知公者亦可以得公爲人之槩矣惜其當日薦揚之語今不能詳惟往歲巡按御史陸公疏公治行於朝而請旌之其詞可記者云清慎立心而貪者懼公勤處事而廢者興斯實録也然亦自其官業一端而言耳若公學識之精明志氣之堅正宇量之宏博則皆有未

暇及者然則公他日事業之所至其可量哉故誥辭有之云尚加毖慎以俟登庸夫以公之實德升聞至蒙天語之褒許有如此夫安得不念念不忘羹墻如見益有味於毖慎之旨而爲是錄以自隨以自規而自策勵也哉信非徒以榮君恩而已也清以是又知公後日所得恩命之有進進於此者矣

壽王太夫人序

今秋當六比而與化守王君存敬當以夏考績之京師按節及藩臬諸公以君學行才猷之優也留使參紀綱于場屋閒俟訖事而行君以二親俱垂白在堂以擬便道一省而七月七日又太夫人初度之辰請日數程形留而心往矣固請如期行諸公重違其情也竟許之既戒日武守朱君某輩以書抵清曰吾王君雖委質明時而常得伸所願於其親其始尹溧水也父確齋先生判和州相去僅數舍問安之使源源視在膝下不相遠逮確齋致仕君以刑部副郎援例歸省者幾一年既有興化之命復得便道以拜家慶繼確齋年登七十時與君相好者咸有述作以爲壽日稱觴之侑今茲之行太夫人年六十有九俟既上績過家亦適七十矣吾輩亦願假子一言以侑太夫

人壽日之觴不可乎嗚呼嘗讀詩至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又曰不遑將母而知人子一委質於國則不得兼伸所願於親者自古然也如王君之於其親屢得遂會如此豈其獨多得適然之便耶抑其孝心獨至自有潛孚默祐之理耶是所謂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信可賀也已然清謂君之善養其親者又自有在也君起家進士歷官中外凡四轉階所在皆盛有聲稱故一時士大夫語學識者必及王存敬語操行者亦必及存敬語才具之可大任者亦必及存敬焉是君之所以致養于其親者視他人固自加一等矣

豈止夫二千石之祿養與夫閒時乘便之一省侍而已哉是重可爲高堂壽也已抑又有當爲君盡其說者淸嘗謂天地爐炭也古今旦暮也人子心非木石其誰無椿萱同春不老之願耶而默計理數之將然則知昔人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葢有未深經咀嚼者而今之所謂具慶上壽云者有時而境變於外情變於內矣嗚呼其可奈何哉其可奈何哉吾竊羡夫自古賢哲之能立大功名於天下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或不幸事功不大就而名節之克完者亦爲有以不死其親而同歸于仁孝之域則是人子壽

親之計於蔫不可奈何之中又自有可以深長思者耳嗚呼言及此淸益爲懃負天地君親矣然此亦豈宜與不知者道哉自不知者觀之將謂吾以壽親行而懱以吾親之不諱日爲計何左耶王君當不謂然而獨有嘆於吾言也

送柯節推考滿序

成化辛丑冬十二月吾泉節推潮陽柯公以九載秩滿先是吾泉士民咸公秩且滿不得以久其惠也相率詣當道者乞轉以聞之於上而齬之而格於法不克至是公且行矣士民咸依依不忍其去念無以致

其意者乃相與謁諸縉紳先生或爲序或爲頌又或爲詩爲歌以道其行而鄉之致政諸公亦皆戀戀於其去也復命淸小子序之嗟乎淸於是有感矣何則世之吏于土者某見亦多矣方其始至之時大率人皆歡迎而謹事之無不敬且愛者然久之或左所望則退有後言其心唯欲其速去一旦去則路人視之甚者排而去之則路人之不如矣此豈惟在人之不厚要亦其有以取之耳由是而言則公之德在人者不言可知況公之爲政素非有厚於諸公而諸公亦非有利於公者而其所以戀戀於公之去何哉某以

是葢知德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凡以智御物者物終不親以力制人者人終不服以利自厚者利終以賈禍大抵天下惟好人好做而愚也稽之古徵之今斷斷乎其未有不然者也故特因是發之以告夫世之吏于土者若夫公之盛德之實與其世德所自發身所由及上下屬望之意已見於諸先生所述者則皆不贅

八桂聯芳詩序

盈天地閒皆氣也盈天地閒人物皆氣之凝而成焉者也氣有精有粗粗者無論矣其精者大槩亦有兩

端一鮮明一沉篤鮮明者文勝文勝者其美外揚在人如子張子華王褒劉柳之徒在物則爲鳥之鶡雀獸之文豹花之牡丹芍藥木之嫩柳夭桃之類是也沉篤者質勝質勝而積之厚則美充於中暢於外韻於遠文在其中矣在人如回之愚而足發參之魯而傳道黜之戇而社稷臣在物則如獸之麝如鳥之鶴如花之蘭茝木之桂與栢之屬是也然栢之屬雖與桂類而不能花桂則又能於風霜搖落之餘而發其英華清芬所被遠不可禦至有香聞十里之號是尤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韻於遠者矣蓋自有科目以

來每以文場得雋爲折桂枝香者予猶未得究其所以意者其有取諸此乎夫果取諸此於桂無憾也抑未盡取諸此歟桂之潛德似亦欠發揮哉嗟夫郄林之一枝乃竟落莫於僞朝燕山之五枝始稍昌明於宋室故求桂之桂則深巖茂嶺庶可一遇求人中之桂則士林文苑厥惟艱哉洪惟我朝列聖相承凡所取辦以整頓宇宙者卒於學校焉養之而於科目乎收之於是廣西蒼梧李氏一門父子昆弟相繼登桂籍者至八人焉八人之中曰槩字某者今以賜進士出宰龍溪清始未知其爲人近侍御某公少叅某公

巡歷角漳返我泉咸爲清道侯之美且曰使凡作縣者皆若人焉庶事其康哉黎民尚亦有利哉而吾友鄉進士龍溪陳朝佩亦亟稱之蓋實大者聲宏理自然也茲非所謂充於中暢於外而韻於遠者乎然則是固亦人中之一桂矣其餘七人者清未及識也然一本連枝意其風味亦當不相遠矣適故上龍溪掌教曾某先生馳書介至泉屬予爲作諸縉紳所詠八桂聯芳詩序且疏八人名字履歷之詳俾志之清以爲此在公之賦咏述作已詳可無用贅爲也獨桂之所以爲桂其精實所在則有不容以不白者故畧發

管見如此蓋將使凡李氏聯芳之士咸取類比德於終身而非僅以文場之一捷爲便足尚友於桂也嗚呼自有天地卽有菊至晉陶淵明出而後菊之名始彰自有天地卽有蓮至宋子周子出而後蓮之德始顯物固以人重也且自古人才之出於一門者在唐虞有八元八愷在周有八士在漢有八龍旣皆樹實德於當世流餘芳於來代矣區區之意尚冀李氏八桂有以上接夫荀氏之八龍俾載籍自此添一故事而非徒寄聲價於一時士夫之唱詠而已耳惟李氏聯芳之士尚采其意而畧其辭之不華哉是爲序

龍江吳氏族譜序

譜牒亦近世人閒一故紙耳而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皆在焉何者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其在人則爲仁固人之所以爲人而貴於物者也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親親祖宗親之至尊者也族屬親之至近者也夫上戴天下履地中含心而爲人而於其親之至尊至近血脉精神實相貫通者乃或迷於時局於勢而不得以展其情焉天地精英之在斯人者其能終無介然者乎是以雖當王政旣熄宗法久廢之

後而譜牒之制創出於近代仁賢胸中之天理不能自已者遂爲來世永永不刊之成憲嗚呼玆豈獨人爲之巧所及哉人心之所以不死者天也故凡知祖前賢以譜其族者要皆仁人孝子之徒而或尚不知爲此者則未免於其天者猶爲有蔽也吾泉南安之吳氏自其始祖三十五府君肇基于黃龍江南歷今八世環江之南北連簷接棟皆吳氏其子孫蓋二百人矣且夫此二百人者其初一人之身也夫自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爲二百人枝幹益繁而去本根日益遠則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緩且畧焉將或至於忘其身之所自出而視其同宗爲路人者矣譜其可以緩且畧乎哉先是其五世有曰繼祖者肇爲之譜至六世信宜教諭爵者繼脩之然缺畧尚多至是爵之從弟睿乃命其二子鳳鵾旁搜遠訪於凡其有可考者悉采而錄之以足夫前人之欠至於其終莫可考者則仍舊缺之蓋其缺者所以傳疑而其所及詳以足夫前人之欠者大抵皆實錄也嗚呼天地生物之心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寧不於吳氏有徵也哉余故本其出於人心之不容已與其不可已者告之庶吳氏之後人及凡得覩吾文者其於親親之情亦皆

有所不能自已者焉耳

送陳太和先生撤館歸莆序

人非學不得其所以爲人學非師不得其所以爲學師也者尊之學而造其所以爲人者也自有生人以來不容一日無焉者也第今之學者其所請業於師者不能一一與古人同雖然今所業者本經四書及諸子史古聖神及諸賢哲之精蘊在焉天地人之道悉備雖使古人復生亦不能舍此以爲學彼識之不逮者其窮年矻矻固不免僅資之以爲應舉之用文具之需中閒有識之士固將於今世法度之內探迴

古人用意所在而取其精蘊以自淑而亦以淑夫人初亦不害於科舉也莆中陳太和先生有聲莆庠舊矣今年春南安庠生黃天保輩禮致于九日山而設帳焉予以多病故少所接遇尚未及一扣其丰采然聞之士友皆言其學素博以詩經名家而識精行脩凡與諸生講議文字閒往往必求古人精意所在不至淺淺然徒涉其流而已用是諸生咸有所啓發勸勉勃勃乎其有生意焉茲將撤館以歸黃生輩德之介吾徒傳浚請言爲贈予故爲道今時之學猶可以不戾於古人而太和之敎有得於古人之意者如此

嗚呼古學之不講久矣蓋學之名是而學之實則非也使爲師者皆知所以敎爲弟子者皆知所以學則何患今日之無聖賢世之不唐虞三代也哉甚可慨也

送邱敎諭任滿啓行序

丈夫生不爲將相其爲守令乎不爲守令爲師儒可矣古之聞人其爲將相者發謀出慮動爲天下回生起廢或折衝千萬里之外不負男兒七尺身也是故君子欲之然位甚高責甚重才亦甚難於負荷守令雖位望少卑據其職守得以子其所部之民民亦從而父母之如龔黃卓魯政使位不至公卿財不供旦夕然死有餘榮矣守令視古邦君其位亦未易至也苟學問充備操履端方得後生俊秀而以其所得者分之如胡安定諸老先生其所養育造就可以供國家累世棟梁榱桷之用此其視爲將相者抑亦何歉乎哉今之欲爲守令者既不可必致至於師儒之職又往往有不願爲而出於强抑者嗟乎師儒古君子之所樂爲也今使持其不願爲之心以爲之則其所以爲敎者槩可知而當路之人固强抑之亦獨何哉豈以敎之所繫者末乎且其所以不願爲者或者以

有司多不之重而與之相響應耶則亦勢使之然耳此又有可論者也海陽邱某先生成化丁酉舉廣東鄉闈戊戌試春官居乙榜授吾泉之惠安掌敎方是時先生春秋尚富使復少待後舉未爲滯也而先生一舉旣就蓋其所樂爲也故其至之日敎條一新士類嚮服又得浮梁張侯德威爲之尹動輒響應政敎相爲流通以是學校精神視昔加數倍丙午鄉闈一薦得三人焉惠安前此所未有也謂出於偶然可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敎惠安亦旣有成績矣茲先生秩滿將奏績之京惠安人士咸不能釋然於其去張侯

因合諸人士之意使來桐城屬靖言爲之別靖故首爲舉師儒之可爲者論之于以見師儒之職本無負於士夫惟士夫當求所以無負於師儒如邱先生者乃庶乎其可然則先生自此升矣

仙遊張氏族譜序

甚哉譜系之有關於人倫不細也今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爲途人而喜不慶憂不弔甚而相凌相奪之恬不相恤者亦無怪其然矣源遠派别世復一世漕不知其有骨肉之連而親愛之心無自生耳又安得人人皆長者能溥其同胞一視之仁也哉予客京師

無日不與人接也忽其閒有云某鄉人也則欣然迎揖而與之語矣又或云某即某之某於予有婣則又加敬愛而禮際行焉或緩急爲之奔走不辭矣向使初不知其爲誰則亦泛然遇之而已耳夫人情不甚相遠也況同宗之親天性之愛誰則無之世固亦有視其至親如途人者是又非可以人道之常論也故曰譜系有關於人倫不細爲能使人各知其所親故也而譜系之脩不脩則又存乎其人焉吾閩仙遊之張氏其先廣之惠州人宋紹興間有曰升者爲仙遊縣丞卒于官子孫不能歸因葬之楓溪嶺而家于螺虹山前又傳六世號謹齋者亡其名遷澄渚又三世曰記者與其兄某弟某凡三人改卜象峯下至于今三支之子孫若干咸不改舊觀記之孫定有文學而重行誼先澤浸遠子孫分徙不一且前乎此者以無譜故欲詳考旣不可得夫今不爲後之視今將復有如今之視昔者乃遠考旁詢於凡可知者生卒娶葬之類悉就脩纂各以行第相從其有遠而不可知者則只傳疑之義而缺焉間以貢來京師會予于旅邸因求序之嗚呼據定之所脩者如是後之子孫其將悲是得以老其老幼其幼昭爾昭穆爾穆而不至相

視爲途人矣若定者其可謂能世其先者乎嗚呼凡爲張之後人者其尚思所以世定之爲乎抑予孫之所以世其先者又不止脩譜一事張氏世居文獻之邦當有所從受矣茲不喋喋聊舉其端云

送莊先生尹信豐序

清受業師曰遜菴莊先生有宋少師藻齋公爲之遠祖有國朝廣西僉事松崖公爲之父有德慶州判官世範公爲之兄又諸父有爲兵科給事中者有爲雷州知府者可謂閥閱之門矣而家則素貧用則素約蓋不獨未仕時爲然前此旣尹於陸川六年矣二

約如故也則吾先生之所以爲人者可知玆以考績至京改任信豐信豐江西小邑也而吾先生大才也以大才任小邑當道者獨無所用其鑑衡乎蓋先生始以例授遠方任得廣西之陸川今九年之秋未滿也故改任例僅得此當道者不欲以伸一人故而改令固勢然也夫才與命不能相謀自古豪傑負有爲之志而展轉下僚不得大伸其志者何限吾先生於是乎可以命自遣矣且命在天者也而又有在我者存吾先生博學高志少年聲光馳八閩閱世益深抱負益壯所養益不凡其所施爲不以官之崇卑地之

廣狹限者又豈區區門下小子所容喙哉出崇文門而南望天高日朗萬里極目無障於是而拜送吾先生之別先生之意氣何如哉老當益壯窮當益堅漢馬伏波之言吾先生之素志也

蔡文莊公集卷之三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四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記

讀蜀阜存藁私記

竊惟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一道耳道一則其說不容有二宋理學大明至朱子與陸子俱祖孔孟而其門戶乃不盡同先生之學則出自慈湖楊老先生薇仲而宗陸氏者也其議論有曰毫分縷析較便宜若个便宜總不知總是自家家裏事十分明白十分

疑此先生之學也正所謂尊德性工夫居多者也故其論詩曰詩成正自不因題看取風人發興時語到口頭無可奈未須搜攪苦吟詩則先生之詩可知其高矣其論文則曰不爲世態酬濡不受古人繩束卷舒出沒如朝霏暮雲筆下始有自然風味則先生之文可知其高矣嗚呼亦一世之人豪哉蓋其在萬山中玩心高明有日是以其言論槃以六經爲吾心註脚每有引而不發之意而其興之所適軒然霄漢之上俯視萬有若無一足攖其懷者此可以見陸學之未盡符於大中至正之矩使當日得究其用恐於開

物庶務之實終必有脫畧處苟其疎也則其所自受用亦恐其不覺而近於佛老此朱子之於陸氏所以每欲周旋以補其欠而不得苟同焉者也噫千聖相傳家法類皆自博之約由一敬以成其始終陸學固不可謂不主敬者而稍隊於徑約既失於徑約則其心宜不周於細微而其弊容可過乎自古高明之士往往有此在孔門則曾點之徒是已夫子所以欲歸而裁之也截觀集中亦屢屢以夫子欲無言之類爲說先生固亦知夫子斯言爲子貢設矣然愚以爲又安知其非發於子貢多言而識之後學將有得之日

乎故嘗謂自其次致曲以下無仰鑽瞻忽之勞則卓爾之見或非眞無隨事精察力行之功則一貫之命必不泛及考之先生所自序亦未始不自博中得之也夫道也者萬世無弊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平平正正使高明者不得以獨騖而其下者可以企及然後爲中庸而可以主張乎皇極詎容一毫有我於其閒哉故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遠如天遠之至也近如地近之至也能遠者不能近近者不能遠能遠而又能近能近而又能遠此所以爲中也先

所以爲極也此吾道正統所以卒獨歸之朱子而陸氏所就猶未免爲偏安之業也細推其故陸氏毋亦有激於朱子門下一二之支離文義而不知反躬以踐其實者耶第激於此墜於彼而或者爲之危其流之亂眞耳嗚呼天地有常經萬世有定論一蜀存蘗而其關涉得失有如此者竊懼高明之士或又激於文義之弊耽其末而殉之并其所長而失之也故不得不一私記之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記

御史吳公利民一事云者吳公之巡按吾福建其利

民之事固多也利民之事多而此獨記其一事者吾漁民也仍記其所利於吾漁民者之一事耳他非所能悉也蓋自弘治五年以前漁民課米每石本色五斗撥本府所屬入倉所費用銀五錢折色五斗則徵銀二錢五分類解本布政司入庫歲有定額也然江海之利無常而人事之變不一間有死絶者有逃者有孤寡而貧難者有業去而產存者而故額之徵於官者固不容有毫釐之殺也不免以數派同甲之人分償之而漁民之贍足者正無幾既竭其脂膏以輸巳之課矣乃復令代償他人之課甚者稱貸於人[illegible]

貨所有或棄妻鬻子以求免於箠楚囚禁之害亦可哀哉吳公深悉其病也乃因省災陳言以請於上乞更其制凡漁民課米每石通徵折色銀三錢五分解庫更不復徵本色又乞令通省十年一次攢造漁課冊如庶民黃冊例其死絕逃移等無徵者得以開除新造船網之未及報與夫舊有漏報者皆得以公道舉收而補之通融消息務使上不虧國課而下不虧民力焉　上以其言下戶部戶部行布按二司覈得其實遂請旨悉依行之於今永為定例矣計吾灣中請申所免賠貱之數已若干則舉吾同安一縣若

干灣中所免者又幾何舉吾泉一府七縣所免又當幾何以至福建一省八府一州五十三縣所免又不知其幾何矣吾漁民之受惠可勝言哉此實吳公利民一事也吳公其眞能仰體吾聖皇仁恤小民之意哉吾屬年來自輸已課外所以能無他徵擾而得於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安居而樂業者皆我吳公達下情宣上德之賜也夫食人之賜而忘之此與草木之有生而無知禽獸之有知而無義者等也非民之秉彝也故共立此石刻以傳之後人得世世無忘吳公之賜云吳公名一貫字道夫廣東潮州海陽縣人

具慶堂記

今雲南憲副雲室林先生成化初以進士家居八閩士慕先生德學執經藝而就正于門牆者甚衆清與焉先生同氣七人次為廷美先生又次為廷重廷圭廷玉廷瓚廷溫先生時廷瓚廷溫已不祿廷圭領鄉薦亦早世清僅得其聲聞所及親侍者惟廷美以下三先生無何廷美亦下世今所存惟廷重廷玉而廷玉繼登進士為御史近奉勅督學政于南畿將行語清云吾兄弟今止三人吾與伯兄俱繫官于外其在故里守先祀支撐門戶使吾二人無內顧憂獨廷重

家兄一人耳諸子文煥輩嘗別構一堂于故居之左以便侍養扁曰具慶吾適奉使過家見諸子婦曰侍吾兄吾嫂於是堂而樂之斯文故相知者又皆以詩賀之吾尚欲得一言以記之吾兄初度之晨在邇吾將順南便附歸子弟之情庶皆于此乎有寓也清承命不敢辭清憶在門下日方總角見四先生皆盛年玉色和氣藹然雖已不得為兄弟無故猶為樂兄弟之有人道歲月如流存沒復殊有異清已四十無聞而雲室先生音問時至已不覺有林泉之思今廷重先生行年亦已五十有六子婦能孝能敬孫行亦皆

衰然輩立少者壯壯者老老又見壯與少者之衰衰延人後在師友開感舊時之情每有怛然於中而不能自已者而況於文煥輩人子愛日之心乎此具慶堂之所以有作也此廷玉先生之所拳拳然有爲文煥輩助慶之心也淸因是竊念之天地爐炭古今旦暮人了心非木石誰無椿萱不老之願而黙計理數終不能免一朝不諱之憂則所謂愛日者其味良苦蓋有未深經咀嚼者而所謂具慶者慮不可長矣然則人子壽親之計又將何出而始爲長筭哉自古賢哲以助業名世者至今其親得與之俱不死朙有歷

德不祿仕先正亦謂其能以善爲養俱馨聞百世同歸于仁孝之道淸蓋甞中夜興思及此而不肖負敎力莫能與也如之何哉吾先生一門德星攸聚文煥輩於此義聞之當熟矣惟溫舊聞長新知篤踐履出則勵靑雲之操以繩前休處者亦務安分循理以無改夫德門之習使吾先生家學永永有光在文煥諸君勉之耳而壽親之術宜無有遠且大於此者此其餘慶無涯又豈特今日具慶之樂而已哉是或可以克吾支煥愛日之心而進之也敢以復于廷玉先生而敬請敎焉

逸樂會記

誌書載吾泉風俗淳厚人樂爲善自昔謂之佛國夫以佛國號吾泉其指固有未盡然者然卽是亦可占吾泉之風俗果趨於善矣宋時人物最盛其出而樹勳業播聲實於當世者固已班班可考其在林泉意亦當有高人逸士志節風流之可以表世而範俗者而未之有紀也入我朝百餘年來治敎休明人物復熾然以盛矣然前此之仕而歸休與夫不仕而旣老者率亦多匆匆竟日擾擾卒歲而已鮮有能自取樂於分者朙有之而尤未能倡爲是會以同於泉也盍

予告齊宣云獨樂樂與人樂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衆樂樂曰不若與衆此今日逸樂之所以有會也其曰逸樂以逸而樂耳蓋視九老耆英之遺意而不敢盡同也在會凡十七人以齒序則家君爲之長爵尊而兼齒者通政致仕張公也次則封主事黃公暨循齋黃先生怡齋賀先生三陳先生史吳包翁甯顧董林楊列位先生皆鄉之望也文行表表出等夷而悉萃爲一會嗚呼亦盛矣哉其亦吾泉之一勝事哉會之言曰凡我在會之人幸際昇平之世得入桑榆之鄉或賦歸來辭或玩盤谷詠慨浮生之能幾宜

逸樂之及時登高眺遠賞花玩月酌酒賦詩今日分內事也又曰朋友者五倫之一道義者百行之根凡我在會之人有善相勸有過相規有疑事則相質其有憂患亦相與爲力也豈徒逸樂云乎哉又曰會之位惟尚齒會之儀不尚豐月必再會不疎不數也或於所居或於所遊之地惟其所宜也蓋始於弘治辛亥四月望至于今十有一年矣而未嘗有一會之曠惟值水旱或凶歉則暫輟此又與衆庶同其憂而不膠於逸樂也邇者家君以諗諸公曰古人謂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又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又曰明

年此會知誰健此言蓋雖未能釋然於始終之際而實造化消息之感於人情者也則吾人之會又安得長如今日之整然乎日月不居世事陵谷行且人陳迹陳并姓名亦或不復有記憶而子孫或不相知其爲昔人之通家者矣然則其終付之莫可如何耶夫人可陳迹可陳而此情終無有已時也况吾人之會所以厚天倫之樂事而亦有三益之遺規存焉不可無以傳之後生輩也乃合衆議請張公記之時各錄一通置之座隅以遺之後人而張公辭曰此正後生輩所宜用心者適清以侍養歸自京師張公乃屬家

君命清爲之家君遂授以其事意如此噫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王右軍之言蓋千古如一日也清小子其何知家君與諸公之意永矢弗諼并列諸公名于左張公名苗字世英黃公名齋字欽齊黃先生名續字永連賀先生名騰字仕高陳先生一位名政字懋德一位名襲字孔胤一位名淮字茂濟史先生名鵬字茂仁吳先生名瑞字顯德包先生名哲字舜華翁先生名裕字惟欽雷先生名昆字茂明顧先生名美字孟璽黃先生名鳳儀字秉儀林先生名澤字仕悅楊先生名溥字細行家君名覲慧字允元亦封

主事云

掬清軒記

清姑夫掬清居士洪公世居南安英溪之上篤尚詩禮而備嘗世味嘗以爲盡人間所有皆不如吾溪中一味之清之耐於咀嚼也故其軒居名掬清而人亦遂以掬清居士目之公遊京師需數月時將南旋語清云京塵亦覺厭人吾且歸而掬清矣子昔者許吾爲軒之記今盍以贈吾行清早有溪山之癖雖家居闤闠而心每馳於泉石之間向以計偕道建溪溪之傍多磊磈巨石時季秋日既夕乃令舟者停棹登石

一趺坐仰觀天宇空濶無際光映溪流溪流泱泱其源遠其派長而其清徹底獨默焉有思巢由洗耳之高旣非所敢慕曾點浴沂之樂又非所敢同目送逝者之如斯心懷水哉之有負徘徊眷戀不能舍去而益起敬心焉濯足不可也濯纓不暇也聊取數掬而行亦自覺淸入肌骨矣自入仕來世故紛紛傷歲月之如流所立之未就回念向日掬淸時光景又有非今日可得者則於公之索記其將何以爲詞然嘗聞之心迹異境淸濁殊味世有泥迹世俗之中而其心超乎塵埃之表者亦有著迹幽閒之境而心未免役於聲利之場者顧其趣味之所在何如未可泥其迹而論也惟公詩禮在躬故雖久居京塵何損於淸況四海英賢之所萃聲名文物之所都皆乾坤淸氣之所寓也旬月之內其得於見聞者宜多豈無足增吾胸中之浩浩者乎於是而歸就掬淸焉菽粟飲水盡親之歡則和靖母之所謂以善爲養者其淸也何如詩禮一派貽孫翼子則龐德公之所謂遺子以安常長孺之所謂敎子一經者其淸又何如推之其他但不失吾道揆之心則雖日與紛紛者相應酬其淸不涸也異時子孫中有英俊者出擧是一掬之澤[illegible]

以霖雨蒼生汎掃海宇又將不嫌其隱顯之異致而龍用之一源亦庶幾可驗也是爲記

獨善山房記

予少有山水之癖雖家居闤闠而心未嘗不日往來于泉石間嘗一棲雲谷矣未幾以累覊歸念之輒悵然每登高以望雲谷隱隱在東山之隈舊日之松竹杳藹猶依依有迎人意北顧淸源巍乎高哉先民之景行猶在目睫也南瞻紫帽金粟飛仙之事不知有無西望九日山庶幾猶有秦隱君子乎不得載琴書而從之遊旣而靜言思之是亦險也已丈夫生世蓋自有許多分內事在所當經營者奈何直踽踽然山閒水涯自詫爲宇宙一閒人而已哉彼海濱之老商山之翁大抵皆非其夙志之所期者此何時也而可引以自況耶用是不自揆其愚不肖猶時與一二士友竊論當世事適友人武榮歐陽時察來致其尊甫元之君之命屬予爲作獨善山房記噫嘻予方讀岳陽樓記而有味也君乃索予盤谷序何哉世有登山而採玉者亦有入海而採珠者予以是又私喜向日之好又有與予同者則亦未爲全非也且古之君子達則兼善於人窮則獨善其身二者固不同矣然[illegible]

善善也獨善亦善也君子亦善而已何必同洪君溪
言武榮之望也予往見其所爲壽君一序備述君隱
居豐山之下孝友而善教又能推其餘以賑人之乏
者大爲士論所歸則君之善固已章章在人耳目而
於獨善之義果不負矣予復何言故於此獨詳予區
區衷臆之見始與君同而終則有不盡同者非惟以
廣君之意亦因爲時察告而相與勉之也王晉不云
乎吾雖不做吾子二郎必做以予觀君之種德如此
而時察又穎敏出羣而忠信仁厚能不失其世守然
則歐陽氏豈終獨善者哉是爲記至若山房之形勝

規模則時察當自能記之矣予之記姑借以寄其意
也

輞川橋記

輞川海之一支也在惠安縣治東三十里岸川而居
者數百里皆業海之利以其利之所在也遠近足跡
於是輻輳焉且爲某所某祠之要衝而岸行有一水
之隔舊因循以舟渡値風暴水漲人衆爭先則常有
覆溺之虞成化癸卯秋某月縣尹張侯適以公事至
其地見爭渡而病之因相其隘處東有盤石其西[illegible]
土如阜不受水齧勢可橋也乃召耆老何廸易等[illegible]
之咸曰民有此願久矣苟有主當悉力以趨命侯歸
卽呼匠計工約其費銀千兩自捐俸以爲之倡而令
其里之人驗丁出銀四百兩又爲疏引俾僧福旺耆
老陳思遜蔡庭敬等八人因募錢穀以佐之始工於
是年之冬十二月某日閱因歲歉中輟未就迨歲頗
稔復命柯玄珍者往督其成遂以丁未之春三月某
日落焉由基及梁皆石爲之長三十有一丈廣丈有
四尺爲閘十有五各衞以欄坦夷端直堅固完好凡
跡斯地者去舟之危卽橋之安皆知爲侯德所濟矣
廸易等乃相率來泉城請予爲之記其實焉嗟夫自

有此水未有此橋也利曠於昔而興於今曠於昔者
不知其幾千百年而興於今者從容爲之不過三二
年而已利之興於今者纔三二年而其垂於後則又
不知其當幾何年矣甚矣侯之知所以勞其民也知
所以逸其民也昔人有言天地之雷電草木人不能
爲之人之陶冶車舟天地亦不能爲之於此見人事
之功用有可以補助化工之不及者橋梁之利視陶
冶舟車尤爲不動而及物一成而永賴自孟子談王
道則既以是爲爲政者之首務矣諸葛公一時王佐
於此實汲汲焉奈何世或至獘精於簿書期會之間

爲非朝令所徵上司所督而置之得已之地於是民閉之利病往往以有付之莫可奈何者耳目所及感慨隨之於是侯之賢爲不可掩而是記之作爲不可已矣侯名桓字德威江西浮梁人由辛丑進士授今職他績業尚多蓋各自有記存茲不及

脩海岸長橋記

出泉城南許折而東行二十里曰陳江由陳江復東歷玉瀾波至于黿湖蓋又十五六里此海濱地也海濱之地鹹流浸潤不可田昔人因築大堤以止其流而內蓄潤水以溉田殆千餘頃傍堤之邊駕石以便

行者計七百七十餘閉通名海岸長橋中有亭有菴以爲憩息祈賽之所共工最鉅其利最溥矣據故老遺文所傳橋成於宋乾道閒主其事者陳君亢今亦未詳何許人也是後脩治之功莫考入本朝成化閒橋有圮者弘治乙卯蓮江林孔彰嵩後吳懷荊桐城吳則敬王田詹勤立承天寺僧智鏡各捨銀兩合而脩之督工者吳茂實蔡成端也於是圮者以完至弘治乙丑値洪水衝決之圮視前爲甚而前人之樂善事者多已淪謝久不克脩行者病焉懷荊在顧無與共工者而孔彰之子時學力獨裕懷荊勸時學繼先志戮力以底功復捨銀一十兩以爲衆倡於是吳敬及余某王某吳某張某姚某靈源室僧體照或助以力或督以工而余某所助獨厚與懷荊時學等於是橋復完而功視昔爲固矣時正德丁卯也諸里人無長少咸壯其功不可無紀載以示來者遂相率詣予請記惟古人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此一事也使有乾道之創而無弘治之脩則先功將自成化而墮矣有弘治之脩而無正德之續則前功又將自今日而墮矣今日之脩者歲久不能無圮設當其時莫之脩則舉今日之功併墮矣且脩

之貴乎及時或小圮不脩馴至於圮之甚然後圖之則爲害已多而亦難乎其爲功矣此皆所謂莫爲之後者也此皆後人之所當念也然則是記之作豈但以既往之續亦將以爲來者之規也

介菴記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三原王公家食時嘗命其所居爲介菴以見所志及其第進士歷官內外所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砥柱者四十年其於介之一字蓋未始頃刻而不與之相周旋也既以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矣天下之望終不舍也今天子連詔起之復

居今仿則仍用是以命其燕居之所適淸觀政吏部也命之記淸庸士也其何足以窺公盛德之所至而發越所以命菴之意哉顧方今人物在淸素所私慕而喜談者獨於公爲甚則於公之是屬也其敢虛辱乎哉淸竊思之矣自古之有大建立於天下國家者其人物類皆渾雄潤達呑吐不凡往往身不離乎齋軒几席閒而心常行於四方萬里之遠其意度若是其遠且大也夫常志乎遠大則宜於其近者容有疎畧而不能拘拘屑屑者矣此固中人以上者所或不免而今也倂考其細行所在乃又皆辨別明白把握

堅固其介截然有不可混者是獨何也論者咸謂其出於資稟之高加以學力之精到自有非可以庸衆人之情而測量之者是固然矣然以理言之志於萬里者必不肯畧於跬步亘古未有貽利肥巳苟且摸稜之人而能爲天下國家計者蓋有之矣必不爲君子所滿而其所建立必亦有所不完也往迹班班蓋不待稱引而可知巳由此言之則其致謹於細微者乃正所以爲遠大之器也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蓋非獨其窮之所養可以占其達之所施如其達之日一變塞焉則爲達而離道矣又將何以立事功而慰人望矣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者非薄乎三公也以介一移焉雖三公亦無用之虛器也愚意介之一字公所願終身守之而不閒於窮達老壯者此也雖然介之爲字從人從行行形兩岐意蓋以象人事之判然兩端而不容以相混焉者也此意所該自廣惜六書之法今不盡傳無以証愚言耳蓋天下無無對之物凡物理所仗皆有兩岐如是非善惡得失吉凶之類雖一動息一語默之微皆有之其大則如人才之一消一長紀綱之一弛一張家國之一理一亂一安一危兩者蓋常對立焉於是兩者之

閒誠皆知所決擇取舍而不使或昧之毫釐以致千里之謬焉則介之在我者無不得而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光明吾君阜成吾民而鞏固吾皇圖者又豈假求之一介之外也哉是爲記若夫是菴之建置規模之類非大義所關亦非公意所重也皆不書

泉州府重脩儒學記

吾泉府學在子城崇陽門之東南舊誌云創自五季以前今亦莫詳其的爲何時何人所創矣歷宋而元洎入我朝脩建不一各有紀載惟正統閒按察司僉書姑蘇陳公祚實拓其舊規而改建之勢始宏敞歷

時旣久加以頃歲霖潦土木所有壞者而舊貫尚有
在所恢拓者有在所更張者況文風日長多士如林
而所以居之之地又有在所區處者會僉事金陵任
公彥常奉命督八閩教事至則率勵郡邑以興隆斯
文爲已任于時知府臨川陳侯勉克承公意盡心力
聚工資始修大成殿及東西廡若干間併新賢像之
剝落者若干位遂脩祭器庫二所復脩明倫堂射圃
及觀德亭仍建含明倫堂後之穿堂及護學神祠而
祠傍二室爲樂器庫又建號房三十間以爲諸生講
肄之所功未及而以憂制去於是通判泰和蕭侯貴

路嗣起而任之以舊欞星門之廹於戟門也推而出
之十數步之外以舊神庫神廚宰牲房之敝且障於
集英門也舉而新之于戟門西南而舊址則衍而平
之以廓其南面之勢且以背入民地以足其東南隅
而護以長垣百餘丈砌石道四十餘丈仍建號房十
二間脩其舊者十間以究陳侯之志前後工皆用檢
校陳華董之工始於成化壬寅冬十月至乙巳秋八
月成焉但見嚴嚴乎殿廡門堂之崇且邃也翼翼乎
齋居庫廚之各正乎其位而壯以麗也秩秩乎堵陛
垣墉之明淨瀟爽而各有條理也蓋舉八閩學宮未

有若是之勝者矣非惟吾道表則之地藉是益煌煌
乎其有輝而衿佩之泮渙於此者對境游神蓋亦有
豁然領會於心目之表者適任公按試至謁廟之旦
躬環視之深嘉二侯之能供其職而廣其意也遂命
教授馬文等伐石謁文以記之文等以屬之淸淸不
敏固謝弗獲嗟夫吾聖人之道之大至於發育萬物
峻極于天淵澤乎萬萬世而不竭凡士大夫稍得以
自光明於民庶之上者自頂至踵亦何者而非衣被
吾聖人之賜矧學校又爲政者首務蓋國家之所以
扶植宇宙者一皆取辦於此而或者顧乃視爲度外

爲其所見一何其蔽於近也二侯之績於是乎不可
泯矣然此蓋二侯崇本自效之誠意承流宣化之盛
心非必以是期不泯於後日也而任公之命爲此者
殆亦以爲時之不能爲二侯者設且以風化後人云
耳是爲記若夫發揮吾道淵源而風勵諸士以正學
用世之意則前哲之遺於後學者亦旣詳矣此在吾
學者自正其志以求之耳淸小人無容縷縷也

永春縣學重脩文廟記

道原於天賦於物具於人盡於聖人而集大成於夫
子夫子之功不見於治而見於敎敎行而治舉矣是

[illegible]六經未作之前一世得一聖人而僅足六經既作之後萬世得一聖人而有餘此後世之教者所以一宗乎夫子而天下學校所以通祀乎夫子而無閒也吾泉永春邑于萬山閒其俗朴可愛秀民可教者多考誌宋登進士第及特奏名者七十餘人不可謂其地不生材矣中朙如留公正莊公夏黃公偉輩其所樹立又不止一邑之望也而二百年來寥哉澗焉豈其氣運之往而未復歟抑亦司教者與學者之未盡其道也學宮故在縣治西五里之官田市其與脩因改始末前誌備矣歷年既久撓敗殊甚朙或時有脩

治者又僅知急於師生之所居止至於大聖人及羣賢所棲神之地吾人所日夜瞻依以萃其敬心者顧乃視以爲後焉嗚呼是獨可後也乎哉弘治某年武進周侯魯以名進士來爲宰顧廟貌敝甚慨然曰夫子者吾人所天也其不嚴如是何以聳其風教耶亟捐俸以倡其士民爲更新之計士民戴侯之仁而樂趨之迺選延耆老顏朝督其工遂改建大成殿五閒高深各四十尺而廣倍之建兩廡各五閒視殿制高減十尺深減十五尺而廣減其四十有一尺戟門高廣與兩廡並櫺星門高二十尺而廣與戟門並殿中從

作塑夫子像四配十哲次于傍各以其封爵之服兩廡諸賢止置木主自夫子以下主皆侯盥潔親書之殿下堦庭甃以石中爲正道櫺星門外闢舊小道而廣之門之內東建景賢堂三閒以祀鄉先生及名宦西建省牲所及庖廚亦三閒自殿及堂咸彰五采焉又改神案及香爐各十有五籩豆簠簋牲匣帛箱之數各加數爵以銅鑄凡百三十有八衆手偕作始於甲寅歲之五月至乙卯歲臘月而成侯乃盛禮樂以落之永春文廟之規模於是乎一新器數於是乎大備觀聽於是乎改嚴聖道於是乎增輝士心於是乎

益振起而周侯之所以崇聖道作人士之志亦於是乎其少伸矣教諭吳君某等以書囑清爲之記且述侯之言曰此吾職分內一事耳然吾之所以得就是者實督學憲副韋公分守少參熊公郡太守李公主張維持力也不然職所當爲心所欲爲而以掣肘不得爲者何限也噫當爲欲爲而不得爲者誘之人可矣若夫學者之事則有欲爲而必得爲且上之人當懸賞以勸其爲者而顧或不爲焉亦何以學聖人爲哉此蓋周侯所以拳拳願學之本指歸趨所在也併以驗吾鄉諸俊彥云

題畫龍

天地間陽物皆健龍其純陽至健者乎純陽至健則輕清之極矣惟輕清之極則神盛而有以舉其形故能伸縮變化於天淵之間而莫之或測也然吾意其末也神亦當微神微則形重而不能舉矣故今山谷中往往有死龍骨本草亦具載之蓋終是數內物也近見學士大夫題龍者多贊其靈而不及發其所以靈某有畫龍一軸索予題因及此嗟乎龍所靈不靈於人心人心之靈也可以雨八荒而澤萬世不窮也

此人所以爲萬物之靈而龍猶不免囿於禽獸之類也夫

題林謹夫吳江雪舟卷

父未有不慈者知教者難知所以教者尤難子未有不欲孝者知立身以顯親者難知所以立身顯親者尤難近者從鄭君仲平遊仲平每爲清提撕此意適觀石湖先生示子之詩與其子謹夫之自敘而益信其然因書以識其大意

題王時用思親卷

仁人孝子白頭終養且猶終身慕而不能置時用少小失怙恃今有妻子之奉田廬園林之樂矣而無所致其孝誠焉如之何而不思如之何而不思嗟夫往者不可作矣思之且奈何昔人云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斯又庶乎所謂事死如事生者使九原有知又何啻坐享一日三牲之養也

題雙輓卷後

侍御張君廷用哀其二親出葬時所得諸名士夫哀輓之詩爲一帙而屬清一言于其後惟人子之於親也生則欲致其養焉沒則欲致其思焉既久而又欲

以有傳其名行於來者庶幾其不朽焉嗟夫人子愛親之心夫豈有窮已哉清聞侍御君律已嚴待人恕牧民有惠愛而侍憲有風采循是而進其所以思貽父母令名者又綽乎有餘地矣因書此以贊之蓋其所致力固有在於文字之外者也

爲史少叅題朝貴送行手卷

清自退休家林所接縉紳士夫能以道心相照映且實能以所學推之有政者得今少叅史公文鑑一人因記前十年會今都憲儲公靜夫憲副王公懋學於京師二公天下士也皆嘗爲清道史之賢時清已心

傾向而以宦迹西來未及有請乃今得償所願其慰藉何如也傾蓋之餘因得觀其初出叅四川日諸朝紳所贈詩一卷并外卷文數首又知世之名德知公者固多也嗟夫天下惟知己爲最難遇惟受人之知爲最難任謝安早爲王茂弘所器許他日淝水之役宗社實賴焉富彥國爲范希文識拔於羇褐之初卒能與戮力輔成慶曆之治丈夫之不負知己有如此清觀諸公之所以期許於公者皆不世之事業也諸公豈虛施哉詩公之所以期報於諸公者又豈甘居古人下哉如清不肖平日負知己良多今則杜門待斃之人矣復何言哉責人則明尚於斯卷有感也

題方正思萱冊葉

嗚呼慈母之恩無窮而慈母之年有限孝子之養有限而孝子之思無窮然藉此無窮之思可以爲不朽之計焉可以爲不死其親之地焉嗚呼斯其無窮之理又未可以有限之言盡也惟吾方正悉之矣不肖清亦嘗辱方正爲引其端矣又何言哉顧不肖清下喪母之人也中所慚愧可勝言哉惟方正尚有以教之

題松滋王世子靜菴卷

三才一太極也太極一動靜也而動又主於靜者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主靜而能善其動者也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松滋世子以此名菴菴之取義大矣哉然主靜必由寡欲而入此皆清所得於先賢緒論而衆之所以襲聞者也然卒無以易於此也載觀諸彥所述大旨要亦不出乎此

題烏情卷

烏之爲物以色不如鵬以音不如百舌得人之喜不如鵲得人之奇愛不如鸚鵡而其所以得重名於人閒至使白樂天旌表之以爲鳥中之曾參者無他以其反哺哀慕之情有不羣於凡鳥者耳余友邑博范

某自喪其大父某齋公三十餘年而其哀哀返慕之心恨不能少延以致其祿養之願者此其視慈烏亦可謂之異類而同情也已推是心亦可不愧於爲人師也已故吾廷玉先生爲題烏情二字而鄉士夫又多爲之歌咏蓋欲以永其所思而充大之非許其所已能而已也

題林世祥教授及古十詠卷後

嗚呼自公卿至于庶職其地可以恩德人者何限然卒能使人思之德之至於生而祠之者甚鮮矣而吾

世祥先生有焉又以其所爲得罪於人心之天至不見容於時人者亦有之矣而吾世祥先生乃致有及古十詠之評焉且聞之者不爲疑輿之者不爲過先生何以得此於人哉嗚呼先生縱復終老寒氈亦不爲不達矣由是言之世固有都高爵厚祿而反爲窮者顧人未之察耶

跋月湖集

月湖先生詩文純正而精切其於雅道譬如齊人之必爲齊語君子雖醉寐不作市井聲氣也尤善鑑別物情含弘委曲以規人於正蓋誠之不可掩如此此

豈可以尋常文章家例待哉清此行後期不論矣惟得此而時展玩之如先生日提其耳而教戒之也抑先生之所以與進清又有在於文字之外者思之惴惴若不自容耳

讀愛蓮說

菊曰隱逸所謂隱者爲高也牡丹曰富貴所謂仕者爲通也蓮曰君子則所謂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也後賢註此皆未有得周子命辭之意者故特發之

跋月孤子會通四教論

老氏一端也佛氏一端也如月孤子所從又一端也且抑儒爲四而會通之又一端也夫道一而已矣羲黃堯舜所樹正派所謂繼天者也天亦一而已矣誠近取而譬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靈使天下生靈盡衣服盡禮樂父子則眞父子夫婦則正夫婦如今日諸倫理之類者萬古不能易也如使天下生靈盡削髮而禿顱盡槁形而灰心盡滅夫婦盡贗父子盡倮體而親土以葬可能一日安乎雖百秦皇帝吾知其不能遏天下之不心非矣其有自外而安之者所謂未如之何耳夫理義人心所同然至於人心之所

不安天之所不與也而猶以爲吾將以事天何哉然則亦安在其爲與儒會也若要其立體之淸虛處則容有與儒類者此非月孤子亦識不到此但曰貫體用合內外則不敢知耳月孤子最名好道持此論請評訂者再閱年矣未有以復之而其請益勤令人起敬心焉屬有行草草大略月孤子試更思之以爲如何尚有以見復可也

題一路到白頭畫有張芳洲先生跋

右跋出吳興張寧蓋芳洲先生也所謂僉憲宋公則不知誰何此爲杭士翁謙所得以惠予嗟夫何哉豈

所謂一路到白頭者昔衛武公年至九十猶懷抑戒不愧屋漏顏魯公自入仕忠義震天下屢斥屢廢卒以八十之年爲國死難如此輩人世所謂一路到白頭者也若夫爲漢帝師患大詭言誤其國以保其身之寵祿將相累朝名義不顧自號長樂老而世亦榮之者止可謂之富貴到白頭耳遽謂之一生暗昧到白頭亦可其於千載尤不明因私識之且以諭吾後人

題三教一家圖

三人者一曰孔子一曰老子一曰釋迦其邂逅徜徉

事之有無無容論矣然觀其畫意亦似有二三其趣而不盡同者豈畫者之有意乎開元僧某持此圖請題爲舉吾書中所有者應之云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題白巖卷後

自有天地卽有太行自有太行卽有白巖白巖之名聞於始而顯於今者以吾希大也然則能使白巖之名終古常新而不泯者又不在希大耶吾嘗思之天地一烘爐萬物俱有敝惟山岳巖岫之屬能閱世長存而不老實天地間之最壽者也然山岳能自壽而不能自顯五岳諸鎭山之外大槩皆以人顯如傅巖以說顯首陽以夷齊顯若人雖不能得數外之壽而能有以自顯苟有以自顯則雖亡而有不亡者存壽亦無涯矣故得志如說達不得志如夷齊輩至今歷數千百年聲實未嘗絕於人之口耳其生氣常赫然浩然於天地之間雖謂之眞不死可也使神仙度世之說果不妄吾知其不能以彼易此矣希大今日西北之第一流人物也其學其識其行業其風度斷未可以一時功名之士待之也吾謂希大之借名白巖

將以爲人而附於山也他日希大事成則白巖又將永有附於希大矣此理在吾輩所當深味而及時以自策勵焉者也王應韶之贊希大云學以古爲的仕以道爲事雖不求名而名隨之噫盡之矣淸也不類無能爲役聊引此意而期相與默識之不敢向多人呶呶也

題三鳳林氏太安人輓詩冊葉後

周有八士兮宣父所奇閩中三鳳兮近古其稀吁嗟三鳳兮此母產之今其逝矣凡百君子夫烏得不爲之哀悼而寄聲詩

題人求父母輓詩卷後

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此則父沒觀其行事死如事生孝之至者也若夫墓表輓詩之類冀以善其親於身後者抑其次矣

字說

靜之字說

周王儀賓開封黃侯澄朝京師將歸其舅河南解元李君宗一吾友也以其未字屬爲字而說之曰將借子之言以寄余意也宗一之意我知之矣殆不止區

區一別開也蓋侯本開封儒生以才俊學行選授茲寵自常情計之侯自是皆貴艶光景儒生故味勢恐不能不浸薄矣故宗一之爲此意者使侯定其心源而不汩於時波雖貴爲皇家懿親而常敦孔氏家法也宗一之意其在是哉是其意愼得親愛之道哉吾聞之水以澄而清夫水本清也初何濁之可澄惟動而撓之或自動而所之者非其地於是乎有濁耳然使濁者復得片時之靜則濁滓自沉而還歸於清矣用是以觀澄之之方其無出於靜之者乎故字之曰靜之嗚呼靜之時義大矣哉貫三才皆主於靜也水之所附於地者之一物耳在人則方寸之間亦有源頭活水焉苟失於主靜則勢利之來自外者既得以動而撓之而情慾之發於中者又自動而失其所之於是乎源頭濁矣源頭既濁尚復有清流之可味也哉我思古人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事物變故雖千態萬狀交至還來於吾前而吾之本眞瑩然者處之常有餘地應之常有餘味殊若不見其孰爲可喜孰爲可悲孰爲可厭孰爲可慕者無他靜而已矣此則所謂孔氏家法而侯所當益讀書親友以求

焉者也或曰動靜相生君子之說將遂無動矣乎曰非也以靜而動動而主於靜焉夫主於靜而動則動而無動矣是說也吾得諸易然吾愧吾言多矣何日從容尚與吾宗一共盡其所以然成化甲辰夏六月望後一日

宗序宗一字說

清一日謁吾約軒洪先生先生曰吾方念一見子吾有姪曰倫曰朔者俱冠而未字子其爲我裁之清承命沉思久之未能得先生曰倫可字宗序朔可字宗一乎於是清及同侍者咸應聲贊善二字遂以定先

子曰然則子其以吾命字之意載之文吾將寓歸信二子朝夕省焉亦庶幾成人之一助也淸素膚淺且屬有句事匆匆固謝而不得命乃退而以先生所謂命字之意永之大抵盈天地間皆物也人亦物也夫人亦物也而乃獨有以貴於凡物而充其量則至與天地參而凡萬物又皆在其度內者獨何也嗚呼豈非以其有倫也與哉夫倫者序也序惡在衆其大父子以親序君臣以義序夫婦以別序長幼以禮序朋友以信序此則人之所以爲人者也故人必得其所謂序者而後可稱爲人不然鹿豕共聚馬牛而襟裾

耳人也哉倫乎倫乎其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倫爲宗序意者其出於此耶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若夫朔也者一月之最初一日也故取義於一嗚呼一之時義大矣哉天向一中分造化天此一也人從心上起經綸人心亦此一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也一所以成已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又所以成物也自古聖賢論學其要不出乎敬之一字而究其所以爲敬者無他亦惟主一而已耳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而人鬼之關於是焉矣[illegible]乎其又可不知所宗乎先生之所以字[illegible]爲宗一愚又意其出於此也政使其不出於此然而成人之道毋亦不外乎此耶聊以質之先生先生曰得之矣盍爲我書之嗟夫天下之道知之非艱行之維艱言之非難行之惟難如何而爲序如何而爲一如何而爲人如何而爲非人淸也竊前十載亦旣知之矣亦旣能言之矣然反而考之吾一身之間則其所謂序所謂一者竟何如矣噫尚何以信於二子哉其不爲負吾先生哉昔人謂誠自不妄語入而不妄語三字力行之直至七年而始成顧淸也力行

之功能幾而乃時時剽取古人之道德仁義云者於紙筆間玩弄之謂非妄語吾誰欺故玆雖以先生之命不敢終辭而實筆下之言皆胸中之愧也故旣書其大意而復綴此以識吾愧且因以警夫二子者庶其顧名思義敏行踐言而無或蹈不肖淸之愧則於成人之道自不待淸贅矣

林潮字履信說

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余襄公以爲月臨卯酉則水張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蓋月與水皆陰也從其類也故今濱海三尺童子亦能指日刻期而

待潮汐之候者以其最信也嗟夫潮天地間之最信者也信人道中之最要者也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夫人而無信則無往而可行如其信則將無往而不可行矣然則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而成人之道槩在此矣且人道不外乎四端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仁不得信則仁非其仁義不得信則義非其義禮智皆然愚故曰信之於人道其亦所謂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也故友鄉進士林順吉之從弟曰潮既冠字之者曰履信履信二字出易大

傳於此取之者以潮之信而期林生之履其信也昔唐福建觀察使王潮亦字信夫蓋一理所在古今舉莫之能易也抑予於此又有所附說焉始順吉既孤其家用之需京師往來之費皆出生父孟愷甫隨取而給有人情所難能者亦可謂信於義之士矣聞林生質美且知學誠使能近取善於其父而遠取善於古人推而充之則於成人理似可期者其友黄時達郭文博爲請其說於余余多病與筆硯疎久矣勉爲草草

瑶宇世重說

世之所重者瑶也而其所謂瑶者大抵皆指金玉之類言嗟乎金玉信瑶矣余亦烏得以金玉爲非瑶也哉顧天下之瑶有重於金玉萬萬者世或未之知耳我思古人莫貧於顏淵莫困於夷齊陋巷四壁之中首陽荒山之下簞瓢薇蕨之外無餘物金玉安在哉然計其所得則有塵視金玉薄一切勢利而不屑者矣故去之千載之下一聞夷齊子淵之名者雖庸人孺子亦知欽慕興起焉至於王公鉅人家累萬金而日食萬錢者蓋不知其幾千萬計自非其勳德才猷有足與其名位相當者則皆與春花朝露同一泯滅

澌盡而無聞矣其有聞者又或穢名在世人所指罵而唾詈焉者也用是論之世之所重者果安在哉果安在哉安溪詹生瑶信厚而知所向者昔嘗從清遊近以事往三山謁見吾雲室林先生因錫之字曰世重而命清爲繹其意先生之意清竊有以知其在此而不在彼矣敬如命爲生發之惟生思之思而得之則雖貧如顏淵困如夷齊亦且樂爲之矣而況未必皆貧且困乎

弘宇士器說

清溪謝生弘與國貳守公之子也性敏而能用其敏

於學公以是愛之予亦以是器之邇者士趙君乾元請予爲生字且徵說焉予謂上以器識爲先而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則士之器貴乎弘而弘乃士器也宜以士器字然而士之器豈易言哉試爲生言之夫士之器非等常器也制之在天用之在人其本然之量斂之則不盈一掬放之則包乎六合自外而實之則累千萬不見其有餘自內而出之則累千萬不見其不足大哉器也顧人或自小之耳是故有斗筲之器有瑚璉之器而又有不器之器生也將安居乎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氏以蓋世之功名固已

自許於伊周之右而俯視乎百世之下矣而其器乃爲夫子所小何哉是必有說矣生敏者也其思之思而得之則不待予說之竟而所以自居其器者自不容以不大矣嗟夫士君子以藐焉之軀而欲磊磊落落於天地間不把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直以有是器耳而乃自小其器則其所就能幾許哉予竊嘗以是自勵以生可與言也茲故爲生言之生也尚其勗哉珍重哉女器也

王生泰字士亨說

世治曰泰亂曰否易以乾下坤上之卦爲泰者天位乎上者也而下交於地地位乎下者也而上交於天地交二氣通而世道隨之所以爲泰也泰則內君子而外小人小人道消而君子道長士之亨固然矣否則反是故文王繫泰之彖曰小往大來吉亨正主士君子言也某部某官某君之子泰冠賓字之曰士亨而某君請予爲之說予故爲本諸易以復之如此蓋古人之成說不易之定論也抑予又有所附說焉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士不患其不亨患無可亨之具耳使其無可亨之具則雖値世之泰可以亨而何以爲亨也故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苟其

有可亨之具矣設不幸而時與我違其具固在我也則身雖否而道亨矣夫泰亦亨否亦亨泰則物與我俱亨否則我亦不自失其爲亨所謂由來豪傑世世皆時雍者也信可以爲士矣亦可以爲成人矣惟士亨圖之哉

鳳崙字瑞周說

百鳥並生育于兩閒也而惟鳳爲世之瑞百王並宰制乎六合也而惟周爲得是瑞周以前僅一見於軒轅氏之和鳴再見於有虞氏之來儀周以下則絕無聞矣漢宣帝所得者鷃雀耳由是觀之鳳之爲瑞至

周而止可不謂之重哉周詩有云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安溪高氏實其邑之名族某字甫之子曰鳳崙崙亦岡類也而賓者字之曰瑞周其從兄鳳岭儀叔爲請其說於余余因爲解鳳崙之所以字瑞周者如此雖然鳳之瑞以其聲容人之瑞以其才行才行果不犖於衆人則庶幾所謂鳳凰之於飛鳥者實與聲相符也如徒名曰鳳字曰瑞而考其實乃僅與碌碌庸庸者伍而已則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又何有於瑞哉顧名思義此在瑞周正不可忽

李愉字順夫說

司吾泉之安溪敎事博羅李先生之子愉字順夫者今年以易學句讀來謁於予其將歸也求予爲繹其字之義以爲終身規余不得辭大抵人子之順乎其親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生名愉而字順夫命字者之意吾以是會之當不遠矣然而順云順云色愉云乎哉謂色愉非順者非也謂順止於色愉者亦非也噫凡爲人子者言及此不覺慚負天地尚能強顏爲生譊譊耶雖然生且歸矣不得不爲生一言然亦不暇詳也惟昔夫子之告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只此二語順親之道無餘藴矣而順夫之義亦無餘說矣順夫歸其以予言質之尊甫先生以爲何如

惠夫字說

惠夫東廣博羅李生愢字也生之尊甫某先生爲吾泉安溪司訓而其兄順夫於予亦常有相切磨之義其冠而字也其友某輩因請予爲之說焉按韻書愢愛也撫也夫愛而撫之非惠而何此愢之所以字惠夫也嗟夫天下之道仁而已仁之用愛而已愛之行惠而已君子學道則愛人惠則足以使人故自親親

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者一皆此惠之流行而貫通也惠云惠云片善云乎哉充惠之一字亦可以爲成人矣雖然惠者仁之用也天下未有體不立而用獨行者故昔者朱子解仁之義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心之德以體言愛之理以用言必先言心之德而後言愛之理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則惠夫於此其又可不知所先務乎哉此雖亦昔人之成諭然理之所在萬古不易理既如此予之筆亦不能不惟理之命矣惟惠夫勉旃是爲說

宋子紹字說

宋子紹名傳字之者其外舅吾泉掌教馬某先生也子紹始成童從馬先生來泉予數接之於先生所愛其惇信恭謹視瞻顯然知其必名家子也詢諸其友又知其能隆於師友而志學不怠心竊器之洎至京師其尊甫今刑部主事景暘君時適與予同事南省一見莫逆遂定交焉又四年予復自京師歸則子紹已魁然成人且抱子矣嗚呼人生眞能幾何彼之少者日以壯則吾之壯者日以老又將何疑詩曰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予於子紹有感矣子紹之友柳廷信林思正皆予舊知爲請解其字之義夫開道名

義以獎進後生者亦父執事也予聞子紹世家浙之開化開化宋氏最爲名族其先有曰某者爲兵部侍郎曰某者爲刑部給事中又前後之爲鄉守者二人爲縣令者三人典教郡縣者五六人方今領薦書及游膠庠者又八人而主事君又方顯用于時駸駸高位是其簪纓世美科第聯芳一門之盛環浙江東西蓋亦鮮有其儷者而爲之後人者正宜思以繼紹傳述於不替也語云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爲先生所以命字之意與主事君所以命名之初意或者其皆在此矣此亦所謂三字符者也子紹其念之哉雖然予又有說焉昔在東京袁楊二族皆累世公卿論門地者蓋莫得而軒輊然袁氏清德不及後竟以奢僭墜惟楊氏能守其家風四世如一日爲海內所宗仰遠非袁比夫論衣冠之盛則袁楊僉稱兼論世德之懿則獨歸楊氏此可以見宇宙間所貴又自有出乎軒冕閥閱之外者誠不以富亦秖以異不其然哉推此義也夫苟能種學厲行無忝爾所生則雖終身不沾一命亦足爲克紹前休而況子紹又方着鞭雲路期以侖吕其家世者哉予不及識宋氏之先及其他父兄𠂎姪所知者主事君爲人守

文執義垂老而彌堅其言行氣象酷與吾馬先生類而子紹之德性可愛又如此能致隆師友以進所業又如此然則子紹子紹宜所知紹也已矣

傅浚字汝源說

南安傅生名浚字汝源蓋取諸恒言所謂浚其源者也此其尊甫地官員外即時舉公所自裁者也生之冠也公屬予爲閱文公冠禮行之予因用其字以命之漳郡黃伯馨吾郡田景瞻郭文博輩咸在會既而請予爲發其字之義惟生之才質可愛可期人多能道之者然予之所期於生者又不止學問文章一技

其學問文章亦流也亦源也夫源在汝汝而源之斯汝源矣不然源非汝源且並其流而失之矣孟子云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此之爲汝源朱子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惟有源頭活水來亦所謂汝源也顧二夫子之言皆引而不發予也何人又安能喋喋聊爲生一舉舊聞誦之耳况生素志非止涉其流者乃父所以命名擬字之意噫當毋負矣

論

聖人心安於正論

昔有問於程子者曰形貌怠惰而心不慢可乎程子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愚嘗因是而得夫心迹相符之說今觀魯論記夫子席不正不坐而先儒謝氏以聖人心安於正釋之嗚呼心迹之相符也審矣蓋知人之箕踞由於其心之慢則知聖人之席不正不坐由於其心之安於正此其心迹相符之理正可以相形觀也愚故特舉程子之言以發謝氏之意於以見學聖人者必自治心始也是爲論

劉項論

或謂劉項雖成敗不同要皆一時英雄也愚竊謂不然夫英雄以識見爲先項氏當垓下之敗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且羽既以其亡爲非戰之罪則自古之亡者如桀紂如幽厲可數也其果皆戰之罪乎而帝王之興又果皆戰之功乎此則項氏之識見也項氏無論矣高帝大風之歌曰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嗚呼王者之守四方也猛士而已乎此則漢高之識見也雖其仁暴興廢不同要皆未到英雄本色也

岳飛班師論

嗚呼岳公報國之志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

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向者親受高宗肺腑之屬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矣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字牌趣班師此非檜之爲而誰稽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正謂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亦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且其時萬世之悲憤旣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將不復以宗社爲意父兄爲念果何說也吾爲國臣子誓赤心報國者也矧有成命在又民

遮道痛哭者聲震野此亦天意也不以此時特出不
得已之計脫然於尋常法度之外而有所敢爲則終
爲奸臣所制縛而君父大事自我去矣又何言哉夫
權奸可畏高宗之不足倚吾亦知之矣獨不見前日
宗留守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登於君則爲之況汚其身
以善其君乎當日之事愚以爲正當用權以濟直搗
表而南極陳時之難得易失不敢自墜于奸臣之計
以負陛下肺腑之託而延吾國家萬世之辱隨舉韃
而北滅此而後朝食可幾也胡爲乎竟以不得擅留
一語自將哉夫狥君命之忠孰與爲吾君報萬世不

共戴天之讐之爲忠也且高宗之所以忍與金和而
急名公者亦惟懼吾力之未足以克而反速來禍耳
今吾自揆吾力必克無疑矣一舉而克之以還報吾
君以爲如何也既克之日安集之餘人民府庫籍上
於朝將士卒伍亦約束以俟朝命吾特蓬頭跣足步
至國門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藉藁以待粉身
碎骨萬死甘之吾赤心報國事畢矣儻必吾全則從
此乞骸骨歸田里終身布衣蔬食自處於除名不叙
之數曰後有違君命者雖能成功如此律若是亦足
以存王法而白此心於吾君與天下來世矣蓋其[illegible]

行雖近類桓溫而心迹則與溫有間不害爲同行異
情也此乃所謂權也夫權出於不得已者也若果不
得已而猶不用權雖聖人無以濟事而聖人亦不立
權之說以教天下萬世矣況公當日之事尤非可以
一夕安者乎易有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大過君子
以獨立不懼意大過之時必有大過人之才而敢爲
大過人之事不膠於尋常故輒焉乃克有濟也是故
以天下與人上世未有也而堯始行之君無道而伐
之上世未有也而湯始行之君覆典型而放之自艾
而復之上世未有也而伊尹始行之萬世之下終不

聞有以爲名教罪人者使公當日而出此其要歸于
忠孝耳又非有改立放弒事也誰得而罪之嗟夫大
丈夫建大事苟非利己安能爲尋常法度所制縛哉
青天白日萬世一日也所責備乎英雄者正在此耳
今一解而歸非惟前功盡棄其身之不免人固已豫
知之矣嗚呼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
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嗚呼使公當日雪恥之志既
酬而後爲檜所害愚亦爲公甘之矣

論詩

詩學在程朱嘗爲後世主張了柰何亦混衆人作[illegible]

[illegible]夫詩以言志耳[illegible]平側對偶而後成其言哉
旣拘對偶則有當言者以不諧聲律而已之又有不
必言者姑以湊押聲律矣是何趣味是何道理其始
創爲律詩者夫非有大人之志有不俗之見者也不
可復以導士

傳

陳節婦傳孫燉附

陳節婦福州閩縣南臺人福城張某女也年二十六
其夫某死官事家且落煢煢無助矢志獨立一子慈
時在娠甫两月既就乳以育以教長爲娶婦生孫二

曰燉曰燁一節自老八十一而終未及葬燉繼亡嗚
呼燉可念也燉思光祖母之德而猶未能也哀哉其
父子世味清苦既無以終其祖母之喪又無以爲自
終之具亟絕獨懇囑其友王泰求清爲傳其祖母以
遺其後人顧居相遠燉又舉於顛沛求出得其節之
詳而備書之僅得其槪如此哀哉燉之志可念也淸
質燉爲人於其友益使人追向之不能忘嗚呼豈獨
其祖母可傳哉燉字文明敏而懿於學也專深於理
味發之言尤雄贍剴切與淸俱雲室先生門人獨遊
不同時耳逮後一見郎情親如故吾先生素愛燉常
館之家塾以子姪托之同門諸友及凡與交遊者皆
信重之無閒其祖母沒以父有疾翌力成禮悲哀倍
常其卒以此傷生乎年纔三十五無子哀哉燉不死
其將有立於時乎燉之死也同郡友車文昌李[illegible]曾
樞蕭寧葉性何珪袁昇邱琚及泰諸人以義相倡爲
理其喪并舉其祖母喪共葬且爲築生壙二以待
其父母一待其妻蔡氏庸以蓋其遺恨於冥冥也嗚
呼臥病呻吟之中覽泰所爲求傳事意愴惻傷泣爲
感數端顧碌碌何足任吾文明之意哉聊以寄吾哀
耳泰之爲求傳也盛夏涉三百八十里而來値淸疾

閒愈復作負之久矣

靜菴先生傳

靜菴先生姓林氏諱玠字廷珪福州府侯官縣雲程
里人吾雲室先生之弟也少穎敏出倫類讀書一過
目輒記其大半爲文章下筆立就而天性孝友慷慨
又有大局量深得雲室先生家法天順壬午年二十
領鄉薦至乙酉弟瑭廷玉亦領薦相與北赴會試至
鴛湖驛得疾廷玉亟扶以歸甫及門而卒其魂鬱不
散家人每倭之夢寐有時彷彿聞其聲迹所設靈几
閒器物或自動家人乃如侍紫姑神法置箕布灰于

几其櫬自舉遂令人扶之箕之運哀哀不休就櫬之則皆詩文也其別父母詩有云如今我已終天別何日能酬寸草心別兄弟云鴻雁層雲憐隻影池塘芳草憶殘春又曰本期接武青雲路誰料身先入九泉別妻云寄言與爾無他故節義冰霜不可虛別兒云幸吾尚有連枝樹莫道孤根無所終於是親戚朋友聞者或相詣几前訪之亦皆有詩與敘別其別苑時清云最羨君家聰俊英奈愚不幸棄雲程其別王秉中云黃卷悠悠誰切琢平生空負一經綸又爲牟勤夫賦書樓極目云清風搖動硯池雲飛鴻點破江山

影又自賦書暇觀蓮云呼童泛美酒對此紅芳傾又曰若人已先去此花空自馨又父母將祭先祖則豫爲作祭文遠方朋友來告別則爲作送別序以贈之諸體凡七十餘首家人次以成編則又自名之曰靜菴遺玉而自序之有曰玉體雖藏於山而其德自弗泯焉蓋以自況也初箕動成文之時親友臨者無不毛髮竦豎久之則與答問如平生矣趙余二友至與聯句焉如是者蓋餘一年然後其魂始反而歸耳嗚呼異哉先生之死而不死也自有載籍以來凡哲士文章之傳世者皆著自生前而垂之身後未有其身

既死而其魂歸與生者柜響答如此之異者也豈非先生之所禀與其所養獨有不類於常人者卒得暴疾弗遇良醫死於所不當死故身雖死而魂不與之俱耶抑自古之身死而魂不散如伯有之類亦多矣然往往皆癘屬如先生者非彝倫不親非法語不道蓋終始一正道生死二文儒也古人以女子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爲賢若夫既死而猶戀戀於孝友之恩斯文之愛者則始於先生見之且幽魂滯魂自古有之概皆不能免於怨懟如先生者雖亦以早世自悼然其所自悼實衆人之所共悼者也其可以怨懟

目之邪其言蓋合於詩之怨而不怒者斯亦可以占其德矣自名曰遺玉其有以哉向使先生得永其年以大其所就設不偶而當變故之衝其能如古人之處生死而不亂爲癘鬼以殺賊也可期矣而乃以弱冠之年舉子之身遽喪其身而殞其志是吾閩失一傑士 國家失一俊才不但林氏一門失一賢子之爲可悼而已也得命僅二十有五父某齋先生封南京刑部主事母某氏封安人兄弟七人雲室先生其長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廷玉後任御史奉勑提督南畿學校卒配某氏果能不虛冰霜之戒云

子二長文祿敦詩禮而克家次文績碩弘治乙卯鄉薦孤根有托亦先生所已知者矣先生以成化丙戌年卒清以庚寅年始得遊雲室先生之門頗聞先生遺事而未能詳問者文祿兄弟出示遺玉編而泣因屬言以記其事清故得詳焉噫程子所謂別是一箇道理者釋氏謂地水先散而火風尙遲者正不謂無理是雖怪而不怪也清今傳之殆不終於語怪也況在文祿兄弟之情其不容已於不傳乎

高祖爲人大畧

公性沉靜好讀書有高行又精地理之學其手澤猶

存桃山之藏是公所自卜山勢大金蒜小金靑龍三顧白虎四衛墳前印浮水面乃島嶼也水外羣山垣護天淸日朗時歷數之得百餘峯焉地家以爲出泉城東諸墳鮮有其比此非所宜瑣瑣以公所自卜地故及之先祖嘗言當時造墓規制弁歲月日辰之類亦皆公病中所自裁墓銘與靖司訓所撰惜不能詳公之平生故都憲朱公鑑公友也嘗語清云吾及識乃高祖世安公實一時善士也若翁貌頗類之清後登金粟洞中別室有望像一位神牌曰檀越王純齋處士蔡公其貌果與家君類盖公畵像大小二軸藏於長房者已燬於火清以是召工就洞祠傳其像以歸晩歲委家於子神遊物外窮年山居不復問世事去城市貿遷至窮年絕黨臚進士周太初輓詩所謂處士素樂善晩年長蔬食大兒能克家小兒鄉進士者也洞在郡城西南紫帽山之巓自山麓至洞約十里許於玆山多所遊寓而居此山獨久道流相傳公用銀若干兩造屋若干間以與道流居故道流祀之至今云

贊

陳府尊贊

淸自成童讀公文而慕公又十年乃得登公堂而拜公今公歿且十有八年矣仲子彰以遺像屬贊

贊曰

十八載之前公貌澤然我心懌然十八載之後遺像恍然我心愴然嗚呼公有韋布之命履有錦繡之心胸及進而握皇家之憲度則凜乎有鐵石肝腸之風至其黜而令也擢而守也則又惠澤之沛乎其廣被而宇量之恢乎其有容若夫勇退於未衰之年高卧於田里之間桑榆景霽風月晴開斯又其風節之高挺然於歲寒之天者也嗚呼公斷斷兮其德孔多我

思公兮萬山峩峩

童廷式贊

少而思奮老而益堅胸有羅氏之庫手秉堯夫之丸其志之所期直欲經邦而濟世其神之所適往往入地而升天奈之何光久韜於壯日顏方脫於耆年雖然使有能越常資以佇度外之士則馬伏波之矍鑠功名成者其庶幾焉

高孝子先生像贊

簪纓文獻之家規矩準繩之士眼前有景明月清風三百篇胸次無涯往古來今十九史善名早著於鄉

邦孝行晚旌於天子今年七十又八矣而猶黎明深衣夜深細字蓋一味乎道腴殆忘情於勢利夫如是而終老於布韋兮豈不猶賢於世之心蒿萊而身朱紫者歟

林母贊

吾聞林氏有賢母焉實繼母也夫繼母之以賢聞者天下鮮矣其子啓廸請予爲之贊嗚呼閔子單衣薛包分異伯奇履霜於中野王祥失愛於朱氏繼母之爲家疣也古今蓋莫可勝計猗嗟林母吾未及一識其行吾不能周知而悉紀但見鄰里多嘆其慈惠姻戚咸稱其德義謂母之遇子也厚而真謂子之事母也誠而至母今皤然兒亦暮矣藹天倫之無閒教感乎之常理繫是家風端可勵世吾爲之贊非贊之體

陳處士贊

因公之子見公之真魁梧蕭散恍乎神人吾以卜其平生自非卓犖不羣之士殆亦無懷葛天之民

黃樂易先生贊

望之藹藹即之雍雍其志剛果其氣春容能存心乎紫陌黃塵之外能納物于春風和氣之中能四十餘里不一侵於孩童能七十餘年不一罹於刑憲嗚呼

樂易哉是翁樂易哉是翁

郭司訓蘭谷先生贊

平心如砥直氣如矢行重三族才優多士開戶徒勤孫敬之功題柱莫酬相如之志白首青氈吾事已矣嗚呼世或口審腹劍而位公孤或玉表石中而身朱紫公豈宜然抑亦命耳嗟乎問之輿人孰爲君子

箴

自箴十四條

夫禮者賢愚貴賤之相休戚存亡之幾也

四肢百體身之膚殼也愚惡者所均有也心術言行

身之精也思齊賢者所致力也於此而不致其力焉
是無身也所存者膚殼焉而已矣多言何爲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品節詳明而德性堅
定故能立此語其誰不知譊之顧實得者難耳
人之真常見於飲食言動之微因仍造次之間故君
子愼獨除邪之根也不然畢露矣
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
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
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
者也

斯須不離乎正大則俗所謂吉者亦自不我離於斯
須矣雖或不吉猶吉也斷乎必然也天地不能違者
也
虛而一盡矣
最要靜愈靜愈靈
步步是理卽步步天堂
蓋聞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而不洩耳故
仁者靜而壽天下事斷非浮躁者所能完也
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
所措
不學無術之弊至於赤族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陰一陽也蓋凡接一切人應
一切事皆當以仁爲主至於仁之行不去處便有義
以裁之矣故不窮
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
王應韶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自箴

昔之君子能使人之未見也有翹然願見之心其既
見也有戀然願留之心至其不可留而去也則有憮
然悵失之心是果何脩而得此哉大抵才既充行又

高而一將之以至誠而已矣嗚呼李膺黃憲明道溫
公一時人望萬載高風

銘

廉生威銘

廉則威仲淸風先人苟舉動得其當令之行也如神
不然雖周公之才美與師尹之勢位匹夫或能勝乎
也譬之神龍失水抑乎非不能論理而徒論其利害
也論其利害斯尤可畏是故君子靜爲本儉爲貴李
膺按部貪濁聞風而解佩亦自省事而無所係累矣

靜生明銘

靜則生明方寸之府天朗日晶坐照來物物無遁情
毗女知廢溫母知興郭公知杞蘇老知荆爲蜀山人
爲董五經不可度思蓋人心本天地之至精惟節欲
定神以養之而不爲物所關則自還其虛靈不然雲
霧漲空雖泰山在前對之如蒙翳無形之至理與未
來之事功嗚呼我憶曹爽人固已禽之胸中矣駑馬
戀豆芻猶欲爲富家翁

牀頂銘

寡慾之人德業日新氣正而神全故也多慾之子嬰
疾必死神荒而內槁故也

雜著

書戒五條

吾置書亦甚難子孫宜念之善讀之則忠臣孝子碩
德奇才之士皆自此出不負吾所以積書之意也不
善讀之或僅足謀祿利而已行業無聞物論不與書
於汝竟何有哉吾墓土亦無輝矣

讀書貴乎以序而一一則可以致精精則有得而著
已矣學不著已雖多何益

前輩云皐夔稷契何書可讀蓋此四公者雖未嘗讀
書而未嘗不窮理也窮理力行以致用學之爲道何
以加此吾嘗見有胸富萬卷筆下如流而實於其身
不得幾字受用者則學其可不務擇術哉使皐契輩
生今日吾知其亦不能自已於讀書但其讀之得術
耳

毋讀書府輒有欲取而用之之心斯亦何必多爲也
然既有是心則又自不容不多矣

書籍視他物尤須愛護小學書載顏氏家訓一段盡
之矣其借人更須愼

廬墓文移一條

欽差提督學校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蔡爲廬

墓以終喪服事據饒州府呈據本府儒學申據本學
廩膳生員周鴻呈有母董氏於弘治十六年八月二
十六日病故至次年閏七月二十六日父又繼故鴻
居喪三十九個月母喪雖終父服尚缺一十五個月
況廬墓未滿二年痛哀之情不能自釋云云如蒙呈
乞姑容在外廬墓私補父服等因備呈到職參照先
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
喪父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
及一切喪事俱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今乃欲於母喪
二十七個月之後復脩父服如數則是方母服未滿

之先其哀父之念能且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方今三重昭昭文軌攸同自用自專常刑罔赦吾所期於鴻者要在爲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使無名過其實乃爲怡好不謂此舉乃涉迂怪也故爲直之使知所勵

皐陶執瞽瞍疑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之之說愚猶未能釋然也夫舜君也皐陶臣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瞽瞍實舜之父則亦皐陶之大父也不然亦非皐陶之屬而

爲皐陶者乃但知有舜而不知有舜之父知有其父而不知有父之父執之而已矣愚恐皐陶於此或有所不安也非惟不能安其勢必至於使舜竊負以逃而舜之逃實皐陶驅之也則一時之天地神人其將委之誰乎爲匹夫復讐固義也以一匹夫之故而遂廢天地神人所依歸之聖主於權衡得乎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舜父殺人皐陶必執而戮之舜亦聽其執而不禁焉如此乃得爲直乎夫皐陶明刑以弼教也使天子之父殺人爲之臣者必執而甘心焉斯亦可以爲教否乎凡此皆愚之所展

轉於心而未能實得聖賢之意者也然則桃應之問也孟子答之當云何竊意孟子當時只可答云若舜爲天子其父必無殺人之事也如此則絕不費辭而已足以倒桃應之問矣設桃應復曰瞽瞍向者尚欲殺舜矣何以謂其必無殺人之事也則將應之曰欲殺舜者未底豫之日也瞽瞍之未底豫也舜方如窮人之無所歸其肯安受堯之天下乎既受堯之天下則瞽瞍底豫矣瞽瞍既底豫又安有殺人之事也設桃應復曰瞽瞍未底豫舜嘗娶帝之二女而不告矣受堯之天下又安知其必底豫而後可也則將應之

曰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孟子固有是說矣然無後與無親其罪恐未易差等此又愚之所未能釋然者也且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又可爲天下君乎姑記所疑以俟達者

衛武公孟子孰優

邰國賢遂某人問衛武公與孟子孰優淸謂武公實踐之學疑孟子無以過之其入爲王卿士信無瑕可指矣然不聞有大建立於天下後世也使孟子得君計其規模運用當有旋乾轉坤張皇皇極之理不但如斯而已也抑六合之內上有天下有地中有人自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曾思孟及周程張朱之數聖賢則盡人道立皇極於中而上配天下配地更無所與讓者也其餘羣哲則槩似紫微垣中諸有名大星宿環拱乎帝座者也曰然則詩謂睿聖武公又何得爲孟子屈耶曰伯夷伊尹柳下惠獨不謂之聖乎但謂有功德於一時則可孟子則有功德於萬世願學孔子而不爲夷尹者也故宰我謂夫子賢於堯舜是亦可以例矣

辨友人

漢太傅卓茂初爲密令上下皆嗤其不能河南郡至

爲置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治行大著尋遷京部郡丞及王莽居攝以病乞歸光武即位首訪求茂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遂以爲太傅愚謂良賈深藏若虛發遲者聲宏卓茂之身始而上下皆嗤其不能者此人也終而名冠天下以叫天子爲知已者亦此人也則吾徒亦勉其在我者而已又何必計區區者於旦夕朋哉

警念

天下未有無根之木未有無源之水未有無祖宗父母之人人身不能頃刻而離乎祖宗父母人心不可頃刻而忘乎祖宗父母心而忘乎祖宗父母是木之斷其根水之絕其源者也縱不旦夕死滅亦禽獸中之頑賊者矣天下未有忘祖宗父母而能趣生路者也未有不忘祖宗父母而肯置其身不善者也

施勉仁贈畫梅

友人古杭施恕勉仁所贈其詞云此花風操先生以之更願先生大行所學如此花之實爲用於鼎鼐也自愧凡品不足當勉仁之賜然艮友勉進之意其何可忘爰筆其意張之座隅

格言四條　有跋

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以脾胃熱生物煖冷物欲心一萌當思義理以勝之斯可矣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思過半矣惟省思慮屏嗜慾時起居調飲食使不至過甚則可矣

能於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謹之靜久自愈病後服藥不若預防

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心生還是病生時

此清舊堂爺南京大司馬華亭張先生惠扇所題之格言以藥清之病者也嗚呼先生盛德君子也其愛人之無已有如此清於是寶藏其扇而別錄出此詞置之室中常所坐臥之處而不敢以揭於外人耳目所及之地者誠懼懲艾不力不能副先生之教而飾文具爲益重不肖之罪也

探符之妄

更始時赤眉樊崇等擁衆百萬病無稱號恐不能久乃求漢家子孫在軍中者得三人曰茂曰盆子一曰孝爲三札置筒中令以年次探符盆子最後得之衆

遂稱臣下拜立以爲帝盆子時年十五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其兄也謂曰善藏符盆子卽齧折棄之猶朝夕拜其故牧主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愚謂崇等欲建大功而議所立不先盡人謀別賢否而一聽諸神謂探符爲至公如此者萬無不敗之理今人用探札定嫌疑者尚多此其監矣噫光武按赤符以王梁爲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爲大司馬亦曰殆哉

草書

愚謂草書正起於眞書之欲急而已故法欲近眞而可認辨近世工夫者多恣筆勢以爲奇或襲前人之謬而不知反詭怪百出至今日弊極矣愚雖有意反正而筆力不及也奈何

隱帖

士必有卷舒風雲之志包括宇宙之學默會神聖之識然後造化爲徒百事可做處俗而不累於俗脫俗而不絕俗矣

答友人

近來東垣十書出識者以爲醫家之王道有志當世

者宜識此意

示兒

同里某人有五男其四皆於夏月急症死術者多言其宅地不善勸徙之後有識者曰此地法不敗何以有四子之厄也蓋君屋太矮而門前有池淸澈又有喬木十數章當暑月君之子必常浴於池而風于樹之下故其死先後同症也其父哭曰是已是已乃塡其池以杜其害云噫快心事過必爲殃豈惟池樹之能殺人哉孝子以類推之可也因筆之以示兒曹

答不第命

論命我也信一半我命也自知一半更有一半不可知在人爲人事外兮天機微人力至兮天意回我非强不信命兮信所當信疑所當疑

蔡文莊公集卷之四終

蔡文莊公集卷之五

宗裔廷魁經五校梓
山人徐居敬重編校

哀辭

聞 國哀三首

痛我 弘治皇帝兮夫何其喪世痛生民之薄福兮使我呼天而籲地我皇其繼明兮天聰無蔽夫何爲哉曰惟先帝之制

痛我 弘治皇帝兮我天我地孤臣今日天涯一哭兮萬死無計嗚呼孤臣不才兮空與我皇帝同世

嗚呼我 弘治皇帝兮漢文之後有幾仁明武三德日新兮天其或庶幾成康之治嗚呼一藥不起兮天傾地圮誰能窮此兮臣甘心爲之萬死

哀詹鼎

辛丑之秋余自京師歸以疾留嚴陵嚴陵之士有就予館問所疑者詹生鼎與焉生頴悟不甚出人而重厚信義視他人或過之別來三數年常往來予懐也茲過嚴陵聞之則死矣

嗚呼我愛詹生厚我念詹生深生無出羣才生有不俗心方今重文學俊才動成林豈乏鏗鏘韻所希古

淡音詹生永已矣吾獨撫吾琴

哀林生允暐辭 有序

允暐爲人愨篤而周愼其居家最得父兄心與人交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其問學亦駸駸有近裏着已意其質雖若不逮其所志則固不隨人後也其言若不能出諸口其中則自有條理至義所當爲者卒亦未易以利害回也予嘗辱其以一日之長見推愛其爲人以爲假以歲月涵養有成當必有見於世者今年春遭其父及祖母喪其居去城餘五十里不得數相見六月二十二日始以喪事至

城過余艾菴不半日辭去期以閱月復相見至二十九日則已爲古人矣人生之不期如此哉天乎如允暐者胡不遂其成而奪之亟也其配蔡於其將殁也哭謂其諸兄云渠生平於喪事最重棺殮今日亦宜以此待之已而獨撫其小弱女而泣語言閒微有囑家人意家人方匆匆莫覺也允暐蓋棺蔡卽入室自縊嗟乎其死之之早予且未暇論然予年三十矣人閒此事始一見之吾允暐之得此豈偶然哉此非惟可以風女曹凡予輩於允暐亦當痛感耳予久厭紙筆於此不能以不無辭

嗚呼允暐兮予意子之必將爲天地閒磊磊落落之丈夫何五日之不見兮遽幽明之殊途巳乎允暐兮命矣夫巳乎允暐兮其猶可以自慰夫雖百無一就兮刑于之化巳乎嗚呼感此女兒兮乃知馮道范質輩皆弱婦人也此眞丈夫此眞丈夫

哀洪良偉

汝以去年十月別我南歸吾訝其久無書也今年正月以疾報四月竟以死聞嗚呼復安得性質樸厚志學愨篤如吾良偉者哉病與穴相仍久不得申一哀負吾良偉矣茲將有遠行南望揮涕寄此一瓣香也

良偉汝有知其鑒之

告文

白鹿洞書院告夫子文

維正德丙寅八月二十四日巡視學校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茲詣白鹿洞書院敬謁先聖孔夫子之靈而不能巳於言曰未有夫子之前則有太極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羣聖賢也旣有夫子之後則有夫子而後有天地有人物有羣聖賢也夫子之道塞乎兩閒茲山有廟亦固宜然惟夫子之靈兮遠而求之六合之內六合之外近而求之隨求而在卽其所在聖

靈惟眞嗚呼囧顱方趾夫孰非人夫孰非知有吾夫
子之人尚饗

白鹿洞書院告周朱二先生文

有天地萬物矣可無羣聖人乎有羣聖人矣可無吾孔子乎自孔子沒千有餘年之後又可無吾周子乎吾周子程子之後又可無吾朱子乎嗚呼有周以降元數潛移時生聖哲閒必有虧故我二夫子輩皆不得一伸其志乃洩其蘊以貽來世以衍孔子之澤以壽生民之紀非必造化之有心其亦所遭之定理嗚呼不肖清乃今知吾二夫子在天之靈兮葢有以洞易道之始終而信渾沌之不死尚饗

謁白鹿洞主李先生告文

茲洞之勝惟公所基基則厚矣風節是儀前王褒錫日惟好德聿來眞儒有事人極大發山靈光輝無射譬彼瓜瓞末大而昌根抵所在其何可忘有祠翼翼來今永式羣彥從之悉飲光澤尚饗有從祀諸賢

告祠堂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孝玄孫蔡觀慧謹以牲醴庶品告祭于高祖考妣某稱號曾祖考妣某稱號祖考妣某稱號之神曰惟我列世考妣締造積累艱難勞瘁以育今[illegible]兒孫罔極之恩夫奚容言今皆以次謝去人世雖曰神聚于堂而遺形則各依託于荒山野水之閒兒孫省掃歲能幾度生人此痛亦寧可言茲惟中元節序所臨實增感愴且睿將以歲貢赴京清亦以進士病痊將赴部聽用當暫違去墳墓慧用是昭告于列位先神卽以明日至十六日率諸弟姪以序而有事于各墓域閒就令睿與清辭焉嗚呼不去墳墓者孝也去墳墓而能成名於身效忠於國宜上宜下以有光於祖宗而歸拜于墳墓者亦孝也此我先世之遺訓兒孫所當佩而勿墜者因敬申之以詔行者尚饗

告墓域土地文

維成化某年月日泉城西隅民人蔡觀慧敢昭告于某山土地之神曰慧之某考妣遺骸托茲山有年矣仰賴神庥不致有虞凡我生人感慰無量茲以中元節臨有事松楸敬專牲酒茶果祇薦于神且報且祈惟末庥是賴下情不勝懇惻之至尚饗

祭文

祭朱都憲文 代三司作

惟公山川閒氣文武兼資天下之望學者之帥夙敎藩庠文化覃敷士曰休哉安定在湖繼司風紀烈[illegible]

有聲人曰偉哉李勉在庭按節湖南爰及嶺表濁者以清秋風一掃擢叅晉藩爭掌政要寒者以溫春風一道蠢彼戎虜牧馬我疆邊吏夜呼邊民皇皇公承閫寄徐而驅之如羊斯遁如犬斯馳惟彼鴈關西門鎖鑰任匪其人塵起沙漠公一指揮境內貼然如虎在山如龍在淵事定功成功成名遂明哲保身急流勇退角巾私第優游餘齡桑榆日霽松菊風清嗚呼白光岳氣分士罕全節方者易員員者易缺惟公不然大而用之則大其效小而用之效亦不少嗚呼自太極既判人品不同隱者爲高仕者爲通惟公不然

進希三傑退希二疏進退時耳吾何心乎嗚呼茫茫宇內如公者幾八十八春了一夢耳國亡元老鄉喪達尊捍失山岳哀動縉紳訃音上聞 帝亦咨嗟曰奭曰祭恩寵有加生榮死哀何脩而得惟帝念功惟公種德某等生後飫公德音九原不作悠悠我心有鬱佳城慶雲之里合誠一酬高山仰止

遣祭傅文穆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江西按察司副使晉江蔡清適有事于臨江恭懷故大宗伯傅文穆公之德教而不得至新喻謁公家廟一展下情乃敬具牲醴蔬果囑臨江府儒學教授謝理爲致祭于公神位前曰惟公明德在天下事業在史官文章在士林而其行誼之著于家庭族里閭者至今臨江之人亦翕然頌之無間言嗚呼若公者眞可謂之有德有學有體有用有華有實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矣豈非一世之偉人而後學之師表也哉不肖清昔侍春官雖僅彌月而德教在懷十年如渴乃今跡名賢之故邦慨觀[illegible]之路絕宰木何如寸心徒切馳辦香以寫吾懷旁惶台儀之形于目睫尚饗

祭邱國老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門生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illegible]向哭祭于故恩師瓊臺邱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學博極羣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先生之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付之鑪錘且取其所著書于大內用以廣益聰明權衡百度矣先生之道尊爲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天下人誦其文家有其書雖庸人孺子亦皆知其名而仰其下風矣先生之業其亦非常矣哉蓋自有瓊崖以來其所鍾人物未有如今日先生之盛者嗚呼其不爲虛生也已清闒几子也先生之教國學清得廁四方之

士以沾教澤於科條之下辱閔其暗而與進策勵之頗出衆人之上此恩之重曷克副之徒守空言於世無補慚負師門歲益云邁方以母喪在殯而聞先生之訃曰親曰師痛割交慘不得撫柩一痛瓣香遥致寸心附焉嗚呼想瑷山之巍峩與南海之浩波懷先生兮不可復見嗟門生亦老矣向之所受云何尚饗

祭三原王先生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下生致仕江西按察司副使蔡清聞宮保太宰介菴先生三原王公之喪謹就家爲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公自三十登仕至八十而致政

所在爲麟爲鳳爲長城爲砥柱者蓋五十年其望實之在天下後世者槩無庸門下生小子之喋喋矣況小子無狀嘗辱恩教而尸素十載全無一毫樹立於世今則杜門待盡之人矣雖有言亦奚足爲公重輕哉然由前所言則哲人之萎固可爲天下慟由後所言則不肖愧負恩教又不勝師門永訣之痛也嗚呼噫嘻尚饗

祭蔣國老文 代作

嗚呼昔之君子有負致君康國之術者或鬱於下僚困於疑阻而終不得以一施又有以忠義結知於人主者衆方望其將有大庇於斯人而天乃折而奪之又有當功名垂滿之際忽飛蠅之點染而趙璧遂不得以完歸此有志之士所以爲之失聲而太息飲恨而深悲者也惟公亶英資之秀際洽熙之時一舉而近天子之清光于以備顧問職論思自是出入館閣歷膺柄用卒致位于帝師蓋昔人所謂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享其榮名祿位者若干年謂非公之才德果有過於人則何以臻茲與而況晝錦焜燿於無恙之日天恩頻仍於蓋棺之餘茲誠人臣之極寵而今古之幾希者也嗚呼公之遭遇何如哉某等哀故老之

云謝想峨眉之失輝爰合詞以侑奠嗟人生兮眞薤露之易晞尚饗

祭吏部尚書耿公文

嗚呼清始爲進士觀政吏曹公位少宰郎辱與進吹嘘若以爲可教者逮清備員禮曹公位宗伯承事左右自當竭股肱之力乃於有事太廟之日誤事獲罪惟公俯諒其情於罪之之中而有培之植之之意用能不失舊物今日猶得有辭以白於吾親也此其恩眞所謂與生我者等矣顧不肖豈知所以爲報哉洎清改官吏曹公亦旋位冢司猶以昔嘗受教之故所

以勉進而提撕之者益至益周清失所怙南奔公哀
之慰之且命諸僚友有數外之待顧不肖又曷足以
當我公之厚此意亦所謂淺九淵而輕九鼎者不肖
清又豈知所以爲報哉嗚呼公之事業在朝廷德學
在斯文聲名在天下而其恩之在清一人之微者亦
不可限量如此公之騎箕其關繫國家與士民者夫
豈細故哉北向一慟形留神往何日見公宇宙茫茫
尚饗

祭倪冢宰文

嗚呼清昔供事公之門下自揆不肖僅得不見斥辱

於公足矣及公涖銓衡則聞之北來士大夫時有器
我之言旣而過古杭見一長者云太宰公最知子而
子乃急於歸養何哉然公竟從子志斯又以見公之
知子有非尋常相知者倫矣嗚呼向使公當時不卽
從清之請清之歸不見吾父之存則公平日之厚清
者果謂何哉故嘗謂清乞歸之遲其罪在清而猶得
及吾父之存則其恩在公公之恩我如此今公云亡
悠悠千古無復見公日矣清之痛何如哉清之痛何
如哉況我公之宏才博識厚德雅量眞足以壯觀天
朝而鎭壓海內者求之公卿閒恐亦無幾而乃年甫
六十掌銓衡亦僅一載其所蘊未克究於上下而遽
云亡斯其爲痛又豈可勝言哉嗚呼如清之不肖眞
爲負公矣顧世之偉人能如公之納不肖清於度內
者能幾哉面東一慟公之恩也不能忘也尚饗

祭楊侍郎文 代九卿作

惟公英敏之資聲發自幼奮身賢科在帝左右東觀
西渠吾不知其幾書收入胸中不見有餘盈箱累牘
吾不知其幾作流出胸中不見不足嗚呼文哉可以
名家可以華國豈惟華國行亦拔俗有義有仁愛君
愛親愛及姻友篤于弟昆垂老翰林退然如遜或諷

之少通則曰撥婦皺矣焉事脂粉晚値聖明擢贊銓
衡或小不如意則曰臣不能事事矣閒局是榮嗚呼
公之清閒纔幾何日倏焉告終殆其先識惟帝念哉
錫葬與祭洎加以謚是曰文懿嗚呼公位三品未爲
貴壽鄰七十未爲希惟文懿之名千載有輝千載有
輝曰惟明主之知而况生前之撰述議論往往可以
訂旣往而開後人而其所造就之子弟門生又羣然
不替於青雲有生如此亦何憾云所可哀者在吾斯
文嗚呼事畢矣歸櫬有日合詞奠哀此情惟一尚饗

祭彭司寇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鄉生蔡清謹以香醴牲帛致祭于故大司寇從吾彭先生之靈嗚呼先生德行風節政事文章後生輩難乎其爲繼也已矣嗚呼亦可爲天下慟也已矣嗚呼仁者必有後此則責之天而已矣尚饗

祭福州林侍御文

嗚呼清早得以不肖之身託之吾雲室先生陶冶中惟先生雲室愛弟也克體雲室之心申雲室之教循循善誘使不肖於理道亦獲窺見一二至於江山萬里之跋涉京國十年之遊寓凡百動止㮣惟吾二先

生是依今雲室副憲雲南方有名遂身退之請咸謂先生年富望重廷議嘗有公輔之薦意將得以大行所學爲斯人斯文之慶者豈謂遽止於今日也哉嗚呼此訃一至雲南吾雲室先生之痛悼當何如哉清自奔母喪南來一別四年先生適亦有行過家相望三百里慰問之心旦夜東馳而以疾患纏綿阻未獲遂方聞九月初三日發程北上不知以何日至浦城而奄有此事矣嗚呼痛哉痛哉清苦哉苦哉惟先生之學之行脩於家決於鄉信於士林聞於四方而見重於朝廷肆奉命爲江南北學者之宗主大爲士類所依歸生既無愧沒亦何戚唯是門下小子卿恩深重依戴未涯而天遽奪其庇痛苦何堪東向號哭形在心荒嗚呼茫茫宇內知我有幾肯我憐而教斥我者又有幾而先生則既作古人矣顧此不肖之身曾莫能自爲主宰所謂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者不自知畢竟當作何等人耳嗚呼吾思吾先生之心豈能以語言盡哉報德有道未能自信瓣香樽酒人情之常來春上道乃當一哭靈前或墓所也尚饗

祭龍溪吳侍御文

惟子懷奮跡孤寒致身賢路分符佐郡者五閱載進而歲豸冠握王度而考其所以自待及其所以待人者曾不少改其儒生之素此固衆之所共知而非吾鄉邦之所私譽者也嗚呼吾聞貴而不易其素者遠到之器也而謂子懷乃僅止於是乎而況無父無母無子無姪無伯叔之親無姑姊之戚所遺者僅一寡室及一幼族弟形影凄凄吾猶憂其孤弱貧悴之無以自植也天之於善人其果能一一顧視而爲之力也哉哀哉某等哀子懷不幸之期而無以寄其哀爲賻爲贈力有限而情無涯合一觴而致訣慨天道之

莫猜尚饗

祭陳都運文

嗚呼先生起家進士主秋官事歷副郎正郎而擢守吾郡改福州尋擢河東都運在在皆有聲光而在吾泉則其施於人者久且博固吾泉人之所詳也嗚呼先生之心端正平易先生之政慈祥愷悌至其操法之際則凜乎風霜之厲凡所施爲類不求悅於衆人一時之耳目而常有久後去思之利蓋明而不察寬而有制茲誠爲民牧者之表儀而吾泉人之所以懷感於沒世者也天之福善亦既不渝鳳雛雙飛高拂

天衢間餘于姓亦敦詩書種而食之其可涯與清實庸愚早辱知遇冀公百年以永終譽忽幽明之永隔羈官守之莫赴聊寄一哀用表衷素尚饗

祭新淦周虛白憲副公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門生蔡清開恩師虛白先生周公之訃以身羈于官不得奔赴喪次就次官舍爲位哭奠而告以文曰嗚呼先生昔僉憲吾閩清年十七先生實與進而教督之至年二十而別先生閱三十四年清年已五十有四乃得復見先生於新淦之里第見未竟日而別又十日再見移時而別未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嗚呼清於先生也何其幸而猶得兩見於一別三十四年之後何其不幸而於三十四年之後僅得兩見而已也痛哉痛哉不意浹旬之間幽明永隔門生職分曠若罔聞西向長號形留神往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惟先生學識之精博德行之深純才猷器識之卓偉一一足爲吾人軌範其憲副陝西也年五十三以念母老懇疏致仕兵民至揮涕乞留而不可得今太宰馬公之爲夏官嘗採公論奏起之而格於例厥後以去就功名恩詔自中順大夫進而爲亞中大夫再進而爲嘉議大夫皆致仕之日也斯亦可

見公論之不可誣也先生之賢爲何如哉清比上命供事先生之鄉意時時供杖屨於先生之側以終其承教之願而今也無及矣痛哉痛哉憶庚戌之冬清如官于朝嘗繪慶壽圖屬朝紳賦詩以爲先生壽計明年先生壽登八十亦方豫爲此圖而屬潘泉羣僚詩之以再致其祝願之意而今也亦無及矣痛哉痛哉嗚呼江西之水渺渺無涯我懷先生實與之俱惟古之懷德者期於必報而清之所以期報於先生者亦自有在而未敢言也然亦未易與時人言也瓣香樽酒姑寄此懷而附以此詞英爽如在尚克祐之嗚

呼尚饗

祭戴少叅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門生蔡清寓南昌閒座主致政少叅萬安戴公之喪旣爲位哭臨乃具香帛牲醴屬萬安縣儒學敎諭王諡代詣靈柩前一奠而侑以辭云惟公才識之雄富風節之剛方政治之優長博覩斯世要豈可以多得哉方成化丁酉公以侍御出按吾閩也適大比取士之秋如清不肖實蒙奬拔念公當日之所期待與清之所自期待者云何去今三十餘年公已作古人矣如清於向所期待者猶皆杳

然如寄稍改於其舊者僅身外之物色而已嗚呼何足道哉茲聞公訃中益懟負而疾弗及侍棺未及撫旣負公生又負公死嗚呼如之何哉如之何哉尚饗

祭秦太宰太夫人文

惟清生平無由一望吾太夫人懿範而受吾太宰公之德受吾太宰公之敎恩同父師則視吾太夫人其大母行也太夫人之喪乃不得匍匐一赴哭焉其爲哀且愧何如也嗚呼吾太宰公爲國柱石爲世麟鳳北堂有變回我陶鈞斯其爲戚又豈僅一人一家之故而已哉然而風霜凄切元陽不滅吾太宰公之所以爲其親不朽圖者蓋未涯也又何莫而非吾太夫人之遺哉北望悽愴惟可自喻伏惟尚饗

祭林都憲尊甫文

維正德某年月日晉江蔡清道故莆田謹具牲醴致祭于詔加中順大夫菊莊先生林公之靈曰公平生行善徵於令子以都憲內艱服闋朝命徵起者再璽書特起者又再而竟不起至以疾乞致仕海內方訝都憲公之介也然不數月而公之訃聞乃知終天之恨雖所不免而愛日之誠已獲庶幾都憲向之所以堅不起者良有道而孝子之門果有忠臣在焉豈止

區區成就一節之士而已哉公有子如此所以報國之勳綽有餘地而其累被恩寵之褒加也亦宜矣況諸子或以文雅克家或以儒官典敎皆森然拔俗之英公爲善之報又不於是乎可徵哉清獲登德門侍顏範已三十年忽聞諸訃悲痛不勝適道所經謹具鮮香牲醴少致鄙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侍御母文

弘治某年月日通家子吏部員外郎晉江蔡清謹具香幣牲醴東向四拜奉祭于邵武朱母太夫人之靈嗚呼清仰令子憲副先生學行而受敎愛也有日矣

視太夫人猶母也登堂之拜素切于懷而未獲遂忽聞謝世之訃痛如之何乃以身病道阻不克躬赴哭弔負愧又何如也特脩薄儀奉薦靈筵言不能文意不能達伏惟尊靈鑒饗嗚呼痛哉

祭丁指揮文

嗚呼竊嘗評人物於一時如公者眞不易得哉其武也文其文也質孰謂武弁中乃有此人物哉嗚呼今其已矣春秋僅四十計其平生英雄慷慨奔走王事脩不遑啓居而卒以不壽內無期功強近之親諸子又方煢煢在幼天之所以報公者一何其薄也念之

使人失聲直欲上詰老天而無由哀哉然而德在軍士功在邊陲名在縉紳公雖不壽而亦有壽者存矣況後事又得所託劉子羽劉勉之豈負韋齋翁者哉九泉之下計應可以少慰也顧清無似辱知有素茲聞公訃相去不二百里而屬有采薪之憂不得匍匐赴哭死生之際負公多矣臨風一涕端爲正人洒也區區鄙辭何足以達意哀哉尚饗

祭陳提學亮之文

嗚呼先生何其才之富行之篤器業之臧也而何其壽之嗇也嶺南之士沐敎方新又何其不幸而弗克卒厥業也國家得一碩才爲方駸駸而進之冀收其效而又何其竟不得底于大用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不能已於哀也抑以顏路之暮齒而哭子淵之喪以子由之至性而兆子瞻之行此情又何可堪也此吾人於先生之喪所以尤不能已於哀也尚饗

祭林雲室師母文

嗚呼惟吾師雲室先生之所以成其學成其德成其功名者固出於所自樹而吾師母內助之力亦不可誣也且吾師敭歷中外二十年去家或數千里或萬里家衆數十口家事且如毛悉以付吾師母曾不以

一毫縈于念慮者謂非藉吾師母之賢豈不可也吾師近已動勇退之志門下小子輩咸意齊眉偕老敎子弄孫爲日方長而吾師母忽爾訃至嗚呼痛哉痛哉某以覊官守于數千里外獨不得匍匐至門下一哭南向涕零可勝愴情一樽遠致聊薦微誠伏惟尚饗

祭都臺林太夫人文

嗚呼孰不有子而貴子亦豈少哉惟夫人之子名節重天下聲光壯本朝計其所就貴足道也有子如此母之賢又豈庸云云哉令子方受長城之寄於大江

之右期貸江右之民以寬聖皇南顧之憂而忽以夫人之故輟璽書所付者而奔就苫塊焉斯其爲戚又豈惟一人一家之事哉清蚤辱令子教愛嘗獲展登堂之拜而今已矣請拜無期凡爲人子者於此其能無所感傷乎噫清實人子之不肖者也於夫人之卒也重有感焉而不能言也傷哉尚饗

祭朱侍御封君文

某等在令子交遊中遠者十七八年近者五六年矣斯文相與之至情旣等之骨肉則於公雖未獲接乎生而其傾想頌願之心實有不能已者往者令子仗

節二廣得便道以拜家慶某輩亦爲之一樂焉迨還期之伊邇蓋方引領閭嶠之雲而屆指於親庭之日而公則已不待矣人子之痛可奈何哉可奈何哉某等相哀之心其又能以自已哉雖然公之生也有善名在閭里而公之子有賢名在朝野人孰無死有如公之所得者能幾哉嗚呼論至此公之死所以益使人不能漠然者也薄奠寄哀聊以伸吾人之懷尚饗

祭蘭谿章先生封翁文

昔者令子閭齋僉憲吾閩清爲諸生實得觀感竦動於治教之下於時固已知慶門種德之有自也無何閭齋以公垂白在堂早乞歸休侍養寂然與世不相聞者垂三十年天倫之樂道腴之甘蓋有未易窺者雖朝命及門數四而確不可奪斯又以見公之能安於善養而所責望其子者有不在區區功名富貴間也夫有是父有是子宜乎天下士之爲閭齋致私願於公者無異於其親戚故人或有類孫曾之於王父者也此豈不足以驗在人好德之同心也哉而公今則已棄孝養長逝矣凡昔之爲閭齋喜慰者今其能不爲痛恨哉清適乞歸便道仁里方期一展牀下之拜退聆次第有請於閭齋而入門之際公之像設已

在堂已扶杖在傍矣我之生也何事之與心期乖者獨多耶且清已五十無聞矣此行又不得謁於公之門則其所以哭公者豈特尋常知識之情而已哉生芻一束蓋不得及公之生以展其誠猶願冥冥之中有以鑒其來意之非泛泛也嗚呼尚饗

祭王府經文

嗚呼君吾太宰介菴之適嗣也介菴公著績勳於朝野者四十年餘而在公常有忘家之適私門絕無毫髮之牽者此固盛德刑家之化而亦主器得人之克相其完也洎沐國恩兩贊元戎清聲四達益慎以恭

上下嘖嘖庶幾肖公夫何一疾俄頃云終嗚呼直狀下春秋高矣此痛其何可言況兒女之成行多未了之債而淸白吏之子孫固乏負郭之田也靈車北引遥遥三千善人之報然乎不然淸出公門下且辱君知慨幽明之永隔重念而增悲一觴薄酹不禁涕洟尚饗

祭王侍御尊甫文

嗚呼淸數從吳中過得公之鄉行於吳中賢士大夫稔矣既而獲與令子御史君同朝竊見御史君器業表表班行中觀風所至凛然如秋霜霈然如時雨上

下歆嘆畏愛無閒言信爲能行公之教者於是始信公種德之報而有子之慶又不止彝常之以子貴故得一推封之榮者而已也淸旣有慕於公而又辱知公令子茲行借□計程謂當得一遂登堂之拜矣迨至近郊訪之則公近者已作古人矣嗚呼未見君子憂心冲冲我之謂矣旣見君子我心則降我無日矣惜哉傷哉況聞令子廣南之節將旋蓋方屆指趨庭之日近而公已不待人子之痛矣又可奈何哉令子之痛吾輩尤爲痛之也行邊觴豆草草莫盡予情尚饗

祭洪氏姑母文

吾家族庶不一惟吾姑之父與吾祖同胞至親且同德相與之日最久吾姑之少也又嘗學女事於吾母動止相依更歲年猶記吾姑德性醇厚幽靜或半日不出一語而勤愼弗懈又大有度量一歸英溪逮四十年淸父子以地遠力薄雖信介時馳而音儀希接十數年來吾祖吾父母曁吾祖叔父母俱已相繼而歸窆淸甫奠吾父未十日而遽哭吾姑嗚呼昔之少者壯矣壯者老矣老者死矣亦有未老而已死者感今懷昔人生骨肉之間恩義之際其相與歔然者能

幾日而會少別多會短別長其將如之何哉淸今始跡英溪而不能及吾姑之存其痛又可奈何哉吾姑夫吾表弟淸固無以解其哀也尚饗

祭表弟黃于鼎文

吾年十有九予年僅十有五即從予遊予領鄉薦未行予復從予或棲巖谷寓招提而不相舍者又數年予既登進士官于朝予亦領薦上京師遊太學無何亦登第而同朝夫計其在家鄉在京國相聚之日恒多閒或相遠率不歷歲移時即復聚世之親友從事功名之途得如吾二人相聚之久而相從之密者蓋

不能什一也而今也一別則萬萬斯年不可復聚矣嗚呼痛哉載念吾二人昔之自少力貧讀書同也其學有口之時好其言行不敢越常度不能為世之能人又同也自登第入官至今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其貧猶昔其內乃皆若他有所慕而未克酬者又同也然予亦衰矣抑予雖衰尚少延予猶少且壯乃倏爾而死終身事業僅止於此親老子幼皆不能恤矣嗚呼吾其如之何哉痛哉痛哉尚饗

祭黃汝亨文

成化某年月日友生晉江蔡清謹用隻雞樽酒告祭于故友行人司行人莆田黃君汝亨之靈曰嗚呼始海上之報至道路洶洶朋舊歔欷予心獨迷且驚且疑蓋以為有則於理若在所無然以為無則於數又有所不可知者用是含哀展轉者凡歷幾　時嗚呼今果然矣謂之何哉愧予與君總角相聞逮君既壯而登第予始得一見於君之門自是信問不絕情誼綢繆或同榻夜話於金臺之客邸或合席聚論於吾晉江之濆遠摭帝覇之遺事而近究程朱之緒言蓋有我之所是而君以為非亦有君之所道即我之所云者言議雖未必盡合意趣亦近於同羣靜言思之

會歷歷昨日事耳豈謂桐城南十里亭之別遂謂此生之永訣哉嗚呼當十里亭之別也予舉酒屬君曰壯哉茲行得以遊司馬子長之所不能遊者矣抑口口口胸中之壯氣尚未及收於史記而魚腹之英魂遽已同口口口羅者哉哀哉痛哉孤弱子之永怙負慈親於暮齡況又與口口而偕行使賢季父增倍其愴情者哉哀哉痛哉雖然君以王事行也凡事以義行而卒與禍會者謂之命儒者平生議論曰有義有命矣今日又何言哉又何言哉嗚呼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尚饗

祭外父母文

成化某年月日女婿蔡清始祇謁吾外父義民胡公外母李氏之墓爰具牲醴庶品以祭而敘其情曰清念我外父外母鍾愛厥女不以與所親近之富家郎而獨以屬之疏遠貧寒之孺子此其待我者不為近且淺矣清之感德何如也奈清不才年來力困於一經翅垂於兩舉上不能顯其親下不能榮蔭其家之人孤我外父母所望其負愧又何如也乃今幸藉神明之祐叨居鄉薦之首丈夫萬里程僅得一舉武而

殁父母則既謝世矣嗚呼清之得舉也其亦幸而祖父母及父母之俱存其亦不幸而外父母之俱亡也興言及此莫寫我悲然受人之德妻人之女既負其生忍忘其死茲具一奠之儀少叙久負之意而追報之效百未能一二也念哉痛哉尚饗

祭王表兄文

維弘治某年月日表弟蔡清寓京師謹具香帛牲醴遣義子克忠奉祭于亡表兄蕭山寓士王君之靈嗚呼吾兄生三歲而寄身於鄭氏六歲而永辭墳墓從鄭氏於浙矣清生五六歲始知有兄在外二十三歲

始能求之多方不遇至兄三十有九清年二十六始緣周侍御之力物色而得之於蕭山水濱之行人抗城一會恍若夢中嗚呼我外祖之嗣歇矣遺脉一綫飄零僅在暫將奉絮還歸故鄉庶以嘘一爐香火之寒灰而燃之不至遂隕其先世煌煌奕葉之門戶耳嗚呼豈知吾兄之年乃僅止於四十有三而已哉苦事哉苦事哉茫昧者天曾豈知人間有恩義美願而哀念成全之也哉去夏別京邸期以明年秋會蕭山即同歸泉南而今也寄骨於何人之地矣想吾兄垂絕之際亦將謂清莫可奈何矣然吾兄之姓氏今則分殁矣吾兄後事今在清矣清之貧窘吾兄所知也諺云一飯兩分可飽二人此清之心也明年夏秋清得以例歸省便當過蕭山一哭吾兄而弔吾嫂與孤姪并舉兄之遺骨以偕南清且有父有母有子當不令兄之後事失所矣或者剝後見復我祖一脉又將由是而復昌也嗚呼客燈之下淚與筆俱我此微身半自王氏苟無王氏安有我母苟無我母又安有我今王氏衰落至此我其不思為王氏一籌哉兄其有知宜悉此情而勿憂後事也尚饗

代莊某祭翁義民文

嗚呼無好人三字信非所宜道矣然世變既降好人固不可多得爾嗟惟翁公六行悉備內無閑言外無異議求之今人誠鮮其比謂之義民真義民矣天胡不信六袠而止嗚呼自公之喪我痛弗置父子受知實銘肝肺一隔宾途再期何地無以報公惟有清涕嗚呼如此好人世復能幾尚饗

墓誌銘

欽進亞中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雲室林先生墓誌銘

吾雲室先生以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家居八年卒

卒之明年子文中等將奉柩葬于某縣某山之原先期遣人以書狀授清於江右官所而屬之誌清先生門人也始自丱角以臨江周虛白先生教命得登先生之門而受業焉祗今蓋三十有餘年矣念先生之所以教育而造就我者自始至終恩同罔極而疾不得侍殮不得視今其葬也又不能如古人之負土以成其役東望摧擗此情何如則於是誌之屬也其將何辭惟是荒落負教之甚今且駸駸晚暮矣於分內實事曾無一毫成立是豈足以知吾先生者勉強執筆亦僅能得粗迹而已先生諱某字廷珍姓林氏世

居福州之候官以所居之鄉名雲程別號雲室山人而學者稱為雲室先生云高祖比元時為某衙門鎮撫紅巾之亂抗敵而死舉家就戮遺曾祖暘文身避獲全生祖某煢煢自立故居在城西關至是始遷雲程考秀號質齋性厚朴而心向道禮延名師以教子姪不計貲力故先生兄弟七人先生既以魁天下為顯官曰瑭亦登進士第為御史提學南畿曰玠與姪某璥俱鄉貢進士第孫文瓚亦繼登第他子姪負經術有名士林者亦數十人一門之盛有由然也妣周氏稱合德焉七子皆其所生而先生為之長自幼穎

敏出羣而沉篤嗜學夜讀率至夜分又能以身體之以心驗之最得聖賢遺趣其紬繹遺言襯貼之義以開發學者則清平日所見知少有其似者也自閩中及兩京以至浙江之士及門受業者殆不可數計而領薦登第位列中外者常不乏人其始薦於鄉也以景泰癸酉年纔十有九至天順丁丑會試不第入太學癸未會闈災移八月揭榜居第三為易經魁甲申三月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政戶部是年秋以疾乞恩歸治時方具慶先生侍奉不稍離天倫之樂蓋優優乎其自足而無所慕於外也四方來學者此時尤

衆里舍至不能容今閩中易學獨盛於東南視他經倍蓰焉蓋先生倡明之功居多也甲午大比江西聘主文衡辭不赴以進士侍親家居十有七年既終大事辛丑乃至京除南京刑部山西司主事先生律己素嚴其讞獄明恕而有執司寇金陵張公亟稱之且語人曰如吾林主事學行要當居春坊職輔導乃稱耳乙巳考三年滿勅加承德郎贈考如其官妣及正室薛氏為安人繼室朱氏封安人丙午陞本部某司署員外郎丁未陞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銀場弘治庚戌景寧賊吳大兒嘯聚千餘徒恣摽掠傍及

福建政和浦城諸縣兩省患之勑浙江鎮巡等官勦
捕諸公以事屬先生先生發諸屬縣兵快先分據要
害以防其奔逸乃以精銳千二百人進臨其穴賊出
拒破之賊棄穴橫奔至福建松溪之渠口據高險隘
我衆難之先生曰賊勢已蹙前途皆非道我嚴令攻
之必克一鼓遂獲其巨魁戮數百人餘走慶元及從
閒道竄景寧先生復節制諸巡官就取之戮死外又
獲三百餘人支黨散匿山谷官屬請乘勝殲之先生
曰彼無能爲也恐濫及無辜亟出告示令早出降兩
省以安時又有遂昌黃巖賊某聚衆且至萬各伏所

穴未發將觀變而動其勢叵測至是聞景寧賊破膽
寒先生又豫爲形勢以擬之諸賊遂自解散去鎮守
張公喜曰茲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矣巡按御史陳
公金上其考語於臺部云文有名而士類咸服武有
備而賊徒知懼者此也辛亥陞雲南按察副使蓋僉
事甫三年得陞者數十年僅三五見亦殊恩也在雲
南風操愈勵威惠益振其地民夷雜處官府政多仍
其俗未免苟簡或有所改張尤恐動衆心先生獨曰
此地既入華即當以華治奈何猶以夷待之乃多別
名分重禮教又創分司以便官督造永安橋數十間

以便民劾都司之冒功陞賞者數十人皆謫戍窮邊
他所施爲多類是衆咸安之政俗有改觀者矣在浙
江嘗監巳酉鄉試在雲南連監壬子乙卯戊午鄉試
所取士咸稱得人試錄諸文多出其手筆蓋先生非
惟文學素優其行誼政治亦自過人故所至上下翕
然歸重之巡撫雲南都御史張公誥巡按御史張公
泰金公獻民余公本實清戎御史徐公紀交章論薦
衆方以大用期之而先生以年老懇疏乞休時巳未
之春也初冢宰三原王公守備南京得先生名於張
司寇公而心識之故在吏部日先生得以三年僉事

舉陞副使及王公去位而當路無深知先生者故先
生名位事業僅止是先生既歸休日杜門教子孫讀
書足跡不及公門乙丑今天子即位推恩臣下進階
亞中大夫先生善理家人人各有分業不得自暇逸
常切切告戒使循理安分不得席勢淩物故子弟人
人能勤約隱忍無一毫浮艷氣習嘗試以他宦門子
姓較視之多覺別是一種風味矣先生遇士大夫禮
度甚謹而一出於誠其待姻族恩意切至不以貧富
貴賤而差異與鄉人處善薰之以和於有過者尤能
以宇量包容之故卒之日自有位以及鄉士庶稍相

知識者無不痛惜而奔赴焉壽七十三男四長文明薛出次文中朱出文英文昂側室王氏出女七淑適陳浚浩適劉模洪適陳汶淵適許繹濟適張燦次澄源未行孫男四璽縣學生次壆珅某皆文中子某則嗣文明者也孫女二模適楊鏐梓幼曾孫女一先生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一日卒於丙寅十一月十六日葬以丁卯某月某日清惟昔人嘗有承其師之子屬表其師之墓者自謂始不敢辭而又不敢不辭卒之不敢終辭焉若清今日之情殆有彷彿於此者故畧所見聞用塞來屬許恩門內外尚當有知吾先生

深者別有所錄以盡吾先生德業之詳而蓋不肖清之負焉耳其銘曰峩峩雲室雲山是宅清源一派流注洋溢欽德者所居成聚是惟居閒之績施於有政彌溥其澤既文且武厥聲載赫豈伊腐者用之斯劇進難於先退遲廿年退勇於後了無所牽始終大節視履其旋嗟嗟雲室有學有德有為有識實我人之則不肖門人懷慚當筆尚俟來者揚幽不極

晉江縣知縣吳公墓誌銘

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此吾夫子為萬世為人上者立言也而周公亦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噫乎二聖人者以其規天條地之規模過化存神之運用其論治豈不能為高世異俗之談以聳夫天下後世者而乃一則曰寬一則曰平易若固為卑之論何哉二聖人者殆亦慮之熟矣蓋凡職子民者本所以撫摩而乳哺之必不得已然後威加焉非專以督責為事也彼專事督責之治者民惟見威而不見德其法令精神雖若可快一時而國家之元氣則有潛虧暗削於可快之中而有不及覺者矣嗚呼此清於吾縣尹吳公之卒所以不能不為吾民惜也公狀貌雄偉望之若不可廹視而性度夷曠即之溫然豈弟君子也

作縣三年清所見及所聞考之大抵居之以寬行之以平易要在有實惠於民而不為一切之政以徼名希世者故久而民益戴之卒之日民無老少遠近咸咨嗟痛悼以為天之不相我民也嗚呼惜哉使世之為天子吏牧小民者皆公其人黎民尚亦有利哉而今之不壽不得以終其惠於吾民則天也謂之何哉公諱雲字民望世家松江之華亭祖軫富平縣丞父禮義官母丁氏公生十三年而入邑庠又十五年而入太學在太學十六年而官在官三年而卒卒之日成化壬寅二月某日也距所生正統丙辰正月某日

享年四十有七娶俞氏先卒子男三長縉次紳次纓女二長適謝奎次適楊纘皆俞出也繼娶王氏公之病革也與母及家人訣曰吾二親俱垂白在堂且無他昆弟即入地目不瞑矣爲吾妻孥者念哉嗚呼良可哀矣縉將奉公柩歸葬先期詣清泣請文以賁諸幽清非知文者然雅愛公之寬大平易有出於一時諸君子故不辭而輒詳於寬大平易之說非惟以彰公之德亦因以告夫世之凡有子民者之責耳銘曰衆只君子其心孔仁而惠弗克終於民孝弗克終於親雖然其弗終者在天而其弗可忘者在人

畱夫人黄氏墓誌銘

夫人黄氏今南雄通判畱君汝厲之妻也隨君之官卒于官其子志淑方以春闈中選在京師聞訃輟廷試事奔南雄將扶柩歸葬而通守君已先歸其柩於家志淑既抵家則奉通守君命以請于大父處士茂明擇地晉江三十二都之文昌山卜某年某月某日葬而請誌於予志淑之言曰吾母性穎悟通物理人情而敦厚有器量雖不多讀書其所爲之符合於古義者尚多也事吾大父母及吾父二十年孝敬勤慎如一日於吾兄弟固所甚愛而教督之尤甚嚴志淑始得舉戒之曰爾母遠以此一得自幸男子分內所當爲者計尚未能萬一也此吾母性識大畧也又曰吾母諱某有元南安達魯花赤某公之幾世孫父曰曲江尹某母曰孺人楊氏年二十歸我畱氏生子五人長即志淑次志及志宏志業志憲殤孫男一曰宜讓又曰吾母生於天順辛巳正月十五日卒於弘治辛酉十月初七日年僅四十天乎何其與年之促而不令少得享不肖子之養也惟先生素教志淑者其斯哀而爲之銘乎銘曰問夫人之所生南安黄氏揆武簪纓問夫人之所適晉江畱氏相將餘澤夫君伊

何別駕南垂聲名有輝厥子伊何丱弱高第書香繼繼惟夫人之得於天兮亦豈云薄惟夫人之遺其子兮風樹爲虐噫理數有窮親年有終慨吾徒之炯炯兮追所願之無從惟賢母之遠志兮子奉以躬銘莫此固兮以昇爾封

坦叟居士林公墓誌銘

陳江林瑢及弟寧國府推官珹將葬其父坦叟居士公于本邑二十八都之象山先期狀公行屬清爲之銘瑢與珹皆清所素知而公之疇昔又人所共知者故雖不知文而不容辭也公諱昱字曦明世居陳江

之塢高祖諱天福公因號江塢隱翁有風操鄉人重之曾祖宗敬祖伯亨父仕齊皆不仕母吳氏公有兄而殤且無弟甫弱冠即能苦志立身以撐持門戶父母安其孝焉性仁孝而果於義姻族多能之二姊一姪世一姪喪所天公維持其家撫諸甥而長之立之有人所難者與人交接而信終始如一日恭而有禮暴慢者處之恵然或數見侵侮而後以理直之卒皆愧屈無詞平居恂恂若無所區別至其臨事則矩度整如也軒几有微塵必命掃除之曰人之治心亦當如是耳喜植花卉庭除朝夕玩賞之其治園圃界

限分明而脉絡貫通若得經界遺意者時或杖屨其閒清風霽色昂首伸眉超然有出世外之趣年六十郡守李公哲張公濂貳守羅公憓陳公旦皆知公名値鄉飲禮則前期具啓遣生員詣門請置爲啓詞稱立心坦夷制行誠確公曰誠確未易也坦夷則吾其庶乎因摘坦夷二字自號弘治庚申六月初九日考終于正寢去所生正統丁巳九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四娶蔡氏子三琉其長次曰奎繼卒琥其季也由丙辰進士出身女一適侯林吳輪孫男四艮猷艮材艮器艮儒孫女四葬用壬戌之十二月二十八日其地背乾面巽云銘曰吾泉諸姓莫盛於林林莫盛於陳江之一鄉維江塢公稱林之良厥世繩繩坦夷有光自身而家而鄉所履咸率厥常天錫之逸春意洋洋心塵是拂益使我愧悚而彷徨上下向風德音載揚有子克家或耀其章分帝之符將履周行其在陳江實破天荒嗚呼茲固坦夷公積德之報兮抑亦可以占江塢餘慶之未央

義民簡齋顧公墓誌銘

先君嘗與鄉之名勝通政使張公及簡齋顧公輩凡十有四人約爲逸樂會時相與登高眺遠賞花玩月

以相娛也適清得恩歸養諸公屬先君命清爲記先君命記時有感於杜子美明年此會知誰健之句而諷焉時清雖爲之戚然猶未意其言之必符也逮記成不數月而先君奄爾棄養又未幾而某齋陳公某齋翁公某齋包公洎顧公相繼謝世者至七人於是信人生之如寄聚會之無常而先君當日所舉子美之詩今日適爲荼毒腸腑之味矣顧公卒於弘治癸亥五月二日享年六十有五其生於正統巳未十一月八日諱美字孟璽其爲人明白坦夷意氣清曠頗為長者也平生無分外干取而才具俱優自其先世

以貲產償逋負于官而家已落至公能觀時灼物他
經以樹有家而家始復振且重義輕利親故之匱乏
者周之貸而不能償者毀其劵弘治癸丑山東饑公
奉詔入粟賑饑得賜冠帶稱義民焉弘治己未公甲
子適一周嘆曰凡人願望不可過遠禮六十而歲制
今其時矣况吾仲子已幸科名而季子亦頗嫻家務
吾何日擾擾爲乃豫治諸送終具而委家於子惟與
逸樂會諸公相從遊焉至癸亥而卒嗚呼其可謂知
義命之士哉其先莆田人宋崇寧中有諱建中者由
國史院編脩官出判泉州因家泉城而籍晉江曾大

父諱敬大父諱長祖父諱鸞母某氏娶魏氏子凡四
長曰珊早逝次珀由進士知虹縣又次璜次璽孫五
原清原淑原淳原瀞原洌珊出茲卜以乙丑某月某
日葬公某縣某鄉某里之某山而珀述事狀以屬清
銘嗚呼先友之喪通家之事也某何敢以鄙陋辭銘
曰嗟吾簡齋兮瑩乎其中曠乎其外雖不自異於俗
而中有不俗者在惟德不孤名勝爲徒惟善有後冠
裳之秀所就未涯推恩有階小子誌之有俟將來

吉水縣丞韋公墓誌銘

韋君諱廷輔字常輔廣西潯州府平南縣勞莫里人
仕爲江西吉安府之吉水縣縣丞致仕別號水竹居
士君之在吉水也績用甚著江西盜羅頭侃號滿天
星嘗破一縣賊良民無算且善妖幻其衆雲聚鳥散
逋誅數載巡撫檄君偕諸督捕官理之君獨獲其嫂
廉其蹤跡之於同江以報縣有陂塘通于江溉田千
頃值水潦江漲隄輒決君承藩檄脩之越舊堤外數
尺深植木樁內蔽以板板內累茅土合舊堤增築之
既又治水閘視時旱潦而啓閉其流民至今食其利
嘗出傍郡按事縣忽大水漂民居數千民號舟以濟
舟入乘時邀厚利貧者莫得濟而君家人亦倉皇借

栖民樓水不及樓板者寸許值君終事歸嚴督漁舟
五百餘分濟之先民而後及家人曰民在水吾家人
固在樓也君之治行如此類甚多上官甚倚用之每
遇部內事重且難者多以屬君巡按御史張公某分
巡僉事羅公九鼎分守叅政張公琳相繼請旌于朝
而巡撫僉都御史閔公又遣官自公所以旗鼓導送
歸館勞以羊酒且親題其彩旗云萬民競覩無雙士
九邑咸推第一官九邑者吉安屬邑有九也衆方謂
其擢用有期而君以勞瘁得微疾乞休于當道者皆
勉留不許乃遣其弟走疏於朝得致仕時年五十有

六也君少穎敏長厚其學務實行一言一動皆不妄
孝友篤至遇姻族故舊厚從弟言姪表皆失怙恃君
實撫育之既長各授室焉族人多貧者日用曰杜輩
皆無以爲家君曰吾固有餘也忍坐視其不足乎割
巳田以分給之臨事必辨別是非不肯雷同義所不
可辭避引去苟所當爲慷慨直前不計難易平南經
寇亂多閑田遠近流徙及逋逃者據耕之既不輸賦
又恣暴良民且僭亂識者憂之君爲太學生獨上疏
陳其利害請改武靖州治于其地事下兵部及巡撫
等官議卒從之自是民有所庇又益戶口若干而積

年無徵之賦亦有所歸遂爲鄉邦百世利蓋君之表
表者固無待於登仕之日而後見也其先世譜莫考
國初有諱五嗣者始自慶遠府之宜山縣而遷平南
祖諱以明父諱弁任廣東廣州府經歷母陳氏生子
三長邦憲府學生次邦相鄉進士次邦吉女四長適
馮明世次適梁國甫次適李鵬三壻皆縣學生次未
行孫男三應韶應龍應鳳君生於宣德乙卯年五月
十九日卒於弘治巳未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享年六
十有五邦憲卜以年月日奉葬于某山之某以書馳
訃邦相嘗從予遊君之行予固巳得其大槩矣及閱
邦相所狀詞多摭實益信君之爲表表也乃節其詞
爲序而系之以銘云峩峩在位有公有卿聲華振動
誰齒縣丞縣丞乃克有所樹公卿或無得而稱置位
較德孰辱孰榮我觀韋君有仁有義有禮有智一丞
效官賢名在世使天少豐其位黎民尚亦有利嗚呼
窮之所養達之所施計君治行之懿固巳占於家食
之時士不厚其所養而欲功業見於世者云胡不思
嗚呼知德者宜毋以其官之小而小之

王訥菴處士墓誌銘

往時淸請業于雲室林先生之門値疾作荷先生罔

極之恩百方圖全之又屬同舍生王君泰視護疾以
獲瘳故淸與君交誼最篤嘗登拜其尊甫處士訥菴
公見其古貌厖然古心泊然家事田圃而室中有書
滿几談論閒往往及之淸以是知公之賢而時方有
行不得久留侍又三年再謁雲室因過訥菴而公卒
矣哭弔而還越二月泰以書致其兄惠所狀行實來
徵銘以葬且曰吾父備嘗辛苦以有諸孤而不肖祿
祿持斂帚欲售人以千金而未得竟使吾父泯焉淪
喪悲夫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喪惟君子其畀之銘
焉嗚呼公善人也是故當銘不銘何以伸吾情且河

[illegible]吾友之悲按狀公爲人孝友而慈親在時出而
[illegible]耕入而問膳日孜孜焉親沒而喪祭必問禮弟叔
義屢空輒分所有周之嘗諭家人云范文正公義均
九州况吾親昆弟耶吾力雖非范比尺布斗粟猶可
及吾弟也鄭氏女兄無子不得於其夫公迎歸以養
終身不見忤已沒而禮葬之族孫甯孤且窮寄食于
冶家公聞之曰彼雖屬疎自吾祖宗視之則皆子孫
也亟反之且爲之婚而籌其所以衣食焉凡此皆公
之大節彰彰於人之耳目者也嗚呼公之大者如此
其他淸末及悉也信其爲善人矣而况昔者一嘗及

公之手承巳乎公諱隱字叔人世爲閩縣之永福里
人曾祖拾父完母梁氏娶蕭氏生男三長某早卒次
惠次泰女某適陳某繼娶余氏生女某未行公生於
永樂庚子十一月十五日卒於成化某年七月十三
日其葬卜以壬寅年某月某日其窆則樟林山之原
背丁面癸銘曰吁嗟公兮螺江之濱芒鞋布衣淸世
一民然孔懷其義孝慈其仁能不喪其眞書香有繼
寒谷自春偲硯彼之烜烜赫赫而一行無足錄者一
日蓋棺萬迹俱塵所得竟孰屈而孰伸吁嗟公兮我
思古人

涂室戴氏墓誌銘

箰江涂處士賢賓將葬其室戴氏于南安三十二都
之押埔山令其姪郡學生經以狀徵予銘按狀戴氏
諱儘娘大父某父某世爲南安詩溪巨族少有淑行
年十八歸于涂事姑余氏孝姑有疾旦夜侍左右奉
湯藥久而不懈處士弟賢俊始尚幼衣服飲食出戴
氏供具無少後時者處士與其弟篤相友愛一錢尺
帛不以歸私帑戴氏能終始順承其意處妯娌和翕
然無閒言故其家庭雍睦至于今不分異而處士亦
以此受旌於有司矣無子一女嫁南安歐陽冬初嘗

贊處士置側室亦無子後有抱養子出陳氏甚愛之
旣冠且婚矣覡乃與處士議以爲非我族恐負祖宗
地下卽厚遺歸其宗而立其次姪爲後嗟夫家人離
必起於婦人戴氏始孝其姑勤於其叔氏此猶人所
可能至於相成夫子之美終其身兄弟相好不分異
此則未易能也况婦人之仁多失之少不忍戴氏取
陳子於孩提襁褓之中而子育成就之又無他乃一
旦覺前之爲非是毅然贊其夫使別而正之不以溺
夫氏宗祀此則又若非夫人之智所能及者予少時
嘗聞經之母家萬石劉氏謂涂氏伯父母鍾愛其[illegible]

木巳子迴與庸俗情不類吾毋尤喜談之最後寓鵰元寺讀書適與經同館見其伯父時時從童僕携薪米蔬果來視之使內非其人則此事容有掣其肘者矣以予昔所聞所見證之經今日所狀戴氏之賢殆不爲誣是故樂爲之書也某生於永樂癸卯十二月初三日卒於成化辛丑年十一月十七日葬以巳巳十二月初八日其墓背丙面壬虛右爲處士壽藏也銘曰夫以善名是惟其內輔之貞嗣以姪繼是亦其協正之義嗚呼雖不讀書行則幾矣吾以是知豆萁所刺雖丈夫爲不識友字滅鄗以莒者雖丈夫爲不識仁字而在女婦人不必皆如曹大家李易安者然後足爲知書耳

文莊公集卷之五終